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六卷

人 民 出 版 社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三十六卷并参考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六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 每册 3.05 元

目 录

弗·恩格斯的书信

(1883年4月—1887年12月)

1883年

1.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日)..... 3
2. 致劳拉·拉法格(4月11日)..... 4
3.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4月11日)..... 6
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4月14日)..... 7
5. 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4月17日)..... 8
6. 致菲利浦·范-派顿(4月18日)..... 9
7.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4月18日).....12
8. 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4月20日).....13
9.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4月23日).....13
1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4日).....14
11.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4月28日).....16
12. 致阿基尔·洛里亚(4月底).....17
1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30日).....19
1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1日).....21
15.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0日).....22

-
1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0—11日）……………23
 17.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5月22日）……………27
 18. 致路德维希·克洛弗（5月22日）……………29
 19. 致劳拉·拉法格（5月22日）……………30
 20. 致劳拉·拉法格（6月2日）……………32
 2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2—13日）……………34
 22.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19日）……………40
 2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2日）……………41
 24. 致劳拉·拉法格（6月24日）……………42
 2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9日）……………45
 26. 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8月12日）……………48
 27. 致劳拉·拉法格（8月19日）……………49
 2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21日）……………51
 29.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8月22日）……………52
 3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7日）……………53
 3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30日）……………57
 32. 致卡尔·考茨基（9月18日）……………60
 33. 致劳拉·拉法格（9月19日）……………64
 34. 致劳拉·拉法格（10月3日）……………66
 35. 致劳拉·拉法格（10月15日）……………67
 3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8日）……………69
 37.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1月13日）……………71
 38. 致麦克斯·克瓦尔克（11月13日）……………72
 3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1月13日）……………73
 40.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1月30日）……………75

-
41. 致卡尔·考茨基 (12月1日)76
42. 致劳拉·拉法格 (12月13日)76
43.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2月22日)78

1884年

4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月1日)80
45. 致卡尔·考茨基 (1月9日)83
46. 致劳拉·拉法格 (1月14日)85
4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月18日)88
4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月23日)91
49. 致查理·菲兹吉拉德 (1月26日和28日之间)92
50.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月28日)93
51. 致路德维克·克齐维茨基 (1月28日)95
52.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月28日)96
53. 致卡尔·考茨基 (2月4日)98
5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2月5日)99
55.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2月5日) 101
56. 致劳拉·拉法格 (2月5日) 103
57. 致亨利希·农涅 (2月9日和21日之间) 106
58.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2月14日) 107
59.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2月14日) 109
60. 致卡尔·考茨基 (2月16日) 110
61. 致劳拉·拉法格 (2月16日) 113
62. 致约翰·达比希尔 (不早于2月17日) 116
63. 致劳拉·拉法格 (2月21日) 116

-
64. 致亨利希·农涅（2月26日左右）…………… 118
65. 致卡尔·考茨基（3月3日）…………… 119
66.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3日）…………… 120
67.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6日）…………… 121
6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7日）…………… 124
69. 致保尔·拉法格（3月11日和15日）…………… 127
7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3月24日）…………… 129
71. 致卡尔·考茨基（3月24日）…………… 132
72. 致劳拉·拉法格（3月31日）…………… 133
73. 致卡尔·考茨基（4月11日）…………… 135
7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1日）…………… 137
75. 致劳拉·拉法格（4月18日）…………… 139
76. 致保尔·拉法格（4月18日）…………… 142
77. 致卡尔·考茨基（4月26日）…………… 143
78.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4日）…………… 145
79. 致保尔·拉法格（5月10日）…………… 146
8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7日）…………… 147
8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5月22日）…………… 148
82. 致卡尔·考茨基（5月23日）…………… 149
8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23日）…………… 151
84. 致劳拉·拉法格（5月26日）…………… 155
8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5日）…………… 157
8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6日）…………… 160
87.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20日）…………… 164
88. 致卡尔·考茨基（6月21—22日）…………… 166

89. 致卡尔·考茨基 (6月26日).....	169
90. 致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帕普利茨 (6月26日)	171
91.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6月29日)	173
92. 致萨拉·艾伦 (7月6日以后)	175
93. 致卡尔·考茨基 (7月11日).....	175
94. 致卡尔·考茨基 (7月19日).....	177
95.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7月21日以后)	180
96. 致劳拉·拉法格 (7月22日).....	182
97. 致劳拉·拉法格 (7月26日).....	184
9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7月28日)	185
99. 致詹姆斯·利·乔因斯 (7月30日)	186
100.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7月).....	187
101. 致劳拉·拉法格 (8月1日)	189
102. 致卡尔·考茨基 (8月1日)	190
103.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8月6日).....	191
104. 致劳拉·拉法格 (8月6日)	193
105. 致保尔·拉法格 (8月11日左右).....	194
106. 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 (8月13日)	199
107. 致斯·列奥诺维奇 (8月中)	201
108. 致卡尔·考茨基 (8月22日).....	201
109.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8月22日)	203
110. 致卡尔·考茨基 (8月30日).....	205
111.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9月13—15日)	206
112. 致卡尔·考茨基 (9月20日).....	209

-
11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0月1日)····· 212
11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0月3日)····· 213
11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11日)····· 213
116. 致卡尔·考茨基 (10月13日)····· 217
117.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0月15日)····· 218
118. 致卡尔·考茨基 (10月15日)····· 220
119. 致卡尔·考茨基 (10月17日)····· 222
120. 致卡尔·考茨基 (10月20日)····· 223
121.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0月22日)····· 225
122.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0月23日)····· 226
12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29日)····· 227
124. 致卡尔·考茨基 (11月8日)····· 229
12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11月8日)····· 232
126.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1月11日)····· 233
127. 致海尔曼·恩格斯 (11月11日)····· 236
12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1月18日)····· 237
129. 致劳拉·拉法格 (11月23日)····· 241
130. 致约翰·林肯·马洪 (11月28日)····· 246
131. 致夏绿蒂·恩格斯 (12月1日)····· 246
132. 致卡尔·考茨基 (12月9日)····· 248
13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2月11—12日)····· 249
134. 致保尔·拉法格 (12月中)····· 254
135.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2月29日)····· 255
136.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2月29日)····· 258
13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2月30日)····· 259

-
13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12月30日) 263
13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2月31日) 264

1885年

140. 致劳拉·拉法格 (1月1日) 267
14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月1日) 268
142. 致卡尔·考茨基 (1月13日) 270
14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月13日) 271
14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月17日) 272
14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月19日) 273
146. 致保尔·拉法格 (1月25日左右) 276
14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2月4日) 277
14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2月4日) 278
14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2月10日) 279
15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2月11日) 280
151.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2月12日) 281
152. 致卡尔·考茨基 (2月14日) 283
15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2月22日) 283
154. 致劳拉·拉法格 (3月8日) 284
155. 致理查·施特格曼 (3月26日) 287
156.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4月2日) 288
15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4月4日) 290
15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4月11日) 293
159. 致卡尔·考茨基 (4月16日) 294
160. 致劳拉·拉法格 (4月16—17日) 294

16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23日）	298
162.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4月23日）	300
163. 致理查·施特格曼（5月5日）	305
16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5月15日以前）	307
165.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5月15日）	307
16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5月15日）	310
167. 致保尔·拉法格（5月19日）	313
16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5月19日）	315
169. 致劳拉·拉法格（5月29日）	316
17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6月3日）	319
17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3日）	320
172.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6月13日）	323
173.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6月15日）	324
17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6月16日）	326
175. 致劳拉·拉法格（6月16日）	327
17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16日）	329
17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2—24日）	331
17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7月1日）	336
179. 致劳拉·拉法格（7月4日）	337
180. 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7月5日左右）	339
181. 致劳拉·拉法格（7月23日）	340
18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7月24日）	342
183.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7月24日）	345
184.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8月8日）	346
185. 致劳拉·拉法格（8月8日）	347

186. 致卡尔·考茨基 (8月16日)	349
18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8月25日)	350
18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8月26日)	350
189. 致卡尔·考茨基 (9月6日)	351
190.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9月9日)	352
191. 致卡尔·考茨基 (9月10日)	353
192. 致劳拉·拉法格 (9月22日)	353
19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9月23日)	355
194.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10月8日)	357
19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0月9日)	360
196. 致劳拉·拉法格 (10月13日)	361
197. 致卡尔·考茨基 (10月14日)	363
198.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0月20日)	363
199. 致扎洛·费尔伯 (10月22日)	364
20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28日)	366
201. 致劳拉·拉法格 (11月7日)	371
202.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1月11日)	373
203.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1月13日)	374
204. 致保尔·拉法格 (11月14日)	377
20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1月17日)	380
206. 致敏娜·考茨基 (11月26日)	382
207. 致保尔·拉维涅 (12月1日)	386
20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2月1日)	387
209. 致卡尔·考茨基 (12月2日)	390
210.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2月5日)	391

211.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2月5日)·····	393
21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2月7日)·····	394
213. 致保尔·拉法格 (12月7日)·····	396
21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2月7日)·····	399
215.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2月19日)·····	400
21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12月21日)·····	401
217.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2月21日)·····	401
218. 致劳拉·拉法格 (12月22日)·····	403
219.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2月28日)·····	405
220.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2月28日)·····	407

1886年

221.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月7日)·····	409
222.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月7日)·····	410
223. 致劳拉·拉法格 (1月17日)·····	411
22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月20—23日)·····	413
225. 致爱德华·皮斯 (1月27日)·····	419
22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月29日)·····	420
22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2月3日)·····	423
228.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2月4日)·····	425
229.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2月7日)·····	427
23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2月8日)·····	428
23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2月9日)·····	431
232. 致劳拉·拉法格 (2月9日)·····	432
23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2月15日)·····	435

234. 致保尔·拉法格（2月16日）	440
235.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2月24日）	441
236.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25日）	442
237.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5日）	444
23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3日）	446
23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3月12日）	447
240.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月12日）	448
24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12日）	449
242. 致劳拉·拉法格（3月15—16日）	450
24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月18日）	454
244. 致保尔·拉法格（3月20日）	458
245.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3月31日）	460
24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4月12日）	461
247. 致劳拉·拉法格（4月28日）	464
24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9日）	467
249. 致保尔·拉法格（5月7日）	473
250.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2日）	474
251. 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5月13日）	476
252.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5月22日）	477
253. 致劳拉·拉法格（5月23日）	479
254.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6月3日）	481
25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6月3日）	482
256. 致卡尔·考茨基（7月2日）	483
257. 致卡尔·考茨基（7月4日）	484
258. 致卡尔·考茨基（7月8日）	484

259.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7月9日）	485
260. 致卡尔·考茨基（7月26日）	487
261. 致卡尔·考茨基（7月31日）	488
26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3日）	489
263. 致卡尔·考茨基（8月6日）	490
264. 致卡尔·考茨基（8月11日）	491
265.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8月13—14日）	492
26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14日）	496
26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8日）	497
268. 致卡尔·考茨基（8月20日）	501
26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8月20日）	503
270.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8月20日）	504
271. 致卡尔·考茨基（8月23日）	505
272. 致卡尔·考茨基（8月24日）	506
273. 致劳拉·拉法格（8月24日）	507
274. 致卡尔·考茨基（8月25日）	508
275. 致卡尔·考茨基（8月26日）	509
27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6日）	510
277. 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9月11日）	510
27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9月13—14日）	512
279. 致劳拉·拉法格（9月13日）	517
28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6—17日）	521
281.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9月17日）	524
282. 致劳拉·拉法格（9月24日）	525

283.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9月25日)	526
284. 致劳拉·拉法格 (10月2日)	527
28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8日)	529
28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9日)	532
287.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2日)	536
288. 致劳拉·拉法格 (10月23日)	538
28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23日)	541
290. 致保尔·拉法格 (10月25—26日)	545
291. 致劳拉·拉法格 (11月2日)	554
292.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1月9日)	555
293. 致埃·特· (11月13日以前)	556
294. 致劳拉·拉法格 (11月23日)	557
295. 致劳拉·拉法格 (11月24日)	558
29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1月26日)	562
297. 致卡尔·考茨基 (11月29日)	565
29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1月29日)	565
299.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2月7日)	569
300. 致劳拉·拉法格 (12月13日)	570
301. 致小艾米尔·恩格斯 (12月22日)	572
30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2月28日)	574

1 8 8 7 年

30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月11日)	578
304.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月11日)	579
30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1月18日)	580

-
30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月26日）…………… 581
30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月27日）…………… 583
308. 致保尔·拉法格（1月28日）…………… 585
309. 致劳拉·拉法格（2月2日）…………… 588
31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月9日）…………… 591
31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2日）…………… 598
312. 致保尔·拉法格（2月16日）…………… 600
313.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2月19日）…………… 603
314. 致劳拉·拉法格（2月24日）…………… 605
31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3日）…………… 607
31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0日）…………… 610
317. 致劳拉·拉法格（3月10日）…………… 612
318. 致尤莉娅·倍倍尔（3月12日）…………… 613
31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6日）…………… 615
320. 致法国工人党中央联合会（3月18日）…………… 617
32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3月19日）…………… 618
322. 致劳拉·拉法格（3月21日）…………… 619
32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6日）…………… 621
32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9日）…………… 623
325. 致保尔·拉法格（4月11日）…………… 625
326. 致保尔·拉法格（4月13日）…………… 626
32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23日）…………… 628
328.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24日）…………… 630
329. 致劳拉·拉法格（4月26日）…………… 630
33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4日）…………… 633

331.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5月5日)	635
33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5月7日)	638
33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5月7日)	639
334.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5月21日)	641
335. 致劳拉·拉法格 (5月21日)	643
336. 致卡尔·考茨基 (5月27日)	645
337. 致爱德华·伯恩斯坦 (5月28日)	645
338.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5月28日)	646
33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5月31日)	647
34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4日)	647
341. 致劳拉·拉法格 (6月7日)	651
342. 致劳拉·拉法格 (6月11日)	653
343. 致卡尔·考茨基 (6月15日)	655
34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18日)	655
34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6月20日)	657
346. 致约翰·林肯·马洪 (6月22日)	658
347. 致约翰·林肯·马洪 (6月23日)	658
34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30日)	660
349. 致劳拉·拉法格 (7月15日)	662
35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7月20日)	663
351. 致卡尔·考茨基 (7月22日)	664
352. 致约翰·林肯·马洪 (7月26日)	664
353. 致卡尔·考茨基 (8月1日)	665
354. 致卡尔·考茨基 (8月5日)	666
35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8月8日)	667

356. 致劳拉·拉法格（8月9日）	669
35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3日）	672
358. 致卡尔·考茨基（8月17日）	674
359. 致布鲁诺·舍恩兰克（8月29日）	675
36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30日）	676
361. 致卡尔·考茨基（9月3日）	677
362.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3日）	677
363.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9月15日）	678
36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6日）	680
365. 致胡果·科赫（9月22日左右）	682
366. 致约翰奈斯·魏斯（10月10日左右）	683
367. 致劳拉·拉法格（10月11日）	684
36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29日）	686
369. 致保尔·拉法格（10月底）	687
370. 致劳拉·拉法格（11月12日）	687
371. 致保尔·拉法格（11月16日）	690
372. 致保尔·拉法格（11月23日）	692
373. 致康拉德·施米特（11月26日）	694
374.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1月29日）	696
37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	698
376.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2月3日）	699
377. 致保尔·拉法格（12月5日）	701
37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2月7日）	702
379. 致卡尔·考茨基（12月20日）	704
380. 致劳拉·拉法格（12月24日）	705

381. 致保尔·拉法格 (12月29日)	706
注释	711—821
人名索引	822—86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870—905
期刊索引	906—914

插 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	6—7
恩格斯 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的第一页	303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上面有恩格斯 给拉甫罗夫的题字	333
劳拉·拉法格	432—433

弗·恩格斯的书信

1883年4月—1887年12月

1883年

1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3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赶紧告诉您，您的来信和一百二十四法郎五十生丁的汇票收到了。我星期三以后才能拿到这笔钱，因为明天要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委托的事办完以后，我准备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一篇报道，并请编辑部把这一号报纸寄几份给您。当然，公民克兰茨的名字是不会提到的。¹

我找到了《资本的流通》和第三册中《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一千页对开纸。²现在还不能说，这一手稿是否能按原样刊印。无论如何我得誊写一遍，因为这是草稿。明天我才花时间几个钟头去浏览一下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这一切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没有杜西同意，我没有权利刊印任何东西，因为她和我同是马克思

遗著处理人。

我们勇敢的、勇敢到疯狂程度的洛帕廷顺利地获得了自由³，这个消息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我们希望，他能保持他的勇敢，而把他的疯狂丢在俄国。希望最近能在这里看到他。代我向他热情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和你一样，当然认为，保尔应该去看看他的母亲，我这些年来已经跟他说过多次了。至于额外开支，数目不大，只要及时告诉我，我会很快给你们弄到。不过，事情如果真象你所说的那样，那保尔就要使用相当的外交手腕，使他本人不要受到损害。不能让那位基督教慈善姊妹会会员^①跟他为敌，因为她始终在那儿，可是保尔不在，只要引起她的怀疑，她准会不断地想方设法说服老太太，使老太太的遗嘱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写得对她有利。总之，我想这个问题就算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注意执行情况。

你讲的关于在阿尔让台⁴的奇遇，使我们大家都开怀大笑。这从头到尾真象他^②。一星期以前，杜西给他写了一封很决断的信，

^① 指保尔·拉法格的姨母。——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编者注

问他孩子^①什么时候来? 只字未复。他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保尔至少得判六个月的徒刑。⁵ 他在这里时, 怕得不得了, 他对监狱的恐惧使李卜克内西觉得非常好笑。如果他现在还不开始认真学德文, 那我真要把他看成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了。你看, 他写信告诉我说, 他要学德文, 因为“您说得很对<!>^②, 这也许<!>是必要的, 我掌握它以后可以用来搞翻译!” 似乎提高他自己的学识 (虽然他的学识是出色的), 同他阅读某些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德文著作完全无关! 他为即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² 而高兴, 但是, 他能够读它吗?

如果让德尔女士把《宣言》^③ 译成法文, 并把译文拿给我校订 (你知道,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那末, 我要给她写篇序言, 把历史情况等等解释一下。但是由于我对这位女士不太了解, 目前我只能说: 不校订, 也不写序言。我没有权利要她停止这方面的任何活动。这个意见是对保尔说的。下面一点也是如此: 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吉芬的什么演说, 它发表在什么地方。

彭普斯还在“待产”, 至少昨晚是这样。派尔希的母亲前几天对他说, 他对这类的事实在应该消息更灵通些。

肖利迈正在这里, 准备住几天。他来了以后, 就象上次他离开前几天一样 (他是十天以前离开的), 每天夜里十二点左右, 当我把卡洛放出去的时候, 总有一个警察在我们房前走来走去。这些蠢人显然以为我们是在制造炸药, 可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威士忌。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他和我向你们两人衷心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3年4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您知道，我的老朋友^①逝世以后，我忙于通信，处理各种事务，校阅遗著等等，因此只能做些最迫切的事情。今天我才能抽出一点时间，对您的慰唁信和您在《人人权利报》上的出色悼文^②表示谢意。这篇悼文无疑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悼文之一，这是我们这里熟人之间的一致看法。

我以死者女儿^③和我自己的名义，还向荷兰工人党⁶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它至少在精神上对我们的朋友表示了哀悼。这显示了它和德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美国同志的团结一致。

如果命运或旅行（遗憾的是，对我们来说这种机会实在很少）的爱好竟能使我去荷兰的话，那末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拜访您；另一方面，如您有机会来英国，则请您到我这里来。

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大量手稿²；我必须先通看

① 马克思。——编者注

② 斐·多·纽文胡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③ 劳拉·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

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不过因为我还不能讲什么比较肯定的意见，所以请您暂时不要在报刊上报道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这只能引起误会。此外，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我同是他的遗著处理人，没有她的同意，我不能作任何决定，而女人家，您知道，是喜欢讲究形式的。

请原谅，我没有用荷兰文写信；近年来我完全没有用过荷兰文。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附去我的照片，并请把您的寄一张给我。一俟取来马克思的新照片，我便寄一张给您。

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4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进步》杂志的编者艾威林博士写信给《共和党人》杂志，说要购买该杂志曾经刊载过的马克思像的木刻原件。回信说：“这块木刻已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所以我们无法给您寄去。”现在艾威林要我马上告诉他，他是否能尽快得到这块木刻，或者即使是这张像的铜版也好。也许弄错了，这块木刻在《新世界》杂志那里。

请您立刻写张明信片把这件事告诉我。

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非常令人高兴。⁷

匆此。

您的 弗·恩·

《资本论》第二卷是有的，但情况怎样，我还不能说；必须看一千页手稿。² 不过暂时不要在报上发表任何报道；等我能够讲什么肯定意见时，就告诉您确切的消息。

5

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⁸

伦 敦

[草稿]

1883年4月1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在已故的马克思博士留下的文稿中，有我写的一篇《资本论》评论性提要^①，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能在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文稿中找到这篇东西。

不过，即使我找到了这篇东西，也不会寄给您，至少不会为了您所说的目的而寄给您。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手稿借给另一个作者，我不知道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著作家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同英国新闻界交往的经验，并不十分令人鼓舞。除某些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编者注

英国教会的代表外，他们始终在曲解我们的观点，歪曲我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无知，只能同他们的过分自信相媲美。大约在1878年7月，《十九世纪》杂志发表了乔治·豪威耳的一篇论述国际的文章^①，通篇是谎言和错误。马克思给您寄去了反驳文章^②，但是您拒绝予以刊载。

如果您想了解马克思的观点，恐怕得阅读德文版、俄文版或法文版的《资本论》。

我只认识一个英国人，他能正确阐述《资本论》的内容。他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律师^③。如果需要的话，我愿问问他，看他是否同意为您完成这一工作。

忠实于您的

6

致菲力浦·范-派顿⁹

纽 约

[草稿]

1883年4月18日于伦敦

致菲力浦·范-派顿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

① 乔·豪威耳《国际协会史》。——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编者注

③ 穆尔。——编者注

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 1845 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 1847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 1867 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 1872 年 9 月的海牙代表大会¹⁰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

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谁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马克思有过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骗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创刊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马克思或我那里来过一两次。自从他的新出笼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个报纸上披露以后，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不再订阅他的报纸，因为上面简直“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象对教会他这一套的那些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策略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時候，就发表了《资本论》的“浅说”^①。当时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尾改写该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办法。马克思容许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他的修订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们完全可以把这封信在《人民之声》上发表。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

^① 约·莫斯特《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7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¹¹

纽 约

[草稿]

1883 年 4 月 18 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在你们 15 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把我打给左尔格的电报，作为打给你们的电报发表了。

在 17 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报道说，似乎我打电报告诉你们，马克思逝世于阿尔让台^①。

我们这里不习惯于让自己如此放任地对待别人的名字，或别人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

因此，今后我不能寄给你们任何消息。

如果你们的报纸再次这样滥用我的名字，我就不得不请求我的老朋友左尔格声明：这全是你们捏造的。

忠实于你们的 弗·恩·

^① 实际上马克思逝世于伦敦。——编者注

8

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¹²

伦 敦

[草稿]

1883年4月2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如果我们找到您说的那篇手稿, 我将乐于给您首先发表的权利, 不过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条件, 我还想在这里提一下: (1) 您如放弃这项权利, 那您一定不能转让他人; (2) 您如刊印这篇手稿, 那您必须把它作为与其他文章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的文章发表。

忠实于您的 弗·恩·

请允许我告诉您, 我不是“博士”, 而是过去的纱厂主。

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4月23日[于伦敦]

随信寄去校样一份^①。来信收到了, 我的回答是这个星期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我还要处理许多事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情,然后才能写完这篇文章¹³。

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现在,巴黎的先生们终于要睁开眼睛了。

您的 弗·恩·

1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3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随信附去给加特曼的几句话,这是他的朋友,一个糊涂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布罗歇写给他的。烦转交。

《人民报》干了相当多的蠢事,但还没有我预料的那么多。舍维奇、库诺、杜埃、赫普纳都在这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四人合唱队,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无论他们全体或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时我还是认为有必要给编辑部写了如下几句话^①:他们把我打给你的电报,作为打给他们的电报发表了,而把第二封电报,即我打给他们的电报作了歪曲,无中生有地说什么马克思逝世于阿尔让台;我们这里是不容许发生这类事情的;因此,今后我不能寄给他们任何消息,如果他们

^①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再敢这样滥用我的名字，我就不得不请你立即公开声明，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捏造的。让这些先生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玩弄他们的美国把戏吧。还有，这些美国人多正派呀：按照《人民报》的报道，曾经打给我一个电报¹⁴，但是我却没有收到，想必《人民报》的先生们把钱装到自己腰包里去了。现在范-派顿来信说，根本没有什么钱。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公开声明这件事，否则变成我对巴黎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隐瞒了这个电报。我答复范-派顿询问的那封有关莫斯特的回信^①，在本信到达以前，恐怕他已经公布了。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⁷决定，让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今年春天到美国去。是为了解决1884—1885年竞选运动的经费问题(这一切**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李卜克内西建议杜西作为他的秘书和他同去，这使她非常高兴；所以很可能你在那里很快就看到她。我们还没有任何计划。著述工作(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出版第二卷²——该卷手稿已找到，但还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付印和需要作多少补充；还要根据大量书信写传记^②，等等)占去一切空闲时间，而杜西除此以外还要完成大量约稿。

你当然有充分的权利从马克思给你的书信中把评论亨·乔治的话摘出来发表。¹⁵不过，等我替你辨认清楚了马克思在他的一本乔治的书上所做的页边批注，然后把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是否更好些？象马克思所作的那种理论上锋利但不用例子说明的简明提要，毕竟还不能为普通美国人所接受，而且也不必急于这样做。我一有时间，将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如果你同时能将马克思书信中的有关段落抄一份寄给我，就可以简化这一工作。

① 见本卷第9—1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传记。——编者注

附去小册子一本^①。我自己只拿到几本,第二版正在印刷。**魏德迈现在懂英文了吗?**¹⁶他过去的译作无论在语法上或修辞上都是根本不够出版水平的。这样的译作会大大损害我们的名誉,并且会使作者处于可笑的地位。无论如何我想审查一下试译稿。

你的 弗·恩·

1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想我们可以不用“先生”这个陈腐的称呼吧。)随函附去一些书信,包括同美国人谈论莫斯特的书信^②。

您回去时没有取道伦敦¹⁷,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原以为您一定会这样做。也许,您会在夏天到这里来,那我们可以一起到海里去游泳。在我这里永远有您下榻的地方。

经常替马克思拍照的伦敦优秀摄影师梅奥尔有一条规则:“我们不收名人的钱。”所以我们不能马上催他加印(他办事很不认真),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我们推说有一个德国书商要,就向他定购了一千张四寸照片(12英镑=240马克=24分尼一张)和二百张六寸照片(半侧身像,价值8英镑=160马克=80分尼一张)。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张照片,它表达了摩尔全部庄严宁静的神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11页。——编者注

态和他所特有的乐观精神以及对胜利的信心。这些照片除去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以外，可以提供给您、李卜克内西和纽约的左尔格。您要多少张？完全不必立刻把它们卖完。这些照片无论如何比你们那边洗的要好。

您的 弗·恩·

12

致阿基尔·洛里亚¹⁸

曼 都 亚

[草稿]

[1883 年 4 月底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最苛刻的批评，甚至加以曲解；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记。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

① 阿·洛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编者注

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但同您下面的信念相比,这只是一件小事。您“坚决深信……**自觉的诡辩**支配着这一切〈马克思的学说〉”(第510页);马克思“不惜作出虚假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虚假的”;他“常常是一个愿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玩弄谎言和真理就象小孩子玩**拐子**一样”¹⁹。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赞扬。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²⁰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不“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臆造这种说法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个所谓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您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这样做!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是有的,不久就要发表。²那时,您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向您敬致您所应得的一切感情。

弗·恩·

这封信的德译文^①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83年4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问我是不是要迁居德国或瑞士，或大陆上什么地方，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到任何一个可能把我驱逐出境的国家去；只有在英国和美国，才能保险不会这样。我没有必要到美国去，除非是去访问。所以，我仍旧留在这里。

此外，英国还有一大优点。自从国际²¹停止存在以来，在这里，除了充当资产阶级即激进派的尾巴和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提出一些微小目的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因此，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一些比较年青的人所试图做的事情，没有多少价值，而多半甚至毫无价值。考茨基是一个唯一勤奋的人，但他不得不为了挣钱谋生而写作，因此他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

^① 见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编者注

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²，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简直发了疯，才会拿自己这里的安静处所去换那样的地方，在那里必须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当然，要是象1848年或1849年那样的时代再次到来，一旦需要，我会重新骑马上阵。可是现在有严格的分工。甚至我应当尽可能放弃替《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工作。不妨想一想，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

修建马克思纪念碑一事²²，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家属反对这样做。用纪念碑来代替那块为他夫人立的而现在也刻上了马克思和他小外孙^①名字的朴素墓石，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亵渎行为，因为在伦敦这个地方，在周围那些矫揉造作的市侩墓石中间立一块纪念碑，不一定会引人注目。伦敦墓地完全不象德国墓地。在这里是一个墓挨着一个墓，中间连种树的地方都没有，并且纪念碑的宽度和长度也不得超过买来的那块小墓地的范围。

李卜克内西谈过出版马克思全集的事情。一切都很好，但是这方面的事情和狄茨出版第二卷的计划一样，人们忘记了，第二卷出版权早已交给迈斯纳了，其他一些较小的著作也应首先交给迈斯纳出版，因此**只有在国外才能办到**。要知道，还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之前，就认为甚至《共产党宣言》也不能在德国刊印，——

① 昂利·龙格。——编者注

除非作为一个在你们的审判案中宣读过的文件²⁴刊印。

第二卷手稿在1873年前，甚至可能在1870年前就已完成。它是用哥特体字母写的，而从1873年起，马克思就只用拉丁字母写了。

现在此信挂号寄出已经太晚，只好作为平信寄走了，但是我要用自己的印章把它封好。

给李卜克内西的信²⁵，今晚寄往柏林。

你的 弗·恩·

1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3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为了保存马克思的一些好照片，我们已向这里一位替马克思照了最后几张相的优秀摄影师梅奥尔定了照得最成功的两种：

一千张四寸的——十二英镑，就是说，约三便士一张；

二百张六寸的（半侧身像）——八英镑，就是说，约九便士一张。

你需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价格按成本计算。我也要把它们提供给李卜克内西和苏黎世的伯恩施坦。如果上面说的照片数目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定，但这需要迅速决定。

你的 弗·恩格斯

15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3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如果由于你那种爱搞空洞计划的癖好和任意的轻率行为，仍旧使我不得不浪费笔墨的话，那末我大概又要中断同你的通信。

当时我只请你**回答**：我对维干德有什么样的权利？1845年的合同规定出第二版，并写明为此应付的稿酬。²⁶要回答的是：

（1）这个合同现在对**我**是否还有约束力？

（2）如果**还有约束力**，那末维干德要是拒绝按照合同规定的稿酬条件出第二版的话，我能否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

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就是不能得到**你的回答，而由于你曾经答应过我，所以我把你这种行为不客气地叫做是“你的偷懒”。

我从来没有亲自或者通过第三者委托你就我的事情进行谈判，所以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不顾一切地和任意地想起现在要进行这种谈判。我**坚决要求**你绝对不要作出任何决定，否则我将不得不立即写信给维干德，**宣布一切无效**。

今天收到了迈斯纳的来信，关于分册出版的事^①，他根本没有提及。合同没有给我们过问此事的权利。但狄茨如果能向迈斯纳证明此事于他有利，那迈斯纳大概还会这样做的。

① 大概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拉法格的地址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 66 号（紧靠圣珀拉惹，坐牢很方便）。

照片将成批送交，并将尽快寄给狄茨。^①

1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3年5月10—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深信你是宁肯不进国会的。但是你看到，这造成了什么后果。还在多年以前，白拉克就写信告诉我说：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毕竟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掌握得住真正议会活动的分寸。²⁷我也一向确信是这样。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你就得重新把自己的职务担当起来，此外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你在汉堡当选，并由此只好打消自己的疑虑，那我会感到很高兴。²⁸

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当然会使人很厌烦。这和登广告、搞招贴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法子，谁把事情抓起来，谁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不然将会前功尽弃。而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应放弃这个唯一剩下的公开途径。

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⁷的报告，写成这个样子，我无法领会

^① 见本卷第 16—17 页。——编者注

言外之意并根据它来校正李卜克内西的总是夸张了的报道。不管怎样,我曾断定,那些动摇不定的人²⁹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当然,我也认为,现在他们会收敛一些。然而,看来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对这些人,我们从来没有看错。哈森克莱维尔也和哈赛尔曼一样,当时是绝对不应准许参加的,但是李卜克内西过早地追求合并(对此我们当时是全力反对的³⁰),迫使我们接受了一头蠢驴,而在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坏蛋。布洛斯以前曾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然而自从结婚等等事情以后,便为日常生活而操劳,很快就动摇不定了。盖泽尔一向就是一个极其自负而又懒惰的人,而凯泽尔则是一个好吹牛皮的商品推销员。里廷豪森早在1848年就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当社会主义者,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以便依靠我们的帮助去实现他的直接的民权制度。但是,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谈的那些话,大概是你老早的意见了吧。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加之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同时,他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日常的鼓动工作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这里却给我们增添了大量无谓的笔墨;他那永无休止的空洞方案加重了别人的工作负担。简单说来,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象我多年来同

你和伯恩施坦那样，进行一种真正工作上的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此他和我开过玩笑，赐给我一个光荣称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我给他的信确实常常是粗暴的，但这种粗暴也是由他信中的内容造成的。这一点，谁都没有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

其次，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你们在弗里茨舍和菲勒克之后到美国去，一定会在那里体会到这一点。³¹ 当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如同跟拉萨尔派过早实行合并一样，都是失策的；因为半年之后，这些拉萨尔派自己就会去找你们，——不过是作为一帮瓦解的人，摆脱了声誉扫地的头头而去找你们。

你知道，我同你谈的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坦率的。但是我也认为，你如能对李卜克内西的花言巧语给以坚决的反击，那就做了一件好事。那时，他大概就会让步。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

如果有些议员真的投票赞成俾斯麦的那些法案³²（那就等于被他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却向他的屁股报以一吻），而党团又不赶

跑这些人，那时我就不得不公开容忍这种现象的党断绝关系。可是，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党的现行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其实，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任何分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不幸，因为党根本无法同群众接触。但是，有人可能把这种分裂强加给我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视现实。因此，如果发生这类事情，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请通知我，并且要立即通知我，因为德国报纸我总是很晚才收到。

布洛斯在被驱逐出汉堡而到了不来梅的时候，确曾给我来过一封诉苦的信³³，对此我极其坚决地回答了他。但是，我这儿的信件早就放乱了，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把它找出来。不过我总有一天要进行整理的，那时，如果需要，我就把此信**原件**寄给你。

你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正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所证实。³⁴现在是中间危机，和1841—1842年的危机相似，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象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它的充分发展了；五年过后，便又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在这五年当中，整个说来，情况也是不大妙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1884—1887年间，就不会再象1844—1847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破产必将到来。

5 月 11 日

我本来还要给你写一点关于一般的贸易状况，可是此刻即将停止接受挂号信件。下次再写吧。

你的 弗·恩·

17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3 年 5 月 22 日于伦敦

老朋友：

你怎么会想到**我**有办法替这个党内的青年同志^①找到文字工作呢？要知道，除了迈斯纳（为了出版《资本论》），我已多年完全没有同任何一个德国的出版商发生联系，而同报纸和杂志就更没有联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个人会把德文倒过来译成法文或英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帮他找到工作。最好托托李卜克内西，他在编《新时代》，有许多关系。

在马克思家里我们还得搞到明年 3 月，因此不能特别急于离开那里和制定未来的计划。整理这些遗物，也要花费许多劳动。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 1848 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 1848—1849 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 1849—1852 年讨厌的伦敦流亡

① 克洛弗。——编者注

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²，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注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个字也别透露到报刊上去。可以发表的东西，我有时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伯恩施坦有很大改进，他努力学习，头脑机智，思想开朗，能经得起批评，摆脱了小资产阶级那套平庸的说教。我们的德国小伙子们，自从反社会党人法²³使他们摆脱了“有教养的”先生以来，确实是好样的。1878年以前，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教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陈腐的东西，但是运动毕竟重新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轨道。我们的小伙子们所以出色，正是在于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要强得多。现在，反社会党人法迫使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领袖的影响则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18

致路德维希·克洛弗

日内瓦

1883 年 5 月 22 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洛弗先生：

只要可能，我是非常乐于帮您忙的。但在德国，无论同书商，或者同著作界，我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所以那里我实在没有人可托。^①党目前在德国还办有各种杂志等等，例如，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出的《新时代》（狄茨出版社）。您可以请贝克尔替您给那里写些信。也只有那里能替您想些办法，我们在这里，也和您在日内瓦一样，同一切断绝了联系。

您 9 日来信盖的邮戳是“日内瓦，5 月 13 日”，这是我对您迟复的部分原因。

但愿我指出的路子使您获得成功。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保尔要的五英镑，我并没有象他认为的那样已经忘记了，但因赛姆·穆尔在这里，我没有空去办并用挂号信寄去。昨天晚上赛姆回曼彻斯特去了，要不是保尔来信改变了他对我的吩咐，钱今天就寄出去了。现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

现在，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亲爱的保尔已经做了囚犯。⁵此刻（五时四十五分）正好是停止探望者探望他的时候，他现在可以安静地同盖得讨论革命的革命的机会了。这个星期日，我们为他的健康干了一杯极好的五月葡萄酒，愿他更加勇敢和忍耐。

我早就想过，你可以趁保尔过着被迫的独居生活时到伦敦来。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的整个房子可以立即供你使用。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我担心这样的建议会伤害某个人的感情。尼姆回来以后甚至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你曾表示要在这气候阴暗的地方出现你开朗的面容。当保尔写信表示他希望每天早上在圣珀拉惹同你一起进早餐时，我就完全放弃了希望。但是现在一切都有了头绪，我希望很快听到你接受我的邀请的回音，让这个地方至少给你作两个月的大本营。当然，这并不排除到海滨去旅行等等。既然保尔不得不坐牢，那你更有理由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赛姆在这里时，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是摩

尔过去没有未经作者同意就不准翻译《资本论》的权利，而我们现在也没有这种权利。在第一年里，没有发表一部译文^①的**开头部分**，这种权利就失去了。因此，既然几个人都在搞这一卷，我们不得不采取巧妙的做法，利用没有发表的第二卷²，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打算。

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要从中搞出一份定稿来，那可是一件吃力的事情！第三册完成于1869—1870年，从那以后马克思再也没有去碰过它。但是探讨地租的那部分，我要同马克思的俄文摘录³⁵核对一下注释、事实和例子。也许，我甚至能用1858—62年的手稿³⁶（开头部分1859年在柏林发表过^②）编成第三卷的一小部分，手稿中每一章的结尾都有该章所探讨的理论问题的批判史。

最近我清理了书信。有一个大箱子，装满了从1841年（甚至从1837年——你爷爷马克思^③的来信）到1862年间非常重要的信件。这一箱子差不多清理完了，不过还得有几个钟头才能搞完。请你相信，我接触到这些旧时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其中多半象涉及摩尔一样也涉及到我，而且那里面有那么多可以令人发笑的东西。尼姆在帮我的忙，因为要擦去大量尘土！每当回想起过去的时代，我们就从心底里笑出来。1862年以后的书信，马克思自己已经清理得相当好了。但是我们要弄清放满箱子、纸包、包裹、书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籍等等的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还得过些时候，而我应当为第三版^①准备好法译本中的各种补充，据我所知，这些补充摩尔曾打算收进去。这项工作必定在三四个星期里做完。

邮班截止时间到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给保尔随信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是他要的。如果注意到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从他的来信判断，他的情绪似乎相当好。不过，当然罗，钥匙和门栓的锵锵刺耳声一定会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⁵白天的相对自由到了夜晚就化为单人监禁，这种自由算得了什么，他怎么能够歌唱：

“不要悲哀地歌唱
那黑夜的凄凉，
啊，美丽的姑娘，
黑夜原为欢乐而临降”。^②

既然保尔打算在狱中提高自己的德文，那可以让他翻译这篇东西。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②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5册第10章。——编者注

现在,两个英勇的蒙难者^①大概已经很好地安顿下来了,你是不是认为,你能够来一趟,比方说,在下星期四或星期五?情况是这样:我今天晚上等着肖利迈来,他可能在这里呆到下下个星期一,即6月11日,他多么想看到你呀!此外,关于你来的事情杜西也谈了很多,看来,她很希望你来,要跟你商量一下家里的东西如何处理,等等。好象一个人负责使她感到很苦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你来是为了**办事**。如果你要来并立即写信给我,我就马上寄钱给你。我本想把这笔钱一并开在今天这张支票上,但是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下个星期才会收到款子。

在摩尔的文稿里,我发现了一整堆稿子,是我们在1848年前那段时间合写的著作^②。有些我很快就要发表。

你来到这里以后,我要读其中一篇稿子给你听,你会笑破肚皮的。这篇稿子我已读给尼姆和杜西听过了。尼姆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在布鲁塞尔天天晚上这样哈哈大笑,使得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入睡。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³⁷

《资本论》的译本^③有可能由基根·保罗公司出版,这家公司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杜西打算星期一^④去找他们。假使这有了什么实际结果,那时我们再一起去。由赛·穆尔翻译,我来校订。其他人也想插手搞这本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事情安排妥当,他们一定会很快放弃的。赛·穆尔是在这里度过圣灵降临节周的,凡

① 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弗·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③ 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④ 6月4日。——编者注

是与他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同他商量好了。他来完成任务是一个最理想的人物，就是做事有些慢吞吞，不过这可以纠正。他作为一个法律顾问，对我们很有用处。我还得就一个法律问题给他写信，由第一次邮班寄走。

彭普斯身体很好，她的两个婴孩也很好，男孩长得很大很胖，几乎和他的姐姐一样！至少自豪的母亲是这样说的。要是你下个星期日（过一个星期）来这里，我们可以好好喝一大杯五月葡萄酒；它此刻正是盛开的时候，我指的是车叶草；在这里，我们在过星期日的时候喝过两大杯，其他日子在杜西家里喝过两大杯，还剩下不少摩塞尔酒。

如果你说你打算来，我当天就向都柏林订一箱最好的和最高级的克拉列特酒，我们两人可以悄悄地把它喝得精光。

过一两天再给保尔写几行。

仍然爱你的 弗·恩格斯

2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6月12—1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现在是12日午夜。我刚看完并寄出《资本论》第三版^①第二印张的校样（花的功夫不小），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想用来给您写

^①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信,即使开个头也好。

关于党内事务,我从《记录》³⁸的字里行间已经看出了一些,后来很快又接到倍倍尔的一个简短说明。在此以前,我早就写信告诉过倍倍尔,同右翼的这些蠢货们的分裂终究要发生的³⁹,但是在我们无法重新同群众直接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还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时候,加速这种分裂,我认为对我们不利。如果他们**逼迫**我们走这一步,那就应当让**他们**去违反党纪,而不是我们去违反党纪,这样我们的胜利就事先有了保证。如果他们不安分,就应当把他们往这方面引。至于李卜克内西,他会尽一切可能推迟危机的到来,但是当危机到来而他也确信无法再加以推迟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正确的立场。

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

(1)整理遗物^①,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

(2)准备第三版^②,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

(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我今天为这件事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大出版商^③),然后亲自校订译文(由穆尔来译,他是很出色的翻译,是我们二十六年的老朋友,不过做事有些慢吞吞)。

(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²全部**誊清**。

① 马克思的遗物。——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③ 基根·保罗。——编者注

（5）有时同肖莱马玩上个把礼拜，他昨天又去曼彻斯特了。他总是带着工作，但是呵，上帝！^①

生活就是这样！

《福斯报》的一头蠢驴（这篇东西⁴⁰已经寄给我四次了），在善良的德国，显然制造了大量关于忧伤的马克思的忧伤情绪。等我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痛骂他一顿。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这些书信也具有历史意义，我将尽自己所能，使这些书信落到适当的人手里。可惜我只有马克思从1849年起的书信，不过是完整的。

随信寄去《共产党宣言》末尾的一页草稿⁴¹，供您收藏留念。头两行是口授的，由马克思夫人笔录。

随本信附去的维尔特的这首诗，我本来可以及时寄给您在小品栏上发表，但是您的来信晚了十二小时，所以我只好等待，看小品栏是否照原样刊印出来。不过，您还能够把它登出去。⁴²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

关于废除反社会党人法问题，在德国，人们总是目光短浅。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抛出宣言，使俄国大失所望，正如184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普鲁士人大失所望一样⁴³（不过那里的气氛更紧张得多），他这样做对废除这个法令所起的作用，比盖泽尔、布洛斯及其同伙怨天尤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有一天他被刺死

① 赫夫林的大学生歌曲的副歌，原词是：“啊，上帝，上帝，上帝！各不相象！”——编者注

(他一定会被刺死),那俾斯麦的全部**内政**制度就会一文不值。那时就会出现另一番情景。甚至只要老威廉^①一死(我指的不是威廉·布洛斯),就必然会有变动。目前这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因而根本无法想象年老的王储^②在革命形势到来时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况且他还是一个象“我们的弗里茨”那样犹豫不定、优柔寡断的傻子。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疯狂的法国政府会挑起同全世界的争吵,以至在巴黎把事情弄到发生某种冲突的地步。突尼斯、埃及、马达加斯加、东京⁴⁴,而现在他们甚至还打算同英国人争诺曼底沿岸附近的几个连五十个居民都不到的岩石岛屿。我只希望巴黎不发生任何事情,因为那里群众中的愚昧,只有伦敦这里才能超过它。

此外,忠实的俾斯麦象六只骆驼那样在为我们效劳。他的最新理论说什么帝国宪法,无非是各邦政府之间的一种协议,它们随时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而无需通知帝国国会,——这话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就让他试一试吧!其次,引起冲突的明显意向以及他在国会中的愚蠢而又无耻的伯迪克尔之流,——这也都对我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一帮”⁴⁵的论调当然应该停止,这种论调主要适用于装腔作势的演说(或**真正**革命的形势)。要知道对我们有利的历史的嘲弄正是在于:这个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一帮中的**各种**分子正在互相倾轧,互相争吵,互相吞并,这对**我们**有好处,这样就会形成清一色的一帮的对立面。只有蠢人才会认为,只要把他们叫做“反动的”一帮,就能对付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坏蛋必然会首先相互残杀,两败俱伤,声名狼藉,相继暴

①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一世;下半句话是双关语:«bloß»是“只要”的意思,Blös(布洛斯)是“姓”。——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露出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我们准备立足之地。拉萨尔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鼓动时，把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一点辩证法的皮毛也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总是只看到一面，这同李卜克内西一模一样，可是后者还偶尔从诸根据^①中看到正确的一面，所以毕竟还是比伟大的拉萨尔高明。

德国目前资产阶级运动中的不幸，恰恰在于人们正在组成“反动的一帮”，但这种局面一定会结束。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被迫（不管是迫于国内或国外局势）走上**真正的**运动的道路以后，我们才可能前进。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有**现存的**俾斯麦制度就够了；正因为如此，他只有在发生冲突或者引退的情况下才能对我们有益；正因为如此，现在是用半革命或彻底革命的方法来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了。至于废除的只是“小戒严”⁴⁶还是整个法令，一般刑法会不会加强，所有这些争论，在我看来，就象争论马利亚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算不算处女一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和国外的一般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在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在德国，人们仅仅从德国现状**万古不变**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同反动的一帮这个观念相联系的想法，即目前的制度一推翻，我们就会掌握政权。这真是胡说八道。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参照1642—1646年和1789—1793年），要使条件成熟到我们能够利用，还要使我们成熟到能够利用条件，必须有一个一切中间党派轮流掌握政权并相继破产的过程。那时才会轮到我们，而且我们也可能再次遭到暂时的失败，虽然在事物的正常发展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今天我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德国和瑞士的包裹邮务代办

^① 根据(Grund)是黑格尔的用语。——编者注

处)给霍廷根—苏黎世“人民书店”^①寄去一包定购的照片^②,邮资未付。现附去账单一张。请从这笔款子中留下一英镑七先令,存入我的账户,四法郎买烈性酒、订购书刊等(邮汇余款时,为了方便,凑成整数,稍多一点或少一点,当然都无关紧要)。现在这里还有四寸的照片五百张,六寸的二百八十张,先定的先得到。目前除了狄茨,您还没有其他竞争者。堆在我身上的事很多,这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今天我为您和狄茨检查了照片,又重新包装(每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自动手),还得把照片送到代办处(离这里有两英里半)。瞧,我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博尔德是头蠢驴,我们认识他已经很久了。马克思那里有他寄来的近一百本笔记,一直没有打开过。让他见鬼去吧!

只要大陆旅途还不大安全,我就不去瑞士。早些时候就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能够在今年夏天到法国去或路过法国而不致招来麻烦。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如果不同意采取我无法采取的那种步骤,就应当准备万一。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您谈党内事务决不会使我厌烦。一个住在国外的人,对于这个不管怎样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的这种内部斗争的详细情况,总是不可能了解得很充分的。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原则上把这一切都对我保密,他的报道都象朝霞一般火红,晴天一般蔚蓝,而且充满着青年的希望。

为了纪念1848年的六月战斗,寄去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篇文章^③。在起义者失败的时候,他是全欧洲报界唯一站在

① 指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17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六月革命》。——编者注

起义者一边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6月13日

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³⁷，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

22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3年6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我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①的意大利文译稿收到了，您译得很好，非常高兴。我通读了一遍，建议您在某些地方稍做修改，虽然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我的意大利文不大好，并且没有用过。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看懂补充部分的译文（意大利文的或法文的），这些补充我根据德文第一版加在您的译稿中有关的地方。

现附去不久前出版的德文版一本，随后将寄去一本目前正在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印刷的第二版。可惜,当时没有可能根据德文本翻译:要知道意大利文比法文更适于作辩证的叙述。

您说要给我寄几册译本来,谢谢您的盛情;寄六本或者顶多十二本就够了。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小包一个也随本次邮班挂号寄去,内有:

- (1) 您的译稿;
- (2) 德文版一本。

2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路上来回的花费,要比您这段时间呆在巴黎的花费省一些。这里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到时我要给您看的既有前一封信提到的大胆的稿子^①,也有其他的稿子。拉法格夫人会告诉您最方便的走法。

您的 **弗·恩·**

向李卜克内西问好。

^①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2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说你知道可怜的摩尔在斐维时有过哪些打算和想法⁴⁷，这就和那些多少带有遗嘱性质的遗言是有联系的了，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在暗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遗言可能包括关于书籍和其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同纪念你母亲等等有关）的意见，又因为我们在这里应该做出某种决定，而杜西似乎又在竭力避免承担独自作主的责任，所以我认为我有直接的义务通知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那就及时说出来。

可怜的摩尔去世以后，杜西在一次答复我的问题时告诉我说，摩尔对她说过，要她和我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应该出版的东西，特别是第二卷²和一些数学著作⁴⁸。德文第三版^①正在修订，我也在关心这件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摩尔的原话，那末只要你请杜西告诉你，她毫无疑问会这样做的。

保尔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我相信这件事他是知道的。

至于“遗著处理人”这个说法，责任要由我一个人来负。那时我不可能选择别的字眼，如果我因此而有所得罪你的话，那就请你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原谅。⁴⁹

遗言本身怎么会伤害你,我不能理解。工作应该**在这里,在原地**完成。实际上,工作必定主要由我来负担,这一点你同杜西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摩尔只有一个女儿住在伦敦,所以他叫她同我一起来搞这件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不是住在巴黎,而是住在这里,那末,毫无疑问,这一定会委托我们三个人共同来做。

不过,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根据英国法律(赛姆·穆尔给我们解释过),摩尔在英国的唯一法定代表就是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唯一在得到支配死者财产的法院证书以后,能够成为他的法定代表的人。这必须由**住在英国的近亲**来办,也就是说,要由杜西来办,只要她不放弃,也不提出其他什么人(此人也应当是住在联合王国的)。因此,根据法律,我也不合适。由于许多原因,这张法院证书是**必须**得到的。

关于摩尔在斐维时同你商量过的那些计划,我当然毫无所知,我所遗憾的只是,你3月14日以后没有来。要是你来的话,那我们当时就会知道这些计划,就会尽量考虑到这些计划。英译本^①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得出结论(根据赛·穆尔以及迈斯纳的解释),我们**没有权利**阻止任何人出版未经作者同意的译本。这种权利最多不过在第一次发表后三年之内有效,而在1870年它就完全无效了。于是,就有几个人想插手,其中最不适当的就是出版商里夫斯,他虽有良好的愿望,但既没有资金,又没有业务素养。他跟雷德福说,他找到了一个译者,打算出版译本。在这种情况下,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已经不能耽误时间了。我们必须找到愿意并且能够完成这件工作的人,我们就只能在赛·穆尔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身上打主意。他们开始通信联系,接着杜西同基根·保罗碰了面,后来我也见了。还没有什么结果,不过我们很可能要达成一个协议。请问:在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你能否担任翻译,并在一定的期限,譬如说六个月完成。

讲到写国际史,那末就**我**而言,我一点也不反对为了这一目的把全部有关国际的文件等等转交给你。但是,我打算写一部摩尔的详细传记,要是你把这些文稿都拿走,那末我的计划就要落空。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

关于你的信,我对杜西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不想用任何一种方式来过问你们两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需要她作某些说明的话,请你直接写信给她。不过我认为,你能够做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到这儿来一趟,一起商量一下这件事情。你知道得很清楚,我除了最大限度地并在各方面考虑到你的愿望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对杜西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希望在共同的工作中把你的名字同我们的放在一起,如果你想参加这件工作而又能想出怎么做的方法,那我本人对此只会感到高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十分需要你的帮助,以便得到资料等等,除了你和杜西之间产生新的误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更大障碍。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吧。

关于这件事,我只跟尼姆一个人讲过,她的意见也完全如上所述。

至于我们的两位蒙难者^①，他们似乎很幸福，很满意，甚至怕格雷维7月14日要解除他们那种怡然自得的监狱生活。⁵对路易丝·米歇尔的判决多妙啊！⁵⁰十分幸运，谁也不知道两三年以后谁来统治法国。只要往亚历山大三世脚下扔一个炸弹就够了，除爱尔兰以外，欧洲和亚洲的所有监狱之门就会立即完全敞开。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看四个印张第三版^②的校样，这是星期六^③送来的，我答应四十八小时以后一定送回去。在这以后，我要部分地根据马克思的批注本，部分地根据法文版做些修改，加到第三版里去(这一版达四百零四页)；这应该迅速完成，以免提供口实，拖延出版。今天就写到这里。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2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3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晚上的工作时间因接待来访而报销了，所以有一点空余时间给你写信。

马克思寄给你的对亨·乔治的批判，内容出色，结构完整，要

① 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③ 6月23日。——编者注

是加进马克思在那一本书上用英文写的不连贯的页边批注^①，会削弱批判的力量，那是很可惜的。这些批注以后可以另外使用。马克思在给你写这整封信的时候，正象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是考虑到以后要逐字发表的。所以，你如果发表它，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如果用英文发表，我给你翻译，因为《宣言》^②的译文再次表明，你们那里看来没有人能够至少是把**我们的**德文译成规范的、语法正确的英文。为此必须具备用两种文字写作的经验，而且不仅仅是在日报上写作的经验。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俄译本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⁵¹

《资本论》第三版^③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手头有一个本子，马克思在上面注明了要根据法文版进行的修改和补充，但是这一切细致的工作还要去做。《积累》⁵²以前的都已经整理好了，但是这里整个理论部分几乎全部需要加工。同时还要很负责。因为法译本和德文版相比，有些简化，而马克思是从来不会这样用德文写作的。此外，出版商也在催促。

目前我这项工作还没有做完，根本不考虑着手搞第二卷²。这一卷的开头部分至少有四种稿本，马克思几次拿起这项工作，但每次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定稿。1878年最后一稿的材料编排和结尾部分同1870年以前写的第一稿，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目前我还说不出来。

1848年以前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部都保存下来了，——不仅是当时他和我写的手稿几乎全部保存下来（除了被老鼠咬坏的以

① 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外),而且来往的书信也都保存了下来。当然 1849 年以来的材料也都是完整的,而 1862 年以后的甚至还相当有条理。还有大量关于国际的手写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足够写一部完整的国际史,但是我还没有比较仔细地看过。

那里面还有三四本数学著作笔记⁴⁸,我有一次把马克思在微分学上的一个新论证例子⁵³给你的阿道夫^①看过。

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用处了,只有一些摘录除外,在这些摘录里希望会有许多按他的习惯所做的评注,可以用作第二卷的注释。

照片收到了^②,等我有空包装好,就给你寄去。但是怎么寄法?寄印刷品是不让包得很严实的,邮寄包裹还不让寄,而通过邮包代办所寄这样一个小包,得花很大一笔钱。也许你能告诉我最好的办法。

第三版的末校样我已经看了五个印张,出版商答应一周送来三个印张。

你的 弗·恩格斯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答复小赫普纳的许多长信。他写来的消息,我总是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夹杂着个人的议论和充满着新流亡者的自负。因此暂请你代我向他道歉。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1 页。——编者注

舍维奇带着“尊严”答复了我,并且对我的“小气”^①表示惋惜。尊严对他是相称的。答复他得不到。

莫斯特也是一样。这个人不得不承认我所说的一切^②,正因为如此,他气坏了。我想,在美国这个宗派主义的国家里,他会找到志同道合者,并且将在一个时期内造成混乱。但是美国运动的特点就是这样:所有的错误观点在那里都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如果美国的干劲和充沛的活力同欧洲的理论上的鲜明性结合起来,那你们那里的事情在十年内就会完成。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能的。

26

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⁵⁴

巴 黎

1883年8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

您的信和稿子已经收到,谢谢。下星期我要由伦敦到海滨浴场去⁵⁵;在那边,我会有空闲时间看您的著作,我将尽快把它寄还给你。

您的稿子寄到我这里正赶上好时候:我刚刚完成《资本论》^③德文第三版的最后校订工作,并决定从海滨一回来,就着手校订第二卷²。您的稿子正是在我有一点空闲时间的时候寄来的。

① 见本卷第14—15页和第99—10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

③ 第一卷。——编者注

您前些时候寄给马克思看的那一部分,我已经读过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写得很明白,很正确,由于它包括了著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因此可以断定,其他部分不会有什么误解的地方。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7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8月19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劳拉:

我终于从伦敦脱身出来了。⁵⁵情况一许可,我就派了派尔希(上星期三)到这里来找房子。这件事他办得很好,经过一些周折,找到了一所极好的住宅:离海滨林荫道只隔两幢房子,在码头的对面,房间很好,阳光适中,海景美丽,饮食精美。我们唯一不快的,就是没有及时安排好,使你跟我们一起来。我们是星期五到这里的,有彭普斯、孩子们和嫫姆、尼姆、肖利迈(他身体又不大舒服,但是在这里立刻就好了,并且很快就要离开我们)和我。我们来的那天,正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的雾天,细雨时断时续,下了一夜,令人快慰极了!但第二天是一个好天气,我们可以在树荫下散步,让尼姆观赏了一下这个地方。今天星期日,是一个美丽的早晨,但是雾上来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抓住目前这个时机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地方和我们上次下雨天来到这里时^①,看来是完全

^① 1879年8月。——编者注

不同了。这里有了大量的建筑物,市内住宅区几乎扩大了一倍,朝比契角方向的所有田野和一大段斜坡盖满了房子。这里比尔森啤酒很盛行,质量甚至比伦敦的还好。尼姆和彭普斯发现,这里一切都比家里价廉物美。

艾米莉·罗舍的可怜的早产儿一个星期前死了,这是他所能选择的最好归宿。

我已立即写信给杰维尔,告诉他稿子^①收到了。在这同时或者稍后一点,我也收到了赛姆·穆尔的译稿^②,因此我在这里的工作将是很多的,我要偿还的大笔信债还未计算在内。

这个小地方人多得很,但是,看来人们比以前更加“放纵”。甚至在星期日早上,戴大礼帽的也寥寥无几,倒是“运动”服随时都可看到。

所有的人刚刚又闯了进来,渴得要命,肖利迈只好开了比尔森啤酒。你可以想象,我受到这样大量的干扰,不仅有条理的信写不下去,连没有条理的信也写不下去,真让我毫无办法。刚打开第二瓶,小丫头攀到我的膝头上来了,我只好搁笔,没有一点法子。大家向你和保尔致最衷心的问候,我们后天要多喝一点比尔森啤酒,来庆贺他的囚期已经过去了一半⁵。

尼姆要你(原话)“好好留意她发财的事,因为她觉得很快就要发上这笔财了”^③。

就此搁笔,亲爱的劳拉。

最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③ 大概说的是中彩票。——编者注

2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3年8月21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的信搁置未复，是因为忙于完成第三版^①的工作，随后我又来了这里，地址是英国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在这里我想大致呆到9月12日⁵⁵。

马克思夫人1881年12月2日去世，燕妮^②是1883年1月9日。追悼她们二人的文章已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⁵⁶

巴黎的《前进报》是一张小报，现在赋予它的意义，超过了它应有的意义；呆在编辑部里的是一些坏透了的坏家伙。马克思主要是注意使这张小报保持正确的方向，并且经常在那上边发表一些反对普鲁士人的论战性的文章和短评。海涅当时从汉堡给马克思寄了一部分《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校样，打算在德国出书以前先在《前进报》上发表。

详情我无法告诉你，因为我总共只看了几期，而且这家小报存在时间不长。

马克思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同海因岑的论战文章^③。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编者注

倍倍尔的信及时收到了，我将由此地复信给他。由于工作太忙，只好把他的来信，以及其他全部通信搁置下来了。请告诉倍倍尔，肖莱马目前在这里，日内去达姆斯塔德，在那里大约要呆到9月中旬。如果倍倍尔在那以前到这一带去，那么，肖莱马要倍倍尔把这一点告诉他（地址：达姆斯塔德肖莱马教授收，即可），并说明肖莱马在什么地方能够见到他，那时他就尽量设法找到他。

今天拉法格的囚期已过了一半。⁵

你的 弗·恩·

29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⁵⁷

贝内万托

1883年8月22日于英国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最尊敬的公民：

您的6月25日来信和7月30日明信片迟迟未复，请原谅。因为必须在极短期间内结束《资本论》^①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我不得不中断一切通信。

我不大知道阿恩的方法，您提到的那部词典，我也一无所知。我在学习一种语文时总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词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困难的作品。例如，我从但丁、佩脱拉克和阿里欧斯托的作品开始学

^① 第一卷。——编者注

意大利文，从塞万提斯和卡德龙的作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学俄文。以后我读报纸等。至于学德文，我认为可以向您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分——这部分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而您认为困难的那些地方，对德国读者说来，没有注解也是同样困难的。

至于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著作，您可以询问瑞士霍廷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这是德国工人政党的正式机关报。

谢谢您寄来几册译本，它们已经完整无损地收到了，也谢谢您好意寄来照片，为此回寄我的照片一张。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我的伦敦地址还可以用，我在这里海滨浴场要呆几个星期⁵⁵。

3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8月27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伯恩施坦：

现给老贝克尔寄去四英镑邮局汇票一张。我还是希望，关于他的消息，仍象过去几次那样，是他的家属夸大了的。⁵⁸他当然是很老了，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拉法格夫人也跟我谈过，去年她在日内瓦发现他比在海牙时衰老得多了，在海牙时他看上去还很壮⁵⁹。

今天我不能多写，这里邮班截止时间是中午一时，而我还要看《资本论》^①十九个印张校样，它们也必须寄走。

非常感谢您关于卡勒尔-莱茵塔尔的建议⁶⁰，但可惜我不能用他。我的一切这类紧急事务，除了琐事而外，都得亲自处理。即使我可以把某件事情委托给别人，那也只能委托给这样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伦敦和当地情况很熟悉，可以免得我去跑腿。

我在这里大概要呆到9月12日⁵⁵，在这之前可以用上述地址，以后则仍用伦敦地址。

除了校样和搁置的通信外，我在这里还要做下列工作：（1）看杰维尔的稿子——法文的《资本论》简述；（2）看一部分英译稿^②。这两部分稿子都要细心校订。您瞧，在这里我也不能安静。所幸的是，我住在海边，坐在敞开的窗前，从窗口不断流进来海上的空气。

您没有来，我很遗憾。我本来有很多事要同您谈。马克思的一部分遗著必须在国外发表，这无论如何要作好准备^③，在这一方面只有您能够告诉我或者向我提出可以接受的处理办法；但这需要面谈，靠通信则费时太久。不过这一点，请您什么也不要外谈，以免那里的印刷所的工作人员抱幻想；我同党的一些印刷所打交道的经验是，在把比较重大的工作交给其中一个印刷所之前，我要加以周密地考虑。

邮局收执我留在这里，因为那上面直接注明，收款人不需要此联。您的地址，我根据记忆写的是：里斯巴赫旧公路137号，如果不对，请到苏黎世邮政总局更正。

①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页20—21。——编者注

关于大胆的稿子的建议，不如说是一个不好的玩笑。^①只要存在反社会党人法²³，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唯一能够存在的机关报，那末无论如何不能由于这类次要问题而向党的队伍投下一只纠纷的苹果，如果有人想把这当作“原则性问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讨论“共和政体”，特别是法国共和政体的问题时，照我看来，我们的主要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表达得不够明确⁶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象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君主专制政体下而只能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②，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末，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

①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一直到发生危机。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一定**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⁶²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您的 弗·恩·

对下面一段话,您有何看法。

“1849年5月19日出版的、以斐·弗莱里格拉特的《〈新莱茵报〉告别词》开头的《莱茵报》^①最后一号,即所谓的**红色号**(第三次印刷),在这里近日来又被警察没收。有一个旧货商作为废纸买了若干份这家当时民主派机关报的最后一号,即告别号,并以十分尼一份出售。警察当局取缔了这种行为,没收了这个商人的剩余报纸。如果这次没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报纸上讨厌的淡红色的铅字会有损于读者的目力,那末公众是应当感谢警察的,而原文本身未必还能在今天蛊惑什么人心。”⁶³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3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3年8月30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倍倍尔:

趁此安静时刻,写信给你。在伦敦有许多工作,在这里则有许多干扰(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同住一个房间!),同时还要作校对工作^①并校订《资本论》的英文试译稿^②和法文的通俗简述^③,——看,我得在这种情况下写信!

作了许多补充的第三版,我已校到第二十个印张;这一版年底即可问世。我一回去,就要坐下来搞第二卷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除了完全写好的部分外,其他的还很粗糙,全是草稿,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得出来,但也很费劲。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这一点他跟杜西也谈过。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② 第一卷。——编者注

③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至于照片^①，头部照得好极了，就是姿势不大自然，所有他的照片都是这样，他不会“摆姿势”。我在这张照片中没有发现什么不顺眼的地方，但是毕竟由于姿势不大自然，我倒喜欢那张小的，而不喜欢那张大的。

汉堡的选举⁶⁴在国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我们的人表现得非常好。在同德国现实中那些大大小小丑恶现象进行的斗争中，这种坚韧、沉着、灵活和战斗决心，这种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幽默，是德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在德国社会其他各阶级贪污成风、萎靡不振和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暴露出自己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而德国无产阶级则光辉地显示出自己有取得统治的才能和推翻这整个旧的齷齪世界的的能力。

俾斯麦的“给巴黎喷冷水”⁶⁵的说法，即使在法国资产者听来，也是可笑的。甚至象《夜晚报》这样一份愚蠢的报纸也已发现，这不过是硬要使国会批准给军队的新拨款（这次是拨给野战炮兵）。至于他的盟国（他已经堕落到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结盟的地步，现在甚至堕落到同西班牙结盟的地步⁶⁶），不过是一些纸牌搭成的房子，只要一阵风，就会把它们刮倒。如果他走运，他没有它们也行，如果他倒霉，他就会给它们扯住后腿。骗子越是心黑无耻，就越以为别人诚实可欺，因此到头来还是毁掉自己。俾斯麦和他的对外政策，未必能够走得这样远，因为法国人是不容许他们这样称心如意而不卷入纷争的。只有沙皇先生^②才会绝望地去做这种尝试，自取灭亡。不过，但愿他在这之前就在自己家里招致灭亡。

伦敦的民主联盟宣言⁶⁷大约是由二三十个小团体发表的。这

① 马克思的照片。——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些小团体至少二十年来用过各种不同的名义(参加者始终是同一些人),一再企图使人们认真看待它们,但总是没有什么结果。重要的仅仅在于:现在他们终于不得不公开承认我们的理论,而我们的理论在国际存在时在他们看来却是从外强加的;最近在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许多青年人,他们对这些问题比工人弄得更清楚,比工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这是英国工人的耻辱。要知道,甚至在民主联盟里边,工人也多半只是勉强地和表面地承认新的纲领。民主联盟的头子海德门以前是一个保守党人,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极端严重的、但并非愚蠢的野心家,他对待马克思相当卑鄙(是鲁·迈耶尔介绍他们认识的),因此我们同他断绝了私人关系。⁶⁸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英国正在展开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知道,李卜克内西想使自己和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但这是不确实的。现在表现积极的分子,在承认了我们的理论纲领,从而站到坚定的立场上之后,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但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开始展开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他们能够掌握这个运动。在这之前,他们是些单干的人,而支持他们的却是一些乌合之众——糊里糊涂的宗派主义者、四十年代伟大运动^①的残余分子,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但是,只有当工人感到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被打破时,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如果不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情况的话)。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

^① 指宪章运动。——编者注

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而这个党又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如承认他们有建立工联和罢工的权利，不再坚持无限制的工作日，并给予那些报酬较高的工人以投票权。但是，一旦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竞争，对这种垄断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在铁的方面，这已为期不远；在棉花方面，可惜还很远)，那时你就会看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我已请李卜克内西转告你^①，如你从现在起到9月12日之间到达姆斯塔德附近去，就请你把这一点告诉现正住在那边的肖莱马，好让他到时候能够同你见见面。不过，现在大概已经晚了。向李卜克内西问好。

你的 弗·恩·

3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83年9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对于盖泽尔一伙的行径，我认为亲自出面干预，目前还为时尚早。⁶⁹让这些先生们好好表演表演吧！仅仅一张小报和一个破了产的“劳动权”的计划，是不够的；要能狠狠地抓住，使他们不能在虚伪的借口下逃掉，就得让他们再放肆一下。如果您现在收集一下有关的材料，那是很有用处的，因为需要打击这些先生的时机一

^① 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定会到来,而现在却不必操之过急。要知道,在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背后,正象您自己所说的,是有群众的,而消毒剂也是有的。我深信,您在您的士瓦本那个偏僻地方对这类人不得不多加忍耐,但是要知道,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是德国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其次,我根本没有时间投入论战,进行论战要花费许多精力和力气。假使这是**必要**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小报奉还。

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再次详细谈论关于婚姻的文章^①。无论如何,原始的性的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时代,并为以后进步的或退步的发展所淹没,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再也找不到它的原始形式的标本。可是,一切晚近的形式都可在这种原始的基础上找到它们的说明。不过我相信,只要您不完全放弃忌妒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原始时代)这种看法,就不可能正确叙述这一发展过程。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因此我高兴的是,您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了圣经原始故事^②和殖民活动^③这类题目,在这方面即使对详细情节进行较小程度的充分研究,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论殖民活动一文,我很喜欢。可惜,您叙述的多半只是德国的材料,而这些材料照例毫无

① 卡·考茨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编者注

③ 卡·考茨基《移民和殖民活动》。——编者注

生气,既没有清楚说明对热带国家的殖民活动,也没有清楚说明殖民活动的最新形式,——我指的是那种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例如法国现在直接地和毫不掩饰地在突尼斯和东京所进行的殖民活动⁴⁴。至于太平洋的奴隶贩卖,有一个新的特别显著的例子:靠昆士兰兼并新几内亚等地的企图,就是直接为了贩卖奴隶。差不多在兼并远征军向新几内亚出发的同一天,昆士兰的“范妮号”炮舰为了掠夺劳动力,也开往那里和它东边的一些岛屿,但是归来时却没有劳动力,只看到甲板上有一些受伤的人和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战斗痕迹。《每日新闻》(9月初)叙述了这一点,并且在社论中指出,英国人未必能责备法国人的这种行径,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样干的⁷⁰。

上周在诺定昂召开的工联代表大会⁷¹,根据“工人”议员布罗德赫斯特的倡议,以二十六票对两票否决了亚当·魏勒尔主张制定国际工厂立法的建议。请看,这就是李卜克内西所竭力夸奖的工联!

为什么弗里茨·登哈尔特不再给《新时代》写东西了?他写得很好,很生动。当然,杂志要克服很大的困难:规定的自我检查制度,要比旧的官方检查制度坏一千倍。况且,您那里有各种离奇古怪的撰稿人,您本人大概也常常渴望有更好的撰稿人吧。但是,不管那里情况如何,这件事情对您有一个好处,您可以同时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并慢慢地研究出结果。

顺便提一下,爪哇情况证明: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人口都没有象在不太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制度下增长得那样迅速。在1755年是二百万,1826年是五百五十万,1850年是九百万,1878年是一千九百万,——在一百二十五年中间人口几乎增长到十倍,

这是一个唯一接近于马尔萨斯级数的例子。把荷兰剥削者赶走，人口就会比较稳定起来。

阿德勒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恰恰到海边去了，在我回来之后，他又来了一趟。这是一个可能有用的人。他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对他可能有好处的东西。⁷²

昨天从斯图加特邮汇来了六英镑三先令的照片款^①，但是没有随着寄信来。请狄茨费神简单告诉我一下，在邮局汇款时用的是谁的姓(和名字)和什么地址(斯图加特的)。这里的邮局在这类事情上苛求得很，在我说明情况时稍有不准确之处，就领不到款子。

《资本论》第二卷² 我还得花不少的劳动。大部分手稿是 1868 年以前写的，而且有些地方仅仅是一个草稿。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彭普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杜西·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附近租到了房子。琳蕙管我的家务。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 16—17 页。——编者注

33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9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终于从伊斯特勃恩回来了⁵⁵，那里的条件要写信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来了校样时(一星期三次)，我的伙伴们才容许我工作，但是有一个默契，即我不得再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在一间我们全体共用的房间里，特别是大家白天有时口渴要喝比尔森啤酒都拥向那里的时候，我怎能要求安静呢？

此外，我还看了赛姆·穆尔的试译稿^①，大部分都译得很好、很活；开头部分(相当难的一章⁷³)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术语穆尔译得不够确切，不过这容易改正。根据我所看过的，我肯定，他会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杰维尔的小册子^②我也已经开始校订，这需要付出很多劳动，特别是开头部分，要求准确性高，而这一部分有些地方却不够准确。作些必要的修改，对我来说倒并不困难，不过得花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明天我要好好坐下来工作。就我已经看过的来说，我对他的著作还很满意，他理解得都很好(除了一些细节以外)，这本小册子写得比我预料的要生动。

这项工作一脱手，我就着手搞《资本论》第二卷²。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②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我答复你问题的那张明信片谅已收到。这是在收到你来信的第二天就寄出的。

我们是上星期五回来的。彭普斯和派尔希在这里一直住到星期日,因为他们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好,——在这段时间里,伦敦有几个地区下了大雷雨,暴雨把他们的里客厅都淹了。别的方面,他们都很顺利幸福。小孩子长得特别好,昨天满五个月,按照他的月数来说是很机灵的。

尼姆宣布要少喝啤酒,她认为啤酒把她搞得太胖了。

今天早晨洛帕廷突然来了一下;他的勇敢举动使他成熟多了。⁷⁴他很快就回来,将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说,不久前他见到了保尔,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他认为保尔很健康、很满意。⁵

杜西我还没有见到,我想她不在城里。我简短地给她写了封信,但星期日她没有来。一有可能,尼姆就会去看她。

我的小册子《发展》^①已经售完两版,第三版正在印刷。这至少说明这本小册子对德国的工人群众来说是不太难懂的。

当这封信到达的时候,保尔的囚期“将度过”三分之二,希望他在这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两个月中保持自己的勇敢精神。

《资本论》第三版^②的校样我已经看到第448页,如果继续用这样的速度进行的话,到12月就可以全部完成。遗憾的是摩尔没有活着,他没有能够看到,现在情况多好:没有任何耽误,同印刷所没有任何纠纷,很小的意见都得到重视,校样印得非常好,错误很少。莱比锡看来终于(至少在印刷业方面)正在变成“小巴黎”。⁷⁵早该是时候了。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②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好吧,今天就拉杂地扯这么些,洛帕廷回来之前,有些琐事我还得搞完。

向保尔衷心问好,亲切地吻你。

爱你的 冒牌将军

3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10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去十四英镑支票一张,其中有四英镑是迈斯纳支付《资本论》^①第二版稿费十二英镑中你所应得的三分之一;另外杜西得四英镑,龙格的孩子们得四英镑,这四英镑杜西这次把它们存了银行,等到为他们再多积蓄一点,我们再同你一起商量,应该替他们办些什么。

肖利迈昨天走了,他对巴黎非常迷恋。他说你要来过圣诞节,但愿这能变为现实!

今天按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杰维尔的稿子^②第1—123页,因为他那封有地址的来信我找不到了。这部著作的缺点是,许多部分确实写得有些草率。这主要是一些叙述性的章节(特别是关于工场手工业和关于大工业的章节)。应该讲清楚的论点讲得一点也不清楚。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杰维尔要是能把这两章从头到尾修改一遍，并补充某些原著上的例子，那就好了，否则这两章很抽象，工人读者看不懂。理论部分也存在许多不太准确之处（有些也是很严重的，例如，他对**商品**下的定义就是这样），有些地方写得草率，而这在多数情况下本来是不难作某种程度的修改的。此外，有许多部分，虽然对理论经济科学来说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但是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似乎可以删去。这方面的例子我已指出一两个。

今天就写到这里。虽然我身体好多了，但是叫我还得尽量安静地躺几天。向囚犯⁵致亲切的问候，尼姆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3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上封信写得非常草率。不允许我伏案久坐，而且我首先应当（这你会同意的）给杰维尔写信。因此，我只给你写了几句话，这些话确实可能显得很热情。请原谅。

我决心要摆脱这该死的慢性病。从上星期三^①晚上起我一直卧床，目的是排除经常复发的一切因素：休息少，想走动。今天我

^① 10月10日。——编者注

感觉非常好,想跳舞。但是现在正是特别需要绝对安静的时候,因此,我不起床,只要这样做对我利多弊少就行。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我想在周末以前,就可以完全复原。瞧,这大概可以消除你对我的健康的耽心了吧。

我很清楚,肖利迈给你写信是什么意思。龚佩尔特同他谈话时发出了警告(虽然我的病情被**极端地夸大了**),但是龚佩尔特不能干预别的医生对我的治疗。我仍然认为,肖利迈本可以用别的方法打消龚佩尔特对医疗界的成规的顾虑,而不使你受惊。但既然已经这样做了,我就利用了你的来信,稍微触动一下我的医生们,而且很成功。我已催了他们,现在他们全力以赴,积极为我治疗。

这些就谈到这里。唯一使我感到遗憾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我对你的来信和信中所表示的亲切的感情,回答得如此不热情。这一直使我的心情很沉重,然而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情况有决定性的改善和有充分的根据可望于短期内彻底治好以前,我也不想再写信给你了。

福尔坦已经来信。他要一篇序言^①,提出了二十来个问题,要详尽地答复这些问题,也许要一年的时间。收到他来信的时候,杜西正好在这里,我把信念给她听了,并且也真想使你听到,对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的,每个问题如给以圆满的答复,都可以出一本书。我将让他把稿子寄给我,其余的事放到合适的时候去搞。

校样^②今天看到第600页。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序言(见本卷第386—287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杜西答应替保尔查看关于美国的调查报告。⁷⁶

邮班截止时间快到了,吃饭的时间也到了。但是在结束此信之前,再说几句。杰维尔来信说,他没有时间改写我指出的那三章^①。请你同保尔一起尽一切力量,说服他尽可能进行修改。现在这个样子只有了解原著的人才看得懂。他说,出版商不给他时间。但是全书不会一下子都排印呀!!有两个星期就足以完成此项工作,并且会有很大的改善。

向即将释放的被监禁的人^②衷心问好。⁵

尼姆和我吻你。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为了治疗那实际上并不严重、但令人讨厌和疏于医治的慢性病,我已经卧床几周了。要过几天再下地。这就是我沉默的原因。请代我也向考茨基表示歉意,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斯图加特。

论劳动权一文⁷⁷写得很好,很及时。考茨基就此事也一再给我来信,而我也完全做好准备,只要这有**必要**的话。但是我认为,应当先让这些先生再表演一番。先让他们更确切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这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② 拉法格。——编者注

个问题是怎样理解的。决不要妨碍人们把他们的谬论“完完全全”放出来，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得到一点真正抓得住的东西。希望您的文章能促使他们这样做。

如果巴黎的德国人**现在**还对马隆及其同伙看不清楚，那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他们同英国工人运动的**叛徒**、同工联的官方代表人物结成公开的联盟，博得了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到《旗帜报》的所有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喝采。这多好啊，盖得和拉法格坐了牢⁵，于是这个美妙的插曲竟得以顺利地演出了。⁷⁸

顺便问一下，您是否知道鲁道尔施塔特有个摩里茨^①·克瓦尔克^②(原文如此!)博士?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家伙，引证一本我同样一无所知的著作，去批驳一位我更加一无所知的弗莱施曼^③，并想把《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我不相信他。

世界上发生的事，尽快地来信告诉我。我在床上都躺呆了，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您的 弗·恩·

① 应是麦克斯。——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克瓦尔克这个姓的德文是《Quarck》，同德文《Quark》(“破烂货”)发音相同。——编者注

③ [麦·克瓦尔克]《作为国民经济学家的商业顾问阿道夫·弗莱施曼和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编者注

37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⁷⁹

日内瓦

1883 年 11 月 13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女公民：

我根本没法回答您问我的那些问题。《资本论》第二卷² 原文版的出版一再拖延。到现在为止，我必须主要搞第一卷第三版^①。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从圣彼得堡得到消息，说那里有出版第二卷俄译本的计划。我并不认为，目前俄国首都有出俄译本的打算；当然，人们首先要看的是德文原文。

另一方面，俄国的政治局势很紧张，危机指日可待。我甚至认为，俄国可能比德国先争得出版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卷的译者格·洛帕廷会要求取得译第二卷的权利。⁸⁰

因此，我觉得现在要作出最后的决定，为时还早了一些。对于您的友好的建议，我将予以考虑，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许过几个月局势会更明朗些，到那时我们可以再来商谈这个问题。

您说，正是您自己在着手翻译我的《发展》，这个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我急切地等待着您的译著问世，并且非常珍视您给予的光荣。

亲爱的、英勇的女公民，请接受我的深切的诚意。

弗·恩格斯

^① 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38

致麦克斯·克瓦尔克

鲁道尔施塔特

1883年11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来信复迟,使您久等了^①,原因是:第一、由于那实际上并不严重但长期不愈的疾病,我必须卧床;第二、问我此事的人中,您不是第一个。在答复您之前,我还得问问清楚。

结果是这样:苏黎世的爱·伯恩施坦先生现在最后表示要把《贫困》^②译成德文,而且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和我谈这件事的,他做这项工作的能力我是知道的,而且,如果弄清楚在德国本国出版有困难的话,立即在苏黎世出版也是有保证的。

在这种情况下,并且鉴于无论我或任何别人在法律上都没有权利阻止您或别人出版这一著作的译本,您还认为需要问我此事,对此我只有再一次表示感谢。

向您致敬。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3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附去给维·查苏利奇的信^①。

为了克瓦尔克的事,您搬走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②。我去信告诉他,说您是第一个提出要翻译《贫困》的。⁸¹这样,他的事就了结了。他的小册子真是“破烂货”^③。如果我同意这个招摇过市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崇拜者和保守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翻译《贫困》的话,那马克思会把我在睡梦中掐死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好好地来做这项工作。这不是一项刻板的工作,事情决不是那么容易的。稿子译出以后,您可以寄给我,哪怕是寄第一印张也好,这样使我们有可能商定整个做法。

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④没有寄给我,只寄来了《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因此我知道这本东西出了**德文版**⁸²。究竟为什么不赐给我和马克思的继承人一本呢?

新版(德文版)的《宣言》^⑤和第三版的《发展》^⑥,我也一本都

①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③ 文字游戏:“破烂货”的德文是«Quark»,同德文«Quarck»(克瓦尔克)这个姓发音相同。——编者注

④ 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⑥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没有收到。关于专门准备出《马尔克》的单行本的事，我一句话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只有“善良的”德国人才干得出来。

在我的照片中仅有你已有的那一张。我并不认为这个人（在布莱顿）会按便宜的价格洗印这张照片，但可以试试。您知道，对于您的发行部^①，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它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俏皮话最好不要太多挑剔，因为它自己在每一号上也有半栏的篇幅充满着这种不成功的俏皮话。

处理《懒惰权》一文⁸³要谨慎。甚至连法国人都觉得，有些地方未免过火了，而且马隆和布鲁斯曾用它来反对拉法格。注意，现在别给这些抱怨派⁸⁴捞到适当的借口；在这方面，我们的朋友倍倍尔也还有点德国人的观点。我想起了《屁股论》这首长诗。如果作者完成了诗中所提到的一切英勇功勋的话，那他也可以去歌颂它们。不过我指的是生殖器，所以我无法同那些把自己的屁股也当作生殖器的人进行争论。

我们的朋友拉甫罗夫大概勉为其难地签了名，同意说他和他的俄国朋友们现在“同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已经彻底决裂了”⁸⁵。这倒不是因为他非常珍视这些传统，但这毕竟是“俄国”本国的东西。他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子，但是对于自己的“俄国青年”，他常常是起母鸡的作用，母鸡孵鸭蛋，而后吃惊地看着小鸭子游到可怕的水里去。这种情况对他来说现在已经有多少次了。

考茨基要来，非常高兴；希望到那时我的身体又健康了。

您的 弗·恩·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编者注

40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3年11月30日于伦敦

老朋友：

又收到你的亲笔信，我高兴极了。关于你的近况，我哪儿都得不到一点消息，现在很高兴，知道你的健康至少有些好转了。

为了治疗那实际上并不严重但是很令人讨厌的慢性病，我也已经卧床一个多月了，因此我只能写得很简短，因为只许我绝对平卧。但可能很快我也可以起床，并着手处理已经堆积得很多的工作。

只要我重新能动手整理马克思的书稿，我会找出所需要的材料⁸⁶的，但目前所有的东西仍然非常乱，因为全得我亲自动手整理。拉法格夫人在巴黎已经住了约一年或一年多了；她的妹妹^①在这儿附近（所谓附近，就是说要走半小时）租了两间房子，因为在这一大堆书稿等物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确定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所以她把整理工作交给了我，是可以理解的，加之她还担负了大量的著述工作。

我也希望在某个地方再次和你这位老战友见见面，——谁知道呢，也许会象当年在杜尔拉赫和费伦巴赫的战场上那样再次见面吧。⁸⁷ 如果这样，那该多好啊！要知道现在的骗局是不可能长此下去的，除非俾斯麦先生借助于他公然追求的大战，来再次挡住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和暂时阻止革命的发展。

你将收到五英镑汇票。

现在我又该躺下了。祝你健康，老朋友，把身体养好吧，常给自己忠实的老友来信。

弗·恩格斯

41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3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您怎么啦？为什么既不去杜西那儿，也不来我这儿？

您的 **弗·恩·**

4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在我还无法告诉你我又能“活动”以前，本不想给你写信。自从我永久地（确切些说是很坏地）^①卧床以来，到今天已经有八个星

^① 文字游戏：“永久地”英文是“for good”，其中“good”一字本来的意思是“好”。

——编者注

期了，虽然我觉得好了许多，并且卧床也主要是出于小心，而不是别的原因，但是我还远不能很好地使用我的双腿。用文雅的话来说，这双不幸的“下肢”已经干枯得非常可怜；同样很坏的情况是，“在它们的后面”，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最糟糕的是，只有仰卧时才觉得最舒服，而在这种不合适的姿势下写字，一会儿就很受罪，这就是我信写得短而少的原因。

读了保尔发表在《进步》杂志上的文章^①，非常满意，文章击中了要害，而且不止击中一处。我们希望，过了新年礼物期以后，《小麦》^②能很快发表，我渴望看到的那本小说也能接着很快出来。保尔穿上了巴尔扎克的拖鞋^③，这太好了！顺便说一下，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但是，唉，我们总是从百花盛开的幻想田野落到忧郁烦闷的现实病床上。我面临着一个不愉快的圣诞节！最多准许我到二楼去过节，而到正该玩个痛快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回到卧室去！烈性酒不能喝，至多能用汤匙象喝药似地喝一点葡萄酒！算了吧，有什么办法呢。

派尔希现在是东中央区沃尔布鲁克大厦“加曼和罗舍特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希望他取得成功。他的父亲终于慷慨起

① 保·拉法格《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编者注

② 保·拉法格《美国的小麦》。——编者注

③ 可能指保尔·拉法格打算写一本小说。——译者注

来,拿出一笔必要的数目,帮助他开业,尽管板着面孔,很不高兴。

杜西又患神经痛了,晚上她要到这儿来,但在这封信发出以后。上星期尤塔一家(他、她^①和威拉)来到这儿,因此杜西有许多事要张罗。

《资本论》第三版^②现在已完全印好,很快就可出版。我们一收到书,就会给你们寄一本去。

彭普斯和派尔希上星期去了曼彻斯特,他们说肖利迈的身体仍旧不太好。当我们大家都恢复健康时,我们一定要象去年夏天那样,再痛饮一番,如果保尔不会弄到再进监狱的话,届时你肯定也要把他带来。向他和你多多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4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2月22日于伦敦]

如果《劳动旗帜报》还在您那儿,请**马上**寄给**拉法格**。他为《人民呼声报》写了一篇批评希普顿的短文,需要看看原文,因为目前的吵吵闹闹是由这引起的。⁸⁸我要到星期一甚至星期四才能收到(而且也不一定)另一份。

星期六^③开始我又能下地了,不过仍然十分虚弱。

① 约翰·卡尔·尤塔和路易莎·尤塔。——编者注

②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③ 12月15日。——编者注

冯·德尔·马尔克您对付得很好。这头蠢驴认为必须考虑他所说的“国家”一词的意思！⁸⁹ 洛贝尔图斯也完全如此，指责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真实的**资本，而不是理解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概念”。⁹⁰ 这是德国人的特色。

考茨基回来了吗？

祝好。

您的 弗·恩·

1884年

4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首先向您和考茨基以及整个发行部^①祝贺新年。

其次，请把上星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寄给我。报纸应该是在12月29日星期六就到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两星期以前，我终于又能下地了，并且身体在一天天好起来。我希望过一个星期能重新工作，这是极其必要的。

我在您的稿子⁸¹上作了很多修改，想来您不会太生气吧。我已经对考茨基说过，虽然我们摹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对此请稍加注意，这样咱们译出的著作才可以毫无愧色地拿出去。

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注释⁹¹以及其他一些注释，即将完成。许多东西我可以在序言^②中概括说明。关于奴隶制那一段的正确程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度现在也还在得到证实：在植棉的几个州里，资本主义生产没有任何进展，因为那里没有**苦力**，即没有中国人或印度人，也就是说，没有名为自由工人的奴隶；在古巴、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岛屿，资本主义生产则很盛行，而且正是因为那里有苦力。

至于您以前对《宣言》序言^①中引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一个地方所提出的询问，您大概会同意原书中所给予的答复（《内战》第19页及以下各页）⁹²。如果您那里没有这本书，我可以寄一本给您。这仅仅是为了指明下列事实：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然而，**所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从1848年以来，在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一直都在抨击这一机器；但是一当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不加改变地把它接受过来，部分地利用它来反对反动派，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内战》一书中，把公社的**不自觉的**倾向当作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俄国人做得很对，他们已经把《内战》一书中的这个地方载入自己的《宣言》译本的附录。⁹³如果当时发行部不那样紧催，我们也会这样做并再做些别的。

顺便提一下，您有一次说过盖得有可疑的经历或诸如此类的话。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相信这是马隆捣的鬼，不过我倒很希望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

日内我将把肖莱马的一英镑寄给您，作为他的订费，余款供党需用。今天要邮汇已经晚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俄国终于又干起来了。沙皇坐雪橇事件十分可疑⁹⁴，而苏德伊金事件却是非常清楚的⁹⁵。我真想打电报给亚历山大^①，祝贺“欢乐的节日”。

杜西·马克思有没有把《今日》和近几期《进步》给您寄去？如果没有，由我来办。这两种杂志**完全**站在工联运动之外，掌握在一批**成分十分复杂**的人的手里。巴克斯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还不怎么成熟；艾威林很好，可是他没有很多时间去钻研他十分陌生的经济学；乔因斯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在伊顿一所很大的古典学校当过教师，和亨利·乔治一起到爱尔兰去过，又一起被捕，丢掉了职务，现正在寻找一个安身之地）；最后还有海德门，他是一个野心家，一个徒有虚名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②党的领袖，他还只是在找党，现在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却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最好是支持那些好的倡议，但不表示同某些个人意见一致。正当伦敦东头^③的贫民开始说话的时候，《今日》的出版以及《进步》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杂志，这无论如何具有很大意义。况且全国慢性的生产过剩，现在看来将转为危机。情况是有利的，但是掌握运动的人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这些情况所要求的水平，这要到将来才会知道。这次恐怕不会象以前多次的高潮那样毫无结果吧。

就写到这里！我已有三个月没有写这样长的信了。肖莱马和我向所有的朋友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③ 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45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们之间何必还用“先生”这个陈腐的称呼?)关于描绘加冕典礼的装饰画的消息很说明问题,使人非常好笑;同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里不过早地声张出去,即在装饰画交货和付款之前不声张出去。除了肖莱马、琳蘅和杜西,没有旁人知道。⁹⁶

谢谢您告诉了我弗兰克尔的地址。

就纯理论部分来说,杰维尔的著作^①在至今出版的简述中是最好的。他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可是表达得极其马虎,我在稿子上作了订正。叙述部分则写得太草率,因此不了解原著的人有好些地方根本看不懂。其次,他把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两个**彼此衔接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的**出现放在过于次要的地位,而这一点在简述中恰恰可以大大帮助理解。(甚至只字不提“工厂立法”在法国根本没有,只有英国才有!)最后,他把全部内容都原原本本地叙述一遍,其中有些东西是马克思为了科学研究的完整性而写的,对于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而这对于简述才是重要的)并不是必要的,如货币流通量等等就是如此。

此外,他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所以我在校阅的时候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错误的意义。这点我无法改变,除非把全稿重新改写。

关于您译这本著作的问题⁹⁷,由于我同迈斯纳的关系,我只好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只要您写信告诉我已经最后决定翻译,我打算同杜西(她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商量之后采取以下行动:我给迈斯纳写封信,说有人想出版杰维尔著作(我把该书寄给他)的德文版,我认为这对销售《资本论》不会有什么坏处,甚至可能还有好处;这我也不能加以阻拦;如果迈斯纳想采取措施反对这件事,那就让他告诉我一声,我好通知别人。

抽象地来看,即不管迈斯纳如何,出一本新的、通俗的、简短的(篇幅比杰维尔的少一半)阐述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非常需要,杰维尔的著作就其理论部分来说,比其他著作好得多。不过应该:(1)放弃对《资本论》逐章逐节纹丝不差的摹仿;(2)删去一切对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不必要的东西。这当然就要求对叙述部分进行修改,大大压缩。这样还可以消除迈斯纳主要的疑虑,如果再把标题改一下,譬如改为《无酬劳动及其转化为资本》或诸如此类的标题,那就更可以消除他的疑虑了。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象出版倍倍尔的《妇女》一书那样⁹⁸,把该书交给狄茨印刷,在瑞士出版。

总之,这件事请周密考虑;再写信告诉我。

附上照片^①两张,一张给您,一张给莫特勒。

^① 恩格斯的照片。——编者注

缺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原因当时就弄清楚了⁹⁹。这是社会民主党迄今取得的最大成就，它竟然能使一年包括五十三个星期，——真是奇迹！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会多活百分之二的时间。

向伯恩施坦和您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我本想随信替肖莱马邮汇一英镑，可是来不及了，只好留待下次再汇。我和杜西订的报纸什么时候到期？直到前天，她也没有收到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难道这件事给忘了吗？请查问一下。

46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附去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我希望这能满足房东的要求。你抱怨消息闭塞，这里情况也一样；常常是只有老尼姆和我呆在家里，对此我倒并不很抱怨，因为我身体还相当弱，恢复得很慢。派尔希在他的新企业里很忙，近来身体也很不好，有风湿病、丹毒性鼻炎，还有胃炎。杜西和艾威林昨天来过，“昨天”使我想起了《今日》，谅你已经收到。这是一个成分相当复杂的团体^①，关于这个团体的

^① 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

多数人,海涅曾经说过:

“你们心中装着的思想,
就象一团深沉的乌云。”

这是开始,以后他们一定会互相倾轧。

你是否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没有,告诉我一下。最好在苏黎世和巴黎之间组织书刊交换,这样可以防止前些时候发生的那种错误和误会。考茨基想翻译杰维尔的《资本论》⁹⁷,书是否已经寄往苏黎世?如果没有,请关照一下这件事(地址:瑞士霍廷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人民书店^①)。如果肯定译这本书了,请再寄一本给迈斯纳,以免将来发生麻烦。等问题一决定,我就通知你。

寄去五张摩尔的照片和四张我的照片。摩尔的照片大小都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保尔列举的那些得胜的德国“趣味”的例子,多半是老而又老的。¹⁰⁰德国的儿童画一般都不错,原因很简单,画这种画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主要是在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地,作画的又都是些年青的、往往是有才华的画家,他们作画为了挣几个钱。可是我记得,四十年前在德国曾经有过法国这一类的画,其中有许多都是那位擅长画马和士兵的画家亚当画的,画面的别致和生动,是德国画无法比拟的。法国画家没有继续干这一行,想来是因为画找不到销路。

说到**玩具**,德国的长处在于:(1)价钱便宜,家庭工业的生活水平极低(不久前埃曼努尔·扎克斯博士在《绍林吉亚的家庭工

① 苏黎世设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以及“人民书店”出版社。
——译者注

业》一书中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描述);(2)玩具是**农民**创造的,城里人决不能为儿童想出什么玩艺,尤其是法国的城里人,他们对自己亲生的孩子都讨厌。

关于**家具**,保尔自己说明了原因:法国政府的愚蠢的赋税政策。

花也是同样原因——分工和低工资:就价廉这一点,有谁能竞争得过伦敦东头^①和德国?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趣味变得极为低下,连德国人也能有希望满足它了。只要有某一生产部门衰败到拿“价廉质劣”作为它的经营原则,那你可以相信,德国人就会马上插足进去,用强迫本国工人挨饿的办法来战胜所有竞争者。现在这已成为一切生产部门的普遍规律,这也就是德国商品出现在各个部门和各国市场的原因。

我给拉甫罗夫寄去了上星期四的一份《旗帜报》。报上有一篇该报记者访问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报道,把一切都归咎于拉甫罗夫,而这一切当然是适应市侩的要求伪造出来的,但手法十分笨拙,其用心在每句话中都暴露得十分明显。⁹⁵

肖利迈是上星期一^②走的,他身体好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恢复。赛姆·穆尔根本没有来,他曾得了严重的胃炎,现在又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大法官法庭里奔忙。作为一个新手,他在法律事务方面确实干得很好。

今天早晨我接到迈耶尔的信,说他在3月以前不会到这里来,要我把我手头直到1852年的所有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材料,全部寄给他!这些材料我自己写摩尔的传记时当然需要用。我自

① 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② 1月7日。——编者注

然要予以拒绝。

尼姆向你和保尔问好，而我用英国庸人的圣礼用语来说，也“随声”问好。

非常爱你的 弗·恩·

4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又能一天伏案两三个小时履行自己的通信义务了。这个病并不特别严重或痛苦，但是却拖得要命，令人极其厌烦，所以我还得在一个长时间内注意自己的健康。

我在床上用铅笔写的那封关于伊斯莱布小姐的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所以我认为此事已经了结。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是我口授而由当时正好在这里的考茨基执笔的，我想该信李卜克内西已经收到，并已根据我的要求把它转给了你。你从信中会看出，我对美国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也不愿向你把这件事说成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仍旧认为，如果你们要获得成功，那就需要你们两人去，而不是别的任何人。至于你能不能去，这一点我不能作出判断，你本人应当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派去的人，又象弗里茨舍和菲勒克所做的那样，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庸夫俗子的水平，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不能补偿那种必然会遭到的损失³¹。为了防止发

生这类事情，你亲自出马，当然是最可靠的保证。

你传来的运动获得胜利的好消息，使我非常高兴。¹⁰¹ 政府现在到处把我们的人卷入这一场激烈的同警察进行的地方斗争中去，它的确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法来支持和加强运动的了，——特别是警察如果都象德国那样是一些卑鄙的家伙，而我们的小伙子又能掉转矛头向敌人展开进攻的话，那情况更是如此。此外，警察要是象在柏林不久前所发生的那样，被上面那些朝令夕改的指示弄得不知所措的话，那对我们还要有利。

如果有人又企图使“劳动权”流行起来¹⁰²，那我也要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同考茨基商量过这个问题^①；我倒很愿意盖泽尔及其同伙先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束缚起来，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演表演，以便有把柄可抓。但是，考茨基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这些无赖的家伙——大学生、店员等等，简直是运动的灾星。他们根本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又什么都不想学习；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平庸之谈而已。

你们能不能摆脱开戒严条款⁴⁶，我不知道，——实施该条款的借口永远是，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保护住老威廉^②，而一切市侩都是拜倒在这句话面前的。

承蒙寄来你的《妇女》一书，多谢。我已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了，有很多好东西。你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我最近也多少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准备就这方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点东西。市侩们真奇怪，竟不理解：如此令人悲痛的“流浪生活这个灾祸”，是大工业在德国既有的农

① 见本卷第60—61页。——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业和手工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大工业——因为德国处处落后——只有经常在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压力下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德国人只有依靠极其微薄的低工资，只有对作为工厂工业陪衬的家庭工业进行越来越重的剥削，才能经得起竞争。由手工业变成家庭工业，由家庭工业——只要合算就行——逐渐变成工厂工业和机器工业，这就是在德国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还只是在钢铁工业方面有了真正的大工业，而在纺织工业方面还是手织机占优势，这是由于纺织工人的工资微薄和他们有种马铃薯的菜园子的缘故。

在英国，工业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从1870年起，由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进入尾声。看来，从那个时候起，十年的周期被打破了。从1868年起，在一些基本部门中，由于生产增长缓慢，受抑压的状况占了优势，而现在美国和英国似乎都面临新危机的威胁，在英国这里，新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没有繁荣期作为前导了。这就是在这里突然地（虽然近三年来缓慢地酝酿着，但是现在却突然地）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所在。有组织的工人（工联）直到现在仍然置身运动之外；运动是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有教养的人”中间发展着，他们在某些地方正试图同群众发生接触，有时也不无成就。这些人在精神和理性上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要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显出差别，情况才会明朗。但是，这一运动现在未必又会完全停止下来。亨利·乔治和他的土地国有化，大概会起一颗流星的作用¹⁰³，因为在这里，在大地产具有巨大规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既有传统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里，事情不会长时间地局限于此。况且乔治是一个地道的资产者，而

他的计划,即全部国家开支靠地租来弥补,不过是重复**李嘉图**学派的计划,所以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

假使你要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样板,你可以拿**爪哇**作例子。在那里,荷兰政府在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把全部生产如此之好地“社会主义式地”组织起来了,并且把全部产品的销售如此巧妙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致荷兰政府除了用近一亿马克作为薪饷发给政府官吏和军队以外,每年还可捞到约七千万马克的纯收入,来支付荷兰的倒霉国家债权人的利息。相形之下,俾斯麦简直是一个黄口孺子!

在俄国,现在无论如何大概在这一年内要有宪法了,那时就会动起来。

你的 弗·恩·

4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在星期六写的信^①中忘了告诉你,你和李卜克内西不要定购《资本论》第三版^②了,因为我们一收到书,就会给你们每人寄一本的。给苏黎世的党的档案馆¹⁰⁴也寄一本。

翻译《妇女》一事,杜西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¹⁰⁵至于你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稿费，恐怕很难挤出来，不过可以试试；每出售一本最多能得3便士=0.25马克，这是当地一般的稿酬。我想这本书在这里可以卖两个或两个半马克，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要落入书商的腰包。经营这类书籍的出版商，在这里还很少，而且很穷。出版《资本论》^①英文版，我们自己能得的现款大概不超过二百英镑，可能还得付翻译的稿费，这样，分到我们名下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不这样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

向李卜克内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9

致查理·菲兹吉拉德

伦 敦

[草稿]

[1884年1月26日和28日之间于伦敦]

随信寄去十先令十便士汇票一张，作为我订《正义报》一年的订费。

我不仅在最近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工作已经排满，我要再答应为贵报撰稿，那就太轻率了。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我曾答应为《今日》杂志写篇文章，但这是在比较好的情况下答应的，恐怕他们也得等一等了。

^① 第一卷。——编者注

5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1日的信，大概您已收到，我9日的信，大概考茨基也已收到^①。对后一封信，我没有十分把握，因为门牌号码靠不住（38号？）；我还给他寄了他要的照片^②。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有些东西给党的档案馆¹⁰⁴合适；我正忙于整理书籍等等，很高兴又能做这件事了。有许多东西，这里并不需要，但对编辑部^③图书室可能很有用处。还有一些在这里是多余的，因为有复本。首先是词典：（1）莫赞—佩希埃法德大词典，四开本，五卷，书皮已经破损得很厉害；（2）亚格曼的那部老的意大利语词典^④，也是非常好的；（3）西班牙语的、荷兰语的、丹麦语的词典，可能还有其他语种的词典。我还不清楚杜西想不想从中给自己留点什么；如果不留，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词典同所有其余的东西都寄到苏黎世？另外，还能发现一些别的书籍，只要我知道您同意，就可以给您寄去。

① 见本卷第80—82页和第83—85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照片。——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编者注

④ 克·约·亚格曼《意德和德意两用词典》。——编者注

其次是关于《正义报》。海德门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准备和任何写作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版了这个报纸。《今日》杂志本来是可以支持下去，过半年或一年之后改成周刊的。现在这两种刊物必定会互相削弱。但海德门急不可待，他恐怕又会在这件事情上碰钉子。他们请我写稿，但我推说没有时间，拒绝了。^①《今日》杂志的工作无疑是可以参加的，但它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周刊)出版就不能参加。这要先看看情况再说。《正义报》的头两期都毫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这伙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现在只能指望新的撰稿人了。总之，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只有意外的有利条件，才能帮助该报站稳脚跟。

如果冯·德尔·马尔克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还在说我们向无政府主义者作了“让步”⁸⁹，那我可以举出一些地方来证明，我们还在根本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就宣布过国家的消失。

《哲学的贫困》第177页上说：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共产党宣言》第2章结尾说：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¹⁰⁶

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②又非常好。叙述生动，材料丰富。诚然，后面一点并不总是取决于编辑部。您对拉法格文章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1月24日的。——编者注

加工好极了,某些德国说法我非常欣赏。⁸³

向考茨基问好。

您的 弗·恩·

51

致路德维克·克齐维茨基¹⁰⁷

莱比锡

[草稿]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您本月23日的来信收到,答复如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波兰文,我们只能怀着高兴的心情表示欢迎,并愿意尽力协助您克服在出版波兰文版时可能碰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①,作为作者的遗著处理人,真诚地表示完全同意出版这一译本,并祝您一切顺利。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52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大约三星期前,我给您寄去一份《旗帜报》,上面载有一篇可能使您感到兴趣的文章^①,谅您已经收到。

我现在忙于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书籍等等,健康状况终于允许我做这件事情了。其中有一大批俄文藏书,这是依仗丹尼尔逊收集起来的,里面有关于俄国当代社会状况的很重要的材料。凡是出版的东西,差不多都收集起来了。象我这样的年纪,加上工作过分繁重,没有可能再对俄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项工作在我们的朋友死后就不幸中断了。于是我想起来,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书交给您处理,杜西也同意我的意见。您作为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公认代表和死者的老友,当然比谁都更有权接受由于您和我们在俄国的朋友的忠诚而收集起来的藏书,以便留下供您个人使用,或者把它作为核心来建立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图书馆。如您同意,我可把这些书寄到您处,或者别的什么地点,地址则请您在2月份内告诉我。我这里只留下马克思作过摘录的书,以及对于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²可能用得着的那些书。除去所有这些书以外,还存

^① 见本卷第87页。——编者注

有将近一百本。

至于第二卷,我终于开始整理它了。关于第二册即《资本的流通》,关于它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关于它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我们有1875年写的和后来写的稿本。这里只要按已有的提示把引文搞出来就行了。关于第二册的中间部分,至少有1870年以前写的四种稿本;唯一的困难就在这里。关于第三册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有1869年以前写的两种稿本;后来就只有有一些札记和一整本都是用方程式来表示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关系的笔记¹⁰⁸。但是,从有关俄国的书籍和有关美国的书籍中所作的摘录³⁵,包含有许多关于地租的材料和札记;其他则是关于货币资本、信用、作为信用工具的纸币等等。我还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用在第三册上,也许把它们并在一起出单行本更好。如果把它们编入《资本论》太困难,我肯定是会这样做的。对我最重要的是尽快出书。其次,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

我们天天盼望着收到第一卷第三版的书^①,一俟收到,我们就给您寄一本去。

日内瓦的几个俄文本——《宣言》等等⁸²,我很满意。

刚刚收到两个波兰人克齐维茨基和索斯诺夫斯基的来信。他们要把《资本论》译成波兰文,征求我们^②的同意。我们当然同意了^③。索斯诺夫斯基现在在巴黎。也许碰巧您认得这两个公民?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53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截止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①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②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意见。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必要。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不会重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5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有一点您可以放心:我并不期望有比您更好的翻译。⁸¹在第一个印张中,您力求把意思译得忠实、确切,而有点忽视了文体。只是这一点。此外,我希望在译文中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你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因而作了许多修改。

如果您用德文把意思译出后,再通读一遍译稿,简化一下句子结构,并且记住,那种深印在我们脑子里的、副句中动词一定要放在末尾的学生腔的累赘句法,尽可能都不要用,如果这样,您就不会碰到大的困难,而且您自己就能把一切处理好。

译稿最好按比较完整的段落,一部分一部分地寄给我,每译出一个、一个半或两个印张就立即寄来。这样我就能马上写注释。校样我也愿意看,因为印出来后,很多东西看起来不一样。

请把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那篇《论蒲鲁东》的文章¹⁰⁹寄给我,我把这点忽略了;也许可以把它整个加到序言里去。当然我会寄还给您的。

关于冯·德尔·马尔克和《人民报》,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舍维奇拿我给左尔格的电报弄虚作假,登载时弄成好象我是打给《人民报》的。我提出了抗议^①。他为此辩解,造

^①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谣说什么头一个字字迹不清，——但他在刊印时却把它刊印对了！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为了报纸的利益，这样做是必要的”！同时他认为我提抗议是“小气”。当然，这些先生们利用马克思的逝世来吹嘘自己和宣扬他们同莫斯特的半同盟，就不是“小气”，而是证明他们的大方罗。但是舍维奇是最后一个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俄国贵族，这些人总是力求“比别人走得远”，并且惯于利用世上的一切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关于宽容的那篇文章简直是愚蠢的。俄国人好互相倾轧，爱尔兰人也是这样。¹¹⁰

不知您是否经常收到《劳动者》等等，我有时收到几期，现在给您寄去。此外还寄去两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有马克思做的记号，这些记号您大概会感兴趣的。

肖莱马的一英镑我留在这里了，请把它记在我的账上，再从这些钱中给肖莱马支付一年的订费，余款交选举基金，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相应地登一个声明。请替我和杜西（如果杜西拿《今日》交换不到报纸的话）支付订费，钱也记在我的账上。另外，给杜西寄报请写另一个地址：

伦敦西中央区大科仑街 32 号马克思小姐收。

修建马克思纪念碑^①用的款子如何处理，我不知道。那里一共有多少？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替您给 3 月 14 日的报纸写一篇文章，只要大体告诉我写些什么对您合适就行。

迈斯纳那里大概还有一些《雾月十八日》；他不推销这部著作，恐怕是由于害怕。既然马克思把整个版本卖给了他，我们也毫无办法。

^① 见本卷第 20 页。——编者注

杜西从书籍中拿了一些好的词典,法语的和意大利语的,但剩下的书还相当不少。我给您留了一件珍品——一套编辑部使用的《新莱茵报》。本月内全给您寄去。

我不知道有什么诗,除非是我那本《工人阶级状况》里的《蒸汽王》^①。¹¹¹ 现在这里有人在找这首诗的英文原本,但看来是已经散失了,就象歌德《哈桑-阿加的贵夫人的哭泣》那首诗歌的塞尔维亚文原本一样;但前者的情况更坏,因为后者毕竟还有手抄本。

俾斯麦为了制造“柏林的维也纳人”即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什么使不出来呢!这真是对俄国人的拙劣模仿,无疑这是**警察搞出来的**。¹¹²

您的 弗·恩·

55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那就是说,决定了,书我寄给您。^②

咳,这个第二卷²!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即使是现在,我在3月中旬以前也还不能认真地开始这项工作。我还需要用这段时间来整理所有的书籍、文稿、报纸等,而且

① 米德《蒸汽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

我还不能过于疲劳,一天只能整理几小时。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至于分册出版的问题¹¹³,这多少还得取决于出版商和德国的法律。现在我还不认为这样做对于这样一本书是合适的。对于校样,我尽量按照洛帕廷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但是大约两个月以前,维拉·查苏利奇给我来信,要我同意让她翻译。我回信说,翻译的优先权是属于洛帕廷的,并告诉她现在谈这事还为时过早。^①但是现在可以讨论**在俄国**发表译本的可能性了。你们的看法如何,这办得到吗?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第三册的一些地方使我甚至怀疑,在德国,在实行非常法²³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印出来。

在出版马克思全集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困难,而且这仅仅是我们要克服的许多困难中的一个困难。我手上大约有六十个印张(每个印张合十六个印刷页)马克思和我在1845—1848年间的旧稿。在这全部稿子中,只能发表摘要,但我在把《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整理完毕以前,还不能动手做这件事。所以就只能等了。

您说的那篇我们这里也没有的文章¹¹⁴,大概有三个到五个印张。这是对法国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的政治发展局势的综合概述。《雾月十八日》^②中对此作了简述,但文章仍值得翻译。我自己在找全套的《新莱茵报评论》,我手头只有五分之二。

杰维尔把他的稿子^③寄给我校订。由于生病,我只看了理论

①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③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部分，作了很少的修改。但叙述部分编写得太草率。首先是不读原著的人有时就看不懂，其次是他在表达马克思的结论时常常把条件完全忽视了，而这些结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造成有些歪曲的印象。我已提请他注意这一点，但是人们都希望这本书尽快出来。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56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知道他^①又要露面了。《劳动者》已收到。保尔和盖得“误了点”，真有意思。¹¹⁵ 希望很快能听到孩子们^②的好消息，杜西对他们有些不放心。也希望你的感冒已经治好。尼姆感冒了，跟你一样厉害。我要她昨晚在睡前喝一小杯热的威士忌酒，但是她不喝，这你是可以料想到的。彭普斯感到不大舒服，昨天她跟爱莎来拜访我，爱莎跟往常一样，样子很难看（而且很瘦）；他们在这里碰见了来办事的杜西和艾威林。布莱德洛和贝赞特夫人看见社会主义在伦敦又“很风行”，他们的生存手段有被剥夺的危险，不由得怒火万丈，因此他们对杜西和艾威林进行了一两次攻击。布莱德洛到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处极其神秘地暗示说,摩尔鼓吹过暗杀和纵火,还同大陆各国政府有过秘密勾结,——但没有任何具体内容。¹¹⁶我想让他再放肆一些,然后再把**我的**大炮亮出来。

尼姆和我现在在梅特兰公园^①整理书籍。有许多书,如果堆放在我这里或者杜西那里都会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里地方不够大,只放得下一半。在书籍当中,有许多好的珍贵的法文书,我们认为对你和保尔比对任何人都更有用处,如:

马布利《全集》,

亚当·斯密的法文本(重新装订过的精装本)^②,

马尔萨斯——同上^③,

基佐《法兰西文明史》,

所有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路斯达洛^④、两个自由之友^⑤,等等)。

总之,只要你们要,我们就出邮费寄给你们。我无法开列完整的清单。如果保尔还需要什么美国官方出版物,也可以照样办,这种书很多,而我只需要少量的。那里面还有一些你的书(《旧英国的剧作家》等),可以一同寄去。

请尽快把意见告诉我,因为期限快到了,而这里的书又多得不知选什么好。俄文书我们已答应给拉甫罗夫,我认为他完全有权得到这些书,因为在俄国国外他是丹尼尔逊最亲密的朋友。一大

① 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

②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编者注

③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论》。——编者注

④ 《巴黎革命》。——编者注

⑤ [克伟索和克拉夫廉]《1789年革命史》。——编者注

批复本之类的东西，我们准备寄往苏黎世，一部分给党的档案馆¹⁰⁴，一部分给编辑部图书室。大部分蓝皮书¹¹⁷寄给赛姆·穆尔，供他翻译^①时使用，一些“通俗”著作给这里的工人协会¹¹⁸。

如果你或者保尔还需要什么书，请告诉一下，只要不是这里绝对必要的，我们都给你们寄去。

昨天我收到了一位叫农涅的大学生的来信，这是一个在写毕业论文的语文系学生，不久以前在这里，现在在巴黎，住址是：波尔-罗亚尔林荫路56号。他是巴黎的德国工人的领导人之一。这些德国工人，你记得，几年前曾被马隆的阿谀逢迎的演说引入歧途，并且在《公民报》所干的某些蠢事的推动下越走越远。现在，从“国际代表会议”⁷⁸以后，他们成了激烈的反布鲁斯派，但是同阿德·勒克莱尔以及他的“国际小组”¹¹⁹仍然难分难舍。我曾几次要保尔同巴黎的德国人建立联系。他们的价值虽然不大，但是在巴黎的事情方面对德国党有影响。从反社会党人法²³实行以来，这些侨外团体自然重新获得了比它们的功绩大得多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唯一保存着公开组织性质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报》将难以自己对巴黎内部分歧的看法来公开反对它们。因此值得试一试说服它们，这件事并不困难。既然这个人是你们的邻居，我就想最好是给他寄一张我的名片，“以便把农涅先生介绍给拉法格先生和拉法格夫人”。这能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的唐突。

很遗憾，我很少看见公民罗伯累。他来了，露了一下面，又不见了。

① 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编者注

保尔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谈谈他在地神秘的奇遇？

女公民保尔·曼克怎么样了？最近的消息说“她在南方一再露面”，因此，她“在发挥自己的主题”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怎么样？

爱你的 弗·恩格斯

能否请你尽快地再寄一本杰维尔的《资本论》来？考茨基要翻译它，但须迈斯纳同意^①，而如果不把原著寄给他，我是不能指望他会同意的。

《哲学的贫困》的新版搞得怎么样了？人们为这事老来烦我。搞出点什么没有？¹²⁰

57

致亨利希·农涅¹²¹

巴 黎

[草稿]

[1884年2月9日和21日之间于伦敦]

关于您拟定的计划，我不能作出确定的答复，因为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我只能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只要值得，我可以同不是完全采取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人达成协议，但决不同他们结成同盟。此外，我的时间全被工作占去，这些工作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完成的，而我的国际通信本来就够广泛的了。克列孟

^①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梭在我们可能同他结成同盟以前，无疑还要走得很远。我怀疑，他，极左派眼中最合意的内阁候选人，除了同我们仅仅保持“友善关系”而外，是否还愿意做点什么。这种友善关系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可以保持的，只要还没有发展到原则上的或策略上的分歧就行，因为到那时友好就会为敌意所代替。现在您自己确定吧，我对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

58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关于我的健康，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病拖得很长，但一点也不危险，它会慢慢过去的。

你的新年贺词我已抄下来，转给了劳拉。

我刚刚又给你邮汇了五英镑，想让你这个老朋友和你的妻子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希望这个比较温和的冬季和即将来临的好季节又能使你们两人健康起来。

我找到了一些跟你有关的文件，但还不能说这是否就是全部；我还得把整整一大筐的信件等物查看一遍。等到把这搞完了，就把找到的东西⁸⁶全部给你寄去。

至于你的计划¹²²，首先得考虑到德国现有的条件。我有时直接从德国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来看，德国现在警

察当局横行无忌，政府决定取缔我们党一切合法的鼓动工作，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和借口进行的。只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搞的，每一次集会都要解散，每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东西的尝试都要遭到压制，一切参加的人都要从宣布戒严的地区赶出去。近六年来的经验使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我认为，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能决定新的群众鼓动工作的尝试现在是否合适以及它的时间和内容等问题，这应该完全交给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们去做，他们亲身受到压迫，比谁都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所以，如果你去问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如果他们能在那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我认为他们应该决定是行还是不行，而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话得说回来，在德国，鼓动工作的情况并不那么坏，虽然资产阶级报刊大多数对此闭口不谈，只是有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恐怖的呻吟，因为我们党在急速地争得地盘，而不是丧失地盘。警察给我们的同志们开辟了极好的活动场所：到处都在不断地同警察本身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进行得很成功，特别妙的是进行得很幽默。警察被打败，而且还被嘲笑。这个斗争，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是最有益的。首先它使我们的人敢于藐视敌人。不可能派出比德国警察更糟糕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了；警察即使在他们力量很强的地方也遭到道义上的失败，而我们的小伙子们的胜利信心一天比一天高。这一斗争的结果将是：一旦压迫终于减轻（当俄国情况激化的时候就会如此），我们就会拥有几百万群众，而不是几十万群众。在所谓的领袖当中，有许多腐败的家伙，但对我们的群众我是绝对信任的，他们在革命传统方面所缺少的东西，在这场同警察的小小的战争中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

不管怎样，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无产阶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集体行动和一致动作。因此，虽然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十分安然地等待吹响集合号的时刻的到来。那时你会看到，我们的人会怎样地行动起来！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老弗·恩格斯

59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4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您所说的关于《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的事，知道了。¹²³到时候我再来谈这个问题。

至于德文版，您知道，在德国，我们是处于无比专横的统治之下，什么都会遭到查禁。马克思从来不把现行法律放在眼里，他总是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如果根据1878年法令²³，第二卷没有充足的理由被没收和禁止，那才是怪事。但是应该冒险，我当然决不会示弱。

格·洛帕廷在这里^①的时候，曾经跟我说，尼·丹尼尔逊希望我把那本叫《俄国粮食工业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书还给他。于是我找了许多有关粮食贸易和粮食生产的书。跟上述书名最相当的一

^① 见本卷第65页。——编者注

本书，就是：《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和帝国俄罗斯地理协会组织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粮食产量考察团报告》(1870年版第2卷)。

是不是指的这本书？如果是，一经您来信肯定，我就立即寄给圣彼得堡莫伊卡街27号。

希望下周就能把您的书^①寄出。其中，有些我留下了，如果发现它们对我编第二卷并无用处，以后再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60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今天有一点空闲时间，因此马上回信。

杰维尔的书^②，不仅**历史**部分，而且叙述部分(工作日、合作社、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等等)都需要修改。只要仔细读它几章，您就会确信这一点。暂时我给迈斯纳什么也不写，只给他寄去这本法文书，并通知他：这本书正在修改⁹⁷，到时候我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他。

巴黎也要出《贫困》的法文新版¹²⁰。我在给它写序言¹²⁴；在德文版的序言^③中，我要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这个神话来

① 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

②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源于鲁·迈耶尔的著作¹²⁵，并在德国、英国甚至美国流传开来，需要予以澄清。我要证明：(1)在1850年我们没有机会从洛贝尔图斯先生那里学到什么东西；(2)我们根本不知道他；(3)他那些伟大发现还在1848年就已成了老生常谈；(4)他那些独特的社会主义万应灵丹还在他发现它们之前已在《贫困》^①中遭到批判。

您会看到，对于您，仍然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但是上面所说的事，能够做的只有我，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还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掌握着1840—1850年的有关材料。

洛贝尔图斯的租的理论是一种谬论；在1861—1863年《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¹²⁶中，有马克思用相当讽刺的笔调写的对这种理论的详尽批判，这一批判包括在篇幅浩繁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里，这部分我可能把它印在第二卷末尾，或者是作为第三卷。

但是为了写我的序言，我需要洛贝尔图斯的《给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1863年莱比锡版)。您或者是爱德能不能在几天之内给我弄到这本东西？我作完摘录就立即归还。

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蒲鲁东的那篇文章¹⁰⁹，爱德答应了寄来，我还没有收到，也许今天晚上能到。很可能为了法文版，我要把它译出来。

要是爱德能突然来到这里，我是很高兴的，况且我现在又能陪他喝酒了(极少量的)。

现在来谈您上上封信。狄茨早就想得到《工人阶级状况》。我有条件地表示了同意，说先得弄清楚我跟老出版商维干德的关系。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答应通过弗莱塔格替我弄清楚这事 (即我同维干德的法律关系) 已经十五年了, 可是我仍然什么也不知道。^① 无论如何, 狄茨比谁都更有这个权利, 而我终究会自己设法弄清楚我有权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 (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 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 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 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 共两卷) 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 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 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 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 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 (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 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 象在印度和俄国一样, 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 (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 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它和瑞士各旧州¹²⁷ 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 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 (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 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 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 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 但是, 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 看来, 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 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

^① 见本卷第22页。——编者注

分详细的摘录^①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蒙昧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¹²⁸ 泰罗、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族内婚、族外婚，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6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明天是星期日，而星期一我们又要到梅特兰公园^②去东翻西找，因此，要是我今天不给你写信，那就很难说要拖多少时间了。

^① 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② 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

我们终于把老“仓库”清理了出来，发现了大量需要保存的东西，以及约有半吨无法清理的旧报纸。我想，下个星期可以开始搬东西，再过一个星期把剩下的东西卖掉，什么价钱都可以。有一个时候我曾担心，我又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了，但是，幸好我一天天好起来，又能象从前那样迅速地走动半个小时了，并且靠尼姆的帮助，每昼夜可以干上两瓶比尔森啤酒和份量相当多的克拉列特酒。

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¹²⁶，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但是，这里留下来的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

伯恩施坦已答应把摩尔 1865 年登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论蒲鲁东》寄给我。很可能为了《贫困》的法文版¹²⁰，要把它全部译出来。

顺便说一下，伯恩施坦明天到里昂，既然他已动身，那就可能去巴黎，甚至会把自己的旅行延长到伦敦。如果他到了巴黎，请劝他也到这里来一趟，我有很多事要同他碰碰头。他知道，这里有现成的床位，假使他的钱不够用，那也不要因此使他不能来，这可由我们来解决。

保尔对我说，《贫困》的序言¹²⁴，我用不着赶写，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跟出版商打交道的经验太多了。我要知道奥里奥尔什么时候要序言，虽然我并不能担保，能按时在哪一天甚至哪一个星期把它交出来。但我必须知道哪怕是个大概期限也好。梅特兰公园的房子 3 月 25 日一定得腾出来，可是除此之外，我还有大量的工作；我必须有可能预先订出自己的计划，至少订到一定的程度。

保尔以为是摩尔评论蒲鲁东“财产就是盗窃”的一篇文章的那个材料,在《神圣家族》¹²⁹里,这部著作我手头有。

我不大赞成保尔对伦敦《正义报》的热烈称赞,据我看来,这个报纸非常枯燥无味。但是,对那帮子在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问题上教训世界的人,又能期待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海德门既玩弄国际主义词句,又在散布沙文主义意向;乔因斯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糊涂蛋(我两个星期前见到他);莫利斯在做某种工作时,干得还是不错的,但他并非总是如此;而可怜的巴克斯则深深陷到十分陈旧的德国哲学里面去了。这一切对于一个月刊说来,还能凑合得过去,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预先把文章准备好,但是对于一个必须就各种时事问题作出反应的周刊说来,这就不行了。

不管怎样说,新的“可敬重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确实进行得很好,它成了时髦的东西,但是工人阶级还是不去理它。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因此,急于出版《正义报》是极其愚蠢的。象这一类的文章,决不会把群众激发起来。同工人接触半年,就会培养出读者,就会教会作者要怎样为他们写作。但是,发牢骚有什么用呢?渺小的大人物们一定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

希望孩子们^①都在好起来。尼姆很挂念他们。他们近况如何,请告诉我们。

尼姆和我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62

致约翰·达比希尔¹³⁰

曼彻斯特

[草稿]

[不早于 1884 年 2 月 17 日, 于伦敦]

在这方面我本人不能做任何事情; 您的《原则》, 我是否应当转给民主联盟⁶⁷、《正义报》或者《今日》杂志?

63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 年 2 月 21 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关于孩子们^① 健康的消息, 多少是令人欣慰的, 只是可怜的沃尔弗^② 例外。可是, 他在所有的孩子当中, 看来是最壮的, 所以我们希望, 当你再寄消息给我们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好起来。

至于龙格如果出了事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这要在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时再作考虑。对这一点的“思辨”(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思辨”), 我看不出有多大好处。无论如何, 我想象不出, 在目前有象龙格这样一位慈父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如

① 让·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果你对这一点有所考虑的话，我很愿意知道你的意见。

关于给你们和拉甫罗夫包书寄书等事^①，我们已经同吉当斯公司谈妥，因为他们这两天没有来办这件事，所以尼姆已催他们去了。

现将《贫困》序言^②附去，这是摩尔自己写的！伯恩施坦找到了这篇旧文章，我立刻把它译了出来。为了使我的译文法语化，请你和保尔校订一下，并同原件一并寄回，原件是苏黎世“党的档案馆”¹⁰⁴的。对此要补充的只有下面几句话。法国读者一看到摩尔用相当不礼貌的笔法谈论他们时，会说些什么呢？引用这种正确的和毫无偏见的见解，要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布鲁斯派一定会说：瞧，普鲁士人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否适当呢？无论如何，我很不愿意缓和这篇文章的语气而去迁就巴黎人的口味，但是这一点值得考虑。不可否认，在法国十八年来存在着没落帝国^③。

保尔的“善良的上帝”和他的讲稿¹³¹的导言一样，好极了。对他的听众来说，叙述得也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倒并不因为他的成就而惊奇。不过，除了那段从李比希那儿弄来的关于征兵身高的旧引文以外，他本来能够不时地从《资本论》中向他们提供新的例证，并且也不必谈到（1）竞争和（2）供求（这不过又把竞争讲一遍）。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显著的进步；他最近的一些表现确实证明他大有进展。只要他更加注意一些理论上

① 见本卷第104—10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编者注

③ 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编者注

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现在我不得不结束了。尼姆已经回来，我们要给俄国和美国包装书籍，以便及时用印刷品挂号寄走。她说，吉当斯公司不会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来人。她吻你，我也一样，并同保尔紧紧握手。

爱你的 弗·恩格斯

64

致亨利希·农涅

巴 黎

[草稿]

[1884年2月26日左右于伦敦]

我写信跟您谈的马隆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些事实我已得到了证实，巴黎的任何谣言都不能改变它们。马隆的确同巴枯宁和其他十五个人一起退出了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并参与了秘密同盟的创立。¹³²我本人掌握了1870年3月的文件¹³³。现在无论马隆又对国际诽谤什么，同我毫不相干，我未必会去注意这个。他是无师自通的人，在我看来，这并没有给他伪造历史的权利。如果他是一个在法国人中间起领袖作用的合适的人，那么我只能替法国无产阶级惋惜。

至于说到您的国际联系^①的宣传，那么

① 见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1)它的目的是如此不明确,以致我确实不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性质含糊的任务上。

(2)几乎所有您提到的人,我都不认识(我唯一**比较熟悉的**,恰恰没有提到)。但是,在国际运动中积极工作了四十年,而在各处却没有政治上和道义上与之有联系的老朋友和盟员,那是不可能的。关于您提到的人中某些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也得先向那些老朋友和盟员了解一下。但是,在没有展示出您的计划之前,这一点我也不能很好做到。

(3)可是,当我完全不知道同盟会把我引向何处以及今后使我担负什么联系的时候,我就不能加入同盟。看来,在巴黎将会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由它解决接受新的成员和采取这些那些行动的问题,那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势必要同我应当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人处在一个组织里,或者我要对我不赞同的言论负责。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地位。

但愿这不会成为您的障碍。如果您能成立一个什么相当好的组织,我不管怎样,是会为此而高兴的。谢谢您的信任。永远……

65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爱德·伯恩施坦以你的名义并且替你同我欢饮订交。我立即在实际上接受了这一点,希望你不要拒不承认。

他今晚去巴黎，明天将在那里度过，当晚动身，这样他大概将与此信同时到达苏黎世。

附去的东西，谈的是把俄国出卖给俾斯麦，以换取俾斯麦请求布莱希勒德给俄国一笔新借款¹³⁴。首先是费里和格莱斯顿受了骗，但是如果布莱希勒德给钱，那俾斯麦也就会陷进去，而一旦俄国情况紧张起来，他们都会当傻瓜。

你的 弗·恩格斯

66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4年3月3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上星期五，我给您寄去一箱已经跟您提过的书籍^①，由巴黎保尔·勒隆路27号弗拉若勒兄弟代办处转，**寄费已在这里付清**；如果他们向您索款，请即通知我。如未收到，则劳驾去上述地点取书。

在这里是托吉当斯公司寄运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

67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¹³⁵

日内瓦

1884年3月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女公民：

《哲学的贫困》俄文译本出版的日子，不论对我或对马克思的女儿们来说，都将是一个节日。不言而喻，我是很愿意把对您也许有用的一切材料提供给您。我的意见如下。

除了德文译本，目前正在巴黎出版一个新的法文版本¹²⁰。我正在为这两个版本写一些注释，我将把注释的全文寄给您。

马克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上发表的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可以用来作为序言，这篇文章差不多完全包括了我們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印在法文和德文两个新版本的卷首。这篇文章只保存下来一份，现收藏在苏黎世的我们党的档案馆¹⁰⁴里；如果在马克思或我的文稿里找不出第二份(几星期之内我就可以知道)，那么您能很容易地通过伯恩施坦弄到一个抄本。

我一定要给德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①，驳斥胡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那些反动社会主义者¹³⁶，并且证明，恰恰相反，还在洛贝尔图斯写他的《社会问题书简》以前，马克思就在《贫困》里批判过他。在我看来，俄国读者对此恐怕是不会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感兴趣的,因为我们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渗透到他们当中去。但是,您对这一点会有自己的看法;这篇序言如果您认为有用,您可以自行处理。

您告诉我在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使我非常高兴。这种几乎完全从我们德国各学派中消失的理论精神和批判精神,看来,实际上在俄国找到了容身之地。您要我给您提供一些可供翻译的书目。但是,您已经翻译了或者已经答应翻译马克思的几乎全部著作;您也已经把我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分翻译出来了;我们其余的德文书,不是理论上较弱,就是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或多或少只限于德国的范围。最近,法国人写了一些相当好的东西,不过这才是开始。杰维尔的《资本论》简述,理论部分写得很不错,但叙述部分写得太草率,对于那些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几乎是看不懂的;此外,作为一本简述,它所涉及的面未免太广了。然而我相信,经过加工,它是可以成为一本好书的。在很难弄到《资本论》原著的国家里,一本简述总会有用的。

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①,当然,我在各种问题中特别注意的是财政问题,但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象彼得堡政府那样的陷于困境的政府,对于一个加特契纳隐士式的囚犯似的沙皇¹³⁷,情况是不能不越来越紧张的。贵族和农民同样都濒于毁灭,军队的沙文主义情绪受到伤害,他们对那个隐藏的皇上每天玩弄的把戏感到愤怒;统治者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为这种“恶劣情绪”和普遍不满找一个出气口;同时,由于缺少金钱和有利的政治形势,又无法投入这种战争;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也渴望打

^①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碎束缚着他们的枷锁；除去这一切，再加上钱财奇缺和政治家们又把刀子搁在政府脖子上——据我看来，情况的困难程度必然逐月加深，而且，假如能物色到一个具有立宪思想的勇敢的大公，那末，俄国“社会”必定会把宫廷政变看做摆脱这种绝境的上策。俾斯麦和布莱希勒德现在会出来拯救他们的新朋友吗？我很怀疑。我倒要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两个缔约国谁会被谁抢光。

随信寄上马克思的稿子(抄本)一件，您可以酌情处理。我已经记不清，他究竟是在《言语》还是在《祖国纪事》上看到《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①这篇文章的。他写了这篇答辩文章^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我的那本小册子^③，我认为您译得好极了。俄语是多么美的语言啊！它具有德语的一切优点，但没有德语那种可怕的粗俗气。

① 尼·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6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4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整个秋天和冬天我一直患着慢性病，实际上并不严重，却十分令人讨厌，此后我又不得不卧床静养两个月。在这一切之后，我终于好了，能够真正做工作和偿还自己的信债了。但愿你和你的妻子也逐渐地好起来，摆脱你们的严重得多的疾病的后果，那时一切又会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

因为我还不能完全随便走动，只能在最近的地方散散步，而我又没有人可差遣，所以你的委托我办得多少有些走样。准备好给你的一本第三版《资本论》^①，以及杰维尔的《资本论》简述一书，是分两包按印刷品寄给你的，照片我也将用同样方法寄去，因为现在我学会包扎它们了。其他两本《资本论》，你大概在美国容易弄到。

《今日》杂志我给你订了一年，你可能会按时收到。所有这些人有许多良好的心愿，但是却很缺乏知识。对《今日》来说，这还凑合过得去，但是现在民主联盟⁶⁷出版了周报《正义报》，它的特色是：由于经常重复同一些问题而异常枯燥无味，并且根本不能很好阐明哪怕是一个迫切问题。现寄几号给你，但是订它不值得。对民主联盟根本不应寄予特别信任，那里面有种种可疑分子。海德

①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门硬要充当徒有虚名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①党的领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几年以前他还作为保守党的议会候选人而落选,而且他对待马克思很卑鄙。⁶⁸我委婉地推说没有时间,置身在这整个民主联盟之外,而比较接近《今日》,特别是巴克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但是他现在啃康德是完全不恰当的。如果你根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今日》上用英文发表马克思写给你的那封关于亨·乔治的信¹⁵,这样你们就可以在那里利用它了。

我未必有时间去同斯蒂贝林进行争论。¹³⁸对这样一些渺小的宠儿,可以听其自便。美国的宗派主义反正还要存在许多年,对此是无法阻止的。了不起的莫斯特到头来可能落得象卡·海因岑第二那样的结局。《人民报周刊》我收到了,但那上边有趣的东西很少。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人去美国的事情如何,我不知道。对他们的询问,我已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每隔三年都为选举而从美国索取款子,是不完全合适的。德国的情况很好。我们的小伙子们干得漂亮极了。反社会党人法²³到处把他们卷入同警察的地方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需要机智灵活,使警察丢脸,而我们在这种斗争中多半都胜利了。这种斗争是最好的宣传手段。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因我们的人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常常哀叹不已,他们对新的选举¹³⁹都感到害怕。两个星期以前,我的侄子从巴门来看我。他是一个自由保守党人,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在德国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简直可以坐享其成,而迫使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不管你们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者把它延期,不管你们

①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把它修改得更残酷些或者稍微温和些，——反正都一样。无论你们做什么，总是对我们有利。”他答道：“是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非常有利。”我说：“当然罗，要是四十年前我们没有正确地判断情况，没有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进行自己的活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对我们有利了。”侄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从拉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重新获得自由⁵以来，法国的情况也好起来了。他们很积极，常常到外地去，所幸的是，他们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那边；他们在兰斯和圣比埃尔-雷-加来办了报纸^①，过一个月就要在鲁贝召开代表大会¹⁴⁰。此外，每个星期日他们都在巴黎讲演，听众很多；拉法格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杰维尔讲《资本论》¹³¹。我会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把所有正在发表的讲稿寄给你。他们眼下在巴黎没有办日报，这是件幸事，办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哲学的贫困》正在巴黎出新版本¹²⁰，在苏黎世也在出德文版，而在日内瓦出俄文版。我的《发展》，好象我一本也没有给你寄过，这是因为我本人总是只收到一两本(真浑!)。现在这部著作已经出了第三版，此外，还出了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波兰文的版本。艾威林要把它译成英文。他也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但他揽事过多，目前把许多时间花在同他过去的朋友布莱德洛的斗争上；布莱德洛这个家伙由于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失去立脚的根基，与此同时也在失去生活资料，所以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然而，对这个心胸狭隘和蛮横无礼的家伙说来，这并不是容易的。

杜西一般生活得不错，她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这里。你大概知道，琳蘅在管我的家务。再过两个星期，我终于能认真地着手

① 《工人保卫》和《劳动者》。——编者注

搞《资本论》第二卷²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但是我乐于做它。

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

向阿道夫^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69

致保尔·拉法格¹⁴¹

巴 黎

1884年3月11日和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除以下几点外,我几乎完全同意您的修改。

第6页。对……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错误的,——下面的句子不能用“和”来连接,因为下面他那些空想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错误理解造成的**;这一因果关系应当表达出来。

第6页,下面。刺耳等等,——这太简化了;**虚假的或自夸的科学**这里没有译出来。应该设法更接近原文。

第7页,也是一样;而且,“但是不得不放弃他对独创性的觊觎”这一句歪曲了原文。马克思说:“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蒲鲁东确实曾经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并曾经以此自豪,但当他发现自以为是独创的和崭新的东西,别人在他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他就不再自豪了。于是他就转向虚假的科学,如此等等。您的译文**否认了**蒲鲁东的独创性。

同上。卡贝。您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他说的是:“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自我牺牲(dévouement)这个词,您大概也知道,他是讨厌这个词的。可以这样说:由于他对法国无产阶级(或在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尊敬,等等,或诸如此类的说法。

同上。在三卷书期间进行宣传,——能这样说吗?

同上,下面,梯也尔。既然您是节译,那应当把原文中说的一句话加上:梯也尔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这好象就是《财产论》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这我也没有把握。

第8页。**信贷制度……能加速,**——不是信贷制度,而是信贷制度的应用;因而应该这样说:**能有助于加速,**或者用其他类似的说法。

第9页。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为了迎合沙皇而暴露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蒲鲁东对待波兰的灾难采取厚颜无耻的态度,是对沙皇政策的讨好。正是这一点应该加以强调。

同上,下面。**由一方面**等等。小资产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两种矛盾的倾向,**不应忽略;这些在您的译文中不知怎么没有了。

第10页。用大吹大擂比用吵吵闹闹好些。

3月15日

就是这些。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希望劳拉力求做到把原文译得又好又确切。

附去十英镑。

我们把所有书籍和书柜都运来了^①，三天来我们干的就是把两处藏书合并起来并把它们整理好。这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我和尼姆两个人都很疲劳，所以今天就写到这里。尼姆和我向劳拉亲切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

7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有些消息赶紧告诉你。今天我们终于把梅特兰公园^②的事都了结了，旧房子退给了房东^③，但我还是为整理书籍和文稿忙得不可开交，在整理完毕之前，无法着手任何重大的工作。

16日的游行¹⁴²出了两件丑事：一件是海德门的，一件是弗罗梅的。

据说，根据拉科夫的提议，曾经指定海德门为演讲人，但没有

① 从马克思藏书的地方。——编者注

② 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

③ 威利斯。——编者注

得到本人直接同意。他觉得没有成功的希望，于是在《正义报》上宣布，将有“一位工人”讲话，而他只是听讲^①。同期《正义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最近一期《今日》杂志的极其无礼的短评，——几乎就是宣战。¹⁴³后来，海德门玩弄起阴谋手段，反对派遣代表出席鲁贝代表大会¹⁴⁰，说什么这是少数派的代表大会，不能干涉法国人的内部争论。可是在下一周星期二的民主联盟⁶⁷委员会会议上，他遭到了彻底失败：他的一些最忠实的信徒也反对他；他不能说出他这种行为的真实动机；会议热烈地通过了参加游行和参加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时海德门又愿意在海格特发表演说了，但是他已经给自己切断了退路。会议建议由艾威林讲话，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自己设下骗局反过来害自己，——这是那些卖弄聪明的卑鄙的耍弄权术的人常有的事。

弗罗梅在海格特似乎讲得很好，可是在协会¹¹⁸却讲得令人反感。现在给您寄去一份《德意志伦敦报》，那上面有一个市侩记者天真地透露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因为弗罗梅用他那些可恶的陈词滥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后来这在协会里似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这是太过分了。弗罗梅被痛骂了一顿，于是他好象宣布，他在伦敦没有见到一个社会党人，更不用说某一个人了。他不会很快回来。幸而，他宽恕了我。

《德意志日报》收到了，十分感谢，现一并寄还。重提伯·贝克尔的无稽之谈，那就过分抬举了他。这位人类的超级首领所写的和《德意志日报》所刊登的一模一样；这些现在连在柏林的人也早已忘却了。这种色厉内荏的愤恨将自行熄灭。但是刊登这类无稽

① 亨·迈·海德门《不幸的纪念日》。——编者注

之谈的报纸有什么价值！巴黎《费加罗报》撒谎还更高明一些，不过，那也只是在公社以后的初期，在普遍灰心丧气的时候是如此。

虽然如此，三月的文章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期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宣传工作的文章也是这样，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¹⁴⁴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象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尼姆向你问好。昨天我没有看到杜西。

你的 弗·恩·

71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摩尔根的书^①最好在美国订购，麦克米伦书局为英国印了一批，册数不多，看来已经全部批发或零售完了。我那一本是费了很大劲才从旧书商那里弄到的。我不认识美国出版商。我买那本书花了十三先令四便士。

一有功夫，我就把这本书为你给《新时代》作一番加工，但你们一定要出单行本(搞成以后，大概有三个印张)^②；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③。

我和迈斯纳现在已一致同意，先单独出版《资本论》第二册，接着是第三册和作为第二卷²后半部的《剩余价值理论》¹²⁶。这样，事情会进展得更快。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莫利斯的事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一些十足的糊涂虫。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7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3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即使今天上午没有收到保尔的来信，我本来也打算用下午的时间给你写信。现在我很烦恼，因为不但是我的时间，而且连我的房间和我的书桌都不是我自己的了。上星期一^①，我们腾出了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房子^②，向威利斯付了钱，并把钥匙交给了他。那边剩下的家具交给了吉当斯公司，他们出价十二英镑十先令，但还是劝我们拍卖，我们想卖十五英镑，把这件事了结；这将在本星期内办理。此外，我忙于整理书籍，现在已搞得差不多了，再有两天，这项繁重的工作就能完成。可是你看！房东派油漆匠来油漆房子的外部，而在我们的房子里头，是三个磨洋工的家伙，窗户都开着，每个房间都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人闯进来，最要命的是屋里跟屋外一样吹着一股寒冷的东风。这样，我成了一个最好的风湿病例是很自然的了。幸好，虽然这些磨洋工的家伙现在还在房子里，东风却已经停了，风湿病也多少好了一些。允许我今天在我的房间再住一天，明天就得交出房子。让我们高兴地度过眼前这一天吧。

尼姆说，现在旧房子处理了，她的精神负担放下了，又睡得着了。对于她来说，这曾经象梦魇一样，甚至有时睡前喝点“爱尔

① 3月24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

兰酒”也无法驱除。我们住的地方大大变了样,我的两个书柜移到楼下,钢琴放在壁炉和折门之间的角落里(在前房),另一个角落里放的是摩尔的一个书柜,而他的大书柜(他沙发后面的那一个),现在放在后房以前放钢琴的地方。等油漆匠走了以后,我就把最后一堆书清理好,然后设法把最后一箱书寄给你;那里面有一些关于法国革命的好东西,如路斯达洛的周报^①、《农村报》、《革命时期的巴黎监狱》等等,等等。

我已和迈斯纳商定,第二册^②(《资本的流通过程》)先单独出版,等粗活一完成,我就可以开始干了。接着便是第三册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我发现的一部批判性的巨著,是《资本论》第一稿(1862年)¹²⁶的一部分。英译工作^③进行得很慢,赛姆^④要做的法律工作太多,他又非常认真,不会“不顾质量”而去赶速度。

这里的运动一周比一周显得空虚。《正义报》使我绝望,它太无能,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今日》到下个月全得靠达维特和保尔来维持。你会高兴地从《正义报》上知道,保尔是当今法国农民所有制问题的第一位权威。¹⁴⁵ 这些家伙甚至在给人以应有的评价时,也总是要想办法把人家弄得十分可笑。依我现在看,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两个人还能有点出息;但巴克斯的头脑中有康德的东西,艾威林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同时做许多事情,而且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方面他完全是个新手。保尔一定会在鲁贝¹⁴⁰见

① 《巴黎革命》。——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④ 赛姆·穆尔。——编者注

到巴克斯,民主联盟⁶⁷派遣他和一个工人^①当代表,这同海德门的愿望很不一致;海德门最近几次企图把他个人的一些计划和花招强加给他们,但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他反对派遣代表到鲁贝,因为他希望保持同布鲁斯之流联系的机会。这家伙干不了什么,他不会等待时机。

保尔恐怕会对派德国代表去鲁贝一事感到失望,除非李卜克内西去;但李卜克内西虽然答应要去,却未必会去。其他人都不会说法语,也许伯恩施坦除外,而议员们决不会派他去,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恨他,如果他们能够并且敢于撤换他的话,他们在苏黎世早就这样做了。由于小资产者(一些有教养的蠢人)的大量加入,我们德国的“领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可怜虫。不管怎样,我希望鲁贝代表大会在群众中取得巨大成功,这会有极大的益处。

现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尼姆和我多多地吻你。

爱你的老残废 弗·恩格斯

73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和爱德的信收到了。关于摩尔根的书^②,希望在下星期能

① 奎尔奇。——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写好;现在我无法做很多工作,肖莱马和穆尔在这里。在一段时间里,这是我最后一本著作,要把内容如此丰富、但写得如此糟糕的书^①概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如果杜西能把信找到,书中还将包括马克思对理查·瓦格纳的批评;这里有何联系,请您自己去想吧。¹⁴⁶

这以后我将立即转入第二卷的工作,此外还要:(1)校订你们的《贫困》⁸¹; (2)为该书法文版¹²⁰加注写序¹²⁴; (3)校订英译稿^②,该书现在必须加劲赶出来;(4)现在还有《杜林》以及法国方面还可能送来校阅的东西。

法比安总是跟我过不去¹⁴⁷,他要是知道他这样干使我们在哪里发笑,就不会干了。几年前,他打算和另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③一起,根据一个仓促拼凑起来的哲学纲领(内容是被曲解的和变质的第四代的康德主义)出版一种杂志,我们本来要为这个杂志撰稿的。后来,他攻击我对数学的辩证解释,并且告到马克思那里,说我污蔑了 $\sqrt{-1}$ 。现在,这段历史又重演了。让他和冯·德尔·马尔克携手漫游世界吧,我是不准备看他的东西了。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有关此书的最新消息:按弗莱塔格的说法,我仍然受同维干德订的合同的约束。但是李卜克内西说的全不可信,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做。我要亲自写信给弗莱塔格,这是唯一的办法。^④

不管盖泽尔如何骂无神论者,俾斯麦还是不会让他满意——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罗森堡。——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2页和第111—112页。——编者注

不会废除反社会党人法²³。以前在这方面还抱有幻想的人，在俾斯麦为了挽救这一条法令，动用了他最后的后备力量——列曼这头老驴¹⁴⁸之后，大概会丢掉这些幻想了。

党团**禁止**李卜克内西为报纸^①撰稿，这妙极了。这比旧普鲁士书报检查更干脆。如果李卜克内西屈从这一禁令，说明情况很严重了。

洛贝尔图斯的材料^②等等已收到，十分感谢，下周即寄还。你说的《资本论》中的那条注释，见第二版第552页¹⁴⁹，在第三版中，我又作了大量的补充，请看一下。

写到这里，你该满足了，因为我还要给爱德写信。

你的 弗·恩·

7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也认为，佛罗梅的那本厚书^③最好让它自然死亡。

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时候，派代表团到鲁贝去，会造成很大的危害。¹⁴⁰ 抱怨派⁸⁴会说，只是这一点就会使法令延长，尽管这一法令反正是会延长的；这一情况应该避免。开代表大会，是一种

① 《柏林人民报》。——编者注

② 洛贝尔图斯《给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编者注

③ 卡·佛罗梅《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编者注

示威，是有益的个人会见，既然如此，代表大会只有第二位的意义，不能因此而牺牲更为重要的考虑。我将努力向巴黎人说明这一点。在目前情况下，发贺信是唯一可行的，而且也完全足够了。在伦敦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想法，使我十分反感，那时我将离开这里。

关于洛贝尔图斯，你们最好等收到我给《贫困》写的序言^①以后再说；你们那里根本不能知道基本的即英国的著作（《贫困》第……页¹⁵⁰注明了这些著作）；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是洛贝尔图斯十分欣赏的题目），在英国，从1820年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从1830年起也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们^②，我将在序言中说明，马克思不仅丝毫没有剽窃洛贝尔图斯，恰恰相反，早在《贫困》中就预先批判了（虽然他本人不知道这一点）这位洛贝尔图斯已经写的和其他还没有写的著作。我想，在《贫困》出德文版以前，我们最好等一等再进攻，书出来以后就给以应有的打击（我指的是主攻，至于小的接触总是有益的，可以引起洛贝尔图斯派交火）。

我在等稿子⁸¹。顺便说一下，如果第二章里的黑格尔用语使你们感到困难，那干脆在稿子上空着，由我来填；在德文本中，应当准确地沿用黑格尔的专门术语，不然就会不可理解。

第三版^③我收到了三本。对于随书寄来的《杜林》，我费了一点脑筋，后来认为是误寄给我的，也就放心地搁在一边了。我根本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没有想到,这是暗示要出第二版。使我很高兴的是,事情果然如此,尤其是现在各方面都告诉我,这本东西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我几乎只限于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可能在自然科学部分再作些补充。前一版所以分两册出版,是因为该书当时是分册出版的,一般说来,这没有任何意义。

你问的给尼姆的照片,还没有收到。

你的 弗·恩·

7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非常感谢你谈了孩子们^①的情况,对此我们都很高兴。希望新的安排能保持下去,哪怕是一段时间也好,不发生太多的摩擦就行,虽然从你谈的情况来看,她^②是个很粗鲁的人,可能会引起相当多的摩擦。

至于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小组,我也是这样看,并且已经说过,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是有用的人,至少他们有学习的愿望,

①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龙格家里的女用人。——编者注

尽管这种愿望并不总是使用得很恰当的。但最糟糕的是，这一小伙子，明里“互相吹捧”，暗里(至少是半明半暗)则“互相诽谤”(特别是海德门)，他们恶意搬弄是非，实在令人讨厌。我们先是从赛姆·穆尔那里知道：他在曼彻斯特听说什么海德门在忙于译《资本论》。这个莫名其妙的消息，我们暂且还无法仔细查证，但很可能是谣传。这件事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搞清楚，巴黎那两个爱管闲事的人^①又散布风声，说艾威林也在译！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艾威林在读德文原文时，给自己译了几页。正当人们提到海德门可能是这方面的竞争者的时候，赛姆声明，他自己的翻译进展很慢，如果有谁帮他忙，他会很高兴。于是就提到了艾威林。我看了他的译稿，认为根本不能用。但是他非常热心，因此，上星期他在这里见到赛姆·穆尔时，商定让他试译《工作日》这一章，因为这一章主要是叙述性的，困难的理论性的段落比较少，而要翻译这种段落，艾威林在目前还没有仔细研究和弄懂全书的情况下，是完全不能胜任的。但同时我对赛姆说，我有一个条件，让你也参加这项工作，对此赛姆很高兴，现在我就请你选择。现在的情况有如下述：

赛姆现在译第一篇，从头译起。我们看了第一章他译出的部分，译得很好，虽然我们还要看一遍。他打算译到底，即译到第127页(第二版)¹⁵¹，而最难的部分(第22—44页)，我们将各自分头译，然后再进行比较。第128—221页(第二篇和第三篇，即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已经都完了。第八章我们将给艾威林试译。余下的你可以随便选择。我想你不会选择下一篇，第四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即第318—529页，因为这是相当专门的

① 巴克斯和乔因斯。——编者注

东西，第六篇——工资，也是这样。第七篇——积累，我看对你最合适。不过还是由你自己选择吧。凡是在巴黎难以找到相应的英文译名的专门用语，你可以空在那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或在曼彻斯特查找出来再填上。因为所有的译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不难保持用语的统一(在全书中用同一的专门用语)。如果象我期待的，你接受我们的建议，给自己选择一篇，那我们一定能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摩尔的遗志，而你的名字和你的劳动将与这部译著联系在一起；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只要英国目前的运动，不因本身的空虚而象戳破的皮球那样泄气，这部译著是绝对需要的，同时我们能够加速此书的出版。杜西已经着手寻找引自蓝皮书¹¹⁷的所有引文，并用原文抄录下来，以避免倒译和由此必然产生的错误。她也要尽快地，也许就在今天(复活节打断了这方面的活动)去见基根·保罗，并和他约定我同他见面的时间。我们希望，见面时能安排好事务问题。那时我们也将知道，关于海德门的传闻有几分属实。

总之，如果你说“行”，那末巴克斯和乔因斯的胡传乱说就总算还带来了好结果，因为，坦率地说，我对艾威林**目前的**试译信心不大。

摩尔的照片，约有四百五十张小的(四寸的)，每一百张二十四先令，二百五十张大的(六寸的)，每一百张五十先令，都按成本计算。如果你要，等我有空包装好了，给你寄一大包去。现在我还有一大堆书籍要收拾。赛姆星期三走了，肖莱马还要在这里呆到星期一。他最衷心地向你多多问好。

第三版^①书一册，我在4月5日用**印刷品挂号**直接寄给了丹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尼尔逊，保尔下次给他去信时，如把此事提一下，那我将很高兴。洛帕廷请求我寄这本书，并给了我地址。

现在我该给保尔写信了。下次再写吧。

仍然爱你的 弗·恩格斯

76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差一刻就五点了，因此得赶紧写！

我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¹⁴⁰成功。这从《鲁贝日报》上关于头几次会议和后几次会议报道的差别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人没有派遣代表是做得对的，否则会大大有助于政府和资产阶级延长非常法²³。我们党内的温和派（在领导人中大有人在，在优秀的普通党员群众中却寥寥无几）会利用这一点。这类错误应当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示威，甚至是国际性的示威，是应该的。

译稿^①什么时候寄回来？这回请您好好花点力气。这项工作要绝对做好，否则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时候可以着手付印？我要知道这一点，好准备几个注释和一篇简短的序言，——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写一篇序言寄来。您要求法文版比德文版先出，但要知道，我手头已经有德文版第一部分的现成稿子，在苏黎世，他们只

① 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的法译文。——编者注

要一拿到稿子,就可以开始付印。

校订这份德文稿和《资本论》的英译稿,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很想知道,如何安排才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因为第二卷^①我终究是要着手搞的,而现在苏黎世又通知我,说必须出我的《杜林》第二版和《农民战争》第四版¹⁵²,就是说又要重新修改和写序言!这就是德国查禁我的书给俾斯麦先生和我带来的事情!

老威廉^②已奄奄一息。他已经认不得来探望他的人,再也不能重复别人硬要他背熟了来答复代表团的话了。

尼姆刚上街回来,她向你们多多问好。

祝好。

弗·恩·

下午五点二十分

77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③。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一夫一妻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要求。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①，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

到下星期，我大概可以完成（肖莱马又在这里，要住到星期一）。足足有四个印张，甚至更多。你们读了以后，如果**愿意冒险**刊登在《新时代》上，那一切后果落到你们头上，可别怨我。如果你们明智一些，不致为一篇文章而让整个杂志担风险，那就把这篇东西印成小册子，或者在苏黎世印，或者照《妇女》一书处理⁹⁸。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想，这篇东西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不管你对上古史和“蒙昧时代”的某些事实还有什么怀疑，氏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上古史。因此，这篇东西要认真加工，仔细推敲，从总体上作周密思考，但是在写作时**不应当顾虑反社会党人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应当指明，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对这一点还要下一番功夫。¹⁵³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

我星期一写的关于出新版书的信²⁵，你大概收到了。请你关照一下，在接到我的稿子以前，**什么也不要付排**。《农民战争》将**完全修改**¹⁵²。在《杜林》中，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作的修改，应当放在最前面，而且还有许多要修改和补充的。

顺便提一下，我这里放着五十来本《杜林》；你们需要的话，我立即寄去，但是请说明通过哪条路线可以不经过德国，否则中途会被截住的。关于这一点，那里会知道的。请给我最准确的答复。

你的 弗·恩·

78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84年5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库格曼：

我的健康很正常，病是慢性的，令人厌烦的，但并不严重，可是要把病情描述一番得写好几页。你的明信片收到了，莱布尼茨的材料¹⁵⁴也收到了，谢谢。可惜，我不可能去研究这类次要问题，因为第二卷^①的工作以及校订马克思著作的德文、英文、法文译文^②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此外，还有我的两本著作在再版¹⁵²。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指《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以及《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和法文第二版。——编者注

第二册^①看来要单独出版;可是我在秋天和冬天丧失了很多时间,严重地耽误了所有的事情,很多方面要求我履行诺言,所以我下决心不再作任何许诺。

你的 弗·恩格斯

79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附去十四英镑支票一张。

我看不到巴黎的报纸,因而,只是从《旗帜报》和您那里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的竞选策略正好是我原来要建议的。这些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那他们就会自己毁灭自己。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绳子,他们就一定会自己去上吊。但是伯恩施坦来信告诉我,说你们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同若夫兰竞选;伯恩施坦认为,不应当这样做。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好给他回信。¹⁵⁵

文章收到,谢谢,这只是第一部分,我不记得我是否还写了续篇。¹⁵⁶

瓦扬的译文,我只看了第一期上的,译得很好、很确切,只是他不大熟悉军事用语。

您的讲稿和杰维尔的讲稿都很出色¹³¹,但是第二讲关于达尔文主义的结论,至少在出书时,您应该发挥得更充分些。由于前面

^① 《资本论》。——编者注

的材料分量太大,这部分似乎没有展开,结论本身不够清楚,而且也没有详尽地发挥。第三讲我还没有看。待苏黎世译完《哲学的贫困》⁸¹,我建议他们用德文出版这些讲稿。

我必须搁笔,我要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想在下周末搞完它,在此之前还得苦干一番。

代我和尼姆吻劳拉,尼姆也吻您。

祝好。

弗·恩·

8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稿子今天写完,还要再校阅一遍并作最后的润色,这需要几天的时间。随后即寄给你们。我想,考茨基可以在《新时代》发表关于家庭那一章(删去一夫一妻制)¹⁵⁷,作为试验,而全文则应当印成单行本。在哪里出版,如何出版,关于这一点,你们接到稿子以后可以向我提出建议。

关于巴黎选举^①和其他问题,我一有空就写。现在稿子使我不得安生,为此我把其他一切事情,甚至最紧急的事情都搁下了。文章很长,约一百三十页八开纸,而且写得很密,标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见本卷第154页。——编者注

邮班截止时间和吃饭时间到了。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除其他干扰之外，彭普斯的小儿子又病危，我替他很担心。

8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伙子们：

稿子^①寄上，最后一章还需要校订，暂缺。你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于德国**合法**的市场是不适宜的；请仔细考虑，是否用一个假公司的名义，在斯图加特出版，或者马上就在苏黎世出版，请写信告诉我。从《普鲁士烧酒》¹⁵⁸以来，**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一律被查禁。如果稿子发往斯图加特，我不希望预先交给在那里独霸天下的聪明人¹⁵⁹去评判。无论如何我应当亲自看**校样**，请寄给我**两份**纸张好、页边宽的校样，否则不可能作仔细的校对。收到稿子，请用明信片告知。今晚或明天答复你们的来信；为了完成这件事，我把一切都搁下了，现在我要去参加星期日去世的彭普斯小儿子的安葬。

你们的 老弗·恩·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82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一至八章稿子^①谅已收到，是昨天用印刷品挂号寄给你的。如果你想从中抽出一些供《新时代》发表，那最好象我向你建议的^②，抽家庭那一章，把一夫一妻制删去。那里对一夫一妻制已经预先作了充分的说明，足以构成一定的完整性。

至于说到禁令；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了^③，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照例一律被查禁；《普鲁士烧酒》是对俾斯麦的人身侮辱，并且自从李希特尔用这个为自己搞出了烧酒政策以后¹⁶⁰，烧酒和信封纸的英雄，对我一点也不再宽恕了。在通过反社会党人法^④并随即查封《南德意志邮报》¹⁶¹以后，你所有的论据自然都落空了¹⁶²。政府显然要滥施禁令的，自由派报刊的动态说明了这一点，它正式要求严厉地处置我们。你是奥地利人，完全想象不到俾斯麦、普特卡默及其同伙头脑中的思路；为此需要了解1848年以前普鲁士的警察国家制度。用反社会党人法来复活这种制度，这就是这些容克官僚的动机。国内政策方面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52—153页。——编者注

关于放在这里的《杜林》，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回音。^①

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书，我有。书好象毫无内容。他老是重复那些极其贫乏的内容。

档案馆的材料¹⁶³完好地保存在我这里，将完整地归还。完成最后一章，再整理一下家中的书籍等什物以后，立即着手《资本论》第二卷；这在白天进行，晚上则首先校订你们译的《哲学的贫困》⁸¹，并为该书作注写序^②。这样分开来，不仅有益，而且绝对必要，因为长时间在灯光底下辨认马克思的字迹是不行的，除非你想把眼睛弄瞎。此外，我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主要是甚至仅仅是驳斥关于剽窃的问题¹⁶⁴，其他一切（他的拯救社会的乌托邦、地租、为地主偿债的土地信贷，等等）只是略涉一二。你自然会有充分的材料，给这位波美拉尼亚无地农民的小剥削者以应有的鞭挞；他要不是出身在波美拉尼亚，也许会成一个第二流的经济学家。弗赖阿尔施^③·图林格尔一类的糊涂虫一面抓住我们，一面又抓住讲坛社会主义者²⁰，妄想从双方得到保障；自从这些糊涂虫利用“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攻击马克思以来（现在甚至阿道夫·瓦格纳及其他俾斯麦主义者也把他奉为名利社会主义的先知¹⁶⁵），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饶恕这位由洛贝尔图斯自己发现的、迈耶尔加以吹捧的大人物（迈耶尔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对他说来，洛贝尔图斯是一个神秘的大圣人）。这个人在经济学方面毫无贡献；他很有才能，但始终是一个半瓶子醋，而首先他是一个极端愚昧的波美拉尼亚人，

① 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③ 恩格斯写的是“弗赖阿尔施”《Freiarsch》，而不是“弗赖瓦尔德”《Freiwald》。
——编者注

一个妄自尊大的普鲁士人。他的成就充其量是有一些巧妙的正确的论点，但是从来不会应用。一般说来，一个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即被推崇为俾斯麦名利社会主义者的福音呢？这就是历史对这个靠人工吹捧起来的“大人物”的惩罚。

你提供的德国党内事务的消息，总是很受欢迎。

现在我要给爱德写信了。

你的 弗·恩·

8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希望你的公务旅行最后会取得成功。我认为，事情首先在于把这些先生诱离旧路线，这一步成功了，旧路线还可以部分利用。其余可以借助于警察的愚蠢。¹⁶⁶

洛贝尔图斯的《标准的工作日》，我订购了，可是书已卖完。如果你能寄一本给我（当然是暂借），我很高兴，因为只有那本书准确地叙述了他为工人提出的改革方案。几份旧《社会民主党人报》用印刷品挂号寄还给你，因为我发现这些报纸列斯纳那里都有。那时同拉法格关于翻译的讨论还没有结束^①，因此我这里需要原文，现在当然可以归还了。

^① 见本卷第127—129页。——编者注

辛格尔来过这里；我顺便向他谈了我对重选策略的看法。我认为制定某种在一切场合都必须遵守的条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条例在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得到遵守。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进入重选的情况下宣布拒绝投票，那我们的力量还是完全没有加以利用。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自然会产生竞选联盟，例如同中央党¹⁶⁷的联盟：如果你们**在那里**投我们的票，我们就**在这里**投你们的票，这样我们会赢得好些席位。这自然会干一些蠢事，但蠢事在什么时候都有，这不是干更大蠢事的理由。我甚至对他讲，例如在象柏林这样一些地方，竞选几乎完全在我们和进步党人⁶²之间进行，但并不排除在基本选举**之前**有订立协议的可能：你们让给我们某些选区，我们也让给你们一些，当然，只在可以预期义务会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我觉得，要在代表大会上预先制定普遍适用的条例，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规定策略，是不明智的。

反社会党人法²³延长而**不是**废除，对此我实质上是满意的。自由党庸人会在选举中让保守党¹⁶⁸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了保存反社会党人法，他们不仅会赴汤蹈火，而且会陷进最深的粪坑。其结果将是产生新的更厉害的法令。按目前情况判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延长了，如果老威姆^①因肾脏病一命呜呼，这个法令实际上很快就会不再存在。德国自由思想党¹⁶⁹和中央党在投票中大出其丑，也有某种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俾斯麦的劳动权¹⁷⁰。这个糊涂虫抓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有希望摆脱盖泽尔之流的抱怨派⁸⁴。也只有象俾斯麦这样的人，才会在连非常法也无法镇压下去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的工人运动面前,干这种蠢事。目前我们的人做得对,就是要当他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束缚住自己手脚的时候(不过他不会很容易就这样做),就要求他的话兑现,使他陷得越深越好,这全部谎言必将化为普鲁士的警察专权。拿这种空话当作竞选纲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

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劳动权只有在法伦斯泰尔里才会实现,所以,它是建立法伦斯泰尔¹⁷¹为前提的。傅立叶派,即《和平民主日报》(这是他们报纸的名称)的爱好和平的庸人,所以能到处散布这种空话,正是因为它听起来不感到危险。1848年巴黎工人(由于在理论上非常模糊)相信了这种空话,因为这些话听起来是那样实际,那样不带有空想色彩,又那样容易实行。政府用设立毫无意义的国家工厂¹⁷²的办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这种空话的唯一办法)实现了这种空话。在1861—1864年棉纺织工业危机期间,在这里的郎卡郡,劳动权同样是通过开办市营工厂的办法来实现的。而在德国,也是通过建立挨饿的和挨打的工人移民区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区目前却正是德国庸人梦寐以求的。作为**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根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它就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它**要求劳动权,那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厂、习艺所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末,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在巴黎，我们的人在市议会选举中实际上采用了你所建议的策略，提出德雷尔仅仅是为了反对若夫兰，因为起先没有一个机会主义派反对他，可见这里反对派几乎非有不可。¹⁵⁵ 西莫诺只是在后来才出来的；于是盖得就立即要求德雷尔撤销自己的候选资格，由于没有这种勇气，德雷尔遭到惨败。而瓦扬在自己的选区却战胜了可能派¹³；酒鬼(poivrard)雷提声名狼藉，遭到应有的失败。若夫兰在重选中失败，那只能怪他的人，怪不到我们的人。只要可能派不同我们的人在选举中达成协议，还是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地道的工人党，迫使我们的人采取直接的反对立场，那必须同他们一直对峙下去。总之，二者必居其一。这取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

单拿若夫兰来说吧，他的纲领是多么温和、多么卑劣，连激进派也不愿提出同他竞选的候选人，因为若夫兰的纲领据说基本上是**他们的纲领！**

这里的《正义报》内容一周比一周贫乏。

你的 弗·恩·

我将同时着手搞《杜林》。你们大概什么时候着手付印？尽管正是在开头部分有许多需要修改，但只要我一动手，就可以完成六至八个印张。

《农民战争》除对战事的描述外，将进行修改。¹⁵² 近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书中将补充相当篇幅的德国史。等《杜林》一脱稿就动手。

8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5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自从收到你15日的信以来,我们一直是在悲痛中度过的。18日彭普斯的小儿子死了,22日我们安葬了他。这孩子患的是百日咳、支气管炎、痉挛和假膜性喉炎,在死前的一个星期里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以为彭普斯或派尔希已经写信告诉你了,但看来他们是指望我来告诉你。我当时正忙于赶完自己的小册子^①。为此我甚至把最急迫要写的信都搁下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它赶完了的。好了,现在工作搞完了,最后几个印张明天寄出。要多少时间印出来,我不知道。

你不想参加翻译《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篇^②,我感到很遗憾。请再好好考虑一下。我担心,我们没有外援不行,说实话,我对我在这里所能得到的帮助没有什么信心。艾威林虽有极好的心愿,但他要译的东西,对他来说是生疏的题材,而且要从他所不熟悉的一种德文译成他同样所不熟悉的一种英文。如果这是自然科学,那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但这是政治经济学和工业方面的事实,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② 指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见本卷第140—141页)。——编者注

在这方面他甚至连最普通的用语都不知道! 而赛姆^①虽然第一章译得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 但所花的时间很多。可是出版译本的需要日益迫切, 基根·保罗公司也在催, 我希望很快能同它达成协议; 但如果我不能答应例如到11月译完稿子的话, 那就什么合同也订不了。你最好能试译几页, 看看搞得怎么样。德英词典无济于事; 你要查的字在那里是查不到的; 你可以把它们空在那儿, 我会填上去的, 这多半是一些专门用语或哲学术语。

保尔的讲稿写得很成功。¹³¹《纽约人民报》按期刊登, 我想是他们自己译的。如果法国人当中有两三个人也能这样利用德文刊物的话, 那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预料, 我的《家庭……的起源》出版后, 保尔一定很想译它, 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正好是他所熟悉的; 如果他要译的话, 他必须把握住德文字的原意, 而不要用他所喜欢赋予它们的意思, 因为我根本不会有时间去加工。现在我将着手搞《资本论》第二卷, 白天搞它, 晚上校订手头已经有的和可能有的各种译文。我刚刚赶完的那本小册子, 在一段时间内将是最后一本独立的著作。请告诉杰维尔, 我一直没有时间看他写的最后一讲, 但是在本周内一定看, 希望这一讲也象前几讲那样好。

现在我必须搁笔, 已经过十一点了, 尼姆也要准备睡觉, 她由于着了凉, “周身发痛”即患轻度的肌风湿病, 而在我去寄这封信的时候, 她必须守着门, 因为安妮已经上床睡了。因此我不再耽误尼姆, 她很需要休息(她已经在靠椅上睡了一会儿), 希望你原谅我没把这张信纸写完。

顺便说一句, 李卜克内西好象已在巴黎, 德国报纸神乎其神地

^① 赛姆·穆尔。——编者注

大讲他的秘密行动，还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同那个笨蛋勒克莱尔一起讲了话。¹⁷³

尼姆和我吻你。

爱你的 弗·恩格斯

8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¹⁷⁴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么说，考茨基就不得不等待一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比《新时代》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根据考茨基告诉我的情况和我对情况的判断，我认为考茨基的一切行动是完全正确的。¹⁷⁵

《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⁸⁴先生们实际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反社会党人法²³赋予他们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手中的一切立足的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如果明天公开论战成为可能的话，我主张立即转入进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是不可能的，目前德国出版的所有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他们占多数）使他们有

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用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现在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优势都在**他们**方面。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在分裂后在德国对我们进行诬蔑和诽谤，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能够大叫大嚷，而我们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成为分裂的倡议者，那末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遇到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末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末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私人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私人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私人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在当前就应当由于纲领遭到破坏而发生。无论纲领¹⁷⁶怎样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确信，对你来说，那里足以找到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

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经验。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做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立足的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这些先生正在“傲慢地”看着你们，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很会说话，也许你们会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摧毁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和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事情达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可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必须给他写信，我将等到星期一，本月9日；在这之前，我一定能够接到你的回信。

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8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6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本月4日的来信已经收到，附信一定转交。你没有提起是否收到了我4月21日的挂号信²⁵，我在那封信中附去了你同月18日那封信的**拆开的信封**。如果信封被没收，那施梯伯式的邮检就得到了双重的证明¹⁷⁷。

如果一切都按照保守党人¹⁶⁸和自由党人¹⁷⁸的意愿，按照进步党⁶²市侩内心的欲望进行的话，那末，反社会党人法²³当然早就成了德国永久的制度，并将永远保存下去。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除非世界上不发生任何其他事变，除非一切都保持原状。同所有这些市侩的愿望相反，要不是俾斯麦老兄使出了自己最后的、最厉害的两招——让列曼出面直接干预¹⁴⁸以及用解散国会相威胁¹⁷⁹，这个法令就完蛋了。因此，对于目前如此平静的现状，甚至不需要发生特别强烈的震荡，就可以结束这全部事情。依我看，这肯定会到来，而且用不着两年就会到来。

不错，俾斯麦破天荒第一次对我们耍了一个**确实很阴险**的手法，替俄国人弄到了三亿马克。¹³⁴这使沙皇在几年内不致发生**尖锐**的财政困难，从而在最近期间摆脱威胁最大的危险——如1789年的法国或1846年的普鲁士那样，不得不召集各等级代表来批准借款。如果俄国的革命不会推迟几年，那末，或者会发生不可预料

的复杂情况，或者会爆炸几颗虚无主义者的炸弹。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事先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再采取不久前那种借款手法是办不到了。

在国内，正如你自己所说的，我们面临着王位的更迭，这将震撼一切。现在的局势同1840年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临死前的局势相类似。同旧的停滞的政治制度的利害关系如此之多，以至所有的市侩一心幻想这种制度能万古长存。但是只要老皇帝^①一死，基石就会随之消失，一切人工的建筑都会一并倒塌。当旧的利益遇到完全新的形势时，突然发现，今天和昨天相比，世界完全变样了，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支柱。新皇帝^②和他周围的一批新人有蓄谋已久的计划；全体执政的和有能力执政的人员在充实和更新；官吏们在新情况下感到惶惑，对未来失去信心，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由谁上台执政，——所有这些使得整个政府机器的工作松懈下来。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还会得到更多的收获。第一、新政府在开始时无疑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而以后很快就会对自己的行动害怕起来，开始左右摇摆，最后来回瞎摸，勉强打发日子，不时地作出自相矛盾的决定。姑且不说这种摇摆的总的后果，反社会党人法在这种情况下又会怎么样呢？稍微试图“诚实地”贯彻这个法令的做法，都足以使它失去作用。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象现在这样，必须采取纯粹的警察暴政来贯彻，或者处处不起作用。

这是其一。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铺子最终又会活跃起来，官方各政党将不再象现在这样结成反动的一帮(这对我们并不有利，而是非常有害)，他们又会开始激烈地互相倾轧，并争夺政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治权力。将来不仅是民族自由党，而且支持王储的自由思想党¹⁶⁹也有可能上台呢，还是象现在这样，除了自由保守党，谁也没有资格执政，——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差别。当这些自由主义政党还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当众出丑，没有机会掌握政权，并表明它们毫无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决不可能使群众抛弃它们。

我们还和1848年一样，是未来的反对派，所以，我们必须让现有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来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就能成为它们当前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停滞，也就是说，官方各政党间象目前这样所进行的无目的的斗争，不可能长久对我们有好处。但是，这些政党在斗争重心不断左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进步斗争，对我们倒是有利的。目前法国发生的斗争正是这样，在那里，政治斗争始终是按照典型的形式进行的。接连更换的几届政府都是愈来愈向左转，克列孟梭组阁已是将来不久的事情；但它将不是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内阁。每向左转移一次，都给工人带来一些让步（看看德南最近一次罢工，这是第一次**没有**遭到军队干涉的罢工¹⁸⁰）；而尤其重要的是，进行决战的战场已经打扫得越来越干净，各政党的态度也更清楚、更明朗了。法兰西共和国这种缓慢的但又无法阻止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激进的冒充社会主义者的资产者和真正革命的工人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发展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希望这种发展不要中断；我很高兴，我们的人在巴黎还不够强大（可是在外地要强大一些），不足以在受到革命词句的影响时举行什么暴动。

当然，象法国这样典型的、明确的发展在我们混乱的德国是不会有；在这一方面我们实在太落后了，因此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一切，都是别人早已经历过的。但是，不管我们官方各政党多么卑

鄙，任何一种政治生活，对我们来说，总比目前这样政治上的死气沉沉要有利得多，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情况下，除了对外政策上的一些阴谋诡计以外，别无什么事情发生。

俾斯麦老兄比我预期更快地就脱去了裤子，在与会者面前露出了他的劳动权的屁股：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英国济贫法加上1834年完善了的“巴士底狱”！¹⁷⁰布洛斯、盖泽尔及其同伙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早已在喋喋不休地称道这个劳动权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抓住了俾斯麦！既然我谈到过这个题目，所以我不能不来谈谈：这些先生们在国会的发言（就从糟糕的新闻报道来判断）以及在他们自己报刊上发表的言论，越来越使我相信，至少**我绝对不和他们站在同一的立场，我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这些看来“有教养的人”、实际上完全不学无术并且什么也不愿学习的慈善家，人们不顾马克思和我多年来的警告，不仅允许，而且帮助他们取得议会席位，——在我看来，这些人越来越觉察到，他们在国会党团中居于多数，正是他们这些对俾斯麦扔下一点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碎屑就感恩不尽的家伙，最关心让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宽容他们这些好心人；在这方面又是只有你我这样的人才使政府碍手碍脚，——要知道，这伙人要是离开了我们，那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对他们不需要什么非常法。在表决禁止使用爆炸物法令时拒绝投票以及对待这一法令总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¹⁸¹如果象情况表明的那样，一些最可靠的选区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即将到来的选举¹³⁹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非常遗憾的是，在临近选举的关键性的几个月，你将离开那么长时间；当然，我们还是有事要经常联系的。你能否给我一个地

址，以便把我的信从那里转给你。同时希望你不时地把旅行中有趣的事情告诉我。

除了我所认为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教养的”分子在不断加紧纠合以外，对于当前事态的进程，我一点也不感到忧虑。我希望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行动自由以前，尽可能避免分裂。但如果分裂势在必行(这一点你们更清楚)，那就这样办吧!

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即将出版。一出版，我就给你寄去。

你的 老弗·恩格斯

87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6月20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今天我给你邮汇五英镑，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谅必已经接到邮局的通知单了，因为信是在下一邮班寄出的。很久以来，我就在等待什么时候我能有富余的钱，很高兴，现在等到了。

可惜，我不可能给你写长信，因为我这样的健康状况，伏案久坐是有害的，也不许我这样做。很遗憾，因为久坐，我的健康又有些恶化；我不得不干很多工作；这几天我又努力做到静卧，一切很快又会恢复正常的。我正在口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说来，工作进展很快，可是这毕竟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要花很多时间，有些地方得绞尽脑汁。幸好我的头脑完全正常，完全有工作能力，即将出

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想必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我想今年年底以前还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要明年出了。

圣灵降临节周期间我在波克罕那里住了八天¹⁷⁴，他还是躺着，半身不遂，一天起来三次，吃饭并稍微写点东西，写他的传记¹⁸²。他是那样乐观，那样开朗，在他这样的状况下，这简直是奇迹，但有时也感到十分痛苦。而且他不能过于紧张地看书，他过去也确实没有这样做过。我有时寄给他一些书籍之类的东西。他经常问起你；关于你，一般是关于往事，我们谈得很多。

我在马克思的文稿中找到几本军事行军日记和其他关于在瑞士的德国部队的材料，这大概就是你提到的文件。⁸⁶可能还会找到一些。这里一切都保存完好，但是还非常乱。我暂时只好把所有信件和其他东西放在一个大箱子里，等我有时间再加以分类整理。目前绝对必须把《资本论》最后几卷的手稿誊写清楚，并加工成可以付印的稿子。这两件事，在所有健在的人中间只有我能胜任。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去世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辨认这些手稿，这些手稿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书信倒是写得别人也能看懂。

过三四个月，德国将进行选举¹³⁹。我抱着最好的希望。在领袖中间废物很多，但我对群众的信赖却坚如磐石。

你的 老弗·恩格斯

88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6月[21—]2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谅你已从萨尔茨堡旅行回来了,并很快会告诉我,《新时代》的事情¹⁷⁵在尼喀河畔斯图加特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爱德和奥古斯特给我的来信,我断定,聪明的先生们¹⁵⁹当时多少还是给制服了。也该是我知道我那部稿子^①命运的确定的时候了。爱德用铅笔写了几行,答应再写,执行=0。

你们的稿子⁸¹还在这儿放着,由于下述原因,我至今还没有看。在赶完稿子^①以后,开始搞第二卷以前,我如坐针毡。现在我终于开始搞第二卷了。我本来打算每天晚上校订你们的译稿以及英译稿(《资本论》第一卷),但是,想得太简单了。从复活节起,我加紧工作,往往要伏案八至十小时,这样长时间坐着,我的老毛病又有些复发,不过,这次已是慢性,不象以前那样是亚急性的。因此,除了个别情况外,又不准我坐在书桌旁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果敢的措施:请了艾森加尔滕,向他口授手稿。自本周初起,每天从十点到五点,和他一起又紧张地工作起来,而且由于躺在沙发上,看来(蠢话——这你无法看到,只能感觉到),我在好起来,当然并不快。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好。艾森加尔滕是一个开朗、勤奋的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人,而且肯干,尤其是因为他正好在钻研第三版的第一卷。但是手稿多半处于这样的情况,只是为了搞出一个初定稿,我就得每天晚上对口授稿进行加工。目前,这项工作占了我的全部空余时间。但是,估计不久事情将进展得顺利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已转入1870年以前早期写的稿子,这部分要校订的不多。再说,在躺着的情况下,我也无法好好地校订你们的稿子。如果此事很急,我就找时间,逐步搞完它。然而,只有在极端必要时,即在你们很快地完成全书时,我才能着手搞。到那时候,也许再早一些,还要准备一篇论洛贝尔图斯的序言^①。

至于你对“有教养的人”的抱怨,我不准备专门谈;我认得这些庸人已经有四十年了,他们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这方面,我已向爱德详细地讲了自己的看法。^②主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把你缠住,但同时又要十分沉着。

带炸药的人终于发现了真理。¹⁸³问题是要连根铲除旧社会,但这时却发现,这个根其实不是根,而是枝。他们坚信这一深奥的真理,终于找到了那个应该抓住的地方,于是,把一个公共厕所炸毁了。

我此刻想起来了,操纵日内瓦—卡鲁日的《爆破》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意大利的间谍卡洛·特尔察吉。此人我们早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一文中就已揭露过了!¹⁸⁴

被驱逐出境的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¹⁸⁵,在这里已经同那些早就存在的普通德国乞丐组织联合在一起了;其中一个从我这儿骗去了一笔津贴费,但是已被揭穿,今天又来,立刻就被轰出门去。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7—159页。——编者注

《资本论》第二册比第一册更伤脑筋，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但是，这是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人们从中将会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又该是躺下的时候了。如果不算局部病痛的话，一般来说，我是十分健康的，头脑完全正常。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22日星期日

又及。海德门想在这里把整个小小的运动**收买**过去。他竭尽全力要使《今日》破产。为这一杂志出过钱的巴克斯打错了算盘，即将破产。海德门本人就是一个有钱人，又能支配那个十分富有的热心艺术家但却是个无能的政治家莫利斯的资财，到那时，他不是将《今日》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便是使这个杂志彻底垮台。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都想成为唯一的主宰。我很高兴，对于这一切无谓的琐事，我都采取冷淡的态度。海德门并不愚蠢，他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然而是一个肤浅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约翰牛，他所具有的虚荣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和他所干的一切。巴克斯和艾威林有良好的意愿，他们学习了一些东西，但是一无所获，单靠这样一批文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群众目前还没有跟他们走。当人们稍稍分化时，情况就会好一些。

89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 年 6 月 26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反驳洛贝尔图斯的稿子¹⁸⁶，明天挂号寄还。我只发现少数几个地方值得商讨，已经用铅笔注出。另外再提出以下几点：

(1) 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

在第 10 页上，我认为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1) 在使用奴隶和农奴的生产中，剩余价值仅仅是例外；这应当叫做**剩余产品**，这些产品多半是被直接消费掉，而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卖**。

(2) 生产资料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在所有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至少在某些场合也支配着生产者：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会手工业者。分工是劳动资料对工人的直接支配，虽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支配。

在结尾处你对生产资料也有类似的看法。

(1) 你不应该把**农业**和**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象你在第 21 和 22 页上所做的那样。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

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你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似乎生产只是**现在**才决定社会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并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工具还没有犯下原罪。

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

但是，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象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这是需要加以证明的，而你的证明我看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另外的一极：一个自己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不占有生活资料、从而必须将自己零碎出卖的阶级的产生。

在说到洛贝尔图斯的积极建议时，应该强调指出他的蒲鲁东主义——他自命为蒲鲁东第一，说他先想到了法国的蒲鲁东的观点。洛贝尔图斯早在1842年发现的构成价值，应当指出来。¹⁸⁷这些建议比布雷，比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落后得可怜。产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应该归工人，然而却是稳拿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到以后再谈。

安静(身体方面的)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一天天地好起来，这一次我会痊愈的。《资本论》第二册的口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篇，不过这里疏漏很多。当然这只是初稿，还要全部加工。我弄清楚下一步怎么办，这就行了。

爱德的信收到了，谢谢。但是你们和我通信要有耐心，我不能

再损害自己的健康,而且堆积起来的工作和通信已经多得可怕了。
祝好。

你们的 弗·恩·

《雇佣劳动与资本》¹⁸⁸ 校对后就寄去,也许明天寄出。

90

致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帕普利茨¹⁸⁹

伦 敦

1884年6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夫人:

您说的那种石印刊物,我已听说了,不过我还一本也没有见过。

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徬徨徘徊,那末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我指的不仅是参加实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甚至在参加实践的革命者当中,我们的思想和

马克思根本改造过的经济科学也总是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您必定知道,不久前我们的一些著作已被译成俄文出版,其他一些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将很快出版。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写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也包括在这一批著作里面,并且是用这个书名出版的。¹⁹⁰

您认为把我那本《大纲》^①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

《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②一本,现邮寄给您。

至于我们过去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现在难以找到了。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在马克思遗稿出版以后,我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就准备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加上注释等等,予以出版。但这是将来的事情。

我不太清楚,您说的是给**英国**工人的哪一个宣言。也许,您指的是《法兰西内战》,即国际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③?这我可以寄给您。

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许可的话,我将请求允许我去拜访您。虽然我**在家里**感觉还好,但是很遗憾,在城里走走是被禁止的。如果您能光临我处,我晚上七八点钟左右都可以奉陪。

夫人,请接受我的深切的敬意。

永远是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9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1)现将《雇佣劳动与资本》寄还。西里西亚版,当然很需要校订。¹⁸⁸我实在没有时间把它同原文全部核对一遍,只对照了一下最有疑问的地方,不过原文你们那边有,你们在看校样时可以做这项工作。

(2)我要向给我制过马克思像的那个人,再定制一幅像给你们寄去。这不是铅笔画,而是放大的照片。不过,这个人没有见过摩尔,没有见过他那特有的淡褐脸色,不知彩色照片能否搞得

得好?

(3)《变革》一包四十本^①,前天寄出,地址写的是:瑞士霍廷根—苏黎世娱乐场街3号人民书店。“书价三英镑,邮资由**收件人支付**”(也就是说,邮资未付)。这包书是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即德意志帝国邮局和瑞士邮局以及法兰西包裹管理所的代办处寄送的。联合会由苏黎世寄包裹到这里也是这样办的。英国和大陆之间不办邮包业务,因此,也不办“五公斤重的邮包”业务,至少在这里是这样;分两包寄,在这里要花双倍费用;不分开寄,你们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

那里付的邮资肯定不会象这里分两次寄来得贵。

（4）肖莱马来信说，他的兄弟路德维希在达姆斯塔德虽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报收据，但始终没有收到一份报纸。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情况？请查一下。

（5）正是维尔特的社会主义诗歌，我无法弄到。好象在莫泽斯·赫斯 1845 年的旧《社会明镜》上登过一些，但是这些，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曾听说过他的诗集¹⁹¹，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不管怎么样，**他**也好，**我们**也好，都没有出过这样的集子。

（6）档案管理人只好等一等，我没有时间整理自己需要的资料；等我整理的时候，一定考虑他的要求。¹⁹² 现在首先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初定稿大约已经整理好三分之一，每天完成约半印张或略少一点。只要我们进行到最后那一篇（《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艾森加尔滕就可以在我的帮助下誊写属于此篇的 1878 年的手稿，同时我就着手最后校订已整理好的稿子。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快地弄完，接着转入最重要的第三册。

只有那时才能考虑整理 1848 年以前的旧文稿，并选编一些付印。我很愿意做这件事，但是这需要花功夫，也就是说要有时间。

总之，你到头来也会相信，这些“聪明人”¹⁵⁹ 毕竟是很好对付的。我已请人寄几期《新世界》给我，以便对这些先生作进一步的了解。直到现在我只看过“编者信箱”栏；这是德国小学生的胡闹，是给很温和的读者看的。

对小小的刺激，根本用不着管它。这是斗争的第一条规则，并且要记住：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

单拿蠢货来开心，
单拿傻瓜来奚落。”^①

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92

致萨拉·艾伦

伦 敦

[草稿]

[1884 年 7 月 6 日以后于伦敦]

夫人：

现在答复昨天收到的您 5 日的来信，因为我不在城里，所以未能立即回复。现谨荣幸地告诉您，我认为爱·艾威林先生对您是非常合适的房客，并且相信，您把住房租给他，是不会后悔的。

您的……

93

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1884 年 7 月 11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希望爱德治好自己的热病。代我向他问好，我还要为他的健

^① 格·维尔特《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编者注

康干杯。

我同意把迁往汉堡的事交给奥艾尔。我所以提到倍倍尔和狄茨,只是因为总得告诉这个人,我打算把他的名字告诉给谁;不言而喻,这丝毫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¹⁹³

同狄茨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要是他不置可否,那就不能再等待他的答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这本东西^①出版,其次,使它不致立即被大批没收。这两条只有在瑞士才能具备。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在奥地利出版,因为(1)这样就要再次延期和重新交涉;(2)书**仍然**要被查禁,对此你们不要抱丝毫幻想^②;(3)在奥地利,书不仅可能被查禁,而且可能被没收(请回忆一下你去年秋天给我讲过的维也纳事件)。因此,最后请你们决定采取一种积极的办法!

《新时代》还在发生怪事,否则想必不会让聪明的席佩耳去讲什么“洛贝尔图斯——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从洛贝尔图斯那时起**才**为人知道的”事情,而且这一切都没有加编者按语。¹⁹⁴德国人确实是大大降低了水平,他们至今还不理解,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全部共同点,不过是“**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这一点马克思在《贫困》第49页¹⁹⁵中就讲到了,而且从1827年以来就已经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但是这还决不是马克思下了定义并贯串整个经济科学的剩余价值。因此,英国先生们,洛贝尔图斯也是完全一样,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

顺便说一下。为了**认真剖析洛贝尔图斯**,我需要他1842年的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44页。——编者注

著作《关于我国状况的认识》^①(书名或者叫别的什么)。此书你曾引用过。你能否给我弄来用几天?能买一本更好。从一些引文来看,这本著作似乎是他写的最好的,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后来的著作都是越来越差的老调子。

你的 弗·恩·

94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7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和爱德合写的信今天早晨才收到,虽然邮戳上是7月17日自苏黎世寄出的。

只要现在有进展,我同意你的那些建议,我们的工人如能象阅读哥特字体那样自如地阅读拉丁字体,我当然宁可要拉丁字体。开本大致同《发展》^②一样就行,倍倍尔的《妇女》开本太大。如果你们认为五千册销得出去,那我并不反对。总之,就这样办吧,请尽快把校样寄给我。对沙贝利茨采取的办法也是完全适当的。¹⁹⁶

总之,我们对狄茨百般照顾,结果他却把我们大家都当成他的对头!

《新时代》要停刊¹⁹⁷,这对党没有任何坏处。越来越清楚,在德国党内绝大多数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鬼鬼祟祟的

①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期间,尽管这个法令使他们在收入方面颇不痛快,可是在**写作方面**却十分惬意;他们可以随意发表议论,我们却不能痛斥他们。因此,仅仅是为了每个月填满这样一本杂志,就需要采取极端宽容态度,这就使得弗赖瓦尔德·克瓦尔克之流、席佩耳之流、罗祖斯之流等等所有这一类人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感伤心理以及其他反革命臭货逐渐蔓延滋长。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学习什么东西,只是粗制滥造地写些就书论书、就文论文的东西(现在德国的著作十分之九是评论别人书籍的东西);而有些人想学点东西,并且只有在他们(1)研究了别人的著作和(2)认为其确有价值时才执笔评论别人的著作;在一年当中前者写的东西,当然要比后者写的东西来得多。反社会党人法为这些先生们**在德国**出版的书刊中造成的优势,只要这个法令继续有效,就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拥有完全另一种进攻的武器,这就是在**国外**出版的书刊。

如果你能到这里来,那就太好了。不过,纽约人是否那样靠得住,我不知道。艾威林在三个多月前已受聘为驻伦敦通讯员^①,他经常写稿,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过钱。在这里本地不可能挣到什么钱。《正义报》和《今日》杂志不付稿酬,如果在其他任何一家报纸上能捞到点什么,那马上就有一帮人扑上去。

《新世界》上的千里眼¹⁹⁸是一篇所能产生的最好的东西。这种“科学”总是要弄到这种荒诞的地步。走得越远越好;完蛋就越快。当我收到你的明信片时,我不禁大笑了起来。再来两三篇这种大胆的盖泽尔式的货色,我们的英雄就该赶紧滚蛋了。

① 《纽约人民报》的。——编者注

海德门的书^①,就象这个家伙本人一样,是妄自尊大、厚颜无耻的俗物,他在书中时时想刺刺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是英国人;海德门是个独一无二的沙文主义思想最露骨的约翰牛);同时他对英国历史又如此无知,凡不是他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一概都是**靠不住的**。不过,海德门正处在垮台的前夕;不错,他现在用自己和莫里斯的金钱收买了整个运动(也包括《今日》杂志,巴克斯由于缺乏资金不能继续出版,它现在已完全转到海德门手里),但是,他那想充当独裁者的焦急心情,对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妒忌,高人一头的强烈欲望,甚至使他最可靠的朋友也不得不对他存有戒心,因而他在民主联盟⁶⁷里的地位也动摇起来了。这个人是做不出大事来的,他不善于等待。此外,《正义报》越办越糟糕,但愿此地运动的这个**第一阶段尽快结束**^②,它太冷冷清清了。

你由于使用了 *bacillum*^③,你就把一张王牌交给了盖泽尔¹⁹⁹,但愿他由于他的愚蠢而不会加以利用。*baculus* 和 *baculum* 两个词形是通用的,就是说,两种派生词都是可以用的。不过在生物学中早就只用 *bacillus* 这个词形了。

因为本月底或下月初我也许要到海滨去,所以如有可能,我希望**现在**能收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我将把这本书同《标准的工作日》^④等一并即刻奉还。但是,我一定要看看这本东西,因为他本人在1879年硬说,马克思利用了这本东西,而没有提到作者的名

① 亨·迈·海德门《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

③ *Bacillum* 和 *bacillus*(杆状菌)这两个词是拉丁文,系由 *baculum* 和 *baculus*(意为“棍子”)派生而成;二者通用,生物学中只用后者。——译者注

④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标准的工作日》。——编者注

字。²⁰⁰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有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武断说法是多么无知的人才干得出来。凡是读过李嘉图著作的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谈论同一个内容了），为了知道剩余价值“起源”何处，是用不着再去读“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的。

你的 弗·恩·

9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7月21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附去的材料寄给奥艾尔，这是我故意这样安排的。

至于选区的分配²⁰¹，我也常常为这事生气；但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想在纯策略性的问题上只照一般原则办事，这种情形在各次代表大会上总是有的，——而这在代表大会上是如此地简单和明了！一般说来，在两个地方提同一个候选人，确实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指望优秀分子在那些没有把握的选区比其他人容易当选，因而把他们提为那些选区的候选人，那就得要么让他们具有双重候选资格，要么让他们去冒根本当选不上的风险。所以，要是绝对不允许有双重候选资格的话，优秀分子就应该在最有把握的选区提名。但是很奇怪，这种分到没有把握的选区里去的事情，李卜克内西从来没有碰到过，而只是倍倍尔碰到过，例如，在上次选

举中,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李卜克内西就有**两个**非常好的选区。不过,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忘记,在斗争中总是有时顺利,有时受挫折,所以,如果有时情况稍不顺利,也不要太不痛快。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们手里,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而这只有在倍倍尔不会重新当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决不是说,他们就得意了。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群众呢?要知道,群众总是推着他们前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即使这些聪明人¹⁵⁹连《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掌握了起来,那他们的统治也决不会象这个报纸最初摇摆时期那样长久,该报开始时甚至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领袖”的支持,但是群众迫使它改变了方针。

至于著名的非有神论者的伟大科学²⁰²,如果它有机会尽量表现自己,那很好。在保尔·德·科克《拜月者》中也写过这种神秘的学者^①;但是,当人们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功夫终于把他的科学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时,结果发现它原来是一些玩弄瓶塞的把戏。要知道,花费了多大的力气,才使这位有名人物向我们惠示他的科学的几个样品!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样品!现在他已经达到千里眼¹⁹⁸的水平了。我们还期望什么呢,事情正在顺利发展!

代我和肖莱马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曼茨给我写了信。请告诉他一下,正在给他制一幅同我这里

① 索西萨尔。——编者注

那幅完全一样的像，只要像一制好，他就会收到^①；不过我不可能亲自为这件事情在这么大一个伦敦跑来跑去，因此我得靠别人来办。

96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下文明天再谈！”……可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下文，向我说明你上一封信里许多用别的办法无法说明的事情。的确，我原以为你们是住在巴黎最优美、最卫生的一个街区里，那里有新鲜的空气等等，这样优越的住处足以使你们摆脱种种俗事的烦扰，可是现在你们突然打算搬家，而且是在一年之中这个令人讨厌的热天搬家，保尔又要到波尔多去，一切都打乱了。总之，你是不来了²⁰³，非要在巴黎度过热天不可，直到海涅最欣赏的那个季节才离开巴黎，那时：

“巴黎的天空，
繁星多么晶莹！
在寒冬的夜晚，
倒映在街头的积水之中！”^②

于是，尼姆、星期五来的肖利迈和我一起极为认真地分析了这

^① 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

^② 亨·海涅《阿塔·特洛尔》。——编者注

个问题,并得到了一致但还不很令人满意的结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怎样,既然下文不来,那末,我希望你还是亲自来一趟,以打消这种种看法。如果你要等保尔到波尔多去办报再来,那末,等一百年,这也许行,也许不行。如果他不来,而你们又一定要搬出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的话,那就让他去找房子搬家好了。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事会妨碍你到这里来,譬如说,哪怕只来三个星期也好。只要你告诉我说来,我们就尽力使你此行顺利。

杜西和爱德华已去度第一个蜜月,大概还没有回来;从下星期四起又该度大蜜月了。当然,尼姆、肖利迈和我很久以来就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这两个小傻瓜真好笑,他们总是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临到关键时刻还不免有些畏缩。但我们很快使他们解除了顾虑。其实,如果杜西在迈出这一步之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会认为我有责任给她详细地讲一讲他们这一步的各种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既然一切已经决定了,那末,他们最好是马上把它公开,免得这个秘密被人利用。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我感到很高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如果有什么聪明人发现了秘密,来告诉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消息,那我们就有了准备。杜西和爱德华看来现在是幸福的,希望他们今后也会如此。我很喜欢爱德华,并且认为,他除了经常同文教界人士来往以外,如能更多地接触一些其他的人,对他会有好处;他的学问根底很厚,他在命运把他抛进去的这一群极其浅薄的人当中,感到合不来。

肖利迈身体很好,也很有精神;我工作的时候,他就到远处散步,他现在又去散步了。彭普斯的支气管炎等病终于好了,今天

她就要搬进基尔本的新居，对不起，我写错了，是在“西汉普斯泰特”(我从来不知道汉普斯泰特一直延伸到埃兹沃路，不过，看来是这样的)。

尼姆身体很好，也很有精神。我想，下星期我们就要动身到海滨去了，但到哪个海滨呢？这个大问题还待解决。至于我自己，近来对于锻炼身体、工作和娱乐都很有节制，所以身体还不错，希望换换空气会最终使我好起来。

现在我等待着“下文”，但愿它是一个很好的下文，能把你带到我们这里来！

保尔的《小麦》今天早上收到了。真遗憾，他不听从《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的高见！²⁰⁴

非常爱你的 弗·恩·

97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下文，下文的下文和保尔·拉法格的结语已经收到^①。我刚让我的秘书^②回家去了，现在还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写信告诉你，

① 关于“下文”，见上一封信。“下文的下文”指劳拉·拉法格1884年7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保尔·拉法格的结语”指他188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译者注

② 艾森加尔滕。——编者注

我不仅很愿意校阅保尔的文章^①，而且很愿意提出有关进攻性论点的建议^②。但是，要这样做，我必须要有那本书^③，要弄到那本书，我必须知道**准确的书名**。请立即把书名告诉我，以便去订购。

现在看来，你到底是不能和我们一起到海滨去了。其实，如果天气仍然这样下去的话，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是在法国好一些。现在我们这里是下午五点钟，气温只有摄氏十七度，又总是下雨，所以可怜的肖利迈也不能出去散步了。

彭普斯和派尔希进来吃饭了，只好就此搁笔。大家都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9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4 年 7 月 28 日 [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校样^④ 随信寄还。今后校样也随时立即寄还。不过我要请求尊重我的正字法，我没有任何理由在我老年的时候，还让人来对我进行 **Zivilisieren** [开化]，**Zentralisieren** [统一]，甚至 **Zitieren** [传

① 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94—199 页。——编者注

③ 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唤)①。所谓“彻底的”正字法，比起惯用的蹩脚的旧写法，多半是更加不彻底的，违反历史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其实这些事您比我更清楚。

请把清样寄来，印完之后，请寄来精装的二十五本，平装的五本。册数少了恐怕应付不了。

为了节省邮资，可以把稿子同校样包结实了，作为印刷品一起寄来。在此地，稿子和校样的寄费同书的寄费一样，但必须先把邮资全部付清，否则就到不了这里。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99

致詹姆斯·利·乔因斯

伦 敦

[草稿]

1884年7月3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我现在不能同意您把我的著作《发展》②译给《今日》刊登，因为已经答应了另一位先生③，我得受此约束。

至于我答应过给《今日》写文章，那是我向巴克斯先生应许的，但据我所知，巴克斯先生已经不再是《今日》的编辑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① 这几个词恩格斯在原稿上按照旧拼法，开头字母用的是C，而校样上则按照新拼法，排的是Z。——译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者注

③ 艾威林。——编者注

10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片断】

[1884年7月于伦敦]

……^①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那是打不倒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象这个词是来源于 bacca，而不是来源于 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②，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早在四十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说过，但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其他科学有代表性的是布洛斯谈希腊和德意志诸神的一篇文章^③，我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如下一些严重错误：

1. 说《愚昧人书信集》是罗伊希林的作品。书信集是在他的同

①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② 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编者注

③ 威·布洛斯《诗歌中的诸神》。——编者注

道们中间产生的,而他参加写作比乌尔利希·冯·胡登少得多。

2. 希腊诸神“饱餐玉液琼浆,狂饮神仙食品”!!

3. «Met»,也叫«Meth»^①,在括号里解释为“啤酒”,可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直到今天它都是用蜜做的,不是用麦曲做的。

4. 布洛斯甚至不知道德意志诸神的名字。[他]^②忽而写的是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忽而写的是德意志的。古代高地德意志的齐奥〔Ziu〕同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奥丁〔Odin〕并列起来。他不知道奥丁的德意志名字(在古代萨克森语叫沃丹〔Wodan〕,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叫乌奥坦〔Wuotan〕)。他说奥丁有一个名叫弗莱雅〔Freia〕的妻子,可是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她叫弗莉格〔Frigg〕,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她叫弗莉卡〔Fricka〕,这一点甚至理查·瓦格纳还知道得更清楚些。这是用十分钟粗粗浏览一遍就看出来的! **这样的科学连黄口小儿也唬不住!**就让他们在那个低贱的杂志上象孔雀那样炫耀自己吧,如果仔细看看孔雀尾巴的后面,那末看到的只是那个排泄粪便的部位!

向卡·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蜜制饮料。——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为墨水污迹。——编者注

10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勒卢阿-博利约的书^①已收到无误，谢谢。我还没有多少时间看它，但是现在要看了。^②肖莱马昨天已去德国。

我们可能星期一^③动身去布莱顿附近的沃信。这是派尔希选的，别人都说那是一个极其枯燥无味的地方。我无所谓，如果彭普斯不喜欢，就让她跟她心爱的丈夫商量去。我将尽快地把准确地址告诉你。

由于天气热，又受了过堂风，我得了一次重感冒，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没有吸烟，也没有喝啤酒，但是从昨天起，我又是烟酒齐来了。

保尔谈小麦的文章^④还没有写完，从这篇文章完稿到写批驳勒卢阿-博利约的文章^⑤之间几乎肯定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后一篇文章要到10月号才发表，这样我们将有一点喘息时间，至少我希望如此。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住在海边期间，除了这件事，

① 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4—199页。——编者注

③ 8月4日。——编者注

④ 保·拉法格《美国的小麦》。——编者注

⑤ 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编者注

还有很多译稿要校订。对于保尔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写得**简练**,把问题**严格地**限制在**勒卢阿-博利约对摩尔的批评**上,完全不谈拉萨尔等,勒卢阿-博利约暴露出极端无知的地方或可例外。不过等我把他的书看完,我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不管怎样,书很厚,而答复的篇幅很有限,因此势必只能谈那些非谈不可的东西。

我该停笔了。天气热得要死,我已经写了五封信,还得给“艾威林夫人”和苏黎世方面写信。

尼姆也有些咳嗽,她的这种咳嗽我有时几乎要把它叫做百日咳,但不厉害。你知道,杜西受了小莉莲·罗舍的传染,患了**真正的百日咳!**这是千真万确的。

叫保尔代尼姆和我吻你。

非常爱你的 弗·恩·

102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已将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用**印刷品挂号**寄还,希望它会准时寄到。收到此信后,**不要再写信**到这里来了,星期一^①我要到海边去,大概明天就可以寄去新的地址(临时的)。

洛贝尔图斯的这本书,确实是他写的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

① 8月4日。——编者注

无论就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这是一本年青人的著作,是后来那些老调的蓝本。此书证明,如果他继续研究下去,而不去编造乌托邦的话,他已经十分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我很高兴把它看了一遍。邮班就要截止,也该吃午饭了!

你的 弗·恩·

向治愈了附睾炎的爱德问好。

10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8月6日于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亲爱的爱德:

我游游逛逛地终于到了此地,准备在这南方海滨好好住上三个星期。²⁰⁵ 门前是一道宽阔的海峡,它在退潮的时候,退下去三百多步远。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寂静幽僻的小地方,在这里闲散之中,我大概有空来校订你们的《贫困》译稿⁸¹。

请你费心关照一下,将校样^①暂时给我寄到这里来。从伦敦寄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由艾森加尔滕办理。

天气热极了,可是我还得将我的新地址写给一些人。因此,只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把所有消息(消息极少)中的一点告诉你,就是海德门现在把《今日》也顺利地买下来了。巴克斯曾把他为数不多的钱投到这个杂志上(我在10月间就提醒过他,这点钱不够用),现在没钱了,于是海德门把自己手下的亲信秦平推了出来,通过他提出再投入一笔钱,条件是秦平进编辑部代替巴克斯。巴克斯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让步,结果是海德门现在掌握了全部所谓的社会主义报刊。但是,对于所有这些浅薄的渺小人物来说,由于他们的才能和性格同他们沽名钓誉的野心不相称,所以他们胜利之日,同时也总是他们失败之时。一方面,在外面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本派别内部遭到失败。追随海德门的越来越限于被他直接收买或在经济上依赖他的那些人,他在民主联盟里的地盘日益丧失。前天举行了代表会议²⁰⁶,我不清楚会议的情况,艾威林出席了会议,但此刻他在得比郡。他和杜西没有经过到户籍局登记等等就结婚了,现在他们俩正在得比郡山区沉湎于恩爱之中。注意,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很可能会有某个反动家伙把这件事捅到报刊上去,到那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问题在于:艾威林有一个合法的妻子,虽然事实上早就同她没有关系了,但在法律上还不能同她脱离关系。这件事在这里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即使在著作界的市侩中间,一般说来态度也是好的。我的伦敦,几乎就是一个小巴黎,并且在熏陶着自己的公众。

就此停笔。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10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8月6日于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亲爱的劳拉：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我们这个住址是英国海滨所能见到的最古旧的房子。²⁰⁵ 我们不得不离开第一个寓所，因为房东老太太讨厌吸烟!!

窖藏啤酒现在还没有，派尔希正设法在布莱顿弄些来，等酒一到手，我就试试啃一啃勒卢阿-博利约^①。天气酷热，但这是晴朗的大陆性的炎热，伴有海风。海峡就在我们眼跟前，但在退潮时离这里约有四分之一哩远。彭普斯和尼姆正进来喝啤酒，她们说外面热得很，呆不住，屋里确实凉快些。

真奇怪，那些倒霉的巴黎人终将摊不上霍乱的份了！他们白忙了一阵子，多么遗憾。

尼姆方才说，她盼望她在7月31日巴黎那次大抽彩中发一笔大财。如果真是这样，你得马上按上面的地址给德穆特男爵拍电报，因为她要大宴宾客。

我很懒，还有很多信要写！所以我希望从保尔那里得到好消息，也就是说，伟大的勒卢阿-博利约不忙着挨他的揍。

暑气蒸人，只好就此搁笔。

^① 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

大家都向你多多问好,我也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105

致保尔·拉法格²⁰⁷

巴 黎

[1884年8月11日左右于沃信]

第1页。博利约总是写舍夫莱〔Schoeffle〕,其实这位先生名叫谢夫莱〔Schäffle〕。

第3页。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1780左右—1800年?这个制度诞生于十五世纪,大工业的兴起只是开创了它的全盛时代。

第1页和第4页。梅恩根本不配和毛勒相提并论,他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是毛勒的门徒的门徒;远在他以前,坎伯尔^①等人就知道并记述了印度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莫尼^②等人知道并记述了爪哇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哈克斯特豪森^③知道并记述了俄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梅恩的功绩只在于他是接受和传播毛勒的发现的第一一个英国人。

第5页。需全部改写。您举的例子跟争论的问题无关。农民的小块土地如果成了资本,那就是**土地资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三册**^④才加以探讨。您说的那个为新奥尔良市

①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译者注

② 莫尼《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菜比锡版。——译者注

④ 《资本论》。——编者注

场生产商品的奴隶主不是资本家，正如剥削徭役农民的罗马尼亚贵族不是资本家一样。只有**剥削自由工人**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才是资本家！

最好这样说：革命前的小农为家庭衣著织布使用的织布机不是资本；甚至农民利用漫长的冬夜织出布匹卖给商人，织布机也还不是资本；但是，只要使用一个雇佣工人为商人织商品布，并赚取生产费用和布匹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那末，这个织布机就变成了资本。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商品，这并不赋予生产工具以资本的性质。商品生产是资本存在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只要生产者只出售他自己的产品，他就不是资本家；只有当他利用他的生产工具**剥削他人的雇佣劳动**时，他才成为资本家。这一点也适用于第6页。这您怎么竟没有加以区别呢？

与其谈您那个不会有的奴隶主（不要学**雷亚歇**！），您不如说：把土地交给徭役农民耕种，并从徭役农民那里征收蛋品、家禽、水果、家畜等贡赋的封建主不是资本家。他靠别人的剩余劳动养活，但是不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变为剩余价值；他不出售这些产品，而是把它们吃掉，用掉，挥霍掉。但是，如果这个封建主象十八世纪常见的那样丢开他的一部分徭役农民，如果他把他们的小块土地合并为大农场，租给重农学派所极力推崇的大农场企业主，如果这个大农场主把原来的徭役农民作为农业雇佣工人用来在他的农场里做工，那时封建农业就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农场主就变为资本家。

第6页。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确是商品流通的**最初形式**。它在第二种形式产生以前必已存在。²⁰⁸同简单的**物物交换**相比，它不是最初的形式；但是，商品流通是以货币的存在为前提的；物物

交换只会产生偶然的交换,并不造成商品流通。

第7页。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这种或那种、间接或直接的商品流通形式。生产和流通是不同的两回事。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都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并在商品流通中进行,但它不是流通,正如消化不是血液循环一样。您可以把整个这句话删去,因为它毫无意义。

第11页。加着重号的一段话,我不懂,而且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对的。资本家平均起来把十法郎的产品以高于十法郎的价格**出售,而且能够售出去**。把您弄糊涂的是“**生产费用**”。而经济学上的生产费用^①是包括利润的。它的构成是(1)资本家为生产产品开支的总额和(2)利润,换句话说:是(1)对所耗不变资本补偿的总额,(2)对所付工资补偿的总额,(3)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全部或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应当抓住博利约的那句话,抓住他的价值定义(第9页末),并把价值的两种说法加以对照。或者是成本包括利润,那末商品就“按照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取价,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价值)包括活劳动超出被付给的工资所创造的并被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或者是成本不包括利润,那末价值就不是由物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确定,而是由对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的高低确定,——这是早已遭到李嘉图批驳的陈词滥调。

第12—13页。机器和棉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甚至把棉屑的价值**,转移给产品;这就是您的论据的真正要旨。如果一百一十五磅棉花只纺出一百磅棉纱,那末这一百磅棉纱的价值就要包括一百一十五磅原棉的价格。可能博利约先生把在物质上已经消失但

^① 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生产价格。——编者注

在价值上又重新出现的这十五磅棉花的价值叫做**剩余价值**?

第13页。假如资本家把他的机器等**出借给**工人,那末产品就属于工人,——决不会有这种事。

第13—14页。“产生称作利润的利益”:参看第270页第1段,博利约先生在那里证明,从技术进步中得益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消费者。他指责马克思忘记了竞争,而马克思在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整整一章中证明,机器只是使产品价格降低,而正是竞争使这种作用突出出来;换句话说,利益在于在同等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在每件产品上体现出更少的劳动,每件产品的价值也就相应降低。博利约先生忘记告诉我们,既然这种生产率提高以后的产品不属于雇佣工人,既然工人的工资不由生产工具的生产率来决定,那末,生产率的提高对雇佣工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第14—15页。博利约在这里为利润所作的辩解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精髓,即替资本家剥削工人辩解。**资本的创造者**要求给这种创造一笔“合法的”报酬(即所谓“节欲报酬”,见马克思²⁰⁹),而这笔报酬应当由被剥削的工人以无酬劳动的形式支付。您说“利润是活劳动的合法产儿”,那就附和了这种说法!“**管理报酬**”是以付给雇佣经理的工资来表现和衡量的,这是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感到满足的一种报酬。请看一看《资本论》德文第3版第171、172页(我手头没有法文版²¹⁰),您会发现那里寥寥数语就把所有这些论调驳倒了。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资本家每年储存一笔后备基金作为他所说的«ducroire»〔“**保证金**”〕(意大利文是 del credere,即为了应付没有信用的债务人可能造成的困难)。最后,**使用最好设备的报酬**,采用还未推广的发明的报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取得,而且

能够产生**额外利润**；但是这里讲的是一切工厂主的平均利润，即通常的、一般的利润。其实，您在《资本论》（德文第3版第314—317页²¹¹）中找得到对这种利润的解释。

您竟接受博利约的这些话，说什么这些话宣称“利润是活劳动〈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资本家的劳动！〉的合法产儿”，这样您就承认（替马克思并代表马克思承认）马克思一贯与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这种学说。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您的说法，使您的说法同这类论调毫无相似之处。否则，您就上当了。

您在第16页上说：“当产品……时，资本家的利润就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这是与事实完全相抵触的。要是这样，哪里还有对工人的剥削呢？您又有什么可鸣不平的呢？而资本家靠什么维持生活、吃喝玩乐、发财致富呢？真见鬼，您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连庸俗经济学家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博利约也没有这个思想。而您竟把它称之为普遍规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机器生产一百米布使用的劳动量和手工生产一米布所需劳动量相等，那末资本家就可以把他的利润分散在一百米上，而不是集中在一米上；结果每一米只有百分之一的利润；但是，劳动消耗量所产生的利润会依然相等，甚至增加。

第16页。您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

总之，只要您去掉我向您指出的那些主要错误，文章就会发挥作用。但是，至于您下一次的答辩²¹²，应当更加严谨，我坚决认为，

您应该把博利约的书放在旁边，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把所有谈到庸俗经济学的地方都标出来。我说的是《资本论》，决不是杰维尔的著作^①，那本书不顶用，因为叙述部分有严重缺陷。

还有：不要忘记，这些先生（博利约和其他人）对一般经济文献比您熟悉得多，在这方面您不是他们的对手。熟悉所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本行，不是您的本行。在这一方面可不要太冒失。

我是直言不讳，望您不要见怪。事关重大。如果您出了差错，全党都要遭受损失。

这里热得要命，不过我们的身体还很好。大家都向劳拉和您多多问候。遗憾的是我们的比尔森啤酒的存货即将用尽，从布莱顿弄来得用两天的工夫！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简直同野蛮人一样。

祝好。

弗·恩·

106

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

慕尼黑

1884年8月13日于英国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敬爱的同志：

您的信昨天才从伦敦转到我这里，因此我回信晚了。

您向我提出的问题²¹³很难回答，或者只能做否定的回答。今

^①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天,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没有一门科学比经济学被糟蹋得更厉害。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讲授李嘉图及其学派的那种老的古典经济学,不仅如此,甚至很难找到有人原原本本地讲授庸俗的自由贸易理论,即所谓巴师夏式的曼彻斯特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²⁰,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各种各样高等学校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您的女朋友会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为了便于了解经济状况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最重要的资料。如何利用各国的官方统计材料,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这一点最好是通过研究和比较来掌握。其实自学越深入下去,就越能找到最好的门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学了,不过要有个前提,就是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我在这一问题上所能说的,大致就是这些。如果切尔伯格小姐

能从中得到于她有益的东西，那我将感到高兴。

我急切地等着帝国国会的选举¹³⁹。致真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107

致斯·列奥诺维奇²¹⁴

日内瓦

[草稿]

[1884年8月中于沃信]

同意。——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的唯一的、但必须遵守的条件是：在全书用德文出版以前，您什么也不要用于波兰文发表。在德国，此书将立即被查禁，稍一不慎或过早透露，都会引起德国警方的注意，妨碍德文版的推销，甚至很可能使一大批书被没收。因此，收到此信，务请告知，并答应我：您一定履行这个遗憾的必要条件。

108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22日于英国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请在地址上略去布莱顿，以免这里的邮局干蠢事。）

亲爱的考茨基：

你们的来信刚刚收到，到晚了一些，因为信上没有写门牌号

码,而这里的邮差又头脑极其简单。

《**贫困**》⁸¹。我手头上现有的稿子已校订完了。除了法语细微的地方(这只有在法国呆过的人才领会得透)有几处小的错误,没有多少可改动的。rapports〔关系〕一词,我大部分不译为 Beziehungen,而译为 *Verhältnis*,因为前面这个词太含糊,并且马克思本人总是用 rapports 来表达德文的 *Verhältnis*,反之亦然。加之,例如在 rapports de proportionalité〔比例关系〕中,rapports 指的是**量方面的**,这只能用 *Verhältnis* 来表达,因为 *Beziehungen* 主要指质方面的意思。我还要写几条注释。我等着你们后面的稿子。有关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地方,我只有在伦敦才能校阅,因为我还需要看黑格尔的东西。我将尽一切可能把这件事情尽快做完。但在这段时间里,还得整理好《**资本论**》第二册,而这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这种**两相冲突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先搞《**资本论**》!虽然如此,我将尽力而为。不知你们什么时候非拿到序言不可?对洛贝尔图斯的答复,我分开写,一部分放到《**资本论**》第二册序言²¹⁵里,另一部分放到《**贫困**》序言^①里。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两本书将同时出,而指责是洛贝尔图斯本人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¹³⁶。在《**资本论**》里我得庄严郑重,而在《**贫困**》的序言里我可以畅所欲言。

如果你离开苏黎世的话,到这里来确实比到别的地方好,也许巴黎除外。物质问题当然要考虑,特别是现在,你作为一个象样儿的丈夫不能象单身汉那样冒失了。可是,巴黎的生活开支至少要和这里一样高,而对研究来说,英国博物馆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图书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由于使用不便、目录不全等等,根本无法同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它相比。希望一切得到顺利解决。

至于我的小册子应该怎么办,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出更好的判断。你们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²¹⁶但是,我敢打赌,它会遭到查禁的。

我和爱德一样,认为你对倍倍尔太先入为主了。诚然,他最近的来信令人感到,他有点疲惫并想休息。至少应当让他休息一下。但是,即使他暂时离开国会,这是否能使他得到休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德国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应该受到爱护;如果必要,他应当保重自己,以便在决定关头能投入战斗。

我觉得,你对在德国的人,即对群众,也太苛责了。物色接班人的事总是进行得很慢的,多数人都有点象盖泽尔和菲勒克。反社会党人法²³对这方面害多利少,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目前还有这样多被查禁的书籍流入国内,基地还是在建立,一旦又可以自由呼吸,那就会很快得到弥补,也许比没有间断更迅速。

我还要给爱德写信。已经一点了,而邮件两点要走!

你的 弗·恩·

10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片断]

[1884年8月22日于沃信]

……^①给《资本论》编索引,太好了。但是为什么不等全部书

^①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稿整理好时一次编出全书的索引呢?只要我不病倒,目前还看不出会病倒,明年肯定能全部整理出来。《理论史》也基本上写完了,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在1860—1862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¹²⁶里,正如我好象在这里告诉过你的那样,《剩余价值理论》约占四开纸五百页,其中确实有很多要删去,因为这些后来改写了,但剩下的还是不少。

拉萨尔在他的《舒尔采-巴师夏》中那样引证洛贝尔图斯,要是引证别人,人家会恨死他。就是说,他在一件小事情上把洛贝尔图斯当作权威或者说当作发现者来引证。当然,可能是《书信》¹³⁶促成了对洛贝尔图斯的崇拜。主要是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想把一个也是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抬出来同马克思分庭抗礼,以及这些人糊涂无知。对所有那些徘徊在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发表同情言论但毕竟希望避免违犯警章的人们说来,洛贝尔图斯阁下是求之不得的人物。

《新时代》搬到汉堡去,恐怕仅仅是这个杂志结束的先声。¹⁹³现在谁在汉堡主持这件事,我的确一无所知。

星期二^①,在沃信这儿发生了革命。救世军的一个狂热分子开的小店铺,遭到袭击,被砸毁了。店老板用手枪打伤了三个人。第二天警察局监狱的窗户被打坏,晚上来了四十个龙骑兵,五十个警察(这个小地方约有一万居民);街上没有人,而那些以为停留在街上安全无事的资产者,一再遭到无情的杀戮。现在平静了。真是什么样的蠢事都有。救世军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双方都是被资产阶级暗中收买的。

你的 弗·恩·

^① 8月19日。——编者注

110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30日于沃信]

来信都收到了。格·阿德勒的小册子^①已订购，回伦敦时可能见到书。感谢提示。²¹⁷应当痛斥此人。我正在校订《贫困》⁸¹，希望在这里就把它校订完。哲学部分，许多地方要译成真正的黑格尔用语。

巴霍芬的《关于古代的书信》，不急用。梅里格尔在“母权”方面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对我来说在这里所以重要，只是就我提出的观点来说的。^②

这里有四个音乐家弹奏着不和谐的音乐为俾斯麦作宣传，用连我都完全不懂的莱茵—法兰克方言告诉英国人：他们全心全意效忠，仅仅为你而生，等等，等等；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城市。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只寄伦敦。我们于星期二返回。²⁰⁵

① 格·阿德勒《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56页脚注。——编者注

11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9月13—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回到这里快两星期了。²⁰⁵我不在的时候,艾森加尔滕本来应该把第二卷^①整理好的那部分手稿誊清,可是因为天热,有一段时间没有抄,后来抄了一些,虽然抄得很漂亮,但是抄得太慢太少,以致已抄好的稿子是否寄给迈斯纳,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我无法很快把后面的稿子陆续寄给他。因此,要很快出版,目前还办不到。我不知道迈斯纳现在会怎么办。我对此倒有点高兴,因为现在我踏实了,用不着仓卒地赶了。

关于翻译我的小册子^②一事,你说的很好很对。但拉法格是怎样翻译的呢?他既不问自己的妻子,也不查词典,一切由他自己干,自作主张:这个德文词相当于那个法文词,而且还以赞赏自己杰作的心情把译稿寄给我。这样干,我自己也干得了。他当然希望马上担负起来,不过我们还得再看一看。至于英译,目前艾威林要干的工作够多的了,他还想翻译我的《发展》。可是有肯付酬的出版商吗?而就他的生活状况来说,他不可能再担负比目前更多的无酬工作了。况且这也不是那么紧急的事。首先我们应当有英文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版的《资本论》^①，而这还需要花很大的心血和劳动。

同巴尔和法比安的论战，以及就交易所税问题同龚贝尔老兄的论战(对后者我总是辨别得出来，不管他是为同他一起经常亲热地下酒馆的海尔布朗的市侩们辩护，还是为别的什么)，使我十分开心。²¹⁸ 你们批驳的巴尔和法比安是德国“学术界”的两个绝妙的典型人物，看到德国“学术界”受到应得的处罚，我总是很高兴。打击巴尔，意在盖泽尔。我特别喜欢你那种打击的手法，突出要点，尖锐锋利。

现在我得中断一下，我还不能伏案久坐。我在海边洗了冷水澡，这对我利少弊多。明天再写吧。

9月14日

你们的《贫困》译稿⁸¹，我在上星期(9月4日)连同注释一起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你大概已经收到。把我修改的地方同原文对照一下，你们就会看出，有些用语你们理解不正确(个别地方我作了批注)，不过，如果没有在那个国家久住过，这也是难免的。

我终于把我收藏的放大照片给那位打算印马克思彩色像的艺术家(忘了他的姓名，他的信也找不到了)复制了一张。我明天或后天把它寄给你。

既然我们期待在这次选举¹³⁹中取得重大成就，那末，我们大家都应当尽力帮助做点事情。所以我给你寄去**二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放入选举基金。

左尔格给我寄来了格朗隆德的《合作国家》一书，关于马克思

^① 第一卷。——编者注

的理论的叙述相当肤浅，但能为市侩所理解；他的主要目的，看来是要拿他的未来的结构（我读起来感到枯燥极了），冒充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他不引证马克思，而只是说：“象马克思和拉萨尔这样高尚的犹太人”！嘿！

《今日》在海德门主持下，越来越糟糕。为了使杂志吸引人，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编辑部写信告诉我，10月号将刊登一篇对《资本论》的批判文章^①！！并约我反驳它，被我谢绝了。就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刊物变成了无赖们争论谁拥护社会主义和谁反对社会主义的刊物。

我给你寄去一份《科伦日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斯坦利和比利时的列奥波特的人道的文明的国际协会，在非洲都干些什么勾当。²¹⁹至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更不用说我们那些普鲁士的暴徒和刽子手，当他们在那里干起来的时候，会干些什么！而俾斯麦还把殖民诡计²²⁰当做竞选的妙招。市侩们盲目地大批地上这个当。俾斯麦大概又可以有双重多数供他任意选择：保守党¹⁶⁸加民族自由党¹⁷⁸，或者（如果后者又要发牢骚的话）保守党加中央党¹⁶⁷。对我们来说，这都一样。

我要是还有时间，再给卡尔·考茨基附上几句。

你的 弗·恩·

9月15日

没有时间了。卡尔·考茨基只好稍微等一等。

① 菲·亨·威克斯蒂德《对〈资本论〉的批判》。——编者注

112

致卡尔·考茨基²²¹

苏黎世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随信将稿子用印刷品挂号寄还。

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①，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但我还是反对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下武断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目前的资本只是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

^① 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编者注

的资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资本的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见《反杜林论》第252—262页²²²),就象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幸好,施拉姆在哲学问题上也不高明,而且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些弱点你都很好地看出和指出来了。

其次:

(1)施拉姆知道不是产生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方式的物质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的《批判》序言²²³,在那里叙述得简短明了,只用了二十行字。

(2)洛贝尔图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早在他以前很久,英国和法国的空想主义者以及李嘉图以后的以李嘉图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同样好,甚至更好;其中有一些马克思在《贫困》第49—50页上引用了²²⁴。

(3)马克思讲的鲁滨逊^①,是**真正的**鲁滨逊,即丹尼尔·笛福

① 《资本论》第一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3—96页)。——编者注

原书中的鲁滨逊，连次要的情节——从难船上抢救出来的零碎物件等等，都是从原书里取来的。他后来又有了他的星期五，他是一个遭遇船难的商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贩卖奴隶。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

（4）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无论如何还为时太早。要是我，就压缩你的答复的这一部分，并首先引证**马克思自己的话**：《批判》中上述那一处，其次是《资本论》本身，特别是原始积累²²⁵，施拉姆在那里也能找到关于母鸡和鸡蛋的材料。

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再好的了。

你们的《贫困》译稿⁸¹，谅你们已经收到。我上一个星期日发出的一封信，内有捐给选举基金的钱，谅爱德也已收到。

杜西请求以后给她寄《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地址是：
伦敦西中央区大罗素街 55 号艾威林夫人。

你的 弗·恩·

现将倍倍尔的信寄还。

1、2 月间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了。

《今日》变成了真正的“诸家论坛”，就是说变成了谁都可以在上面写文章表示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杂志。下一期将刊登一篇对《资本论》的批判文章！^①他们约我反驳这篇文章，他们没有讲作者是谁。但是，我谢绝了。德赖斯代尔博士也在那上面写了篇文章^②，他引用了你的东西；伯罗斯的回信已收到，他打

① 菲·亨·威克斯蒂德《对〈资本论〉的批判》。——编者注

② 查·罗·德赖斯代尔《国家的治贫措施》。——编者注

听你。我已采取了必要的办法,但比较慎重,因为我不知道德赖斯代尔有没有你的书^①。

11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4年10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校样^②收到并已寄回,谢谢。我现在只等8—9印张的清样。如果其中没有重大错误,就不需要勘误表了。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③,莱比锡的福克出版社预告每册售价四马克二十分尼。这样的价钱或再便宜些,我愿意买一本。

据我所知,马克思有一篇**法文**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没有关于保护关税的演说。这篇演说未必适于翻译出来印成单行本,但是,如果爱德想把它作为德文版《贫困》⁸¹的附录,那倒不错,我可以把自己的一本寄去。

尊敬您的 弗·恩·

① 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

11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4年10月3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全部^①收到,谢谢。

只是有下列勘误:

第134页正数第8行: Lesellschaft 应为 Gesellschaft。

正数第9行: Gebensbedingungen 应为 Lebens-
bedingungen。

第144页正数第2行: glatte 应为 platte。

我的明信片^②,您大概已经收到。

勿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

11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4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非常抱歉,我直到今天才答复你6月8日和本月3日的来信。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从6月初以来,我只有强忍疼痛,违背医嘱,才能坐到书桌旁写东西。一种连医生们也弄不太清楚的怪病使我行动不便,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过去那种非常好动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被剥夺了,动笔写字尤其困难。只是近十天来,靠了一种器具,我才又稍能比较自由地活动,如果这种器具能试用合适,我想我会很快恢复得差不多。虽然这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但它已不大要紧,大概会慢慢好起来的。

不过,虽然我不能执笔,但能口授,已经根据手稿口授了整个《资本论》第二册,并且差不多可以付印。此外,我校订了已经译出的八分之三的英译稿^①,同时还看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不少事情。

与此信同时,你会收到我的一本刚出版的著作^②;我希望今天还能把它寄出去。

竞选运动整天在我脑子里打转。对我们力量每三年一次的大检验,是一个具有全欧意义的事件,同它相比,全体皇帝为惊恐所驱使的出动²²⁶是无足轻重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875年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怎样震惊了欧洲,怎样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和西班牙把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驱逐出了舞台。²²⁷正是现在,很需要再来一次同样的震动。类似莫斯特的可笑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已经超过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堕落得比施因德汉斯都不如,他们至少在欧洲将会遭到同样致命的打击,从而省去我们不少力气。在各种宗派都存在特别久的美国,那时他们便会慢慢地灭亡,——卡尔·海因岑在欧洲早已被人遗忘以后,在美国还活动了二十五年。正在取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得重大进展的外地法国人将受到很大鼓舞，巴黎的群众则将受到又一次推动而不再做极左派的尾巴。在改革法案²²⁸给工人带来新的力量的英国这里，这一推动将适逢即将来临的1885年选举，并将为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完全是由文人、旧宗派残余和多愁善感的公众三者组成的——提供真正成为一个政党的机会。在美国正是缺少一个这样的事件，来使得讲英语的工人最终明白：只要他们肯利用，他们手中握有何等强大的力量。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将给予依然顽固地传播甚盛的无政府主义空谈以新的打击。一句话，你们的胜利会在各地（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从西西里到瑞典）产生影响。

但新的“党团”将是什么样的呢？在有希望当选的新候选人中，有很多我根本不认识，而大多数“有教养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讨好选民和满足自己出风头的欲望。在比较落后的选区提名和选出这种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也会钻进理应选出优秀代表的老选区，并从那些应当较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的人们中获得支持。这个党团将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将做些什么。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划分越来越明显，如果资产阶级阵营竟敢夺取多数选票来制胜无产阶级阵营，那这就会挑起分裂。我认为必须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挑起分裂，这倒不是坏事，不过他们还得喝点酒壮壮胆才敢这样干。我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只要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我们就不应挑起分裂。如果分裂还是发生，那就迎上去，我就跟你一起投入战斗。

殖民诡计²²⁰没有得逞，我很高兴。这是俾斯麦打出的最大的

一张王牌，它很好地算计到市侩们的心理，使他们抱着虚幻的希望，而费用却惊人地庞大，并要很长时期才能得到补偿。俾斯麦及其殖民地使我想起了最后那个癫狂的贝恩堡公爵^①（真正的白痴）在四十年代初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想拥有一条铁路，虽然它要花费我**一千塔勒**。”修一条铁路花一千塔勒算得什么呢？俾斯麦及其市侩伙伴们关于殖民预算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俾斯麦这一次是够愚蠢的，竟相信吕德里茨和佛尔曼会负担费用。

顺便谈一谈俾斯麦。我们的一位朋友在一次工程师的集会上碰到了俾斯麦在瓦尔岑造纸厂的合伙人（贝伦斯），此人向他谈了很多关于俾斯麦蛮横无礼的事。这个道地的普鲁士容克在交际场合才例外地勉强遵守礼节，而在其他一切场合则粗暴无礼，毫无克制。这一点你们当然也知道。一个工厂视察员在回答他的询问时，说自己的薪金是一千塔勒，他说：“那就是说，您是靠贿赂过活。”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俾斯麦曾对这位贝伦斯说，在国会中唯一称得上演说家并且大家总是倾耳细听其演说的，就是奥古斯特·倍倍尔。

你越常常写信告诉我德国的情况，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情况，就越好。我不总是详细地给你写回信，是因为我只注意你讲的，何况我认为你讲的情况是唯一绝对可信的。一般说来，德国的工业仍然和从前一样：它生产的物品，在英国人看来数量太少，在法国人看来质量低劣，但毕竟是大规模地生产。它能够维持的原因仍然是：（1）抄袭外国的式样，（2）把真正的剩余价值赠给买主（唯有如此，它才有竞争能力），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榨取过头的剩余价值

^① 亚历山大-卡尔。——编者注

(唯有如此,它才能够维持)。但是,这样一来,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除了在个别地方处于停滞状态(那些地方对非正常工资已习以为常),在多数地方正在尖锐化,因为工资的压低有增无已。不管怎样,从1848年起在德国发生工业革命,这个革命还在使资产阶级先生们不得不好好想一想。就此祝你健康。

你的 老弗·恩·

116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13日[于伦敦]

匆匆奉告。我把h、tz以及删去的外文字恢复以后,将校样退给了狄茨。²³⁰我写信告诉了狄茨,说你们^①提出了抗议,我也同意你们的抗议,并且上述还原的地方是我跟你们商量好了改的。我不允许别人把一种正字法强加给我,就象不允许强加给我一个妻子一样,因此,如果不按我所要求的修改,那末,(1)我要求删去我的全部注释,(2)我不交序言^②。我决不能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两种正字法。

你们真的不愿意在扉页上写明你们译者的名字吗?扉页上无论如何应该是这样的:我只作为注释和序言的作者出现,如果你们不坚持要特别指出校订者的话,在我这一方面认为这是完全多余的。

① 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为了这种蠢事，我又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而且正是在竞选运动最紧张的时候！

你们的 弗·恩·

117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给你寄去了我那本关于家庭等起源的小书，今天又邮汇去了五英镑。希望你同时都收到。

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授并几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校订了已译完的那部分，即全书的八分之三）。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办法。它使我多少能够活动，但愿不久会

有进一步的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马克思的小女儿^①嫁给了一位很可爱的爱尔兰人艾威林博士。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我这里来。另一个女儿^②,你认识她,现在也在我这里,她向你衷心问好。她还常常很高兴地谈起在日内瓦跟你一起度过的那一天的情景。

希望你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如果你再出什么事,要立即告诉我。上一次我很长时间什么也不知道。下次你可不能再这样干了。

你的信件和其他材料,等我能清理文稿时就立即给你找。⁸⁶从5月起,我的身体不能做这件事,而现在又要处理那么多急迫的工作,这件事也无从考虑。需要彻底清理的东西有六大箱以上,甚至书籍也还没有整理到我可以随手拿来充分使用的程度。

好吧,祝你健康,而刚毅你本来就是足够的,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 老弗·恩格斯

① 爱琳娜。——编者注

②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波克罕向你问好，他一星期以前给我来过信。他的情况还是原来那样，没有变化。

118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的明信片，你大概已经收到。^①我尽可能明天就动手写序言^②。天天都有事打扰我，例如今天就写了一整天的信，而我还不能伏案太久。不过，我只要一动手，两三天也就弄出来了。

这么说，盖泽尔是这种出色的正字法的发明家！²³⁰又立了功！老实说，我不急于给《新时代》寄稿子，多多少少是由于害怕这个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请告诉我，狄茨出版的其他书籍，是否也必须采用这套妙法。倍倍尔的《妇女》就没有采用。万一我要答复狄茨，知道这一点，对我是重要的。

既然我已向狄茨那样坚决地抗议盖泽尔那一套，那末现在《新时代》要刊载序言，我也不能向他屈服。其他方面我当然没有什么反对的。

告诉爱德：韦纳来信说，那个人没有以我们的人的名义**要求**寄钱，韦纳是自愿把钱寄去的；可是那个人说，我们的人会把钱**接受**下来。这反正都是一样。

① 见本卷第217—218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洛贝尔图斯的《信贷需要》^①，我也没有看过²³¹，但那里面讲的只会是本来大家都知道的東西：抵押不得撤回，不得用資本形式归还，而只应赋予“租”权，即要求定期付利息的权利；如果没有付息，产业可以被拍卖；抵押债权人不能有其他要求。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原则”，它应当能使容克每年按资产阶级方式生产五千塔勒，按贵族方式花费一万塔勒，而仍不破产。怎样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秘密。当我读到施拉姆^②怎样想从这里面看出某种伟大思想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

马克思的照片今天已寄给曼茨。^③他希望知道是什么颜色。这你能帮他的忙。马克思那种黝黑的脸色，只有南欧人才可能有，面颊并不太红润（你见到马克思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病得很黄了，那是不正常的）；乌黑的上髭略带斑白，但除个别几根褪色的以外，没有一点褐色；头发和颌下胡须则是雪白雪白的。这张像是经过修描的放大的照片，象极了。曼茨将通过瑞士邮局收到它。

《起源》一书除要译成波兰文外，维·查苏利奇提出要译成俄文，伯尔尼的一个法科大学生安德尔富伦（是梅林根人）提出要译成意大利文。你们对这个人是否有所了解？教他意大利语和社会主义的切里奥利博士愿意校阅译文。

我昨天给你和爱德寄去了书^④。已经向世界各地分送了三十多本。我也给《今日》杂志和《正义报》寄去了，其他一些供写书评使用的，恐怕要你们费心了。你和爱德为这本书出了很多力，我非

①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论现今大地产信贷需要的原因和补救办法》。——编者注

② 卡·奥·施拉姆《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07页。——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常感激。

你的 弗·恩·

你的 Herkommen^① 怎么样了？我指的不是 origo〔起源〕，而是 adventus〔来临〕。

119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17日〔于伦敦〕

狄茨来信说，正字法改了²³⁰：“在寄送稿子的时候，只要考茨基提一下，您和我就省得修改了。”直到排好整整三个印张我们还蒙在鼓里（大概不怪狄茨），这他只字未提。

巴霍芬老头还活着吗？他还在巴塞尔吗？我想题赠一本给他。

序言^② 在准备阶段，即我正对《认识》^③ 全书再作一次仔细研究。这得花点力气，因为只有经过十分详细的分析，才能了解那里所宣扬的是多么荒唐的谬论；这些胡言乱语简直把两三个即使不是新的、但至少是正确的、对德国说来很值得夸耀的见解都淹没了。在这方面，《资本论》第二册是会把**很多东西**说清楚的。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双关语：《Herkommen》一词有“来临”和“起源”两个意思。——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③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

120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贫困》第49—96页的校样和译稿²³⁰，已经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我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没有能同稿子核对。请你们那里尽快校一遍。我请狄茨把其余的校样寄给你们，给我只寄序言^①校样。看校样又占去了我最好的工作时间，要不我今天就动手写序言了。明天要动笔。我想，先发我的序言^①，然后再发马克思登在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¹⁰⁹，作为他的代序。

我正要向你们打听农涅的情况，因为拉法格夫人想了解一下她的这个形迹可疑的邻居。恰好巴黎报纸上登出了《处决》一文。大家都很奇怪，普鲁士人竟肯花钱雇用这么一个蠢货。²³²

刚才《今日》的乔因斯到我这里来过。他们不久前才决定用英文出版《发展》^②，而我早就把翻译权给了艾威林。但是艾威林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他和海德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头。于是他们想强使我接受不懂德文而准备从法文翻译的肖伯纳。但是我拒绝了，让乔因斯去找艾威林，艾威林一般说来越来越使我中意。文人间的这些小小的倾轧构成这里运动内部事情的大部分。他们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其他方面也很糟糕。上星期二，拉法格夫人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 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为了一件小事争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厉害，一片互相指责“说谎该死”的叫喊声。那个场面，可想而知。我所信赖的人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他们两个都非常正派、聪明和诚恳，虽然还需要别人大力帮助。至于其他人，据我能判断的，我认为都很不高明。

我现在对蒙森先生也了如指掌。他在自己的《罗马研究》一书中关于 *enuptio gentis* [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 说了一大堆胡言乱语，我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摘录了一切需要的段落。²³³ 如果蒙森学派想在罗马史问题上跟我为难（这在形式上是很可能的，在实质上却是办不到的），那我能够自卫。

希尔施给我寄来了《法兰克福报》，上面载有一篇关于里别尔特的《家庭史》的评论。这本书明显地无耻地剽窃了摩尔根和巴霍芬的著作，再用其他容易找到的资料作了一些补充。

向爱德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评论，我也还没有见到，你还有这篇文章吗？我会把它寄还的。

12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暂且放下我的序言^①,通知你:

(1)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随信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这是好容易从一家旧书商那里找到的孤本,用后务必还我;

(2)我认为,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的真祖约翰·格雷**的地方,即从第61页“劳动时间……的学说”那句话开始,到第64页这一节末,作为附录印在《贫困》²³⁰的后面。请你把这几页马上寄到斯图加特,我在序言中要提到这个附录。这样我们就**完全**摆脱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整个这一方面,从而也就回击了洛贝尔图斯的乌托邦;还有不足之处,我在序言中补上。

《自由贸易》是不是也作为附录收进去,请你们酌定。我实在想不出把这篇东西放在哪里好,我又不认为这篇东西出单行本会起什么作用,——这一点你们能比我作出更好的判断。

要是狄茨对关于格雷的附录提出异议,那也可以把它印在序言和(旧)《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论蒲鲁东》一文的后面。但是必须把它收进去,这一点你们自己会明白。

你们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12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寄去序言^①。如果你们把《自由贸易》^②也作为附录，那就请把最后一页的补充加上，不然的话就改一改这个补充。

与此同时，我把肖莱马捐给选举基金的一英镑邮汇给你。你们大概已经知道，肖莱马在达姆斯塔德遭到迫害。在夫赖堡逮捕豪格时，发现了一份寄给他兄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因此被抄家，抄出了肖莱马辛辣地嘲讽俾斯麦的信件，接着又在他母亲那里和赫希斯特搜查他，他当时刚好在赫希斯特。为了不给母亲增添无谓的烦恼，他离开了。在达姆斯塔德，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

按照倍倍尔的委托，我给舒马赫寄去了一些关于里廷豪森在1848年活动的资料。

我这篇序言，很抱歉，写得太长，但还没有把洛贝尔图斯先生的问题谈完。在《资本论》第二册序言中再谈他对剩余价值的“发现”。²¹⁵可笑的是，李嘉图在德国竟被忘得一干二净！

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要是狄茨把序言的校样和稿子寄给你们，请转寄给我。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12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4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电报六点多钟收到，大家欢腾。²³⁴ 我立即向本市和外地寄出一些明信片，告知电报的内容，也给巴黎写了信，那里先到的消息总是混乱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十分感谢，你在选举的百忙当中没有忘记我。我把电报的内容也告诉了此地的协会¹¹⁸。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最终能获得多少席位，现在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必不可少的十五个席位是有把握的²³⁵，而主要的是选举表明，运动正以迅速而又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席卷一个又一个选区，削弱着其他政党在这些选区的阵地。我们的工人真是好样的！他们不顾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诡计、威胁和暴力，夺回一个又一个阵地，表现得那么顽强，那么坚决，主要的是，又那么达观！德国极其需要重新受到世界的尊重；俾斯麦和毛奇能够做到使人畏惧德国；只有我们的无产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即得到那种只有自由而又纪律严明的人们才当之无愧的尊重。

这对欧洲和美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法国，我预期我们的党将会因此而有新的发展。那里人们仍然还没有消除公社失败的后果。公社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使法国无产阶级也倒退得非常远。掌握政权三个月，而且是在巴黎，并没有使世界翻转过来，却由于自身的无能覆灭了（现在人们这样片面地评论公社）——这难

道不是证明党没有生命力吗？这就是人们的通常的说法。他们不了解，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德国的胜利也将帮助国际共产主义牢牢地站稳脚跟。拉法格夫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她现在在这里，并向你衷心问好。

这个消息对美国讲英语的无产阶级也将产生同样大的影响。

挂号信和我前天寄出的明信片，谅你已经收到。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你自己在你的那些没有把握的选区中能否通得过。²³⁶ 在大量新人必定进入党团的情况下，你在开始时就在里面是绝对必要的，免得你以后遇到未经你参与而造成的事实。我知道，你的身体也不很好，为了党的事业，你无论如何应该保重自己，准备迎接更关键的时刻。而这还是可以安排好的。

我本来打算在信中再给你谈谈洛贝尔图斯的诤语，不过今天晚上不行了。施拉姆已受到了卡·考茨基的反驳。²²¹ 在《贫困》序言^①中，我把我们同洛贝尔图斯之间的关系已经谈清楚了，我认为这足够了，而在《资本论》第二册序言中我可以更彻底地批驳。²¹⁵ 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之前再批驳一次。

关于此事，日内将写信详谈。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124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从你最近的一封信到今天，中间进行了选举，就是说五年了²³⁷。所以我只是提它一下。

附去李卜克内西的信，真是独特之见。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你从伦敦编《新时代》就不会象从苏黎世那样编得好。为什么你在伦敦就会无助于德国党，这也令人不解。不过，这封信并没有证明，李卜克内西下一次在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心情影响下不会想出和写出截然不同的意见来。他在奥芬巴赫只获得一半胜利（重选结果我们这里还不知道）²³⁸，这一点大概会使他深思。关于斯图加特“攻不下的”阵地的一段话妙极了。这使我想起一个法国革命军战士向他的赤脚战士们转述人民代表的讲话的故事，他说：“代表说了，有铁和面包就能够一直走到中国。可是，他没有谈到靴子”。要是没有警察的话，是攻不下的！

我写信给狄茨，要他把尚未拼版的序言^①校样给我寄来，需要作一些修改。在这种事情上，要不想让人家在一个不妥当或不确切的词句上抓住你，在表达上多么慎重都不过分。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选举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引起反响。这真是胜利日!《科伦日报》承认我们得了七十五万票,它在投过倍倍尔票的四千科伦选民面前低声下气,乞求他们的重选选票。《科伦日报》对我来说比其他报纸更重要,因为莱茵的资产者仍然是德国最发展的资产者,而这家报纸反映他们的看法。因此,这种一反常态的表现,这种对新生力量的刮目相待,就更值得注意。

这可真是好极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它在欧洲市侩习气最浓、为胜利而陶醉最厉害的国家中,却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习气和沙文主义。这支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和旧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正如基督教狂潮的汹涌,对覆灭中的罗马帝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一样。这支力量和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满怀信心、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是那样地有信心,以至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反社会党人法²³没有把它镇压下去,反而促使它前进,俾斯麦的社会改革²³⁹只是被它踩在脚下,最后一招是企图挑动它进行为时过早的暴动,以便一举击溃它,这除了令人不禁失笑,不会引起别的。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

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竞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救命的铁锚;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我还想给爱德写封信,但是已经太晚了。彭普斯又带小孩来了,我得跟孩子玩一会儿。五点钟艾威林和杜西要来,七点钟莫利

斯将有要事同我商量。因此爱德暂且只好满足于我的问候了。

你的 弗·恩·

12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您上月27日的亲切的来信²⁴⁰一收到，我就把我的小册子《起源》^①给您寄去了一本。要是知道上次的地址仍然能用，小册子会寄得更早。

祝贺您学习德语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我欣然委托您把《起源》译成意大利文。早就有人向我提出过这类请求，但我没有同意。为了可以断然拒绝别人，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能立即刊印和出版您的译本的出版者。

致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12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你信中就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的序言^①中可以得到解答。我在那里直接引用了这篇文章。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安排材料²³⁰；我每天都能收到序言的校样，并将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引用上面这篇文章，引用《批判》^②的摘录，可能的话还引用《演说》^③。

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确地指出²⁴¹，我们是中央党¹⁶⁷的唯一的重要对手。只要我们渗入中央党的堡垒——慕尼黑、美因兹、科伦、亚琛、杜塞尔多夫、埃森等地，就能使这个被人为地保持的对立派别的混合体瓦解，并使其中每个派别一一暴露出它们的真面目。那时就会发现，**实际上**天主教派党团所代表的无非是反动派的天主教这一翼，而在比利时和法国它则代表**整个**反动派。所以中央党的瓦解对俾斯麦先生会有致命的影响，因为俾斯麦极其需要这种成分复杂的政党。

关于重选进行的情况，我知道的消息不多，而且是些迟到的消息。²³⁴但愿在大多数场合下结果良好，因为新的成分现在进入党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团越多越好。最坏的家伙（“有教养的人”）已经当选；将要补选的多半是工人，而工人只会使成分得到改善。

反社会党人法²³ 受到了谴责。国家和资产阶级在我们面前丢了脸。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若无其事地照旧抱住不放，谁要是以为因此就会废除这项法令，谁就会犯大错误。在英国，老约翰·罗素在自己政治上死亡以后的二十年间，继续起着首相的作用。一般地说，废除一项法令需要作出决定，而这一点未必做得到。顶多在刑法典中加进一些新的条款，而这些条款比反社会党人法要我们作出的牺牲会更大。

我们现在应该提出积极的法案。²³⁵ 如果把法案坚决地，即对小资产阶级偏见毫不让步地表述出来的话，那末法案会是很好的。如果是盖泽尔式的四角形^①，那就很糟糕。标准工作日（十小时逐渐缩短到约八小时），国内和国际的工厂立法（其中国内的比国际的可以更进一步），关于责任制、伤亡事故和疾病、残废工人的立法的彻底修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提供出充分的材料和理由。我们等着瞧吧。

1884年的选举对我们来说，同1866年对德国的庸人来说，是同样的情况。那时他们不费任何力气，甚至出乎他们的意愿，一下子就成了“大民族”。现在我们成了一个“大党”了，但这是由于我们进行顽强的工作和付出重大的牺牲而达到的。《Noblesse oblige》（“位高任重”）。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不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法兰克福、慕尼黑、科尼斯堡不可能立即成为象萨克森、柏林、贝尔格工业区那样明显的无产阶级地

^① 文字游戏：“四角形”的德文是《Viereck》，这个德文字也是姓（菲勒克）。——编者注

区。领袖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会在某些地方的群众中找到他们以前得不到的支持。迄今为止以个别人的反动趋向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可能（局部地）在群众中作为必然的发展因素重新出现。因此，可能的话，必须改变策略，以便引导群众前进，同时不让那些不中用的头头来领导运动。但是这也需要等待。

《资本论》第二册第三篇²⁴²的极为复杂的定稿工作，我明天开始。这项工作一结束，我希望就抽出时间来修改《农民战争》¹⁵²，现在将把它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拿出来，为此就要在开头和结尾做一些重要的历史补充。只是斗争过程本身的叙述几乎没有变动。我认为，先印《农民战争》比印《杜林》更重要，后者我将很少改动，只做一些注释或者补充。你们打算怎么安排付印？

不管反社会党人法会有一些什么变化，依我看，苏黎世的报纸^①和印刷所应当保存下来。他们甚至连1878年以前那样的自由也不会再给我们了。他们会给盖泽尔分子和菲勒克分子充分的自由，并使这帮人有一个漂亮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们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们只是在国外才会有必要的出版自由。不过，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就是企图削弱普选权，因为怯懦会丧失理智，庸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然，开始时各方面都会对我们说些恭维话，而对这些恭维话并不是人人都会无动于衷。例如，我们的朋友辛格尔就会愿意向人们证明：虽然他自己的肚子大，或者正是因为肚子大，但他根本不是一个吃人生番。

卡·考茨基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昨天的信。

你的 弗·恩·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127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4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你9月25日来信带来的艾米尔^①患病的不幸消息，并不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他本人有时给我来信谈过他的健康状况，并说应该去南方过冬。你前几封信中也谈过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情况。如果现在已经发展到结核病（这在我们的年岁是不常见的），那当然是很坏的征兆。但是，我仍然希望他还能活在我们中间，并希望他的健康状况不至于使他活着是一种负担。他总还是活到看见了一件喜事：我不久前从报上知道，阿格尔河谷的铁路通车了，他曾为此孜孜不倦地操劳多年。虽然这条小小的铁路支线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种铁路，但总比没有要好。有了这条铁路，河谷地区和恩格耳斯基尔亨将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本来早要写信给你，但当时碰上海尔曼^②结婚，而我又不确定知道你在哪里。在这以后我总是事情很多，工作太忙。此外，最近一年半来，我本人也深切地感到，人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我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不管怎样，看来现在病是在好起来，只是还有类似疝气的症状（可是出现的并不是肠膨出，而是水肿一类的东西）。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专做束带的人，

① 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② 收信人的儿子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恩格斯。——编者注

他不止一次地处理过这种不太多见的情况，并为此设计了一种非常方便的器具，一点也不麻烦；我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多少掌握了它，终于又能走动和伏案工作了，这我曾经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如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会很满意。除了肌肉和韧带松弛(这是长期卧床不动以后十分自然的现象)，我现在没有任何别的感觉，正在逐渐恢复正常。

希望你们其他方面一切顺利。鲁道夫^①看来又恢复了健康。他大概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我们父亲的体质，父亲在四十岁以前也总是闹胃病，后来完全好了，如果不是伤寒夺去他生命的话，也许会活到现在。

请立即来信告诉我：艾米尔和你们全家人的健康如何，海德维希^②在做什么。海尔曼结婚旅行快回来了吧？

向所有弟弟、妹妹、恩玛^③、你的孩子们和你本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2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4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写信把洛贝尔图斯的欺诈行为告诉你，但现在《新时

① 恩格斯的弟弟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收信人的妻子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代》要发表我为《贫困》写的序言^①；你可以从那里找到全部最必要的说明，这要比我在信里讲得好。更进一步的论述将放在《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²¹⁵里。

但是，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迫切的问题，我想对你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所有自由党庸人们对我们如此尊敬，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是呀，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守法，放弃革命，那末，我们是赞成立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由此看来，毫无疑问，在国会里会立即向你们提出这种要求。你们的答复，对德国不如对外国那么有意义，因为在德国，我们的可爱的小伙子在选举中已经作了答复。要是作出顺从的答复，就会立即失去选举²³⁴所造成的全部巨大影响。

在我看来，情况如下：

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基础、历史性的法、法制到处被千百次地破坏着或者是整个被抛弃。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革命的权利原先是存在的，否则执政者就得不到法律的批准，但是后来它被取消了。

德国现有的制度是在1848年开始和1866年结束的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66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普鲁士所以能建立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只是由于它以暴力击溃了德意志联邦和进行了内战，就如同它过去所以取得某些成就，只是由于它在同外国结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成同盟(1740年、1756年、1795年²⁴³)中进行出卖和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一样。如果普鲁士硬说盟约是别人破坏的,那是一点也没有用的。另外一些人的说法则相反。革命从来没有忽视过法制的根据,例如,1830年在法国,无论是国王^①,还是资产阶级,都说法在他们那一边。总之,普鲁士挑起了内战,从而引起了革命。它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三个“天赐”王位,兼并了他们的领土以及过去的一个自由市法兰克福。²⁴⁴如果这不是革命的行为,那我就不知道革命这个词根本是什么意思了。此外,它还没收了被逐君主的私有财产。它承认这个行动是不合法的,然而却是革命的,后来要求会议(国会)批准这次行动,虽然国会并不比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利来处理这笔财产。

德意志普鲁士帝国,作为1866年用暴力创立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完成,完全是革命的产物。对此我并不抱怨。我对做了这件事的人所要责备的,只是他们是一些可怜的革命者,过早地止步不前,没有立即把整个德意志并入普鲁士。但是,谁以铁和血行事,推翻王位,吞并整个整个的邦,没收私有财产,谁就无权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如果党能保持住做一个革命党的权利,恰恰象帝国政府当年做的那样,那末党也就有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不久前还存在一条半官方的原则:帝国宪法不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条约,它仅仅是君主和自由市之间的条约,自由市随时可以用其他条约来代替帝国宪法。因此,那些鼓吹这一原则的政府机关报要求给政府以**废除帝国宪法**的权利。过去对它们没有颁布过任何非常法,它们也没有遭受过迫害。这很好嘛,而我们甚至在万

① 查理十世。——编者注

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为自己要求比各政府在这一情况下要求更多的东西。

坎伯兰公爵是不伦瑞克王位的不容争辩的法定继承人。普鲁士国王坐朝柏林的权利并不比坎伯兰公爵追求不伦瑞克王位的权利更多。对公爵的各种要求，只有在他登上按理属于他的法定王位以后，才能提出来。但是革命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用强力阻止他登基。这又是一个革命行动。

各政党的情况如何呢？

1848年11月，保守党人毫不犹豫地破坏了1848年3月建立的新的法制基础。²⁴⁵他们认为立宪制度只是暂时的，他们对于任何封建专制政变，都会大表欢迎。

各种色彩的自由派都参加了1848—1866年的革命，即使今天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利：用暴力对付以暴力消灭宪法的尝试。

中央党¹⁶⁷认为教会是居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力，因而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责成**它进行革命的权力。

而这些政党却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而且仅仅是要我们**发表声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诉诸暴力，而要屈从于任何压迫和任何暴力，不仅在它们形式上是合法的（在我们的敌对者看来是合法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在它们直接违法的时候也是这样！

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

如果就一个政党在**什么情况下**为自己保留这种权利发生了争论，那对我们是有利的。那时就会争论得乱了套。何况是一个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的党，因而是一个由上面直接建议它进行革命的

党。我们每天都可以被宣布为非法，就象已经宣布过了一次那样。要求这个党作出这种无条件的声明，简直是荒谬极了。

不过，这些先生们用不着担心。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成为反对我们的力量**。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任何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使**我们掌握政权**，而会使最激进的资产者即小资产者掌握政权。

总而言之，选举已经表明：采取对敌对者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只有当我们有力量时，庸人们才会尊重我们。向庸人让步的人，庸人是瞧不起的，这种人在庸人看来不是一支力量。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但必须让人感觉到它。德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党，让它的代表人物无愧于这个阶级吧！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12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4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知道你已平安到达，而且保尔爱吃给他做的那块蛋糕，很高兴。不过尼姆对于他一定要把蛋糕和干酪一起吃却不以为然。尼

姆牙痛得很厉害——牙是个好牙，但是活动了。昨天她用从梅特兰公园拿来的旧的小钳子把它拔掉了，喝了一口白兰地酒来奖励她的勇气，现在她又快活起来了。

上星期五^① 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 举行了一次募捐演出。杜西和爱德华^② 同演一个节目。我没有去，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在硬椅子上连续坐上三个钟头。尼姆说他们演得很好，说那个节目演的或多或少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莱特妈妈朗诵得很好。巴克斯的钢琴演奏时间长了一点。莫利斯(他有一天晚上到我这里来，看见桌上有一本斯堪的那维亚的《老艾达》²⁴⁶，非常高兴，他是冰岛文学的爱好者)朗诵了他的诗作(改写《艾达》中的《布龙希耳德下地狱》——描写布龙希耳德在西古德火葬时投身自焚)。还有其他节目。整个演出很成功：他们演的似乎比他们写的好，他们的诗歌又比散文好。

保尔对布洛克的答辩，不仅文笔非常好，而且内容也非常好。²⁴⁷ 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如果他在斗争中学习政治经济学，只要是学了，那也很好。他提出了以不等量劳动所生产出的谷物价格相等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只有在《资本论》第三册才得到解决。但是，有机会时，他可以回过头来还击布洛克的拙劣诽谤，布洛克在第131页注释上说什么摩尔特别强调商业资本，不论是**货币**(铸币)形式的还是**商品**形式的。这不是公然撒谎，就是证明他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摩尔提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时，只是把它们作为**历史事实**来看待，但是在第一册所有的经济论述中，他有意地把它们**撇开了**，只是通过资本的最简单形

① 11月21日。——编者注

② 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式——工业资本来分析资本。

保尔在第285页上有个笔误：剩余价值的大小和工作日的长短成正比，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

此外，你知道，我不赞成保尔答复布洛克的唯一理由，就是怕这会«block»^①他最后答复勒卢阿-博利约。如果保尔已经把莫利纳里哄得同意他可以就任何事情答复任何人，那自然更好。

《社会民主党人报》关于支持德国人的集会的报道，以及该报摘登的《里昂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²⁴⁸，将在德国和各地产生巨大的影响。什么事情也不能象这两个“世代为仇的国家”的无产者的这种真挚情谊和紧密合作，更使市侩们，而且也使其他国家的工人们感到惊异。这件事情应当强调再强调。

至于可怜的布鲁斯这个没有纲领的人怀疑我们的人借以当选的纲领，那末弥勒在达姆斯塔德发表的声明会给他回答。我很高兴盖得在《人民呼声报》上利用了这个声明。本星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发表的汉诺威纲领还要更好。²⁴⁹我希望盖得会利用它。这两个文件以及它们在我们的人可以争取选票的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这两个新选区发表一事，使我感到的快慰不下于选举本身。这两个声明表明，俾斯麦的迫害所激起的革命精神是多么彻底。我本来几乎以为这些新选区会选出“温和的人物”，但是现在不必担心了。法兰克福的犹太教师扎博尔也是属于党内倍倍尔那一派的。

伯恩施坦写信给保尔谈拉萨尔问题²⁵⁰，是因为在巴黎和在伦敦、纽约一样，那一批老拉萨尔分子在德国人中还很有影响。他们

^① 英语«block»一词意思是“妨碍”，读音是“布洛克”。——译者注

大多数是流亡国外的，在德国他们呆不下去了，也没有人听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呆在国外没有多大害处，并且形成一种有用的国际联系，又给在国内的德国人筹款，所以人们对他们多少还有些爱护。

洛里亚很谨慎，不把他信笔胡诌的东西寄给我。他是个真正的“讲坛社会主义钻营者”²⁰，从各方面剽窃我们的东西。顺便说说，如果保尔要答复他，保尔打算做的是打不中要害的。²⁵¹洛里亚对于**为什么**资本家既涌向这个工业部门，也涌向另一工业部门，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而真正的问题是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事实上，它使古典经济学因无法解决它而崩溃了。李嘉图学派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而“解体”（摩尔在手稿里使用了这个词）²⁵²，从而给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和你一起散步对我很有好处。我现在散步每天都延长一点，我的肌肉又结实起来。

向保尔衷心问好。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可怜的赫斯老妈妈！“我们织啊，织啊！”^①希望她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停笔前，我想请你帮个忙。保尔从我这里借去过：（1）达尔文的《物种起源》，（2）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历史》，（3）帕凯的《法国省和公社的制度》，（4）邦纳罗蒂的《巴贝夫的密谋》。燕妮从我这里借去过（1）韵文体和散文体的《艾达》和（2）《贝奥伍耳

① 海涅《西里西亚织工》。——编者注

夫》²⁵³，这两本书都是济姆罗克用高地德意志方言新译的。这后两本书和达尔文的书，我特别需要。如果能找到这些书（梯叶里和帕凯的书我也要用，邦纳罗蒂那本书现在买不到了），请你收集起来，用包裹寄给我。大陆包裹快递公司（agence Continentale）的代理人是：

伯热尔街 18 号埃·多蒂阿蒂，
北站对面敦克尔克路 23 号普·比若。

邮资先**不要**付，这样就更保险一些。但是注意，我并不是急着要你火速到阿尔让台去找那些书。

看来，克列孟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道义上日趋堕落，这在法国资产阶级政治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他访问了格莱斯顿并在那里胡说了一通，这是迹象之一；另一个迹象是在议院里他对于迫害社会党人的事情和里昂、蒙吕松等地的残暴的判决默不作声。

保尔想要爱尔兰报纸，连一份可以推荐的也没有。而且如果《平等报》把每一次不管多么荒唐的凶杀都叫做处决，那末哈瓦斯通讯社的电讯就足够了。至于别的材料，《每日新闻》的爱尔兰通讯也够了。

如果保尔能做到把《平等报》按时寄给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也将按时寄出自己的报纸作为交换。但是，我要写信给伯恩施坦，叫他把报纸寄到**你们**的地址，那样**你们**就可以收到，而不是那些看不懂的人收到。

向保尔衷心问好。

非常爱你的 弗·恩·

130

致约翰·林肯·马洪²⁵⁴

伦 敦

1884年1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您的便笺我今天早晨才收到，因为地址门牌写得不对（122号写成132号）。

您如能在明天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来我处，要同我谈什么问题，我都乐意听取。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31

致夏绿蒂·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4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绿蒂：

今天早晨十点左右我接到了你的电报。前些时候，当海尔曼把艾米尔的健康情况比较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之后，特别是两周前你的姐夫科耳斯曼来看了我之后，我就对这个消息有了准备。关于艾米尔，我们谈了很多；科耳斯曼是完全了解医生的诊断的，——没有任何希望，结局已定，死仅仅是几个星期的问题了。

但我总没有料到会死得这样快。既然已经去世，我们只好加以克制。

亲爱的绿蒂，你一生中永远也无法返回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一段人生的幸福已经失去，它一去不复返了。我知道，在这个时刻你一定会觉得世界是多么的寂寞和空虚，我也知道，在你心灵深处，想立刻同你的艾米尔长眠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这是每一个为心爱的丈夫守灵的人都会有的心愿。但是，回想一下，我母亲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她有四十一年是幸福的，后来孀居。要知道，妇女爱自己的丈夫，超过我母亲爱我父亲的并不多。可是她毕竟在自己的子女中找到了慰藉，在我们这些儿孙中间又度过了十四年，这至少不能说是不幸福的。她当时比你现在的岁数大，她的所有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且有了生活保障，而你还得对你的几个孩子尽到只有母亲才能尽到的责任，尤其是现在他们失去父亲以后，这种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我和艾米尔始终有着特别亲切的关系，不管我们的观点分歧多么大，我们之间毕竟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俩都在研究科学问题，不去计较直接的实际利害。然而，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去世以后，我在这里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身体又病得无法作出任何冷静的正确的决定，那时正是艾米尔以他的明确的观点、果断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使我摆脱了这种困境，顺利地结束了那次决定我整个未来的曼彻斯特的谈判。我现在能在伦敦并处于独立的地位，这多半要归功于艾米尔。

尽管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还不稳定，我仍想今天晚上到你们那里去，向我亲爱的弟弟表示哀悼。不过，有我在场，可能会甚至一定会引起警察的刁难，而这种麻烦，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我是无论

如何不愿让你和你们大家遭受的。因为在几个月以前，一位举世闻名的入了英国籍的 chemist^①，这里的皇家学会会员，仅仅由于他参加了马克思的葬礼，便在他的故乡城市达姆斯塔德遭到了刁难，而且弄得他立刻离开了。^② 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显然，我暂且还不得不把自己看做一个政治流亡者。

亲爱的绿蒂，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你们妇女比我们男人刚毅、坚强。你们在需要时所忍受的事情，我们是忍受不了的。我常常羡慕你那惊人的自制力，你一定也会用它来克服这种最沉痛的不幸，克服这种痛苦，虽然我们大家都在为你分担这种痛苦，但绝大部分还得要你一个人去承受。

代我吻你的所有的孩子。

你最亲爱的忠实的 老弗里德里希

132

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4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不用说，你可以把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这个地址告诉同你通信的人，让他们用这个地址好了，你要使用多少次，你怎样经常使用都可以。希望此信到时，你还在维也纳；由于忙，我顾不得回答你的问题，一周来总是有人打断我的工作。

① 卡尔·肖莱马。——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26 页。——编者注

我不明白，关于《演说》的问题²⁵⁵，为什么你们自己就解决不了。要知道，这种事情你们比我更容易决定。我将写信告诉狄茨，让他自己决定这件事。

你的 弗·恩·

13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4年12月11—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写前一封信^①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知道，在新当选的人当中，有些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气质，会加强国会党团中的**右翼**，即资产阶级那一翼。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所有其他党派突然向我们百般讨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这些先生可能陷入圈套，准备发表一项声明，类似《科伦日报》作为废除非常法²³的条件曾经要求我们作的那类东西²⁵⁶，——要知道，这种声明只会比那种模糊党的革命性的发言，如盖泽尔在讨论非常法时的发言（格里伦贝格尔把它和你的发言印在一起）²⁵⁷，还要右一点。自由党人先生们是些软弱的人，得到一星半点就满足了，甚至我们方面作出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心满意足，然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种一点小小的让步，因

① 见本卷第237—241页。——编者注

为他们会在国外损害我们的名誉，使我们信誉扫地。你不会作这种让步，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你，因而也是我们，在表决时可能处于少数。如果在发言中暴露出哪怕是一点点分裂的迹象，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也仅仅因此，我认为有责任帮助你应付这种可能的情况，给你提供一些历史方面的论据，这些论据你也许不象我那样记忆犹新。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我的信拿给人看，为此我在那封信中略去了归根到底对某些人是有所指的一切暗示。

如果我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运动的力量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带动起来了，党团能同自己的选民水平一样高，那我比任何人都高兴。的确，我发现辛格尔完全变了，他星期日来看过我，说下个星期日还要来。他开始真的相信（确实如此），他还能活到某种社会改革的时候。我希望，这种情绪能长久保持下去，我们那些“有教养的人”能经得起诱惑，不去向其他政党证明自己不是吃人生番。

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群众，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他们运动的进展是那样信心百倍和有胜利把握，因而是那样鼓舞人心和富于幽默，真是出色极了，无与伦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这样出色地经受了非常法的考验，都没有在遭受六年的迫害之后，用力量壮大和组织巩固这样的证明作出回答；任何一国无产阶级都不能象德国无产阶级那样，在组织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且是在不作任何有关秘密活动空谈的情况下取得的。我看了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的竞选宣言²⁴⁹之后，连我对在新地区（选区）不得不作些让步的顾虑也打消了。既然在这两个城市能用这种真正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来说话，那就等于已经得胜。

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工业革命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而这个革命在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已经结束。在那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工业区和农业区之间的分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只是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在那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出生的环境就是他们以后必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对过去失败了运动的尝试也还没有忘记。与此相反，在我国一切都还在变动。农民自给自足的旧式工业生产的残余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排挤，而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又在让位给机器。而且，正是我们这种在后面一瘸一拐地向前追赶的工业的本质，使得革命如此彻底。由于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已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垄断，所以留给我们出口工业的多半只是一些小商品，然而这些小商品也是为广大群众所消费的，它们最初是由家庭工业来制造，只是后来到了大批生产的时候才用机器来制造。这样，家庭工业（资本主义的）就扩展到广阔得多的地区中去，而且更加彻底地为自己打扫着地盘。如果不把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兹南，以及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和旧巴伐利亚^①计算在内，那就没有几个地区的农民不日益被卷入家庭工业。这样进行革命的地区，在我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

其次，由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通常都经营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就使得有可能把他们的工资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从前是平民的幸福，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

^① 巴伐利亚行政区是上巴伐利亚和下巴伐利亚的统称。——编者注

最有力的工具。一畦马铃薯、一头母牛、一小块耕地，就能使工人以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其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工人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又只能使他维持部分生活。因此，我们的工业之所以有能力输出，是由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部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是靠压低正常工资取得的。在任何农村家庭工业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突出。

此外，由取得了资产阶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微小)的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我国的工业变革，通过下面两件事而大大地加速了：(1)在1866—1870年间扫除了国内的障碍；(2)法国的几十亿赔款归根到底是用于资本主义投资的²⁵⁸。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工业变革，这种变革比其他国家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未受摧残、未因失败而精神沮丧的无产阶级，最后，多亏马克思，我们还懂得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而这一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前人所未有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义务**取得胜利。

至于说到纯粹民主派和它在未来的作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它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起它在工业发达较早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差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²⁵⁹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戴上民主的假面具。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而且一旦这一点办到了，自然也要把自由派一脚踢

开。所以，在1848年，从5月到波拿巴的十二月选举为止，在法国进行统治的是一切政党当中最软弱的、纯共和主义的《国民报》派²⁶⁰，这仅仅是由于全部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支持了它。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最温顺的、还有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战败者认为在这个政党身上还有得救的最后可能。我们不能指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有多数选民，即多数国民支持我们。那时，整个资产阶级和封建有产阶级的残余，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人口，都将聚集在口头上表现得非常革命的极端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而且我认为完全可能，在临时政府里这个政党将有代表参加，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构成政府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少数派不应该怎样做，1848年巴黎二月政府里的社会民主派少数已经表明了。况且，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

诚然，在德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事态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外部的推动力几乎只能来自俄国。如果推动力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那末，革命就只能从军队开始。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假如我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但受过军事训练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兵行动起来的话，那就可能超越纯粹民主派。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在目前也还同样是学院式的，虽然我这个可以说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有义务对它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你们要在国会提出一些法案，不要忘记其中要有这样一个法案。国有土地大部分租给大租佃者，很小一部分卖给农民，

但是这些农民的地块太小，因此新农民不得不在大农场当短工。应当要求把大片整块国有土地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共同耕种。帝国没有国有土地，因此一定会找到借口来否决这个法案。但是我认为，应该把这一火种投到农业短工中去。为此，可以利用经常发生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农业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个极好的方法，可以向他们表明，以后他们将在目前属于地主老爷的大地产上实行集体经营。俾斯麦老兄要求你们提积极的建议，这就够他受用一段时间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884年12月12日

134

致保尔·拉法格²⁶¹

巴 黎

[片断]

[1884年12月中于伦敦]

……在德国，参加党的士兵和军士太多，鼓吹暴动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懂得，**士气涣散**（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应该正是在军队本身中发生；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应征入伍的社会党人的数目年年增加多少，谁也没有政府知道得更清楚。我国普选权从二十五岁起才有；既然从二十一岁到二十

五岁以下的大批后备人力不参加选举，那末这批后备力量就在军队里。

13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从考茨基那里得知，你不仅失去了妹妹，而且还失去了父亲。真的，我由衷地同情你。这就是流亡生活中的沉痛遭遇，这我也经历过。没有这样的祖国，还容易过得去，但是……

现在谈谈这里的事情。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在星期六令人满意地解体了。肥皂泡破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一些，但是迟早这总归是要发生的。

海德门是一个急于钻入议会的政治冒险家和沽名钓誉的人，他早已操纵了这整个运动。一年前，巴克斯开始出版《今日》的时候，维持这个小小月刊的写作力量就不够，至于办周刊就更不用想了。但是，海德门却一定要有一个周刊，于是在莫利斯和卡本特尔这两个热心人的资助下，《正义报》创办起来了。海德门是在几个年轻文人和一个叫乔因斯教员的帮助下编辑《正义报》的。这几个年轻的文人不过是等待时机，参加某种新的能付得起钱的运动而已（菲兹吉拉德和秦平）；而乔因斯由于和亨利·乔治在一起进行鼓动而从伊顿被驱逐了出来^①，因此他也就成了并非出于本

^① 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

意的社会主义者。这几个人是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钱的(海德门很有钱,但很吝啬),而其余的人只好白干。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弄到了海德门、菲兹吉拉德和秦平的手里;他们只向委员会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他们还擅用联盟的名义进行通信。总之,海德门对待委员会,就象俾斯麦对待帝国国会一样。怨言四起,也传到了我这里。我回答说,让这个人去干吧,这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不可能搞得太久,他不善于等待。他果然遭到了失败,比我预料的还快。

莫利斯两周前到了苏格兰,他在那儿知道了海德门的这些阴谋,就宣布不能再和此人共事。其实他早就有所怀疑,而在爱丁堡见到安·肖伊后就弄到了摊牌的地步。海德门散布谣言,说什么肖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带炸药的人,然而,肖伊不仅向莫利斯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而且指明海德门知道这一点。海德门在格拉斯哥也玩弄过同样的阴谋,那儿的支部收到了菲兹吉拉德书记寄去的一些盖有联盟印章的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不但没有得到委员会的同意,而且直接和委员会的决议相违背。另外,海德门还力图使许多人相信,巴黎寄给委员会的那封有点神秘的信,是拉法格夫人和杜西为了给他设圈套而伪造出来的,但是,他却隐瞒了这封信,不交给委员会看。最后,除了他在委员会的成员之间挑拨离间外,还证实了他造出来的地方支部根本不存在。

总之,在上星期二^①弄到了摊牌的地步。各方面都在抨击海德门。肖伊本人手里拿着文件当场质对,杜西还有一封她姐姐的关于所谓伪造文件的信。于是大吵了起来,事情一直闹到星期六。

① 12月23日。——编者注

开会前，莫利斯和艾威林到我这儿来过，我还向他们提了一些建议。星期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海德门本人，还是他那个仓促拼凑起来的班子都无法否认所列举的事实。海德门遭到了斥责。在这以后，大部分人退出了联盟。理由如下：（1）海德门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利用他那些 bogus（假）支部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多数，而他们当时不能够证实（无论如何不可能及时做到这一点）这些支部是假的；（2）但主要是**因为整个联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

退出联盟的有艾威林、巴克斯和莫利斯，他们是文人中仅有的几个诚实人，但是这三个人十分脱离实际（两个诗人和一个哲学家），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象他们这样的人。和他们一起退出的还有最著名的工人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他们想加入伦敦支部，希望在那里获得多数，而让海德门在他那些不存在的地方支部里去主宰一切。他们的机关刊物将是一个不大的月刊^①。人们终于决定谦虚从事，量力而为，而不再这样干：仿佛只要几个文人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吹起集合号，整个英国无产阶级就必定会立即行动起来。（莫利斯承认，他们在伦敦的全部力量不足四百人，而在外地的甚至还不到一百人。）《正义报》的发行量大约是一千五百份。

海德门手中保留了《正义报》和《今日》，跟他在一起的有他的那些投机文人菲兹吉拉德、秦平、伯罗斯、肖伯纳，大概还有那个作为老宪章主义者，看来认为自己有资格拿养老金的斯凯奇利。此外，还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旧宗派的残余分子。联盟中其余的

① 《公益》。——编者注

人参加哪一边,时间将会说明。但是,海德门无论是从莫利斯或卡本特尔那儿,再也不能得到钱来维持他那入不敷出的报刊了,因此他只得或者是自己掏腰包,或者是把他自己,把他的报刊和他那一派的残余分子出卖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出卖给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托利党民主派。如果他想在秋季新的选举中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他就不得不赶快这样做。

我感到满意的是,一开始就看透了这整个骗局,正确地估价了所有这些人,预先指出了事情的结局,并且指出这一骗局终归是弊多利少。

你的 弗·恩·

136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²⁶²

勃斯多尔夫

[片断]

1884年12月29日[于伦敦]

既然党团不想简单地拒绝法案,那末据我看,它可能同意国家给予资产阶级这种帮助。²⁶³ 这种帮助也许(不过这还需要证实)能间接地对工人有好处,但是**只有在保证工人也将得到同样的国家帮助时才是可能的**。“如果你们每年拨给我们四五百万给**工人合作社**使用(不是作为预支,而是作为赠款,象送给船主那样),那末我们就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向我们保证:在**普鲁士,国有土地**不是租给大租佃者或者那些没有短工的劳动就无法维持其经济的农民,而是租给**工人合作社**; **公共工程**的定货不是交给资本

家,而是交给**工人合作社**,那末我们这方面就表示接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接受。”

假使党团做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为此应当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那谁也不能指责社会民主党议员,说他们考虑的只是将来,而忽视工人的目前需要。

13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4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来信即复。

看来,辛格尔这位朋友从我的话里只领会了符合他的观点的东西。在商业方面,人们容易学习这种做法,这有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和科学上一样,还是应该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

首先,我告诉辛格尔,我还远没有很好地考虑过这件事情²⁶³(只是在前天傍晚看《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我才产生这些看法);我还说过,**绝不能**把我对他讲的那些话当做**我的最终意见**。

但是,接着我告诉他,**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看来,投赞成票是**可以允许的**,就是说,如果政府**答应**也给工人同样的国家帮助,就象它现在准备给资产阶级的那样。这也就是说,政府同意把国有土地租给工人合作社,等等。因为我知道,政府不会同意这样做,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我向那些**想投赞成票**的人指出,他

们怎样**才能**保持体面和不勉强地投反对票。

此外,我还告诉辛格尔,在议会活动中,有时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虽然心里希望使某项提案获得通过,但还是不得不投**反对票**。看来,这一点对他还是一件新鲜事。

就在昨天,我由于别的事情写信给李卜克内西,顺便向他说明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经过很多考虑的成熟看法。^①在许多方面,这个看法和你信中写的几乎完全一致,虽然你的信我今天早晨才收到,有机会的话,让我把这个地方念给你听听。我和你不一致的地方,简单说来如下:

(1)你们首先是一个经济党。你们或者你们当中许多人,曾把党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优越性吹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你们在实际上初次接触到经济问题(在保护关税问题的辩论中²⁶⁴),你们就各行其事。如果在讨论每一个经济问题时都重复这种情况,那末要整个党团究竟有什么用呢?

(2)原则上要投反对票。这一点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向李卜克内西讲过了。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要投赞成票,那怎么办呢?那时唯一的出路是:要使他们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样一些条件,至少在欧洲面前能证明自己的投票是对的,因为不然的话,就一定要丢丑。但是,这些条件是这样的,而且只能是这样的,即政府不会同意它们,因而党团里的多数人只要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些条件,那就没有可能投赞成票。

无条件地投票赞成把工人的钱送给资产阶级,这样的可能性,我当然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是,为了这件事而提出信任的问题,即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去分裂党团,那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在一切类似的问题上,当不得不考虑到选民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时,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声明我们原则上反对,但是既然你们要我们提出积极的提案,并且硬说这也将给工人带来利益(而我们否认这一点,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细微的利益),那末就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总结如下(我只大略说说,而不涉及这些提案在德国条件下应当采取哪种方式,因为在这方面,我对于现行立法的细节知道得太少):

(1)投票赞成给工人合作社以津贴和贷款,目的不是而且主要不是用来开办新的企业(如果是这样,就会重复拉萨尔的有其种种缺点的提案),而是

(a)租赁国有土地以及其他的地产,并按合作方式耕种这些土地;

(b)由自己出资或国家出资收购厂主因危机或破产而停产的工厂等,或者是收购那些指定出卖的工厂,并按合作方式进行经营,从而准备把全部生产逐步过渡到合作制的轨道上去。

(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在一切提供国家订货的场合,对合作社要比对资本家及其联合会优先照顾,因此,原则上尽可能把一切公共工程交给合作社承办。

(3)扫除在自由合作社道路上还存在的一切立法的障碍和困难,因此,首先要通过废除那个破坏一切工会和合作社的反社会党人法²³,重新把工人阶级置于公法保护之下,不管公法是多么的可怜。

(4)争取使工会(工联)享有充分的自由,并承认它们是**法人**,享有法人的一切权利。

你们要求这一点,不过是要求工人的利益受到和资产者的利益同等程度的照顾罢了;如果给资本家的这些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末,给工人的赠款在这方面将产生更大的效果。我根本不理解,社会民主党党团怎么能对诸如**没有**这种报偿的东西投赞成票。如果你们把这种要求诉之于人民,那末,一再要国家向资产阶级赠款以帮助工业的叫喊,在选民当中很快就会停止下来。这一切都是在一天之内可以办到,在一年之内可以推动起来的事情,只有资产阶级和政府才会反对这样做。这在当前毕竟是一些重大的措施,这些措施将用完全不同于轮船公司津贴、保护关税制等等的方法,把工人吸引过来。法国人实质上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现在刚刚弄清楚:完全可能,投票的结果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由于你们的投票**而使资产阶级得到津贴,而且是没有报偿地得到津贴,那就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我简直不知道,那时候我该对法国人和这里的公众说些什么才好。而这会使无政府主义者多么兴高采烈啊!他们会欢呼说:你们看,这是地地道道的庸夫俗子呀!

其余的事下次再谈。我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你丝毫也不要怀疑我的观点。希望在你的事情中的变化首先对你的健康发生良好的影响。

向你和你们全家衷心祝贺新年。

你的 弗·恩·

至于钱不够用,是明摆着的事情。我也对辛格尔说过,谁在这

种情况下投票赞成,谁就应该一贯到底,也要投票赞成殖民政策。至于在这方面钱的问题,请看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①。

13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²⁶⁵

贝内万托

1884年12月3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11月18日最后那封来信至今未复,非常抱歉。因忙于工作和事务,请原谅。

我的《农民战争》,这是一部只有德国才感兴趣的著作。此外,我得准备此书重新出版,要完全加以修改¹⁵²。而在2、3月份以前我不能动手改,书大约要到7月才能出来(我知道从我们党的印刷所能期待到什么)。最后,该书的题材和《起源》^②一书的题材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我认为,后一著作单独出版好,至于出版的方法,我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只要《农民战争》一出书,我将荣幸地给您寄一本去。那时您再决定此书是否值得翻译,对此我是有所怀疑的。

致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13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4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希望你现在身体好一些。我也好起来了；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从前那样，但是毕竟同以前差不多了。

《资本论》第二册(约有六百印刷页)将在1月付印。大约再过十天校订工作就可结束，剩下的只是看誊清的稿子了。工作可做了不少，全书有两种稿本，个别部分有六种稿本！

在我做完几项其他紧急工作之后，就该搞第三册了；该册有二稿，此外，还有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¹⁰⁸，——总共也有六七百页。

最后，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用1859—1861年最旧的手稿。¹²⁶这部稿子弄成什么样子，目前还很难说。只有把其余一切都搞完，才能着手进行。这是一部大约有一千页四开纸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稿子。

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改。¹⁵²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这也要做不少工作。但是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

《资本论》^①的英译稿进展缓慢，译好了一半以上。杜西的丈夫艾威林正在帮忙，但他不象担任主要工作的赛米尔·穆尔那样

① 第一卷。——编者注

扎实。

肖莱马今年夏天在达姆斯塔德遭到搜查,原因是他有散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嫌疑。这在庸人中间引起的喧嚣,使我们在选举中得到了约五百张选票。

民主联盟⁶⁷星期六在这里解体了。有人揭发操纵这一整个运动的冒险家海德门在该组织成员之间挑拨离间,揭发他把给委员会的信件隐匿了下来,并在地方上成立一些假支部,以便把他的拥护者硬塞到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里去。大家对他表示不信任;大部分人退出了组织,主要是因为这整个组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这也是确实的,他们连四百个缴纳盟费的成员也没有,而他们的读者则是一些感伤的资产者。他们(莫利斯、巴克斯、艾威林等)现在要成立新的组织²⁶⁶,把《正义报》和《今日》留给海德门及其同伙(菲兹吉拉德、秦平、伯罗斯等)了,而他们自己终于认识到本身力量不够,要从小型月刊^①办起。由于资助联盟的资本家也退出了组织(他们比别人更觉察到海德门利用了他们),所以海德门本人不得不为他的亏本刊物花钱,要不就是把全党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为全党将跟着他走(这过一个星期就会清楚)。既然他力图在最近这次选举中钻进议院里去,他就得快一点。

德国议员具有种种市侩偏见,例如,多数人“为了工业”,想投票赞成发给轮船公司津贴²⁶³。我不得不为此写很多信。幸而倍倍尔在那里,他总是正确地抓住事情的实质,所以但愿不要丢脸才好。自从我同倍倍尔,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进行“正式的”通信以来,不仅一切进行顺利,而且对事业带来某些好处,我的意见也没

① 《公益》。——编者注

有被歪曲地传到了我们同志那里。倍倍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希望他不要累坏自己衰弱的身体。

好吧，向你祝贺新年，并祝身体健康。向阿道夫^①问好。

你的 弗·恩·

谢谢你寄来载有那个聪明人的文章及其对国家消灭的疑问的《人民报》。要是让我来答复所有这样的疑问，那简直就得把其他工作搁置一边。顺便说说，他们不再给我寄《人民报》周刊^②了。因此，如果那上面登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请顺便把它寄来，我会感谢你的。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② 《纽约人民报周刊》。——编者注

1885年

14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匆匆写几行。穆尔和肖利迈到杜西那里去了，我趁便处理了许多事务性的信件；到五点半还有几分钟。

《正义报》的订费我已替你们付到12月31日，但是因为没有必要的收据，不能再办什么事了；此外，每当我给这个编辑部的任何一个编辑去信之后，接着他们就要我写文章，因此甚至有事我简直也不能找那里。但是爱德华说，他要付款给现代报刊出版社，所以我今天就把你们和我自己的《正义报》和《今日》的六个月订费都寄去了；我想，你们会收到报刊的。我们能搞到的那几期旧的，你们也会收到，不过其中没有多少东西值得你们重视；同可能派的接近是最近的事，除了最近一号报纸登了阿道夫·斯密斯的一封信²⁶⁷外，还没有什么反映。不过现在这种趋向一定会加强。

昨天晚上我们到彭普斯那里去了，她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不过累了一些；孩子很健康。

遗憾的是，一点也制止不住社会民主联盟的危机^①的到来；海德门会弄得更尴尬，而个人的因素更会退居次要的地位。但是毫无办法。多数派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而退出去建立新的组织，用莫利斯的话来说，主要是因为旧的组织价值不大。伦敦各分部总共只有三百人左右，他们希望先得到其中大部分人，在外地一切都是瞎说和假的。

好吧，不妨看看他们能搞出什么结果来。他们可以赞扬的是：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在全英国不会找到三个比艾威林、巴克斯和莫利斯更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不过他们是诚实的。

尼姆和我再次向你们两人和在阿尔让台的可怜的孩子们^②祝贺新年幸福，你们见到他们时，请转达给他们。

你的 弗·恩·

14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您10日的亲切来信收到了，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稿子²⁶⁸也收到了，这件事我已经通知了她，并告诉她我希望下周就能着手校订。

《工人阶级状况》还没有完全从维干德手中解脱出来。大约十

① 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②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年以前，据弗莱塔格律师说，规定出第二版的旧合同还没有失效²⁶。从那时起，我又多次托人向弗莱塔格打听，根据萨克森法律，我跟维干德是一种什么关系，但是从未得到答复。可是，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不知道我能采取什么步骤。这件事我也告诉过狄茨，但从他那里再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他倒是讲过出新版的事，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任何肯定的意见。

然而，出新版要是不加上作者的各种注释，是不行的，为此我需要查阅种种材料作参考，而个别地方还需要研究。目前我不可能承担下来，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大概到今年年中才能做这件事情，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好放到那时再说。

爱德告诉我说，我的《反杜林论》应该再版了。经过充分考虑，我决定重印，**不修改了**。这是我对我的论敌所应负的责任。不过要写一篇新的序言和对某几章作些增补，这些可以集中放在书末。是一篇新的序言。为此我要找时间。所以如果您想把这部著作交给印刷所，那末我建议您从此开始。况且这部著作不着特别着急，怎么合适就怎么出。

我打算在1月份结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册，并立即着手修改《农民战争》¹⁵²。这将用去我足足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是我必须把它搞完，以便动手搞《资本论》第三册。开始时我将只在白天搞，这样，晚上我就有一部分空余时间，那时只要各种译文的校阅、校对工作等等能给我留出时间，我就可以动手搞《工人阶级状况》。

这个问题请在您那儿商量一下，并把您的决定告诉我。我乐意尽我之所能来帮助您。

向大家衷心问好，并祝贺新年。

您的 弗·恩格斯

142

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 纳

1885年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希望这封信寄到时，你还在维也纳。

《新时代》第一期前几天才收到。你能不能设法再给我弄两三本？我已答应鲁道夫·迈耶尔，把我批判洛贝尔图斯的文章^①寄给他，但是，不同时给拉法格夫人和杜西各寄一本，我就不便给他寄一本。而那位可怜的保守党的社会主义糊涂虫则等急了。

我请你也为他们寄几本《哲学的贫困》来。已经登了广告，说这本书“已经出版”。

格罗斯看来是个傻瓜，然而是一个不错的人。对于传记我不能表示任何异议，如果你想驳倒他在理论上的混乱，那我并不羡慕你。²⁶⁹

代我向弗兰克尔衷心问好。请你告诉我，他到底在搞什么。

收到弗兰克尔等人的贺年片，使我很高兴。

其余一切，等你来时再谈！

你的 弗·恩·

给□^②当编辑，你两个星期也坚持不了。²⁷⁰你在党团里还没有给自己树立一个私敌，而到这里来，比较好。

①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② 菲勒克。——编者注

14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一俟您觉得合适，《反杜林论》就开始付印吧！这个蠢人的反驳²⁷¹我没有看过，也不准备看。他无法作出回答，而无耻的空话就随他去讲好了。

《莱茵报评论》^①，我早就白白地找过了。我只有第3、5、6期，缺第1、2、4期。²⁷²那上面未必有什么文章可以重印。第1—4期刊载了马克思写的1848—1850年的法国革命史^②（这在《雾月十八日》中作了概述）和我对1849年莱茵和巴登—普法尔茨五月事件的叙述^③。其次是《农民战争》（载于第5、6两期合刊）和一些批评性短文，以及几篇时事述评^④。关于劳动权，只在第1期上有点东西²⁷³，但很少；马克思对讲空话不太感兴趣。

您要以自己的名义问一下维干德关于《状况》出新版的问题²⁶，这很好，但这对我们帮助不大。我要知道，在法律上我跟他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一点我还要再问一下弗莱塔格。注意：我打算一等事情有些眉目，您就去同狄茨商量，因为说实在的，他更有资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一）》；《国际述评（二）》；《国际述评（三）》。——编者注

格出版,或者说,他可以要求得到这种权利。

向爱德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4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月17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关于《反杜林论》,我还要补充几句:(1)旧序言的后面还有一篇第二版序言,可是目前我还不能很好地把它写出来;所以,请你象往常那样,先从正文开始,把序言和扉页留在最后;(2)增补将作为附录。

波恩有人告诉我,《家庭……的起源》一书脱销;书商们说,出版者从瑞士通知他们说,该书似乎**已被查禁**,于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我打听:在什么地方能弄到这本书。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正式宣布查禁**,而**秘密查禁**则是荒谬的;假定关于查禁的传闻是从苏黎世传出来的,那就更加荒谬。所以这件事对我说来,仍然是一个谜。也许是政府不愿因正式查禁而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境地,因此暗中唆使沙贝利茨在莱比锡的经售人放出这种空气来阻挠该书的传播吧?请您在那里查问一下,并把结果告诉我。我也要设法查明在其他地方是否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

爱德近况如何?他一点消息也没有。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4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²⁷⁴

柏 林

1885 年 1 月 1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上次那封关于轮船公司津贴²⁶³问题的挂号信(12月30日或31日), 谅已收到。今天, 由于有一件事要打听一下, 不得不打扰你。弗兰茨·梅林先生现在写信给我, 再次请求为他提供撰写马克思传记的材料等等, 并且还向我提出一个无耻要求, 要我“以借贷方式”给他往柏林寄一些他在那里弄不到的我们的著作的**珍本**! 我不准备答复他, 而想通过希尔施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但是, 为了在这件事情上定个正确的调子, 我想更明确地了解一些他的过去和现在, 以及他对党的态度。我仅仅一般地知道: 在1878年以前, 《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对他态度极坏, 把他当做脱党分子和御用文人来对待。从我手头为数不多的他的作品, 我看出他是在尽量利用他对运动比较熟悉的情况来写作, 以便不拘数量地向庸人提供关于运动的“真理和诗歌”^①, 在这些问题上扮演一个权威的角色。弄清他是不是干了一些特别卑鄙的事, 使他在其他下流文人中引人注目, 这对我会是很有用处的。

还有一件事情。关于《工人阶级状况》出新版本的事, 人们催得我紧。但是, 当我还不清楚我跟原出版商维干德在法律上是

① 套用歌德的《诗歌和真理》这本自传的书名。——编者注

一种什么关系²⁶时，我在这方面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一再请李卜克内西设法就此事向弗莱塔格进行必要的查询，他总是答应了下来，但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而且不是别人，恰恰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对于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一点表示惊讶。因此，再拿需要很快解决的事情去麻烦他，那就太不明智了，所以我不得不再次打扰你，请你向弗莱塔格或任何别的萨克森律师把上述问题查清楚。我一得到答复，就可以开始办了。

至于德国工业的状况，我倒乐意承认在1866年以后，特别是在1871年以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是应该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在日用品生产方面，英国独占优势；在非常讲究的奢侈品和时髦制品生产方面，法国独占优势，而且在这方面变化不怎么大。的确，在铁的生产方面，德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仅次于英国，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英国的大规模生产的水平，所以只有亏本出售才能同它竞争。在棉纺织业方面，德国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只是二等品。印度和中国市场所需要的大量棉纱和纺织品（衬衣料子和其他日用品）仍然为英国所垄断，在那里同它竞争的不是德国，而是美国。英国在毛织品的世界市场上，也和亚麻织品（爱尔兰）的世界市场上一样，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家用金属制品等等的生产中心仍旧在北明翰，刀类制品的生产中心在设菲尔德，而最尖锐的竞争仍旧是美国的竞争，而不是德国的竞争。在机器制造业（除机车外）方面，领先的是英国和美国。

至于在时髦制品方面，法国损失不少。英国在这方面的生产和需求，大大增长了，德国无疑也是如此。但是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德国，所供应的主要还是二等品、三等品和四等品，并在许多方面还要模仿巴黎的时式。同时很清楚，既然买主差不多都是暴发

户,那末,二、三等品就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等品卖给这些无知的人。

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德国输出的主要是大量比较无足轻重的个别产品,而且由于考虑到时式,生产时多半窃取巴黎的样式。例如,柏林缝制的女大衣,在《科伦日报》的报道中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且使用的大都是外国纺织品。

我认为,在英国比在德国可以更正确地估计世界市场上的形势;而且我经常注意德国专门的商业报告,因此,能够对双方的情况作出判断。如果有时间,我倒想从这一观点来阐明一下德国的保护关税问题。这些关税是极不合理的。德国的工业发展了,并且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这种广泛的自由,除了英国以外,是任何一个工业国家所不曾有的),现在已经能够生产出口商品了,可是,当它有了这种能力时,现在却又用保护关税政策把它束缚起来!出口商要求保护关税这一情况,对德国说来也是特有的:据说,我们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有可能在国外亏本出售,而在年终总归会赚一些回来!我们送给国外的,必须在国内市场上得到补偿;这就等于我们把剩余价值送给国外,而用克扣工资的办法来获取利润!

注意:正派的梅林是《民主报》一些“社论”的作者,他把这些社论寄给我,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方式的!

你的 弗·恩·

146

致保尔·拉法格²⁷⁵

巴 黎

[片断]

[1885年1月25日左右于伦敦]

您知道，几年来俄国政府作了多大的努力，来迫使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迫使英国答应引渡那些英勇的虚无主义者。如果对这两个国家所作的努力获得成功，那末欧洲其他国家一定会照着去做。甚至可以希望拉着美国这样做。

于是，1月15日的《派尔-麦尔新闻》上登了一篇沙皇制度的忠实信徒诺维柯娃女士的文章，再次向英国呼吁，要求它不要让加特曼和斯捷普尼亚克之流以及所有“在俄国组织暗杀”的人继续避难^①。文章说，英国人目前也在遇到同样的谋炸事件；他们给俄国带炸药的人提供的这种避难所，美国也给爱尔兰带炸药的人提供了。所以，英国对美国的要求，也正是俄国对英国的要求。

总之，问题十分清楚，但是不仅如此。1月24日晨，各报都刊载了彼得堡和柏林签订的关于引渡政治流亡者的外交协议²⁷⁶的原文，这一引渡的范围要推行到德国，并由那里扩大到整个欧洲。

就在1月24日那天下午，在下院的立法机关、韦斯明斯特大厅的司法机关和伦敦塔的行政机关发生的三起爆炸，使伦敦大为

① 奥·诺维柯娃《英国的俄罗斯化》。——编者注

震惊。这一次已经不是爆炸公共厕所或者吓唬地下铁道的乘客了。¹⁸³这是对以所在地建筑物为象征的三大国家权力机构的集中攻击。

这难道仅仅是几个感情过分冲动的芬尼亚社社员干的吗？这不正是沙皇政府为了迫使英国走上反革命道路而需要的有力打击吗？如果炸药来自俄国，并掌握在俄国间谍的手里，试问，它爆炸不是能更适于把惊恐万状和感到后悔的约翰牛抛到亚历山大三世的脚下吗？

14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海德耳堡

1885年2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我在新年前后写的信，谅您已经收到。

我现在用印刷品挂号把您寄来的稿子²⁶⁸寄还给您，不过抱歉的是，紧急的工作使我不能及早奉还。稿子我仔细地校阅过了，并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提了一些建议，以便向您指出，我认为该处应当怎么译。在某些地方，您也许会发现，我提出的用语在全句行文中按英语读起来有些别扭；遇到这种情况，您就修改好了。

至于专门术语，请您费神开一张单子，注明页码，随时寄给我，我愿意把相应的英文术语告诉给您。

德文序言（以及英文献词）²⁷⁷，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就会全

部略去不用。这些东西**在当前**没有什么意义。序言第一部分谈的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现在已经几乎被遗忘了的理性发展阶段,而第二部分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了。

至于翻译我的其他著作,那末您当然会明白,我此刻不能承担任何确定的义务。这里有人也想翻译其中某些著作,我对他们表示同意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他们要找到出版者,并真正把工作承担起来。

一俟工作有些进展,我就写英文序言。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4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5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还是把这个文丐打发到我这里来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个这类的人。你本人现在大概也看出来,这些无耻之徒是怎样利用了你。他和他的朋友克瓦尔克一样,也是一个根本不可救药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是破烂货^①。如果他们归附于你们,而你们又肯接纳他们,那我就离开远一点。这伙半吊子文丐只会败坏党的面貌,难道你就始终都不明白? 你曾要人相信,菲勒克永远也不会进入国会! 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越来越占上风。马克思的名字

^① 文字游戏:“破烂货”的德文是«Quark»,同德文的«Quarck»(克瓦尔克)这个姓发音相同。——编者注

尽量回避不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党内就要发生分裂，对这一点你也许会深信不疑。你把一切都归结为庸人先生们被触痛了。但是，有时候这样做是必要的，不然他们就会太无耻了。难道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①，过了四十年又得变成令人注目的东西？

一般说来，我的身体不错，但是，我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写长信。

你的 弗·恩·

14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海德耳堡

1885年2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普特南先生的信，现在寄还。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出版社出书^②，当然非常好。但是我担心，普特南先生会坚持他的反对意见，我完全承认一个出版商的这种反对意见的全部严重性。也许现在正在准备出版我的著作的德文新版本这一情况，会使他有些动摇。我的在德国的朋友们说，这本书恰恰是在现在对他们特别重要，因为里面所叙述的情况，目前在德国几乎丝毫不差地重演着；既然现在在美国，大工业的发展，蒸汽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它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的社会产物——无产阶级的形成,同1844年英国的状况极其相似(虽然你们富于进取心的人民在最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之内肯定要完全超过旧世界),那末拿1844年的工业英国同1885年的工业美国比较一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意义。

当然,在英译本的新序言^①中,只要篇幅许可,我将尽量说明自那时以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状况的改善,说明基本群众的贫困决没有减轻,特别是说明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由于欧洲大陆、尤其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加剧的竞争而丧失以后必将发生的日益恶化的情况。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5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2月1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很乐意将第二卷的校样寄给您,只要您告诉我怎么寄法就行,是按印刷品(作为出版物)寄,还是按密封信件寄。²⁷⁸问题在于:万一丢失某一印张,那在全卷印完之前,将无法补上。我认为,在收到您的复信时,我这里能为您准备好两三个印张。

前些时候,您建议把您所保存的一些威廉斯^②先生的信件供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我使用,十分感谢。现在手稿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但是,毫无疑问,我一定有机会采纳您的恳切建议。

自从不久前我们共同的朋友^①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您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消息没有?²⁷⁹

今后请按信尾所写地址写信给我。

忠实于您的 派·罗舍^②

罗舍夫人

伦敦西北区西汉普斯泰特路

墨西拿林荫路里士满别墅6号

151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5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对您的问题立即作复。²⁸⁰关于1850年在汉堡和伦敦出版的卡·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评论》的材料,是完全确实的。出过1—6期。出版者是汉堡的舒贝特。几个月以前,您本人曾要我向您提供一些有关在这个杂志上刊载的马克思文章的资料¹¹⁴,——有关二月革命及随后发生的事件的资料。我这里只有

① 洛帕廷。——编者注

② 恩格斯同丹尼尔逊通信时用的化名;恩格斯用的是他内侄女婿的姓名,从俄国寄给他的信件都是写这个姓名。——编者注

三期,我曾尽力设法找全一套,但毫无结果。格罗斯所指的其他事实,根据我的记忆,也是正确的(我的一份在杜西那儿,因此无法查对)。当然,他对马克思理论的迂腐评论,同我毫无关系。他是从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介绍给我的;他向我提了几个传记方面的问题,因而我把一些必要的事实告诉了他。

在《贫困》的德译本中,只有几个说明性的注释是我写的⁸¹,但是除此之外,那里面还刊有马克思1865年《论蒲鲁东》一文和他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资本论》第二卷正在印刷,昨天我校对了第四印张。手稿的最后部分要过两个星期寄。最重要的是第三卷,只要第二卷全部结束,我就动手搞它。——英文版^①拖延了,两位译者^②忙于其他工作,以致无法着手。但愿到夏天能译完。

我听说您的眼睛痛。您暂时把事情撂下,免得太伤视力,是否更好一些?我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年岁,一有疾病的征候就赶紧把它消除,总要好一些。我希望不久能从您那里得到更令人快慰的消息。

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我还要驳一驳洛贝尔图斯,以便证明他对马克思的指责,是由于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全无知。²⁸¹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费多尔·费多雷奇)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穆尔和艾威林。——编者注

152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前天我忘记向你提了，我们跟往常一样，盼望你和你的妻子^①星期日(明天，15日)来吃饭，就是说，如果你们那里没有什么更好的安排的话；并希望今后每个星期日你们到我这里来作客。

你的 弗·恩格斯

15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2月22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急等《反杜林论》的校样寄来。

同维干德的事情是这样的。²⁶早在1875年或1876年在莱比锡就弄清楚了：《状况》一本也没有剩下，而且我这里还有注明“最后一批”字样的发货单原件。但是，如果这件事还为另外一方再次证实，那并没有坏处。我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结论，从结论看来，

^① 路易莎·考茨基。——编者注

事情远非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现在,当我知道可以怎么办时,我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一得到维干德的肯定答复,就立即通知您。

早在1848年以前,当沙贝利茨在伦敦这里时,我就认识了他,他是共产主义协会¹¹⁸的成员。您见到他时,请代我向他表示最衷心的问候。您关于所谓“查禁”的说明,对我来说很及时。²⁸²这很能说明德国书报销售业的特点。当然,在这里,在找到有足够胆量的经售人之前,也毫无办法。但是,广大的资产阶级读者层不买我们的书,而且这样的胆量也不能得到特别好的报酬。当被查禁的书籍仅仅是激进派或自由派的书籍的时候,当共产主义(1848年以前)还是被资产者当作卖弄的对象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

《资本论》第二册手稿的最后部分明天寄出,后天我就开始搞第三册。当我心里还放不下这件事时,我就无法认真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请转告爱德,我一抽出空来就给他写信。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5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晚上我总算有点空闲时间,坐下来给你写信,希望不会有人来看我。因为最近晚上经常有人来访,有时手头有工作,就感到

来访的人太多了。而我必须看《资本论》^①已经口授的那部分稿子,趁我现在记忆犹新,原稿又在手边,好修订错误。此外我还有些译稿要校订(上星期校订了我那本《起源》^②的一部分丹麦文译稿,译得很不错),要辨读几本俄文小册子(维拉·查苏利奇寄给我一本普列汉诺夫对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的论战性小册子^③,并要我提出我的看法,而且俄国人的这些争论也不是没有意思的),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一来,除了日常零碎的东西以外,几个月来我就没有时间看书。

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共有五百二十五页,可是我现在只整理了二百三十页(约有七十页手稿,完全略去未看,因为这大致是用后来的手稿代替的)。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现在整理的手稿,也许是在**第一卷**以前写的,也许是和第一卷同时写的;手稿的重要部分,已经包含在1860—1862年的旧稿²⁸³里了。问题在于:首先,内容复杂的第二册(这是他最后写的,也是他在1870年后唯一动过的一册)使他腾不出手来,此外,他当然总得按照顺序出版他的三册书;其次,他为地租理论所收集的俄国和美国的材料³⁵也需要加工并加到旧稿里去,这样,稿子的篇幅就几乎会增加一倍。

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两个社会主义团体²⁶⁶还能并肩前进,没有发生冲突,但国外的事情很可能使它们吵起来。你也许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9号上看到了由海德门授意、法伦霍耳茨署名的那

① 第三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编者注

封信。对这些十足无耻的发泄，需要回敬一下。答复我们已拟好了，如果可能就在下星期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这次艾威林当然要说话，并且要十分强硬，使海德门永远不能再玩弄他的把戏。²⁸⁴

考茨基在我们这里，好象你以前见过他，他年轻的维也纳妻子也在这里，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巧女人^①。他俩现在想暂时在这儿住下来，就在梅特兰公园，一出月牙街就到。所以，和老地方总是有些联系。^②

彭普斯和派尔希生活如常。现在，每逢星期日在我们这里总有一伙人玩纸牌，有的人玩惠斯特，只要凑够四个人就行，别的人玩由高贵的派尔希传授的叫做“配对”和“拿破仑”的纸牌游戏。他的事务所打输了官司，这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我希望这件事给可怜的派尔希对英国法律的热烈信任泼些冷水。一般说来，小家伙们都过得不错，莉莉十分可爱和愉快。对骂人的话，她耳朵很尖，记得很牢。你放心吧，她有不少机会学这些话呢！

尼姆和杜西以及彭普斯星期六将到海格特^③去。我不能去，因为有时还不能自由走动，刚刚还受到一个小小的警告，要我必须保持安静。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④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然而，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象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① 路易莎·考茨基。——编者注

② 马克思从1864年到逝世为止一直住在梅特兰公园路。——编者注

③ 伦敦的一个公墓，马克思安葬在那里。——编者注

④ 《资本论》。——编者注

第二册的进展顺利，已修改了十三个印张。请保尔立刻把他给丹尼尔逊写信的那个地址寄给我。我收到丹尼尔逊的一封信，要给他寄校样²⁷⁸，但地址没有把握，而且说不定已经换了。

孟索—布雷南—泰韦楠案件的发展情况如何？²⁸⁵《人民呼声报》发出了最后的呼声没有？

向保尔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尼姆向你问好！

155

致理查·施特格曼

杜宾根

[草稿]

1885年3月26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未必能满足您的请求。²⁸⁶ 根据马克思不仅在著作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的全部活动，您一定会十分清楚地知道，马克思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活动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只是德国除外，因为有关的材料多半是在国外发表的。另一方面，我的评述一定会是简短的，因此不仅不充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论证，况且又是“文艺性的”，这比根本没有还要坏得多。此外，我也不能请您完全相信我的评价，归根到底，我不知道我所写的东西会得到什么结果，纵然您的态度是极其诚恳的。如果您能从马克思时时事事都是同

德国庸人截然对立的这一前提出发，那末您就不会犯违背真理的过失。

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当《资本论》第二册最近几个月就要出版，而第三册正在准备的时候，来评论马克思是不是合适，请你自己决定。无论如何，您认为批评界和所谓的“科学”至今只是表明“完全无能力作出评价”，这是正确的，而且这一点曾使马克思本人比任何人都更觉得可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怎样嘲笑了谢夫莱先生的悲叹，谢夫莱说他研究《资本论》已经十年了，可是仍然理解不了。²⁸⁷

156

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4月2日于伦敦

老朋友：

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我已经把你忘掉，我给你邮去五英镑，但愿你能马上收到。我感到自己身体相当不错，当然，服兵役现在是不行了，也未必能有朝一日重上战马了，但是从事安静的工作，还完全可以。《资本论》第二卷已经印了三分之二，大约过两个月就能出版；第三卷的工作正在全力以赴。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

同时，在政治生活中现在又开始有些活跃。费里的垮台²⁸⁸开了个头，现在该轮到格莱斯顿了，只要威廉这头蠢驴一完蛋，俾斯

麦的丧钟也就敲响了。如果在革命关头到处都是资产阶级最激进的分子执政：在法国是克列孟梭，在这里是迪耳克和张伯伦，在德国是李希特尔，这样将对我们最有利。那时，他们就会事先自己证明自己站不住脚，革命也会反对他们，而不会有利于他们。如果在巴黎，人们不贸然行事的话，那就必定会如此。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条件下，完全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的人已把不少名副其实的庸人送到国会里去了，这些庸人已经使人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占党团中的多数²⁸⁹。现在应该等待一下，看看他们会走多远；如果他们是被拖着走的，那还可以容忍他们一个时期，但要让他们来领导，那是决不能容忍的。他们知道，群众并没有跟着他们走，但是他们也知道，群众的手脚现在也被紧紧地束缚着。有一点很清楚：如果他们占上风，那我同他们只能走到一定的限度，就在那里说一声：再见，先生们！很遗憾，由于工作过多，我不能照所想的那样去行动，但是，让这些先生们有一些行动自由，也许有好处。在个别人大丢其丑以后，轮船公司津贴事件²⁶³毕竟是相当顺利地结束了。现在这些人企图侵吞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⁹⁰这样，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让这些先生在国会中侮辱我们，这已经够了，但是让这些先生在整个欧洲面前侮辱我们，那就太过分了。要是倍倍尔身体好的话，这一切也许关系不大，但是他精神极为不安，过度疲劳，而且还得为养家操劳。

然而，当老威廉一命呜呼以后，这一切都将走上常轨。王储^①是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人，他生下来是专为上断头台的；他的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妻子^①虚荣心很重，她有自己的党羽。总之，一定会发生种种变化，使旧秩序发生混乱，使官僚们不知所措，丧失信心，而资产阶级最后将不得不抛弃一部分老废物，而担当起它的天职应当扮演的那种政治角色。只要国内政治生活能重新活跃起来，那我们就再也不需要什么了。但是，卑鄙的资产阶级已经堕落到了这种程度，它只是在迫不得已时，在经济条件的压力下，才会去做那些它作为一个阶级本来应当自愿为本身利益去做的事情。但是在这头老驴还活着的时候，什么也不能迫使它动作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急于盼望他完蛋而且是自然死去的原因，以便他的继承者能够自由选择从哪种蠢事做起。我怀着这种虔诚的愿望就此搁笔，因为邮班快截止了。波克罕的身体冬天略有恶化，但是现在他觉得好些了，也就是说和平常一样。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老弗·恩·

15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5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趁你目前在家，我也为自己安排一个短假，想利用这个机会通个信。

^①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编者注

总之，党团中的多数派先生们，从他们发表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声明来看，他们仍然想确立自己的“支配权”。²⁹⁰ 这种企图本身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作了可怜的自供状，他们说什么我们是被报纸的立场惹火了，它同我们的立场是对立的，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同我们对立的观点负责，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纠正这一点，——可怜可怜我们吧！但同时这又是他们为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掌权和具有正式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分子排挤到仅仅是一种忍气吞声的地位的第一步。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要冒险走多远，将来自有分晓。如果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夺过去，那末我今后在国外就不能象迄今为止那样无条件地用各种手段来捍卫党了。而他们的调查委员会看来已表露出一种要夺取该报的欲望。不过，他们恼怒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他们终于被迫投票反对轮船公司津贴提案这件事，因为这个提案是他们倾心向往的。

一般说来，世界上的事情进展得很好。1885年一开始就好极了。在法国，费里垮台了²⁸⁸，由交易所投机家操纵的殖民政策破产了，根据新选举法²⁹¹进行的选举即将举行。同时在巴黎正充满着一种达到顶点的激昂情绪，这种情绪是被当权的资产阶级的贪婪无能和警察的无耻行径（警察只要能牢牢控制住群众，就可以胡作非为）激发起来的，但愿这种激昂情绪不至于发展成为暴乱。如果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地过去，那末激进派即克列孟梭，用不了多久就必定会执政。如果克列孟梭不是通过暴动，而是通过和平途径执政，因而他不得不恪守自己的诺言，不得不在实际上采取他的激进手段，来消除种种弊病的话，那末巴黎工人很快就会抛弃对激进主义的信任。况且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的选举即将到来，这一切会使斗争重新活跃起来。

在英国，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的选举也即将到来²²⁸，现在执政的内阁早已满期²⁹²。而在德国，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王位的更迭，这种更迭在象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束缚的国家中，往往是运动新阶段的开始。总之，到处都在活跃起来，而且是在普遍的、不可救药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基础上活跃起来，这种生产过剩正在逐渐加剧，导致急剧的崩溃。

考茨基刚刚来过，捎来一封爱德的长信，谈他同党团的冲突。我对考茨基说，据我看，爱德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如果他持有这种观点，党团对他也无非议。第二、他不应该让党团迫使他提出关于信任问题，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正想摆脱他，而他这样做倒会给他们帮了大忙。第三、他不应该替别人的文章承担责任，也没有权利把文章的作者说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谁，谁在轮船公司津贴事件期间写了大部分文章^①，——这些文章使多数派是如此地恼怒，并且看来爱德已决定为这些文章负责。²⁹³ 须知他早就不得不同党团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了；现在这种斗争不过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但实质仍和从前一样。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些先生们是不会把事情做绝的，不管他们多么想利用非常法²³ 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当时选民们无法正式地以自己真正的态度去反对他们和发表对他们的看法。

据我看，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带有那种被人强加的**正式**性质，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地过去。这在当时是很好的，但是现在不会有好处了。这是否需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你比我更清楚。

《资本论》第二册已经印出二十五印张（共三十八印张）。我正

① 指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只要书一出来，党内的庸人习气也会再次受到久久不会忘记的打击。须知，那时又将首先辩论一般的经济问题。

邮班快截止了。如果我不把信立即送出去，星期一之前就会发不出去，而且此信到时，也许已经赶不上你在家。就这样吧，衷心问好，祝你健康，多加保重，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倍倍尔，而且是一个健壮有力的倍倍尔。

你的 弗·恩·

15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5年4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我给您写这几行字，仅仅是为了告诉您译稿^①已经收到并且正在校阅。希望过十天半个月后，能将译稿连同我的意见和建议一起寄还。就我至今已经读了的那部分来看，我认为译得很好。

衷心感谢您。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

159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琳蕻有一点支气管炎，医生让她躺在床上了，因此很遗憾，我们通常的星期日聚餐就不能举行了。

但愿你妻子的头痛已经痊愈。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6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4月16—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上一封信寄出后才想起来，对拉甫罗夫的俄国朋友们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只要他们肯拿出一些钱来作准备费用。(1)如果人死在伦敦，而他的死亡日期、地点等等大体上都知道，凭这些细节就可以使任何人都能找到真正的死亡证明书。(2)有了上述证明书，就容易在受理继承案件的法庭上查明：是否留有依法确认的遗嘱，或者是已有人和究竟是谁领了支配死者财产的法院证书和占

有了假定是死者留下的黄金。

无论如何这两个步骤是应当首先采取的，这样一来有关的人就能更好地判断，事情是否值得继续办下去。我想这种初步工作可以委托给派尔希去做，并且我会注意使他的开支不超过通常的费用。当然，费用的大小，要看派尔希所碰到的困难的多少来决定。

不幸的拉甫罗夫的视力怎么样了？对他来说，不能读自己的书，想必是很可怕的。

这儿还有一个病人——老哈尼，他自去年7月起走遍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但关节风湿病和坏天气处处跟踪，现在他终于来到了伦敦。他试过种种江湖医生的疗法，什么土耳其浴疗、海水浴疗、磁带疗法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未见效；现在他又求助于一位被大肆吹嘘的“专家”，这位专家照我看是以极端荒谬的方法应用痛风病同尿酸的关系的理论（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还是希望他有所好转，不幸的人是非常需要这一点的。他的手脚都发疼，而且由于经过那种治疗，他的身体当然也很虚弱。今天我看见过他（他就住在离布雷克诺克不远的地方），他谈的都是自己的病痛，虽然有时还能感到他以往那种少有的幽默。治病当然使他花了一大笔钱，而且看来他还在担心不得不回到美国去。你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八个月连续不断的病痛和恢复健康的希望的逐渐消失，把老头子折磨到了什么地步，我希望春天的气候（它总归要到来的）最终能使他减轻一些病痛。

现在周围都是一些病人。杜西大约已经告诉你了，十天以前爱德华也病了（唐金认为是肾结石）；现在他在文特诺尔，我们希望休息能使刺激平静下来。当然，有相当多的人都被肾脏里的这种

东西缠在身上,这无疑是不太好受的。

还有一个病人倒不怎么严重:就是尼姆,她得了重感冒,而且因为无法使她离开厨房,感冒此刻又转成轻微的支气管炎。今天我催她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最快的疗法就是卧床休息;我们让她躺下了,室内生了壁炉,温度有华氏六十四度;希望她大致在星期一就能起床。

我现在就结束这张病人的名单了!这是最近以来最长的一张名单;这是写信的最有意思的话题,而对读信的人来说还更有意思。

保尔为考茨基写的文章将用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①和用英文发表在下一期的《公益》杂志上^②。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按时收到这个杂志。事务方面象往常一样弄得糟糕透了,一切都压在爱德华身上,而他又不能什么琐碎的事都照顾到,所以谁也不知道,报纸是否确实寄给国外那些应该收到报纸的人。目前,整个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由于阿富汗的动乱²⁹⁴正处于惊人的激昂状态之中,他们仿佛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而且还有战败了的英国,燃起起义烽火的印度,以及国内的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真是一片欢呼声!不幸的巴克斯打算写这类文章,然而杜西劝他和我商量一下,我则竭力设法使他的激情稍微冷却一些。在英国人完全摆脱了侵略主义以后,看来,他们就会真正仇视自己的民族性。这倒不是什么坏的素质,只是在谈到和俄国沙皇的战争时,它不完全合适就是了。社会主义同盟暂时还不能把英国点燃起来,而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却可以借助失利的战争在俄国做到这一点。

① 保·拉法格《法国的危机。东京的战争》。——编者注

② 保·拉法格《东京战争和社会主义》。——编者注

你大约已看见了德国议员们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那篇愚蠢的声明。²⁹⁰正如我一开头所担心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议员中完全占了多数。他们是靠反社会党人法²³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反社会党人法为他们提出自己当候选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即使这件事还没有发生,错误也会很快暴露出来。他们自我表现得这样快,这样愚蠢,我甚至感到高兴。这些人主要是由朋友李卜克内西推举和央求出来的(和以往一样,当然他是一片好意),同他们是一定会分手的,但是在目前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时,我还不愿意使它发生,因为这样会妨碍我们把反对这一法令的斗争进行到底。反社会党人法为这批人造成一定的优势,但我们暂时还应该和他们和解。而且,我也并不认为他们会把事情弄到发生危机的地步。

现在给保尔写几句。²⁹⁵无疑地,lex〔法律〕一词来源于 legere〔收集〕,而 νόμος〔法律〕一词来源于 νέμω〔我在牧场上放牧〕,由此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但如果再进一步要从 legere 和 νέμω 的词源上找出完整的系统,单单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派生词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更不知道这个词在什么时候获得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含义,就会得出荒诞的结果。此外,旧词源学家,譬如说维科,都是一些蹩脚的空谈家。illex〔栎属果实〕的词根是 il,它与 lex 毫无共同之处。词源学,也和生理学以及别的任何“学”一样,需要加以研究,但决不能发明它。这使我想到罗舍一家。你记得查理曾经专心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火车车厢,这种车厢能够

在发生冲撞的情况下使用新的方法拆开来。然而,这并没有成功。但是查理的两个弟弟(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却发明了一种新车厢,并得到了发明专利权,而大罗舍,看来还不放弃从事这项事业呢!真是有才华的一家啊!

就写到这里。向保尔衷心问好。我希望“下次会有好消息”。

爱你的 弗·恩·

4月17日

医生来过了。尼姆好了一些,再过几天她能起床了。

16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上月9日(21日)那封亲切的来信我已收到,非常感谢您来信中提供的那些很有意思的资料。²⁹⁶工资额与工作时间长度成反比的规律同样在俄国也得到了证实,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同样有意思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金融制度的发展,世界正在迅速分化,无产业的业主数目的日益增加证明了这一点。凡是这样一些事实对我来说都有巨大的意义,如果您有时能向我提供一些您所知道的有关你们伟大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很遗憾,现在我的全部时间都为发表手稿^①占去了,以致我不

^① 《资本论》。——编者注

得不中断了不仅与此无关的一切工作，而且还中断了我的科学研究，甚至连写信都要勉强挤时间。所以，您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我不能采纳您把有关经济问题的俄文原著给我寄来的亲切建议，因为我肯定没有时间利用它们。不过，以后一有机会，可以要您履行这一亲切的诺言时，希望您不要埋怨我。而现在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我则是最大的科学享受的来源；毫无疑问，您在读校样²⁷⁸时也会有同样的心情。大约三个星期以前（3月27日）我给您寄去了第5—9印张，昨天又寄去了第10—14印张。很快还要给您寄去一批，也用挂号寄。第二卷全部约有三十七印张，将在5月底出齐。现在我正在搞第三卷，这是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我在口授原稿，这份原稿除了我以外，简直是谁也不能读下去，因此，在没有把全文誊清成在任何情况下其他人都能阅读的东西以前，我就不放心。在这以后，我才能从事最后的校订，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原稿没有完成。即使是我也未必定能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手稿将被抢救出来，不会全部毁掉，必要时可以按照它的原样出版。这个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极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在生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亲自出版并看到此书必定会产生的影响。在这样清楚地叙述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直接的异议了。最困难的问题这样容易地得到阐明和解决，简直象是做儿童游戏似的，并且整个体系具有一种新的简明的形式。恐怕这部第三卷将有整整两册。此外，我手头还有一部旧稿²⁸³，稿中对理论史作了探讨，它也要花费不少力气。总之，您可以看出，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①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162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日内瓦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女公民：

我还没有答复您2月14日的来信。担搁当然不是由于我懒，而是由于如下原因：

您征求我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意见。为此我得把书看一遍。如果我有一个星期对俄语下一点功夫，我读起来就会相当容易，可是我往往一连半年都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语言就生疏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看《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向秘书^①口授马克思的手稿，要占去我整个白天的时间；晚上有客人来，总不能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还要看校样，写大量的信，最后，还有我的《起源》^②的译文（意大利文的、丹麦文的等等）要我校阅；而校订译文有时决不是一件多余的和轻而易举的工作。由于这种种打扰，《意见分歧》我只看了六十页。假如我能有三天空闲时间，这件事也就做完了，而且我还可以温习一下我的俄语。

但是，我想，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这么一点也足以使我多少知道所谈的^③意见分歧了。

① 艾森加尔滕。——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你们这一派和民意党人之间的”。——编者注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月13日²⁹⁷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²⁹⁸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①。只要火药一点着,只

^①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

要力量一迸发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²⁹⁹,那末,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³⁰⁰,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①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②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集团,——好吧,祝你成功!——一直到”。——编者注

London, le 23 avril 1885

Chère citoyenne,

Je vous dois encore la réponse à votre lettre du 14 février. Voici les causes du retard qui, certainement, n'ont pas leur racine dans mes paresse.

Vous me demandiez mon opinion sur le livre de Pechanoff, *Stavka paporotacia*. Vous savez il faut l'avoir lu; et je l'ai lu russe assez facilement quand j'en suis occupé pendant quelque semaines. Mais il y a des semestres entiers où cela m'est impossible; alors j'en perds l'habitude et je suis obligé à l'apprendre pour ainsi dire de nouveau. Cela m'est arrivé avec les Pagnoul. - Les moments perdus de l'auprès que je donne à un secrétaire, m'empêchent pendant toute la journée; le soir, il vient du monde qu'après tout on ne peut pas mettre à la porte; il y a les épreuves à lire, beaucoup de correspondance à faire, et enfin il y a des traductions sibériennes, d'ivoisettes, de non Dréprunge, qu'on me prie de revoir. Tout la révision parfois n'est ni superflue ni facile. Oh bien, toutes ces interruptions m'ont empêché d'arriver plus loin qu'à la 60^e page des Pagnoul. - Si j'avais trois jours à moi, ce

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亲爱的女公民，再见。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半了，而在明天邮班截止以前我也来不及补充什么了。如果您对更方便的话，可用俄文给我写信，但是请不要忘记，**草体**的俄文我并不是天天都读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63

致理查·施特格曼³⁰¹

杜宾根

[草稿]

1885年5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经过充分的考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您的请求。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把您要我写的东西写得很**简短**，那就只能包含我的论断，是一种没有论证的和艺术性的东西；或者我必须列出论据，那就会写成一本书，而这对您是不需要的，况且我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写。这容纳不了我的大量材料。

此外，关于要写的著作，我只是从您的简单叙述中知道一些，我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作它的合著者而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

再说，受既定范围的限制，这一著作会是毫无用处的。半吊子庸人（您准备驳斥这种人的偏见）即使是对我的最有说服力的话，也会根本无动于衷。那些硬说马克思“去世时没有朋友”的人，首先必然认为根本没有我这个人。那我的论断又怎么能发生什么魔

力呢？

1850年到1859年庸俗民主派流亡者杜撰的、后来波拿巴雇佣的密探卡尔·福格特（从土伊勒里的文件中看到，1859年给了他四万法郎）胡乱涂写的那些陈旧的无稽之谈，在你们那个地方也许比别处散布得更多，因为士瓦本人民党¹⁴⁴就是当时流亡的民主派的直接继承者，这个党的某些领袖则是上面提到的福格特的密友。这一切，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都已经清算了，所以我没有理由正是在目前再来重提旧事。有人对马克思散布过无数的谣言，他曾认为不必加以反驳。也许有朝一日，我得替他做这件事情，不过那要由我自己来选择地点、时间和行动方式。那时当然有人又会说我也是“冷漠无情的”人。

无论如何，目前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做任何事情，既能符合原定的目的，又能满足我自己对这类著作的要求。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出版马克思的手稿^①上了，我在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时，完全不理睬庸人们的恶言秽语，而是无条件地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去办事。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① 《资本论》。——编者注

16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5月15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谢谢。奥古斯特来信说：他没有承认国会党团的职权范围，党团在为时三天的辩论之后**一致决定停止个人的争论**，而把实质性的争论挪到国会会议**以后**进行，这一点奥古斯特是同意的了。可见，所谓失败的消息是造谣，我们取得了全线的胜利。

你的 弗·恩·

16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5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看来，我还得再给你写几句，不然的话，我想你会过于忧郁。你和考茨基两人大概都在互相助长沮丧的情绪，真可以凑成一部完整的声调忧郁的协奏曲，完全和瓦格纳的小号一样，什么时候发生某种不幸的事，它就在什么时候加进来。每当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你们总是忘记那句旧谚语：鬼并不象描绘的那样可怕。

“党团和编辑部”之间的全部冲突，到处都必然给人以这样的

印象：党团出了丑。如果党团不顾一切还要重演一次，那不应当加以阻止。如果你按照它的最初要求把它的第一个圣旨³⁰²登出来，那末它就会真正大出其丑，“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这样来要求你，但毫无疑问：阻碍党团**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党团和编辑部”在公众心目中，现在是作为两种同等的力量互相对立的；最近一篇很长的妥协性声明³⁰³的结果就是这样，以后怎么样，还要再看一看。

星期日辛格尔来过我这里，他的一大套高谈阔论马上被我打断了。他说，党团的第一次声明，与其说是反对报纸刊登的文章²⁹³，不如说是反对有人（似乎）企图煽起反对党团的愤怒风暴。我回答说，这一点公众无从知道。既然你们是发表公开的声明，那末声明只能涉及大家知道的事实。如果你们拿报上根本没有的东西来攻击报纸，那末公众就会正当地问道：这些先生岂不是想压制自由发表意见吗？这一点，他不得不同意。我又说，从我非常熟悉的文体来判断，引起不满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辛格尔说：完全正确，为此我们在党团内部也对他作了应有的处理。我说：但是总不能因为登了出自党团本身的文章而公开责难报纸吧。你们本来应当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这样做，却抓住纯属党团内部事务的问题公开攻击编辑部。编辑部该听谁的呢？对此他也无可辩驳。总之，由于采取了鲁莽的步骤，他们大出其丑，而在公众的心目中，胜利仍然属于编辑部。这一点他也不得不间接地承认了。我涉及的只是一些要点，至于他那许多有关个人的流言蜚语，我都置之不理，所以我们的全部谈话只进行了十分钟。

当然，事情没有就此了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先生的弱

点。如果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予党团自由，让它在国会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它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而且会斩钉截铁地向李卜克内西声明，他本人应当为自己的文章对党团负责，至少在这方面使他的双重角色演不下去。如果报纸编辑部以后在其他方面将继续执行原来的坚决路线，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捍卫我们的理论观点，反对在德国发表的种种无稽之谈，这比批评党团的所作所为要重要得多。因为议员们自己在尽一切可能，使选民认清他们的面目。总的说来，当前的事件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要求强调我们的观点，即使把党团交给它本身以及党内同志去处理，也应如此。

但是，使他们最为恼火的正是我们的观点，可是他们却不敢公开地攻击它。

国会例会即将结束。这些先生们虽然几乎都是隐蔽的保护关税派，但在这段时间也看到了，保护关税制³⁰⁴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第一个失望。他们以后还会遇到其他的失望。这改变不了他们的市侩性格，但是定会使他们对自己的言行失去信心，并在他们必须表示赞成或反对的那些市侩的问题上，使他们中间发生分裂。对这种人，只须听其自由，这样他们就会互相除害。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等待。反社会党人法²³对他们有利，在这个法令有效期间，只要他们有机会暴露自己的真面目，那末从实质上来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特别是在报刊上捍卫我们的每一个观点，而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对抗的。迂回的行动，这也是一种防御方法，它包含着进攻性的反击。目前，有许多事对我们不

利。倍倍尔病了，而且看来有些灰心丧气。而在完成马克思手稿的工作以前，我也无法按我的希望给予帮助。这样一来，斗争的全部重担就落到你和考茨基的身上。但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资本论》第三卷将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你的 弗·恩·

16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³⁰⁵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5月15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谈谈诗的问题。

《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³⁰⁶虽然它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今天却不能也不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领会它。这个时代的其他歌曲收在《小孩的魔角》^①等等民歌集里。在那些民歌集里还可能找到一些。但是，早在那个时候，雇佣兵就在我国民间诗歌中居于显著的地位。

在外国的诗歌中，我只知道那支绝妙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1865年我曾翻译出来，刊登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宪章派的歌子很多，可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有一首开头是这样的：

①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编者注

不列颠的儿女,虽然你们现在当马牛,
可是我们的上帝让你们生来享自由;
他把生命和自由给了所有的人,
决没有让谁生来当畜生。

下面我就记不起来了。

这一切早就忘掉了,不过这首诗也没有多大价值。

1848年最流行的有两支曲调相同的歌:

(1)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³⁰⁷。

(2)黑克尔之歌:

黑克尔,你的名字回响
在德国整个莱茵河畔上。
我们大家信任你;
你的果敢神色预示着战斗的胜利。
黑克尔,你作为德国人,
宁愿忠于人民,为自由而牺牲。

我想这已经够了。还有一首歌词: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一般说来,过去几次革命的诗歌(《马赛曲》始终是例外),在以后就很少有革命的效果,因为这些诗歌为了影响群众,也必定反映出当时群众的偏见,所以,甚至在宪章派那里也有宗教的胡言乱语。

至于说到马克思的短篇著作,那末除我以外,其他人也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我自己则应该在这方面注意,使拟议中的全集出版工作不受任何妨碍。国际的文献——《成立宣言》、《内

战》^①、海牙报告^② 等等,还有《宣言》^③,我都没有算在内,虽然我想保留为这些著作写点引言的权利。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您首先需要断定哪些真正是马克思写的。例如,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很出色的文章^④ 是他写的。对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都是我写的。³⁰⁸ 反对巴枯宁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那篇文章^⑤ 也同样是写的。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

我已经说了,我当然不会给您造成多余的障碍,但是我在作出明确的答复以前,还是希望您能提出一些更确切的计划。不管怎样,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和有关国际的著作放在一起出版,也就是说,印成一个册子,未必恰当,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前后相隔十五年到二十年。科伦案件^⑥ 就可以单独编成一整本书,我可以为您给该书写一篇引言^⑦。不过请注意,我得确切知道,什么时候**真正需要**这个引言,而现在,您刊印不幸的杜林^⑧ 就够了。第四和第五印张,您大概已经收到了。

顺便提一下,《社会主义》那一编中的《理论》一章,我想按《社会主义的发展》^⑨ 中发表的修订过的原文刊印。到那时候,我会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六月革命》。——编者注

⑤ 弗·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⑥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⑦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⑧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⑨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把所有必要的材料寄给您的。我提到这一点，不过是先向您打个招呼。

其次，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67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5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利沙加勒的事情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会把他赶出《战斗报》。³⁰⁹ 历史的嘲弄是无情的，甚至对革命的臭虫也是如此。

它们已经在咬我，它们已经在咬我，
咬我罪孽深重的地方，

光荣的唐·罗德里戈国王，在蛇吞食他的要害部位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布鲁斯领导日报，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维持不了多久的，他自己断送自己只差这一着了。

生命不过是蛋白体正常的存在方式，因此，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制造蛋白质，那末这种未来的蛋白质就一定会表现出生命的迹象。这一思想包含在我驳杜林的那本书中，我在该书第60页和以下几页³¹⁰发挥了这一思想。肖莱马采用这一思想，是冒险行动，因为，如果这一思想被证明不能成立，那他将受到责难；如果这一思想得到证明，那他将第一个把这一思想归功于我。³¹¹ 不过，你们的格里莫是一个糊涂虫，他居然说什么：

“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指明,使蛋白质**组成活细胞**的那个最初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³¹²

看来,这个傻瓜不知道,有整整一大批活的有机体离有组织的细胞还非常远,用海克尔的术语来说,这些就是“普拉松”³¹³,那是一种没有丝毫有组织痕迹的蛋白质,然而却是活的,例如原生变形虫、管藻等等。可怜的蛋白质大概活动了几百万年,才组成细胞。可见,你们的格里莫甚至不明白所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他在生理学方面也暴露出自己的无知,竟把脊椎动物的卵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原始的原生质相提并论。

不幸的哈尼在我们这里作客有十天了。他的多少带有痛风性的慢性关节风湿病,使他很痛苦。他给尼姆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天气好转,他想在星期六去麦克尔士菲尔德。这个星期六,我们等待赛姆·穆尔把他的译稿^①(可惜还是未译完的)带来。

第二卷除我的序言外,已经印好。我天天在等序言的校样。凡是以前寄给丹尼尔逊的都已经寄到了,并且译了七个印张²⁷⁸。至于第三卷,我已经口授了一半多,有两篇³¹⁴我还要操不少心。银行资本和信用那一篇很乱,即使比我强的人也会望而生畏,可是毫无办法。现在我在搞地租部分。这部分是很出色的东西。但是,我还得加以整理,因为手稿是1865年写的,需要研究马克思在1870—1878年有关银行和美俄两国土地所有制的摘录。而这些摘录不少。因此第三卷至少还得等一年。

在德国,我们队伍中的小风波大概会平息一个时候。²⁹⁰因为国会休会了,“社会党党团”的先生们回到各地去了。道义上的胜利仍然属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而不属于“党团”。但是,事情并没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有就此了结，可能会重新发生。要不是有反社会党人法²³，我就会主张公开分裂。可是目前法令继续有效，它剥夺了我们的任何武器，而给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以种种有利条件。因此不应该由我们挑起分裂。这全部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一定要发生。但它或者会来得晚一些，或者会在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发生，如果李卜克内西不干出不可思议的蠢事的话。他不仅在两派中间看风使舵，总是庇护小资产者，而且不止一次地准备为谁也不相信的某种所谓的统一，牺牲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看来，他自己重用的人，即小资产阶级那一翼的代表，现在对他的双重角色已经感到讨厌了。李卜克内西在说话的时候，总是相信自己的话有道理，可是一同别的什么人说话，又相信别的了。他一会儿十分革命，一会儿十分谨慎。这不会妨碍他在决定性的日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对我们说：我一向就是对你们这样说的！**这一切只是在我们之间说**。代我吻劳拉。

祝好。

弗·恩·

16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草稿]

[1885年5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译稿^①和我的意见一并用挂号寄上。很遗憾，我没有很好掌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

握意大利文，不能更好地表述这些意见；我还是希望这些意见您都能懂得。使我惊奇的是，您从未在德国生活过，也没有在德国研究过语言，却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我只发现有几个略语、俗语和成语译错了；这些话对于一个不知道该国日常用语以至方言的人，是不能很好领会的，这些话无论在语法书上或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许多地方，只要您很好地领会了意思，我认为您可以译得更灵活更大胆些。

我担心，关于“马尔克”的那条注释不够明确。我认为应该刊印的只有这一条注释。其余的只是让您知道一下就行了。如您对这条注释发生什么怀疑，请告诉我，我打算改写。

请原谅，校阅拖了很久。白天我忙于口授马克思的手稿，晚上也不总是有空的：在同一时间内，有人寄来了一份丹麦文译稿^①要我校阅，更不要说《资本论》^②的英文译稿了。

您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再次致谢。

仍然忠实于您的

16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5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那么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了：可怜的保尔现在关在圣珀拉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稿。——编者注

② 第一卷。——编者注

惹³¹⁵他自己的牢房里。我希望这件事不要拖长到四个月,何况这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四个月!不管怎样,已经使他感到慰藉的是,他不用再夹在那偷猎者和撬门贼(而且还是个奇臭难闻的人)中间备受折磨了!他认为,他再次来到他自己旧时的牢房里,和夸夸其谈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也算是得来不易的胜利,那就让他这样想吧。我们期望,雷维翁以及某些议员将严加痛斥自由派内阁,并使他获释。

哈尼昨天到麦克尔士菲尔德去了,并已平安抵达。他的身体大大好转,而且确实是大大好转,但疼痛当然不能马上消除,而只要他的自我感觉稍有好转,他就开始坐在单马车上颠簸;在离开前两天,他就搞这个,然后就踏上旅途,当然,回去时情况不好。我担心他永远不会完全痊愈,这部分是由于他的病经久未愈,部分是由于他没有坚持性,还有就是不管谁向他提出什么治疗方法,他都采纳。对于不幸的尼姆,这些天来是一个困难的时刻,现在我为她高兴,这个时刻已经结束了。赛姆·穆尔不得不搬到彭普斯家里去住;我想,此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感到满意的,因为他很想去参观展览会、绘画陈列馆、皇家学会等等,这样一来,他和彭普斯就可以把时间很好地度过去了。今天,他们到“勋爵”^①球场看板球赛去了。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我写的第二卷^②序言的最后一张校样;看见了吧,关于此书已经出版的消息又是造谣。你可以相信,等到书一出版我们收到以后,当天就会给你寄去一本。《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正在印刷中,已经印出了两个印张。

① 一个板球场的名称(Lords Cricket Grounds)。——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意大利文版的《起源》^①也在印刷中。但是,你会立刻发现,不大可能从意大利文版译成法文³¹⁶。如果保尔只不过利用它来帮助理解原著,那是他的事情;不然的话,这只能使他搞出低劣的**复制本**和不好的改写本,而我根本不愿意拿出这样的本子给法国人看。译者^②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某些地方确实译得很好。但是,不能期待一个在贝内万托自学德语的人,能把德国成语译成相应的意大利成语。我又不能改正这种缺点,因为我的意大利成语,不是意大利的,只是米兰的,而且这也差不多忘光了。

希望在巴黎不再发生因打出红旗等而引起的冲突³¹⁷(警察当局**需要**一些街垒,如果他们弄到这些东西,那就将发生真正的屠杀),人民没有丝毫取胜的希望。即使政府摇摆不定,反动的军方也会竭力做行动的准备并竭力采取行动。

保尔唯一可以告慰的是,在伟大的法国老人^③出殡那天,他实际上“不在巴黎”。

刚才我看了校样,给哈尼写了信,准备好了寄给他的包裹,给科马尔一个做糖果点心的人^④写了复信——他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伦敦找到工作(回答:当然没有),还做了各种其他的事情。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我想趁这次邮班把这些东西都发出去,只好就此搁笔。好吧,希望保尔不会太不幸,不要在那个地方呆得很久,希望你不管怎样,还能保持你那在巴黎是**不平常**的健康状况。就写到这里。

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② 马尔提涅蒂。——编者注

③ 雨果。——编者注

④ 韦格曼。——编者注

17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6月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4月24日(5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5月13日给您寄去的第21—26印张,谅您也已收到。今天又给您寄去了结尾部分——第27—33印张。我希望再过几天,能给您寄去序言及其他。²⁷⁸从这篇序言中,您将看到第三卷手稿早在1864—1866年就写好了,也就是说,在作者由于您的惠助而专心致志地研究贵国土地关系以前就已经写好了³¹⁸;目前,我正在整理地租那一章,直到此时也未看到有关俄国条件的任何论述³¹⁹。一俟全部手稿誊写清楚以后,我将对照作者遗留下来的其他材料进行加工;对于地租那一章,也有您给他的各种统计材料的极其大量的摘录,但是,我还不能说,其中是否有某些能够用于此卷的评注。只要那里有什么东西,都将极其认真地加以利用。无论如何,单是誊写这一项工作,我就要忙到深秋,而由于手稿约有六百页对开纸,也可能得把它分成两册。

对地租的分析在理论上极其完备,从中您一定会找到许多对贵国的特殊条件是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这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却没有进行探讨;只在某些地方为了比较才提了一下。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①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17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5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听说你不能写字，我感到很不安；希望一切都已平安地过去。格朗隆德和伊利的著作^①以及报纸已经收到，谢谢你。伊利这位善良的市侩跟那些与他一样不幸而愚蠢的德国同伴相比，至少要勤奋些，这一点必须承认。可是，格朗隆德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他拚命讨好我们的著作（不管他懂了我们的著作没有），显然是想把他那一套乌托邦的荒诞想法作为真正的、合乎实际的德国社会主义来兜售。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征兆。

给你寄去《今日》和《公益》，前者从3月份起，后者从创刊号起。这家杂志的行政人员不够认真；如果《社会主义者报》不能定期收到杂志（《公益》），那末我非常想得到一份关于此种情况的证明材料，以便我能够向他们证明，那里无疑存在着杂乱无章的现象，虽然秘书经常否认这一点。

对于法比安最好完全不予理睬，他有一种强使别人谈论自己的需要，这是不应加以鼓励的。^②他对我的主要指责，是说我在《反杜林论》中恶意污蔑 $\sqrt{-1}$ ，关于这一点他曾经写信告到马克思那

① 劳·格朗隆德《合作国家》；理·西·伊利《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里。¹⁴⁷

对于国会中的那些家伙,你和我一样有着正确的预感:在关于轮船公司津贴的问题²⁶³上,暴露出他们具有多么巨大的小市民欲望。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而发生分裂在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时候是不适当的。但是,一旦我们在德国重新获得行动上的某些自由时,分裂完全有可能发生,也只有在那时分裂才是有利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市民在德国比历史权利更“没有任何日期”³²⁰。这种派别,如果是脱离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建立起来的,那甚至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目前,这种脱离(如果是**我们**造成的)只会是有害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实际上要背弃纲领,那更好,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同他们进行公开的斗争。

你们在美国也在吃这类形形色色的大学问家的苦头,以盖泽尔、佛罗梅、布洛斯等为代表的德国小市民社会党人就是这一号人物。斯蒂贝林之流、杜埃之流等在《社会主义者报》上顺便作出的关于民族大迁徙问题的历史叙述³²¹,使我非常好笑,要知道这些先生对于这一切的研究,要比我好得多和详尽得多。特别妄自尊大的是杜埃。例如,他在《社会主义者报》第13号上说,在德国侵占意大利等地期间,国王得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余的土地为士兵和军官所得,而且这部分土地中的三分之二则重归过去的奴隶,等等。“**约尔南德和卡西奥多尔的书里是这样说的**”。³²²读了这些,简直使我发呆了。“**关于西哥特人也是那么说的。在法国情况也完全一样**”。但是这一切从头到脚都是捏造,无论是在**约尔南德的书里,或者在卡西奥多尔的书里,或者在这个时期的任何其他作家的书里都只字未提到过这点**。拿那样荒谬的胡说八道来谩骂我,并且

断言我的“谬误可以得到证明”，这是极端无知而又厚颜无耻。材料（这些材料我几乎全知道）说明事实恰恰相反。这一次，我没有吭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那里这样的争论未必能得出什么结果，但是今后杜埃先生得小心点，我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失去耐心。

《资本论》第二卷即将出版，我在等待序言的后半部分的清样，在这篇序言中，洛贝尔图斯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第三册的工作进展很快，但离结束还很远，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首先得把第二卷消化掉。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颇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可是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对它还需要付出不少的劳动。新年以后，经我口授誊清的稿子已经有一半以上，并打算再用近四个月的时间结束这第一阶段的工作。然后开始真正的校订工作，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做好的，只不过需要时间。你知道，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前，我不得不把其余的事情全部搁下来。它甚至影响到我的通信，至于写文章就更谈不上了。请费心注意一下，不要使我说的有关第三卷的任何情况传到《社会主义者报》报社中去。这在苏黎世或其他地方都会引起不快。读者所需要的一切，我将在第二卷序言中谈到。

杜西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两口子^①相处很美满，可惜身体不总是很健康。拉法格现在又得在监狱中蹲四个月，因为他没有缴过去的罚款和诉讼费。³¹⁵ 5月24日，巴黎警察当局想挑起暴乱，

^①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但是没有得逞,而部长们却吓得魂不附体。³¹⁷因此,利用维克多·雨果进行欺骗,以毫无结果而告终,这很好。由于没有国民自卫军,就不可能获得武器,因此,任何暴乱都注定要失败。必须依据情况改变策略。

向狄慈根和阿道夫^①问好。

你的 弗·恩·

172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5年6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请费神把您的译作^②寄六本给我——这就足够了。

约在译稿^③寄走十天之后发出的信,谅已收到。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同时给您寄去一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47年共产党宣言》。不管这个《宣言》多老,我认为永远值得一读。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15—316页。——编者注

173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6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老朋友：

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彼此离得那么远，真是太不好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到各地去走走，没有紧迫工作的羁绊，没有大陆上警察的刁难。那时，我一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去看望你。

目前，世界上一切都前进得很慢，大概不久就会前进得稍微快些。老威廉早该归天，但是上帝却通知他说，天使们在操练时的军容还不够严整，即在分列式中，按照操典规定怎样把腿踢出去这一项，他们还没有学会，因此，还不可能以应有的尊敬来接待他。于是他现在派了弗里德里希-卡尔去检阅。³²³ 估计此公会提出一份报告，说什么天使长米迦勒元帅已经把天兵的水平提高到了普鲁士军队的理想境界，那时，老威廉大概就会迫不及待地亲自去检阅天上的卫兵列队了。

你完全正确，法国激进主义异常迅速地衰竭下去。实际上现在可以拿来使用一下的只有一个人——克列孟梭。轮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得放弃一大堆幻想，首先他得放弃这样一种幻想：目前竟可以在既不进行盗窃也不容许盗窃的情况下管理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能，那时候他会走得更远。但是这没有必然性。必然的仅仅是，这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救生锚将会表明，他能够做些

什么,也就是说,他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将一事无成。

在这里,在英国,事情进行得很好,虽然没有用我们通常所采用的形式进行。从1848年起,英国议会无疑是最革命的代议机构,但是经过最近的选举,将开始一个新时代,即使这一点还不是很快就表现出来。³²⁴越来越多的工人将要进入议会,并且一个比一个糟糕。但在这里这是必然的。那些在国际时期在这里作为善良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出现的坏蛋们,必将在议会中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到那时,这里的群众也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工业生产过剩将办完其余的事情。

德国党内的争吵,并没有使我惊讶。²⁹⁰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在决定性的关头,党会把它抛弃的。小市民社会主义在德国是从1844年开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受到了批判。它也跟德国小市民本身一样,是不会灭亡的。目前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²³,我反对我们主动引起分裂,因为我们的武器相差悬殊。假如这些先生们自己挑起分裂,企图抹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代之以粗陋的、唯美的、伤感的、枯燥的博爱主义,那我们就应该同意分裂。

我还在继续口授《资本论》第三卷。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用大家都看得懂的字迹加以誊写以后,我便抽时间整理文稿。到那时,我也会去寻找你的东西⁸⁶。但是在这以前(大约秋天以前),我决不可能做别的事情。第二卷已经印好。两星期以后,我会寄一册给你。

马克思的女儿们总的说来还是健康的,拉法格夫人的丈夫又要关四个月的监牢(他以坐牢顶替罚款)³¹⁵,艾威林夫人在这里热情地从事宣传工作,但在群众中的成绩只能在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我又给你邮汇去五英镑，汇款通知谅已收到。我希望钱寄得正是时候。要注意健康，即将到来的某种快乐，还要你去享受呢。我总的说来是健康的，但医生说，我大概不能再骑马了，就是说，不能服兵役了，真见鬼！

永远是你的 老弗·恩格斯

17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从藏书中找到两本洛贝尔图斯写的小册子，上星期我已经用挂号寄还给你，谅已收到。昨天，卡·考茨基得到了全套载有各种“声明”的《法兰克福报》。非常有趣。我敢打赌，所有这一类喧嚣必将再次销声匿迹，国会党团的多数在作出双方都犯了错误的决定以后也将安静下来。²⁹⁰ 所有这一切暂时还不过是远方的闪电，但已经是一种征兆。

今天，弗里德里希-卡尔正在检阅天兵，并且正在斥责天兵分列式搞得不好。³²³

你的 弗·恩·

17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那里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这里也有!有客来访,一般说来应该是愉快的,但是当你的工作比他们多的时候,却碍事得要命。上星期,每晚我总想给你写信,但不是有客,就是有紧迫的事务上的函件要写。我甚至不得不在现在半夜一点半,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你写几句,这同你那些亲切而有趣的来信一比,显得够可怜的了!但是毫无办法,你还得满足于我这篇杂乱无章的东西。

我想,拉甫罗夫关心的死者详情,不必特别费力就能搞清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派尔希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差,当然必须按伦敦通常规定的费用给他付钱。^①

杜西上星期天不在这里,他们^②跟一个有船和帐篷的小伙子沿河到某地去了,他们俩都想尽多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英国博物馆是个十分舒适的地方,但住在它对面可不是这样。所以,在下一个星期天以前,我不会看到他们。

考茨基收到了保尔论已停止跳动的世界心脏的心脏一文(我指的是第一号心脏),并把它翻译了出来。³²⁵

我很高兴,德国人为法国的选举寄去了一笔款子。不过很可

① 见本卷第294—295页。——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惜，这是汉堡人寄的，因为这是要收买李卜克内西，要使他不得不在目前德国议员之间发生的杯水风浪中站到**他们**一边（小资产阶级一边）。³²⁶我想，这次风浪必将过去，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它是一种征兆。如果反社会党人法²³已经废除，我们已经得到了行动自由，如果《资本论》第三册已经完成，那末，我丝毫不反对立即结束这件事情。现在，我采取观望政策。但是，分裂总有一天会到来的，那时小资产者先生们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我还从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得知，那里也在为法国的选举募集经费。

可怜的保尔！我担心，他得在**那个**地方度过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既然他已坐牢，那我并不认为，除了老格雷维的赦免以外，还有什么法子能够解救他。³¹⁵不管怎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适应能力会帮助他度过剩余的时间。

彼得堡通知我说，全部校样已经到达，三十三个印张中十八个印张已经译出。²⁷⁸这项工作做得太快了，质量恐怕不好。

约翰牛在内阁危机期间³²⁷感到多么舒适，你是想象不到的。没有丝毫激动。晚报、专刊等等，根本没有销路。伟大的老人（他们这样称呼格莱斯顿）完全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政治舞台。这个世界的忘恩负义，令人吃惊。问题在于，恰恰在有革命化的选民参加的新的选举³²⁴前夕，辉格党和激进派³²⁸发现，他们再也不能共同行动了。这样，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秋季选举以后联合起来是有希望的了。那时，**全部**地产将站在一方，**全部**工业资本将站在另一方，而工人阶级则被迫面对它们双方——这就是产生革命形势的基础。

今天天上正在进行大检阅。弗里德里希-卡尔正在检阅上帝老爷的部队。³²³我担心，他会在分列式中发现很大的缺陷，然后向老

威廉报告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检阅。最好能把天使长米迦勒派到普鲁士近卫军中服上几年兵役！

尼姆得了风湿病，老在诉苦，并且扬言要戒掉啤酒，我告诉她说这是荒谬的，我想她会相信我。彭普斯和她的孩子们都很健康。派尔希和他父母照常吵嘴。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就此搁笔。

永远爱你的 老弗·恩格斯

17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³²⁹

苏黎世

1885年6月16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1) 1849年陪审法庭的两个案件(《新莱茵报》审判案和民主主义者委员会审判案³³⁰)，当时曾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一起发表过，标题是《两个政治审判案》。如果您想再版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再版，那将是非常有益的，我愿为此给您写序言。

(2) 如果重印《共产党人案件》^①，也是有益的。一方面，它将再次向老拉萨尔派证明，在伟大的斐迪南^②之前德国已经做过些什么，此外还证明，普鲁士人当时的行动已经为现时在反社会党人法²³实行期间的所做所为作出了榜样。如果真的要印，我也准备为此给您写序言^③；遗憾的是，时间不容许我预先写好作为备用。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此外,附有马克思补充意见^①的莱比锡版的本子,我手头没有。当时这个出版社的办事方式就是特别,马克思也好,我也好,这个版本的本子,竟一本都没有收到!

你们档案馆中有没有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海因版,两册),即所谓的“黑书”?该书引用了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②,这两个文告可以印在书的开头。

(3)不知我是否正确领会了您的意思,您打算把《新莱茵报》上有关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的论文收集在一起。³³¹这太好了。为了确立内在的联系,我可以在有关的地方作某些补充,并从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那些论文^③中选出必要的段落。这些论文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为维护六月战士而写的关于巴黎无产阶级首次战斗的当代**唯一的**著作,而这个事件本身是应该尽可能经常提醒群众加以注意的。但是,这项工作至少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只有到秋天才有可能做这项工作。

(4)《新莱茵报》上其他的论文也可以这样办,不过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来挑选;要是您自己愿意给我提供出来,那倒可以考虑。对于马克思和我当时的其他一些短篇著作,也可以采取这个做法。《资本论》第三卷没有加工过的手稿誊写清楚以后(即在秋天),我就要整理文稿^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才重新有可能知道,那里面都有些什么,并选出最合适的东西。但是,在此以前,连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④ 马克思的遗稿。——编者注

我自己在颇大程度上也是瞎摸的。只要《资本论》第三册没有口授完，白天我得从十点工作到五点，而晚上，除了接待客人，我还要答复日益增加的许许多多的来信，而且还要通读口授稿，校订我们的著作的法译文、意大利译文、丹麦译文和英译文（包括《资本论》的英译文），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间再来做其他工作。所以，您应注意到，我只能做最迫切的工作。

除了上述那一个版本的《共产党人案件》以外，请寄给我：

三本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

六本苏黎世版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的费用请记在我的账上。同时希望能抄给我一份账单，好知道账目情况。两种尺寸的马克思的照片，这里还有一些。

附去的信请转交爱德。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7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5年6月22—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倍倍尔：

你19日的来信，今天早晨收到，现在立即回信，以便在你动身远行之前能够收到。

对于最近的事件，至少对于公开的言论，大体上我是知道的，

因此，我也阅读了盖泽尔和弗罗梅的种种喋喋不休的言论以及你的简短而令人信服的回答。³³²

所以会出现这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大部分要归功于李卜克内西，他总是偏袒那些有教养的自命不凡的人和资产阶级圈子里占有一定地位的人，因为可以拿这些人物在庸人面前炫耀。对于那些向社会主义献媚的文人和商人，他顶不住。但正是在德国，这是一些最危险的人物，所以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些人既然进入党内，在党内到处钻营，那就应当不断地排挤他们，因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往往同无产阶级群众的观点不一致，或者他们企图歪曲这些观点。然而，我确信在真正决定性的关头，李卜克内西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且还会肯定地说：他一直是这么说的，是我们早先妨碍了他投入战斗。不过，他得到一个小小的教训倒是好事。

分裂无疑要发生，但我仍然主张，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条件下，我们不应挑起分裂。如果有人把分裂强加于我们，那也毫无办法；对此应当事先作好准备，而且依我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1）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2）《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3）《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为了同党保持联系，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这些阵地也就足够了。所有其他的报刊阵地，都被小市民先生们占去了，但是它们远远抵不上我们这三个阵地。你对许多反对我们的计划最好能加以阻止，并且我认为，你得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要保证我们掌握住这三个阵地。至于怎么做到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爱德和考茨基在自己的编辑岗位上显然感到极没有信心，需要加以鼓励。有人竭力要阴谋反对他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Engels.

Das Recht der Uebersetzung ist vorbehalten.

A mon ami O. Laroche
F. Engels
London, 11 juillet 1885.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85.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
上面有恩格斯给拉甫罗夫的题字

们两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二人都是很正派和有用的人。爱德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这在今天真是少有的现象。在甚至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都普遍具有夸大狂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个优点。考茨基在几个大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学过，但他正在竭力设法把它们忘掉。他们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你对我们整个国会议员的看法，以及关于在目前这样的和平时期不可能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团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那些必然或多或少是资产阶级的议员，也是一种避免不了的祸害，就象党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排斥而失业的工人中不得不接受下来的职业鼓动家一样。后面这种情况在1839—1848年在宪章派中间就很普遍，当时我就有机会注意到了。如果实行议员薪金制，那末这样的工人就会同占优势的资产阶级议员和小资产阶级议员，即“有教养的”议员同流合污。不过这一切都会克服的。我对我国无产阶级绝对信任，就象我对一切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极不信任一样。一旦更为活跃的时刻到来，那时，斗争就会尖锐化，可以把斗争全力进行下去；那时，为一些琐事和市侩行为而产生的苦恼，就会在大规模的斗争中消失，而这些琐事和市侩行为你现在还得天天与之作斗争，我凭老经验对这些东西也是很熟悉的；那时，我们在国会里就会有真正的人了。诚然，我在这里发发议论是容易的，可是你得应付这一切令人厌恶的麻烦事，这确实不是开玩笑。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现在又感到自己的身体不错。为了更美好的时刻，珍惜自己的神经吧，这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

《资本论》第三册的手稿基本上已经口授和誊写清楚了。再过五六个星期，这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大体上就可以结束。接着就该是很困难的定稿工作了，这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书是光彩夺目的，它将给人以雷鸣电闪般的印象。至于第二册，我天天都在等着寄来第一批书。你将立即得到一本。

你的 老弗·恩·

6月23日

今天已经来不及寄挂号信了，因此明天再发。

6月24日

柏林的报纸已经收到，谢谢。

17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随信附去《审判》一书序言^①。其余的将依次去做。《共产党人案件》^②的引言^③和注释，我大概只有在9月初才能搞完。整个

①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书序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7月份我都忙极了,而在8月份我得去海滨稍事休息。

在这之后,才能动手搞《六月起义》³³¹。

《西里西亚的十亿》将要再版,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写的那篇载于《新世界》(好象在1873年左右)的沃尔弗的传记,应该附在书里。导言我也要写。³³³

《资本论》第二卷我也还在等。在迈斯纳那里,我未必能够为您做点什么,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利干预这件事情,而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³³⁴

马克思的照片(有两种尺寸),还可以弄到几百张。

一般说来,在德国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我们的工人在那里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很有条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请您把《杜林》的清样寄给我,好使我编一个勘误表。今后,请一概给我寄**两份**校样来,因为处处都要使用,而且确实是必要的。

如果您要给文章加标题:《选自〈新莱茵报〉》,第一册、第二册等,那我当然没有异议。

17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7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去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是保尔要的。但愿他不致热得

太难过,这时节,在圣珀拉惹大概是热得够受。³¹⁵

你和俄国人的奇遇,使我清楚地想起了那些日子,那时杜邦说不定会在哪天深夜突然带来一两个公民(微带紧张的神情),并立即留他们过夜。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正义报》报道说,里夫斯(是弗利特街的一个很穷的人)打算“分册”出版杰维尔的《资本论》简述的译本。这是反对我们译本的诡计。³³⁵如果它出版,我就要声明,杰维尔的简述后半部很不准确,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过分准确了,因为它包含着全部结论,而略去了大多数前提和全部定义。

福尔坦从博韦把他译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部分寄给我了。我还没有时间校阅。

我几乎结束了第三卷^①的口授工作,就是说,能够口授的都几乎口授完了。以后,即在我从海滨回来之后(8月底),先清理信件等等(以及书籍),然后才能真正开始搞第三卷的工作。

关于第二卷,还没有消息。如果下个星期这一卷没有出来,我就要写信去。这些出版商总是找一种事务性的借口,来说明为什么这本或那本东西不能及时问世。

摩尔在科伦的审判案^②,在苏黎世就要再版。

至于第二卷的俄译文,三十三个印张中已经译了十八个印张²⁷⁸。

由于私人急事(钱),我此刻就要进城去,所以今天就写这一些。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编者注

180

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倍 顿

[草稿]

[1885年7月5日左右于伦敦]

尊敬的夫人：

对您提的问题³³⁶，我只能回答说：关于马克思和我在政治著述方面**相互信任地**进行合作的情况，我没有权利做任何报道，供最后拿去发表。我既不能以马克思的名义，也不能以我本人的名义对整个法国的纲领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起草纲领时，实际上我们至多只能提些建议。我可以**信任地**告诉您，卢昂派工人党纲领的**绪论部分**的确是马克思写的^①。

如果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象德国人那么迫切，那末这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那些女斗士们争取妇女的形式上的权利，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她们自己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的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

① 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编者注

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18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7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我们那个被监禁的人^①很快又能呼吸自由的(没有平等和博爱的)新鲜空气，³¹⁵并且……^②

当然，杰维尔同海德门及其同伙的诡计毫不相干³³⁷ (因为据说，担任译者的“约翰·布罗德豪斯”，不是别人，正是不朽的海德门本人)，我希望这件事能很快结束。也许，这一切都是海德门和基根·保罗为了挑唆我们而随便编造出来的，因为基根·保罗好久没有听到我的消息了，以为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对这项据说在拟议中的出版事宜置之不理。如果这只是无的放矢，那当然再好也没有了。否则我有责任公开声明：简述后半部**没有**正确转述原著。这一点我早在该书出版以前，就对杰维尔说过了^③，可是“因为出版商不愿等待”，该书还是按原样出版了。当时在法国可以不重视这一点，那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原稿中下面有两行字涂掉了，无法辨认。——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6—67页和第69页。——编者注

里有法文版出售。但是，在这里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因为英译本还没有出版，而出版简述是为了同英译本竞争。

德国议员中一场不大的争吵，总的说来，得到了极好的结果。工人们到处都那样有力地反对这种荒谬的主张，使议会中的那些傲慢的先生们大概不敢再试图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²⁹⁰ 我们的人尽管受到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种种束缚，却干得毫不含糊。在这同时，可怜的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东奔西走，宣扬调和，逢人便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些都是个人纠纷；双方都犯了错误，如此等等，——活象一只孵小鸭的母鸡。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孵“有教养的”社会党人，而且到现在还顽固地拒不承认他那些小鸡都是小鸭，那些社会党人都是市侩慈善家。

按名单选举是为了永久保留机会主义派¹⁵⁵政府而发明出来的²⁹¹，这种选举大概会把整个机会主义打得粉碎，我对此十分满意。只要克列孟梭能履行自己的一半诺言，只要他能着手消灭臃肿的法国官僚机构，那将是一大进步。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他真正想成为诚实的人，想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他一定会遇到许多实际的障碍，很快会陷于走投无路的困境，因此随时都会成为巴黎选民的背叛者。认为在法国不破坏整个资产阶级制度，就可以实行盎格鲁撒克逊的、尤其是美国的地方自治，那就错了。总之，他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放弃自己的改良，并继续成为资产者中间的资产者；或者继续前进，并趋向革命。我认为，他将仍然是资产者，而那时候也许我们的时代就会到来。

肖莱马在这里；他还没有到大陆去旅行的确切计划，但心里正在注视着巴黎。现在他出去了，可能在我写完信前就回来。

我们这里在11月也将有一次和平的革命。新的选民名额一定

会迫使旧政党完全改变它们的立场。³²⁴ 辉格党已经通过自己的大喉舌《爱丁堡评论》宣告,现在到了无法绕过的“分水岭”³³⁸:应当让激进派自行其是,而辉格党打算同托利党合并,现在辉格党发现,托利党到底并不那么坏。托利党会不会接收他们,根据什么条件来接收,还不清楚。问题在于:近十年来,这种同盟一直是讨论的题目,可是每次一碰到分赃问题就搁浅了。还有一个成就就是:所有烂掉的“工人代表”很可能都会在议会里出现。这是我们可以替他们期望的最合适的地方。

彭普斯邀请我们在今年去泽稷;如果这能实现和保尔获释的话,你是同我们会合,然后再到伦敦(轮船是从**圣马洛**起航的)呢,还是想在巴黎等肖利迈接你来?这件事你考虑一下告诉我。为了派尔希的事,我们在8月8日或10日以前不可能离开这里。

尼姆和肖利迈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8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苏黎世

1885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照你说的来推算,26日在苏黎世谅你必能收到这封信。

党内的争吵,据我从这里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正在发生十分合乎愿望的变化。弗罗梅使劲把朋友拉下水,这只能使我们感

到高兴，但幸亏有李卜克内西来解围；李卜克内西通知这里的协会说，他马上到法兰克福去，一切都会妥善处理，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弗罗梅只好飞走。³³⁹ 在这整个事件中，李卜克内西扮演的是母鸡孵小鸭的可笑角色：他想培养出“有教养的”社会党人，可是一瞧，从蛋里孵出来的尽是一些庸人和市侩，于是极可爱的母鸡又想说服我们，似乎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的还是小鸡，而不是小鸭。这就毫无办法，只好照顾他的幻想；但是，如果报上的报道可信的话，他在奥芬巴赫做得毕竟有点过分。³⁴⁰ 这全部事情的结果，只能使党意识到：党内存在两派，其中一派给群众指出方向，另一派则给大多数所谓的领袖指出方向，这两派必然会分离得越来越远。这将为行将到来的分裂作好准备，这是很好的事。右翼先生们要再发号施令，就得先好好考虑考虑。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人口史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上，一连碰了几次大钉子。³⁴¹ 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

柏林报纸^①上的文章肯定是梅林写的，至少我不知道在柏林还有谁能写得这样好。这个人很有才华，并且头脑很灵活，然而却是一个很会算计的家伙，而且按本性来说，是一个叛逆者；一旦他重新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希望人们不要忘了这一点。只要时势一变，他肯定会这样做。

瓦尔特夫妇来过这里，并且给我带来了有关党内争论的报纸。星期天他们还要来。

《资本论》第二卷，我一收到就立刻给你寄到德勒斯顿去了。第三卷的手稿，我已经尽可能地口授完了。我稍微休息一下并处理完其他各种紧急工作之后，到秋天就着手定稿。不过现在我已经放心了，因为手稿已经誊写清楚，假如在这段时间我的歌子唱完了的话，那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照现在这个样子刊印。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此外，校订十分重要的那三篇——占全书三分之二，也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但一切都将完成，我预先为该书出版将会引起哄动而高兴。秋天，我们将面临两次和平的革命——法国的和这里的选举。

法国的按名单选举²⁹¹，是由纯粹的共和派发明、由甘必大分子实施的，其目的就是硬要人们选举律师和记者，特别是巴黎人，永远保持他们的统治。这种选举大概会使大批甘必大分子落选，并且几乎肯定(不是马上便是很快)使克列孟梭和激进派³⁴²执政。这是现有资产阶级政党中**最后一个可能的政党**。克列孟梭特有的要求就是实行省和市镇的自治，即实行分权管理和废除官僚机构。只要这种改良一开始，对法国来说，那就是一场比1800年以后发

① 《人民报》。——编者注

生的历次革命还要大的革命。但是激进派在法国执政，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从旧的革命传统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直接的斗争，因此最终将使斗争各方的力量配置完全明朗化。

这里新的选举权²²⁸将打破政党之间原来的全部对比关系。辉格党和托利党结成同盟³⁴³，也就是成立一个大的保守党，这个党将依靠至今没有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全部**地产，并且将包括资产阶级所有的保守成分——银行、金融巨头、商业以及部分工业家；另一方面是激进资产阶级，也就是大工业家的主要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暂时还跟在别人后面、正在重新觉醒参加政治生活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英国自1689年以来还没有过的革命起点。

补充一句，老威廉已经奄奄一息。情况极好。你就看吧！

你的 弗·恩格斯

18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倍倍尔来信跟我说，本月26日前后他将在苏黎世；附信^①是给他的。如果他不说的话，此信如何处理，由你自己决定。

肖莱马向你问好。

① 指上一封信。——编者注

法国³⁴⁴和英国³²⁴即将在秋天进行的选举,是完蛋的开始;我希望老威廉也完蛋。既然俄国人的事情看来已经停顿下来,我们也许只好由自己来开始。如果三个西方大国动起来的话,这也就够了。

你的 弗·恩·

184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8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建议我为俄文版^①专门写一篇序言,我考虑过了,但是不知道我能否很好做到。³⁴⁵

如果您认为最好根本不要涉及洛贝尔图斯,那我建议您把序言的整个第二部分删去。这一部分远不足以说明作者^②在经济科学史上居于何等地位,但这是因为在写这一部分时有些特殊情况,我指的是洛贝尔图斯一帮进行的攻击。这帮人在德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当时大吵大嚷,毫无疑问,这些喧嚷在俄国也会很快听到的。声言我们的作者不过是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样来解决问题是最容易和最方便的。凡是在阅读和讨论我们这位作者著作的地方,人们一定会重复这一点。但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您是最好的法官,因此,我将把这一切全交给您去处理,何况我根本不了解,你

① 《资本论》第二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编者注

们的书报检查机关可能放过什么,可能不放过什么。

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①的命运,这里听到一些好的传闻。您能否告诉我一些新的情况?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18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真奇怪,我发现,我所有的全部书^③中,在装订时都把目录漏掉了。我立即给迈斯纳写了信,请说明理由,我一收到书,就给你寄一本去。

你打算去维累尔维累看望瓦扬妈妈,很好,但这不是你来看看我们的理由。我们准备星期二即11日离开这里,最迟9月11日回来。肖莱马大概也是那时候去德国,约9月中经巴黎回来;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那时你不同他一起来。如果保尔**现在**不能去波尔多,也许**那时**能去,一切都将顺利。³⁴⁶

你来信提醒我说,杰维尔著作的出版商^④确实可以在原著发表以后把翻译压一年。³⁴⁷但是这一年已经过去,因为我在伊斯特

① 洛帕廷。——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二卷。——编者注

④ 奥里奥尔。——编者注

勃恩收到稿子以后,已经过去两年了,而该书是在收到稿子之后几乎立即出版的。打算出版译本的人是威廉·里夫斯,住在弗利特街185号,但是我们既不可能弄到一本,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任何情况。

杜西和爱德华必定是昨天去迪耳的,但是我还没有收到他们附有地址的便笺。他们准备在那里呆十天到十四天。考茨基夫妇到伊斯特勃恩去了。考茨基妈妈作为一位德国女作家来说,是个非常直爽的女性。我读过她的一部长篇小说^①,很不错。但是我劝她学习巴尔扎克,她拿走了几卷,不过她的法语程度读这类作品够用吗?

按名单选举²⁹¹无疑首先是对付我们的人的,但这没有关系,目前我们的人数还不多。如果他们在巴黎和某些大的省会获得相当好的结果的话,激进派下一次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同他们一起提出联合名单,那时某些人就能够通过;此外,那时候我们的人将有更大的力量,而许多单独存在的宗派、可能派¹³等等将被击败。如果最近的选举导致克列孟梭执政,我将非常满意。据我了解,这是资产阶级能够抬出来的最后一个人。他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②。同时,这里即将进行选举³²⁴,选民名额完全是新的,这该是完蛋的开始;而老威廉也行将就木(他昨天在加施坦上楼梯时又跌倒了),总之,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我希望这里的选举使所有的波特尔之流、克里默之流和其他的叛徒都进入议院,在选举以后,这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将更加广泛,更加牢固。因此,我高兴看到,海德门派的运动无论在哪儿

① 敏·考茨基《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

② 据说,路易十五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一句话,这里是套用。——编者注

都没有扎下深根，而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的简单、迟缓、极不熟练但有**诚意的**运动，却在慢慢地但满怀信心地夺取一些阵地。《正义报》变得愈来愈空洞，而《今日》正在死亡，如果还没有死掉的话。

再见，因为我还要写一大堆信。

我们大家都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86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于泽稷岛]

亲爱的考茨基：

几经漂泊，我们前天早晨到达了这里³⁴⁸，经过一番张罗才安顿了下来。十年来这个小地方变化不大，天气好的时候仍然是那么美丽。这次海上旅行非常好，只是快到天亮的时候，尼姆、彭普斯和莉莉有些挥霍，实际上也只有后二人是这样，尼姆躺一会也就好了。在格恩济岛我们卸了大约十条牛犊和二十只绵羊，看到它们晕船也怪可怜的。这里发现有比尔森啤酒，我们尽量饮用，此外还有十便士一瓶的最好的红葡萄酒。让党现在做它自认为应该做的一切吧，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将很高兴。地址：泽稷岛皇家月牙街 2 号。大家都向你、你的妻子和母亲^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路易莎·考茨基和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18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 年 8 月 25 日于泽稷岛
罗斯维尔街 31 号

尊敬的先生:

您 8 月 6 日(18日)和 9 日(21日)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等我回伦敦以后再写回信。现附去一封给《北方通报》编辑的信³⁴⁹。我估计,那封回信您那里已经有了。如果没有,请您按旧址写信去伦敦,我大约过两星期就回到那里,将给您另寄一份。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①

18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 年 8 月 26 日于泽稷岛
罗斯维尔街 31 号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第十六和第十七印张^②是在我离开以后寄到伦敦的,而考茨基夫妇和艾威林夫妇也外出了,因此,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寄给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的。——编者注

我的许多印刷材料整理一下寄给我。只是到星期一，艾威林夫人去我家里时，才把这两个印张寄来。昨天星期三，我把已修改过的印张寄还给您。那上面加了许多字，这些字原文中没有，完全歪曲了原意。而主要的是，第十七印张中的页码完全弄乱了：257、262、263、258、259、264，等等，这种情况特别在该书最重要的这一章中发生，是根本不容许的，因此出于预防的考虑，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您。

我在这里还要呆两个星期。9月3日星期六以后，所有的信件最好仍然寄往伦敦。由于天气好，我们在这里简直闷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不下雨，这个美丽的小岛严重缺水。关于党的情况，我在这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在不久前国会党团的杯水风浪²⁹⁰以后，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倒霉事。向爱德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89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年9月6日[于泽稷岛]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们星期四^①动身，因此希望星期日象往常一样在我们家里见到你们。载有□的^②《人民报》已经收到，谢谢。这个人想成为

① 9月10日。——编者注

② 菲勒克的文章。——编者注

他爸爸^①心目中的乖孩子。但是他爸爸有更重要的事，他不满足于自己在1870年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现在还要竭尽全力建立西班牙共和国³⁵⁰。但愿他会成功。这些大人物都是些什么样的蠢驴啊！

大家都向你的妻子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90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9月9日于泽稷岛

昨天在这里收到了《杜林》校样的结束部分。明天就动身回去，因此在这里已经无法搞它了，何况第十八印张还留在伦敦没有修改。寄到伦敦的材料往这里转寄的事情，今年安排得很不好，因此拖延了。我的第一件工作将是结束这些校样和写序言。其余的工作也只有在这以后才能轮得上。《新世界》上沃尔弗的传记，请立即寄往伦敦。我也要马上把它准备好。³³³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191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年9月10日]星期四[于泽稷岛]

亲爱的考茨基:

由于起了大风暴,在这样的时候我不能带着孩子们冒险作海上旅行,所以我们仍然留在这里,明天也未必走得成。因此,星期日在我家里重新见到你们的计划也就不成了。

向你的妻子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9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昨天我正要给你写信的时候来了人,只好错过一次邮班。因此,我今天才能寄给你一张十英镑的支票,这是我所能分出来的全部,目前我还没有收到款子,希望能很快收到。我没有从肖莱马那里得到消息,我想你必定会得到一些,因为你在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然是着眼于未来,并希望他下一个星期把你带来。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接待你了。

就在上星期日,在巴黎你们那里发生大殴斗³⁵¹的同时,在这里的东头杜西和艾威林也经历了同样的事³⁵²。我现在给你寄去一份《每日新闻》,关于这个问题那上面有一篇出色的报道和社论。他们今天早晨到过这里。依我看,如果他们不能做到使激进派³²⁸干这件事(激进派显然在积极支持他们),那就得不偿失。社会主义者无望地落后了,而激进派却有力量。如果事情翻过来成这样:十二个激进派让人家逮捕了,那末,政府即使是考虑到选举,也会让步的。如果只有社会主义者遭难,那他们就会进监狱,而且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法国人开始采取系统的和理论上正确的方法来按名单进行选举²⁹¹,我喜欢这种方法。每一个党都列出它自己的全部名单。结果各地比较强大的党会使全部自己的人获得通过,而其他的党则一个人也没有。但同时每一个党都可以估计自己的可能性并看出自己的力量。而在下次选举中就会得到必要的结果:彼此最接近的一些政党将根据它们相应的力量联合提出共同名单,虽然现在选举前夕这一点已经做不到了。按名单选举的制度将逐渐地使机会主义派¹⁵⁵和保皇派按共同名单联合起来,同样也会使激进派³⁴²和社会主义者提出共同名单,至少在个别省里会这样。但是,法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是:这只能是实际经验的结果。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绝对的特性,才赋予法国政治史以典型的形式,使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混乱政治。

我担负的校对、校订、写序等等工作太多,因此还没有时间认真看你的《宣言》译稿³⁵³。只要最紧迫的工作一结束(但愿本周末结束),我就来看译稿,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既然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显然不能懂德语,你终于不再埋没自己的

才能，而开始帮助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译成法文，我感到高兴。既然你已经着手这一工作，那就按照惯性律继续做下去，并逐渐爱上这种单调的劳动吧。

邮班截止时间到了，在这里见面时再谈，希望那时你能把译文的其余部分带来。

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93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一、《杜林》的全部校样，你大概已经收到了。校样是在13日和14日从这里寄出的。如果有什么短缺的话，请费神通知一下。排版如此糟糕，没有我的校样是绝对不能印的。

寄到这里的清样的最后一个印张是第十四印张。为了编勘误表，我正在等其余的印张。现附去一份初步的勘误表，许多错误在这上面作了更正，其中大部分大概是我自己在原文中留下来的。不过我还要再通看一遍。

最后，序言也附去，这个序言曾使我费了不少力气。第一、不得不经常中断工作。此外，我早就不搞自然科学了，许多东西都得重读。

二、如果可能的话，请把小册子《马克思在陪审法庭面前》（连

同序言)的校样(两份)给我寄来,万不得已时哪怕寄清样也行,以便编勘误表。第一版中有些大的错误,而且排字先生经常要发议论,比作者要发的议论还多。

三、如果工作不中断的话,《共产党人案件》^①的引言^②及其他还要在本周寄出。

四、在这以后,我马上要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整理鲁普斯^③的传记以及属于这本书的其他东西。³³³这也将在这几天做完。

首先请把清样以及我的几个序言等等的校样给我寄来,其次这些小册子的每一种给我寄十二本。

马克思的照片我也在准备。

在这以后,只要校订完法译文和英译文而腾出手来,就可着手修改《农民战争》¹⁵²。

现在,当我又回到这里时,校样将迅速准时寄出。

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装帧工作,在许多方面我可以指责迈斯纳先生。序言和正文的字体到处都弄乱了,而我尽了最大的可能,只是在校样上整理了一大部分。这是不可原谅的。此外,有五百本干脆没有目录。现附去一本给档案馆。

□^④已不可救药,他向爸爸^⑤发出的呼吁³⁵⁴是非常动听的。老家伙一定会揍他一顿。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菲勒克。——编者注

⑤ 威廉一世。——编者注

19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³⁵⁵

苏黎世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现给你寄去《揭露科伦案件》^①的引言^②。如果你想把它作为政论文章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一点也不反对。不过这件事你得跟施留特尔商量好，他大概非常焦急地在等待这篇东西。请告诉他一声，他明天就会收到对马克思原文的注释和订正以及关于从施梯伯^③那里翻印过来的附录^④的说明。

卡·考茨基将寄给你几号《科伦日报》，那上面刊登了第一篇有关保加利亚事件³⁵⁶的详细报道。记者驻在贝尔格莱德，消息十分灵通；既然俾斯麦目前还无意下令隐讳此事，那末报道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总之，俄国人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他们忘记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和普鲁士的近卫军尉官一样，有一切理由信赖自己的“伙伴”威廉。

你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继承人”问题操心太多。那里无法把你替换下来，这倒很好；如果这些先生企图把自己的某个走狗安插到你的位置上，那他们一定会垮台，因为：（1）这种人当中谁也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③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

不会同意自愿被驱逐，（2）党很快就会结束这项工作，不再出这样的报纸。如果你离开的话，《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就完了，而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也很好。奥古斯特也认为，苏黎世的机构^①无论如何应该留在我们手中，情况大概也会是这样的，因为对别人来说，这些机构不过是个累赘。依我看，你只要关心好如何使印刷所和出版社留在我们手里，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不了在现在这个报纸被取消以后再出一个新的。但是你把这些先生的进攻力量说得太大了。

在开姆尼斯，宣告无罪的判决太好了。³⁵⁷ 可见，这甚至在萨克森的法官们看来也太过分了。

法国的选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如我所预言的，按名单选举给了机会主义派¹⁵⁵ 以沉重的打击。³⁴⁴ 但是当时无法预见（至少在法国国外无法预见），这种打击会如此有力，以致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投入而且是如此大规模地投入保皇派的怀抱。机会主义派玩弄了“执政内阁”的把戏；他们所造成的营私舞弊甚至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期，但是并没有保证使资产者得到保皇派保证给予他们的那种安宁。回到君主主义（在法国叫做**奥尔良主义**）所以比较自然，是因为整个中间派左翼（利鲍的《辩论日报》等等）完全是由乔装共和主义者的奥尔良派组成的，因此人们宁愿要真正的奥尔良派，而在没有其他可能的地方，则满足于波拿巴派和正统派。第二次选举大概会表明急剧的转折，表明资产者害怕自己取得选举的胜利，也就是说，第二次选举将使激进派取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那很快就会发生纷争。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出版社和印刷所。——编者注

不管怎样,已经造成这样的情况:中间党派已被排挤,保皇派和激进派相对峙,中间党派的少数议员不得不选择究竟依附哪一方。因而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法国,单凭有很多王位僭望者,就没有人真正相信君主政体了。但是奥尔良派的尝试是可能的,那时摊牌的局面就会到来。无论如何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共和国在危急中”,或者建立“激进”共和国。但最可能的是后一种情况将取得胜利。不过那时激进派不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以省和市镇的自治取代拿破仑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象1792—1798年时那样,而且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者。我们也不可能再期望更有利的形势。法国始终是按照自己发展的独特的逻辑辩证进程向前发展的;在那里,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对此只能满意。

社会主义者得的选票那么少(拉法格对此很伤心)³⁵⁸是完全自然的事。法国的工人并没有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既然在法国也和在德国一样,不仅有死亡的或垂死的党派,而且还有**活着的**党派,那末投没有任何希望的社会主义者的票,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否则某个激进派就会获得少数票,而机会主义派就会获得多数票。提候选人来计算自己力量的做法在法国遇到很大的困难;一旦德国的政治生活重新活跃起来,那里有些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当事件的发展在法国允许社会主义者成为正式反对派,即当克列孟梭最终要执政时,我们立即就会得到几百万选票。但是不能硬要法国人按**德国**的方式去发展。甚至德国的许多优秀人物都在犯这种错误。

当然,只有在第二次选举以后,才能有定论。

你的 弗·恩·

19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0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昨天我把《科伦案件》^①的引言^②寄给了爱德，因为我怕他要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如果刊载，他一定会跟您商量。现在只把目录即全书材料编排大纲³⁵⁹以及对1875年莱比锡版的勘误表和注释寄上。我只加进了伦敦中央委员会3月和6月的两个告同盟书^③，至于1850年12月科伦的告同盟书³⁶⁰，在理论方面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它谈到的那些有关分裂的细节，现在只对研究当时运动的详细经过可能有意义。

事情拖得太久了，但不能怪我。达武元帅有一次在他的房东，即马克思的岳父^④祝他好胃口时曾经说：“勇敢取决于肚子”。现在，在体验了胃炎会把一个人搞到何等愚蠢和无能的地步以后，我要说：“智力取决于肚子”。五个钟头辛辛苦苦搞了一页，随后一发火，就把写的东西扔到火里烧了。行了，现在是过去了，但愿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再次出现。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

④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明天动手给《西里西亚的十亿》³³³写导言。

但关于六月战斗，目前什么结果也没有。我确信，《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实**经过，是不能重印的。³³¹但这需要专门去搞，在没有整理好马克思那里的一大堆小册子以前，我是无力从事的，因为只有整理好以后，我才能看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究竟**还需要搞到什么。只有在那以后，我才能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样，这件事暂时只得搁起来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96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把《宣言》的头十个版面趁这次邮班寄还给你。³⁵³我不得不中断这项工作。第一是因为现在已经五点了。第二是因为**缺**很多，我无法补足。希望保尔把这缺少的部分立即寄给我，我尽可能当天归还。因为现在我发现我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说实在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但你译得恰到好处。只有两处的意思你没有把准，大概有人干扰了你。其余地方译得都很出色。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引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本**。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

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因此,我所提的意见,凡跟意思无关的,只能作为参考,有无价值,要由你自己判断。用法语讲话和写作我已经很不习惯了,同琼尼^①一个钟头的闲谈作用很大,就象一笔额外的报酬对一个德国律师的作用一样,的确使我恢复了用法语考虑问题的能力,而且恢复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所能梦想的还好。

对你从事这项工作,我真感到高兴。我从不怀疑,只要你认真干起来,你是干得了的。我很满意我读到的是一部**完成的作品**。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套上了车,能不撒手就不撒手了。这将给法国的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可以确信,法国人学习德语,在一定时期内还不会很好开展起来,甚至现在学德语的人,学得还象小学生一样,可能一次也没有跟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谈过话。可怜的福尔坦的译文^②,够我费劲的了。对他来说,一句句德国话不过是一些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他怎么能用法语来翻译它们,特别是翻译摩尔那种雄劲有力的德语呢!

好吧,祝你健康和顺利。译完《宣言》,你无论搞什么,都象儿戏一样了!

吃饭铃响了,再见吧。

永远是你的 弗·恩·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稿。——编者注

197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5年10月14日于伦敦]

最后一个法令叫：《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维多利亚女王四十一年，第16章》。这个法令在韦斯明斯特区国王街加拿大大厦普·斯·金氏父子公司里可以买到。下面那本书里印有这个法令并作了注解：皇家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著《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伦敦第2版，肖氏父子公司，费特巷和仙鹤街，法令印刷厂和法令出版社，1879年。全书238页，8开本，定价5先令。法令本身最多值1先令。

你的 弗·恩·

198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5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很遗憾，无法给您提供关于宪章运动史的资料。³⁶¹我的一切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稿书报等，都在1848—1849年的风暴中散失了。主要的资料《北极星报》，即使在英格兰北部也无法找到（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哈尼竭力想弄到一份全套的，结果还是徒劳）。资产

者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大多都不正确。除此之外，我又根本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哈尼如果不写回忆录，第一个工人大党的历史就要永远失传了。

非常遗憾。

您的 弗·恩·

199

致扎洛·费尔伯³⁶²

布勒斯劳

1885年10月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15日的来信收到了，但印章毁得很厉害。我得称颂斯蒂凡先生功德无量了。

我在1848年以后也不止一次地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支柱和后备大军。但近二十年来，俄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谓的农民解放，把农民置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境地，从而造成了真正的革命形势。大工业及其交通工具、银行等等的飞速发展，只是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俄国正处在自己的1789年的前夜。一方面是虚无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是财政上的穷困，这就是上述形势的征兆。在最近这次借款前，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议会担保，俄国政府即使在柏林也借不到钱。这样的条件甚至是门德尔森提出的。可是正当沙皇政府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俾斯麦插手，帮它弄到了借款，诚然是杯水车薪——不过一千五百万英镑，但这足够它苟延残喘几年了。¹³⁴ 俾

斯麦用这种办法，既盘剥了俄国（俄国没有他至今也弄不到钱），又推迟了不合他心意的俄国革命。这是俾斯麦第一次做了一件不违反他的意志的、不间接有利于我们的事情，如果他继续这样做，那他就将对我国毫无用处了。

因此，俄国将来还能不能弄到钱，实质上取决于俾斯麦，如果他答应，那末德国金融市侩就会发狂地扑向给他们设置的陷阱。他们会因此损失一些钱，那倒是活该，跟我毫不相干；所谓的德国国家资本，也会有不多的损失，因为国家资本中我们感兴趣的那一部分，是由冶金工厂和其他生产工具构成的，这些东西不可能交给俄国人。要拿出来作为借款的所谓货币资本，主要是虚拟资本，是信用券，而这是没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得多的，倒是要使俄国难于拿到或者根本不让它拿到贷款，但德国财主更信任的是俾斯麦，不是我们。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来搞清楚俄国国家贷款实际保证水平。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值得重视，现在搞正是时候，但这需要根据俄国资料来研究俄国的情况。为了说明财政状况本身，只要查明俄国国债数额，研究一下近几年的交易所通报就可以了，但要正确地了解俄国国内经济状况，就需要进行扎实的研究。主要资料之一就是俄国陆军部出版的调查材料，书名叫：《军事统计汇编》第4编，俄国，1871年彼得堡版。其次是亚·斯克列比茨基写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62—1868年波恩版，四卷本，共约五千页。再其次是各省统计资料汇编，特别是莫斯科省和特维尔省的统计资料汇编，以及扬松编的《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1880年彼得堡版，共有数卷。

俄国的预算还没有用来写预算的纸张值钱。全是虚假的和捏造的，其虚假和捏造的程度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普鲁士预算。

对于按照普鲁士方式改组的现代化军队作出评价根本办不到。无可怀疑的是：奥国，在更大程度上是俄国，都感到缺少一个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阶级——唯一能够为人数极其众多的军队提供足够训练有素的军官的阶级；而俄军1878年在土耳其的作战方法，根据他们自己的将军库罗帕特金的描述³⁶³，比普鲁士军队1806年的水平还低。

顺便把李卜克内西的信³⁶⁴还给您。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5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李卜克内西在萨克森的落选³⁶⁵，使我为他个人感到遗憾，不过一般说来，这对他没有损害。博得众望，对他来说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他为此作出了过多的牺牲。因此，对他有益的是：他终于懂得，向右派的一切让步都毫无益处，在受资格限制的选举中³⁶⁶更是如此，这种让步甚至没有给他带来小资产者的选票。

你讲的关于群众独立自主情绪的消息，使我十分高兴。当然，右翼先生们只有当他们中间有些人得到明显的教训之后，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总有一天他们会恍然大悟。

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经常萧条继续笼罩着一切关键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虽然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它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竟不能引起危机!寻找投资出路的闲置资本大大过剩,以致这里的贴现率实际上是在年息1%和 $1\frac{1}{2}$ %之间摆动,而当天随时可以付清或收回的短期存款(money at call),年息几乎还不到 $\frac{1}{2}$ %。但金融资本家宁愿将他的资金这样存放,而不愿投入新的工业企业,这正好说明,在他看来,整个经济如何腐朽。这种对新的投资和旧的投机活动所表现的畏缩不前(在1867年的危机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引起一次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危机大概总归是要来的,到那个时候,希望它会把英国的旧工会消灭掉。这些工会一直安然保有它们从一开始就沾染上的行会性质,这种性质日益令人难以容忍。你们大概认为,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各自的机械工工会、木工工会、泥瓦工工会等等吧?一点也不是这样。谁要想加入工会,必须先在那个已经加入该工会的工人那里当几年(大多是七年)徒工。这种方法是要限制工人的人数,但这是毫无用处的,它只能使师傅实际上什么也不干而获得了金钱的收益。这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还可以容忍。但从那时起,工业的巨大发展已经造成了整个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的人数和所做的工作同已加入工联的“熟练”工人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但他们却不能成为会员。这些人**完全是在工联的行会规章之下训练出来的**。但你是否认为这些工联曾经想到过要取消这些过时的荒谬东西呢?丝毫也不是这样。我记不起在哪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上**有宣读过这类提案的情况**。这些蠢货希望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革社会,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来改革

自己。他们对只会有损于自己的那套传统偏见抱住不放，不肯扔掉这些废物，以加倍增长自己的人数和力量，并在实际上恢复他们日益削弱的组织——本行业全体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联合会。我相信，这一点会使你明了这里的特权工人行为中的很多事情。

在这里，首先必须让尽量多的正式的工人领袖进入议会。这么一来，事情很快就会顺利进展：他们将会迅速暴露自己。11月的选举³²⁴在这方面会产生不少效果，如果他们的自由党朋友们在最后一分钟不愚弄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当中有十至十二个人肯定能得到席位。按照新办法进行第一次选举，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事情，并且只能显示以这些选举为前导的那种革命的最小一部分情况。但是普选权——而在英国是新的选举权，由于英国缺少一个农民阶级以及工业占优势，新的选举权赋予工人的力量，相当于德国的普选权所赋予的力量——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在这里它也将起同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尽快搞垮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纯粹是一些政治野心家、冒险家和文丐。他们的首领海德门正竭力促使事情向这方面发展。他不能等到象一首民歌³⁶⁷里所说的“时钟敲十二下”的时候，而是在猎取功名的过程中日益使自己出丑。这是拉萨尔的一种拙劣翻版。

我认为你对法国人的评论并不完全公道。巴黎的群众在多多少少中立的、不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下是“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蒲鲁东、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等人的思想中逐渐蒸馏出来的。他们唯一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验，就是卡贝的乌托邦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结果就是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也就是说，从法国逃跑出来，然后在美国吵吵闹

闹和陷于半破产。³⁶⁸ 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他们都是从德国那里得来的，而且毫不奇怪，法国这个国家——在那里，从1789年到1850年，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首先得到尖锐的表述，而且译成了实践的语言——有点固执，不愿放弃革命理论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光荣的公社之后更是如此，何况是在德国的面前，因为巴黎的工人事实上已在1870年战胜了德国，德军当时不敢占领巴黎；顺便说说，这是以往整个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此外，请想一想，法国工人能从哪里获得更正确的见解呢？要知道，甚至《资本论》的法文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书；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也是如此。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这本书实际上已产生了惊人的作用。³⁶⁹ 在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德语。我不把瓦扬计算在内，因为作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他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策略。拉法格夫人现在终于在用漂亮的法文翻译《宣言》了。³⁵³ 甚至连那些领导人，对理论的掌握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如果你了解巴黎，你就会看出，在那里生活和进行鼓动是多么容易，而认真地工作却是多么困难。总之，法国工人能从什么地方获得正确的观点呢？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选举的。在我国，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反对党，因为国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般说来，投谁的票以及在那些说自己“我们终究是狗”³⁷⁰的人当中投谁的票，归根到底都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中央党¹⁶⁷ 还算是一个有其独立政策的政党。但在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议院是国家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在那里不能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此外还应考虑到：在那里，甘必大分子比保皇派进步，激进派³⁴² 又比甘必大分子进步。在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德

国,自从1870年以来,容克的反动势力一直很猖獗,并且发生后退的运动。在法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在俾斯麦还没有办法对付僧侣的时候,法国已经把僧侣完全赶出学校了。除去社会民主党人人数在军队中有所增长外,我们的德国军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是反动势力的更为卑鄙的工具。在法国,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军队与人民大大地接近了,同时**正是军队首先使君主政体成为不可能(参照1878年)**³⁷¹。但如果激进派现在上台执政并将被迫实行它自己的纲领,那就意味着:实行分权管理,实行象在美国和1792—1798年间在法国那样的省和市镇的自治,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和教会各自担负自己僧侣的费用。不论在德国或法国,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一当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事实上已显而易见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去领导国家并且束手无策时,就轮到我們了——这是一种缓慢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如果法国发生革命,那末在德国可能会提早一些轮到我們,不过这只能在**欧洲的飓风把我们席卷进去的情况下**。)因此,巴黎工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他们的正确本能,不断支持**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只要激进派上台执政,这种本能就促使工人投入共产主义者的怀抱,因为激进派受到那个**旧的混乱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纲领的束缚,因而必然垮台。那时,本能和理智两相符合,而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成为**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于是事情就会迅速向前推进。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把他们革命前的童贞遗忘了,而我们德国人却仍然拖着这种有时是十分累赘的装饰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成过**一次独立的革命**。彼此各有自己的优点和

缺点。但是如果把三个国家的工人的不同态度用同一种片面的尺度去衡量,这是十分不公正的。

阿德勒写的那本十分肤浅并且主要是以施梯伯的著作^①为根据的书^②,考茨基已转给我了;我将帮助他对该书作一批判^③。

你不会设法再来一趟吗?如果你要到莱茵河区去办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你的 弗·恩·

20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不反对给《宣言》写一篇简短的导言。但为此我必须知道,旧的序言^④中究竟是哪些地方使你们巴黎公众的娇嫩耳朵听起来有伤体面。我承认,我找不出来,除非是摩尔亲自加进并特别坚持的关于公社的那一处³⁷²。虽然我认为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牢骚太盛,他们应该尽量克制,但为了息事宁人,我还是准备尽量迁就他们,同时却不去伪造历史,不去助长他们那种信念,以为只有巴黎

①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

② 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0页。——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才是光明之源。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不行。不指出这点,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

“布罗德豪斯先生”通过出版商里夫斯询问艾威林,我同不同意跟他合作翻译《资本论》,真不要脸!

最近一期的《公益》杂志谅已收到。如果你告诉我你缺哪几期《今日》,我可以设法替你搞到。

尼姆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我们刚刚一起喝了一瓶比尔森啤酒。昨天晚上她跟彭普斯一起在“利塞乌姆”剧院看《奥丽维亚》³⁷³;她说这是真正的传奇剧,厄尔文不怎么样,艾伦·特里演得非常好。

拉维涅来信³⁷⁴,说他把他的《雾月十八日》译文寄给了保尔,但没有下文,问为什么?我这里有他的译稿,因为我已经跟福尔坦说定了^①,为避免说我剽窃他的译文,我对他的译稿连看也没有敢看一眼,所以,该译稿有哪些长处,我无法作出判断。

下星期起,政治舞台上要大大热闹一番。10日法国议院召开会议,19日或19日前后德国国会召开会议。一星期以后,这里要举行选举。³⁷⁵不管未来的议会的组成情况如何,有两点是肯定的:爱尔兰人将依靠自己的八九十票而控制全局;大自由党则将由于辉格党同激进派破裂³²⁸以及辉格党同托利党准备结成(如果不是已经结成)同盟而最后寿终正寝。

向保尔(11 500票³⁷⁶)衷心问好,希望他不要为这个票数而灰心丧气。明年他会走运一些的。

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202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杜林》的清样已经收到了二十个印张，还差结尾和序言；它们一到，您就可以收到勘误表。

我正在写《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³³³，要不是老有人打断我，早就脱稿了。这使我深感内疚，没有绝对的必要，我以后肯定连一个钟头也不耽误。

《共产主义者同盟》^①的校样谅已收到。请转告爱德，我老早就通过考茨基收到了那个自称“雄鹰”^②的小家雀的书，我故意不提它，是因为他也把施梯伯的书^③当作主要的资料。有关布特米尔希-波尔恩的那一处所以这样叙述，是因为我从这本书中看出，波尔恩偷偷地把自己的酪乳^④倒了一点给阿德勒，但（见序言）又不叫他提自己的名字。³⁷⁷他应该为此好好地挨一顿屁股。

狄茨写信给考茨基，说他**现在**想出版我的《起源》，问我反不反对。我回信说不反对，只要他先跟您和沙贝利茨说好。您看怎样

①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雄鹰”的原文是«Adler»，也是姓（阿德勒）；这里指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编者注

③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

④ 文字游戏：波尔恩的真姓是布特米尔希（Buttermilch），也有酪乳（黄油打成后底下的奶浆）的意思。——编者注

合适就怎样办吧。如果商量出了结果,狄茨答应负责经销,那我当然很满意,但这归根结底还将取决于苏黎世^①,因为该书已经卖了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任何查禁。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不果断,付印推迟了好几个月,现在,在别人冒了风险之后,他说话倒容易了。另外,当时跟他谈判的细节我不知道,所以只能让他找您。总之,这件事完全由您酌定。

在《杜林》中,我又发现了一大堆排印错误,都是我自己的疏忽。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头十一个印张中的排印错误大多都是这样造成的,而且这十一个印张我又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校对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203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11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8月6日(18日)和8月9日(21日)的两封来信,我是在泽稷岛时收到的,并立即把您要我写给《北方通报》的那封信³⁴⁹寄给了您。自那以后,我由于工作繁忙,未能比较详细地答复这两封信

^① 苏黎世设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以及“人民书店”出版社。——编者注

以及8月25日(9月5日)的来信。

我不怀疑,第二卷^①也会使您象我一样感到高兴。在这一卷里,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它们并坚持到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²⁰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德国的历史科学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曾经由于德国的政治极端腐败而堕落到卑贱的地步,现在竟然由于德国上升到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而再次堕落到同样卑贱的地步,这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讽刺的一个很妙的例证³⁰⁰。然而这却是事实。因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当恐惧,才使得他们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

至于第三卷,我已经初步把原稿誊写清楚,其中四分之三几乎都可以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拿去出版;但是,最后的四分之一,也许是三分之一,还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第一篇(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以及下面的关于信用、而部分地也是关于地租的各篇;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其他各篇中的某些部分。最近两个月来,我不得不去做许多别的工作,这都是因为我专心于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耽搁下来的。这还要继续一些时候。接下去也许还要花一个月的

^① 《资本论》。——编者注

时间校订已接近完成的第一卷英译稿，再接下去我就要开始搞第三卷了，并且一直搞完。这一卷也许分两册出版，因为它大约将有一千页。

我非常感谢您从作者^① 1879—1881年间所写的信中所作的摘录。³⁷⁸ 我读到这些摘录时，禁不住苦笑了。唉，我们多么熟悉这些为没有完成这一著作而提出的理由啊！每当他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时，他总是为此而感到很难过；只要他发现某种理论上的理由来说明著作当时不能完成时，他就感到很高兴。所有这些论据他在同我谈话时都使用过，它们似乎能使他得到宽慰。

完成第三卷并从其他手稿中挑选出适于发表的部分以后，我很可能设法收集作者的那部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书信，在这方面，他给您的那些信件居于最重要的信件之列。因此，到那时，我将接受您要把这些书信的抄件提供给我的善意。

我经常可以给您寄些小册子等，即作者和我本人的再版著作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把这些东西直接寄给您是否安全。如果您能告诉我怎么办，那我将非常感激。

但愿我们共同的朋友^②的健康状况好转，尽管他的医生们作了不妙的预言。²⁷⁹ 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总是受欢迎的。

作者在他的信中谈到的危机，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一次。³⁷⁹ 事实是危机还在继续，整个欧洲和美国直到今天还深受其苦。金融没有破产是其原因之一。而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世界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从1870年以来，德国，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了英国在现代

① 马克思。——编者注

② 洛帕廷。——编者注

工业中的竞争者，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把它们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到不再依赖英国的水平。后果就是：生产过剩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比该过程主要局限于英国的时期大得多，而且这种后果直到目前还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这样一来，先前每十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经常萧条必定准备一个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况且，作者所说的农业危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几乎扩展到了欧洲所有的国家，而且只要美国西部草原的黑土处女地还没有开垦完，这个农业危机就必定会持续下去。

深深尊敬您的 派·怀·罗舍^①

204

致保尔·拉法格³⁸⁰

巴 黎

1885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照片收到，谢谢。在法国这样一个据说人们经常在笑的国家里，却把我照得如此哭丧着脸；也许他们也会笑我吧。尼姆说，在照片上，我看起来老了十岁，但这大概是恭维话。

1849年5月的起义，是由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全德宪法引起的。这个议会从来不掌握物质力量，而且不注意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获得这种力量，终于在它结束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制宪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它最后一点道义上的影响。它那个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并且具有相当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如此,这部宪法在当时仍是唯一的一面旗帜,还可以打着它来开始新的运动,等胜利以后再甩开它。因此,在一些小邦里,人们想迫使政府承认它;举行了起义的有德勒斯顿(5月3日),几天之后是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巴登大公国(巴登大公^①在军队转向人民以后逃跑了)。

德勒斯顿的起义经过英勇的抵抗(四天的斗争)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了(在普鲁士,反动势力靠1848年11月政变取得了胜利,柏林被解除武装,宣布戒严)。但要制服普法尔茨和巴登,当时是需要军队的。因此,普鲁士一开始就召集了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拒绝开拔。派去了军队,军队发现这些城市都筑了街垒,他们被击退了。两星期以后,伊塞隆在两天的抵抗后被占领。爱北斐特没有这种防守的可能性;因为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将近千人的防守者就决定向南突围,到起义地区去。在路上他们就被击溃了,但很大一部分人在居民帮助下到达了目的地。我当时是爱北斐特卫戍司令米尔巴赫的副官,但他还在自己的计划实现以前,就派我到科伦这个敌军阵营去执行任务,我在那里藏在丹尼尔斯家里。问题在于他不愿意在自己队伍里有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怕吓倒他必须通过的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他指定我在普法尔茨会合,但他没有到达那里,因为被俘了(一年后他在爱北斐特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米尔巴赫参加了希腊1825—1829年的战役以及波兰1830年和1831年的战役。后来他又去希腊,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南方的起义猛烈起来了,但它犯了不转入进攻的致

^① 列奥波特。——编者注

命错误。邻近小邦的军队只要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前来同起义汇合，因为他们决心不反对人民。而且当时保卫法兰克福议会以抵御包围它的普军和奥军可以作为这样的借口。《新莱茵报》查封之后，马克思和我前往曼海姆，想向一些领导人提出这一计划，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推托，说什么军队因原来的军官一跑都瓦解了，什么都缺，等等，等等。

6月初，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方面的军队，再加上一些小邦的军队（这些小邦军队本来我们采取勇敢一些的行动就能争取过来的，但后来被反动军队的巨流席卷过去了），开往起义地区。有一周，普法尔茨遭到了扫荡，那里是三万六千普军对付八九千个起义者，而当地的两座要塞又在反动派手里。当时实行退却去同巴登的军队（约八千人的战斗部队和一万二千名自由射手）会合。反动部队一个军三万人迫使他们后撤。进行了四次大的会战，反动军队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加之又侵犯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使他们在决定性时刻迂回了我们）。经过六星期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残部被迫转入瑞士境内。

在这次战争期间，我是某志愿部队司令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该部队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我参加了三次较小的会战和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牟尔克河战斗。

如果您执意要给公民克拉律斯的佳作写评论的话，这些介绍想来够您写几行提要的了。

希望您那有意思的疖子早日破口。您可以用2%的石碳酸水洗患处，它对杀灭化脓性细胞有特效。

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20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85年1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你去国会³⁸¹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舒马赫在一封长信中为自己在轮船公司津贴问题上的立场辩护³⁸²，我在给他的回信²⁵中同样写得十分详细，坚持我原来同他相反的观点：如果要照顾某些选民的所谓偏见，不想**无条件地**反对用工人农民的钱来对资产阶级给予国家帮助，那末，据我看，这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容许的，就是直接对城乡工人，首先是对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给予同样数额的国家帮助。

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请他在同别的同志谈话中引用这封信时，务必把**信的全部内容**告诉他们。

李卜克内西突然十分勇敢地登上了前台。狱中的“沉思”³⁸³，忘了一半的《资本论》的重读，右派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脚踏两只船的前途，——这一切看来对他大有好处。如果这能持久，我会很高兴。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一定会采取正确的立场，可是在此以前，他的一切息事宁人和调和迁就的倾向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少折磨人的麻烦事，他认为这是外交手腕，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大家高明得多。

欧洲战争的威胁严重起来了。这些以往的民族的可怜残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为俄国利益而受到

自由派庸人赏识的其他一伙强盗，准备互相残杀并且眼看就要彼此咬断贪婪的咽喉。只要欧洲战争与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小民族中的哪一个，那该多好啊，这样，喜欢侈谈民族的庸人就会得到应有的下场。第一枪已经在德拉哥曼打响了³⁸⁴，但是谁也无法断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打最后一枪。

我们的运动进展得如此之好，情况到处如此有利于运动，最后，我们如此需要再有几年平静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巩固起来，以致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然后我们大概又得象1850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在巴黎引起革命，这以后会间接地给欧洲其他地方的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可是那时，法国人就会成为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极端沙文主义情绪），而以他们的理论成熟程度来说，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最不适宜。1871年以来，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不自觉的合乎逻辑的一贯性，在政治上有了很好的发展，恰恰对这样的法国人来说，能有几年激进派的平静的统治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蒲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反之，一场大战如果爆发，就会有六百万士兵开上战场，并且耗费空前。这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归根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大伤元气。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样害怕战争。但是可以预言：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它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是阶级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包括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

产。它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军事机器起来造反，并拒绝继续为一些可怜的巴尔干民族而互相残杀。阶级国家的呼声是：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①。但是，洪水之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

总之，一切依然照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最终都会变成使我党执政、使全部老骗局垮台的手段。但是老实说，我倒希望这些能不出现在这场屠杀的情况下做到；屠杀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了，我希望我的年老多病的身体不致妨碍我在必要时重新跨上战马。

你的 老弗·恩·

206

致敏娜·考茨基³⁸⁵

维也纳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夫人：

(请您允许我用这样简单的称呼，象我们这样的两个人，过分的礼貌有什么用呢?)首先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亲切回忆。我很惋惜同您在这里的会晤不能更长一些。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结识一位始终象普通女人一样的德国女作家，是使我无限愉快的，——在这方面我很不幸只认识了一些装腔作势的“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这类人，人们之所以不想把炒勺重新交到她们手里，只是因为

^① 据说，路易十五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一句话。这里是套用。——编者注

她们拿炒勺结果会比拿笔杆惹出更多的灾难。因此，我希望不久以后您再一次渡过海峡到这边来，而那时我可以同您一道在伦敦和近郊散散步，彼此谈谈各种各样的笑话，以免我们的谈话过于严肃。

我很相信，您是不喜欢伦敦的。几年以前，我也是这样。要习惯于这种阴郁的天气和大部分阴郁的人们，习惯于社会生活中的互不往来和等级森严，习惯于气候条件所造成的门窗紧闭的室内生活，实在是困难的事情。人们必须把大陆上带来的活力稍许加以抑制，把生活乐趣的气压计譬如说从760毫米降低到750毫米，直到逐渐地习惯下来。这时，人们就会逐渐地适应这种环境，就会发现：它也有它好的方面；这里的人们一般讲来比别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更直率和可靠；没有一个城市象伦敦这样适合于科学工作；而且没有警察局的刁难，这也弥补了一些东西。我熟悉和喜爱巴黎，但是，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定居在伦敦，而不愿在巴黎。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对巴黎的事物感到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伦敦不如巴黎漂亮，但是比巴黎雄伟，它是世界贸易的真正的中心，而且也多样化得多。此外，伦敦还容许对整个周围世界保持中立，而这对于科学的、甚至艺术的公正态度是必要的。人们都喜欢巴黎和维也纳，人们憎恨柏林，而对伦敦则持着中立的冷漠和客观态度。这也是有些好处的。

顺便谈谈柏林。我很高兴这个倒霉的地方终于成了世界的城市。但是，早在七十年前拉希尔·万哈根就曾经说过：柏林的一切都是粗俗的，看起来柏林是想向世界表明，一个世界的城市可以粗俗到什么程度。要是您把一切“有教养的”柏林人都毒死，用魔术

在那里变出一个至少还不错的环境，并且把这个地方从上到下进行改造，那末，也许还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象样的地方。但是，只要那里还说着**这样的**方言，这就是困难的。

《旧人和新人》^①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矿工人生活的描写，就象在《斯蒂凡》^②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国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僚和优伶的那种小说的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有的地方是否发展得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许多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公正，我还要指出某种缺点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末，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扬善惩恶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

① 敏·考茨基《旧人和新人》。——编者注

② 敏·考茨基《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

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了。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惊人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恰当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证明作家是有支配自己的作品的能力的。

但是,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将使您太厌烦了。在我们这里一切照旧,卡尔^①和他的妻子在艾威林的夜校学习生理学并且都很勤勉,我也完全埋头于工作,琳蕙、彭普斯和她的丈夫^②今晚都

① 卡尔·考茨基。——编者注

② 派尔希·罗舍。——编者注

去剧院看一出动人的戏剧。在这个时期内，古老的欧洲又有些要动起来了，这也逐渐地是时候了。我仅仅希望，让我有时间还把《资本论》第三卷完成，在这以后就让它开始吧！

致衷心的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207

致保尔·拉维涅³⁷⁴

巴 黎

[草稿]

1885年12月1日[于伦敦]

公民：

您8月8日的信以及您的稿子收到了，当时我正要动身去泽稷岛，9月14日才从那里回来。接着我又忙于紧急工作，不可能看《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现在，当我终于有空来看的时候，我手头又有两份不相上下的稿子³⁸⁶。

首先我不能为了一件就其来由和实质我并不十分清楚的纠纷做裁判人。我只知道，福尔坦在马克思逝世前几年曾同马克思通信³⁸⁷；他请我校订他的译稿，我答应了他，并且已经校订了一部分。因此，我对他有一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自己有权以任何方式利用您的译作；我一页也不容许自己看您的译稿，因为，如果它比福尔坦的译稿好，我难免不把您的某些句子用到他的稿子上，而这对您是不公正的，就是对福尔坦，看来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您跟他不和。所以，非常遗憾，为了保持公正，我不能看您的

译稿。

稿子如何处理,候您决处。

翻译《资本论》第二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明年我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校订这部稿子,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事情要考虑。现在我对任何人都不能应承任何事情;这是将来的问题。

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208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³⁸⁸

柏 林

1885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俄国财政,见科尔布的《统计》1875年版^①第499页和以下各页。那里举出的各次借款中的最后一次是在1873年11月,为数1500万英镑。这以后,在1875年,好不容易又弄到一笔借款,也是1500万英镑,但在这同时,银行家们向俄国人宣布,如果没有议会担保,这次借款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在1869年预先把用于铁路建设的款子结算完了以后,俄国人又得到如下几笔借款:

1870年——1200万英镑

1871年——1200万英镑

1872年——1500万英镑

1873年——1500万英镑

1875年——1500万英镑

^① 格·弗·科尔布《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较统计手册》。——编者注

六年(1870—1875年)共计**6 900万英镑**,即**138 000万马克**。

现在不得不另找门路。如:(1)**国内公债**。虽然这实际上是强迫借款,但结果几乎等于零,因为在国内没有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资本,而政府不得不拿自己的钱(纸币)自己贷给自己,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认购的公债已经超额完成。(2)南高加索铁路公债为8 904 200 英镑。这笔公债是在国外推销的(是1880年还是1881年?),以波提—巴库铁路作抵押,但这笔钱主要是用来修建这条铁路的,因而财政上的困难并没有消除。在这整个期间,把银行家的门坎都踏破了,但毫无结果。最后,财政大臣^①亲自出马去西方——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他没有去,因为完全没有希望。不论到哪里,他都失望地走开了,连柏林的宫廷银行家门德尔森好象也直截了当地要求议会担保,——不管怎么样他也拒绝了。因此,当时问题只在于俄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否召开立宪会议,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就在这时,吉尔斯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表示俯首听命,俾斯麦才在德国给他弄到1 500万英镑,使俄国又苟延残喘一段时间。³⁸⁹

(由此可见,不经俾斯麦许可,俄国就不能开始任何战争,因为只有靠他的帮助,俄国才能弄到钱,而1 500万早就花光了。所以,如果俄国仍然想打仗,或者想严重地进行战争威胁,那末俾斯麦就得对此负直接的责任。)

我不看《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搞到一套这个杂志,因为这里所有的阅览室由于有很多俱乐部而差不多都停办了。我告诉一下考茨基,让他看一看《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硬币论者》

^① 布恩格。——编者注

和《金融市场评论》，如果他能找到这些杂志，让他给你作些摘录。

虽然你的信是11月26日上午十一至十二时发出的，但它在11月28日早晨才寄到这里；这里有人在胶水上搞了一点鬼，从我给你寄回的信封上可以看出。按说，信应该在11月27日傍晚寄到这里。话说回来，圣经放在圣坛上，就是让人**打开看的**。³⁹⁰

你在一读预算时的发言，倍倍尔已从德勒斯顿给我寄来了。讲得非常好；我惊奇的只是他们那么少打断你的讲话。但是，你到底还是使得他们非要你遵守秩序不可。^①

你的 弗·恩·

这封信的封口上是盖了伯爵冠和J、C两个缩写字的。

这里的选举进行得很好。³⁷⁵ 爱尔兰人第一次在英国全投一个党的票，即投托利党的票。他们以此向自由党表明，他们在英国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八十至八十五个地方自治派（其中一人甚至在利物浦当选！）在这里起了中央党¹⁶⁷ 在德国国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能够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现在帕涅尔得让人瞧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此外，取得胜利的还有新的“曼彻斯特主义”³⁹¹，即关税战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在这里比在德国还更不值得一提，但它在工商业停滞了八年之后却深为年轻一代工厂主所接受。其次是格莱斯顿的机会主义弱点以及先是蛮不讲理然后作些小小让步的张伯伦的拙劣策略，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口号：教会在危急中³⁹²！最后是格莱斯顿的可怜的外交政策。自由党人假装他们相信新的农村选

① 李卜克内西在发言结束时，受到了议长的警告。——译者注

民会投他们的票。自然对这些选民是无法预料的；但是，为了得到绝对多数，自由党还得从剩下的三百个选区中争取到一百八十个，而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帕涅尔几乎一定要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独裁者了。

209

致卡尔·考茨基³⁹³

伦 敦

1885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关于阿德勒的著作^①：

(1)叙述手枪事件时，不要忘记提到军士带了**军刀**。他们抱怨说军士的称号受到了侮辱。³⁹⁴

(2)赫斯。当然不能确定(因为自1848年5月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销声匿迹了)，他是否在巴登或普法尔茨呆过几天。但是他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参加过”，他在那里既不是鼓动员，也不是记者，既没有当官，也没有当兵，因此不明白怎么会有什么政府(阿德勒应当指出究竟是哪个政府)判处他死刑。³⁹⁵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给他写信时，让我附上几句说明，有一件事我昨天忘记给他写了。

你的 弗·恩·

① 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编者注

210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12月5日于伦敦

老朋友：

好久没有得到你的什么信息了，因此，想在通知给你汇去五英镑之际，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你一下。谅你必会和此信同时收到汇款，这或许有助于你度过年关。但愿你还健康，精神饱满，希简复几句，很快证实这一点。

你从苏黎世的出版社那里可以知道，最近我扎扎实实地做了些工作，并且利用机会重温了1848—1849年美妙的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东西。³⁹⁶这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年青一代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现在希望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鉴于存在着大量捏造的材料和报道，所以必须使他们尽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把自己的回忆录写完，是非常重要的。几年以前，《新世界》刊载了一些精彩的片断³⁹⁷，你具有如此非凡的叙述才能，此外，你回忆的时间比我早了整整十至十五年，包括了1830年到1840年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以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因此甚至能搞到一点钱，这在任何时候也是无妨的。

现在我还要修改《农民战争》¹⁵²，这本书非常需要修改。以后要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原稿现在已经初步口授和誊写清楚了。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这一切很有意义。遗憾的是，我总是受到打搅：要校阅大量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的译稿，而且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些译文又是极端需要校阅的。³⁹⁸ 幸好我不太懂得俄文和波兰文，不能用它们来校订，否则这种事就没完没了。但是，这可以向你证明，我们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国际上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所以，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

希望不幸的巴尔干事件³⁵⁶能和平结束。我们现在到处都在顺利前进，世界大战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太晚或太早。但是归根到底，世界大战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永远结束军国主义，其代价是毁灭一百五十万人，浪费一万亿法郎。在这之后，战争就会是不再可能的了。

法国的选举为激进派打开了迅速上台执政的前景，这对我们也起了好的作用。³⁴⁴ 这里的选举马上使爱尔兰人变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老爷；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政党³⁷⁵，少了他们都不能进行统治。还要选举大约一百名议员，但这不大会改变什么情况。这样一来，爱尔兰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不是现在，就是在最近的将来。那时，这里也就会开辟了道路。同时，有八至十个工人当选；其中一部分被资产阶级所收买，一部分纯粹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大概会大丢其丑，从而大大加快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因为他们会消除工人们沿袭下来的自我欺骗。这里事情进展很慢，但还是在向前推进。

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11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³⁸⁸

柏 林

1885 年 12 月 5 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去从《经济学家》和《硬币论者》杂志上做的一些摘录^①。

我 12 月 1 日信中所指出的数字，是这里证券交易所中流通的俄国公债的数字。1884 年的公债（俾斯麦的）**在这里根本没有行市**，它被排除在证券交易所出售证券表之外。1878 年以后在各地勉强发行的比较小额的公债，情况也是这样；这些公债主要是在国内推销的，在柏林交易所中有行市。其中载在行市表中的有：

东方公债 I、II 和 III	5%
1880 年的公债	4%
1883 年的无期公债	6%

以及其他一些我不太清楚的东西。这些你得向柏林某个交易所经纪人打听。

这些东西有一部分也列入附去的摘录中，但那里只指出似乎是政府得到的净数。

俄国纸卢布按票面价值应相当于 39 便士，现在值 23 便士，就是说，比它的含金足值低 16 便士或 41%。

如果俄国政府现在还能在国内推销自己的证券，那只是由于

^① 见本卷第 388—389 页。——编者注

工商业极端停滞，使俄国工厂主把自己的游资换成利息6—7%的证券；比用于现在大受亏损的工厂扩建或商业投机有利。息票在流通中，特别在付工资时成了支付手段。这样，俄国现在流通的是在1891—1892年才应支付的息票，而工人不得不按票面价值把它们作为工资接受下来，但是在把它们变成现款时，未必能得到票面价值的一半（不久前德国有过类似的情形）。这些资料我是**直接从俄国得到的**。

你的 弗·恩·

21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社会主义的杯水风浪。考茨基大概已经写信给你谈过一些了；附去的两号《回声报》（自由主义报纸）载有其余的情况，而文件（艾威林寄给你的布兰德根据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写的信）是最主要的。³⁹⁹

这一次海德门自己断送了自己。他从托利党人那里拿了钱去支持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夺取自由党人的票数。他承认得到了三百四十英镑，但是用于三个候选人的正式开支达六百英镑，所以总数应当是一千英镑左右或者更多一些。

拿另一个党的钱用，在一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是容许的，只要：（1）取得钱不带任何条件；（2）不能弊多利少。这一回情

况恰恰相反。(1)当时提出了条件: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要在那些只能把自己弄到可笑地步的选区提出来。结果,威廉斯从4722票中得27票,菲尔丁从6374票中得32票,只有白恩士在诺定昂从11055票中得了598票。(2)海德门知道,拿托利党人的钱,就只会使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可以从中得到补充力量的**唯一的**阶级中,即在广大激进的工人群众中,给自己带来无法弥补的道义上的损失。这同当年在柏林有人提议同施特克尔结成反对进步党人的同盟时情形一样。⁴⁰⁰

然而,海德门并不满足于这一英雄业绩。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可以左右两党力量对比的帕涅尔第二,不过他忘记了,他与帕涅尔不同,没有在议会中拥有八十票,没有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选举中拥有爱尔兰人投的二十万票³⁷⁵。他取得了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和秦平一起前往北明翰去找激进派³²⁸首领张伯伦。他口袋里装着托利党的钱,向张伯伦提出,如果张伯伦能在北明翰让给他一个议席,保证自由党人投他的票并提出八小时工作日法案,海德门就给他以支持。张伯伦不象托利党那么愚蠢,而把他赶出了大门。

就在这时,联盟执行委员会偷偷安排的这件事情,被各支部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详情见布兰德的那封信,写这封信是为了发表的,但是你不要去说此信是根据会议记录写的。全体会议即将召开,联盟在这次会议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至少是否还能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继续存在,还是一个问题。

附去汉特·瓦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的声明。⁴⁰¹这是在海德门参与下写成的,然而他不得不保留了说他本人是“不明智的”这种说法。威廉斯在《回声报》上发表的声明,却是一篇真正的绝交书;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是平白无故地站到绝对敌视一切

社会主义资产者的立场上来的。这就是海德门先生孜孜以求而得到的东西。这个人确实是拉萨尔的拙劣翻版：完全不择手段，即使这些手段不会达到目的，只要海德门落得一点好处就行；同时，他还经常急于求成，情愿因小失大；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他根本不能把事实看成实际上的那个样子，他把事实看成是他想要看成的那个样子。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冒险家。他具有拉萨尔一切缺点的乘方，却没有他的一个优点。

在你们议会的杯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的 弗·恩·

213

致保尔·拉法格⁴⁰²

巴 黎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关于达维特的事，我同杜西谈一谈，也许她会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东西。

为了同您的社会研究小组相抗衡，勇敢的马隆和同样闻名的埃利·梅伊建立了社会经济共和协会，有现成的章程⁴⁰³。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团体”也就是由研究梅伊灵魂的马隆和研究马隆内心的梅伊两人组成的。这是一些极其渺小的大人物，最好根本不去理会他们，这使他们最伤心。这同卡尔·布林德一模一样。

您为什么在《社会主义者报》上把威廉斯和社会民主联盟的候选人点出来呢？⁴⁰⁴ 您应该知道怎样对待海德门，您这一次大大

上当了。首先，海德门竟然能够把他的党弄成了一个众人取笑的对象。威廉斯从4722票中得到27票；菲尔丁在北肯辛顿从6374票中得到32票；白恩士在诺定昂从11055票中得到598票。此外，自由主义报刊大叫大嚷，说提出这些不象样的候选人所必需的款子是从托利党那里拿来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堕落到同这个党搞肮脏交易的地步。于是，威廉斯在12月5日的《回声报》上声明，这一切都是当他在利物浦的时候安排的，人们用电报把他叫去，没有告诉他详细的情况，头目们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工具，现在他看出：

“我们再也不能相信我们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人物了。我不想当资产阶级人物的工具。我号召我的伙伴雇佣奴隶们，尽快和我们会合，同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分手，并把他们排除在必须成为真正工人组织的组织之外”等等。

最后，他宣布公开转向海德门、秦平等人的反对派。

这就是社会民主联盟中所发生的事情（您会从这同一邮班中收到艾威林寄给您的联盟成员布兰德写的一封信）。海德门从托利党人那里得到钱，是为了提出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他承认得到了三百四十英镑。但是总数应当是一千英镑左右，因为用于三个候选人的正式开支超过了六百英镑。执行委员会（除伯罗斯以外）批准了海德门的行动，但在联盟内部产生了反对派。可是还在这个反对派出现以前，海德门就已认为，他可以象帕涅尔一样扮演政治仲裁人的角色，于是就和秦平一起前往利物浦，向激进派³²⁸ 首领张伯伦表示愿意效劳！他们向张伯伦表示愿意支持自由党人，只要张伯伦同意在北明翰给海德门让出一个自由党人候选人并保证自由党人投他的票！张伯伦把他们赶出了大门。

联盟内部的反对派正在壮大。在最近一次有联盟许多其他成

员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上,不顾海德门的阻挠,宣读了有关从托利党人那里得到钱的信件。大吵了一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不同各个支部商量呢?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们将会看到,联盟是否能存在下去。

当然,接受另一个党的钱是可以的,只要取得这些钱不带任何条件并且不能弊多利少!但是海德门做得很蠢。首先他应当知道,这些候选人只能显示出英国社会主义力量弱得可怜。其次他应当知道,拿托利党人的钱,就意味着在广大激进的工人群众的心目中无可挽回地丧失自己的威信,可是要知道,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人中间才能找到自己的拥护者。最后,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就不要隐瞒它,而要自己公开它,夸耀它。但海德门是拉萨尔的拙劣翻版。对他来说,采取什么手段都好,即使这些手段不会达到目的也行。他急于想充当一个大政治家,以致看不见自己的实际情况。此外,除了英国职业政治冒险家的一切恶劣品质,他还有一个在法国十分普遍而在这里极少见的点,就是他能把事实看成不是实际上的那个样子,而是他想要看成的那个样子。

在他最近对艾威林采取了卑鄙行为⁴⁰⁵之后(这件事人们还没有原谅他,甚至他自己的党内也还没有原谅他),就这样快地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只有精力旺盛的人才受得了。不管怎样,即使社会民主联盟还会继续存在,那它也只能是一具幽灵。

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21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寄来两本《杜林》，非常感谢。如果我一共得到二十本，暂时也就够了。还请寄给我四本第三版的《农民战争》，我一本也没有可以用来准备再版的了。¹⁵²

我跟埃卡留斯没有保持任何联系，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有什么联系。⁴⁰⁶ 我得打听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列斯纳找到他的地址。我劝您不得已时，干脆不加修改等等就重印，因为埃卡留斯已经完全堕落，未必能认真完成这项工作。而且他的心地不正，恐怕他会利用全部增补而偷运一些论断，为他在1873年以后所干的许多卑鄙勾当辩护。这就会大大损坏这本在马克思大力协助下写成的甚至还有马克思的原话（书的结尾有整整几页逐字逐句都是马克思的话）的书，很可能会使这本书对于我们的宣传毫无用处。我甚至建议，要坚持不作任何修改即行再版。

照片的发票，您已经收到了。

排字工人甚至在《杜林》的勘误表上折磨我。在那上面把 Verwirrung〔混乱〕排成无能为力的 Verirrung〔迷误〕。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215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5年12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给您寄去一个邮包，是三本您需要的议会报告。您从附去的通知书上可以看出，上院关于卖淫问题的第一个报告已经没有出售的了。

您在你们荷兰制止一切暴力的爆炸，是完全对的。那只会招致无益的牺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明年是普鲁士人第一次入侵荷兰⁴⁰⁷的一百周年，最使俾斯麦高兴的是，有可能由他重演这段历史来庆祝这一“功绩”的一百周年。兼并欲望暂时还是无害而又无力的愿望，到那时就会具有比较可以察觉得出来的形式。

我从邮局给您寄去一本刚出的我的第二版《反杜林论》。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愿意随时为您效劳。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21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5年12月21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公民：

如果您愿意翻译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我是很高兴的。由于《社会主义者报》上的资料⁴⁰⁸对于写传记未必够用，我已请苏黎世的朋友们给您寄一本不伦瑞克出版的《历书》，那里面有一篇我写的比较完整的传记^①。

祝好。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自然，我很高兴校订译文，如果您愿意的话。

217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二十本《杜林》(全部)和四本《农民战争》收到了。谢谢。

^①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请转告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我愿意如约校订她的译稿^①和写一篇序言，只要她跟一个出版商谈妥就行。由于工作过多，除了十分急迫的以外，我根本不能承担任何别的事情。

关于这本书^②的德文新版，只有等我现在的负担卸掉很大一部分的时候才能考虑。1月间，我要校订《资本论》英译稿，同出版商谈判，等等。其次是《农民战争》¹⁵²和许多其他次要的著作。之后，将是十分紧迫的工作——《资本论》第三卷。等到这一切包括《资本论》在内都完成了，才能考虑那本旧作。

我不记得布赫尔提到的那本小册子。⁴⁰⁹皮尔死于1850年。马克思的小册子是1855年问世的。为了证明帕麦斯顿是俄国代理人，根本用不着推测他给过某某作家一百基尼和一大桶雪莉酒。可能是塔克尔以暗示先前出版的那本书的方式，建议给马克思的一本小册子取同样的书名。如果是这样，一切就都清楚了。此外，马克思的那些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版画。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尔提涅蒂想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马克思的传记译成意大利文。但他没有马克思的传记，因为《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的片断资料⁴⁰⁸不够用。您能否把白拉克的《人民历书》寄给他？那里面有一篇我写的马克思的传记^③。我想就是1878年的那一本，不过您会很快找到所需要的。他的地址是：

意大利 贝内万托 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218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5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给你寄去支票一张,这是保尔写信提到的。另寄给你一份微薄的新年礼物。一盒葡萄干布丁和蛋糕已于上星期六^①交寄,但大概不会早于星期一由此发走,所以你最早也要今天才能收到。

肖利迈从巴黎来的时候跟我说,你很需要翻译用的词典。在摩尔的藏书中,对你适用的只有莫赞的法德词典,但是太破旧了,根本不适合经常使用,而且杜西已经拿走了。英德词典在那批书里没有。于是我设法打听了一下哪些词典最好,并且已经向威廉斯和诺盖特给你订购了,重新装订,负责送到。这些词典是:

弗吕格耳编的英德和德英词典;

莫赞和佩希埃编的法德和德法词典。

我想,这些词典将在圣诞节以前送到。我没有可能把它们看一看,所以希望你来做这件事,并告诉我词典怎么样。弗吕格耳词典是所能搞到的最好的词典,不过它还可以编得更好些;总之,如果是一部既有英德又有德英的词典,那就好了。至于莫赞-佩希埃的,我担心它是我打算寄给你的《法语德语大词典》(即两卷本法德词典和两卷本德法词典)的简编本。如果是另外一种,就请告诉

① 12月19日。——编者注

我,我可以去换,因为没有按订单办。

星期六晚上肖利迈来到了这里,他的假期延长到1月12日;而今天早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躲不开的迈耶尔,他刚刚从温尼伯来,在那里去年8月他的第一次成熟的小麦被冻坏了。他又走了,明天早晨到巴黎。可是同时他说:我不去看拉法格夫妇。为什么呢?因为拉法格从来不上我那里去。显然,他对这一点非常介意。我对他说,从他这方面讲,这是相当糊涂的。我把这一点按原话简单地转达给你,不过是为了:如果一个有名气的外地人不去看你,你可以泰然处之。

我正在尽力给保尔搞到一份《正义报》⁴¹⁰,现在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杜西和爱德华到太晤士河畔金斯敦城去几天,星期五以前回不来。在这段时间,琼尼^①在我们这里,他又相当快地想起了英语,特别是上学以后。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在读大量他不懂的书籍。

希望保尔又健康结实起来,比新桥更结实,看来新桥也是经常生疮长疖子的。⁴¹¹顺便说一下,保尔在上一封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拉布里埃尔—塞维林—利沙加勒事件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最新消息是拉布里埃尔的说法:利沙加勒撒了谎。这一切也许跟我们今天大多数丑事一样,结果不了了之了吧?

海德门无疑这一次是彻底完蛋了。如果他还能保持住社会民主联盟的外表,那也只会是一具幽灵而已。地方支部一定会垮掉,而在伦敦这里,他自己的人都记得,在莫利斯—艾威林集团脱离出去^②的时候,他怎样把自己的拥护者塞满全体会议,把许许多多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专门为这个目的而接收的新成员带进去。因此,这里作了决定:只有那些在大选和海德门立功时³⁹⁹加入组织的人,才能进行表决。

尼姆、彭普斯和肖利迈到西头去,说是去买圣诞节用品,实际上是去维也纳酒家吃饭。由于我还得稍微限制限制自己,所以就留在家里,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信。现在铃响了,叫我和琼尼去吃饭,再见吧。

祝保尔身体健康,心情舒畅,根基结实!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19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5年1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12月16日星期三,波克罕在哈斯廷斯逝世,星期一埋葬的。死前那个星期天,他得了肺炎,很快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患肺结核已有十二年,近十年来几乎整天卧病在床,左半身全部瘫痪。他以少见的勇气和始终不渝的乐观精神忍受住了痛苦,从未停止过对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心,直到临终还在订阅《社会民主党人报》。去年以前,他先从两家商号,后来是从一家商号(都是他过去在那里当过商务代理人的)领取养老金。最近一年,我们在他这里的朋友中间募集了一笔可观的款子,所以他并不需要什么。你能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给他登一篇简短的悼文⁴¹²?我本人不愿意在这种场合露面,而你可以非常自由地做这件事情,此外,你也

更了解他在巴登的活动。

关于俄国财政，我再补充如下有关这方面最近一次危机的材料：³⁸⁸

约两星期前，俄国政府通过布莱希勒德和俄国银行得到一笔新的借款，但只有两千万卢布，据报道，在柏林认购的已经大大超额。借款是六千万马克左右还是只有四千万马克左右，要看这笔卢布是金卢布还是纸卢布（这一点你在那里可以弄清楚）。借款似乎应当用来弥补俄国银行给政府的垫款。这是空洞的老口实，这一点几天以后就清楚了。大约一星期前，英国报纸报道说，俄国政府下令俄国银行（大概是信用银行）售出一亿卢布俄国贵族的抵押契据。根据德国报纸的补充资料，银行应为此从收回的款项中预付七千五百万给政府。因此，政府要付给银行的至多是两千万金卢布，而为此将从银行得到七千五百万新贷款。由于出售一亿卢布抵押契据，特别是在俄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得再发行和贷给政府七千五百万纸卢布。此间在节前，卢布行市是 $23\frac{1}{8}$ 便士（原来是 39 便士），而现在必定降得更低，在俄国国内也是这样。在财政困境中为了勉强维持受到破坏的通货（如果银行收到的话，那是两千万金卢布）而采取的手段，只会导致纸币更加贬值。即使没有虚无主义者帮忙，1789 年也在日益临近，而政府本身又势必加速它的到来。

其次，由此可见，俾斯麦对自己的俄国人很苛刻，他答应给俄国人的德国钱只是少得可怜的几份，使他们不要太骄横，不要在巴尔干对他干卑鄙的勾当⁴¹³。

我只能给你指出一些要点，进一步的详细情况，你在柏林是不难弄清楚的。

过圣诞节时，我们这里有艾威林夫妇、考茨基夫妇、彭普斯和她丈夫^①、肖莱马、琳蘅和我，一直痛饮到凌晨四点，很欢乐了一番。

向你祝贺新年!

你的 弗·恩·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

220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12月28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们的老波克罕害了三天肺炎之后，已于本月16日在哈斯廷斯去世了。他患肺结核已有十二年，近十年来，左半身全部瘫痪。医生说，他的病足够死三个人的。他以始终不渝的乐观精神经受住了一切，直到临终以前，一直竭力关心运动情况。我已请李卜克内西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给他登一篇简短的悼文⁴¹²。

月初寄给你的汇款，谅已及时收到。

再就是——由于邮班快要截止，而我在这些不安静的日子里又很少找得出时间写信——衷心向你祝贺新年，并祝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运动无须再有什么特别要求，它到处都在开展，虽然由于

^① 派尔希·罗舍。——编者注

地区和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到处都在出色地前进,而巴尔干的卑鄙勾当⁴¹³,看来也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

衷心问好。

· 你的 老弗·恩格斯

1886年

221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1月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的稿子^①收到了，但直到现在没有可能看，因此说不上校订要花多少时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决不会拖延。

至于那些聪明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除资本主义生产饱和的后果，看来，他们无知无识，不知道在某些州，如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等，都有劳动局这样的机构，从这种机构的报告⁴¹⁴中他们就会了解到一些相反的情况。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

222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⁴¹⁵

柏 林

1886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对“薄络斯”的怀疑，只是再次向我证明，你所抱怨的那种“神经过敏”，纯粹是你自己造成的。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得了的。

波克罕 1825 年生于格洛高，就读于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1848 年在格洛高当服役期三年的志愿炮兵；他因参加民主集会而遭到侦缉，但他躲起来了，后来在柏林呆了一段时间，好象是在攻打军械库以后逃亡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逃到瑞士去了，从那里同司徒卢威一起回来。全部细节我记不得了。

关于传记，我会专门写的。

星期天，我将把你的话转告杜西。

如果你同倍倍尔一起去美国，那你们两人肯定会弄到不少钱，如果你们有一人不去或者换一个别的什么人去，那弄到的钱就会少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另外，特别需要你去，是因为至少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时要用英语发表演说。⁴¹⁶

至于波罗的海运河，我坚决主张它的深度至少要有八米。⁴¹⁷商船现在越来越大，吃水越来越深（五千五百吨现在已很常见），而新的港埠设备深达九、十米的越来越多，所以，不够深的运河在几年之内就会陈旧，就象现在那条埃德尔运河还在三十年前的情况一

样(从一开始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陈旧了)。

由于老威廉即将死亡而将引起的国会解散,会使你们的旅行提前。那样,我们就能更早一些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你。

肖莱马还在这里,他向你衷心问好。

一般说来情况是好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情况除外。看来,海德门先生这次是把联盟彻底葬送掉了。³⁹⁹下星期天,他可能在他操纵的全体会议上取得表面的胜利,但在地方上他已经完蛋了,就是在这里,拥护他的人也在天天减少。

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

223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词典终于送到了^①,很高兴。本来答应在圣诞节前一个多星期就从这里把词典寄走的。

昨天我收到麦克斯·克瓦尔克博士的一张明信片,他说由于需要有一本好的《资本论》简述本,他打算把杰维尔的那本^②翻译出来:“杰维尔先生刚刚应我的请求,把他的简述译成德文的专有权授给了我”;了不起的克瓦尔克已表示愿意让迈斯纳出版这个译

① 见本卷第403—404页。——编者注

② 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

本,并希望我能帮他写一篇序言。

要是杰维尔真的这样做了,我只能认为他这一着极不明智,而且违背了事实上存在于我们这些人之间的一切国际义务。他怎么能信赖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人呢?这位克瓦尔克是徘徊于我们党和讲坛社会主义者²⁰之间边缘上的五六个青年文人之一,他们竭力避免由于同我们党接近而产生的风险,但又指望捞到从这种接近中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们极力吹捧**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帝国**(克瓦尔克对它赞不绝口),吹捧洛贝尔图斯,反对马克思(克瓦尔克居然有脸给我写信说他推崇《资本论》,把它**和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并排**放在他的藏书里!),特别是他们彼此互相吹捧。这个家伙非常无能,就连对这一伙人有点同情的李卜克内西也同意考茨基的意见,认为他不适于给《新时代》写文章。⁴¹⁸

考茨基刚刚带着保尔的信进来了,从这封信看,杰维尔并没有给予答复,是克瓦尔克在撒谎。如果是这样,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能完全制伏这个小无赖。

现在谈谈翻译本身的事。首先,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其次,杰维尔的书对工人来说部头太大,而且译文,特别是后半部,读起来会象原著一样困难。因为它是尽量用逐字逐句的摘录编起来的。这本书对法国适用,因为在法国大多数术语,不是外来语,而且那里有许多读者不是真正的工人,但他们却希望通过简易的形式,而不去读大部头,就能对内容有所了解。在德国,这种读者应当读原著。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如果杰维尔的书用德文出版,由于我要对摩尔负责,就不能不批评这本所谓准确简述的书。我过去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本书只是在法国出版的,虽然还在出版前

我就曾对整个后半部断然反对过。^① 但是如果把书提供给德国读者，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不能容许在德国用摩尔的原话来歪曲摩尔，而且是严重地歪曲。

如果当时不是荒唐地仓促从事，如果书按照我的建议作了修订，那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反对意见了。我只能说：如果书在德国出版，我保留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尤其是因为外面传说我是看过原稿的，因此我更应当这样做。

现在我不能去问考茨基对杰维尔的书打算怎么办，因为邀来参加星期日聚餐的人都到齐了，只好就此搁笔。考茨基应该亲自写信。据我所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打算自己搞一个新的简述本，这样做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事，他们会利用杰维尔那本书，并**声明为此表示谢意**。

杜西、爱德华、彭普斯夫妇和考茨基夫妇都向你问好，并且吻你，还要干什么我就知道了。对琼尼^②和别的小家伙们也是这样。

爱你的但是肚子饿了的 弗·恩·

22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终于发来了一声空炮，多蒙施拉姆垂顾，给我寄来他的一本噍

① 见本卷第66—67、69页。——编者注

② 让·龙格。——编者注

人的著作^①。但是必须指出，它极其贫乏，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事先提到此书，是太看重了它。爱德会好好教训此人的；一些令我注目的地方，我已经通过考茨基让爱德注意，而极重要的地方他本人会发现的。

这次同施拉姆的整个论战⁴¹⁹，对考茨基很有好处。施拉姆真狡猾，他因为对问题的实质无话可说，就专挑考茨基的种种形式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造成，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的少年气盛，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在大学里和写作上养成的习惯；这对他说来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在这方面，爱德没有上过大学，不是职业文人，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毕竟是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加之他会办事情，又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考茨基。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你关于党团内部情绪的介绍令人十分高兴。只要党内情况好（而在党内小资产阶级肯定占不了上风），那末议员先生们的失策只能使这些先生自己得到严峻的教训。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看法也同样，在和平时期，我们永远也推选不出完全合适的人到国会里去，因此，党通过对议员先生施加压力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确实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压力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避免任何重大冲突，并且在关键时刻确信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可以不受损失地采取果断的行动。

李卜克内西最近简直象连珠炮似地给我来信，要求作出种种解释。我趁此机会把我对他那充满矛盾的言行的看法，善意地、简短地但是明确地告诉了他²⁵；他象通常一样，想把一切都归咎于似

^① 卡·奥·施拉姆《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编者注

乎我听信了什么流言蜚语，我对他说，唯一能在我的心目中使他受到损害的人，就是威·李卜克内西，这个人总是忘记自己信中写的和报上发表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对他的这些弱点是应该容忍的，何况，我们深信，在真正关键的时刻，他还是会站在应站的地方的。在这之后，他一反他那种总是保留最后一言的常态，平静下来了。

既然他提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河的事，我就趁便向他指出：所谓为了反对舰队利用运河，而投票赞成开浅水（不到八九米深的）运河^①，那是愚蠢的。大商船越来越大，五六千吨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海港也越来越适应于相应的吃水深度。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海港，都渐渐陈旧，走向衰落，波罗的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要使波罗的海参加海外贸易，必须在那里建造相应的深港，而这在那里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无疑是要建造的。开一条运河，过了一二十年就没有用处和陈旧了，象旧埃德尔运河那样，那就等于浪费金钱。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②，它的唯一的目的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²⁶³的多数人指出，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但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有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述这样的措施），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能的措施。

① 见本卷第410—4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8—259、380页。——编者注

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毁灭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甚至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即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炸毁普鲁士，破坏它的根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把这个措施越早宣传，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

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提出建议的方式的，就象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⁴²⁰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可以放心地要求把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德国的自由思想派¹⁶⁹在经济领域中的十分紊乱，同英国激进派³²⁸现在发生的情况完全一致。约翰·布莱特式的老曼彻斯特派逐渐死光，而年青的一代又完全象柏林人一样，热衷于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差别只是在于，在英国，资产者要竭力帮助的是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因为前者刚刚在选举中给资产者帮了大忙³⁷⁵；同时还在于，按照英国的习俗，管事的主要不应当是国家，而是乡镇。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要的是一小块菜园子和马铃薯地，对于城市工人来说，是改善卫生等等条件，——这就是他们的纲领。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它表明资产者已经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的古典经济理论，所以这样，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部分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实际后果，使得他们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怀疑起来。讲坛社会主义²⁰的发展也证明这一点。无论在这里，无论在法国，讲坛社会主义正以某种形式日益把古典经济学从大学讲座上排挤出去。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

一个半月以前，这里常常谈到商业情况出现好转的迹象，但现在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困难比什么时候都更严重，而且前景十分暗

淡,再加上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形势比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上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我倒很想看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旧社会来说,要比每十年就重复一次危机的时期危险得多;第二,当繁荣到来时,它对英国影响的程度将比过去它在这个世界上独吞油水的时候要小得多。而这一点在英国看清楚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这里真正地开展起来,但决不会更早。

关于英国自由党人的组成情况,下次再谈。这个题目可能要扯得很远,因为要叙述过渡状态。³⁴³

今天早上从德勒斯顿收到了关于波兰问题质询的辩论材料(第一天的)。第二天的辩论材料大概也很快就会寄来。这些材料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现在只能看到《科伦日报》的周刊,它只提供了非常简短的辩论摘录。速记报告怎么才能弄到?我想买到有我们的人认真参加的全部辩论的材料。

你无论如何应该参加美国之行。⁴¹⁶ 第一、这次旅行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参加。第二、只有你也到那里,才能完全正确地代表党。如果你不去,那就会随便找一个人和李卜克内西前往,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三、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

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次和你见面。如果我能摆脱自己的工作，早就到那里去了。过去我一直希望能同马克思一起走一趟。你和李卜克内西对国外来说是代表党的，因此你们两个人没有人能代替得了。如果你不去，就会损失五千到一万马克，也许还要多些。

此外，这次旅行可能是很愉快的。因为杜西和艾威林正在和美国的自由思想派通信，谈去美国作公务旅行的事，并希望和你们结伴而行。大概三四个星期后会得到回音。那时你们四人可组成一个非常好的旅行团。

就此祝你健康。顺告，爱德驳斥施拉姆的第一篇文章⁴¹⁹写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出色。他确实学会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你的 弗·恩·

225

致爱德华·皮斯⁴²¹

伦 敦

[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紧急工作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

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⁴²²即使这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不全面的概述,我也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六百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根本无法胜任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

22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总算有了一点空闲时间,趁它被其他什么事情占用之前,赶紧给你写信。

希望你的阿道夫^①在新的事业中能够走运。他是个精明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况且这种事业并不需要进行特别投机,投机在美国和在这里一样危险,因此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能成功。总之,衷心祝他顺利!

马克思关于译成英文的批注,我是**很想看到的**。⁴²³ **全部英译**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稿现在终于在我的手边了，下一周我就动手校订。只要弄清楚大致要校订多长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我能确定开始付印的期限，我就会同出版商最后商定下来。你已经知道，海德门先生，他就是布罗德豪斯，曾企图对我暗中进行破坏(在《今日》杂志上)。⁴²⁴这对我没有一点损害，只是使我快点干，免得我在对待出版商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位美国女士^①把我的一本关于工人阶级的书^②译成了英文，并把稿子寄来要我校订，稿中有一些地方要花些时间。在美国出版是有把握的，不过我不明白这个人现在还在这本旧的著作里发现了什么。

此外我要做的仍然只是一些校订工作：

(1)《雾月十八日》，法文译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一左右；(2)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意大利文译稿；(3)《家庭的起源》——丹麦文译稿；(4)《宣言》^③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稿，这两个译本都已经印好，但错误百出；(4)《家庭的起源》——法文译稿；(5)《社会主义的发展》——英文译稿。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你看，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批改学生作业本的学校教师了。幸好我的语言知识不再增加了，否则，那些俄文的、波兰文的、瑞典文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文字的东西还会堆到我身上来。不过，这种工作不管愿意不愿意，终究还是要做的。不管怎样，这些可爱的小东西，至少从(2)到(5)应该让位给《资本论》第三卷，这一卷已经根据手稿作了口授，但其中极重要的

①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几章还得做**很多**校订工作，因为许多地方只是汇集在一起的原始材料。这是唯一能给我带来愉快的工作。

《纽约人民报》我**还没有**收到。9月份的《今日》尽可能还是随这一邮班寄走。你无法想象，在这里得到这些东西是多么困难。出版商们马虎得不象话。

如果你对海德门同托利党人、同时还同自由党人搞的竞选把戏还不了解的话，那就让狄慈根把休·布兰德有关此事的信件交给你。³⁹⁹信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社会民主联盟即使不分裂，在这之后它在道义上也将是死亡了的。要是个疯子，才会象海德门那样干。他对艾威林的十分荒唐的攻击，连同那些文件，你大概已经在《正义报》和《公益》上读到了。⁴⁰⁵很遗憾，联盟其余的头头并不比他更中用：这是些文丐和政治投机分子。这里的整个运动，至今不过是徒有其表，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发生现在已是指日可待了。

请代我向狄慈根问好。他现在感到很为难，但是事情会得到解决。⁴²⁵不管怎样，美国的运动毕竟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英裔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行事，藐视理智和科学，也不可能期待他们用其他什么方式，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在渐渐地接近，而且最后终归会达到的。你们那里资本主义的集中正在飞速发展，同这里完全不一样。

希望你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我的身体大体说来很好，不然的话，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我在说服倍倍尔，要他同李卜克内西到你们那里去。^①可能杜

^① 见本卷第418—419页。——编者注

西同艾威林也要去。不过，这还为时尚远。

向阿道夫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2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我把您的稿子^①的第一部分，直到七十页为止，用挂号寄给您。很抱歉，我不能早些把它送上，因为当时我手头有一件工作必须先完成，然后才能看您的稿子。现在可以顺利地进行了；在工作的进程中，我发觉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熟悉了：您熟悉了我那特别的旧式德语，我熟悉了您的美国英语。的确，它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象这次我亲身体会得那么清楚。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可望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到进一步补充的这种语言，将来会有多么光辉的前途！

不知道这部分译稿是否会在福斯特小姐动身以前及时地送到她手里，但我希望不致由于我确实不可避免的耽搁而使您感到特别的不方便。凡是想把马克思和我的著作译成各种文明国家的语言，并对我表示信任而要求我校订译稿的朋友们，我对他们是感激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

不尽的。而且我也十分乐于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跟别人一样，一昼夜只有二十四小时，所以不可能总是叫每个人满意，符合一切既定的安排。

要是我在晚上不太常受到打扰，那末，我希望能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其余的稿子，也可能连导言都寄给您。这篇东西可以作为序言或附录^①刊印。至于有多长，完全没法告诉您。我尽可能写得短一些，尤其从我这方面来说，去驳斥美国报刊的论据（对这些论据我连肤浅的了解都没有），是毫无用处的。当然，如果美国工人不看他们本州的劳动局报告⁴¹⁴，而只相信政治家们从这些报告中所做的摘录，那末谁也帮不了忙。可是我认为，目前那种看来是无穷尽的经常萧条，如在英国一样，也会在美国表现出来。美国必将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管它还留下点什么），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占这种垄断地位。除非有一个国家垄断世界市场，至少垄断决定性的实业部门，否则从1848—1870年曾经在英国这里存在过的那些相对有利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现，即使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一定会逐渐地日益恶化下去。因为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向市场供应全部商品需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地注视着目前危机的发展，为什么我相信它会在美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发展史上构成一个新时代——这两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同样也是合乎愿望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228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⁴²⁶

海 牙

1886年2月4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的《我国是如何管理的》一书，我看得津津有味：首先，因为我根据它重新学习荷兰的口语，其次，因为我从书中知道不少有关荷兰国内管理的情况。除了英国和瑞士，荷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唯一的非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欧国家，因此有它某些优越的地方，其中残存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气味的那种真正官僚机构。这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只要稍许起一些变化，劳动[人民]^①就能够在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这种自治在变革生产方式时应当是我们的最好武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根本没有这种优点，在那里这还得要重新创造。对于您的成功的通俗叙述，我不能不向您表示钦佩。

为翻译我的小册子事，我应该向您热烈致谢。在这里要把全部材料叙述得象您的小册子那样通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象您这样精通两种语言的人，那是可以胜任的。

“大块”[«Gewanne»]——这是土质大致相同的地段，是公社的耕地和草地先划分成的；它们一共约有十个到二十个大块。然后，每个享有全部权利的马尔克成员在每个大块上都领到同等的份地。这样，如果有十个大块和一百个马尔克成员，结果就有了一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千小块土地,而每个马尔克成员就得到十小块土地,即在每个大块上有一小块土地。以后马尔克的成员常常重新交换小块土地,因此,他们每人彼此隔开的小块土地就越来越少,而他的份地就越来越连成一片。在爱尔兰农村不久以前也产生过这种情况,那里实行了«rundale»〔“朗得尔”〕制度⁴²⁷;在苏格兰山地也产生过这种情况(见1885年11月《双周评论》,关于苏格兰农村公社的文章^①)。

格·路·毛勒的著作如下:

(1)《德国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

(2)《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3)《德国农户制度史》,四卷。

(4)《德国城市制度史》,二卷。

(5)《德国乡村制度史》,二卷。

第(1)(2)最重要,但其余的也很重要,尤其是对德国的历史来说。论述重复,文笔拙劣,条理紊乱,给研究这些一般说来却是极好的书造成了困难。他真不愧是一个德国人!

1875年左右去世的若尔日·阿韦奈耳的著作《革命星期一》、《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过的小品文集以及《阿那卡西斯·克罗茨》,无疑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优秀著作。后面这本书结合克罗茨的生平,对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的整个革命进程作了概述。这部著作是用传奇的笔调写的,所以要得出明晰的观念,还得时常向米涅^②或梯也尔^③去找确切的材料。但是阿韦奈耳勤奋地研究了

① 约·雷伊《苏格兰农村公社》。——编者注

② 弗·米涅《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③ 阿·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编者注

一些档案,因而提供的新的和可靠的材料非常之多。这对从1792年9月到1794年7月这段时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资料。其次,布日尔写的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让·保尔·马拉,人民之友》;关于马拉还有一本别的书,仿佛写得也不错,我只是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了,是以舍^①开头的。在帝国的最后几年也出了一些其他的好书;罗伯斯比尔分子的著作(阿梅耳的《圣茹斯特》等)要逊色一些,大部分都是空话和发言的摘录。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

考茨基夫妇、艾威林夫妇和琳蕻向您衷心问好。您来这里度夏的事怎么样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229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⁴²⁸

巴 黎

1886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请告诉我,您所理解的**名人**[worthies]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借您之口赋予该词以一种庸俗的意义,这种意义在这里几乎已经得到正式承认并适用于所有的人——从法拉第到某一个皮鲍迪或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这样,我好尽力为您找到您所想要的

^① 弗·舍夫雷蒙《让·保尔·马拉》。——编者注

东西。

第一卷^①的英译稿终于在我这里了，我马上开始校订。此后即着手第三卷的定稿工作。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不过，我一定把它搞到底。

祝好。

您的 恩格斯

230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6年2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11月18日(30日)、12月19日(31日)、12月26日(1月7日)、1月8日(20日)的亲切来信⁴²⁹以及四本译本^②，我都收到了。一本转给了英国博物馆，一本给了上校^③，还有一本给了您很熟识的女士^④，她也把作者^⑤的某些著作译成了俄文。如能再惠赠一本给汉堡我们的德国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先生，我将十分感激。

我十分高兴地读了您的出色的序言⁴³⁰，为了证明我是仔细阅读了的，我可以向您指出，在第X页第17行，看来排字工人漏了一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编者注

③ 拉甫罗夫。——编者注

④ 查苏利奇。——编者注

⑤ 马克思。——编者注

个词。那里是否应该是这样：**资本**价值的可变部分也如何如何。这个遗漏对于熟悉作者术语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也许会使没有掌握作者术语的人看不懂。

十分感谢您介绍了贵国的经济状况。凡是这一类的材料总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近三十年在全世界表明，即使在至今还是纯农业的国家里，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力也可以在多么短的期间里移植过去，并且牢牢地扎下根子，而且随这一过程而来的现象到处都在重现。您信中告诉我的用还没有到期的息票来支付的情况，大约在十年、十五年以前，德国各地都发生过，现在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实行新币制之前，曾经普遍地抱怨流通这种还没有到期的、最初是用来顶替工资的息票。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如果说类似的现象还在发生，那也不过是一种例外；然而在十五年以前，这却是一种常规，特别是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据您说，你们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流通手段不足的证明，而且这是在由于发行过多而至少贬值百分之三十六的纸币流通的情况下；这种论调同美国绿背党人⁴³¹的观点相吻合，他们也要求增加纸币发行额，因为这种纸币不再贬值，可见发行量显然不够！

有人建议我们的朋友^① 换换气候，我知道后很高兴，我想，大概会把他送往医生原先让他去过的地方，那里的条件对他的健康显然是相当有利的。不管怎样，在我看来，这证明他的病突然恶化的任何危险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终于收到了第一卷^② 的全部英译稿，下星期就开始校订；一等我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能校完，就立即同某个出版商签订合同。

① 洛帕廷。——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译者有两个：一个是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①（您和他是仅有的几个对该书了解得最扎实的人），可是他的职业使他无法在必要的期限内把这全部工作做完。因此，作者小女儿^②的丈夫艾威林博士曾表示愿意帮忙，可是，无论作者的经济理论或语言，对他都还有几分生疏，所以我估计，对他译的部分我要花更多的功夫。只要译稿付印的工作充分准备好，我就重新着手第三卷，一直搞到底，不分心做任何其他工作。

这里的工业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深，人们开始越来越明白，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即将结束。由于美、法、德作为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实施的高额关税阻止外国商品流入其他正在发展的工业国的市场，这种垄断地位什么时候结束已经不难推算出来了。既然一个工业大国，又占有垄断地位，尚且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那末有四个这样的大国，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是每 $\frac{10}{4}$ 年一次危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危机。这可能对我们有利。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③

① 穆尔。——编者注

② 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23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1月30日的信^①、随后寄的《今日》和新版《共产党人案件》^②，你大概已经收到。至于《纽约人民报》，1月23日那一期周刊^③也已经到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今日》9月号，你大概也已经收到了。

昨天，社会民主联盟的先生们在大街上又干出了最糟糕的蠢事，——关于这件事情，想已打电报告诉你们了。⁴³²但愿他们的好戏现在已经演完。

阿道夫^④的事业进展得怎样？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420—423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纽约人民报周刊》。——编者注

④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23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那些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聪明人不屑于小有成就。他们昨天一定要干预失业者(现在已达几十万人)的集会,为的是鼓吹 *La Révolution*, 即鼓吹一般革命,并要求那些愿意跟秦平先生走的群众举手赞成,不管秦平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连秦平自己也不清楚。海德门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干下去的,他只会大喊大叫,借此壮胆。⁴³²当然,你知道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已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当他们大讲好话的时候,在公园外面从奥德利街一直到牛津街,都在又砸又抢,警察终于在牛津街进行了干涉。

警察不在场这一点表明,这场乱子是有人蓄意纵容的,但是,



劳拉·拉法格

海德门及其同伙上了圈套却是不可原谅的,结果暴露出他们不仅是无能的傻瓜,而且是一些无赖。他们原想洗刷他们竞选活动的耻辱³⁹⁹,现在却给这里的运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不是具体地反对哪一个人而是笼统地反对一切,结果如何全凭运气。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否能那么容易地开脱掉。如果他们在周末前被抓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许多倒霉的宪章主义者——哈尼、琼斯等人都曾由于更小的事情而各被判刑两年。⁴³³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成为路易斯·米歇尔的。⁵⁰

我终于收到了几乎全部的第一卷^①英译稿;剩下的一小部分,爱德华答应星期日给我。这星期我就动手看这部稿子。我不能动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校订一位美国女士^②译的我那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旧著^③的英译稿,说来奇怪,她在美国居然为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出版商!这项工作我是在晚上做的,要是打扰不多,这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只要我能确定开始付印的日期,我就去找基根·保罗,如果和他谈不妥,就到别处去接洽。不止一个出版商向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我们作过暗示,愿意接受。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大大好转了。在这以后就搞第三卷,决不再让它中断。

伯恩施坦怎么会推荐象克瓦尔克那样一个人^①,我们感到很奇怪,我便问了他。下面是他的回答,现在照抄给你,以免有错:

“关于推荐克瓦尔克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怎么能推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可能我曾回答过别人的问话,说**此人不是党员**,但是对他也没有指责什么;就连这一点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在这里是否弄错了?我本人**和克瓦尔克素不相识**,而且**从来没有**同他通过信。因此,正象我所说的那样,我决不想争辩说我没有谈过有关克瓦尔克的情况,**但是我决没有推荐过他。**”^②

请原谅,我又拿这件事打扰你,但我是为了要把这段从德文原件中摘录的话寄给巴黎。其余的事,我写信给保尔。另外,祝杰维尔新婚事事幸福,但愿这不至于过多地打乱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他一旦按新的生活方式安顿了下来,他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和最幸福的丈夫。

这里大家一切如常。爱德华在托登楠大院路租到一个大厅,每逢星期日去演讲两次,听众很注意听讲,给的报酬大体上还可以。可是,这多少妨碍了他饭后喝波尔图酒,但对他说来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挫败了布莱德洛**企图使他当不成公众演说家**的计划。他有时还到外地的城市去,一个星期日(!)讲三次,星期六晚上讲一次。巴克斯有点象保尔,经常给《公益》写动人的文章,但是,当一种思想使他着了迷的时候,他就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了。可怜的巴克斯做实际鼓动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毫无经验。他

^① 见本卷第411—412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信是用英文写的,但此处引述伯恩施坦原话用的是德文。——译者注

会把书房里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拿到会场上去，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把事业推动起来，但又不知从何着手。不过，他很爽朗，很聪明，很勤奋，所以可以预期，他会克服热情的冲动。

爱你的 弗·恩·

23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⁴³⁴

柏 林

1886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今天告诉你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一点下面再谈。

那就先谈谈2月8日的乱子⁴³²。

尽管有种种大吹大擂的报道，社会民主联盟毕竟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组织，虽然其中也有些优秀分子，可是领导人则是一些文人政治冒险家。由于后者在十一月选举期间干的蠢事³⁹⁹，这个组织已经濒于瓦解。这个团体的首领 Hyndman (念：海德门)，当时拿了托利党人(保守党人)的钱，因此能在伦敦两个选区提出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由于这两个选区连他们组织的成员都没有，出丑是意料中的事(在四五千张选票中，一个得了二十七票，另一个得了三十二票!)。可是海德门一拿到托利党人的钱，就趾高气扬起来，立即跑到北明翰去见现任大臣张伯伦，并向他提出，如果张伯伦保证用自由党人的选票，让他海德门从北明翰得到一个议席，并同意提出八小时工作日法案，海德门就给他以“支持”(在全英国

还不到一千票)。张伯伦不是蠢驴,向他下了逐客令。虽然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件事情,联盟内部还是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且出现了联盟瓦解的危险。所以,现在一定得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才好重整局面。

同时,失业现象在这里越来越严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的崩溃,使1878年开始的危机持续不断,而且与其说是在减弱,不如说是在加剧。贫困,特别是本市东头的贫困,骇人听闻。1月初以来异乎寻常的严寒,加之有产阶级无比的冷酷无情,在失业群众中激起了大动荡。和往常一样,政治投机者企图为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动荡。刚被挤出政府的保守党人⁴³⁵,把失业现象归咎于外国的竞争(这是对的),还归咎于外国的保护关税(这多半是不对的),并且鼓吹“公平的贸易”⁴³⁶,就是说鼓吹关税战。也有一个工人组织主要相信关税战的力量。2月8日,它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集会。这时,社会民主联盟也没有无声无息,在此以前就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示威⁴³⁷,现在又想利用这次集会。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集会:拥护关税战的人在纳尔逊圆柱附近举行,社会民主联盟的人则在广场北头,从国家美术馆对面约高出二十五英尺的街头上发表演说。考茨基当时在那里,在发生乱子以前离开了;他告诉我,很多真正的工人在拥护关税战的人那一边,而海德门及其同伙的听众却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是来胡闹的,一部分人已经有点喝醉了。既然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的考茨基看出了这一点,那末,联盟的先生们应当看得更清楚。可是,当看起来人都要四散的时候,他们采取了海德门爱用的老主意,让“失业者”在派尔-麦尔街上游行,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大政治俱乐部即英国政治阴谋的中心都在这条街上。跟着他们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次集会的失业

者，大多数是一些根本不愿做工的人，如街头小贩、懒汉、警探、小偷等。贵族们从俱乐部窗口嘲弄他们，于是他们就砸这些窗户，也砸商店的橱窗，抢劫酒铺，并且就在大街上开设起卖酒的消费合作社，以致于海德门及其同伙在海德公园不得不立即中断他们的杀气腾腾的演说，呼吁保持安静。可是已经晚了。在游行的时候，在举行这第二次规模不大的集会的时候，以及在这以后，一群群被海德门视为失业者的流氓无产者，拥进附近几条富人的街道，抢劫首饰店和其他商店，用抢来的面包和羊腿肉打破窗户，然后各自散去，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只有一部分人在牛津街被四名（就是四名！）警察驱散了。

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警察，警察的不在场十分引人注目，不只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有意的。警察头目看来是些保守党人，他们倒愿意在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点小乱子。但是，政府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些先生中间的某些人可能会丢掉官职。

此外，对海德门及其同伙的十分马虎的追究也开始了。虽然英国的法律规定，如煽动性言论导致实际行动，要十分严厉地处置，可是看样子似乎是想把这一切不了了之。诚然，这些先生们大谈特谈社会革命（向这样的听众讲，而且在群众中又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支持力量，那纯属荒谬），但是我不能相信，政府会愚蠢到想使他们成为殉难者。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一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

市侩中间的惶恐持续了四天，后来终于平静了。这也有它好的一面：虽然自由党人干脆否认贫困，而保守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贫困，但贫困现在是大家公认的了，因此很明显，即使为了装装样子，也得做一点事情。可是，市长公布的募捐款数到星期六为止总共约为两万英镑，如果把所有无以为生的人都算上，这点钱恐怕连两天都不够用！但这再一次证明，不使有产阶级感到惊慌恐惧，有产阶级对群众的任何疾苦总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还拿不定，是否有必要再更厉害地吓唬他们一下。

现在谈谈法国的情况。上星期那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³⁴²支持他们，但是有了一个开端，阵线分明了。

Basly(念：巴利)是个矿工，后来在安森开小饭馆(因为被开除)。他到现场调查了德卡兹维耳的一个名声很坏的矿长瓦特兰被杀事件⁴³⁸。他回来后首先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①，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全部极左派没有给他任何支持**。站在他一边的只有另外两个工人——布瓦埃(马赛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卡梅利纳(曾经是蒲鲁东主义者，公社流亡者)，此外鼓掌的还有克洛维斯·雨盖和普郎托，而其余的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意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① 2月11日。——编者注

给你寄去一份《人民呼声报》，上面详细报道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请你把它研究一下。这是值得花些功夫的。我对这次破裂的重要性的看法，从龙格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刚刚来到这里，作为克列孟梭的朋友和编辑同事，他对工人的这种非议会行为表示相当反感。

这样，现在我们在巴黎的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人了，而且我不仅为法国人高兴，因为这会大大地帮助他们前进，也为我们的党团高兴，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从法国人那里学习行动起来的勇气，现在国外也有了榜样，我们可以拿来指责我们那些胆小鬼和懦夫。

最妙的是，这些人是激进派提名的，激进派曾希望会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现在大失所望。对卡梅利纳这个老蒲鲁东主义者，我也有过很大的怀疑，可是说明他还不错的是，他流亡到这里，立即在北明翰找工作（他是一个极出色的雕镂工匠），而不去过问流亡者的任何政治。

邮班就要截止了。

你的 弗·恩·

234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片断]

1886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向您祝贺。法国议院11日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①。坚冰——激进派³⁴²的议会全能论——已被打破，敢于打破坚冰的是三个人还是三十个人，这倒无关紧要。过去激进派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巴黎工人一味迷信，认为如果行动超越了激进派，那就会使共和国遭到危险，或者说，如果分裂了“革命派”，那就至少是给机会主义派¹⁵⁵帮忙。

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的彻底失败，因为激进派都是旧概念下的“社会主义者”；从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思想中还保留下来的东西，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空想，因而纯系一种空话了。这种旧的法国社会主义在2月11日被现代国际社会主义粉碎了。“哲学的贫困”！

对于你们在巴黎和整个法国的宣传来说，这是一件头等大事。效果很快就会显出来。不管激进派是跟工人一刀两断，还是对工人作一些不大的让步，再观望一下，他们都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地盘也将随之消失，从而人们的头脑就会去接受新思想……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Z……^①使我确信无疑：克列孟梭和他那一帮人既已同内阁同流合污，就传染上了议会病；他们再也不能认清波旁宫和卢森堡宫⁴³⁹墙外发生什么事情，波旁宫和卢森堡宫对他们说来现在是整个运动的中心，而议会外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这使我看出了这些先生们是些什么货色……

我终于确信，“天上的神如不俯首听命，那我就把亚赫隆发动起来”⁴⁴⁰这句话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在兰克和甘必大之流滑下去的斜坡上。他们对无产阶级亚赫隆怕得要命。

我对Z……说：只要激进派象在重选时那样，一听到“共和国在危急中”的喊叫就胆寒，他们就只能是机会主义派的仆从，为机会主义派火中取栗。但是，只要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那共和国就永远再也不会再在危急中！

23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⁴⁴¹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你关于卡·奥·施拉姆^②的文章^③，写得好极了，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法国的新转折应受到重视。请看《人民呼声报》。7日在水塔

① 大概是指沙尔·龙格。——编者注

② 卡·奥·施拉姆《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编者注

③ 爱·伯恩施坦《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编者注

街举行了一次集会，巴利在会上同激进派³⁴² 破裂，11日巴利在议院里就德卡兹维耳事件提出质询，卡梅利纳和布瓦埃表示支持，克洛·雨盖和普郎托鼓掌欢迎，这意味着同激进派决裂了，成立了议会工人党^①。出色地登上了舞台。激进派对于这些极端的非议会事件大为恼火。资产者选民必定要以投不信任票来立即惩罚这三个工人。本月21日在水塔街举行集会，但是当这三个人刚一声明他们要参加集会，会就不开了。决定在水塔街召开商人会议来代替那个集会，说是为失业者筹办公共工程，其实是为了给这三个人作出谴责的表决。但是没有得逞，反而工人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巴利担任了主席，资产者们赶紧溜掉，盖得发表了精彩的演说。⁴⁴² 请看23日的《人民呼声报》。

法国的议会工人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这件事在柏林将会推动一些人。此外，一切都完全合乎国际主义的精神，沙文主义的愚弄彻底失败了。

你的 弗·恩·

236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我用挂号给您寄去了译稿的其余部分和我的序言或跋^②

① 见本卷第438—439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看您认为把它放在哪里合适)。我认为书名最好索性译为:《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出版的一切障碍都已顺利克服,我很高兴。遗憾的只是,从2月13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登载的关于委员会的会议报道中可以看出,福斯特小姐向纽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请求。⁴⁴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请求给我们以个人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常造谣诬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自己个人的目的花用”。因此,我将不得不通知执行委员会:这个请求,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是受我的委托。毫无疑问,福斯特小姐是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的,而她的这个做法本身当然也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如果我能事先预料到,那我就会尽一切可能加以阻止。

由于校订您的译文,《资本论》^①英译文的校订推迟了三个星期,而且是在一年中最紧要的时候。今天晚上我开始校订,这大概要用去我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得整理德文第三卷,因此,您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时期内我将不可能再承担其他译文的校订了,也许只是偶尔校订一点,间隔的时间要很长,而且篇幅不能太大。目前我手头还有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个意大利文译稿在等着校阅,它至少也得等上几个星期。不过,要是您愿意把这本小册子译成英文(不久前它在苏黎世再版)并且不会催得我太紧的话,我将乐于校订您的译文。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通俗的小册子了。我的《发展》^②,艾威林准备翻译,因为此书有的地方相当难,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所以我只能同意委托给住在这里附近、并能给以当面解释的人来翻译。至于我的《反杜林论》，据我看，讲英语的读者未必会喜欢这种论战和贯穿全书的对宗教的那种敌视。不过，您如有不同意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现在首先必须整理马克思的遗稿。

我那本旧书里有很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已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37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这里根本没有办法传播你的关于俄国的演说⁴⁴⁴，因为你知道大报是不登我们的东西的，而《公益》月刊的篇幅又太少，无法登这类东西。你们只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比如说，同《旗帜报》的记者联系一下，例如象龙格在巴黎同《每日新闻》的记者克罗弗德老太婆建立了联系那样。英国报纸知道，帝国国会没有什么声望，因此，几乎从来不提它，至多在最短的电讯中提一下。如果你不是那么太强调费尔伯关于德国资本家受损失的思想^①，而是多谈谈目前东方的纠纷³⁵⁶，并把它们归罪于俾斯麦（因为他用金钱完全控

^① 见本卷第365页。——编者注

制了俄国人),那末你的话就未必发表不出去。而你讲的关于俄国证券贬值的情况,这里也都是人人皆知的。

可爱的德国文人们在我们这一方面同讲坛社会主义者²⁰和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一方面之间持骑墙徘徊的态度,一方面力图从我们党方面取得可能取得的一切好处,同时又巧妙地竭力避免因同我们交往而产生的不利后果。说到这些德国文人,不久前,我又遇到了一件事,说明这都是些多么可鄙的懦夫。有个令人讨厌的麦克斯·克瓦尔克——*nomen est omen*〔闻其名知其人〕^①——来信告诉我巴黎的杰维尔已把翻译他的《资本论》简述的**专有权**给了他,还要求我把他推荐给迈斯纳并为他写一篇**序言**^②。而我从巴黎得到的消息以及克瓦尔克自己在**同一天**写给考茨基的信,都说明这是撒谎。这个无耻的坏蛋现在竟跑来要**我**向他道歉,因为他**欺**骗了我!让这个无赖再来纠缠我吧!

法国有人和你们竞赛了。三个工人——巴利、布瓦埃和卡梅利纳(克洛维斯·雨盖同情他们)组织成了议院社会主义工人党团^③,同激进派³⁴²相对峙,而当激进派上星期日在一次集会上企图让选民对工人议员们投不信任票时,工人议员们痛击了他们,弄得激进派在他们自己召集的集会上都没有敢开口。⁴⁴²这三个法国工人在欧洲产生的影响,超过你们二十五个人,因为他们所在的议院不是一个象帝国国会那样的争论俱乐部,因为他们抛掉了象铅砣一样拖在你们身后的那条小资产阶级温顺的尾巴。克列孟梭现在

① 文字游戏:克瓦尔克这个姓的德文是«Quarck»,同德文«Quark»(“破烂货”)发音相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11—412、43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8—440页。——编者注

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几乎没有疑问地将坚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那时候他虽然会当上部长，但人却完了。

你的 弗·恩·

23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3月3日[于伦敦]

请您费心按印刷品给伦敦科文特园亨利埃特街14号的威廉斯和诺盖特寄一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附上发票(邮费计算在内)。他们向我要书(他们是我的代销人，也是出版商，一家大书局)，我答复他们说，我的所有著作在人民书店^①随时可以买到。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稿子^②很耽误了您的事情。由于她一再肯定说，一切取决于这部稿子，我不得不立即看她的稿子，而现在我又必须马上校订《资本论》的英译稿，因为已经出现了竞争(见《今日》)的威胁⁴²⁴。为了不致使一切落空，必须快校，把其他一切，包括《农民战争》¹⁵²，都搁了下来。加之那个竞争的译文糟糕透了，如果不马上把它排挤掉，那就更糟糕。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译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

23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正埋头看《资本论》^①的英译稿，只能草草给您写几句。您多方说明情况，要我相信，在美国处理您的译稿^②问题上您全无过失，其实这是用不着的。做过的事情是挽回不了的，虽然我们两人都相信那是做错了。^③

谢谢您给我指出了附录中一处确实是很不清楚的地方⁴⁴⁵。从波兰犹太人到汉堡人，以及从汉堡人再到曼彻斯特商人的进展过程，我讲得一点不突出。我设法对这个地方做了修改，以符合既是您的，也是我的要求，但愿是改好了。

最后，您不辞劳苦，把我的一本几乎被遗忘了的德文原书译成英文，从而使之获得新生，我不能不向您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请您相信，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我随时准备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给英国工人的献词应当删去，因为现在没有意义了。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240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6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复信迟了，请原谅。

您2月8日的来信和译稿^①已经收到，一有可能当即校阅。但是，目前我必须首先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因为这个译本不容拖延，必须尽快出版。而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我有了工夫，就看您的译稿。

六册《起源》^②我也收到了，谢谢您。

很抱歉，我的笔误“鲍洛”给您添了麻烦。⁴⁴⁶这不会再发生。

我也需要弄到一本历书，才能完全恢复粘住的部分。⁴⁴⁷我想在伦敦的哪个朋友那里会找到它。可是这就要再耽搁一些时候了。

很遗憾，我现在无法尽好尽快地做这件事，《资本论》的英文版必须放在首位，何况我同出版商约定了期限。

祝好。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希望4月份有时间看《雇佣劳动与资本》。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24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3月12日^①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为了速复，简写如下：

(1) 带钱的人还没有到这里来。

(2) 勒克西斯的文章^②，我们这里有。谢谢您的提示。

(3) 《起源》。“第二版”的事情引起一些担心，不过考虑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第一版”未必有碍于“第二版”，所以这件事不致有很大弊害。⁴⁴⁸当然，我认为狄茨最好事先同我们商量一下。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自作主张。这一次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他本来可以譬如通过考茨基不难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是，他喜欢造成既成事实。请您把这话转告给他。

(4) 国际的报告。⁴⁴⁹当时我住在曼彻斯特，详细情况现在记不清了。肯定总委员会向历次代表大会都提出过报告，但是马克思的文稿和小册子搬到这里以后一直还原封未动，要整理好，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过，我已经请考茨基问一问列斯纳，如果他收集的不全，那我是会感到很惊奇的。

(5) 斯提芬斯的演说。⁴⁵⁰这篇东西当然是属于维尔特的。至于引言，我乐意看看您的稿子。但是原始资料在这里也很难找到，

① 恩格斯误写为“5月12日”。——编者注

② 威·勒克西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编者注

而资产者又写了许多恶毒的谎言。去年，哈尼为了找到一份他编辑的《北极星报》(发行了十万份)，走遍了约克郡、郎卡郡和伦敦，也没有找到。被排除在官方书刊之外的一切无产阶级书刊，都难逃脱这种散失的厄运。例如，到处都找不到欧文的著作，以至英国博物馆愿出大价购得欧文全套著作。因此，要写出真实情况将是困难的。布伦坦诺之流什么也不知道。宪章是1835年，而不是1838年制订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奥康奈尔也参加了这件事情。布伦坦诺^①叙述请愿的那些话完全是胡扯。在4月10日以后，两个党的资产者就联合起来了。⁴⁵¹在这方面一直流传着种种谎言，因为无论在议会里或在报刊上，要辟谣是不可能的。即使下院委员会调查过请愿事件(这一点我不大相信)，它也根本无法分辨签名的真伪。而在1848年春天，谁也不会去查明这种小事，人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况且，当时我们不在英国。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24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3月15—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住在巴黎，还抱怨天气不好！看看我们这里吧：近十天来，

^① 路·布伦坦诺《英国宪章运动》。——编者注

气温一直没有超过零度,东风凛冽,也说不清是东北风还是东南风最厉害,今天晚上街道和屋顶上又盖上了一层雪。尼姆第二次感冒了,不过现在正在好转;我也得了一次感冒,彭普斯和派尔希也同样倒霉;幸而孩子们都好。但是,这种情况总有完结的时候,我只是希望它很快完结。

《资本论》^①的英译本总算成形了。我已拿到全部稿子,并已开始校订。除了第一章需要十分认真校订外,按德文原书算,前二百页已可付印。上星期我看到基根·保罗,拒绝了他两年前的建议,并提出了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原则上被接受了。跟基根·保罗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十分滑头的人打交道,这就很难算数,所以我估计和他还会有一番争执。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在市场上的境况好得多了,至少另外还有一家很好的书局愿以非常优厚的条件接受这部稿件。事情一办好,我马上告诉你。

书要在9月底出版,以避开在滞销季节出书,这样我就有时间仔细校订。实际上已校订了原书的三百页,但其余五百页我还没有看,而且那里面有几章很难。草草看看是不行的。

布罗德豪斯-海德门继续在《今日》上“按德文原书”进行翻译。⁴²⁴在该月刊的第六期上,他刚译完了第一章。他的“德文原书”就是现在的**法文译本**,而且他偏要证明他对法文也象他对德文一样,完全可以乱来。到目前为止,这个译文为害不大,所以基根·保罗连提都没提过它。不过,这样一来倒有一个好处,我借此催着穆尔和爱德华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你不知道要拿到这个《今日》有多么难。我预先付了款,可是我订的杂志几乎每月都得向他

① 第一卷。——编者注

们催索，而且杂志不定在下月什么时候才出来。去年，杜西去订了一份，要他们寄给你，已付了款，但是我听说，根本就没给你寄去！不过也罢，里面除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

你大概从《正义报》（至少你用《社会主义者报》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它）上已经看到海德门怎样和布鲁斯继续保持联盟，甚至无视议院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⁴⁵²

在我看来，这次在波旁宫^①出现一个工人党是今年最伟大的事件。激进派³⁴²一直用来封住法国工人群众的坚冰，现在被打破了。这些激进派现在不得不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然他们就得按照巴利那样做，就是按照巴利那样做，也不会坚持很久，而且也不会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做，都一定会脱离群众，把群众推到我们这一边，而且很快就会这样。事态发展很快，德卡兹维耳事件⁴³⁸发生得再及时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发生在外地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教权主义最厉害的角落里，这实在是好极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今天在议院里是怎样收场的^②。但是不管产生什么结果，对我们一定都是有利的。

法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舞台上，这将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产生莫大的影响。在德国，我已尽力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并把巴利的发言寄给了倍倍尔^③；卡梅利纳的发言等我从考茨基那里一拿回来便立即寄去。龙格不知该有多么气愤，他的老朋友，他认为受过他的恩典的

① 法国众议院所在地。——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6—457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8—439页。——编者注

卡梅利纳,竟然背弃了他!

同时,我们的巴黎朋友们尽了一切力量为这一事件铺平道路,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有了准备好的土壤。选举以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正确:试图把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对可能派表现忍让,抨击目标只限于那些说明布鲁斯之流就是联合的障碍的问题和事实——所有这些正是应该做的。现在他们在收获果实了:布鲁斯被弄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他必定要跟巴利等人过不去,从而割断自己和群众运动还保持的最后一点联系。善于等待,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终于学到的东西,这会使他们顺利前进。如果保尔愿意的话,他将比龙格先进入波旁宫。

一位叫埃尔曼的公民,请求我给大会写一封支持信,我想就是你们18日的大会。⁴⁵³现将此信^①附上,(1)一定要交给适当的人,(2)请你和保尔看一下,改改我的蹩脚的法文。

好吧,祝你晚安。现在是一点钟了,我还要看几份报纸,省得明天去看。

向保尔问好。

衷心爱你的 弗·恩格斯

3月16日

刚才看到了议院通过的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决议。它和所有以前在同样情况下所通过的同类决议有些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胜利,弗雷西讷现在唱的调子也和以前不同了。形势对激进派先生们变得严重起来。

^① 弗·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编者注

24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正埋头于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现在这个英译本终于就要出版了。但是李卜克内西基金⁴⁵⁴的事情很紧迫，所以我不得不抽出一点时间，迅速答复你的来信。现随信附上我的捐款——伦敦“联合银行”十英镑支票一张。

谢谢你寄来关于非常法和烧酒专卖的辩论材料⁴⁵⁵以及《公民报》。

在非常法的辩论中反映出来的国会党团多数派先生们的情绪，是令人惊奇的。他们想干而又不敢干，他们仍然不得不发表一些比较慎重的意见，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总的说来，辩论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因为辛格尔由于伊林格事件不得不发表激烈的讲话。总之，这些人，其中也有弗罗梅，当他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或自己的选民免受警方迫害时，他们的讲话总是很不错的；这时庸人习气就掩盖起来了。而他们最坏的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庸人习气：力图说服对手而不是与之斗争，因为据说，“我们的事业是如此崇高和正义”，任何一个庸人只要真正理解了这个事业，就必定会赞同我们。只诉诸于庸人的温情，而看不见和不愿意看见不知不觉被这种温情所支配的利害关系，这也是德国特有的庸人习气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不论在议会里和

在著作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象烧酒辩论这样极其枯燥无味的辩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了。甚至班贝尔格尔的拙劣的俏皮话，也比平常的要拙劣得多。因此，舒马赫讲得枯燥，也就无关紧要。他的“国有化”拥护者的马脚暴露无遗了。李希特尔援引统计材料的演说还算是最好的。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⁴⁵⁶，我还不能根据《公民报》的报道进行评论。这里一切要看讲话的语气，要看对某个问题是怎么讲的，而这一切在一个简短的报道中是看不出来的。

你谈到的考茨基的报道，我不知道。至于海德门，2月8日他在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发表的演说，其害处远远超过了益处。⁴³² 革命狂叫，在法国是作为一种过了时的废话而出现的，还不致带来什么危害，但是在英国，在群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纯粹是胡闹，它会把无产阶级吓跑；这只会怂恿那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只能被理解为号召抢劫，而随后就发生的抢劫在长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至于说用这种方式似乎会引起公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那是你们在德国还不了解：上百年来出版的集会和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宣传，已经使公众对这种方式的敏感性迟钝到了何等程度。的确，资产者最初的惊骇是十分可笑的，竟然为失业者募捐了约四万英镑（总数约为七万英镑），但是所有这些钱都挥霍光了，没有人再掏腰包了，而贫困依然如故。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如果你认为海德门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敢，那这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我从莫利斯和其他人那里得知，海德门是个胆小鬼，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正是这样。这并不妨碍他由于本身的过错而陷入险境时用自

己的叫喊掩盖自己的怯懦,并向全世界大喊大叫,宣扬一些极端凶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使他成为一个对他的同伙来说是特别危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同伙,无论是他自己,都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幸而整个这件事情在这里已经被忘掉了一半。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六个多月的繁荣期将要结束。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部门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

俾斯麦确实非常嚣张。但贯彻其始终的只是:**要更多的钱!**他的种种最疯狂的举动肯定无疑地总是要求拨款。而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¹⁷⁸看来真是狂热地希望给他提供更多的钱。

在法国取得了新的胜利。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事件提出的质询⁴⁵⁷引起了三天的辩论,星期六^①否决了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七个动议,直到最后激进派先生们³⁴²和政府就一项在法国议会史

① 3月13日。——编者注

上闻所未闻的决议达成协议为止。该决议已于星期一通过。议院相信政府将提出把一切必要的改善措施列入矿业立法，并在对待德卡兹维耳事件的态度上将以国家法律和劳动利益为准则，在这以后议院转入议事日程。

劳动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另外，整个决议是针对依靠**国家租让**而存在的公司的，现在这种公司看到，这种租让的条件现在转过来对付它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纸上的东西，但作为第一步已经足够了。法国的整个政治局势由于三个工人的行动而起了根本的变化。激进派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民族法兰西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残余分子的代表，但是他们作为内阁阁员的候选人必须保证自己也能获得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现在不得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们对工人议员采取的那种冷淡的、一开始几乎就是敌对的态度，使工人群众当中的坚冰破裂了；工人们现在除了看到“有教养的”激进派之外，还看到了**真正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并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激进派(包括克列孟梭在内)要么放弃当部长的念头并跟着巴利和卡梅利纳走，要么在下次选举中处于困境。劳资问题突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还是一种很低级的形式(工资水平、罢工权、可能还有矿山的合作开采)，但问题一经提出，要取消就办不到了。法国工人由于自己的历史和我们的同志在近两年中所进行的卓越活动而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德卡兹维耳罢工这样的事件和激进派把三名工人列入自己的竞选名单这样的蠢举就足以引起爆炸。现在法国的形势将发展得很快；你从巴黎、里昂等市政厅关于拨款给德卡兹维耳罢工工人的决议中就可以断定，激进派已经恐慌万状了。这也是闻所未闻的。

如果你的嗓子不好，那就不要去美国了。⁴¹⁶ 那里通常对声带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过，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秋天将在这里同你见面。

邮班就要截止了。我已经来不及把这封信寄成挂号信了。请用明信片告诉我支票是否收到。

你的 弗·恩·

244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3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去十二英镑支票一张。昨天我又受到了干扰，每当有急事的时候，总是如此。

星期一^①的议院表决是一个巨大的胜利^②。破天荒第一次，一个法国议院支持劳方反对资方——这当然是迫不得已的！当然，巴利等人受到了保皇派先生们的大力支持。这些保皇派先生们在选举中取得一点胜利³⁴⁴，就趾高气扬起来，显然相信（特别是他们作为资本家、股东等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一伙极端保皇派和革命工人之间，非选择后者不可；他们至少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³⁴²所代表的小金融家无意恢复同麦克马洪和梯也尔一起被推翻的大金融资本制度³⁷¹。

① 3月15日。——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马隆在幕后策划的那个新反对派，我早已料到了。⁴⁵⁸ 想把形形色色的可能派拼凑成一个议会党，由马隆暗中指挥，真是想得妙极了！这还是巴枯宁的那种策略，这种策略比无政府主义的大言狂语更深地渗入了这些阴谋家的血液！对这些诱惑，必须坚决顶住。如果您能使巴利和卡梅利纳——哪怕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如既往，坚持下去，不使自己在别人劝说下去参加一个**他们处于不起作用的少数地位**的什么党，那就赢定了。他们稍作妥协都会遭到毁灭，而让激进派占据上风。相反，如果他们不听温和派和调和派的甜言蜜语，勇往直前，那么这帮人全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走，促使这些先生们向前走的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恐惧；只有恐惧才激发出他们所仅有的一点善良愿望，实际上，这种善良愿望就是要把巴利刚开始的事业糟蹋掉，如此而已。此外，这个党终究是搞不起来的；要么巴利和卡梅利纳叛变，我想这不可能，要么他们一碰到重大问题，就马上被迫和这些先生们分道扬镳。因此，最好不和这些人搞在一起。

我很喜欢您在《新评论》^①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当然必须考虑到在这类刊物上哪些东西是可以发表的。然而竟把您那么多放肆的话放了过去，我简直感到惊奇，不过……她^②是个女人，她有她的弱点……如果总编辑是个男人，您就会碰到严格得多的道德标准。《经济学家杂志》、《哲学评论》和茹利埃特，使您登上了堂皇的正统文坛。⁴⁵⁹ 您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您写的法文比别人写的更有法文味(近于十六世纪文风，而较少巴黎腔)。

我对茹利埃特高超的对外政策⁴⁶⁰感到很有趣。这纯粹是布洛

① 保·拉法格《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编者注

② 茹利埃特·亚当。——编者注

维茨式的,只不过在形式上不那么引人发笑罢了。

幸好,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暂时偃旗息鼓了。我们的好心人巴克斯和莫利斯切望干点儿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要干什么的话!),只是因为根本无事可做,方才罢休。此外,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18日的节日就是和这些人一起度过的,克鲁泡特金还在那儿讲了话——据说是些胡说八道。⁴⁶¹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完全是因为这里眼下实在无事可做。但现在一方面有个海德门,这家伙善于搞政治阴谋,为了飞黄腾达,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那两位是政治上的娃娃,所以前景并不美妙,而国外的社会主义报纸却在大叫大嚷,说什么英国的社会主义正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我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本停步不前。

祝好。

弗·恩·

又及:巴克斯出版了一本哲学简史,里面有些很好的东西^①。

245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日内瓦

1886年3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女公民:

您寄来《哲学的贫困》的译本,我已及时收到,非常感谢。

^① 贝·巴克斯《大学哲学史读本》。——编者注

我在打纸包时，把纸包上的寄发人地址撕碎了。我费了很大工夫才把碎纸片拼凑起来，认出我现在写的这个地址。但是我不敢确信我把地址认对了，请再把您的地址寄给我，因为我想把我从圣彼得堡收到的《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寄给您。

我的笨手笨脚，给您添了麻烦，请原谅，并请接受我的最忠诚的感情。

弗·恩格斯

24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86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谢谢你寄来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材料⁴⁶²，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这又是一件达到运动高度的事情，而且自始至终一直给人以这种印象。李卜克内西也丝毫不减当年，法国人的竞赛看来起了好作用^①。这一群匪徒，更恰当地说，一群恶狗，狂吠着从四面八方向你扑去，而你扬起皮鞭把他们纷纷打退，这个情景太壮观了。除你之外，只有福尔马尔讲了几句话，辛格尔由于受到无耻的个人攻击不得不予以猛烈的还击，而大批的温顺者却一言不发，这好极了。这些先生们对国王遇刺所表现的恐惧实在可笑。要知道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唱过：

^① 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象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⁴⁶³

但是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确还是有生气的，不同的地方还表现在：1844年出现了德罗斯特男爵夫人之歌，而现在的文化斗争⁴⁶⁴是用最软弱无力之手所掌握的最枯燥的武器进行的。

这里的社会主义者们被宣告无罪。⁴³² 寄给你今天的一份极端保守的《旗帜报》(里面夹有一份《人民呼声报》)，上面载有关于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情况的报道。你从中可以看出，在英国(自然不是在爱尔兰!)法官是怎样进行审判的。把他的话从法律语言翻译过来就是说：被告的行为应按惩治叛乱言论法判罪，但是这个法律已经过时，并且在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否则，你们就不得不把所有激进派的演说家和大臣都判罪；因此，你们只应当提问，被告是否企图参加2月8日的抢劫？而凯夫是英国十六个最高法官之一。

这个判决对于海德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但是来得迟了。他已经无可挽救地毁灭了他的组织；在伦敦，这个组织正在消亡，而它在外地的各分部对伦敦的分歧抱着观望和中立的态度。总而言之，两个组织——联盟和同盟²⁶⁶ 缴费的成员总计不到两千个，而它们的两家报刊^① 读者不到五千人，并且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同情者、僧侣和文人等等。在这里的当前情况下，这些不成熟的分子还没有渗入到群众中去，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本身还必须发酵，然后才能有用处。

① 《正义报》和《公益》。——编者注

总的说来，现在的一切很象国际那个时候。今天一个早晨，我就收到了一大捆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比利时的报纸，这占去了我应当校订《资本论》^①英译稿的时间。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支持到完成第三卷的时候，那末以后——因为这涉及到我——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德卡兹维耳的事态⁴³⁸发展非常理想。从今天寄给你的关于上星期日集会的报道（《人民呼声报》）中，你可以看出：这些被大家看作是革命空谈家的巴黎人是多么巧妙地在罢工期间宣传平静和法制，而又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这表明，法国人由于处于革命的地位已经前进得多么远；还在德国的许多人中间引起混乱的种种敏感和疑虑，在法国早已不存在了。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可以说明巴黎情况的是，到昨天为止，《人民呼声报》已经为德卡兹维耳募捐了三万五千法郎，而罗什弗尔的《不妥协派报》连一万一千法郎还没有募捐到。

俾斯麦看来已经完全发了疯，但他显然是针对王储^②说的。劳拉和杜西将驳斥俾斯麦对马克思的可笑的诬蔑。⁴⁶⁵在其余的演说中，亨奈耳的演说从法律方面来说是最好的一篇。他指出，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内心里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意图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为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等地步——诚然，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派才承认这些法律观点；实际上，经常起作用的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是警察国家的无法制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他国家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被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当然，爱尔兰除外)。

挂号信的截邮时间(五点钟)快到了，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247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4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把《资本论》^①翻译成英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先由他们^②翻译。然后我来审查译文并用铅笔写上我的意见。再把译稿退给他们。然后进行协商，解决有争论的问题。然后我得再通看一遍，从文体和技术角度检查一下，看是否准备好可以付印，同时还要检查一下杜西在英文原著中找到的引文是否正确。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完成德文本的三百页，不久还将完成大约一百页。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障碍。爱德华在翻译他那一部分时漏掉了大约五十页，我希望周末能够收到这五十页。这五十页一到手，我就开始催促慢慢吞吞的基根·保罗^③。这个狡猾的苏格兰人还以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在市场上的有利地位，采取一种待机策略，但是有朝一日他会发现他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可以等待，我们打算一直等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穆尔和艾威林。——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1页。——编者注

待到完全搞好，譬如说，能够在一个星期内送去付印。而当我们收到别的公司的书面建议时，我们就可以坚持自己的条件。

这一切就是我上封信²⁵写得很短和从那时以后迟迟没有写信的原因。问题是我们必须在5月中开始付印，争取在9月底出书。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我不得不至少在6月份都要全力以赴。

你们给俾斯麦的情书⁴⁶⁵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倍倍尔写道：

“爱琳娜·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的声明好极了。大多数德国报刊都报道了这个声明，但自然不敢转载。奥托^①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对这种攻击是非常敏感的。”

法国新形势⁴⁶⁶的影响从柏林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材料⁴⁶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果巴黎和德卡兹维耳的事件⁴³⁸不再一次多少推动图书馆^②一下，他未必有勇气以他那出色的老方式再一次表现得这样坚决。对于在德国的我们的人来说，这种竞赛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巴黎的分裂和争吵，给他们中的庸人集团以轻视法国人的口实，好象他们自己并没有把整年整年的时间浪费在分裂、闹意气 and 争吵上面似的；同时，他们这一德国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开始用整个运动的领袖的口吻说话。这伙沙文主义者现在挨了当头一棒。反社会党人法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者报》和《人民呼声报》这样的报纸几乎完全不能传播了，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而，每天有关法国的**时事**新闻只能从卑鄙的资产

① 俾斯麦。——编者注

②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阶级报纸那里得到，我把你给我的那些《人民呼声报》和《不妥协派报》寄给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但这些报纸不能更广泛地传播，有时甚至送不到收报人的手中。

对维耳夫朗舍的判决⁴⁶⁷不提出任何上诉，这种极其奇怪的情况使我感到惊讶。据我看来，有两层理由可以上诉：（1）指出法院无权判决；（2）反对判决本身。然后，根据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最后的上诉状。我认为，力求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为了揭露法院的卑鄙和引起人们对这一案件的注意，也是很重要的。

难以指望罗什会在本星期日当选。⁴⁶⁸我约有一个星期没有读到一份《人民呼声报》了，因此不知道，除了果利埃，还有哪些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是不管怎样，这次投票将表明，事情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将使激进派更加恐慌不已。

这里一片混乱。巴克斯和莫利斯越来越陷进某些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罗网，并越来越起劲地写出种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公益》改成“周刊”——这在各方面都是没有意义的——使爱德华可以卸掉对这个现已不受监督的刊物所负的责任。⁴⁶⁹靠消化了一半的黑格尔辩证法寻求极端的和离奇的提案的巴克斯同象公牛一样拚命反对“议会主义”的莫利斯，将会根据切身的经验，体会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朋友是些什么人。认为工人阶级会去注意（哪怕是稍微注意）通常称为英国社会主义的那种奇异的混合物，那是荒谬的。值得大为庆幸的是，工人阶级没有这样做。这些先生要把自己的头脑搞得有条理一些，就够他们忙的了。

肖莱马现在在这里，他和尼姆带着小莉莉逛了一次动物园。彭普斯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我们晚上聊天时，常常谈起你答应来伦敦的事。这什么时候能实现？据肖莱马说，你曾提到要和保尔

一同来。这最好不过了。总有一天这些良好的愿望会变成比较现实的计划和方案；实现它们的适当时机在这样美好的时节里是不会拖得太久的。

你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关于卡累和共妻制的事情了吗？⁴⁷⁰ 这个家伙遭到了严厉的驳斥。他是民族自由党人¹⁷⁸ 中一个有名气的人物，在维斯巴登拥有一个大化工厂（生产染料）。肖莱马和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虽然我想常给保尔写信，但写的不多，希望保尔原谅。

24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4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2月15日、28日和3月8日的来信，以及3月21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

手稿上的意见大部分就是马克思在第三版付排本上所写的那些意见。⁴²³ 其他一些意见主要涉及对法文版的增补，我没有全部采用：（1）因为第三版的工作进行得晚得多，因而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因为马克思当时考虑到书要在美国翻译，他无法关照，因此他宁愿让一些困难的地方根据简化了的法文本正确地译出来，而不愿根据德文本译错了，这个考虑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虽

然如此,我还是从中吸收了一些很有益的指示,这些指示将来对于德文第四版也是有用的。这个工作一搞完,就用挂号把手稿寄还给你。

《人民报》^①和《社会主义者报》现在都能按时来到。最近两个星期我已把3月份和4月份的《今日》和《公益》寄给你了。此外,昨天又把5月份的《今日》寄去。延误完全是由于出版者办事马虎。如果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

布罗德豪斯(海德门)翻译的《资本论》真是一出滑稽剧。⁴²⁴第一章是根据德文本译的,错误百出,令人发笑。现在又根据法文本翻译,错误还是那样多。按照目前的速度,到1900年也译不完。

谢谢你寄来了《历书》。我确实没有料想到,杜埃竟是一个如此可耻地未被人们承认的大人物。⁴⁷¹在他对自己的伟大的认识象蜂蜡那样融化之前,他就会带着这种认识连同人们对这种伟大的不承认一起进入坟墓。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他曾经是一位合适的人,如果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民主主义者,我祝愿他一切如意。但是他走错了路。

至于反对我们的文体和我们的标点符号用法的那位纯洁主义者,他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否则他就不会在没有英国式词句的地方找到英国式词句了。⁴⁷²他所赞赏的那种德语,是过去学校里硬灌给我们的,有令人讨厌的长复合句结构,谓语得放在最末尾,距离主语有十哩远,中间夹着无数副句——这种德语我费了三十年才算把它摆脱了。这种官僚式的、学校教师式的德语(对于这种德语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莱辛),现在就是在德国也完全处于衰亡

①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之中。如果这个庸人在帝国国会中听到人们的讲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在那里人们已不再使用这种令人讨厌的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常常使他们语言混乱；在那里人们象犹太人那样讲话：«als der Bismark ist gekommen vor die Zwangswahl, hat er lieber geküsst den Papst auf den Hintern als die Revolution auf den Mund»〔“当俾斯麦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他宁愿吻教皇的屁股，也不愿吻革命的嘴巴”〕⁴⁷³，如此等等。这是小拉斯克尔所进行的革新，是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如果那位纯洁主义者先生到德国去讲他那种学校教师式的德语，人们会对他说，他讲的是美国话。“你们知道，这位有学问的德国庸人是多么浅薄”，——看来他在美国就是如此。四五十年以前学校里所教的那种德语句子构造和标点符号用法，现在只配扔到垃圾箱里去。现在在德国正是这样做的。

我似乎已写信告诉过你，一位嫁给俄国人^①的美国女士^②，硬要翻译我的一本旧书^③。我校订了她的译文，花了很大功夫。而且她来信说，保证能够出版，必须马上动手搞，因此我就干了起来。现在才知道，她委托一位妇女权利保障协会的书记名叫福斯特的小姐去商谈这件事，而那个人竟愚蠢地把这件事转交给社会主义工人党去处理。⁴⁴³我已向译者对此提出了意见^④，但是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不过，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先生们在那里没有翻译我的东西，——可以设想，那会译成什么样子。他们的德语就够瞧的

① 威士涅威茨基。——编者注

②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了,何况英语呢!?

《人民报》的先生们一定很满意。他们已控制了整个德国人的运动,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兴隆起来。象狄慈根这样的人在那里就被摈弃在一边,这是不言而喻的。⁴²⁵ 玩弄抵制和小罢工游戏当然比理论教育重要得多。尽管这样,美国的情况有很大的进展。在说英语的人们中间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它还是在摸索前进,笨手笨脚,没有明确目的,什么也不懂,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都会解决的;运动将会而且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发展起来。理论上的无知是一切年轻民族的特色,然而在实践中发展的迅速也是一个特色。在美国也象在英国一样,在没有实际需要的时候,一切说教都是没有用处的。现在美国存在着实际需要,并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运动,是1886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⁴⁷⁴ 至于那里的德国人,虽然现在得势的那一帮人正逐渐同美国人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仍会多少走在美国人的前面;而且在那里的德国人中间终究还是有一个核心,它从理论上理解整个运动的性质和发展,并使奋起斗争的过程持续下去,最后它又会取得优势。

1886年的第二个大事件,就是由两个工人议员,即巴利和卡梅利纳,在法国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激进派³⁴² 把他们两人列入自己的名单并把他们选入了议院,但他们违反一切惯例没有变成激进派先生们的奴仆,却以工人的身分出现。德卡兹维耳罢工⁴³⁸ 使他们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达到了破裂的地步,其他五个议员附和他们的意见。^① 现在激进派不得不表明,他们对工人究竟采取什

① 见本卷第438—439页。——编者注

么政策,而由于政府是靠激进派才得以存在的,所以这就弄得十分难堪了,因为工人理所当然地要他们对政府的一切行动负责。总之,激进派——克列孟梭和所有其他的人——的行径是卑鄙的,于是就产生了在此以前用任何说教都不能达到的结果:**法国的工人离开了激进派**。另一个结果是,一切社会主义派别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只有可怜的可能派¹³单独行动,因此他们的党日趋衰落。这一新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种种愚蠢行为造成的。因为政府打算举借九亿法郎的款额,这就得求助于财阀们,但是这些财阀同时又是德卡兹维耳的股东,如果政府不把罢工镇压下去,他们就拒绝借款。于是就逮捕了杜克和罗什。⁴⁶⁷工人们对此的回答是提名罗什为下星期日(议院选举)巴黎的候选人,提名杜克(凯西)为市参议会的候选人,杜克是肯定会当选的。⁴⁶⁸总之,在法国,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又在飞速发展着,而最好不过的是,我们的人——盖得、拉法格、杰维尔——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上的领导人。

这些事件也不能不很快影响到德国。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盖泽尔分子、菲勒克分子、奥艾尔分子及其同伙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一个宗派突然成为一个政党,只是到现在,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工人们

才有可能大批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对宗派主义厌烦透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倒向一个最极端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派的秘密所在。在下星期日的选举中将取得重大的胜利，尽管未必能够期望罗什会当选。

我想，再过两三个星期，《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就要开始付印。我的校订工作还远未结束，但是完全准备好可以付印的已经有三百页，还有二百页差不多也准备好了。

还有一件事。有个叫麦肯尼斯的先生，前几天打着代表密苏里州向我请教工人立法问题的幌子来访问我。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在搞采访新闻的把戏，他也承认，他是在为圣路易斯的一家主要的民主党报纸^①工作，但是他以名誉担保，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先让我过目。这个小伙子是由一个叫斯捷普尼亚克的俄国人派来找我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星期了，我怕他食言。圣路易斯那家报纸的名称，我忘记了。因此，如果关于这次访问发表什么报道的话，我请你把附去的声明^②在《社会主义者报》、《人民报》以及其他你认为必要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如果小伙子仍然信守诺言，再来找我，那我当然会立即告诉你，那时你就可以把声明撕掉。

这里的运动幸好没有任何进展。海德门及其同伙是会把一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而在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中无政府主义者却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莫利斯和巴克斯，一个是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者，另一个是哲学奇谈的追求者，现在都完全受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而且他们应该亲身体会到受控制的滋味。你从下一期的《公

① 《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益》上可以看到，主要是由于杜西的努力，艾威林再也不要对这种诈骗行为承担责任了，这是一件好事。⁴⁶⁹ 这些糊涂虫也想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幸亏英国工人阶级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49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片断]

1886年5月7日[于伦敦]

我祝贺你们星期日的胜利，这次胜利的确表明巴黎工人已经同激进派决裂。⁴⁶⁸ 这些激进派真是愚不可及！其实，当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快要上台，因而丧失其反对党性质的时候，它们都注定要干这种蠢事。他们明明知道时机尚未成熟，但仍然迫不及待地要进入内阁，他们在玩弄影子内阁的把戏，同时仍要对现政府所做的蠢事和所犯的错误负责。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于政府做了这些蠢事而日益壮大的工人党¹¹⁵，而这些蠢事是他们不能完全加以否认的。工人党再也不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和种种诺言了，它要求拿出行动来，但他们却拿不出来；他们想控制工人党但却不得不反对它；在内阁职务尚未到手，群众又日益离去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好抬出了保皇派阴谋分子，把这些人说成是真正的危险，高喊：“团结起来拯救共和国！”一句话，成了机会主义派¹⁵⁵。任何政党，如果在自己的纲领还没有条件实现的时候就一心要上台，那是一

定要垮台的；然而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想上台的心情过于迫切，竟使它们在时机到来之前就触礁搁浅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只会缩短我们发展壮大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的运动在巴黎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即使犯个把错误，也不会给运动带来太大的危害。毫无疑问，今后发展的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各派领导人的领导，但是群众一旦行动了起来，他们就会象健康的躯体一样，有力量对付得了疾病，甚至对付得了少量毒药。

250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6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法国报纸(我至少已给你寄去三次了)只是让你能够从第一手资料中得到关于法国形势顺利发展的某些消息。既然你有了《人民呼声报》，我只要把《不妥协派报》等寄给你就行了。这些报纸拉法格在发生某种事件时才断断续续地寄给我，我今后也打算以同样方式利用它们。

讲到克列孟梭，那末你对《正义报》最好置之不理的时刻，无疑很快就会来到。一方面，部长职位在望，另一方面，工人党¹¹⁵意外迅速(特别是对于他来说)的发展，把他推到了保守的、明显资产阶级的一边。即使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举止也是荒谬的。不过，一切资产者，甚至是最进步的资产者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龙

格不久也得作出选择，否则他会完全毁了自己。撇开激进社会主义委员会而只由报界提出果利埃当候选人，使激进派³⁴² 丧失了五万选民，这些选民转到了我们一边，现在他们比谁都更憎恨自己过去的领袖。⁴⁶⁸ 如果不犯大错误（一些小的失策，运动经受得住，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现在运动已经相当强大了），那末我们在巴黎下一届选举中就将获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席位。现在，当我们可以做些实在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人就表现得非常出色。

不拿稿费给《正义报》写稿是件蠢事。该报可以付很高的稿酬；要知道它的总编辑兼议员们是由国家支付报酬的。

倍倍尔写信给我，说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他的嗓子不听使唤了；当然，我回答他说，到美国去搞宣传旅行，首要的条件确实是一个不怕疲劳的嗓子。^① 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言过其实，但无论如何这是很担风险的；美国佬在这方面想达到什么要求才肯掏出钱来，你自己只有到那里才会完全知道。如果倍倍尔不去，你务必注意不要弄一个温顺的小资产者式的人作伴。

芝加哥案件⁴⁷⁵ 大概要结束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喜剧了。这些人在那里是可以任意喊叫的，至于无目的地胡闹，那末自从美国成为工业国以来，美国人是不喜欢开玩笑的。

关于这里的所谓“运动”，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奉告。海德门日益精疲力尽，他失掉了自己拥护者对他的一切信任，而同盟²⁶⁶ 则越来越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自从《公益》每周出版以来（这无论在财力和人力方面都是不够的），艾威林就不得不把编辑职务（不拿报酬的）让给了巴克斯⁴⁶⁹，而巴克斯和莫利斯都处在无政府

^① 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

主义者的强烈影响之下。这两位先生应该亲身体会到这一切——这会卡住他们的脖子的，但幸运的是，在群众参加运动以前，这些幼稚病就会消失。而现时群众还坚决拒绝参加运动。情况同法国的一样。人数众多的整个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说教发动起来的；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只要稍加推动，他们就会排山倒海般地行动起来。这种推动力在英国也会产生，而且很快就会产生。完全可能，随着大工联因慢性的生产过剩而引起的财政破产的来临，英国人懂得不能指望“自助”和激进主义的时刻也将来到。

好吧，秋天在这里见面！

你的 弗·恩·

普芬德夫人一周后将去美国，到明尼苏达州新乌尔姆她妹夫那里去。

251

致纳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⁴⁷⁶

汉 堡

[草稿]

1886年5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本月10日的来信收到了，对提出的建议感到十分荣幸，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谢绝这个建议。

出版马克思的手稿和利用他遗留下来的其他材料，将整整占去我几年的时间，这对我来说是压倒其他一切的义务。

此外，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校阅我们著作的外文译稿，这大部分是极其必要的。我指的不仅是《资本论》^①的英译稿，这一工作现在就要结束，下个月付印；别处还经常寄来一些较小著作的法译文、意大利译文、丹麦译文、荷兰译文等等这样一些稿件让我校阅，这就把我最后一点点空余时间都占去了。

干完了这一切，如果我还活着，那我要首先考虑去最终完成我自己单独写的那些著作，这些著作近三年来已完全扔下了。

在我一派的人中，我的朋友卡·考茨基完全适合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现在就住在这里，我可以尽力帮助他；此外，有关的英文书刊，其中大部分是根本不出名的，除了英国博物馆外，别处是找不到的。因此，昨天我冒昧地把你们的建议告诉了他。但他除了编辑《新时代》外，还有种种义务羁身，而且所需时间很长，所以他不能同意我把他推荐给你们。

你们看，虽然你们的计划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参与实现这一计划。对你们使我感到光荣的建议，我表示感谢，并致深切的敬意。

25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⁴⁷⁷

苏黎世

1886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现给你寄去星期四(《每日新闻》)就爱尔兰武器法案进行的议

^① 第一卷。——编者注

会辩论材料。⁴⁷⁸这个法案限制在爱尔兰有携带和拥有武器的权利，在此之前它是针对民族主义者的，现在有人还想用来对付以暴动相威胁的奥尔斯脱的新教吹牛家。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托利党人，马尔波罗公爵的弟弟伦道夫·邱吉尔勋爵的发言，值得注意；他是上届托利党内阁的印度事务大臣，因而是国务会议 (Privy Council) 的终身成员。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种无力的、懦怯的抗议相反，同他们所谓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以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保证相反，现在事实已经表明，英国的大臣们 (奥尔梭普、皮尔、摩里，甚至格莱斯顿) 都把进行革命的权利当作立宪理论来宣传；诚然，这仅仅是在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时才这样，附去的格莱斯顿的胡言乱语证明了这一点，但就在这里他也不敢否认这种权利本身。这所以特别重要，还因为这出自英国这样一个主要是讲法制的国家。我们的菲勒克分子很难找到更好的驳斥了。

从恢复了生气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你恢复了健康，这使我感到高兴。

我正埋头校订《资本论》^①的英译稿。今天早上我和艾威林同出版商^②都谈妥了。日内就签订合同，然后开始付印——每周至少五个印张。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校订完，不过原著的第1—450页已经搞好，可以付印；第450—640页也差不多搞好了。但是，请你眼下不要就此发表任何消息，因为合同还没有签订。

我们的法国人干得很出色。但是这里一切仍然是业余性的表演。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蠢事⁴⁷⁵可能是有益的；美国工人在他们目前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高工资和短工作日) 水平上取得过快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桑南夏恩。——编者注

的成功，那是并不理想的。这可能会过分地加强片面的工联主义思想。

这里的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工联中最强大的联合会），去年不得不从准备金中拨出四万三千多英镑发给自己的失业会员，这样一来，它的准备金大约由十六万五千英镑减少到十二万二千英镑。在准备金用光以后，而不是在此以前，就可以对这些人做点工作了。

你的 弗·恩·

这封信寄给施留特尔，因为不太清楚你家的新门牌。

253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想今天可以告诉你，《资本论》^①英文版出版的事终于定下来了。和基根·保罗公司不可能订成满意的合同，因此，我们和斯旺·桑南夏恩公司达成了协议。我昨天和爱德华一起见到了斯旺·桑南夏恩，现在只要正式签订一个合同，就可以把稿子立刻送去付印。卖掉的头五百本，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将付给我们批发价的10%，以后卖掉的付给我们12¹/₂%。第一个版本是图书馆

^① 第一卷。——编者注

版,两卷本,定价三十二先令;排字后立即铸版,但要使第二个版本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作些改动;其次,第二个版本是一卷本,定价大约是七先令六便士到十先令。这个计划比基根·保罗的计划对我们合适得多,基根·保罗想把价格定为不低于二十八先令,那样的话,书就无法畅销。

由于有四百五十页(按德文原著算)已经搞好可以付印,大约还有二百页两星期内可以脱稿,其余的大致也已搞好,因此,一星期印五个印张,到8月中全部印好,10月1日出书是不成问题的。

我想保尔不大明白为什么别人要他为《公益》写一篇关于巴黎选举的通讯。这里的人不想直接攻击《正义报》,而且他们的话同来自巴黎的权威性声明比起来差得远了。⁴⁷⁹但这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同盟²⁶⁶由于混进了无政府主义者,已被搞得一塌糊涂。他们将在圣灵降临节召开代表会议⁴⁸⁰,那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卡兹维耳罢工失败得这么突然⁴⁸¹,特别是因为保尔就象火烧莫斯科后的拿破仑一样,在这紧急关头忽然不给我寄《人民呼声报》了。难道巴黎人的头脑就完全不能容忍那些不可避免的不愉快事情吗?德卡兹维耳罢工如能取得胜利固然很好,但是从长远来看,失败对今后的运动可能更有利。因此,我也相信,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蠢举也将带来不少好处。如果当前的美国运动(这个运动并不完全是德国人的运动,它还处在工联主义阶段)在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么工联主义就会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最终的教条。而不十分圆满的结果则可以使他们懂得,必须超出“高工资和短工作日”的范围。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54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6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校样^①我已看过，用铅笔又改了几处排印错误。

书的装帧根本不会美观，这一点，当我知道是谁经手这一工作时早就预见到了；因此，我并不感到特别惊奇。恐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抱怨也没有用。

不管运动的领袖以及部分开始觉醒的群众会犯什么错误，思想多么狭隘，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美国工人阶级投入了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走过一些弯路之后，他们将很快地走上正轨。我认为，美国人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⁴⁷⁴美国阶级战争的开始，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犹如俄国沙皇制度的崩溃对欧洲各大军事君主国来说一样，意味着它们的主要支柱的垮台。因为美国毕竟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血统的无产阶级。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或商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由于这里**在此以前还没有利益对立**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的阶级,所以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象欧洲那样变为地狱。美国工人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件极不寻常的事;半年以前谁也没有看出任何迹象,现在他们却突然变成如此有组织的群众而行动起来,足以引起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恐惧。我感到遗憾的只是,马克思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点!

不知道这封信往哪里寄好——苏黎世还是您在信末写的那个巴黎的地址。万一寄错,寄苏黎世还比较可靠,所以这封信和校样就寄给施留特尔先生,他一定会把它们转寄到该寄的地方。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5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寄给我的校样^①,我要寄回去;她同时给了一个巴黎的地址,我看不清楚,但她没有说明校样是否就是寄往那里。为了可靠起见,我冒昧地把回信和校样寄给您,请您转寄一下。巴黎的地址,您可能知道,不然的话,您也能在提费瑙旅馆打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听到。我看她写的地址是：巴黎德雷克塞耳—哈尔耶(?)公司。对不起，麻烦您。

现在，只要等我从《资本论》^①英译稿的工作中稍微腾出手来，我就看您的《宪章运动》⁴⁵⁰。排印已开始，而稿子只搞好一半，因此无论如何我得先完成余下的部分，现在**无权**干任何别的事情。

向爱德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256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7月2日星期五

[于伊斯特勃恩]⁴⁸²

非常感谢你的大力帮助！除《自然界》以外，**任何**英国报纸，包括将在星期六到的曼彻斯特报纸，请你都不要给我寄，而在星期六以后，除《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外，不要再寄**任何**报纸，星期一以后连任何信件都不要寄，因为星期三白天我们就到家了。天气一直很好；明天早上将以焦急的心情等待各大城市选举的初步结果⁴⁸³。我们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第一卷。——编者注

257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7月4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考茨基：

在这里不再接待别的来访者，对我来说当然是比较愉快的，因为明天肖莱马大概要来；但是听天由命吧。其实，星期三^①我又在伦敦了，希望在这之前吉约姆-沙克夫人在伦敦有足够的事情好做。这里从昨天起天气也很闷热，不过从海上还是不时吹来阵阵微风，星期五那天甚至还有点凉，傍晚我不穿外衣坐在户外就不行。向你妻子衷心问好。彭普斯、派尔希和穆尔坐船捕鱼去了，供晚饭时享用，当然，须得上帝不因他们亵渎了安息日而惩罚他们，不把海蛇送给他们。这里的比尔森啤酒也很出色。

你的 弗·恩·

258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7月8日于伦敦]

我已平安回来⁴⁸²，今天去看了吉约姆-沙克，但是她不在家，

① 7月7日。——编者注

这样就暂时失掉了一个认识她的愉快机会。肖莱马在这里，明天晚上你们来我们这里吗？

你的 弗·恩·

259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6年7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老朋友：

回信拖了几天，因为我得先弄清楚，是否有某种可能来实现你的巴黎计划⁴⁸⁴。很抱歉，不行，原因如下。

(1) 我必须呆在英国，因为我得校对和出版《资本论》^① 英译本，这个译本正在印刷中，即使没有合同约定，我也不能把它委托给别人。

(2) 三个月来我又处在残废者的状况，最多能走二三百步路，而且要听从各个医生的嘱咐。情况倒没有什么严重的，只是把我给束缚住了，但是如果我举止不安静，随时都可能恶化，因此长途旅行也就谈不上了。如果我的希望实现，到秋天又能活动活动的话，那这一次我一定要尽可能地根治这个三年来经常使我成为残废的旧病。为此，任何可能使我重新病倒的事，我都不能做。我一定要再争取做到能连续走动两三个小时，否则我这个人就完了，做不了长时间的工作了。我曾指望在最近两周内争取有很大好转，

① 第一卷。——编者注

但情况的进展比我设想的要慢。

不过，我希望一切能够另作安排。这就是，如果你到了巴黎，就可以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来。我愿意负担路费，呆在这里不用你花费分文。8月份我将被送到海滨去治疗，9月份我要等待从外地和从德国来的客人，可能还有从巴黎来的拉法格夫妇，由于我只有一个空房间，所以要好好张罗一下把他们安排好。但是到10月份，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房间给你使用，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比在巴黎（那里从来不可能闭门独居）更安静地讨论一切问题，交谈一切问题。

就这么决定吧。此外，在10月份以前，我要完成一些**紧急**的工作，其余的一切都可以搁起来，并且希望健康将会恢复，使我重新有可能痛饮一番。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认为9月份来比较好的话，那就给我来封信，这总是可以安排好的。我们相互间还有很多事需要商量，而你可以向我当面讲述运动发展史中许多如你所说谁也不知道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可能争取再见一次面，谈谈所有这一切，那简直是一种罪过。

马克思的文稿我还没有整理，这项工作至少得搞一个月。也许到秋天就可以干了，这应该在天还不太短的时候做完。

我再给你汇去五英镑，希望你在收到此信后不久就能收到或与此信同时收到。

就这么决定吧。我将极其高兴再次见到你并同你当面交谈。如果我还象你那么结实，就到日内瓦去了。但是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希望你为了我到这里来一趟。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60

致卡尔·考茨基

迪 耳

1886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今天我给你寄去了《人民报》^①，明天将寄今天到的。现再寄去《德意志言论》，上面有一篇评古斯塔夫·柯恩的文章的开头部分⁴⁸⁵，暂且很好。你应该为《新时代》把这个人^②弄到手。

昨天几乎只剩下我们自己了：杜西也病了，因此艾威林不得不早走；虽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总不是愉快的事。再加上下着倾盆大雨。我想你那里地处英国的东南角，气候最接近于大陆性，天气会好些。

迪耳克终于被顺利地逐出了政界⁴⁸⁶，让他安息吧！这都是新教的伪善做法。这种事情在天主教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维也纳、在罗马、在巴黎，甚至在彼得堡，都不可能发生；这种把外表粉饰得很漂亮的肮脏事情，只有在两个中心——伦敦和柏林才能发生。的确，柏林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只是因为伦敦日益下降到柏林的水平。风流的福斯特上尉把自己的夫人弄到妓院去，这纯粹是柏林的做法。

总的来说，我们这里新的情况不多：肖莱马到德国去了，我的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尼姆刚刚读完《幻想的蒙难者》（终于读完

①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② 普拉特。——编者注

了!!),现在她在织袜子。我们两人向你和你的妻子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如果你的寓所有什么需要办理的事,我已经相当健康,完全可以散步到那里;希望这次好转能持久;总之,如果有什么事用得着我,请吩咐。

261

致卡尔·考茨基

迪 耳

1886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汇票留在我这里,因为要从南安普敦路这个糊涂虫那里凭票取款,是徒劳的。汇票将保存在我这里,你随时可以使用,如果在我动身之前你不回来的话,我把它装在信封里,写上你的名字,留在派克夫人即萨拉那里。

现附去四英镑的汇票,汇款人是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收款人是你卡尔·考茨基。如果你还需要两三英镑的话,我将乐意给你寄去。

天气好转起来了,希望你那里也是这样。为使这封信今天能够到达,就写到这里,尼姆和我向你的妻子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6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山岛

1886年8月3日[于伦敦]

访问记^①收到了,谢谢。它使我觉得很好笑。当然,这头蠢驴^①把他自己所说的一切蠢话都强加到我头上。5月1日到7月17日的《公益》明天分两包寄出。这个杂志我现在通过列斯纳断断续续地收到,但是全的。《今日》只要一收到7月号的(现在还没有),就寄去。

译稿^②将在后天准备好,结尾部分也将交给出版者^③。已经印好三百二十页,几乎相当于德文的第三版。我想到9月底将全部搞完,10月份出书。星期六^④我也去海滨,希望它对我们两人以及你妻子能带来好处。

你的 弗·恩·

① 麦肯尼斯。——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③ 斯旺·桑南夏恩。——编者注

④ 8月7日。——编者注

263

致卡尔·考茨基

迪 耳

1886年8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明天我们要去伊斯特勃恩⁴⁸⁸，地址照旧：卡文迪什街4号。

刚刚替李卜克内西买好了丘纳德航线“塞尔维亚号”轮船船票，收据已寄给了他。⁴⁸⁹

你将会在这里一个写有你名字的信封里，找到你那张汇款单，此外，还有几号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报》和《人民报》^①，此外还有一份发表了那个令人气愤的访问记⁴⁸⁷的《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这几号《人民报》和《共和主义者报》，请给我保存起来。

能否再请你象上次一样不时地给我（在你回来以后）转寄一些信件等等？**最多**隔一天一次，通常一周两次就行了。

译稿^②昨天全部校完，已经付排了二十三个印张，校样我已经拿到。

李卜克内西9月4日启程，艾威林夫妇8月31日从利物浦动身。我们必须呆到8月28日，也可能再多呆一个星期，这要看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可能的来访者何时来到。

夫赖堡的判决（狄茨、海因策耳、弥勒判处六个月，其余的人判处九个月），你大概从报纸上已经看到了。⁴⁹⁰纯粹是德国的做法！

①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谢谢你告诉我维也纳的消息。⁴⁹¹总的说来，世界上一切平静，倒是大家都热得直流汗。只有俄国人在偷偷地加紧搞阴谋。看来，吉尔斯想在这一年向俾斯麦勒索一笔巨款，但我并不认为他会成功。

向你的妻子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64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11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男爵：

我乐意尽力看你的稿子。但是要答应在一定的短期内看出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1）一切都由于要忙着看校样^①，而每一张校样我都得仔细地至少看三遍：条样、二校样和三校样；（2）我已经积压了一大堆急须回复的书信，三个月来一点都没有碰过，我必须首先处理这些书信；（3）有两篇必须校订的稿子，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七个月，如果必要的话，我还得把它们搁一搁。⁴⁹²

所以你把稿子给我寄来，以后再看情况吧。而且，他^②首先要的也只是**第一篇，就把第一篇寄来。**

关于我校订的事，对狄茨**一句话也别说。**我有相当多的例子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② 狄茨。——编者注

说明他有个作风，只要一嗅到商业上有利可图，就什么礼貌都忘了。因此必要时你得另找托词。

天气从昨天起变化无常。

报纸等，请只给我寄法国的、西班牙的和美国的（德国人出的）《社会主义者报》^①、《社会民主党人报》、《人民报》^②、《人民之友报》和《自然界》，其余的都可以留下。工业公司的所有计划和表报也可以等一等。

现在我又要看校样了。希望海滨的空气有利于你们两人特别是你妻子的健康。我们这里每天晚上从九点到十一点大玩纸牌，到现在为止我大走背运，老是输。尼姆和罗舍夫妇向你衷心问好。

向你的妻子问好！

你的 弗·恩·

265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8月13—1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6月9日的信我回迟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多的工作使我

① 《Le Socialiste》，《El Socialista》，《Der Sozialist》。——编者注

②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在《资本论》译稿^①最后搞好付印之前，不得不把我的**所有通信**（除最急须回复的以外）都搁在一边。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做完，我终于有可能来处理我面前这一堆等着答复的信件了；首先是给您回信。要是您在那一封信中告诉我，您有时间做党的工作，那我早就会立即给您简短的答复；如果您由于我的过错而失去了做些有益工作的机会，那我是很抱歉的。

我在建议您译《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完全忘记了，这本著作的英译本已经在伦敦出版。由于这个译本纽约有卖的，再译一次就没有意思了。

现在谈谈《起源》^②。这本东西比《状况》^③难译得多，每一页也许都要您付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不过，如果我有时间校阅译文的话，这一点倒不会成为障碍，但您得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页边留宽一些，以便修改。这里还要注意一个情况。既然这本东西要用英文出版，那就应该在出版后使读者在普通的书店里就能买到。我估计《状况》**就不会**是这样。只要美国书报销售业条件同欧洲没有多大区别，书商就不会出售同他们没有联系的工人政党的机构出版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宪章派和欧文派的出版物任何地方也没有保存下来，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甚至英国博物馆**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们德国党的所有书刊在书店里也买不到（早在反社会党人法²³以前很久就是这样），在党外，读者始终不知道这些书刊。有时候这种情况是无法预防的，但应该尽量避免。四十多年来，我在德国吃过这个苦头，现在我想使我的著作的英译本

① 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避免这种情况,这一点您是不会责备我的。英国的情况是:现在或者最近将来能为社会主义著作找到出版者,我不怀疑,明年我在这里能够出版英译本,并使译者得到稿费;此外,因为我早已答应艾威林博士翻译《发展》和《起源》⁴⁹³(只要他自己能为自己的劳动搞到报酬的话),所以,要知道,美国版不由普通出版社出版,只会减少伦敦版由普通出版社出版并使读者到处都能买到的机会。

此外,我并不认为,美国工人目前非需要这本书不可。《资本论》今年年底以前他们就可以买到,对他们来说这是最主要的。我的小册子作为通俗读物为实际宣传的目的服务,未必合适。在目前运动还不发展的阶段,我认为某些法国通俗著作倒是更合适些。杰维尔和拉法格大约在两年以前出版了两个《社会经济学教程》讲稿专辑,杰维尔讲的是马克思的经济方面的理论,拉法格讲的是马克思的比较一般的、历史方面的理论。这部著作伯恩施坦大概能给您一本,并能从巴黎弄到另外一本,这样您就可以自己进行判断。当然,我不是指杰维尔的较大的著作,即他的《资本论》简述,这本书的后半部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8月14日

现在再来谈谈《起源》。我不想说,我已经无条件答应艾威林翻译这本东西,但是,如果译本要在**伦敦**出版的话,我认为我必须请他翻译。所以,最后如何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您在美国出版这本东西的条件而定。我坚决反对再出现福斯特小姐在出版《状况》时所干的那种事情^①。您自己知道,不仅这一本书,而且可能还

^①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有其他许多著作，我都有可能找一家资产阶级商业界中有名的出版社来出英文版，而且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翻译工作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会节省我很多时间)，因此，在同意在美国单只出版这一本小册子从而破坏整个事情以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同时，在目前美国反社会主义者的恐怖情况下，我怀疑您能找到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同社会主义著作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出版者。

如果出一套用通俗的语言解说《资本论》内容的小册子，那倒是件很好的事情：第一册——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榨取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协作、工场手工业、现代工业)；第三册——积累和原始积累史；第四册——殖民地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最后一章)，这在美国也许是特别有教益的，因为这会提供一种可能来探索这个国家的经济史，研究它如何从一个独立农民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的中心，同时，在解说中还可以补充一些美国所特有的事实。

现在您可以相信，还要过一些时候美国工人**群众**才会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那些**已经在**阅读和将要阅读的人，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他们最不会感到缺少《起源》这本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特别是在美国经过了一番非常讲究实际的发展，一点也不重视理论，除非是迫切的需要促使他们去接受理论，所以我的最大指望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从自身错误的后果中得到的教训，会教育他们去钻研理论。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我在这里住到本月27日，以后就回伦敦。

26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⁴⁹⁴

苏黎世

1886年8月1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爱德:

两星期以前,我给你寄了一份《旗帜报》,上面有一篇报道俄国在巴尔干搞阴谋活动的极其重要的保加利亚通讯。从那时起形势日益紧张。亚历山大三世在多次失败之后需要某种成功,而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也可能使这些先生们控制不了他们自己挑起的事态,于是就爆发战争。在这方面我想告诉你一则消息,尽管各方面纷纷辟谣,但《每日新闻》驻彼得堡记者仍坚持这则消息:从本月18日起至本月底,在维尔诺附近,即离普鲁士边境不远处,将举行一次由俄国六个军对另外六个军的军事演习;这样,那里就将集结十二个军(整个德国军队有十八个军),按最保守的估计有二十四万人。显然,挥霍这样大量的钱财不是单纯为了夸耀。而且亚历山大三世禁止**所有**外国军官、甚至普鲁士人**韦尔德尔**参加演习。当这二十四万人集中在边境的时候,吉尔斯先生将到德国去同俾斯麦谈判。特别是对于老威廉来说,这次演习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将触动他最敏感之处。这样一来,形势就有可能恶化而引起战争。诚然,也可能一切都在私下里了结,因为吉尔斯决不愿意参与这样的轻举妄动。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请你注意这一迥非寻常的事件。

告诉施留特尔,我一回到伦敦,就看他的著作⁴⁵⁰。也许在这以前我就能见到老哈尼,那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对施留特尔有价值的资料。

衷心问好。28日我返回伦敦。

你的 弗·恩·

26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6年8月18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因为第一、没有任何特殊事件值得同你交换意见,第二、我要全力以赴地校订《资本论》的译稿^①,所以在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内我除了最急须回复的信件外,不得不基本上停止一切通信。现在我已结束了这项工作,剩下的只是极其繁重的看校样的工作了,这个工作随我赶到这里,赶到海边上。现在我终于可以补做一下搁置下来的工作,何况发生了一些值得一写的事情。

首先是关于夫赖堡判决。⁴⁹⁰德国的法官,尤其是萨克森的法官,看来还不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卑鄙勾当。他们的情况同国际时期埃卡留斯的情况一样。关于埃卡留斯,普芬德有一次说过:你们

① 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

还不了解埃卡留斯，他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比现在还要坏得多的人。萨克森人并不例外。德国的所有官方机构营私舞弊成风，而在小邦里还盛行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营私舞弊。那里的官吏全部或者有一半是世袭的，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死抱住自己的等级特权不放，所以到处（在法院、警察局、管理机构和军队里）都是兄弟和亲戚，他们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这样，大邦中通行的一切法规都看不见了，最难于置信的事情也都可能发生。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即在卢森堡，不久以前在泽稷岛以及在波拿巴欺诈时代的瑞士都曾见到过。我确信，只要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小邦的宫廷（即强盗头子）不再反抗俾斯麦，俾斯麦就会在那里推行这样的制度。在最大的一个小邦即在普鲁士本身，军官贵族和官僚贵族组成了一个小家族，他们为了自己真实的或虚构的等级利益，什么样的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

现在统治集团正忙得不可开交。老威廉一死，它就要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和动荡的时期，因此需要预先创立一个在它看来是尽可能稳固的局面。于是，便突然发生了疯狂的迫害，又因这个集团反对我们的全部活动迄今没有任何成效而怒不可遏；这种迫害就特别凶残；于是他们就盼望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动，以便能够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坐牢九个月的原因。

希望夏季旅行能使你身体强壮起来，使这九个月不致于影响你的健康。你的被迫隐居对党将是一大损失；诚然，那些恭顺的人最终一定会明白，他们的一切温顺不会使他们免于坐牢，但这一点未必能改变他们的本性，而所有那些使我们的群众难于组织起来，因而难于有组织地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东西，却使那些恭顺的人易于玩弄手腕，即以党的真正代表的身分进行活动。当他们知道你

在坐牢时，就更加会自命不凡了。那时许多事情将依靠李卜克内西，但他自己又依靠谁呢？两星期后他要到这里来，他一定会对我讲许多党的闲话，也就是说，他认为需要讲多少就讲多少。有一点你可以相信：我对整个德国运动的看法，对它所应执行的策略的看法以及对个别人物包括对李卜克内西本人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不过，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他，尽管根据经验我知道，我想说服他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充其量他在美国时将考虑我的意见，在那里杜西·艾威林也会不时地纠正他，使他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⁴⁸⁹。至于这次旅行在钱的方面能否取得成功，我是有些怀疑的。自从美国的运动真正成为运动以来，它就必然越来越不能成为德国获取经费的来源。只有在它是纯学院式的时候才能成为这样的来源。现在当英裔美国工人从昏睡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就要在口头上和报刊上支持他们刚刚迈出的还不稳固的几步，在他们中间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核心，而这就需要经费。虽然如此，这一次还是会搞到一点钱的。

美国人投入运动以及法国运动由于三个工人议员和德卡兹维耳事件⁴³⁸而出现新的高涨——这是今年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蠢事：这儿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儿是“劳动骑士”⁴⁹⁵。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事业照样前进，并将得到迅速发展。还会发生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那些旧政党的头子已经准备把正在生长的工人党置于自己的幕后操纵之下），也会犯一些极其重大的错误，但是尽管如此，那里的事业仍然会比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快。

在法国，罗什得到的十万零八千张选票⁴⁶⁸表明，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巴黎工人开始（而且是大批地）脱离激进派³⁴²。为

了巩固这一成果，巩固这个重新占领的阵地，我们的人已经把为罗什竞选而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变成了永久性组织⁴⁹⁶，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的工人的理论教师。所有这些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只有现在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才相信：他们从蒲鲁东和路·勃朗那里拾来的褪了色的破烂货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因此他们就容易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激进派掌握了一半政权的结果。如果政权全部转入他们手中，那末所有工人都会背弃他们，而且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

不管这一切^①，这里却依然停滞不前。甚至不能说，现在象欧文时代那样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宗派。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宗派。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起码是有自己的纲领和一定的纪律的，但是在群众中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它的首领们都是些竭力钻营的政治冒险家，而他们的报纸《正义报》则尽是胡说八道，说什么联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威力和作用。关于这一点，有时连善良的爱德也忘记了，他还不合时宜地引证这家报纸的话，这对英国**真正的**运动弊多利少；他在他那里未必能够了解到，《正义报》在这里对这一点利用到了何种程度。同盟²⁶⁶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莫利斯纯粹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空谈家，具有真正的善良意志，这种善良意志是如此善良，以致变成了一种罪恶意志，不愿意学习任何东西。他落入了革

① 此语出自弗莱里格拉特按照罗伯特·白恩士（也译“彭斯”、“朋斯”）的格律写的诗《不管这一切》。——编者注

命空谈的陷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品。巴克斯很有才能,也懂得一些东西,但是他仿照哲学家的样子自己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把它当作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从而招来了不少倒霉的事情。不过,这是他的一种幼稚病,将来会消失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过程正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艾威林为了糊口不得不尽力工作,他也不能学习很多东西;他是我经常见面的唯一的一个人。但是《资本论》^①英译本的出版将在这里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我必须就此搁笔,以便今天就能把信发出。现在是六点四十五分,茶马上就要送来,而最后一次邮班将在八时发出。好吧,祝你健康,不要对我的长期沉默进行报复,主要的是你可以相信,一切可能涉及你的闲话,都将在我面前碰壁。

你的 老弗·恩·

大约在28日以前我肯定在这里⁴⁸⁸,在这以后给我写信时最好寄到伦敦。

268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20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男爵:

狄茨的信奉还。⁴⁹⁷如果你得到保证,未经你事先同意,布洛斯

^① 第一卷。——编者注

不得登载任何东西，那末可以给他做些纯技术性的工作。顶多你到斯图加特去几天，把问题解决一下。这毕竟比你想到那里去半年要好些，因为那样的话，过三个星期你就会被驱逐出境，到那时布洛斯先生就真正不受约束了。你只需要在此期间监督得更严一些，使布洛斯得不到借口发表拙劣的东西。

当然，你可以在计划书中把我列入撰稿人之列；《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序言只要我一收到，我也乐意交给你去处理。它的篇幅不大。其他什么确定的东西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何况富于进取心的施留特尔想再版《住宅问题》，需要我看一遍原文和写篇序言，他还要再版波克罕的《极端爱国主义者》，我得写一篇波克罕的传略^①。你看，我用不着为工作操心，别人会替我找到工作。

你的计划——租一所单独的房子并把它布置一番——非常明智，不过你终究会发现，到哈罗的晚车开得太早，我倒劝你在别处再物色一下。话又说回来，哪里几乎都一样。

突然又进行疯狂的迫害显然与老威廉的死期临近有关。对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匪帮来说，他一死，一个动荡的时期就会开始，因此这些先生们就想尽可能地保证自己有一个牢固的地位，一方面是利用国内政策方面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是只要可能，就利用挑唆起来的暴动和日益增长的庸人们的恐怖。这帮匪徒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能使柏林也发生象阿姆斯特丹“揪鳗鱼”事件⁴⁹⁸那样的混乱场面。此外，还有普特卡默个人的恼怒，此人是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他把自己每一个失败的愚蠢举动都看成是别人对他这位大人物的侮辱。

^① 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

派尔希、彭普斯和莉莉于星期二去迪耳附近的瓦耳默尔，到罗舍老两口那里去了；今天应当回来，但到现在还毫无音信。昨天闷热极了，天色阴暗，雾气腾腾，今天天气却非常好。尼姆很健康，她向你衷心问好，我也向你问好。祝你妻子身体健康。

你们的 弗·恩·

感谢桑南夏恩，包裹（里面有我这里所没有的东西）错寄到瑞琴特公园路去了；我已告诉邮局，把它给我转来。⁴⁹⁹

26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6年8月20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爱德：

通过沙克女士转去的一封短信谅已收到。俄国人的调子降低了，阴谋活动还继续在暗地里进行，其目的首先是在亚洲（在土尔克斯坦和中国）反对英国。这样一来，今年战争的危险性就排除了。《每日新闻》记者所说的二十四万人现在未必调动……这一点让你知道一下。情况变化很快，我们的人带来的新闻常常太晚。可怜的男爵感到失望，因为你一个字也不写给他。

你的 弗·恩·

270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8月20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现在终于轮到给您写信了。我在搞完英译稿^①以前不得不停止写信。

现在,首先答复您3月10日的来信。

(1)结存的款子终于收到了,我开了双份收据。

(2)勒克西斯的文章^②已读完。他决不是一个傻瓜,但却是一个大骗子,他也知道这一点。

(3)《起源》。狄茨的做法又一次向我证明他在业务上是多么擅自行动,今后我要注意这一点。总的说来,事情获得了圆满的解决,这样书又出售了。⁴⁴⁸

(4)总委员会的呼吁书⁵⁰⁰。这些呼吁书我这里是否全有,只有当我的朋友们给我时间去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书信等物时才能知道。因此,暂时我还不能帮助您。

(5)关于宪章派的稿子⁴⁵⁰,我一回到伦敦,即在本月28日以后,就能看完。关于几个有疑问的地方,我也许有机会向我们的老哈尼请教,他现在大概在伦敦。《莱茵年鉴》上的那篇文章是维尔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威·勒克西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编者注

特写的，您可以指出他的名字。

6月8日的明信片。方便时您可以把赫斯遗著中的书信寄给我，不过其中除了胡言乱语恐怕不会有什么东西。极可爱的莫泽斯在1848年以后脱离了当前一切运动，只是有一个时期在施韦泽的领导下稍微“拉萨尔主义化”了一下。

8月16日的来信。《住宅问题》我乐意看一遍。总的来说，这篇东西可以按照原来的样子（我可以根据记忆来判断）刊印。需要一篇简短的序言。

再版《极端爱国主义者》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克罕，我将给它写一篇波克罕的传略^①。但是这本书同《住宅问题》一样，我这里只有一本，而这两本书大概都需要有注释，因此您如再给我各寄一本（寄往伦敦），那我将非常感激。

附去给爱德的一封短信，请转交给他。

您的 弗·恩格斯

271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23日[于伊斯特勃恩]

因为你来信说星期六给我寄来信件等等，所以我要告诉你，无论是星期六，还是昨天，或者今天（星期一），到晚上七点止，我什么也没有收到，而我指望起码能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

^① 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来信说,他大概在本星期内来到。为了接他,我将去伦敦一天,行前会写信告诉你。

尼姆和我向你的妻子问好。

你的 弗·恩·

272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2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早晨你寄到的一大捆书信真把我压坏了,压碎了,碾碎了,难住了。我正竭力想找出个办法来回答这些信。十分感谢!

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他可能明天就动身经符利辛根直接去伦敦。我每天都在等待更确切的消息;我一知道他到达的日期,就去伦敦一天把他接到这里来。我不想给他买木架〔Esel〕了——他在轮船上没有木架也能写东西。难道他想一直晕船吗?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头驴子〔Esel〕^①能抗得住晕船。

12日或13日老贝克尔想从日内瓦跑到伦敦来找我。

沙克老太婆和威士涅威茨基夫妇说好在9月中旬到伦敦。

要是再加上肖莱马和拉法格夫妇也来(8月16日我接到肖莱马从科摩湖畔贝拉焦寄来的明信片),那就要忙乱一阵了!

^① 双关语:«Esel»有“驴子”和“木架”两个意思。——编者注

我们将在这里呆到9月4日(下星期六)。⁴⁸⁸

尼姆和彭普斯夫妇以及我向你的妻子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73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8月2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劳拉：

今天早上从伦敦转来了你20日的来信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信件和报纸。因此，我今天所能做的只是给你寄去一张**十五英镑**的支票。

老贝克尔写信说，他将在9月12日和万-科尔夫妇到这里(伦敦)来。

吉约姆-沙克女伯爵(她一个月以前还在这里)来信说，她将和威士涅威茨基夫妇(男的是俄国人，女的是美国佬)在9月15日前后来到这里。

李卜克内西来信说，他明天可能动身到伦敦去。等他一通知我他到达的日期，我就去伦敦，趁爱德华和杜西还没有出发⁴⁸⁹去看看他们，同时接李卜克内西到这里来住几天——我们将于9月4日返回伦敦⁴⁸⁸。

我高兴地看到，维埃尔宗事件⁵⁰¹也象德卡兹维耳事件⁴³⁸一样被利用了起来。

前几天收到了肖莱马从科摩湖畔贝拉焦寄来的明信片。
尼姆、彭普斯夫妇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74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25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男爵：

你的信到达奥芬巴赫将正好及时，因为李卜克内西在26日晚间才从勃斯多尔夫动身；就是说，如果象他以前信中所说是取道符利辛根的话，他27日到奥芬巴赫，29日中午一点四十分才从科伦动身。

这样，我就在星期天^①晚上九十点钟之间到伦敦，希望在当天晚上就能见到你们。我建议李卜克内西一到就立即坐马车到我那里去——他还需要什么呢？

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晚上看一看有没有我的信，特别是**伦敦联合银行**的来信，并把这些信件转寄给我，使我能在星期六再办理一些事情，那我将非常感激。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8月29日。——编者注

275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考茨基：

李卜克内西将于星期一^① 抵达你所指定的车站（取道符利辛根），而如果没有收到你的信，则将抵达霍耳博恩车站。因此，不需要给他出什么主意了。如果他在车站谁也找不到，他会乘马车到我那里去的。

我将于星期六下午，至迟在晚上，到达伦敦，尽可能于四五点钟到瑞琴特公园路。星期日哈尼大概会到我家去。详情面谈。如果星期五你在我处看到有联合银行的信，并能在五点三十分以前把它寄出，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请把信留待我到之后处理。其他一切照此办理，不必着急。

向你的妻子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8月30日。——编者注

27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9月6日[于伦敦]

《资本论》译本^①将在伦敦培特诺斯特广场威·斯旺·桑南夏恩和劳里公司出版。已印出二十三个印张，全部稿子都在印刷所。可惜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能够找到那篇文章，不然的话，我就能够告诉你一些更详细的情况。⁵⁰²你大概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就能看到李卜克内西，他已在前天乘“塞尔维亚号”轮船出发了。⁴⁸⁹一俟我处理完最迫切的工作（在本星期内才能完成），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弗·恩·

277

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

汉堡

[草稿]

[1886年9月1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们：

我不得不毅然驳斥你们9月9日来信中所提出的责难。⁵⁰³

① 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即使考茨基和接受了他的意见的狄茨是由于你们向我提出了建议才想起要编一本类似的选编，那你们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因为你们在5月15日的明信片中告诉我：

“我们应当坦白承认，**没有**您的参加，我们就**不**实现我们的想法”。

既然你们已经放弃，那他们就绝对有权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这方面要受到某种责备。

何况上述揣测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关于出版这样一种选编的必要性问题，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谈论多年了，而且对于实现这个计划也不止一次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准备。特别是我知道狄茨从他创办企业的那一天起就有这个想法。当我同考茨基谈起你们的建议的时候，他表示拒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已经在与狄茨的通信中商谈一项与此完全相似的计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已同狄茨有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不得不拒绝其他人的任何类似的建议。我在回信^①中已**尽我之所能**向你们透露了这件事；当时我没有权利再多说一些。事实上，你们给我写信的时候，事情有了相当的进展，考茨基动手选编前几册（关于马克思的），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可见他无需来自你们方面的任何推动。

至于狄茨正是在现在登出广告，那也决不是由于你们给我的通知而引起的。关于这个通知，据我所知，狄茨甚至根本不知道。唯一的原因是，狄茨由于夫赖堡的判决⁴⁹⁰而不得不把他已经着手进行的许多工作促进一下，以便使这些工作在他六个月的监禁期间不能亲自督促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进行。

在商务方面，对这种基于不充分的消息而匆忙提出的指责，我

^① 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已经听惯了。这是德国庸人习气的表现之一,由于这些庸人习气,德国人在商业界中几乎起不了真正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应当承认,这样的举止来自你们这样有声誉的公司,真使我有些惊异。

顺致敬意。

27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6年9月13—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³⁵⁶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只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兼并亚尔萨斯等等,他们已成了欧洲的主宰,而马克思早在1870年就对国际谈到过这一点^①。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战争以来各国都实行了(俄国是在1874年)普鲁士军事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称的强大军队需要十至十二年。现在,这样的军队俄国和法国也都有了,因而现在可以动手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军队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现在对政府大施压力,迫使沙皇^②不得不克制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感,而提出两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者同法国结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麦赞同俄国的东方政策。俾斯麦和威廉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抗击俄国,那就或者导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战,或者由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同虚无主义者结成同盟而使俄国革命不可避免；要么是向俄国让步，那就要出卖奥地利。俾斯麦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这一点我认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之不能相容现在暴露得非常明显，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德意志帝国由于以普鲁士为基础而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一事件在冬季结束之前暂时还能多少掩盖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胃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这样有利的机会他们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如果俄国人一旦占领了保加利亚，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例如德奥英联盟）阻止他们，那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俾斯麦大声疾呼，要英国必须采取积极反俄的政策，《**旗帜报**》根据他的指示现在几乎每天叫喊，说什么**英国**应该防止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至于结局如何，即谁将成为胜利者，这是不能预言的。德国军队无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挥，但它只是许多军队中的一支。奥地利人的力量在军事上（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指挥）也难以估计；他们拥有最好的士兵，但老是吃败仗。俄国人一贯陶醉于自己庞大的（纸上的）兵力；他们在进攻方面极其软弱，但在保卫本土方面却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最大弱点，除了最高指挥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挥大部队的有能力的军官；这个国家造就不出这样多有教养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即使不是卖身投靠，也是一贯很糟糕的。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发展，不容许在本国实行一年制志愿兵这样的制

度,再加上法国资产者(就个人来说)又根本不爱打仗,所以,他们也感到缺少军官。最后,除了在德国人那里以外,新制度无论在谁那里都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所有这些大国,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是难以估计的。关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将被任何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但是,在世界大战中,这些大国将怎样互相结合或互相对抗,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英国(它的舰队以及它的巨大的辅助资源)的威力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日益增长,如果它在开始时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备,那末到最后,一个六万人的英国军团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所有这些估计都是以各国内部一切不变为前提的。不过在法国,战争会使革命分子上台执政;在德国,打败仗或者老头子^①死亡会引起整个制度的急剧变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各交战国的重新组合。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

不管战争是否发生，至少已经使德国庸人从昏睡中惊醒了，而且他们终将再次被迫积极参与政治。由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和半封建基础上的现代普鲁士波拿巴主义之间，还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所以，如果德国资产者最后将再一次被迫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反对现存制度，使事情哪怕稍微前进一点，那对我们只会有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才如此迫切地等待着国会新的例会的召开。我现在连一份德国报纸都得不到，如果你能够不时地把那些报道重要会议，特别是报道对外政策的德国报纸寄给我，这将对我的一个很大帮助。

李卜克内西也谈到很多关于俾斯麦向俄国人屈膝⁵⁰⁴因而在德国引起愤慨的情况。他在伊斯特勃恩海滨我那里住了几天，非常乐观，象往常一样“一切都好得很”。由于右翼先生们已经不再制造任何重大的争吵，并且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所以李卜克内西又能够讲得非常革命，并且尽可能扮演最坚决的角色了。我已十分明确地向他暗示，对这一事件我所知道的也许比他希望我知道的还要多些，但是由于他已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不采取十分热诚的态度。关于我同他的谈话，他给你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因此也就不能对此负责。

9月14日

我又一次被打断了，但我尽量在晚邮班之前把信写完，好让你至迟在星期四早晨收到这封信。匈牙利议会日内也要开会，那里

关于保加利亚事件的谈论不会少。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把俄国逼走，那时革命就会在那里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会参加到里面去，但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马克思总是很有把握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不知道有谁能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他说，在俄国，旧制度一旦崩溃（是谁使它崩溃的无关紧要），议会一旦召开（是什么样的议会无关紧要），俄国的侵略政策就将完结，因为那时国内问题将压倒一切。而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垮台，它给予欧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德国将首先感觉到。

李卜克内西的船昨天早晨三点钟到达纽约，艾威林夫妇已经早几天到了那里。⁴⁸⁹ 如果那里也象此地这么热（我这里午后四点钟室内是摄氏二十五度），那他们发表演说时就得出不少汗。

法国的情况依然很好。在德卡兹维耳⁴³⁸ 经受过考验的鼓动方式，现在在维埃尔宗那里的罢工⁵⁰¹ 中又一次被使用着。当地人瓦扬在那里起着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激进派³⁴² 在巴黎象俾斯麦在德国那样，正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自己搞欺骗活动的交易所里陷得很深，而克列孟梭尽管他本人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同这一类人仍然发生了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不可能完全使自己置身于这一事件之外。这样一来，他和那些迄今一直靠拢激进派的工人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深，而他所失掉的也就是我们所赢得的。我们的人在很巧妙地进行活动，法国人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使我感到惊奇。这正是他们过去所缺少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这一点，而且是在真正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这一点，这种传统在法国是不言自明的，那里丝毫没有我们的盖泽尔分子和菲勒克分子身上所充满着的那种庸人的疑虑。即使实行按名单选举²⁹¹，我们在法国

下一次也将取得重大的成就。正因为法国和德国一切都干得这样出色，正因为几年来平静的**内部**发展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帮助下必将大大地促使我们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并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历史怎能管得了这些呢？它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

有一点你们可以向法国人学习。五十年来在那里的所有革命者中间有这样一条守则：被告**拒绝**向预审官**作任何供词**。预审官有权发问，而被告则有权不作答复，不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有罪。大家永远公认，任何违背这一守则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半叛变行为，这在所有审判中都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以后在公开审理案件时，想说些什么始终是自由的。要知道在预审时，官方总是伪造被告供词做成记录，然后千方百计诱使被告签名。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

你的 弗·恩·

27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9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伦敦⁴⁸⁸——还是老样子，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做。上星期，我校阅了考茨基编的《资本论》德文提要^①，这本书

① 卡·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编者注

是很需要校阅的。另外还有两份稿子在我的抽屉里已放了半年多了。想在这星期把它们搞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校样^①隔很长时间才来一批，否则我就不能很好休息了。无论如何，我现在要完全停止做这类工作，否则我就永远无法着手我的主要工作。

杜西和爱德华乘坐的“芝加哥号”轮船于10日到达纽约，李卜克内西乘坐的“塞尔维亚号”轮船，现在也该到那里了，因为船是9月4日起航的。他们既要旅行又要演说，任务是很艰巨的。⁴⁸⁹李卜克内西在伊斯特勃恩和我们一起住了四天；他胖得厉害，挺着个大肚子；美国佬无疑会使他的肚子小一些的。在其他方面，他象往常一样很愉快，很自信：“一切都好得很”。

我曾经写信告诉过你，8月18日前后我收到了肖莱马从科摩湖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管怎样，现在他很快就要到达巴黎，他曾保证要从那里把你带到伦敦来，如果可能的话，也把保尔带到伦敦来。我衷心希望他能做到这一点；尼姆已经在忙于考虑一些必要的安排，其实这些安排是不需要花多大气力的。我希望对保尔的审判⁵⁰⁵不致妨碍他到这里来；他喜欢去买一先令六便士一条衬裤的那家老铺子仍在那里，这也许对他具有吸引力。如果他不能脱身，那你也一定要到伦敦来休息，再来看看你这里的老朋友。你知道迈耶尔曾经说过：“当她走进房间里的时候，就象升起了太阳”——那么就让太阳在伦敦的上空再一次升起来吧！

尼姆在伊斯特勃恩照了相，相照得很好，已付过钱，这也许是照片到现在还没有寄来的原因。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08页。——编者注

请向保尔致谢，感谢他给我写来关于酿酒业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证实了而且**充实了**我从其它方面听到的情况。在现今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葡萄虫竟破坏了拉菲特堡、拉格朗热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名酒的生产，了解到这个情况是令人称快的，因为我们会欣赏这些名酒，却搞不到，而犹太人和暴发户能搞到这些名酒，却不会欣赏。如果这些名酒因而再也无法履行自己的天职，那就让他们的生产遭到破坏吧；当民众的盛大节日需要这些名酒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很快就会恢复它们的生产的。

摩尔在1870年致国际的宣言^①里说过，亚尔萨斯等地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主宰，现在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一点。俾斯麦不得不完全屈服，俄国的意愿必须实现。⁵⁰⁴关于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和平的保卫者，不经它的允许谁也不准放一枪的梦想破灭了。现在德国的庸人发觉自己是沙皇的奴隶，就象当年普鲁士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那个时代一样。现在他们和俾斯麦冲突起来，其实俾斯麦只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德国，不仅庸人们，而且军队中的怒火也很大。李卜克内西说，1866年以来，对政府的行动还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愤激的情绪。但是，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我将对此感到遗憾。当然，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也象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最终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但是，这样一场战争毕竟会推迟我们的胜利，所以另一条道路要稳妥些。不过除了俄国爆发革命，几乎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只要亚历山大^②听命于泛斯拉夫主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义者，这便是极少可能的。事实上，吉尔斯对俾斯麦提出的决定性论点就是：我们处在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如果我们保持和平，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宫廷政变就将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应该向君士坦丁堡推进，这比俄国革命对你们，俾斯麦和威廉，害处要小些。今年冬天会见分晓，所以我一定要在明春前把第三卷^①准备好。

最近，巴克斯到我这里来过几次，莫利斯也来过一次。巴克斯看到他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不需要发表直接放弃自己看法的声明就能摆脱困境的话，他早就摆脱了这种困境；不过毫无疑问，他是能找到某种出路的。莫利斯是一个定了型的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人每星期定期地和他见两三次面，就能很容易把他管好，可是谁有时间这样做呢？而如果你把他丢开一个月，他一定会迷失方向。即使有时间，难道值得为他找这样的麻烦吗？同时，海德门正在日益巩固他政治活动的地位，因为他有一定的纲领和一定的政治活动路线，而莫利斯看来对这两者都是反对的；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辩论俱乐部。在这一片混乱中，我期望《资本论》^②英文版提供主要的帮助。有二十三个印张已印出并经过校订，但印刷所出了什么毛病，我没有收到任何新校样，而且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因为桑南夏恩度假去了，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天气很好，但愿你来时天气还这么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第一卷。——编者注

28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9月16—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时间来给你写信。《资本论》译本^①的校样(校三次)使我紧张了好几个星期,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干,现在校样又大包大包地送来了。每星期要交出六个印张(也就是说每星期要看十八个印张),并且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全部校完。结果如何,等着瞧吧。而对我来说,热闹的时候就要开始啦,因为明天老贝克尔要从日内瓦来我这里作客,下星期肖莱马,可能还有拉法格夫妇,也都要来。此外,从瑞士还要来一些客人。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写信,我知道以后就再也写不成了。

多谢你为采访记者^②的事出力。这是最后一个了。现在,他既然食了言,那我就有理由把他们全都轰出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兴趣跟这一类撒谎者纠缠的话。你说得对,我完全用不着抱怨:这个人至少就他个人来说是力求做一个正派人的,对于他所干的蠢事不能归罪于他,而只能归罪于美国资产阶级。⁴⁸⁷

在纽约,看来是有相当的一帮人在操纵着党⁴⁴³,而《社会主义者报》则是一个不应该如何办报的典型。不过,狄慈根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⁵⁰⁶我也不能赞同。他有他的特殊的做法。如果

① 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② 麦肯尼斯。——编者注

有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些褊狭，那末狄慈根就要竭尽全力并且往往是过分地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因为纽约人举止卑劣，他就突然站到了对立面一边，并且想把我们都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时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在关键时刻他毕竟不应当忘记他的全部辩证法。不过他这个毛病大概早已好了，并已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我并不替他担心。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工人也避免不了；工联、社会主义者、“劳动骑士”⁴⁹⁵等等队伍中的混乱局面还要继续存在一个时候；他们只有在使自己受到损失以后，才会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主要的是他们已经投入了运动，事情一般说来已经有了进展，坚冰已被打破，而且现在一切将迅速（比任何地方都要迅速）前进，虽然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他们所特有的、从理论观点看来几乎是荒唐的道路。

你的信到得太迟，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就布鲁克斯的事情同艾威林商谈。⁵⁰⁷我在8月30日那天见到艾威林一共才几个小时，你的信我留在伊斯特勃恩了。不管怎样，此后你已经在纽约见到了他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阿道夫^①看来又同他的合伙人罗彻斯特的经纪人拆伙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了;希望他不致遭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遭到的损失。

所缺的几期《今日》,日内一收到即给你寄去,《公益》也给你寄去。直接订阅这些报刊是不可能的。法国的报纸我从巴黎一收到就寄给你;我已经从伊斯特勃恩给你寄去了几份。不过,《社会主义者报》你是可以从那里收到的,编辑部和发行部的地址是:巴黎新月路17号。该报是一种周报。国外订费连邮资在内是半年四个法郎。这个报纸我自己经常不能按时收到,常常要写信去问,而我是需要把它保存起来以备查阅的。

我也把《资本论》译本^①多余的几张校样给你寄去,让你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译文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你的健康日益好转;我从**外表上**看还相当健壮,不过由于一个器官有毛病,三年来一直使我行动不便,有时很厉害,通常比较**轻微**,因此很遗憾,我已经不适合于服兵役了。

一旦译本搞完,我就要首先处理掉强加给我的一些次要工作(校订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特别是译稿),并且不允许再给我**任何新的**工作,以便再着手搞第三卷。这一卷已经由我口授誊写完毕,但是还需要进行整整半年的紧张工作。这个可恶的英译本使我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但这是绝对必要的,我并不对此感到懊悔。

9月17日

校样已于昨日寄出,9月18日以前的《公益》今天就寄,而《今日》我还得先收集一下。

这里的运动仍然一方面被冒险主义者(民主联盟²²⁹)所操纵,

^① 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另一方面被幻想家和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所把持；群众还远远地站在一边，虽然这里也看到了运动的苗头。但是还要过一个时候，群众才能开始行动，这样也好，因为真正的领袖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在德国，我觉得在**资产阶级**当中终将再次爆发某种运动，他们胆怯的停滞状态对我们是有害的。一方面，近在眼前的王位^①的更迭必将动摇一切；另一方面，俾斯麦对沙皇^②的卑躬屈节甚至会是最昏睡的瞌睡虫都唤醒过来。⁵⁰⁴ 在法国，情况是很好的。人们正在学习纪律：在外地是从罢工中学习，在巴黎是从反对激进派³⁴²中学习。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81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片断]

1886年9月17日[于伦敦]

……[谢谢]^③ 您，我搁置了您的稿子^④，而您却[对我]十分容忍。《资本论》^⑤ 英译本一搞完（我希望在10月份），您的稿子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③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

⑤ 第一卷。——编者注

就是我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历书》我已找到，所缺部分一定补上。⁴⁴⁷

忠实于您的 弗·恩·

28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想此刻你正在陪审法庭，注视着对保尔的审判。我希望审判的结果是他被宣告无罪。⁵⁰⁵同时，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迈斯纳今天早晨寄来了一张上个季度卖书的账单，在扣除了第二卷^①的全部费用以后，我们能得到二千六百马克或约一百三十英镑的结余。这样，你将分到四十多英镑。我已请他把钱寄来，收到以后，我就把你那份钱用支票寄给你。第一卷卖出三百二十册，第二卷卖出一千二百六十册。

英文版^②在新年以前未必能出版。桑南夏恩好象有更急迫的东西要印，而且就在推迟印我们那本书的那家印刷所里印。事情在进展，但相当慢。

我收到了杜西到达纽约后写来的信。⁴⁸⁹她旅途上十分愉快，但她对在船上遇到的那些活生生的美国资产者相当失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她对美国的热情，然而却使她对美国生活的现实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有了思想准备。

老贝克尔上个星期一直和我在一起；他很愉快，但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下星期二^①要到巴黎去，并希望在那里见到你们。他向你们致最热烈的问候。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人，七十八岁了，但还能完全跟上运动的步伐。

这里没有肖莱马的信息。你到伦敦来的事情怎样了？如果你还需要做出决定，那末在今天判决以后，你就可以做出决定了。但即使又要把保尔送到珀拉惹^②，也不会那么急；他们肯定会给他几个星期的时间的，因此，你和他还是可以到这里来一下。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283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6年9月25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受李卜克内西的委托，把他临走前留在我这里的一张一百马克的德国国家银行的银行券寄给您，银行券的号码是1236179d，柏林，1883年9月3日。此外，他允许我希望您大概在12月到这里来，在我这里同他见面。如果这事能够实现，我们大家都会十分高兴。我希望您会喜欢住在我这里，您在我家里会象在您自己家

① 9月28日。——编者注

② 圣珀拉惹是巴黎的一个监狱。——编者注

里一样。

根据我们迄今听到的消息，我们的朋友们^①的旅行是非常成功的。⁴⁸⁹

向您和您的孩子们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8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首先附去四十二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的支票一张，是迈斯纳一百二十八英镑汇款的三分之一；希望你能顺利收到并换成现款。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不能在目前天气很好的时候到这里来，但是如果你确实怀念伦敦的雾和我们美丽的冬天，那末你的愿望也可以得到满足。尼姆保证随时接待你，在圣诞节或其他日子都行，如果我们同时还有别的客人，她也保证接待他们。就这样决定了吧，这次可不要使我们失望。

我还寄给你两份《人民报》^②，阅后请退还，因为那是爱德华的报纸，他回来时要到这里来取的（他不在时，他的报纸等等东西都由我代收）。从这些报纸中，你可以看到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这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

②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是摩尔对拿破仑^①的是共和制的还是哥萨克式的这个二难推论的解决⁵⁰⁸——在纽约和在巴黎一样繁荣。第一次恐吓尝试来得那么快，而且手法是那么笨拙，这是他们的造化。

保尔把巴黎判决看成是工业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迹象，这恐怕是夸大了它的意义。⁵⁰⁹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已。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的经验。

无论如何，这次判决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表明向前跨进了明显的一步。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下述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一个怯懦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牺牲自己总的阶级倾向，去换取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暂时利益。可是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如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级，是不能够轻易这样做的。从这里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尽管有时也使用暴力和镇压，但总的来说，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的。英国格莱斯顿的各次选举改革和法国激进主义的进展就是例证。这次判决是一个新阶段。所以资产阶级在为它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们工作。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且还要在第一个邮班的时间内给杜西写一封信。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8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6 年 10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所以今天写信给你，是由于我同约翰·菲利浦·贝克尔老头子进行了谈话。他到这里来看望我，在我这里呆了十天，现在大概已经经过巴黎（他在那里得知他的女儿突然去世！）回到日内瓦了。我十分高兴，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勇士。他虽然身体变得衰老了，但仍然很愉快，富于斗争精神。这是《尼贝龙根之歌》中所塑造的我国莱茵—法兰克地区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同提琴手福耳克尔一模一样。

我早就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①，现在又从他那里得知，你和其他一些人也鼓励他这样做，并且他本人也很愿意，

^① 见本卷第 391 页。——编者注

甚至已不止一次地动手写过，但是已发表的一些片断没有受到真正的鼓励（《新世界》就是如此，几年前他曾经给这家杂志寄去过几篇非常好的东西³⁹⁷，但是李卜克内西通过莫特勒告诉他说，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文艺性”不够）。对他说来，更大的障碍是他必须靠给维也纳写通讯来维持生活，每星期收入二十五法郎。为此他必须阅读大量报刊，而由于他在巴黎搞发明创造时发生的爆炸使他的视力减退⁵¹⁰，所以只此一项工作就超过了他力所能及的限度。因此，我答应他就这件事情首先写信同你和爱德谈谈。

我认为，党既然在财力上允许（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话和从苏黎世得到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那它就应该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起码是部分地负担这位老战士的生活费用，而不要让他为了每星期挣二十五法郎累瞎了眼睛。贝克尔每月从万-科尔那里得到二十五法郎，从巴塞尔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同样的数目，我也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五英镑（合一百二十五法郎），合起来是每年一千一百法郎。他们两个人寄给他的钱数，我可能搞错——也许他们每人只给二十法郎；那样的话，总数就是九百八十法郎。这样一来，党需要贴补的钱数就不会很大，通过私人捐助大概很容易就能凑够这个数目，所以党的财务处就只起一个付这笔款子的中间人作用。究竟需要补助多少钱，最好爱德能同老头子本人共同确定下来。

如果这件事能够办成，他就有时间去写或口授他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地对我们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样也就给“人民书店”^①提供了一本极为珍贵的畅销书。我认为这项工

^① 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

作是很需要的，否则老贝克尔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带进坟墓里去，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事实将保存在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庸俗民主派等的记忆中并由他们叙述出来。此外，老头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在1849年的运动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指挥员。他用自己在瑞士军队中学到的那种并不高明的战略和战术，比所有巴登军官和普鲁士军官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且他在政治上坚决执行了正确路线。他还是一位天生的人民统帅，具有惊人的冷静的头脑和罕见的善于指挥新部队的才能。

本来我打算先写信给爱德谈谈出版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接到他的回信以后就可以把许多东西谈得更肯定些，但是可恶的夫赖堡判决⁴⁹⁰随时都可能把全部计划打乱，因此我立即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过问这件事情的话，请告诉我，当你吃官方伙食^①的时候，我应该找谁接洽，进一步办这件事。对李卜克内西，老头子不太信任，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虽然他回来时我还要同他谈一谈；但是既然他不在，那就应该另外有人现在就把这件事抓起来。

就此搁笔，好让此信今天就能发出。我不能饶恕那些法官，因为判决使我失去了你来访的机会，使你不能到巴黎去。不过，明年夏天你也许能够在选举之前到这里来，和我一同到海滨去，以便在运动之前使你的身体更结实些。在你被监禁期间，能否通过某种方式同你保持联系？

英美报刊对待李卜克内西和艾威林夫妇相当有礼貌，甚至出

① 指坐牢。——译者注

乎意料。⁴⁸⁹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8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6年10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带着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读完了你三页深思熟虑的议论，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当我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你的结婚一事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如果所有无产者都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時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你会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请向你的新娘^①转达我最衷心的问候，并望你拔起双腿赶快跳进新房。

但是，现在已经四点钟了，而信必须在五点半以前发出。因

^① 雷吉娜·沙特奈尔。——编者注

此，现在来谈正题吧。

老贝克尔到这里来过，关于他必须把他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的问题，我们谈得很多。我本人，据他说还有其他一些人，曾不止一次地鼓励他做这件事，但是他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维持生活，他给施奈贝尔格办的维也纳的《通讯》写稿，每星期挣二十五法郎，为此他必须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这把他的精力和衰弱的视力消耗净尽，使他不能再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说，首先应该使他能够生活下去，并能够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写回忆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万-科尔每月给他二十五法郎，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每月也给他这样一个数目。共计一年是六百法郎。我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五法郎。总共是一千一百法郎。其余的数目，只要党有力量，我认为，应该由党来负担，而据李卜克内西说，党是有这种力量的。实际上，党甚至有责任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负担这位老战士的全部生活费用。但是，我认为，所差的几百法郎在生活宽裕的党员中间筹集是不难凑齐的，这样，党本身就只起一个定期付出这笔款子的中间人的作用。

回忆录本身对“人民书店”^①来说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出版物，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这会是一本——根据几年前发表在《新世界》上的一些片断来看³⁹⁷——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这件事他着手得越快越好，因为他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有时他的唠叨劲会超过他分辨重要与不重要的

^① 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

能力——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

昨天我写信给奥古斯特^①谈了这件事。我本想先写信给你，听听你们从出版社的角度对这件事的意见。但是，因为他不久就要去坐牢⁴⁹⁰，所以不能错过时机。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由一个**三十年代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持我们观点的参加者**来描述这些事件，是绝对必要的，它将使1827—1840年这一整个时期得到新的阐明。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¹⁴⁴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写信给奥古斯特说，关于需要补助多少钱和关于出版条件的细节，最好是（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通过你同贝克尔亲自谈妥。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在给奥古斯特的信中我暂时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到它），就是这笔钱应当干脆看作是抚恤金，而不是稿费支出。有些“领袖们”可能会要求作为稿费支出，这是对一位老战士吝啬的表现。因此，我还建议，这项补助尽量通过私人捐助来筹集。这样一来，那种要求便自然不能成立。

如果一切办妥，你要同贝克尔洽谈书的出版问题，那你可以不去考虑他关于书的销售等等、关于计划等等的意见。对于组织销售被查禁的书籍，他还是四十年代的那一套旧观念，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大生产的方式来办理的。

总之，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并把意见告诉我。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保加利亚人目前的确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如果他们再坚持八天至十天，那末或者是他们取得胜利，或者是俄国人竟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而对他们采取行动。⁵¹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土耳其人**的统治造成的，土耳其人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氏族机构的残余，而帕沙们的巧取豪夺也只是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反，在八十年前就已摆脱了土耳其人压迫的塞尔维亚人，仰仗奥地利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僚机构和相应的立法，破坏了自己旧的氏族机构，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保加利亚人的欺侮。如果让保加利亚人有六十年的资产阶级发展（这反正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和官僚统治，那末他们也会象现在的塞尔维亚人一样，处于非常可耻的地位。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于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氏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

在目前的局势下，我的看法如下：

（1）只要南方斯拉夫人还**反对俄国**，就要支持他们；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同欧洲革命运动**一致**行动。

（2）如果他们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即无论如何要吞并现在仍受土耳其人统治的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他们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俄国帮忙，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走一条路。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这些先生们就象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以及特里延特人等等一样，只好等待时机。此外，对土耳其人发动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目前情况下，都只会使那些获得胜利的小民族——它们只有依靠俄国人的帮助才能获得胜利——或者立即处于俄国的压迫之下，

或者不可避免地彼此厮打起来 (请参看巴尔干半岛的语言分布图)。

(3) 不过一旦俄国爆发革命, 这些先生们就可能为所欲为。但是, 那时他们也会看到, 他们是对付不了土耳其人的。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287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6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告诉你, 我们的朋友贝尔福特·巴克斯月底可能去看望你们。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青年, 很有学问, 特别对德国哲学很有研究, 会讲德语, 但在所有政治问题上却是幼稚无知的, 这可能会引起悲观失望, 在《公益》上这种幼稚无知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 他和艾威林是这里“有教养的人”当中唯一不仅办事认真而且能学点东西的人。

考茨基想必已把此地结婚手续的法律细节告诉你了。希望你一切顺利。

关于贝克尔的事, 奥古斯特来信说, 他已委托你去同老头子把事情谈妥, 希望你已经给他(老头子)写了信, 因为他很关心这件事。奥古斯特来信说, 贝克尔现在已经得到党的每年二百法郎的补助了。我知道, 我在开列他所得的款项时忘记了一笔——就是

这一笔。我要提到这一点,以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贝克尔对我隐瞒了这件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察柯夫分子在索非亚所散布的传闻属实⁵¹²,那亚历山大三世就可能悄悄地把他那丢尽脸皮的考耳巴尔斯撤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将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⁵¹³(1839年,见路易·勃朗《十年》一书,此条约载于该书最后一卷)的修订版。这样一来,黑海就将归他所有,而且一旦他想要,君士坦丁堡也将是他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奥地利和英国分别攫取了土耳其的一部分土地波斯尼亚和埃及,从而在君士坦丁堡表明,它们同俄国人一样对土耳其来说都是一群强盗。正是为了这个,爱好和平的格莱斯顿才去炮击亚历山大里亚港,并且在苏丹打起仗来。⁵¹⁴——不过,这件事并不完全可信,也可能还没有正式做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要注视这方面的新消息。要知道,即使这是真的,奥地利也会拚命掩盖事实真相,以免到俄国人真的开始准备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才被迫出兵,就是说,那时已经晚了。

同时,亚历山大看来真的发了疯(据说他把一个副官当成虚无主义者枪毙了),而老威廉恐怕也活不长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革命,即使它从宫廷政变开始也好;这个革命立即会使整个混乱局面得到澄清。

你的 弗·恩·

288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有点象过节似的，就是说没有校样^①，几篇序言也可以说已经搞好了。借此机会给你写封信。校样现在已看到第四十印张，或者说德文第三版的第六百四十四页。但是校样又不寄来了，否则我今天又要忙于看校样。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行文要做相当多的改动，因为最后那一部分稿子在催促下交付印刷所时还根本没有定稿。在文字修饰方面，赛姆·穆尔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好帮手，他在这方面目光非常敏锐，人也十分机灵。我把这个工作搞完时，会十分高兴，因为我现在根本做不了别的事情，而在我的书桌上大约还有五部著作在等着我呢。

我坚决希望你不要再把你的旅行推迟到另外一个日期，这个日期从气象学角度来说可能雾会少一些，但却使我们两人处于新的无法确定的迷雾之中。肖莱马到达这里的时候完全精疲力尽，由于消化不良（我认为，他是极端厌恶自己的祖国）在家躺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情绪一直非常消沉——从那时起，我没有得到过他的片言只语。

随信附去我们远涉重洋的旅行家们^②的两封来信；请你为我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② 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编者注

保存,等你来这里时带来,或者先寄还给我。他们昨天在普罗维登斯(罗得岛),现在正在从新英格兰去大湖途中,明天将在半路上,即在哈德逊河上的沃耳巴尼和特洛伊(纽约州)逗留。⁴⁸⁹ 在新英格兰的各工业区,新闻界对他们可以说作了热情的接待,从而表明不仅新闻界是依附于工人的,而且工人们对社会社会主义显然抱有同情。这一点以及我们的人给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造成的良好印象,使我十分高兴,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即将到达芝加哥,那里的资产者在一个半月以前好象要在他们到达时叫警察制造紊乱。但是在东部各州社会舆论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未必会采取这类行动。

维也纳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案纯粹是警察当局一手炮制出来的。⁵¹⁵ 其最好的证据就是自动燃烧瓶。有人命令一些可怜的糊涂虫把这些燃烧瓶藏在木材堆置场里,以便烧毁它们。装有硝酸的瓶子用蘸了硫酸的棉花塞住瓶口。硫酸渗下去,一接触到硝酸就会引起爆炸和火灾!! 因此,正是唆使无政府主义蠢驴们去干这个阴谋的警察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使这些燃烧瓶根本不致为害。但是,反无产阶级的现代法学在那里——正如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将会找到办法判他们以纵火罪的。

昨天我从加拿大的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安大略省怀特伍德市罗兰德里”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鲁·迈耶尔博士已和玛蒂尔达·迈耶尔(父姓特劳托夫)结婚。”这大概是他的表妹,去年冬天他把自己的农场留给她照管。背面有伊夫·德·罗西尼亚克或普罗西尼亚克伯爵用法文写的几个字,说迈耶尔由于一个不幸事故使右手受伤,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自己写字。这是你的又一个爱慕者的归宿。葡萄不熟,就只好摘酸苹果了。

我在《人民呼声报》上看到了关于里昂代表大会顺利进行的消

息,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保尔的评论和他提供的详细情况。⁵¹⁶看来,事情到处都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成熟程度,我们只要去收获果实就行了;一切陈旧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已过时,而我们的理论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的。工人只需要推动一下就行了,而当他们——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靠拢我们。

总的说来,法国的情况发展得很顺利。维埃尔宗⁵⁰¹正在继续德卡兹维耳所开始的事业⁴³⁸,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使政府学会尊重它自己的法律,使它习惯于罢工。另一方面,罢工纪律对法国工人是很有好处的;在这种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嚣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既然这次罢工引起了一次内阁危机⁵¹⁷,它也就会引起更多次内阁危机。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很快就会无法容忍目前的议院了,势必把它解散。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对这件事情做好准备,因为在下一次大选中社会主义者应该迫使激进派³⁴²至少把二十名我们的人列入巴黎的名单;下一届议院也应该废除按名单选举的制度²⁹¹。保尔在下次一定要进入议会,过去他为了盖得、杰维尔等人做了相当的退让,承担了繁重的不出名的工作,不仅把全部报酬,而且还把大部分他所赢得的信任让给了别人。我想,他需要更多一点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快到了。他无疑是他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他的事业,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一事业),也是最有教养的人。此外,他同国际运动的接触比其余的人要经常得多。下次至少他和盖得应该当选,现在就需要为此采取一些措施。盖得可能是更加杰出的演说家,不过保尔在运用事

实方面要强得多。

可是，明年春天欧洲战争可能开始，它将打乱我们的全部计划，因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只要抽得出时间，我就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保尔。现在我必须搁笔，因为剩下的时间只够我给杜西写几句话，趁今天的邮班寄去。

尼姆情绪很好，她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如果考虑到李卜克内西认为最厉害的葡萄酒是“佳品”，那他的葡萄酒革命就并不那么可怕了。

28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10月23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刚才——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登有你们声明⁵¹⁸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马上给你写信，虽然我寄挂号的话，信可能要到星期一五点半才能发走。但是，星期一我可能又有一大堆校样^①，需要很快看完。

你们的声明的写法，如果从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性来看，是绝对不会引起任何异议的。至于是否必要，我不能做出绝对的判断，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不过即使没有弗莱塔格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必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你们由于判决而能够体面地采取这个步骤，我认为对整个事业和对报纸本身都是真正的幸运。照我看来，使报纸具有正式的性质，根本就是一个大错误，这一点就是在帝国国会中也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要想加以纠正就很难不被看成是否定自己的报纸和退却。判决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纠正错误，而又不致造成这种印象，而你们正确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李卜克内西把这个看作是退却，其实根本谈不上，现在报纸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

《新时代》杂志还没有收到。⁵¹⁹我也认为，俾斯麦同俄国人紧密勾结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由于法国而需要这样做的程度；其主要原因，而且肯定是决定性的原因，除了你所指出的以外，还在于俄国人对他说下面这句话（他知道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否则我们这里就要发生**革命**。”亚历山大三世，甚至俄国外交界不作出牺牲是对付不了他们自己召来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神灵的；否则将军们就会把亚历山大三世杀掉，那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会召开国民会议。俾斯麦最害怕的就是俄国革命。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普鲁士的俾斯麦制度也要垮台。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垮台，尽管有奥地利，尽管德国资产者表示愤怒，尽管俾斯麦知道，他就是这样做最终也要动摇自己的制度，因为他的制度的基础是德国对欧洲的霸权，尽管俾斯麦知道，老威廉一死，俄国就会象法国一样摆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最糟糕的是，由于执政者们的卑鄙，谁也说不上，战争爆发时力量会怎样组合——谁同谁**联合**，谁同谁**打仗**。这最终将导致革

命,那是很清楚的,但是这要作出多少牺牲,造成多么普遍的消耗,经历多少曲折啊!

目前,在春天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在这期间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俄国本来就可能爆炸,老威廉可能要一命呜呼,德国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土耳其人(现在,当奥地利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波斯尼亚,英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埃及以后,他们自然会认为这些老盟友纯粹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家伙)可能再次脱离俄国的政策路线,如此等等。

你决不会比我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更坏。但问题是,历史条件能否迫使它违背心愿而重新积极行动起来,就象法国资产阶级被迫所做的那样呢?法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也是够可怜的了,我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必须重新写它自己的历史。我也曾经高兴地读过贝格尔的名言,可是实际上他的名言只是当俾斯麦在世的时候才起作用。至于他们**打算**完全放弃自己“自由党人的”言词,对此我是毫不怀疑的。不过问题是,当替他们执掌政权的俾斯麦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当与他们对立的只是那些愚蠢的土容克地主和冥顽不灵的官僚——这些人在道德上同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的时候,他们能否这样做。不管是爆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但是德国在最近几个月中却丧失了它的霸权,重新沦为俄国的忠顺奴仆。只是由于欧洲主宰的地位满足了沙文主义的欲望,才使这批败类结合在一起。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让这些先生们上台执政,起初他们的表现一定会完全象你所说的那样⁵²⁰,但是很快他们就要被迫改变腔调。我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虑:即使在老头子死去而严禁状态被解除以后执政的仍然是现在的那一伙人,那他们也不得不要

么由于新的（不仅是宫廷的）冲突而被迫下台，要么按资产阶级的旨意行事。当然，这种情况不会立即发生，但也等不了很长时间。现时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所笼罩着的那种停滞景象——简直是第二帝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和特殊的情况；大工业不会让自己的规律受工厂主们的怯懦性随便摆布，经济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冲突，并使这些冲突达到顶点，它也不会容忍自己长期受一心向往封建制度的半封建容克地主的支配。

不过，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春天他们全都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各自武装到了牙齿而彼此对峙着，但谁也不敢发动这场战争，直到有人提出用互相妥协和吞并小国的办法把空气缓和下来，于是大家都争着去分赃了。很可能，俾斯麦现在就在发明这样一种解救办法。

10月25日

你所说的关于李卜克内西几次演说的情况，可能主要是涉及他对《纽约人民报》记者（小库诺）所发表的谈话；但是不能认为，对他的这次谈话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采访记者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作了歪曲的。他关于文化斗争⁴⁶⁴所说的话，我也认为是完全不对的，不过你知道，李卜克内西容易感情用事，喜欢对听众卖弄聪明（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且在他的调色板上总是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一般说来这不致带来很大的害处——这一切在美国早已被遗忘了。

好吧，再见，祝你健康，请你设法从狱中通个信息。⁴⁹⁰我并不认为你必须把刑期坐满，在九个月中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你的 弗·恩·

290

致保尔·拉法格⁵²¹

巴 黎

1886年10月25—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东方事件稍稍拖延了。鉴于法国报刊(包括《呼声报》在内)在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一事件散布了一些荒唐的蠢话，我不得不谈谈许多详细情况。

1878年冬，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了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⁵²²俾斯麦得以使俄国人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根据该项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准许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那末奥地利就可以获得萨罗尼加和马其顿。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⁵²³波斯尼亚是使奥地利经常流血的根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之间的一只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象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任何信任都不存在了——这是俄国的巨大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

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抄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去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在保加利亚重新出现，它也不愿意在这里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从一开始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官、全体官吏和整个制度都是俄国式的，送给保加利亚去当总督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人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而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人民对于“解放者”的蛮横无理进行日益强烈的反抗，甚至象巴滕贝克这样一个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给予一定尊重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和瓦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政府还需要一点沙文主义幻影。在路易-拿破仑时期，莱茵河左岸曾被用来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对外政策问题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不满的和激动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盟。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投下了一只纠纷的苹果，看来这使这两大国相互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决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永远操在普鲁士的手中。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

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或许再加上达尔马威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⁵²⁴;这不仅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而且**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的(即把土耳其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统治的愤懑,成了积极采取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北部和南部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受到诱骗,说他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人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俄国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让巴尔干的小国回想起路易·波拿巴的妙论,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还在于:为它自己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高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⁵²⁵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使他们具有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多多少少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比塞尔维亚人更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在那里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①,说服他结盟,把他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描绘成背叛者和掠夺者,而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的国家。但是苏丹不听这一套,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时没有用处。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去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在沙皇回到莫斯科后,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②在他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⁵²⁶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刊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

① 阿卜杜-哈密德二世。——编者注

②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

国采取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刊不说话。归根结蒂，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只好让步，否则斯拉夫主义者就要进行革命。

此外，还有财政困难。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伦敦已经借了七千万英镑（即十七亿五千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三年前，俾斯麦使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值三法郎八十生丁，一个纸卢布值二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所以吉尔斯便到俾斯麦那里去向他介绍形势。而俾斯麦也很懂得这一形势。他本来是想节制俄国人的食欲的，第一是由于他厌恶俄国人的贪得无厌，第二是由于奥地利的利益。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在德国的垮台。**没有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彻底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把一切有产阶级都联合在他的周围），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对这一切是十分清楚的，他明确地了解到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奥地利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们，现在都不是过分强调自尊心问题的时候，必须给俄国人一点成功的面子，德国和奥地利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向沙皇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

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最后,卡耳诺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件事通知了吉尔斯。

接着发生了巴滕贝克被军事密谋者绑架的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的背景使每一个保守的君主派,特别是**那些也掌握有军队的王公们**感到震惊。但是俾斯麦却去处理日常事务,他以这样便宜地脱了身而感到满意。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不合时宜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他们逮捕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这个政府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⁵¹¹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民族的阻挠,而这个小民族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或他的父亲^①才享有“独立”,但却不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对“解放者”的盲目服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把他们的独立当成真的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事!

为了免遭革命之灾,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一步比一步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冲突，而是全面战争了。鉴于现在统治欧洲的是一些骗子，所以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是能成为俄国反对奥地利的盟友的，如果他没有其他方法制止俄国革命的话。但是更可能是奥地利将对俄国开战，德国只是在必要时才会去援助奥地利，以防它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4月以前，俄国人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他们尽一切努力诱骗土耳其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叛为此准备了基础。他们的目的是要取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权，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变成一个攻不进的掩蔽所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们的为数不多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把他们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而法国呢？

对于十六年来一心想要报仇的法国人来说，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者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一场联俄反德的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共同扑向革命的法国。**其次，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非常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与俄国的联盟会有利于这种反革命。您知道沙皇是多么渴望奥尔良王朝

复辟,因为只有这个政府才允许他与法国结成巩固而有利的联盟。所以,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会讲: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取得胜利和得到俄国盟友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利浦七世^①。保皇派将军们自己将要消极怠工,这样才能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瞧,在你们那里马上就要出现一个君主制。而一旦菲利浦登上王位,所有这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的愚蠢,竟然对沙皇制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法国需要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对你们的一个警告。这位心肠好而见识肤浅的布朗热是个吹牛大王,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拯救共和国的不会是他。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王朝之间,将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也象在德国一样,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所

^①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编者注

以我们可以希望仅仅维持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推向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不再有特别的优越之处。其次，老威廉大概快要死了；那时制度将有所变动。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自己掀起战争作为保住自己的唯一手段**。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将会出现一种进攻德国的新的诱惑力，因为他们会认为处于内政变动时期的德国是不那么强大和不那么巩固的。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对我们来说肯定无疑的是，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象整个大资产阶级所打算的那样）恢复君主制。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

祝好。

弗·恩·

《犹太人的法国》^① 奉还。真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

10月26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

因此,您将于明天早晨收到这封信。

29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很遗憾,你费神抄来了门格尔的一些胡言乱语⁵²⁷。这个家伙是一个十足的**钻营之徒**,他懂得,胡说得越厉害,受提拔的机会就越多。我们已经在这里搞到了那本书,我要给考茨基提供足够的意见使他能够驳倒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的观点十分可笑,任何地方都不会接受,只有民族自由党的报纸才会接受,我们可以预料,这些报纸一定会一再把他的观点捧出来,但那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洛贝尔图斯的威胁曾经要严重得多,我们也已经把它彻底粉碎,现在人们都完全把它忘掉了。

我认为甚至海德门也不敢从这件事上捞取资本,除非在很小的程度上他也许会这样做。

现在我必须动手写我的序言^②,因为斯旺·桑南夏恩公司要这篇序言,所以这件事情看来就要结束了!

非常爱你的 弗·恩·

① 爱·德留蒙《犹太人的法国》。——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编者注

292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6年11月9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搞第一卷^①英译稿，我希望再有几个星期便能结束这一工作，因为我已经看完全卷的一校样，现在需要看的只是最后十个印张的二校样和三校样。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因为最后要由我对全文负责。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因此各种各样的小事已经积了一大堆，我现在就要加以处理，然后再去搞第三卷。记得曾经写信告诉过您，我已将该卷手稿口授誊清成一个清楚的文本^②。该卷的大部分不需要大加校订，但是关于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的那一章、关于银行资本的那一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地租的那一章⁵²⁸，还需要花不少功夫。我希望全卷能在明年出版，但是，在整个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我不送任何东西到印刷所去。

到1886年3月，第二卷已销售一千三百册。

英译本一出版，我即寄一册给您。

德国报刊对第二卷的评论愚蠢到了极点。其中维也纳的格罗斯博士写的那一篇，是相当有礼貌的，但作者本人是个白痴。另外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

一篇是布勒斯劳的勒克西斯教授写的^①，就其本身来说是毫不愚蠢的；这个人对该书有很好的理解并且知道对该书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但他是一个钻营之徒，因此便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庸俗经济学家。这篇书评刊登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5年第11卷第5册上(1885年12月5日)。

当我能使第三卷问世时，当然会很高兴，因为正如您所说的，只有到那时作者的整个体系才会为人们彻底了解，而现在对它提出的那许多愚蠢的反对意见也就会完全站不住脚了。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293

致埃·特·⁵²⁹

伦 敦

[1886年11月13日以前于伦敦]

对上述询问答复如下：您所说的小册子已有了译者^③；由于翻译这本小册子相当困难，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有未经我预先校阅的译本发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威·勒克西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③ 艾威林。——编者注

29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原打算今天给你写信，但是我必须先给爱德华写信²⁵，以便赶上轮船班期，直到现在，即下午五点钟，我的时间都是用在这件事情上。因此，我不得不把给你的信拖到明天去写了。

序言⁵³⁰ 等等有十四个印张已经校阅，因此**我的**这部分工作大概到本周末就将结束。我高兴得要命，因为它把我折磨得太苦了。斯旺·桑南夏恩公司何时能使该书问世，我说不上来。

附去两封美国来信⁵³¹，回信我刚写过。

谢谢你寄来“菲格斯”^①的文章——这就是说，他们拒绝使用他的名字？

威昂打算在巴黎出版一份大型的法文报纸（或者收买一家现成的）来替俄国说话，这就是他回去弄钱来的原因。

爱你的 弗·恩·

① 保尔·拉法格用“菲格斯”的笔名在《新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编者注

29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昨天寄给你的美国来信⁵³¹ 谅已收到。今天我可以履行自己的诺言给你写信了。我们的人^① 确实为自己的旅行选中了一个好时机，碰上了一个真正美国工人党的首次建立，碰上了一件可说是巨大成就的事情，即亨利·乔治在纽约“大走红运”。⁵³² 乔治先生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家伙，作为一个美国佬，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江湖秘方，不过并不十分高明，但是，他的混乱恰恰反映了现阶段英裔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状况。我们甚至也不能期望美国群众在六个月或八个月（这个运动到现在只有这样长的时间）的时间内在理论上达到完美的地步。鉴于在美国的德国人决不是德国工人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典型，而不过是一些被国内运动所淘汰的人——拉萨尔分子、灰心失望的野心家、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者，所以我就没有因为美国人开始摆脱他们，或者至少摆脱他们的领导而感到惋惜。德国人能够而且将会象酵母那样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将经受大量有益的和必要的发酵过程。在美国，“劳动骑士”⁴⁹⁵ 是必然的起点，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且肯定会成为运动的雏形。他们不合理的组织和极不可靠的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

① 威·李卜克内西、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编者注

玩弄腐败的美国党派伎俩——会很快地在那个组织内部引起危机,然后,一个更合适、更有效的组织会从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切在这个美国佬的国度里不会持续很久;最大的收获是,工人阶级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

从美国一步就跨到了俄国。杜西今年夏天对我说,拉甫罗夫请她写点有关洛帕廷的文章,并且要我也写,因为他打算出版一些有关洛帕廷的东西。我对她说,据我所知,洛帕廷还在听候审判²⁷⁹,在这种情况下,拉甫罗夫当然不会出版任何使洛帕廷的处境更加困难的东西;因此请她再给拉甫罗夫写封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事几乎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有人告诉拉甫罗夫说洛帕廷已经死了)以及关于洛帕廷他希望我写些什么。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现在我从报纸上看到,在彼得堡即将再次举行对虚无主义者的审判,从报道的措词上看,这次审判可能也牵涉到洛帕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下次你见到拉甫罗夫时,请费神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关于洛帕廷他希望我做些什么。只要我知道需要我做些什么以及洛帕廷目前的处境,我随时都会乐意提供证据来证明和肯定洛帕廷对我们的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 由于它所有的对手和反对者的愚蠢,开始成为一种力量。在市长日那天,政府禁止他们游行,从而挽救了他们,使他们免于**失败**,同时却允许他们当天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他们所谓的集会,从而为他们准备了一次名义上的胜利。后来,当社会民主联盟上星期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的时候⁵³³,还是这个政府,起初宣布把炮兵调到圣詹姆斯公园准备行动,接着又取消了这个荒唐的计划,这就使联盟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于

是，政府就把这次集会——即社会民主联盟宣布要有秩序地、平静地举行的第一次集会——渲染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而当集会有秩序地、平静地举行了之后，资产者和市侩们发现，不管社会民主联盟本身的力量如何，但它拥有极其强有力的后盾。事实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 过分忙于同它那些无政府主义的盟员们讨论自己的章程，没有时间去管法林顿路 18 号门外所发生的事情，而东头那些激进俱乐部⁵³⁴ 在失业者问题上又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因此社会民主联盟就没有竞争者，只它一家在进行活动，对于冬天一到就发生的这个问题，它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理。近来他们的行为的确明智得多了；所谓近来也就是指最近两周。这会持续多久，当然谁也说不上来。海德门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那位以自己的厚颜无耻使整个大陆的人们为之震惊的门格尔教授，是个一心想钻进司法部的庸俗的钻营之徒。我已把一些必要的材料交给了考茨基，并且在需要的地方亲自对它们作了部分的加工，如果我们办得到的话，那他在 1887 年 1 月《新时代》杂志第一期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⁵²⁷ 当然，自由派的报纸曾对他的发现大肆宣扬，就象它们过去宣扬福格特的发现一样。只是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能够进行回击，而且是有效的回击。1859 年资产阶级报刊对我们进行的阴谋活动⁵³⁵ 比俾斯麦的卑鄙的反社会党人法²³ 要有效一千倍。

书^①终于印出来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在搞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工作的安排必然十分复杂，校样得送给爱德华、穆尔和我看，这当然要耽搁一些时间，引起斯旺·

①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编者注

桑南夏恩公司不断的催促。其次，我不久前才发现书是在佩特^①印的！一切事情都得通过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在办事方面是非常马虎的。最后是老一套：夏天，印刷所马马虎虎，拖拖拉拉，然后到了9月底，就着忙，着急（而且恰恰又遇上了需要进行最仔细的最后校订的那部分稿子），而且还总想把拖延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大型出版企业出版报章杂志、小说和流行书刊是很好的，但出版这样的著作就不成了，除非把稿子准备得整整齐齐，字字清楚；否则，作者就要倒霉！

好啦！你和保尔来伦敦的事情怎样？杜西将于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从纽约动身，1月6日左右到达这里。但这不能成为你们迟迟不来的理由；相反，我们希望圣诞节那天能在这里见到你们。这次保尔可没有任何借口了，而且我也不会接受任何借口；目前在法国，一切都是平平静静的，没有诉讼，没有监禁，没有大规模集会，没有骚动，也根本不可能在节日期间搞什么名堂。而你呢，既然你已经放过了夏天和秋天，那就只好过有雾的天气了——难道你不感到有点想念这里的雾吗？说起雾来，目前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晴朗和明亮，而从星期一开始，不但西蒂，甚至基尔本都是阴沉和昏暗的。总之，请你们作出决定并通知我们，你们将在圣诞节前多少天到达这里。尼姆越来越不耐烦了，如果再耽搁下去，她就要去接你们了。就此搁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苏格兰的一个城市。——编者注

29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多谢您把约·菲·贝克尔的情况告诉了我。⁵³⁶关于他迁居苏黎世一事，我认为最好由你们直接商谈解决。您说这种迁居的必要性是十分清楚的。这对居住在苏黎世的您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居住在这里即居住在伦敦的我来说，由于对详细情况无法判断，这就不那么清楚了。因此，我无论如何不能去劝这位老人，让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他已居住了四十多年并且可以说是同它有了感情的日内瓦而搬到苏黎世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件事我还只字未提。

英译本^①的工作我差不多已经结束，只要我把最急须回复的信债还清以后，就可以着手处理压在我书桌里的其他稿件了。这些稿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1)《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译稿——搁置了十个月。
- (2)《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搁置了八个月。
- (3)您的关于宪章派的稿子⁴⁵⁰。
- (4)和(5)我的《住宅问题》等以及《极端爱国主义者》^②。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

现在您又给我增加了(6)和(7)。

(6)《暴力论》⁵³⁷。我很乐意把它交给您去处理,但是,您所说的“适当修改”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只有几页是纯粹的正面阐述,但同杜林的论战本身就带有正面的性质,无论是从实质上考虑,还是从技术上考虑,都不能把它删掉。但是,如果您仅仅认为,那些不直接涉及暴力问题而只是同本书其他内容有关的个别地方应当删去或修改,那我是同意的。这样就剩下大约二十五页,显得少了一些。我认为,这里可以加上(也要经过修改)关于道德和法这一部分中也是反复谈唯物主义经济史观问题的两章《永恒真理》和《平等》,然后加一个总的标题《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或类似的其他标题。

(7)《论俄国的社会问题》⁵³⁸。如果您要照原样重印这本小册子,我丝毫不反对;但是,要为其写序言,我就不得不重新研究俄国的情况,而我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不经过这样的研究而写出的序言不会有任何新东西,因此,最好不要写序言了。**《人民国家报》上有关这方面的几篇文章也以不收入为好。其中第三篇文章是反对拉甫罗夫的,后者从那时以来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我们去重新翻动旧的垃圾;况且这篇文章象第四篇的开头部分(反对特卡乔夫的)一样,除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地方之外,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今天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起到宣传作用。

如果爱德还没有完全被永恒的女性吸引住,那末,就请告诉他,我认为现在应当稍微改变一下对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的态度。政府的愚蠢,激进工人俱乐部⁵³⁴对“失业者”人数大量增长的无所作为,最后,还有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的英明(它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无休止地讨论本身的章程),——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民

主联盟开辟了如此美好的活动场所，甚至海德门及其同伙至今也未能使它受到损害。社会民主联盟正在成为一支力量，因为群众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组织。因此，必须不带偏见地正视事实，特别是要正视一个主要的事实：这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但是，必须把群众同他们现在的领袖明确地区分开来，并且要特别注意，决不能使自己同这些领袖混同起来；因为几乎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这些政治冒险家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他们很快就会重犯极大的错误。运动壮大起来以后，不是运动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这些先生将脱离运动。眼下群众还只是处于一种本能的暗中不满状态，但是，这正在为播种准备土壤。

在美国，**除纽约之外**，真正的运动正在越过德国人向前发展。“劳动骑士”⁴⁹⁵ 是真正的美国人组织，它同群众本身一样混乱。然而，运动恰恰将从这种混乱中发展起来，而不是从德国人各支部中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二十年来不会根据这个理论创造出美国所需要的东西。⁴⁴³ 但是，德国人恰恰是现在可以起巨大的宣传作用，只要他们……学会了英语！

向大家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297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早晨收到了李卜克内西夫人的来信，她遵照丈夫的嘱咐通知我，她将于后天取道符利辛根到达维多利亚车站。因为昨天曾谈及此事，所以我毫不迟延地把此事告诉你；你自己斟酌一下，作为唯一见过她本人的人，你是否认为自己有必要深夜到车站去接她，但我决没有任何强制你去做这件事的意思，我只是让你知道这一重要的维多利亚事实。

这里又有啤酒了，要是我能喝该多好啊！

向你的妻子问好。

你的 弗·恩·

29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早晨我已经把序言^①的末校样送交出版者，这样我终于

① 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编者注

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我希望在两个星期内给你寄一册译本去。李卜克内西夫人后天将到这里来,等她前天刚从纽约动身的丈夫。

亨利·乔治的成就⁵³²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⁴⁹⁵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已经在十一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不起作用了。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主要的方面。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

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美国的运动正处在我们的运动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在那里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只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八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象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赶快行动起来,那末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在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语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的方式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是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的,而《人民

报》^①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美国的十一月选举在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特别是美国，在此以前还没有工人运动，这曾经是各处的、特别是法国的激进共和党人的一张主要王牌。现在，这些先生们的嘴完全被封住了，特别是克列孟梭先生下面那一套政策的全部基础在11月2日这一天都崩溃了：看看美国吧（这一向是他的警句），那里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里没有贫穷，没有工人运动！进步党人⁶²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民主派”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英国，他们的运动也正处在刚开始的阶段。运动如此鲜明地表现为工人运动，又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强烈，正是这些情况把这些人完全吓昏了。

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的先生们一方面由于没有任何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很愚蠢，取得了他们在三个月以前还不敢梦想的地位。在11月9日市长就职典礼的游行后面搞一次游行的计划（它从来没有被严肃认真地考虑过）引起了一阵喧嚷，后来，要在11月21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一事又同样引起了一阵喧嚷（当时据说要调来炮兵，但政府最后还是夹紧了尾巴），——所有这一切迫使社会民主联盟的先生们终于在21日举行了一次很平常的集会，会上没有发表空洞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举行必然有市井小人在后面摇旗呐喊的冒充革命的示威游行，可是庸人们现在却突然对这些掀起这样多的喧嚷而自己又这样奉公守法的人们表示起敬意来了。⁵³³因为除了社会民主联盟，谁也不关心那些在工商业经常停滞时期每年冬天人数都在增加并且经受着极端困苦的失业者，所以，社会民主联盟就占了便宜。这里的工人运动目前正在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如果社会民主联盟首先有了收获，那末，

^① 《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这是激进派胆怯和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愚蠢的结果，该同盟同无政府主义者争吵不休而且无法摆脱他们，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关心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蓬勃展开的运动。可是，海德门及其同伙究竟能把他们目前那套比较明智的做法坚持多久，还是一个问题。我预料他们不久又会干出大量的蠢事来，他们是憋不住的。而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在严肃的运动中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德国，事情愈来愈妙了。在莱比锡被指控参加“叛乱”的人竟被判处四年**苦役监禁**！⁵³⁹有人拚命想在那里挑起一场冲突。

目前，在我的书桌里还压着七部不大的著作：意大利文译稿、法文译稿、序言、新版书等等^①，这些工作做完以后马上就去搞第三卷^②。

你的 老弗·恩·

299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12月7日[于伦敦]

请给我寄一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⁵⁴⁰，我只有一本，而且是同其他东西合订在一起的。这篇东西印得很不好，我必须仔细地看一遍。星期日^③下午战士^④来到了这里，他的妻子已在这

① 见本卷第562—563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12月5日。——编者注

④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里几天了。他对自己的成就非常满意。⁴⁸⁹ 昨天保尔^①(柏林人)也来了。因为有他们在这里,我不一定能够去搞一些篇幅较大的著作,所以我打算准备点其他东西给您付印。但是序言我认为最好是由我自己来写。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30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6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好了,我们终于使你把日期定下来了,我希望你23日来,这样在圣诞节前你就可以和尼姆一起在市区逛一逛,到卖圣诞节礼品的商店里去看一看。为了使你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随信寄去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以便你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同时,寄去杜西的一封来信,她昨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波特,此后她将只在巴尔的摩、威耳明顿和纽约参加集会(不过在纽约从19日到23日得参加一系列集会),25日动身。还有爱德华的一封来信明天再寄去,我需要从中作一两点摘录。你来的时候请把这些信都带来,我猜想很可能写这些信也是有实际目的的,因为我发现李卜克内西也是几乎每天都把他的旅行印象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这与其说是为她写的,不如说是为已经签订了合同的那本书准备材料。

^① 保尔·辛格尔。——编者注

上上星期三^①李卜克内西夫人来到这里，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德国太太，不到二十四小时她就开始向尼姆倾吐心里话，那股亲热劲儿简直使尼姆受不了。这一家人看来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多情善感和家庭争吵，但后者要多得多。不久尼姆会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况。星期天下午李卜克内西来到了，比平时更饿，幸好有一块煮好的羊腿给他充饥。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最了解他家底细的尼姆说他比以前更市侩气了。杜西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以为自己了不起，有能力，绝对不可战胜，他这种看法是非常突出的；但同时他内心深处也模糊地认识到，他毕竟不是那种了不起的人物，虽然他希望别人那样看他；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认识使他更需要别人的赞赏，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就在一切有关他自己的故事中大量篡改事实。然而，他的妻子说得对，假如他不是那样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他便永远做不了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就怎样看他，对他讲的许多话就付之一笑吧。他为了保卫祭坛和炉灶^②而使用的那套外交手法，会在小范围内造成许多危害，然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星期五他们到莱比锡去了。

派尔希又完全健康了，他老是这样突然发病很厉害，但只要第一次发作过去以后，很快就又好了。

考茨基夫妇在拱道外(不是拱道酒店，而是再前面一些那个真正的拱道)租了一所房子。这就是说，由肖伊租下那所房子，租期三年，他和他的女儿(他从匈牙利带来的一个十八岁左右相当傻的女孩子)住一部分，考茨基夫妇住另一部分。他们今天开始搬家，

① 12月1日。——编者注

② 即为了保卫最重要的东西。——译者注

打算到星期六搬完。

我上周收到老哈尼一封信；他是10月12日坐船走的，按他的身体状况，走得太晚了，到达时当然是风湿病和痛风病全身发作。但他不愿离开他喜爱的英国，他憎恶美国，他说，如果他还活着，明年春天他还要回英国来住，死也死在英国。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当宪章运动失败时，他感到茫然失措，而英国自由贸易繁荣的光荣时期的确可以使人变得悲观失望。后来他到了波士顿，但在那里他见到的恰好是他在英国最恨的事物，而且更厉害并占统治地位。现在，当一个真正的运动在大西洋两岸讲英语的国家中开始兴起的时候，他年纪太大，身体太弱，太脱离实际，又太爱国而跟不上这一运动。他在美国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列颠的沙文主义！

尼姆来了，给我拿来了特别的邮票，准备贴在这封很有重量的信上，安妮正在摆饭桌，只好就此搁笔。尼姆向你们两人问好。至于保尔，大概你总可以在23日把他带来了吧。在圣诞节这一周连议院都不开会，他究竟为什么要闷闷不乐地呆在巴黎呢？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301

致小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6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艾米尔：

又知道了你的情况，并且通过你知道了你母亲^①和你们全家

^① 夏绿蒂·恩格斯。——编者注

的情况,感到非常高兴。

至于你的要求,我总认为,如果**我**因巴门新教联盟会堂也致力于公益目的而要向它捐款一百五十马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想,如果你的岳父^①因社会民主工党储金会致力于公益目的而要向它捐款,他也会认为是不合情理的。不过,很好的愿望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因为每当我从自己的往来账中发现我被算作新教联盟会堂的股东时,我总觉得相当滑稽,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两张股票送给你,你可以随便处置。附去给海尔曼^②的一个便笺,希望他了结这件事情。

我很高兴,你们一切都很顺利,特别是你母亲又因照管子孙而恢复了生趣。你们大家今后在家庭里和在事业上还将长期感到父亲^③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他是一个严整的人,在家里他是永远也不能被代替的,在事业中要代替他也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对你们青年人来说,早年就担当重任是很有好处的;很遗憾,我年轻时这种情况在德国相当少见,而这对于智力、特别是性格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让老人们现在在巴门消遣消遣,夏天让他们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与其说为了办事,不如说去疗养。最好你们能独立处理事情,这将使你们获得自信心。

就此搁笔吧,再过几分钟肖莱马就要从曼彻斯特来到这里,明天我还要等待巴黎来的客人^④。那时家里将挤满了人,工作和通信都得停下来。我想在这以前把股票的事情了结,为此想利用一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勒里希。——编者注

② 小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③ 老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④ 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下最后一点空闲时间。

好了，代我特别向你的母亲衷心问好，并向你的妻子^① 和小家伙^②，向海尔曼一家和摩里茨^③ 衷心问好。

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伯父 弗里德里希

祝你们大家节日快乐，新年幸福！

30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6年12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很遗憾，您11月13日的来信我根本没有收到；**不然的话**，我写序言就会方便得多，而且也会有更多的时间。⁵⁴¹

但是首先让我祝贺您家中以您为主角的大喜事，并祝您和新生的小宝宝健康。

当然，附录^④ 现在有些过时了；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我建议等书即将印好时再写。现在非常需要有

① 约翰娜·恩格斯。——编者注

② 小艾米尔·恩格斯的儿子。——编者注

③ 摩里茨·恩格斯。——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

一篇序言，我一定给您写一篇；但是首先我必须等艾威林夫妇回来，以便得到关于美国情况的完整报告。不过，我觉得我的序言不会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第一、我觉得您好象有点把纽约看作是美国的巴黎，并过高地估计了带有地方特点的纽约地方性运动对全国的意义。毫无疑问，纽约的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是，拥有无数农业人口和具有独立运动的西北部，未必会盲目地接受乔治的理论。

第二、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恐怕也不宜彻底批判这一理论，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篇幅来做这种批判。

第三、我势必要认真地研究亨·乔治的各种著作和演说(其中大部分我这里没有)，使他不可能用各种诡辩和次要因素进行任何反驳。

我的序言^①当然将完全论述美国工人最近十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纲领。但是这篇序言不可能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

①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译者注

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⁴⁹⁵ 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 1845—1848 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⁵⁴² 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 11 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做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运动中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

步地使工人们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因此，我不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已经到来。

我没有给您打电报说“是”，因为我不清楚，您将怎样解释这个“是”字。

至于书名，我不能省略“1844年”，因为这会使读者对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我写了序言和附录就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不能同意删去这个日期。要是您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加上：“附有作者所写的序言和附录”。

校样已改好，随同一邮班寄还。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887年

30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1月11日[于伦敦]

随信用挂号给你寄去一册《资本论》^①英译本。上星期给你寄去了一个邮包,内有两期《公益》杂志,一期《今日》杂志,等等。还有其他邮件随后寄去。载有一篇攻击艾威林夫妇的下流文章的那期《纽约先驱报》刚刚收到;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否则艾威林夫妇就不会知道,那里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他们造了些什么谣言。⁵⁴³他们是一个星期以前回来的,身体十分健康,精神非常饱满。拉法格夫妇也在这里,他们向你衷心问好。《资本论》在这里抢购一空,我已设法把该书运往美国。这很快就会使美国佬认识到他们立场的错误。

你的 弗·恩·

祝贺新年!

① 第一卷。——编者注

304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7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纽文胡斯：

我从报上看到上诉法院已批准了对您的判决，因此您很快就要进监狱了。⁵⁴⁴ 在您去那里之前，我向您告别。请您相信，在您走向牢房时我寄以无限的同情，盼望您在结束单独监禁，恢复您的活动，回到我们中来时，身体未受损害，精神未受摧残。请您告诉我，在您监禁期间能否和您通信或给您邮寄印刷品，他们是否允许您看书和写作。

从圣诞节起，拉法格夫妇就从巴黎来到这里。一星期前艾威林夫妇也从美国回来了⁴⁸⁹，他们从那里带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消息。那里的运动正在飞速地前进，不可遏止地发展。从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状态中产生了工人政党，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诚然，纲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各种不同的纲领，还很不明确，这本来是意料中的事。而那里正在以应有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才是主要的。只要想一想，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经过了多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上组织成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政党并同一切其他政党相对立的党，才能取得胜利，那么美国人在运动开始后的六个月，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进行活动，并在纽约获得了六万八千张选票⁵³²，在西部地区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⁵⁴⁵，这的确是令人惊叹的。但

是，如果说某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战斗的政党组织起来，那末斗争的波折本身会加速他们对自身解放条件的认识；而对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要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从痛苦的经验中、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他们将相当迅速地并且彻底地做到这一点。

整个说来，运动到处都在顺利地发展，我希望当您出狱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只有欧洲战争会阻碍我们做到这一点，它会一下子使我们倒退很远，但是，同任何其他事件一样，甚至这场战争最终也一定会变得有利于我们的。

《资本论》^①的英译本刚刚出版，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适时的。

现在，再一次祝您一切顺利！在您走向孤独生活之时，我们大家都向您致以最好的祝愿。希望一年后我们再在伦敦见面。

拉法格夫妇、艾威林夫妇和我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30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片断]

1887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您本月9日的来信⁵⁴⁶，没有完全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您

^① 第一卷。——编者注

是一位政府官员，您的这个职位迟早是保不住的。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英国，我都不能为您开辟任何美好的前景。如果您不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么在您完全掌握会话技能以前，您在这两个国家里是不会找到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业的。在这里，有教养的人通常可以找到的几乎是唯一的职业就是教授语文，正因为如此，这一类职位总是挤满了人，而且这些人能够流利地用该国语言进行会话和写作。至于教授其他课目，那也有很大的^①……

30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您本月9日的来信⁵⁴⁶我已于18日作了答复，此后又收到了您21日的来信。

我只能肯定我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的话：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北美合众国，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人，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别无其他谋生机会。

阿根廷共和国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意大利侨民区，您学习西班牙语又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但是阿根廷相距遥远，去一次路费很贵，回来也很困难。该国正在不断发展，这就是关于这个国家我所能告诉您的一切。我不熟悉阿根廷

①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的法律,所以不知道那里的条件怎样,在那里是否能够靠教小学维持生活。

至于经商,我已经有十八年不干这一行了,现在同贸易公司或工厂都没有任何联系。况且,即使能找到一个公司,它的股东还认识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拿出我的介绍信恐怕比根本没有介绍信更坏,因为他们不是把我看作过去的一个商人,而是把我看作现在的一个积极的社会党人。此外,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到处都充斥着寻找工作的商业职员,他们没有社会主义嫌疑,并且有具备商业知识的有利条件。我考虑了很久能不能在这方面寻找一条出路,但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我将写信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汉堡去,看在那里是否能找到点工作,但是希望不大。不过可以试试看,我将把结果告诉您。

如果您也将给拉法格写信,那很好。在我收到您1月9日来信的时候,他正在这里;他知道了信的内容之后,说很抱歉,在巴黎也没有希望为您找到某种职业。但是也许他回到他的朋友那里后,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情况,从而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也将给他写封信,谈谈您的事情^①。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这些社会党人,不仅作为政治活动家,而且作为公民都遭受着迫害,整个资产阶级都以使我们挨饿为乐事,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而首先遭到这种迫害的是有文化的人和有教养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从自己的阶级转入敌人阵营的逃兵。这些困难到处都会遇到,我们在1844—1849年期间就亲身经受过这些困难。马克思和我曾经多少次为我们没有掌握一种

^① 见本卷第586—587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手艺而感到遗憾，因为资产者没有体力劳动的产品也是活不下去的！

您能否在米兰或别的地方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界找到点工作？我没有收到这些报纸，因此不太了解贵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现状。不管怎样，最好您还是能够留在意大利。

我再说一遍，我乐于尽一切力量为您寻找一条出路，使您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唯一使我苦恼的是，我不能为您提供较好的前景。我不会忘记您在意大利为传播我们的思想和我的著作曾经作了多少努力，如果能在某个地方为您找到什么工作，那么，请您相信，我是不会放过的。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307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1月27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终于能把序言^①随此信寄给您了。艾威林夫妇刚一回来⁴⁸⁹，我就患了轻度的结膜炎，竟妨碍了一切正常工作，尤其是因为我每天能够用于写作的那一点时间，都不可避免地用到急迫的通信方

①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面去了。虽然我那只眼睛的炎症尚未完全消除，我还是想办法把序言写好了，希望拖延这段时间没有给您带来特别的不便。

因为我没有能够留下副本，所以不得不请您在工作结束后将手稿退还给我。我想，在排印过程中您会很好地照管这份稿子的。

我希望威士涅威茨基博士在顺利的旅行后，已经平安回去。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同他单独地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因为他正好是在我们实际上暂时恢复了旧“国际”的那天晚上来到我这里的。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私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的光辉大大地暗淡起来。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由于这些分歧而结成一些固定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派，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一种手段；我们是该派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共同章程^①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比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国际所容纳的范围这样广泛，它才成为它当时的样子，即成为逐步溶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

^①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末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明确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

祝您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祝您的丈夫和孩子们身体健康。向威士涅威茨基博士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08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的眼睛终于好了一些，但还没有好到使我能把这期间积压下来的大量工作和大堆信件处理掉。我只能在白天写东西，而且也不是整天，不过晚上大部分时间，我至少可以看点东西。

巴黎人现在变得好战起来了，他们的怒火最好还是向俄国发泄，因为俄国曾利用他们为自己火中取栗，他们爪子烧伤了，却被扔在一旁。正是俄国通过它所收买的巴黎报纸——其中最下流的似乎是《辩论日报》^①——怂恿巴黎人掀起复仇主义的叫嚣，其目

^①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编者注

的完全是要压俾斯麦向沙皇^①屈服，这一点难道巴黎人没有看到吗？现在，俄国达到了它所希望的目的：俾斯麦已同俄国讲和，出卖了奥地利；而俄国则把容易上当的巴黎人出卖给俾斯麦。⁵⁴⁷ 俄国的结盟有它的诱惑力！

不过我并不认为俾斯麦想打仗，因为一旦打起来，那就是一场欧洲战争。一旦法德交战，那将是一场激烈的和相当持久的斗争，沙皇即使不想干，也将**不得不**向巴尔干进军。结果就将是一场奥俄战争。到那时候，俾斯麦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不认为他会那样愚蠢，竟会有意制造这种局面。但是，俄国在巴黎的代理机构还将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挑起法德之战是俄国的利益所在，只要法德打起来，俄国要对付的就只有一个奥地利了，最多再加上一个英国，也就是说，在不把奥地利和英国放在眼里的俄国沙文主义者看来，俄国就可以在东方放开手干了。危险就在这里。如果威昂先生之流能够把法国推入这场战争，那么人们就将纯粹是为了沙皇的利益和保持俄国的专制制度而互相残杀。

这次德国选举，我们很有希望。我想我们总共可以得到七十万张选票，或许更多一些。至于讲到新的国会中的多数，那还得考虑到那帮混账透顶的德国庸人。

这里有人说，《每日新闻》的突然袭击是贝林交易所的手法。这一招使俾斯麦十分恼火，因为这破坏了他的竞选诡计；他不得不辟谣。⁵⁴⁸

马尔提涅蒂又给我来信了^②。他似乎处境很困难，要我帮他想想办法，还提出一些难以实现的建议。我已为他给汉堡和维也纳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81—583页。——编者注

写了信²⁵，并且答应他也给您写信；毫无疑问，您也会直接收到他的信的。在这里或在美国根本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因为他连一个英文字都不认识。他在法国能否找到一种当意大利文教师的职位？我看这是他能做的唯一工作。您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工作吗？他快要被解除职务了。看看是否能在巴黎或外地给这个可怜人找到什么事做。

彭普斯好多了，她现在除了肋间风湿病外没有什么大病。今天早晨我见到了她，她相当愉快。

这里的社会主义者只会搞派别阴谋活动。据肖伊说，秦平厌恶海德门，很想把他打倒，因此他同巴克斯又和解了。不久前他见到了艾威林，对他亲热得不得了。这一切的结局如何，等着瞧吧。现在，艾威林想给东头的工人们指出一个榜样，就是美国人是怎样摆脱那些旧的党派而开展工人运动的；这种鼓动的方式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上星期艾威林已经在法林顿街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杜西前天也在那里讲了话。这些活动还要在那里和别的地方继续进行。⁵⁴⁹

我一有空就会给劳拉写信。现在尼姆想知道一下，劳拉是否已经同龙格谈过，龙格的答复如何。

《正义报》收到过一本《资本论》^①英译本；如果龙格已经把它拿走了，那我们原来打算给他寄的那一本就不寄了。您能打听一下这件事吗？至于桑南夏恩本来应该寄的另外几本，确实的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他正在闹别扭。

祝好。

弗·恩·

^① 第一卷。——编者注

30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星期一晚上^①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②,我反复思考了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期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好吧,就这样吧。难道为了要在巴黎出版日报就应当去当流氓吗! 550

我们的朋友为别人创办日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利沙加勒是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他当时是在进行个人冒险,是在谋取个人的利益。他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现在可能派¹³是坐享其成;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日报,而且是通过战胜我们而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人们购买《人民呼声报》只是为了看看康康舞、各种丑闻和小品文,由于决定报纸成败的读者所以能接受社论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一定要读这些社论,所以皮阿的夸大,拉比斯基埃尔的极端无聊,马鲁克露骨的狂妄无知和傲慢,都完全会同盖得的社论一样被接受下来。格巴尔会因为自己戴了绿帽子而得到现款,塞维林和拉布里埃尔则总是有钱去吃丰盛的早餐。

① 1月31日。——编者注

② 吉·莫泊桑《漂亮的朋友》。——编者注

至于《人民之路报》(多么狡猾的名称!),我认为它将要走《公民报》⁵⁵¹在政变以后所走的道路,经过几阵痉挛性的挣扎之后,就会销声匿迹。如果有希望找到一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那就应当及时加以利用;现在,当我们的人遭到失败并被赶出门外的时候,我怕更难找到这样的人了。

从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也和前次的一样,我们自己出版的周刊要比日报重要十倍,因为日报我们是为别人办的,他们可以任意把我们赶走,强迫我们为布鲁斯先生之流让出位置来。看来现在我们在日报中的确定职能就是这样,并且这无疑会重复第三次,而且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不管怎样,我希望我们那些来自大报社的过去的大人物现在放下架子,更多地注意一下《社会主义者报》,因为这家报纸终究是他们在其伟大的政治戏剧中幕间休息时的避难所。

我把你的消息转告给了尼姆,她非常感谢你,并且象三十年前的一个廉价文人所说的那样在焦急地等待着。

请告诉保尔,我也已经想到了是否可以适当降低我的洗眼药水的浓度,在他来信后我已将其中的含水量增加了一倍,看来效果很好。我还要采用他所介绍的热敷法,希望通过这两种方法根治我的结膜炎。

爱德华今晚又要在法林顿大厅作他的美国之行的讲演(为同盟的克勒肯威尔支部)。⁵⁴⁹他和杜西连续两个星期三到那里讲演,并且每次都满座。但是他的喉咙发了炎,可能杜西要去代替他。今晚他打算讲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准备引起一场风波。现在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他已经受到邀请,要他到东头的一个激进俱乐部⁵³⁴去作报告。

如果海德门及其同伙至今还不能决定他们是否应当支持可能派，那么《呼声报》事件最终将迫使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塞维林关于企图抛弃所有其他派别的胡言乱语将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常有的偏执，毫无疑问，他们竭力想把全部罪过推在“摧毁国际之手”身上；他们用埃卡留斯这句话来影射你的忠实的仆人。这是毫无办法的，不过我也根本无所谓。但是，我们的命运总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巴黎朋友们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只要我们对那些站在真正工人立场上（不管这种立场还多么不完善）的正直和真诚的人越表示愿意合作，那些被我们拒绝来往的骗子手和冒险家们就说我们偏执、专横和傲慢。希望我们的巴黎朋友们将会相信布鲁斯并不比海德门更坏。他们两人都把能受其支配的候选人联合在自己周围。

彭普斯好一些了，但是——不算她所遭受的那些特殊灾难——她的胃还很不正常，并且经常失眠。不过，她的精神好多了；昨天和今天早上，她已经能够坐在沙发上了。

福尔坦来信说，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并要给你寄去《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最后两章。他把他们就战争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给我寄来了。当商业书信的文体越来越夸张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了。

尼姆和来了才几小时的小莉莉（孩子们住在老罗舍夫妇那里）向你问好，我也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获得的利润中有六千马克用作选举基金，普鲁士政府报纸非常恼火。它们硬说这是谣言：（1）从来没

有这样的利润;(2)如果有,那就是从办报人那里偷来的。地球照样转动。

附去十二英镑支票一张,这是保尔写信要的。

31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现在立即答复您邮戳日期为1月28日的来信。序言^①已于1月27日寄出,您的电报于星期日(2月6日)收到,我马上回了一个电报:“已于1月27日挂号寄出”。

至于讲到不可控制的伊顿忍不住要发表的那段从我信中摘出并加以歪曲了的话,罗森堡及其同伙用不着要艾威林对此负责。关于十万和几百万选票的问题,是在我给您的信^②中,而不是在别的信中谈到的。因此您大概知道,谁该对这种轻率行为和硬把这种荒谬东西加在我头上一事负责。就我个人来说,那我不反对您把那一整段话,甚至整封信予以发表。

您担心我对美国运动的看法会受到艾威林的错误影响,这是没有根据的。自从不依赖于德国人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全国性运动产生以来,种种事实本身已经明确地决定了我的立场。这个伟大的全国性运动,不管其最初的形式怎样,是美国工人阶级发展的真

^①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6页。——编者注

正起点。如果德国人参加运动，去帮助或者促进它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他们就能对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并将在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袖手旁观，那他们就会堕落成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派，并将作为一种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被抛在一边。艾威林夫人看到过她父亲是怎样工作的，她一开始就很了解这一点，要是艾威林也懂得这一点，那就更好。我写到美国去的所有信件，给左尔格的，给您的，给艾威林夫妇的，一开始就多次地反复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在写序言以前看到了艾威林夫妇，因为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纽约德国人党内幕的新事实。

看来，您认为艾威林在美国的行为简直是个骗子是有根有据的⁵⁵²；不仅如此，照您信中的那些说法和暗示来看，您还要求我也把他当作骗子并尽我的一切力量把他从党的报刊中赶出去。但是所有这些说法，您根本不能加以证实，因为您没有听到任何答辩。不过您的处境毕竟比我们这里要好些，因为您至少听到了一面之词，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究竟控告他什么！

在工人运动最初的秘密阶段，即工人还受着传统偏见影响的阶段，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加了运动，但不慎同工人发生了金钱关系，这种人是会吃苦头的。这必然会发生一场现金账目方面的争吵，而且马上就会被夸大为试图剥削，要是这个“资产者”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甚至少数人不一致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四十多年来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最糟糕的是德国人；在德国本国，由于运动的发展，这个缺点早就消灭了，但是在国外的德国人中间，这个缺点还没有根除。因此，马克思和我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总是力求避免同党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关系。艾威林夫妇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这一

点。后来决定让他们跟李卜克内西一道去，我才稍微放心一点，因为李卜克内西是个富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非难，因为对他提出任何这类控告，只会使控告者成为德国和整个欧洲的笑料。可是后来，这次旅行又做了另外的安排，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由此您可以断定，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比纽约的人要冷静得多。此外，我认识艾威林已经四年了；我知道，他为了自己的信仰曾两次牺牲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成为某一所英国大学的教授和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而不会是一个收入极其没有保障、工作负担过重的新闻工作者。我和他一起工作过，知道他的才能，还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他经历了相当艰难的环境，因此了解他的性格；所以要我相信现在纽约某些人关于他所说的话，光凭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和一些流言蜚语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要是他想欺骗党，他怎么可能在他整个旅行期间这样做而不让他妻子知道呢？因此控告也就涉及到她了。而那样的话，控告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完全荒谬的。我从她是个小孩子起就认识她，而最近十七年来，她经常在我身边。不仅如此，马克思去世以后，我就有义务要象他自己那样关怀他的孩子们，要尽我的一切力量使他们不受欺负。哪怕有五十个执行委员会，我也要履行这个职责。说马克思的女儿欺骗工人阶级——真是笑话！

您又说：“这里没有人认为艾威林博士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或者是象账单上开列的那样把钱花掉的。人们认为他只是想弥补他妻子的开支。”这明明是控告他弄虚作假，而您却把它说成是一种减轻罪责的善意推测。但是，如果减轻了的控告尚且如此，那么原原本本的控告又该怎样呢？并且提出这种控告的根据是什么

呢？是“艾威林博士寄来的令人发笑的账单”。我倒想看几张这些“令人发笑的”账单。在十五个星期里，每个星期天都把这些账单寄到执行委员会去，但它没有任何不赞同的表示。当艾威林夫妇12月19日回到纽约的时候，执行委员会还是只字未提。只是在23日，艾威林夫妇准备动身，他们对这些真的或捏造的控告已不再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执行委员会才发现**把这些账单加在一起**是令人发笑的，可是对其中**单独的**每一张账单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这就是说，执行委员会所反对的不是那些账单，而是加法规则。执行委员会为什么不去缩短却反而要延长艾威林夫妇的旅行呢？为什么正好在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建议他们再次访问芝加哥呢（这件事幸好没有实现）？我觉得，在这一整个事件中，令人发笑的不是那些账单，而是执行委员会。

这样，直到12月23日的会上，艾威林夫妇才第一次听说他们的账单是令人发笑的，执行委员会才向艾威林夫妇抛出一份它自己编制的账目表。艾威林听取了对自己的账目表的反驳之后，马上就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账目表，根据这份账目表（我在罗森堡亲笔写的文件上亲眼看到过）还应付给艾威林一百七十六美元。后来，他又受到瓦尔特的威吓，他就拒绝接受这笔钱，马上退还了七十六美元，并把其余的钱也从伦敦寄去了。可是在这之后您还说：“艾威林博士退还了一百美元丝毫无济于事”。上帝啊，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难道因为**执行委员会侵吞了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属于**艾威林**的那一百七十六美元，而应该把艾威林当作骗子吗？

后来，执行委员会对这件事所渲染的神秘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当《纽约先驱报》上那篇文章一出来并电传到这里时，艾威林夫妇就把随本信附去的那封通告信寄给了各支部，同时也寄给了**执行**

委员会。我认为这封通告信——除非把艾威林看作是一个撒谎者和骗子，但是在没有得到新的、确凿的证据之前，我将持否定态度——是对执行委员会详尽的批驳，至少在没有得到它的答复以前是这样。而执行委员会是怎么做的呢？它把无耻的攻击拿到《人民报》上来⁵⁵³，它在艾威林的背后散布流言蜚语，它召开各支部会议，在会上搬出**自己的那一套说法**，迫使各支部就这件事通过决议，可是这件事不经过对全部账目的公正检查和不听取缺席的被告人的充分申辩是不能下判断的。看来，他们已经在自己纽约的圈子里不仅把艾威林诬蔑成一个挥霍他们金钱的人（不管正确与否，他们也许确实相信这一点），而且把他诬蔑成一个伪造账单的骗子。他们在自己创造性的想象所虚构的这一事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威胁说要发出一封通告信，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控告艾威林是骗子和伪造者！请注意，这一切都是在被他们控告的人的背后，都是在被告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告人不仅不能为自己辩护，甚至无法弄清楚控告所依据的事实！要是我们党内这样来审判人，那我宁肯选择莱比锡的帝国法庭和芝加哥的陪审法庭⁴⁷⁵。

幸而在一些较老的欧洲党里，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看见过执行委员会怎样成打地出现和消失，我们知道，它们如同任何教皇一样也是要犯错误的，我们甚至碰到过这样一些委员会，它们依靠工人的钱过着豪华的生活，它们有的成员就是一些骗子和造假账的人。执行委员会在其通告信中不仅应当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控告，从而使我们最终也能知道这一控告，而且还应当拿出证据来。在大洋的这一边，人们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都不盲目相信，更不用说瓦尔特先生和罗森堡先生所说的话

了，不管他们说得多“正式”。

在我看来，执行委员会已经使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如果它仅仅是抱怨账单上的钱数过大，那它或许能在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当中获得同情，因为这或多或少是一个见解问题。但是，由于对送交的账单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执行委员会懂得，它自己已经把自己弄得站不住脚了，于是就象怯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急忙夸大控告，以便为它自己解围。因而它就对艾威林提出了新的控告，说他犯了诈骗罪和伪造罪，但它对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证据来，于是便只好加以暗示。但仅为掩盖自己的怯懦而用暗示手法所干的卑鄙行为，仍然只能是卑鄙行为。执行委员会把原本是关于账单的不值一提的争论夸大为刑事犯罪之后，自然也感到自己必须向各工人党作出说明。当然，它这样做的时候是胆怯的，偷偷摸摸的，甚至不让被告人知道对自己的控告。一个错误引起了另一个错误，结果它弄得很狼狈，陷入了它自己所设的罗网。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天生的恶意而纯粹是由于怯懦。

现在您一定会明白，我必须明白地拒绝您的如下劝告：“暗示考茨基，让他不要发表艾威林扬言要写的那些信件”，因为据说执行委员会准备发表一封反对艾威林的“正式通告信”，“他的名字作为撰稿人之一只会损害任何机关报的声誉”。我想，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我本人都从来没有使人觉得，我们会根据一些无端的说法和诽谤，就这样去对待一起工作多年的朋友。如果我向考茨基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只会使他认为，不是我突然老糊涂了，就是我已不配再受信任。其实，我深信，您把信寄出后，您自己立即就为写了这些话而感到后悔。

我非常清楚地懂得，您在写这封信时，认为是从党的利益出发

的，正是因为这样，您才对我把艾威林事件说成是无可挽回的和最终判决了的。但是，迄今对他进行审判的只是执行委员会，而它自己既是当事的一方和原告，又是法官和陪审员，因为纽约各支部的决议，不管是什么样的决议，都是不能算数的。其他支部的意见怎样，那还要等着瞧，如果它们采取公正的态度，那在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和没有听取被告申诉之前，也只能宣布自己对这个事件无权过问。我自己认为，对党极端有害的是，采取俾斯麦和美国资产者所使用的诉讼程序，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至少还注重形式方面，给被告在法庭上说话的机会；对我们有害的是，恰恰在我们反对这种卑鄙的诉讼程序的时候，我们自己却这样做。

毫无疑问，执行委员会很愿意以防止公开丢丑为借口来避免让事情公开化。但这是办不到的。它必须收回自己侮辱性的控告，使整个事件恢复到简单的关于账目争论的范围，并且诚实地和光明正大地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它就必须公开提出控告并把官司打到底。这个事件已经宣扬得太广泛了。不可能停留在现有状态，况且艾威林这个人也不会就此了事。由于我不能容许背着艾威林夫妇指责他们做了不体面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您的来信给艾威林夫人看（艾威林本人现在病得很厉害），并把我的复信读给她听。如果今后情况要求发表我这封信，您可以把它**全文**发表，同时我也保留同样的权利，当然不会提到您的名字，除非有人早已这样做了。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我是非常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1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收到你1月30日的来信，前天又给你寄去了各种材料。其余的日内寄出。《资本论》^①英文版销路很好，而这个蠢驴出版商^②根本没有想到他出版的是什么东西，他简直大吃一惊。

但愿你的健康状况好转。节制饮食对我来说也日益成为一种义务；每天身体都出点小毛病，这就要加以注意，而且要破坏习惯了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但这是没有办法的。

圣诞节拉法格在这里时，答应我把《社会主义者报》按期寄给你。专门寄来的几份载有《政局》^③一文的报纸，我是在他回去以后才收到的！这篇文章向法国人指明，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共和国的毁灭，只有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战争才会引起欧洲革命，但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根本不希望的。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了。这篇文章的罗马尼亚译文登载在雅西出版的思想混乱的《社会评论》上，目前我正在读这篇译文，同时学习这种语言。

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对待艾威林夫妇的态度

① 第一卷。——编者注

② 桑南夏恩。——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欧洲政局》。——编者注

是极端卑鄙的。⁵⁵² 由于他们的轻率或怂恿而出现了《先驱报》上的那篇文章之后，《人民报》刊载了一篇极其卑鄙的文章⁵⁵³，我暂且只能把它归咎于杜埃先生。艾威林夫妇对《先驱报》上那篇诽谤性文章的回答是随信附去的那封通告信，这封通告信曾在1月18日左右从这里寄给了各支部以及执行委员会。后者在1月28日通过一个人^①（我眼下不便说出他的名字，所以你就只好去猜了）给我寄来了一封狼狽的信，硬说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艾威林企图欺骗委员会，他寄去了假账单——他们本着基督教的仁慈作出这种推测——来抵补他妻子的旅馆开支（党只付杜西的火车费），而退还一百七十六美元据说也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因为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云云。全是一些诽谤，没有一点事实，甚至没有明确的罪名。接着又说：已让纽约各支部就这件事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将让其余各支部确认这项决议，以后将向欧洲各党发出一封通告信，把艾威林搞臭。而且建议我警告考茨基，不要再刊登艾威林这个人署名的任何东西，应当把他从党的整个报刊界中赶出去！

我怎样回答所有这些无耻谰言^②，你可想而知。要是能找到人把这封信抄一份，我就把它寄给你，我自己由于一只眼发炎不能再抄第三遍。这些先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当12月23日艾威林从罗森堡的来信中头一次得知执行委员会打算不批他的账单中的某几项时，他立即通过急件信差发出一封信，答复罗森堡说：

“我不能同党争论钱的问题，凡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正确的，我都准备毫无意见地接受！”

①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这还是在他知道他们向他说些什么和提出些什么以前说的!而现在这些人侵吞了按照他们自己的结算也应属于艾威林夫妇的一百七十六美元, **正因为如此**, 他们却不说自己是骗子, 而说艾威林是骗子!

好吧, 那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遗憾的是, 在《人民报》也表现得如此卑鄙之后, 我们在纽约除你以外不知道还可以信赖谁。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舍维奇和其他人的态度如何, 他们是不是已经听信了执行委员会的谎言? 我们至少想知道在纽约可以找谁, 而不去打扰你。

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 正是纽约那些对芝加哥陪审法庭⁴⁷⁵义愤填膺的人, 其卑鄙程度却超过了这个法庭, 他们给人家判罪, 甚至不让人家讲话, 甚至不告诉人家究竟犯了什么罪。

你的 弗·恩·

312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当《人民之路报》再生⁵⁵⁰之际, 我向朋友们谨致贺意。但愿它这一次将成为胜利之路。劳拉给我寄来的那几份《人民呼声报》真是枯燥透了, 甚至俾斯麦的德国御用报刊也没有那么大的催眠力。但愿巴黎人不会热心去阅读这些**社论**, 尽管加有丑闻和小品文的调料。

我给杜西读了劳拉有关拉甫罗夫的来信,她会办这件事,但是现在她很忙。首先,艾威林得了**咽喉炎**(他自己一开始就认为是白喉),作为一个病人,他跟彭普斯一样固执己见。由于杜西已经三四夜没有睡觉并且必须处理他的,爱德华的一些事情(在我的文体中稍微带点罗马尼亚的句子结构,因为我正在研究一点这种文字),所以她没有时间到处去找拉甫罗夫的书。其次,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接到了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一封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蠢货们想对艾威林提出某种诉讼,控告他想窃取党的钱财来抵补他的旅费开支,他们想迫使各支部通过反对艾威林的决议。然后在给欧洲各工人党的专门通告信中再宣布他是**骗子**。她甚至蛮横无礼地建议我告诉考茨基,不要再刊登艾威林署名的任何东西。但是,她甚至没有想一想,被控告人至少有申诉的权利!我的回答,您可想而知。^① 前天收到了执行委员会的第一封通告信⁵⁵⁴,通篇是对艾威林的诬告;它是不难驳倒的。不过不能耽误时间;美国各支部要在3月15日把自己的决议寄到纽约,而通告信寄到这里时已经相当晚了,几乎无法进行辩护。艾威林目前在哈斯廷斯,是医生叫他到那里去的;他将于星期五回来。现在我们正在发出一封通告信,声明他准备进行辩护,要求在他回来以前不要通过决议,只要他一回来,我们就组织辩护。我给您寄去艾威林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一封通告信,它其实已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如能打听到执行委员会是否已把它的通告信寄给了工人党¹¹⁵或巴黎的德国人,那就好了;在苏黎世,考茨基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您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知道,杜西实在是够忙的。

我不记得是否写信告诉过您,福尔坦对于他同劳拉就他的译

^① 见本卷第591—597页。——编者注

稿³⁸⁶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剩下唯一要作的事,就是告诉拉维涅,说他的译稿在您那里;我请您办理这件事,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地址是否还可以用;这使我无法给他写信。

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了拉法格的《Materialismul economical lui Karl Marx》^①;我是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2月号上看到此书的广告的,那一期上译载了我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②,不过译文相当粗糙。罗马尼亚语真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工作”他们叫《lucrare》,拉丁语的意思这就是“攫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人”他们叫《muncitorul》,这个词来源于斯拉夫语系,无论就字面或词源来讲都相当于俄语的《moutchitel》一词,也就是**受苦人!**“叛乱”一词,他们有一个斯拉夫语的词《ras-coala》,即教会的分裂(俄文的分裂分子=分裂派教徒,异教徒)。此外,就一种起源于拉丁语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相当难的语言,因为它极其任意地改变了拉丁语和斯拉夫语(从斯拉夫语那里它接受了很多单词和发音)原来的样子。对于一个懂得俄语和塞尔维亚语的人来说,保加利亚语(有人寄给考茨基一份保加利亚杂志)要容易得多。

劳拉想必在2月号的《新时代》杂志上看到了我们对门格尔教授的回答⁵²⁷。

根据我的判断,法国报纸对俾斯麦愚蠢的挑衅⁵⁴⁷作了很好的反击。考虑到俾斯麦的性格,还很难说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但是,凡是迫使他或者恪守和平或者成为公开的侵略者的一切,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他今天对待法国的态度,同他1866年5

① 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的罗马尼亚文译本。——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欧洲政局》。——编者注

月对待威廉的态度是一样的(那时他已准备好了奥地利战争,而威廉对于这场战争是厌恶的),当时他说:“我已把这匹老马牵到了壕边,但是它不愿意跳过去”。法国人如果坚持己见,俾斯麦就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指望依靠人民的帮助在选举中取得多数。教皇^①会帮助他实施七年期限法(人们投票赞成为期三年的新编部队以后,又将给他为期七年的新编部队)⁵⁵⁵,但是如果国会中的多数在所有其余问题上持反对立场,俾斯麦将一无所得。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德国的一切政党都有根据地担心在选举中失败,只有社会党人相信自己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蔡特金要我给19日的大会写一封信,我明天把信寄给您,我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⁵⁵⁶

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313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7年2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本月22—23日的来信,我很高兴。我从来信中获悉,出版商^②没有给您寄去一本英文版《资本论》^③,而只是寄去了一

① 利奥十三。——编者注

② 桑南夏恩。——编者注

③ 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

份内容提要。发生这种错误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使我们深感遗憾和不安。不过，我于2月12日立即通过邮局用**挂号**给您寄去了一本，希望您已经收到无误。我高兴地告诉您，书的销路极好。**第一版**价格昂贵是件不可避免的坏事，但是由于书已经浇铸成铅版，所以过一些时候就会出一种廉价版，书价大约为第一版的三分之一；目前书价高昂**在这里**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障碍，虽然在美国却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书的传播。

我认为，您如果向贵国广大读者指明如何将我们作者^①的理论应用于**你们本国**的条件，那是很好的。但是，正如您所说的，等到作者的著作全部出齐对您来说也许会更好些。关于地租一章⁵⁵⁷，虽然是在他研究俄国经济情况以前写成的，没有包括对俄国经济情况的评述，但是对你说来还是极端需要的。我在做完积压下来的其他工作之后，就着手整理第三卷。除了三篇，大部分差不多已经搞好可以付印。

谢德林的《童话》已收到，深致谢意，一有机会，当即拜读；我左眼患轻度结膜炎，不能马上就去阅读，因为俄文字体使我很费视力。

迄今对英文版还没有出现一篇书评。职业评论家们看来不知道怎样评论这本书，他们怕被火烧伤。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① 马克思。——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314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德国革命——占领柏林——所走的道路并不完全是《人民之路报》所描写的那条道路。佛日山脉另一边的人民之路和美丽的巴黎林荫道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且不说《人民之路报》在计算席位得失等方面的错误，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所获得的成功也不在《人民之路报》所着眼的那个方面。⁵⁵⁸ 首先，我们目前没有获得任何席位，而是失去了一些席位，这虽然是事实，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是，虽然我们在我们原来的据点萨克森手工织造业（此业现正日趋消亡）区慢慢地失去基地，但是我们在大城市和所有的农村工业区都以快得多的速度取得基地。我掌握了四十三个地区的确切数字，其中每个地区都有一名议员。这些地区包括柏林、汉堡、德勒斯顿、慕尼黑、莱比锡、汉诺威、马格德堡、爱北斐特、科伦、杜塞尔多夫、纽伦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当然多数是大城市。

在这些地方，我们共得……………408 360 张选票

1884年在这些地方得……………321 876 张选票

多得 86 484 张选票

也就是比1884年（即经过三年以后）多得27%；这里还包括我们票数下降的五个地区。在一两天之内，我将得到更多的材料，来

充实我这一张图表，这张图表目前只包括我知道票数的那些地区。柏林表现得很好，我开始对这个在其他方面很荒唐可笑的城市有了一些信心。

我们的人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甚至不允许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候选人。每个通过散发选票或其他活动参加选举的人都被登记下来——这在许多处于戒严状态的城市中就意味着被驱逐出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工厂主就把他们带到投票站，要他们投俾斯麦的票，否则就立即把他们解雇。而且在重选那天，即在我们盼望得到我们的大多数席位那天，这一切将会重演和加强。

辛格尔就象洛克鲁瓦^①——是德国的第一名当选人。他得了32 227票，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倍倍尔在汉堡当选，李卜克内西在奥芬堡落选，如果他再多得50票，他就可能成为不来梅的重选候选人，而且肯定会当选。但是毫无疑问，还会来一次补选，所以他的屁股不会没有地方坐的。我们所关心的参加重选的确切人数，我不知道，至少是16名。在我看来，我们差不多可以全部当选，除非中央党¹⁶⁷或进步党人⁶²背弃我们，而这是很可能的。

通常只有55%到65%的选民参加投票，这一次市侩们却大批地来了；占名单上人数的85—90%。这就是造成许多失败的原因。

我对亚尔萨斯的选举感到十分高兴。它将使我们更加容易地摆脱那些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人。

再过一两天你将收到一封铅印的通告信，那是艾威林给纽约执行委员会对他控告的答复。⁵⁵⁹如果这封通告信没有送到巴黎的

① 恩格斯把保尔·辛格尔的选举胜利同法国激进派爱德华·洛克鲁瓦的选举胜利相比。洛克鲁瓦在1885年的议会选举中，在塞纳选区得票最多，因而获得了“法国的第一名当选人”的称号。——编者注

德意志俱乐部,那它根本就没有送到巴黎。这无非是浑人常对“有教养的人”发出的一种怨言,说什么他们靠工人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在我们已经作了很好的答复。

告诉保尔,他的关于东方割礼的发现和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很多发现的命运是一样的,就是说,早已有人发现过了。我很久以前在德文书中就看到过这件事。如果克罗伊策的那本和滑铁卢会战一样老的《符号》^①中就谈到这件事的话,我也不感到奇怪。

可怜的爱德华咽峡炎刚好就受到那些荒唐控告的严重打击。他并不赋有很强的抗病力,所以这个打击使他的病复发得很厉害。他经常到哈斯廷斯去,今晚又要去了。

今天《人民之路报》的最后一版看来相当怪,整版都刊登《漂亮的朋友》^②,没有任何广告。⁵⁶⁰我觉得,一次登得实在太多了。

现在是五点半,邮班就要截止了,吃饭铃也响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非常爱你的 弗·恩格斯

31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与此信同时寄出一个邮包,里面有《公益》一期、《今日》一期、

^① 弗·克罗伊策《古代民族特别是希腊人的符号和神话》。——编者注

^② 吉·莫泊桑《漂亮的朋友》。——编者注

《平等》三期以及艾威林的第二封通告信⁵⁵⁹的德文本和英文本各四份。

纽约执行委员会为了要别人赞同它反对艾威林的幼稚行动，玩弄着最惊人的手法。关于他们企图在各支部采取什么行动，你将从艾威林的通告信中看到（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信你大概在当地就会看到）。但是，在这之后，委员会不等各支部作出决议，就把整个事件提交监察委员会，让它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当然，艾威林现在也要向监察委员会申诉，要寄去全部文件；这一切的结果如何，让我们等着瞧吧。

执行委员会做得很聪明，它只重复关于挥霍工人血汗钱这一古老的但对国外的德国人来说又是常新的题目，而关于企图侵吞款项等等的进一步控告则只是在暗地里散布。你大概会用得着这些通告信的。

对于德国的选举，我们可以感到非常满意。⁵⁵⁸选票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在不仅来自政府而且也来自工厂主的强大压力下，工厂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迫使工人面临或者被解雇或者被迫选举俾斯麦分子这样的抉择。我担心这又会影响到昨天的重选，昨天重选的结果如何这里还不知道。教皇^①禁止天主教徒投我们的票，进步党人⁶²先生们自愿选举俾斯麦分子而反对社会党人，工厂主则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再获得一些席位，只有经过战斗才行。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席位的多少，而在于通过统计证明党在不可遏止地成长。

你认为我们的人由于选举了盖泽尔、佛罗梅、菲勒克等而丢了脸。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不得不在找得到候选人的地方选

^① 利奥十三。——编者注

举候选人，而且是找得到什么样的候选人就选举什么样的候选人。这就是所有工人党在没有议员津贴的议会里的共同命运。然而，这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人对自己的代表不抱任何幻想，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党团”在它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斗争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²⁹⁰。议员先生们对此也很清楚。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反社会党人法²³；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去。即使到那时，代表问题仍将是相当糟糕的，但是我认为，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与此相反。

对于李卜克内西，你也尽可放心。在德国，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各种不同的人对李卜克内西的看法非常一致，象他这样的人我是很少见到的。当他自以为掌握着所有的人的时候，人们却对他抱着很大的批判态度。他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在他自己插上一手的一切事务中更是如此；他坚信他是运动的灵魂，他做着一切，以最好的方式领导着一切，只是其他一些“蠢驴”把整个事情搞糟了；他力图整顿一切，掩盖一切矛盾，把矛盾淹没在响亮的词句之中；他热衷于取得暂时的表面成就，甚至不惜损害基本利益，——这一切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所有这些错误只是他的十分可贵的品质的反面，没有这些弱点，他也就做不了他确实在做的事。只要有倍倍尔同他在一起，他尽管会引起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但是不会犯大错误。事情一旦弄到同市侩们决裂的地步，他到最后一分钟还会保卫他们，但在决定关头，他会采取正确的立场。

愿你的健康状况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好转。

你的 弗·恩格斯

31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2月22日的明信片 and 21日的来信均收到。你猜对了。把那封长信抄一份寄去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执行委员会通告信中提出控告的措辞完全不同，也比较温和，其他的全部活动现在也只不过是些私下的议论。在欧洲，人们如何看待这一事件，辛格尔对寄给他的艾威林通告信⁵⁵⁹的答复可作说明：“这是老题目了，令人遗憾的只是，连艾威林夫妇也碰上了”。这封通告信（我曾给你寄去四份英文的和四份德文的）以及我在一周前写给你的一封信^①，谅已收到。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不能胜任《宣言》的翻译。只有一个人能做这件事，就是赛米尔·穆尔，他也正在做这件工作。第一节的译稿已经在我这里。⁵⁶¹但在这里应当记住，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这就应当直接从实际出发，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我早就建议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若干通俗小册子^①。只要人们多少走上正确的道路,《宣言》就会立即发生作用,现在它只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

你对《资本论》英文版的意见⁵⁶²,我已告诉了出版者^②,他作了下述非常实际的回答:只要《北美评论》发表一篇赞许的文章,就足以使该书在美国再版,而他则想在这里先捞点油水。其实该书在美国的销路也很好,除了博尔多洛,还有一家大书商也订购了一大批,书在这里销售得也非常快,整个第一版卖到只剩下五十本了,第二版(仍按原价)正在印刷中。而且这种情况还是在没有大做广告的条件下和没有一家大报谈及此书之前发生的!第一篇评论该书的象样文章,发表在3月5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上,写得非常不错。⁵⁶³现在其他文章将会陆续发表,这将有助于我们销售第二版,然后,大概将会出版廉价的第三版。

不管社会主义工人党⁴⁴³是什么样子,不管它把自己前辈的工作成绩怎样归于自己,但它毕竟是美国唯一的一个总的说来站在我们立场上的工人组织,它的七十多个支部分布在整个北部和西部,我是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且只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承认它的。至于说它只具有一个政党的虚名,这我曾经十分明确地讲过。⁵⁶⁴我相信,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对我的序言^③大失所望,他们宁愿没有这篇序言。要知道他们本身就属于我所说的那种占了上风就会使党毁灭的派别。而他们看来也是力图这样做的。罗森堡在这里的《正义报》上就码头工人的罢工对“劳动骑士”进行攻击。⁵⁶⁵他对个别事实的叙述可能不完全都是错的,但是他这样做,

① 见本卷第495页。——编者注

② 桑南夏恩。——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就暴露出他对整个运动进程缺乏了解，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控制着党，党就会迅速遭到毁灭。正是“劳动骑士”那些野心勃勃的领袖们的愚蠢，以及他们在东部大城市里同中央劳动联合会⁵⁶⁶之间必然发生的冲突，必定会引起“劳动骑士”的内部危机，并使这一危机极端尖锐化，但这是这个蠢货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在失业者中的鼓动工作也遭到了失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圣保罗教堂前的教会游行是对宪章派的不伦不类的模仿⁵⁶⁷，而这也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总之，这里暂时还没有什么进展。今年秋天情况也许会好些，但愿领导着社会民主联盟的那些无赖到那时已经精疲力尽，退出了舞台。

你的 弗·恩·

317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好消息。《资本论》第一版^①共五百本都卖了，只剩下大约五十本。第二版正在准备中。我估计，这一版将近一半都弄到美国去了。第二版在美国仍然会有很好的销路，除非出现非法的翻印本。不过，当这本书还没有明显地在美国受到欢迎之前，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事，况且这样做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铅版已经有了，所以第二

① 第一卷英文版。——编者注

版很快就会出售，这一版我们每本将得到三先令九便士，而不是象第一版那样每本只得三先令。这一版每本将仍然卖三十先令。

我们在《雅典神殿》杂志上看到了那篇文章⁵⁶³，杜西会寄一本给你。很幸运，第一版刚刚卖完，报刊就开始评论这本书了，《雅典神殿》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对我们很有价值。新闻界的先生们显然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评论这本书，因此迟迟不作评论。可是现在《雅典神殿》已经给他们定了调子，其他刊物一定会跟着去做。

刚写到这里，房东管家老杰金斯跑来作了一次冗长的访问，他收了房租和煤钱，喝了两杯杜松子酒，吸了一枝雪茄烟，这时吃饭铃一再地响要赶走这个老家伙，第三次铃声总算成功了。然后就是一顿相当丰盛的饭菜，最后一道菜是尼姆做的土豆饼。现在我是吃足了，但是不能继续写信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再写下去而立即签上名字，你是不会见怪的。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18

致尤莉娅·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7年3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倍倍尔夫人：

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是希望从您那里获知我的朋友倍倍尔在茨威考慈善机构中的近况如何。⁴⁹⁰自从辛格尔12月份来到这里时起，我就再没有听到关于倍倍尔的任何情况。监禁对他的

坚毅精神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一点我当然是知道的,但如果能获知监禁对他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损害,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在竞选期间因身在牢房而无所作为,一定使他感到十分苦恼,不过这更使他为选举结果而感到高兴;这次选举结果和他几个月之前所作的选票大量增加而席位有所损失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⁵⁵⁸ 席位的损失不仅是易于忍受的(只是缺了李卜克内西,才是真正的损失),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有好处的。有一些人过去很难期望他们承认这一点,现在他们也承认这一点了;有一些人过去自己就把议会活动当作一件安闲乐事,现在也到处大声宣称:党,尤其是议会党团,摆脱了沉溺于议会活动的危险,这多么好啊!葡萄有时候是酸的,完全是一件好事。相反,我们在极端残酷的压制下获得了二十二万五千张新选票,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对整个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那些执政的先生们对于自己的暂时胜利感到十分扫兴。正是这种不轻举妄动的表现,这种从容不迫的然而又确实是不可遏止的前进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一定使统治者感到惶惶不安,就象被监禁于威尼斯国家宗教裁判所牢房里的囚犯一样,他们感到牢房的墙壁每天在一寸一寸地移拢,因而囚犯可以逐步地计算出到哪一天他们将被墙壁挤死。

在整个秋天和冬天期间,俄国和普鲁士的外交界曾竭力要挑起一场局部战争和避免一场欧洲战争。俄国人一心想独力打败奥地利,而普鲁士人则一心想独力打败法国,使其他国家处于旁观者的地位。遗憾的是,这些美好的意图互相交错在一起,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了那些统治欧洲的聪明人以外,这自然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但那些堂堂的国家要人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点。而他们对于一

场世界性的战火毕竟有些害怕,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甚至普鲁士的和俄国的军队也控制不了这场战火。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和平保障。

您见到倍倍尔时,请转告他:《资本论》^①英译本的第一版在问世两个月之后就已售完,第二版正在印刷中。然而迄今还没有一家大报发表过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

请您尽快把倍倍尔的健康状况告诉我。

尊敬您的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1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对你2月28日和3月2日的来信与附件以及你多次的操劳深表谢意。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信⁵⁵⁴寄还给你,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人民报》的文章(艾威林的答复就这样被极其可爱的约纳斯扣压了整整一个月才决定予以发表),我们今天立即就给约纳斯寄去了附上的答复;如果他拒绝发表这个答复,你最好能对他施加点压力。⁵⁶⁸不过他的文章好象已经有些表示退却了。

关于艾威林账目中可疑之点的主要争论问题,大概将由于我们2月26日发出的通告信⁵⁵⁹而获得解决。仍然使人感到惊奇的

^① 第一卷。——编者注

是,有些人对那些不了解其关联就根本无法了解的细节大吵大闹,但是他们竟没有想到在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前,应当先听一下另一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申诉。如果李卜克内西当时也交出了账单,那在他的账单中同样会有这种可疑之点。但是,李卜克内西说过:党必须负担我的一切费用,所以我什么账也不记。人们对此却感到满意。譬如,在波士顿,艾威林不仅担负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切费用,而且还负担了他女儿^①的一切费用,而执行委员会对此却只字不提,虽然这一点在账目中是写明了的,我们对自己相当克制,在通告信中就没有提这一点。再譬如,在他们共同旅行期间,李卜克内西曾在艾威林的房间里为大家叫了酒和其他的东西,因而这也就记到艾威林的账上了。这一切执行委员会是知道的,但是却闭口不谈。不过最卑鄙的是,他们**1月7日**就在那里散发了通告信,而到**2月3日**才寄给我们,这样一来,在我们最终获悉他们对艾威林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控告之前,他们就赢得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肆无忌惮地进行诽谤。

暂时我还不相信,大多数支部已通过了那个决议。根据艾威林和杜西的报告,对“劳动骑士”的态度⁵⁶⁵是同整个西部各支部的意见截然相反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整个这个“党”就无可救药了。

你能给我寄来《社会主义者报》,这真是幸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可以把执行委员会寄给我的另一份送给考茨基或艾威林夫妇,所以它也是有用处的。本周内这帮可爱的家伙没有再给我寄来报纸。由此我可以断定,下面几期又将对艾威林进行诽谤了。

^① 盖尔特鲁黛·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已写信给圣保罗的弥勒，要求他把2月26日的第二封通告信也刊登出来。执行委员会暗中在拚命利用报刊，但如果艾威林首先把这件事公开化，那它显然就会把全部责任推到艾威林身上。

我们这里认为，艾威林没有答复《纽约先驱报》是理所当然的。那篇文章极其荒谬，同时据他们两人说，在美国，对这类无理取闹的事通常是予以认真答复的。根据我对《先驱报》的了解，它也未必会把答复刊登出来。当那篇文章在这里转载出来时，艾威林立即就作了答复。⁵⁶⁹ 但是即使艾威林当时对《先驱报》的文章作了答复，**这使他在对付执行委员会方面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因此，我认为这是舍维奇的空洞的托词。总之，大多数纽约人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软弱无能使我感到惊奇。执行委员会散布了一大堆谎言，而所有的人，从约纳斯到舍维奇和威士涅威茨基夫妇却都相信了！看来，执行委员会在纽约仍然是个大权威。

很遗憾，我今天没有时间再给你寄各种报纸了，明天寄吧；邮班就要截止了。

你的 弗·恩·

320

致法国工人党中央联合会⁵⁷⁰

巴 黎

1887年3月18日于伦敦

公民们：

我全心全意地和你们一起庆祝三月十八日。

弗·恩格斯

32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片断]

1887年3月19日于伦敦

我们的人在国会中不再组成“党团”，这真是件幸事，至少在几年之内这是有好处的。现在突然有这么多人完全出人意料地不相信“议会活动”了，这也是一件大好事。选票经常地日益加速地猛增，这是主要事实。⁵⁵⁸ 我们的斗争是一种围攻战，只要战壕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情况就很好。现在我们已经接近第二道防线，到那里以后我们就可以安置破坏炮队，迫使敌方的大炮沉默下去；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世界大战使被围攻者得到暂时的解围），我们就能确定时机在城堡外的斜堤上安置围攻炮队，打开缺口，发起冲锋。在此以前，缓慢而镇静地继续做好包围工作，是避免过早的攻击和不必要的牺牲的最可靠保证。而最妙不过的是，被围攻者宣布我们这些围攻者处在被围状态！^①

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指德国法兰克福、奥芬巴赫、施特廷等地区在1887年2月帝国国会选举时实行戒严，以阻挠和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译者注

32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3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收到了福尔坦的稿子^①，它恐怕得在我的抽屉里搁一些时候，因为我还得护理我的眼睛。当然，发炎只是用眼过度特别是夜间用眼过度所造成的视力衰弱这个真正的病的症状；只有消除病因，才能把它治好。因此，晚上我就和尼姆玩牌，我发现这很见效，不过还要继续一段时候。如果保尔仍然照老样子在图书馆等处工作，恐怕他也会吃这种苦头，虽然他的医生当然应该懂得这一点。

先把事情办完：附去一张十二英镑的支票，其次告诉你，这里没有得到龙格的任何信息。我给他寄去了一张明信片，问他是否收到了寄到《正义报》去的那本《资本论》，也没有得到回音。

《人民之路报》和《人民呼声报》的对打互骂可能会使巴黎人感到好笑，但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降低到用争吵和打架来招徕观众的集市卖艺者的水平，是会十分难过的。即使这一套在巴黎行得通，但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肯定是行不通的，而且这决不会增进法国以外的工人阶级对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的尊敬。当我们的人手里有《人民之路报》从而可以摆出自己对此事的说法的时候，古累打了拉布里埃尔一记耳光，这我认为还可以理解，但是在该报停刊以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文译稿。——编者注

后,古累和杰维尔还这样做,而且不得不借助于《激进报》,在我看来完全是瞎胡闹。《人民呼声报》的说法会为所有的外国社会主义报纸知道,而《激进报》则不然,除非是专门寄给它们。但是,不管怎么说,象这样用1848年前德国浑人的做法来解决争端,会使外国人对法国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印象很坏,会使人几乎感到第二帝国报界的那种决斗也大为逊色,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我们的人来说,这件事忘记得越快越好。

老威廉即使还没有死,看来也快死了——见附去的《每周快讯》剪报。⁵⁷¹ 圣彼得堡的炸弹看样子毕竟还是命中了目标。请看俄国政府通过路透社(!!)向全欧洲发出的那个可怜的声明。⁵⁷² 沙皇^①在革命面前屈膝了,甚至连亲俄的《每日新闻》也说这个可怜的文件只能和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给沙皇的那份可怜的电报⁵⁷³相比。这件事真象是俄国末日的开始,而且那也将会是欧洲末日的开始。这个沙皇真是个笨蛋!他不懂得,他下令策划绑架并在必要时杀掉那个蠢驴亚历山大·巴滕贝克,也就是让别人可以对他采取同样的行动,也就是号召他的敌人对他采取他那一套手段!

彭普斯大概明天会从伊斯特勃恩回来。爱德华昨天早上在东头一个激进俱乐部⁵³⁴做了讲演,这是他患咽峡炎以后的第一次讲演。他正在东头的激进派中间开展一个非常有益的和可能成功的运动,目的是要唤醒他们摆脱大自由党,并按照美国的样子组织一个工人政党。如果他成功了,那末两个社会主义团体^②都会跟着他走,因为在这里他掌握了真正自发产生的工人组织,并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他的前景很好。杜西和他这个星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编者注

期要搬进法院巷新居,但是他们明天就得从圣乔治广场38号搬出来,因此他们也许要和我们在一起住几天。

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2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3月24日寄来的明信片 and 狄慈根文章的剪报以及25日的信都已收到。赫普纳根据一些孤立的事实,未必能判断艾威林是否应当“更坦白一些”。这我自己也不敢决断。我只知道,艾威林在金钱方面是一个适如赫普纳本人那样的倒霉的人。他们两人在使自己陷入冤枉的金钱纠纷方面,都具有令人羡慕的才能。

凡是向你说考茨基开始动摇的人,不是自己说谎,就是听了别人的谎言。我信任考茨基就象信任我自己一样;他有时可能也象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有些自作聪明,不过要是他有什么怀疑,他首先会告诉我。不管怎样,我今天晚上问问他,这种说法如果真的有什么根据的话,可能根据的是什么。

威廉^①最初装聋作哑,现在突然大发雷霆。他在3月28日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请不要把原话告诉任何人,只按照你认为需要的程度转述内容):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纽约方面大概会让步。早在几星期以前,我就给他们去信,以最强硬的态度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也不容许别人利用我来反对艾威林和杜西。我坚决**要求公开道歉**,我再说一遍,我认为他们会这样做的。很遗憾,艾威林没有一回来就立即给我写信”

(这不过是借口,因为在1月20日前后,我就把我们自己那时所知道的主要事实告诉过他²⁵),——

“我只是通过你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情况,而这里又赶上竞选激烈的时候,我自然得全力以赴。这样便耽误了很多时间。不过一切都会处理好的。如果纽约方面固执己见,我就**公开出来反对他们**。请将这一点转告艾威林和杜西”。

总之,局面显然正在变得不利于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艾威林收到了许多从纽约寄来的表示同情的个人信件,罗彻斯特的美国人支部声明仍然信任他,克利夫兰(或者是布法罗?我忘记了)的德国人支部完全站在他一边。但是,执行委员会还在一个月以前,没等各支部表决,就把全部书面材料送交监察委员会去裁决,即又向新的法庭上诉!当然,我们立即给那里写了信,并寄去了文件,坚决要求重视某些信件等等。

艾威林对《人民报》上的第二篇实在是更卑鄙的文章的答复抄件⁵⁶⁸,你大概已经收到。

我们的巴黎人又陷入了困境。他们失去了《人民呼声报》⁵⁵⁰,而《社会主义者报》现在由于缺乏经费也停办了。巴黎工人们五十年来被自己那种宗派主义的和清谈的社会主义弄坏了胃口,以致现在不能消化任何滋养身体的食物。巴黎,这个启蒙的中心,这个思想之城,腻烦思想了。

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⁵⁷⁴使形势紧张到

了极点，一切都陷入混乱，同时在俄国现状下，普遍义务兵役制破坏了俄国军队，这我在十年前就认为是不可避免的。⁵⁷⁵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32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6日给你写了信，并收到你3月29日的来信。多谢你为询问约纳斯的事费心。⁵⁷⁶我想，这会产生效果的。

总之，执行委员会准备答复。这将是再一次隐瞒事实。但是这个决定答复本身就证明，妄图诱骗各支部只根据委员会最初的说法作出判断，是多么愚蠢和卑鄙。本来说首先应当各支部作出决定。后来，给各支部提出的期限还未过，执行委员会就要求监察委员会裁决。而现在它自己承认，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进一步弄清事实！

不管怎样，这些先生们自己毁了自己。既然连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得很象瓦西拉普斯基^①的威士涅威茨基夫妇也已把他们叫作说谎的人等等，可见事情糟透了。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决定将我的信^②给你看，仅此一点就证明，他们两人落到了多么难堪的境

① 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一个主人公，流浪的小贵族。瓦西拉普斯基是海涅根据 Waschlappen (破布)一词而起的名字。——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1—597页。——编者注

地。还在一年以前，我评论执行委员会是地道的德国浑人，实在是太“厚道”了。

在这个事件中使我感到高兴的只是：我现在有希望摆脱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在翻译方面的纠缠。第一、她译得很死板，把实际的工作留给我做；第二、她对译文^①的出版太不经心，使之落入了这帮浑人的手中。^②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必拿着稿子去到处求人。现在，我为她加写了一篇序言^③以后，事情便明显地搁置起来，就是因为这篇序言不合执行委员会的口味！

艾威林夫妇也收到了从马萨诸塞州的斯普临菲尔德寄来的表示同情的信件和支部决议；最近还可能从西部寄来信件。

据英国保守党报刊的报道，瑞士政府好象准备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采取一些措施。自从战争叫嚣开始以来，我就料到了这一点；当瑞士的中立受到威胁的时候，瑞士人就变得卑鄙了。不过，这也许还可避免。

然而在俄国，看来最近两次谋刺⁵⁷⁴使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在那里，人们对政府早已不信任了，现在对沙皇也不信任了。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密谋军官。泛斯拉夫主义者想使现在的沙皇^④的异母兄弟^⑤即亚历山大二世和多尔哥鲁卡娅生的大儿子登上王位。警察又对付不了虚无主义者。据《法兰克福报》报道，有四百八十二名军官从莫斯科经过敖德萨流放到太平洋中的库页岛的感化移民区去。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除非一场战争使它得到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本。——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④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⑤ 尤里也夫斯基。——编者注

出路,而战争又恐怕会来得太晚。只要俄国一干起来,那就太好了!

艾威林在此地东头激进俱乐部中的活动开展得很好。⁵⁷⁷现在美国人又在芝加哥和辛辛那提获得了相对的选举胜利⁵⁷⁸,这对他大有帮助;约翰牛不愿意落在美国人后边,这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唯一的外国影响。后天在海德公园的反强制大规模集会⁵⁷⁹上,一共设置十五个讲台,艾威林将在其中两个讲台上讲话,杜西将在其中一个讲台上讲话。这次集会看样子将是伦敦工人显示英国政治上的转折点的那些大规模集会之一。此外,德国人的选举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你已迁往罗彻斯特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你的 弗·恩格斯

325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4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法格:

您要求我以卡尔·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的资格正式授权给您洽谈有关《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法文本再版事宜。⁵⁸⁰我当然乐于授权给您,尽管我们两人之间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祝好。

弗·恩格斯

326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4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附去为您的出版商写的一封信^①。希望您这一次能成功，无论如何您得把书要回来，因为我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寄给您。⁵⁸⁰还请商洽一下，赠送给我们二十至二十五本，我们很需要。

我给您寄去《每日电讯》关于前天的集会的报道，里面关于杜西谈了很多。⁵⁷⁹肖莱马参加了集会，这次集会无疑是我们这里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纽约事件⁵⁵²很有进展。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干尽了蠢事，已经一败涂地。这件事说来话长，而且相当错综复杂，但是这一方面我们用不着再担心了。

您要是以为我们拿到了几份艾威林和杜西的文章，那您就把桑南夏恩先生想得太好了——我只见过校样，不过我叫杜西给我弄一份送您。⁵⁸¹他们也得去买，桑南夏恩对待自己的作者，简直象对待短工一样。

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前天受到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的厚待，他和他们以及达维特一起上了他们的讲台。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想带达维特去见艾威林，可是达维特说：“我不能和他见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面,因为他是无神论者!”

毫无可能使《时代》早些发表您的文章,因为普莱斯要离开斯旺·桑南夏恩,桑南夏恩说杂志现在由他的合伙人劳里主持,而此人我们又不认识。如果您对这一行业非常严重的杂乱无章有所了解的话,您就会耐心得多了。

不管有没有希望,您还是参加竞选吧。⁵⁸²首先在巴黎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在你们竟又一次断送了自己所有的报刊以后⁵⁸³,别无他路可走,因为要进行鼓动工作就得让公众看得见你们。有一万法郎,你们便能够长期办一份周报,而这笔钱你们应当弄到。此外,我希望俄国的革命会使你们摆脱困境,并使欧洲震撼。三十天里三次谋刺⁵⁸⁴,对沙皇^①本身来说也是够受的。英国报纸甚至亲俄的报纸也说,现在俄国一切都陷入混乱;政府已经威信扫地,军队里充满了虚无主义者——四百八十二名军官被流放到库页岛(在太平洋),被“解放”、赋税和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又遭到了普鲁士式义务兵役制⁵⁷⁵的最后一击。此外,财政危机旷日持久,纸卢布的比价从四法郎贬为二法郎八九生丁,在粮食贸易上美国和印度与之竞争,而且欧洲没有一个银行家愿意提供借款,——这一切延续不到年底!

肖莱马向您问好。

吻劳拉,我打算给她写信。

祝好。

弗·恩·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32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本月9日给你写了一封信。明信片 and 邮包收到了，谢谢。《人民报》把我的序言在那里翻译出来并在该报上发表⁵⁸⁵，是双重的无耻。第一、因为在这家报纸如此卑鄙地对待艾威林的时候，我不愿意跟它发生任何关系。第二、因为我不能容许别人把我的英文著作译成德文，何况译文错误百出，在最重要的地方歪曲原意。我的序言从2月初(1月27日寄去的)就在这个女人^①手里，从那时起我只收到过3月19日(邮戳为4月8日)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只谈到打算出德文版，并征求我的同意，——她知道我手里没有底稿。我随即去信²⁵请她把原稿寄回，我好把它翻译出来。这篇稿子有些地方是需要字斟句酌的。就在这当中她背着我同约纳斯之流搞鬼！

我马上去信抗议。让她把我的信给你看吧。

这件事她做得太过分了。实在不能同常常耍这种把戏的人办事。

我还有账要跟她算。她最近一封关于艾威林事件⁵⁵²的长信

①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可以只用一个词来形容：可恶。这是一个软弱的、随风倒的人企图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恶劣的)辩白。对此我下星期好好地答复她。这种人休想可以把我当作小孩子哄骗。

海德门在《旗帜》上发表的通讯是可鄙的和怯懦的。虽然乔治越来越深地陷在自己那臭名昭著的土地理论里面，可是海德门还想公开地站到乔治方面，因此必定压制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他在这里也并不得手。轰动一时的影响消失了，而新的轰动又不是每天都有。可是没有这些，海德门就不能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与此相反，艾威林夫妇在东头激进俱乐部开始了效果很显著的宣传活动⁵⁷⁷，其中特别强调美国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例子。而美国的例子是唯一能够在这里和德国选举同样发生影响的例子。事情进展得很好，要是美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自由党人可能在一年以后就失去整个伦敦东头。

在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内，危机也在日益迫近。代表会议将在圣灵降临节周召开，跟那些钻进同盟并受到莫利斯支持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斗争，可望在那时见分晓。⁵⁸⁶

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

你的 弗·恩·

328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7年4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匆匆写上几句告诉您一下，两包挂号寄来的书信^①和您在旧历4月7日发出的通知我邮包寄出的信，都已平安寄到。本来不必急于把这些书信寄来，但我还是非常感激您把这些珍贵的遗物信托给我。我将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它们，必要时要使用它们，并且随时准备奉还给您。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32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祝贺保尔当上了植物—动物园的候选人。由于他作为一个黑人比我们大家同人类之外的动物界更接近一步，他无疑是那个选区最合适的代表。⁵⁸²但愿动物们在其与猛兽的斗争中取胜。

① 指卡·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的书信。——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巴利裹足不前,使我感到相当惊讶,既然一伙人弄得被排除于一切报刊之外⁵⁸³,他们又能指望什么呢?我从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梅萨的信中看到,布朗基派也正在大转弯,向可能派靠拢,这又是一个坏征兆。所以,当我们的人暂时处于这样一种困难境况的时候,选举中的微小胜利,即使是相对的胜利,也是十分可贵的。我很清楚,这种境况将会过去,巴黎党的生活总是起落无常的,但我还是不能不盼望下一次他们对自己的小周报比对那些名声不好的日报更爱护些,他们辛辛苦苦地为那些日报造声誉,竟为的是造出声誉以后就被人家一脚踢开。

你们的那位斯坦顿看样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佬。然而,在欧洲,最机灵的美国佬也象最执拗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常常一筹莫展。他们往往把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们看错。⁵⁸⁷

纽约执行委员会在绝望之中又抛出了一封攻击艾威林的通告信⁵⁸⁸,说艾威林的声明是谎言,然而它也承认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极其重要的事实。我们当然要答复。不过这件事实际上已经完结;在另一件事情上,执行委员会本身在纽约被人指控为骗子和撒谎者,纽约各支部正在对它进行追查。所以,不论它过去说了些什么,现在说些什么或者可能说些什么,都毫无意义了。同时美国党的监察委员会请求他们(爱德华和杜西)不要再提这件事,他们还收到寄自很多地方的极其亲切的来信,有美国人的,也有德国人的。所以,这件事实际上已经了结。

爱德华和杜西在东头的俱乐部的宣传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美国的例子起了作用,它终于为推动英国工人提供了一个杠杆。

在同盟²⁶⁶里,象在一切严肃对待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对他们掉以轻心的地方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正在衰落。他们昨天在理事

会上提出的最后建议是：代表会议⁵⁸⁶取消对代表资格证的任何检查，每个自称是代表的人都应该被接受，为的是让他们可以施展其制造假选票的惯技。这连莫利斯都觉得太过分了。但是仍然有五票的少数赞成这种荒唐事！

庞尼事件⁵⁸⁹，我还不大清楚。事情的关键在于德国刑法典第4条第1款：

“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属于下列情况者得予以起诉：

（1）凡外国人在国外（在别国）对德意志帝国或帝国之一邦犯有**危害国家之罪行**或者制造贋币者。”

把这个条款用于除未加入外国国籍的政治流亡者以外的任何人，都一定会引起同被告所属国的冲突。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民族都不会忍受这种对待，如果试试这样对待一个英国人，那末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大臣也不得不立即把英国舰队派往德国海岸。因此，看来俾斯麦要迫使法国在战争和屈辱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不能设想他不知道逮捕施奈贝累的命令。但是从欧洲局势来看，战争对俾斯麦来说将是**孤注一掷**。只有十足的疯子才会这样干。也许再过几天会有些眉目。我实在不能想象他是这样一个头号的蠢驴。

随信附去保尔要的十二英镑的支票。

尼姆很健康，昨晚和彭普斯去看戏了，这个星期爱德华还要请她到公主剧院看戏。这里啤酒喝的很多，我一天喝两整瓶，走三哩路，最近几个星期日都喝一杯葡萄酒——这就是进步！

祝好，并吻你们两人。

你们的 弗·恩格斯

33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希望你的身体好一些，也希望你对完全丧失写作能力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现在写东西也困难起来了，从新年开始我患了慢性眼炎，不得不在阅读方面，特别是在写作方面对自己严加限制。下星期要请此地一位一流的眼科医师给我诊断一下。

你在4月20日来信中关于纽约的浑人们所说的那些话⁵⁹⁰，当然是完全对的，不过，你不要忘记，我只能回答你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而不是你根本没有谈到的那些问题。

《宣言》已经译好，可是我那该死的眼睛妨碍我校阅译稿。此外，还有法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的译稿放在我的桌上，等着校阅！⁵⁹¹要知道，四十年前你们毕竟是德国人，具有德国人的理论头脑，所以《宣言》在当时产生了那样的影响，可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虽然它也译成了法文、英文、佛来米文、丹麦文和其他语文。对不重视理论而讲究实际的美国人来说，依我看，别的比较简单的东西倒是更合适些，何况，我们经历过《宣言》所讲的事情，而他们却没有。

关于我那本书^①的事，全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它弄糟了，她让福斯特小姐全权处理，而福斯特小姐把此书交给了执行委员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编者注

会。我立即提出了抗议,但是木已成舟。迄今为止,凡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承办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办糟了的。我再也不托付她任何事情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如果她能办成什么事情,我会感到高兴,不过我可领教够了,但愿她今后别来打扰我。一星期前我回复了她最后的一封信²⁵。

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要求,我把你寄来的那封通告信⁵⁸⁸寄给他了,但要他退还。他答应把需要发表的东西寄给我们。

艾威林正在伦敦东头进行出色的宣传活动。⁵⁷⁷ 美国的例子在那里很有吸引力,各激进俱乐部——自由党人靠它们在伦敦的六十九个议席中捞到十二席——纷纷请他作关于美国运动的讲演,于是他和杜西起劲地工作。这直接关系到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纲领的英国工人政党的问题。如果一切进行很好,那就会使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 和社会主义同盟²⁶⁶ 退居次要的地位,从而会使未解决的冲突得到最好的解决。海德门看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他几乎和所有他自己的人也都搞坏了关系。因此,他现在在《正义报》上刊载了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的控告。⁵⁹² 这很好,这样就会肃清在艾威林背后散布的流言蜚语,艾威林也有可能在各处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圣灵降临节周,社会主义同盟的情况也有个分晓,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开,或者是整个这家小铺子倒闭。⁵⁸⁶

艾威林夫妇已把载有他们介绍美国的几篇文章的《时代》给你寄去,可曾收到(3月号、4月号和5月号)? 连托利党的《旗帜报》也称赞这些文章! 艾威林夫妇现时在这里做的事情比所有其他人都多,产生的效果也大得多,就是这样我还得回答威士涅威茨基老太婆对于严重控告的幼稚可笑的疑问,她认为“只要艾威林博士

没有驳倒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信,他就摆脱不掉这个严重控告”! 这位太太看来跟她那些德国长舌妇们一起完全忘记了,不是艾威林应当反驳,而是执行委员会应当拿出证据!

《公益》、《平等》和《今日》随今天这班轮船给你寄去。在《平等》上,德·巴普关于比利时社会党人的胡言乱语⁵⁹³,大概会使你发笑。自从佛来米人从瓦龙人手里,根特人从布鲁塞尔人手里把一切事情抓过去,那里的运动开展得很好,但是这个家伙怎么也不能闭嘴不胡说。最可笑的是,当布鲁塞尔人想要建立一个由他们组成总委员会的新国际的时候,鲍德利却建议他们参加“劳动骑士团”⁴⁹⁵。于是就发生了教皇鲍德利和教皇德·巴普之间的竞争!

衷心问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昨天我和艾威林夫妇去了美国,就是说去了野牛毕尔的营地⁵⁹⁴,很好看。

你的 弗·恩格斯

33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7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你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哈姆雷特。你知道,考茨基和我是完全回避此地德国人的那些无谓争吵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们的全部时间就会白白地浪费在这些可鄙的流言蜚语上。你知道,在此地的协会¹¹⁸里,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为他们全都陷入了极其无聊的纠纷里。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稍有举动,

那就会引起注意,人们便追根究底,第二天就会在所有的无政府主义俱乐部里宣扬开来。如果你能到这里来一下,那末只要去一次俱乐部并在那里讲一次话,你马上就会在两三天内了解到你需要了解的一切,而且不会引起任何惊扰。总之,你没有到这里来,不仅使我们扫兴,而且你的旅行目的也只是实现了一半。现在我们只好使用老列斯纳,但是他太迟钝,只能成为蹩脚的外交家。

关于巴贝夫案件,在阿韦奈耳的《星期一》^①以及《阿那卡西斯·克罗茨》中只字未谈。不过,在第42页和第94页上有点东西。因此,我把《星期一》用挂号寄给你。只是请你快一点(两个星期左右)寄回来,因为这本书我需要查阅。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邦纳罗蒂的《巴贝夫的密谋》,我也有一本宪章派出版的英译本,可是我的这本书和许多别的书一样被人拿走了;我又仔细地找了一次,还是没有找着。

关于俄国人,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什么地方都没有谈论过的问题。⁵⁹⁵所有欧洲反动势力对虚无主义者谋刺沙皇的行为,尤其是对使用炸药感到愤慨,而对俄国革命者则更是怒不可遏,要求把他们引渡给俄国,并且不是都没有办到,连美国也如此。可是俄国政府干了些什么呢?它在索非亚组织颠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⁵¹¹活动,而巴滕贝克在这次事件中所以没有被枪杀,只是因为他软弱。⁵¹¹它在布加勒斯特谋刺保加利亚地方行政长官。还有,大约一个月以前,它还在索非亚组织人往波波夫^②少校(卫戍司令或是别的什么官职)的住宅扔炸弹。⁵⁹⁶由此可见,俄国政府控告虚无主义者并据以要求将他们当作普通罪犯引渡的一切行

① 若·阿韦奈耳《革命星期一》。——编者注

② 原稿中写成帕诺夫(Panoff)。——编者注

径，也是**它自己**通过它在保加利亚的人所共知的代理人在干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求，对这些俄国特有的做法，无论是革命者的，或者是政府的，要同等看待。这一点，几乎所有的人已开始理解，但重要的是要把它说出来，而且要大声地说出来。

施奈贝累事件⁵⁸⁹显然是预谋的，是为了让布朗热跳出来。还在两星期以前就预见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每日新闻》和《每周快讯》驻巴黎记者克罗弗德老太婆。俾斯麦的电报证实了这一点。

你们是否会在瑞士受到压迫，完全取决于战争叫嚣。如果战争叫嚣平息下去，联邦委员会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战争叫嚣厉害起来，它就会吓得魂不附体！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沙克再到瑞士，对她不要太信任。她过于喜好活动，但往往偏离正轨。一方面，她和她的自由党老熟人们来来往往；另一方面，在此地的英国工人中间，她又特别喜欢寻访无政府主义者。我个人毫不反对她和那些她怀有好感的人们交往，何况她本人又十分可亲、机灵、活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正当现在在同盟里行将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决战的时候（在圣灵降临节，在代表会议⁵⁸⁶上），她偏喜欢与他们交往，因此有些人称她为无政府主义女伯爵了。但是，这绝对只能在我们之间说说。一般说来，我还认为她是一个完全无害的女人。

艾威林和杜西正在东头激进俱乐部进行出色的宣传活动。⁵⁷⁷这些俱乐部为美国的例子所震动，现在也在认真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些人自动向艾威林靠拢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我们能在这里获得稳固的立足点，那就既会使社会民主联盟，也会使社会主义同盟退居次要的地位，并将开始征服伦敦。

这里一下子就涉及到十二个议席——此地的这些俱乐部迄今一直是自由党人的支柱。海德门也看到了威胁着他的危险，因此现在在《正义报》上重复纽约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的诽谤⁵⁹²。我们正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宣传活动。但是，你看看这个可鄙的纽约执行委员会因其无理的诽谤给我们这里的工作造成多大麻烦。

穆玛^①向你问好，她正好在这里。

你的 弗·恩·

33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5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4月25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但是序言尚未收到**。如果在星期一由下班轮船寄到，我马上告诉您。目前，既然书我还一本也没有收到，所以**不拘什么**，校样或别的什么都行，请您设法给我寄来，我好工作，因为《人民报》的译文⁵⁸⁵是绝对不成的。在我发炎的眼睛允许的条件下，我将尽快地翻译。您没有在一想到出德文单行本的时候就马上把稿子或校样寄给我，真是遗憾。⁵⁹⁷

左尔格写信给我说：

“威士涅威茨基夫妇非常抱歉，由于执行委员会弄虚作假，隐瞒真相，以致他们写了那封信给你^②，现在他们已经尽力在纽约支部里为艾威林主

① 路易莎·考茨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9页和第628—629页。——编者注

持公道。”

如果这段话象我所想的那样是在您同意下写的，那我十分满意，我也不想再就此事进行争论了。

当我得知那本书终于脱离可鄙的执行委员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⁴⁴³之手时，我比谁都高兴。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由小集团出版的一切出版物都是毫无用处，等于白费的，单单是它们的那种出版方式，就使得它们被排斥在一般书籍市场之外，从而也不为读者所知。1878年以前，甚至德国党的出版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在反社会党人法²³实行以后，这种情况才改变，因为这个法令迫使我们的组织了自己的书店^①，既对抗政府，也对抗官方组织的莱比锡书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运动一开始就声势如此巨大的美国，还要犯毫无必要重复的同样错误，造成同样的有害后果。全部社会主义书刊，在英国是宪章派的书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都散失无遗了，甚至英国博物馆现在不论出多高的价格也弄不到这些出版物！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我仍然十分忠实于您。

弗·恩格斯

33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7年5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在4日给你写了一封信，并收到了你4月26日的来信。十

^① “苏黎世人民书店”。——编者注

分感谢你的来信,这一定是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关于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和她后悔写了诽谤性指责信的那段话^①,我只能看作是在她同意之下写的,免得她亲口说出:“父亲,我犯了罪。”^②今天我给她写了信,这样告诉她:“如果这段话象我所想的那样是在您同意下写的,那我十分满意,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就此事进行争论了。”你可以看出,我想尽可能帮助她解脱在这件事上的窘境。但是,她太糊涂了,而且是一个极其倒霉的人。她来信说,想把我的序言译成德文出版。⁵⁹⁷我当然不反对。她知道我没有留下底稿,却不同时将稿子寄给我,以便我可以把它翻译出来。此外,我没有收到那本书,竟连序言的校样也没收到。相反地,这篇序言却交给《人民报》去处理,该报登出的译文太不象样,其中有一些译错的地方使我几乎要认为是她把我的英文稿子抄错了。⁵⁸⁵现在她却来信说,她终于把稿子寄给了我(只字不谈《人民报》上的译文),但我却**没有**收到。

约纳斯先生不得不退让一些,这特别使我高兴。⁵⁹⁸本来他在业务上是与执行委员会有矛盾的,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件事情上为委员会效劳,而他在以前整个这段期间——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他在这件事情上碰了钉子——却表现得极端恶劣。

朋友李卜克内西现在也突然不想“跟执行委员会决裂”。执行委员会企图把它汇出的八千美元用作收买的手段,德国人则不会去反对这些人!但是,我已经把现在突然想双方都不得罪的好心肠的李卜克内西逼到墙角,他跑不掉了。如果不是他那样愚弄我们,我们对第二封通告信的答复早就写好了。不过,这个答复倒不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译者注

那么急迫,它应当给予决定性的打击。由于你的支持和努力,我们胜利了。否则,我们还会很长时间得不到这样的胜利。我们这些老头子还能相互信赖,真太好了。

你的 弗·恩格斯

334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7年5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尔提涅蒂公民:

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为您的事情⁵⁴⁶所做的努力没有完全白费。汉堡的(社会主义的)《公民报》编辑约翰奈斯·韦德给我来信说:

“一位此地的商人(经营棉花的),我的好朋友(没有政治偏见),可能录用马尔提涅蒂,不过开始待遇微薄。但要马尔提涅蒂先寄去照片。这看来好笑(我的朋友自己也这样认为),但由于手续上的原因,必须如此。最好是马尔提涅蒂本人能给这位先生寄去照片和求职信。他叫约翰奈斯·鲍尔,鲍尔—施泰因贝格公司,旧堤58号。”

如果您想试试在那里找个位置,那您最好把自己的照片给鲍尔先生寄去。我按德国商界通用的格式拟了一封给他的信稿,今一并寄上。我提醒您,您在汉堡要躲避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否则您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德国社会党人的处境日益恶化,预料有颁布一些新的强制法令的可能。另一方面,这里也许能给您提供经商的机会,从而使您前途无量。

我的眼睛看来终于好转。但是,我还不能考虑繁重的工作,因此您的稿子^①仍搁置未动。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致汉堡的约翰奈斯·鲍尔先生

我从约翰奈斯·韦德先生处高兴地获悉,贵公司有可能录用我,但您想先得到我的照片。兹将照片寄上,同时奉告,我曾在本
地皇家公证处供职(写上年数)……年。如蒙详告我可望从事之工
作以及其他条件,不胜感谢之至。所望若得以实现,我愿竭尽全
力,遵照您的要求履行新的职责。

蒙您盛情帮助,谨致衷心谢意。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帕·马·

地址:

约翰奈斯·鲍尔先生
鲍尔—施泰因贝格公司
德国汉堡旧堤 58 号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

335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5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匆匆忙忙地写几句。有希望给马尔提涅蒂在汉堡找到事做，我今天为这件事写信忙了一天。^①你大概在《正义报》上已经看到了海德门怎样想方设法要把爱德华在美国所遇到的麻烦宣扬出来⁵⁹²，但是显然他得到了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在这一期报上的退却是够丢脸的了。⁵⁹⁹关于这件事情的第三封通告信正在印刷中。⁶⁰⁰我和李卜克内西曾就他那封即将发表的信有过相当有趣的通信²⁵。我们在纽约大获全胜，这是主要的；我希望我们的最后一封通告信将会把事情了结。

保尔的胜利虽然表面上是消极的，但仍然令人十分满意。⁵⁸²只是这次重选看来从巴黎方面考虑有点过多了。然而这会使他将来有一个较好的地位。

老实说，布鲁斯之流的成功⁶⁰¹，我是想不到的。你们被那么多家报纸赶了出来，而当报纸在我们的朋友们手里的时候又没有利用它去造成长久的影响，现在却喊着要办新的“日报”，这是没有什么用的。⁵⁸³不过，没有关系，布鲁斯之流进入市参议会是仅次于我们自己人获胜的一件大好事，因为在那里他们一定得暴露出他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们的真面目。克里默和豪威耳之流自从进了议会，他们在伦敦的声望从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落。

我祝贺保尔痛击了他的一个选民。那件事一定给人留下了印象。

自从我开始吸别的雪茄烟以后，我的眼睛好多了。造成我的眼病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你也许觉得好笑，但是等我一有时间，就从医学角度给保尔解释，这种病完全是因为布埃耳塔阿瓦霍那个地方的烟草田过多施用鸟粪引起的。当然我还得十分小心，看书和写字要有节制。

我倒很想看看法国的政府危机⁶⁰²将怎样结束。除非克列孟梭上台，否则又会是旧戏重演，而我怀疑克列孟梭在现在是否肯上台。他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后一张牌，如果他在不解散议院的情况下上台，那他就是个笨蛋。

爱德华和杜西今天要在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一个露天集会上讲演。又刮风，又下雨，直到下午四点钟阵雨不断，现在好些了。我不知道开会的时间，但愿是在下午的晚一些时候。他们在东头的宣传活动正在不声不响地、扎扎实实地进行。⁵⁷⁷下星期日召开同盟代表会议⁵⁸⁶。这将决定它的命运。同盟和联盟²²⁹的情况都不好；海德门在他那一群人中又弄得很臭，跟秦平闹翻了，而白恩士则到处鼓吹把这两个组织中的工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会，让海德门、莫利斯和艾威林等人自己去吵个明白。

今天就写到这里，执拗的尼姆在摇吃饭铃了。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36

致卡尔·考茨基^①

伦 敦

[1887年5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版序言的译文，明天可以完成。⁵⁹⁷你如果想要并能够在星期二晚上以前来抄，我将乐意给你。如果需要的话，大部分译文可于明天即星期六早晨来取。我关照尼姆一下，以备你万一来得太早。

你的 弗·恩·

337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7年5月28日[于伦敦]

我的序言的约纳斯译文糟透了⁵⁸⁵，请你千万不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我费了很大劲终于从美国收回英文原稿，刚刚亲自把它译完，但是已经表示可以把我的译文给男爵。

男爵刚刚来过这里。他会把我的序言译文让给你，并会很快地转抄一份，因为我的稿子必须马上寄到美国去，以便挤掉约纳斯

^① 此信手稿有缺损。——编者注

的译文。辛格尔来过这里，叙述了卡·奥·施拉姆最近对你的猛攻，真是岂有此理！明天社会主义同盟举行代表会议⁵⁸⁶，会上将决定它的命运。

英文版《状况》^①，我还一本没有收到，他们倒给卡尔·考茨基寄来了十八本，这样明天我才终于能得到一本！奇妙的做法！我的眼睛正在慢慢好起来。

你的 弗·恩·

338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本星期我在《正义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关于《状况》^①英文版出版的消息，但我本人至今连一本书也没有收到，甚至还没有看到这本书。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做法，您应该注意此事。现在正好卡尔·考茨基来了，他告诉我他收到了十八本，并盛情地送给我几本，这样我才终于有可能见到这本书。

有人告诉我说，拉弗耳先生的伦敦代销处^②是在伦敦书业界专门代表俾斯麦主义的书局。对此当然是毫无办法的，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情况。

序言的译文⁵⁹⁷我没有来得及在这班轮船启航前译完，下次邮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特吕布纳书局。——编者注

班一定寄到。

忠实于您的 弗·恩·

33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5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刚才已将序言译文⁵⁹⁷用挂号邮寄给您。它也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今天收到邮寄来的十二本书。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并向您深致谢意。书的装帧比我预期的要好，我还没有时间翻看里面。匆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4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7年6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任何运动都不象还处于宗派阶段的运动那样，驱使人们去干那么多徒劳无益的事情。对于这一点，你象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那时一切还围绕着流言蜚语旋转。这封信中所谈的英国情况也是这样。

上星期日举行了社会主义同盟代表会议⁵⁸⁶。被准许参加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得到莫利斯的支持，因为莫利斯对一切与议会制有关的东西都恨得要死，简直是个糊涂虫，而且作为一个诗人看不起科学。决议（它本身是相当天真的，因为目前在这里根本谈不到议会活动）是以十七票对十一票通过的（见6月4日的《公益》）。其中有一票是专门为此事而凑成的假支部（三个男人和他们的妻子，加上沙克女士！）投的，有三票是受外地委托的伦敦代表投的，他们所受的委托责成他们对此类不参加议会活动的决议一概投反对票。可见，有三票是窃取来的，有一票是无效的。

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莫利斯的声明：只要原则上承认任何议会活动，他就要退出同盟。因为莫利斯每周要给《公益》弥补四英镑的亏空，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有分量的理由。

我们的人现在打算把外地组织起来（他们已在顺利进行），并想在三四个月后召开一次非常代表会议，把这一切撤销。但是这未必做得到，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制造投票支部的本事比我们的人大得多，他们会用七个人造出八个有投票权的支部来。不过这个滑稽剧也有某些好的方面，而且在同盟中工人目前的情绪下要避免这个滑稽剧是不可能的。巴克斯当然和我们在一起，工人当中，唐纳德、宾宁、马洪等是最好的。我们的人当中谁也没有同意被选入执行委员会。话又说回来，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干脆抛开我们的人，而这倒是最好不过了。

重要的是，在真正的工人运动即将开展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不要让一个妄图领导整个运动的组织（如纽约的执行委员会和此地的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束缚住手脚。外地的工人到处都在建立不附属于伦敦的地方联合会（社会主义的）。他们对来自伦敦的一切都

嗤之以鼻。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流言蜚语。我们刚刚多少摆脱开纽约执行委员会⁶⁰⁰，沙克老太婆就给我来信说，她不能到我家作客，因为不愿同艾威林会面，现在有艾威林的重要材料，比美国人的控告更严重得多，等等。我要她说清楚些并拿出证据来，她的回答是隐晦的诋毁，只有卑鄙透顶的长舌妇才干得出来，她拒绝说出任何详情和证据，建议我自己在伦敦打听艾威林的去，并答应协助我！我当然回答她说²⁵，我根本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去为她的谰言找证据。这是她的义务，既然她拒不履行义务，那末我很感谢她决定不再来看我。

我之所以向你絮絮叨叨地谈这些，只是因为沙克必定会给她的挚友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写去详述此事的长信，可能由此而给你找麻烦。所有这些流言蜚语都来自那些善男信女，他们恼怒的是，艾威林是一位极著名的牧师^①（公理会会员）的儿子，而且他父亲直到最近死去以前同他关系非常好，可是他竟参加了布莱德洛的不体面的无神论宣传，而布莱德洛之流现在因为艾威林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便津津乐道地传播这些流言蜚语。所指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他的前妻同他分居并辱骂他（她是跟一个牧师私奔而离开他的），另一件是他一身债务。他之所以欠下那些债，是因为：（1）他太傻了，完全出于好心肠，把布莱德洛给他的承印商发出的巨额期票转到自己名下，不知道布莱德洛已同承印商解约，因而逼得他破产；（2）他同布莱德洛一起在纽曼街办过一个生理实验所和附设学校，狡猾的布莱德洛（过去是一个讼师的办事员）让艾威

① 托马斯·艾威林。——编者注

林一个人担当法律上的负责人。当事情失败，艾威林同布莱德洛散伙时，布莱德洛毫不费力地把全部负债推给了艾威林，而他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把全部资产据为己有。现在艾威林不得不为偿付这些债务而疲于奔命。在钱的事情上，他象三岁小孩一样容易受骗，而且只要请他帮忙，他所做的比人家求之于他的还要多。可是，那些在钱的问题上过分慷慨乃至到了可笑程度的人，一向被人家诋毁为骗子。只要沙克简单地问问我，她就能够从我这里知道这一切。但这不是她想得到的。这里的问题是别有用心。

沙克一般地说是一个非常喜欢交际和开朗活泼的女人，她总想表现自己。她因反对风纪警察而受到了警察的刁难，这促使她加入了我们的党，入党以后，她在德国从事妇女宣传活动，这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有意义，但是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情况下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据辛格尔告诉我，她使党吃了三次秘密结社的官司，因为妇女们在彼此吵架时把自己丈夫在党组织中的活动泄露了出去，好象告密似的。幸好警察局连她这种活动也禁止了。现在她到这里来，经常跟一些虔诚的资产阶级太太们交往，这些太太们搞反对传染病防治条例的宣传活动（反对企图实行妓院由国家准许并受国家监督的办法，主张卖淫自由，——这种宣传本身有点意义）。一切关于艾威林等等的流言蜚语，她都是从这些太太们那里听来的。另一方面，她和同盟²⁶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混在一起，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听这些流言蜚语，同时又向她传播新的流言蜚语，于是她越来越多地卷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诡计。现在，当同盟发生危机的时候，她感到不能再老到我家来了，于是就找一个不管适当不适当的借口，赶在别人跟她绝交之前，自己先绝交。艾威林就让她派了这个用场，各种流言蜚语就由此而来，结果只

是使我不得不再写一次那些无聊琐事，这对我的眼睛是不大有好处的。

好吧，今天就写到这里，祝你健康。同时寄去邮包一个，内有《今日》一期，《公益》两期，《平等》一期，艾威林的通告信⁶⁰⁰英文本和德文本各五份。

序言的德文译文⁵⁹⁷，我已经用挂号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寄去(随星期三^①离开的轮船)。

你的 弗·恩格斯

341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有一大堆流言蜚语讲给你听。当运动还处在宗派阶段时，它的一切都成为流言蜚语，英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上星期日同盟开了代表会议。⁵⁸⁶莫利斯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十七票对十一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同盟应奉行反对议会制度的政策。在这十七票中，有一票是无政府主义假支部投的，有三票是投票人违背其所受之委托投的。真正的理由是，需要莫利斯继续出钱弥补《公益》每周四英镑的亏空。如果这项决议不通过，莫利斯就退出同盟了。

① 6月1日。——编者注

我们的朋友们现在正设法把地方上的支部组织得更好些，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会议来撤销这个决议。我不相信这会成功，杜西也不相信，但是鉴于工人当中的情绪，这种努力是必要的。

沙克老太婆(顺告，她正好和你同岁!)是上述那个无政府主义假支部的一个有名气(并不大)的成员，她近来大力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在她看来这是在此地表现一下自己的最好不过的办法。这样她就把自己弄得要么不再到我家来，要么来了自讨没趣，因此她主动断绝来往。29日开了代表会议。30日她写信给我说：她不能再到我家来了，因为她不愿同艾威林会面，理由是艾威林做了些不光彩的事，而且还进行诽谤。诽谤谁呢？诽谤杜西！我回信²⁵要她说明细节，拿出证据，同时声明，如果我得不到答复，我就要把她的信转给爱德华。她回信说：她细节无可详告，要我去了解爱德华的为人和他的全部经历，在这方面她可以帮助我。我当然拒绝了，并再次要她说明细节，拿出证据，否则一切后果由她负责。她又拒绝了，并警告我说，如果我为爱德华承担责任的话，“我家的名誉”就会受到损害，云云。无非是流言蜚语，含沙射影，血口喷人。指责爱德华诽谤杜西，就是暗示爱德华散布流言，说杜西特别嫉妒！——好吧，我在回信中就告诉她，因为我家的名誉要求到我这里来的人要敢于对他们彼此之间的议论负责，所以对她决定不再上门来访一事，我只能表示非常感激。当然我把所有这些信都读给杜西和爱德华听了，他们打算明天去找她，要她当着考茨基夫妇的面作出明确的说明。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还是让他们去试试吧！

我很高兴我们幸运地摆脱了这位太太。她跟哪一方面的人都有来往(其中有狂热的教徒、无政府主义者等等)，而且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长舌妇。她先是从她的教徒朋友们那里搜集到关于爱德华的流言蜚语，然后在贝赞特老太婆那里取得证实，贝赞特本来完全可以缄口不语，但她却以爱德华的传奇剧式的雅量为可欺。这一切的发生全怪爱德华顽固地要模仿传奇剧中的品德高尚的主人公：遭受四面八方的诽谤，并颇以此为荣，因为这个角色就是遭诽谤的，而永恒的正义终将使真相大白，使他的品德大放光辉。但是我们将触动他一下，我想经验也给了他一点教训。所以我们一旦抓住一点切实的东西，我们就很快地结束这一切。

昨天赛姆·穆尔离开这里，今天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说肖莱马今晚来。彭普斯和孩子们都在这里，那个男孩实在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他父母两人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那么诙谐。

我终于能在一个开着的窗户旁边坐下了！这很不错。

赛姆·穆尔想知道保尔是否收到了他给他寄去的贝克曼的《发明史》。

爱你的 弗·恩·

尼姆向你们问好。冬天过后，她有点气喘。

342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沙克老太婆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她和考茨基夫妇住在一起，

昨天杜西和爱德华到考茨基家去了。正好她在家。她拒绝见爱德华。杜西和考茨基夫人进了她的卧室。问她能拿出哪些事实来反对爱德华，根据何在，她怎么也不肯回答。杜西狠狠敲打她几句之后，对她说，这样拒不回答是卑鄙的。她说，我不容许任何人跟我这样讲话。杜西说，那末，现在请容许我当着路易莎·考茨基的面对您再说一遍，您提出那样的指责而又不拿出证据来，这是卑鄙的。她听罢就跑掉了，把杜西留在她的卧室里！

她甚至想要老列斯纳同意她的诽谤，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她还说派尔希对待彭普斯不好！这一切现在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这倒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爱德华明白他对所有这类事情采取不屑理睬的态度会产生什么结果，并使他在本该为自己辩护的各种事情上申辩；二是有助于考茨基夫妇摆脱和肖伊同住一所房子的倒霉处境。他们准备搬走，自己租一套房间。

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前些天沙克请贝赞特老太婆喝茶，当她的面说，我们所有的议员，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以及所有其余的人全都被收买了。考茨基跳了起来，对着她的鼻子晃了拳头，真把他气炸了。如果不是因为她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早就把她甩开了。

肖莱马还在这里，他是作为8月份将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不列颠协会⁶⁰³会议化学组副组长在这里进行工作的。今天早上，他、尼姆和彭普斯谈了很久，他们计划9月份到巴黎去旅行。现在这还是空中楼阁。他向你们两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43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7年6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是哪一天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谈沙克的事的？刚才收到李卜克内西夫人的来信，这封信使人觉得，好象至少她对整个这件事毫无所知。希望弄清这个疑团。

你的 弗·恩·

34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7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这封信寄往罗彻斯特，看来，还是严格按照你的吩咐寄往霍布根比较好一点。明信片已收到了。你说得对。事情拖延下来全是由于威廉^①，因为我不得不先把他逼得无路可走。通告信（六份英文的和六份德文的）你大概已于6月4日寄去的邮包中收到了。

沙克那回事^②是这样结束的：我对她不打算再来看我一事深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9—653页。——编者注

表谢意以后，杜西和艾威林在星期五（6月10日）到她那里去了。她只接待了杜西，杜西要求说明，她能拿出哪些事实来反对艾威林，那些事实的根据又是什么。她再一次拒绝回答。杜西对她说（当时考茨基夫人在场），这是卑鄙的。沙克说，我不容许任何人跟我这样讲话。杜西说，那末，现在请容许我当着路易莎·考茨基的面对您再说一遍，您指责一个人而又没有勇气对自己的话负责，这是卑鄙的。沙克听罢就跑出了她的卧室（这一切都是在那里发生的），杜西再也没有见到她。几天以后她去德国了。这是我所见到过的俗不可耐的长舌妇之一，是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容克贵族。

由于巴克斯和布莱德洛在进行论战，我暂且给你寄去《公益》。⁶⁰⁴ 据广大读者看，巴克斯未必能战胜狡猾的布莱德洛。巴克斯很有才能，博学多识，但是还深深陷入德国哲学，也许将来能突破它，但目前还远没有消化。

为了做到准确无误，我想对我在前一封信中关于艾威林前妻跟一个牧师离开他的说法^①提出更正，他们是双方同意分手的，所以对那个在这件事上也起过某种作用的牧师，我就暂时不去管他了。

《社会主义者报》重新出版了。杰维尔从他的老人那里得了一笔遗产，提供了一万二千法郎给报社使用。我将写信给拉法格，让他们给你寄报纸，但是否办到，大概只有从你那里才会知道。他们的混乱，我是了解的。

昨天晚上，在下院两分钟之内一段一段地强行通过对爱尔兰的治安法⁵⁷⁹。完全和反社会党人法²³是一路货色。不折不扣的

① 见本卷第649页。——编者注

警察暴政。在英格兰属于基本权利的东西，在爱尔兰则被禁止并被认为是犯罪。这是现在的托利党和自由党人合并派³⁴³的墓碑，我原以为前者不会这么愚蠢，后者不会这么卑鄙。此外，该法令不是在一定时期内有效，而是永远有效。英国议会已降低到了德国国会的水平。这种状况当然长久不了。

现在快到发表马克思给你的那封评论亨·乔治的信¹⁵的时候了。或许是在行将举行的纽约十一月选举⁶⁰⁵之后，如果乔治又在那里自吹自擂的话。要给他留个选择余地，或者向前发展，或者自毁名声，看来，他宁取后者。

再给你寄去一个邮包。最近一期《公益》我还没有收到，下次再寄。

希望在罗彻斯特的休养能使你很快恢复健康。我的眼睛仍然强迫我无所事事，由于天气很好，这对我大有益处。但愿这样的天气保持下去。

你的 弗·恩格斯

34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7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马尔提涅蒂：

鲍尔先生没有回信，据我从韦德那里了解，是因为他现时外出。因此，现在询问他是否收到了您的照片，是无用的。^①我大概

^① 见本卷第641—642页。——编者注

很快有可能得知此事，希望在这期间您收到鲍尔本人的通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346

致约翰·林肯·马洪

伦 敦

1887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洪：

现将您的纲领（上面写有几点意见）寄去。⁶⁰⁶我认为，它作为工人阶级的自发的原则宣言是很好的，只是需要表述得更精确一些，并作一些补充。

很抱歉，我未能早些将它寄去，因为我眼睛发炎，不能多看多写，还常常被打断。明天给您写信详述。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347

致约翰·林肯·马洪⁶⁰⁷

伦 敦

1887年6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马洪：

昨天我把纲领寄还给您了，上面写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许以后会有用。

您关于工联的首领们所说的话是完全对的。从**国际一**成立，我们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斗争。从他们的队伍里，出了麦克唐纳、伯特、克里默和豪威耳之流，而**他们**在议会活动方面的名声，使得一些较不出名的首领效法他们的行动。如果您能说服北部的工联会员，把他们的联合会看作是一种可以取得一些**次要**成果的重要组织手段，并不再认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那末，首领们的控制就会完蛋。

依我看，您的组织计划为时过早了一点。首先应当把外地真正发动起来，可是直到目前还远没有做到这一步。只要外地没有出现能影响伦敦的强大力量，就不能强使伦敦好闹意气的人们闭嘴——这只有伦敦群众的真正运动才能做到。依我看，人们出于客气所称呼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已表现出过于急躁的情绪；在实际上还没有可组织的对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进行组织工作，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而当群众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迅速组织起来。

至于同盟，如果它还坚持最近一次代表会议⁵⁸⁶的决议，那我就明白，一个打算利用现存的政治机器作为宣传手段和行动手段的人，怎么能够仍旧是它的成员。

当然，同时必须继续进行宣传，我也愿意量力捐助。但是，用于这方面的经费应由一个**英国的**委员会来募集和分配，既然经费来自伦敦，则应该是一个**伦敦的**委员会。这一点我将同艾威林夫妇商量一下，并把我的捐款交给他们。

我不知道您从哪些书中可以得到关于鲁德运动的资料。要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所作的记载中选出可靠的材料，那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34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山岛

1887年6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到6月16日为止的信件等等都收到了。

我已写信²⁵给威士涅威茨基夫妇，要他们把注写成这样：“批驳艾威林由于到美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而遭到的拙劣诽谤。”⁶⁰⁸要是他们连这个也不愿做，那让他们找你去，你在不得已时可以授权给他们**将注全部删去**。因为我决不能提到艾威林而又对**这种**无稽之谈不置一词。

关于《时代》，艾威林写了附去的明信片。杂志大概已寄往罗彻斯特。

斯克里布纳的《资本论》预告一事，看来是蓄意侵犯版权。⁶⁰⁹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将转告桑南夏恩。据我所知，斯克里布纳**不是**桑南夏恩在纽约的代销人。

执行委员会的那些人认为他们用竞选运动经费已经买得李卜克内西缄口不语，这是预料得到的，而且不是没有根据的。幸好，有李卜克内西第一封夸口的信在，他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如果他**要**食言，我就毅然决然利用这封信。

海德门在这里也继续不断地中伤艾威林⁵⁹²，而艾威林不好意思谈这些事情，也大大助长了他这样干。只要我们哪怕抓住了一次这个家伙的把柄，我们就整他一下；其实，他本人在使自己的名

声越来越臭。他嫉妒得很，容不得任何人跟他竞争，并同所有的人明争暗斗。而艾威林终于斗志奋发，杜西也尽力使他保持住这种斗志。

不要忘记沙克的事^①。这个女人又要到这里来，并且无论如何要在这里表现自己。因此，最好识透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这里使考茨基夫妇和艾威林夫妇大为高兴；看来，此事对她摇摆到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去，也是不无影响的，证明她在我们这里毫无办法了。李卜克内西写信说，她向德勒斯顿写去了一个惊人新闻，说艾威林以前有一个妻子，他没有跟她离婚，现在又跟杜西不结婚便同居了！此事在这里是这样一个大秘密，艾威林夫妇自己竟用**书面形式**把此事告诉每一个想认识他们而在这方面有点怀疑的英国人，免得人家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受了蒙蔽。沙克有一次在老琳蘅面前假惺惺地说什么艾威林夫妇看样子彼此很相爱，要是能永远这样保持下去，那就好了，等等。琳蘅抢白说：“哼，也没有什么，要是不能这样保持下去，他们就干脆分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长舌妇顿时哑口无言，她没有料到琳蘅会这样实际地对待事情。

我已写信²⁵给拉法格，要他把《社会主义者报》给你寄到罗彻斯特去，但没有得到回信。

祝愿夏天的气候能恢复你的健康。它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已经热了整整一个月了，我所有的窗子全打开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新鲜空气里。这对我的功效几乎和到海滨疗养区去一样。我还希望我的眼睛再好起来。

^① 见本卷第649—652页和第655—656页。——编者注

麦格林神父使我讨厌死了，而乔治则成了一个宗派的真正创始人。老实说，我也没有预料会是另外的样子，既然运动是新起的，这个过渡阶段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人总得充分表现出他们有多大本事，群众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错误的后果来取得教训。

祝你恢复健康并希望荒山岛天气好！

你的 弗·恩格斯

349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7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的信收到了，谢谢。肖莱马还住在我这里。慢性胃炎，天气炎热，缺乏重访他亲爱的祖国的强烈愿望，这一切使他留在这里。另外，八年前你曾在这里见过的苏黎世的弗里茨·博伊斯特也来了。因此，我只能写几件急事。

我不得已给一位科尼斯堡的青年博士康拉德·施米特写了一张介绍名片（介绍给保尔），他多少研究点**社会问题**。可以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单纯幼稚的青年，他在这里呆过近三个月，看来是我们现今所见到的那种正派人，他不咋咋呼呼，也不昏头昏脑。如果保尔把他放在黎塞留街国立图书馆，他不会给保尔添多少麻烦。他崇拜左拉，因为他发现左拉有“唯物主义历史观”。

布朗热热病的发作⁶¹⁰，应当使我们的人反复提出武装人民的要求，作为提防有名气的将军独裁欲望的唯一保证。这是批驳保

皇派报纸的叫喊的唯一论据，它们口头上说布朗热对于共和国是危险的，实际上是说对于未来的君主国是危险的。

下星期六，7月23日，我们将和去年一样前往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⁶¹¹，如果你们的泽稷之行实现的话，告诉我们一声。杜西和爱德华要是染上了泽稷热，我是不会惊奇的。

尼姆和肖利迈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5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将您寄给我的那两批书评⁶¹²随今天的邮班全部寄还给您，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觉得这些书评很好笑。从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到纽约和旧金山，各地的评论大体都处在一个水平上，而自从俄国蹩脚的资产阶级迅速兴起以来，我担心连那里的评论也会很快就降低到一般水平。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51

致卡尔·考茨基

文特诺尔

1887 年 7 月 22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们明天动身。我们的地址是：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 4 号。⁶¹¹ 同时寄去报纸一束。大家向你问好。希望你们那里不太热！这里热得要死。

你的 弗·恩·

352

致约翰·林肯·马洪

伦 敦

1887 年 7 月 26 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 4 号

亲爱的马洪先生：

您的明信片和地址是转寄到我这里的，因此耽搁了一下。

您的信只能意味着，您不遗余力地要把艾威林完全排除运动之外。⁶¹³ 如果您拒绝今后同艾威林一起工作是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您就应该把这些理由讲出来，以便或者是给艾威林一个申辩的机会，或者是使运动摆脱一个危险的和不可靠的参加者。如果不是这样，依我看，您就应该为了运动的利益而抛弃个人的好恶。

在英国现有的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中，我可以完全同情的，目前只有那个在同盟中现在组成“反对派”的团体。但是，如果这个团体竟然由于纯个人的意气和争吵，或者由于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互相猜疑和诽谤而瓦解，它就必然分裂成许多依个人动机而结合的小集团，这种小集团在真正全国的运动中完全不能起任何领导作用。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对这些集团中的一个集团比对另外的集团更加同情，或者比对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更加同情。

我无权问您为什么拒绝同艾威林合作。但是，由于您同他一起工作多年，那他就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把您的信转给他。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53

致卡尔·考茨基

文特诺尔

1887年8月1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考茨基：

现将曼德尔的文章寄还，名字签在背面。⁶¹⁴ 你们喜欢文特诺尔，我感到高兴。这里很好，所差的是，今天是“银行假日”⁶¹⁵，此外巴克斯把他的大本营在这里安设一个星期，每天早晨用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象美国采访记者那样极认真地向我提问题。肖莱马在这里住到星期六，然后到德国去了。弗·博伊斯特星期四离开。

据我记得，无论是曼德尔，还是列·弗兰克尔，在谈到铁的工资规律时，都没有正确地强调指出这个规律与其说是铁硬的，不如说是弹性的。其次，拉萨尔虽然有时也把这个规律表述得相当正确，但是实际运用这个规律时多半是把**最低**工资说成是正常工资。

这里写东西很难，旁边坐着四个人，在喝啤酒，聊天。就此祝你健康。

大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354

致卡尔·考茨基

文特诺尔

1887年8月5日[于伊斯特勃恩]

有一个奥地利法官和下院议员，约瑟夫·玛丽亚·贝恩赖特尔博士，到我这里来过。他现在是一本关于英国互助会的书的作者，将来也是一本也是关于英国工联的书的作者。⁶¹⁶关于这个耍狗熊的或懒鬼^①的情况，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什么？多多问好。

你的 弗·恩·

再寄去几天的《公民报》。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① “耍狗熊的”(«Bärenreuter»)和“懒鬼”(«Bärenhäuter»)在德文里同“贝恩赖特尔”(«Bärenreither»)这个姓拼法相近。——编者注

35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山岛

1887年8月8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左尔格：

到7月27日为止的明信片、信件和邮包均已收到，谢谢；有一些报纸还在伦敦，我天天等着寄来。我们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大约要住到本月25日。⁶¹¹热极了，从6月1日以来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简直是美国的夏天。对于你的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静养和忍耐，这样才有希望痊愈。不过，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这种毛病总是要拖上很长时间的。

格龙齐希先生可以随意编写我的传记。⁶¹⁷你做的完全正确，让这个人依靠他自己的资料。谁知道他会根据你的材料胡写出些什么来，然后把责任推在你身上。《奥地利工人历书》将发表考茨基写的我的传记^①，我看过这篇东西，做了修改和补充，因此，在涉及事实方面，以后如有需要，可以使用它。我把它寄给你。至于它的其余内容，我当然不负责任。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校样，我是不得已在生病期间看的，大部分是躺在床上看的，因此有些疏漏。标点符号是有意改动的，使之接近于法文和英文，这在德国现在是很常见的。大概只有在美国还教和写我们青年时代的旧式学校的德文。

① 卡·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艾威林告诉我，他亲自把那几期《时代》给你寄去了。⁵⁸¹ 不过，要是他哪怕少贴了半便士邮票，英国邮局就会把寄往国外的印刷品扣留下来。等我回去后，再问问他。艾威林和杜西正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岸斯特腊特弗德休养。

威士涅威茨基夫妇的事情闹得越来越可笑。⁶¹⁸ 这样的执行委员会要是在德国早就给罢免了。这些人大概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党也会跟着他们去赴汤蹈火，以酬报他们要求美国人听从一伙看来越来越浑的德国人的摆布。要是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先生们提出这样的合作条件，运动很快就会越过他们。你们那里终于动起来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美国人，那他们肯定是会不仅以他们运动的宏伟而且还以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而使我们大家非常惊异，他们也终究会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头脑清楚起来。在实践上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在理论上还在襁褓之中，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不能不是这样。此外，这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民族，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运动的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会是非常迂回曲折的，并且有时候好象是在后退，不过同我们这里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在他们那里更加无关紧要。亨·乔治是个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他将被人遗忘，正象鲍德利一样，甚至象麦格林一样，麦格林在这个虔信上帝的国家里驰名一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秋天那里很多事情——我不想说会明朗，而是甚至还会更加混乱，从而加速危机的来临。一年一度的秋季选举真是一件好事，它每一次都促使群众联合起来。

荒山岛想必很美，但这里也并不那么差：海边有长着古老榆树和橡树的林荫大道，比契角的白垩悬崖就在城边，城市看来同大

陆上一模一样,街道上树木成荫。如果我又能走上四五里(英里),该有多好啊!

只要我没有接到另外的通知,在8月18—20日左右以前,我**从这里**写信仍寄往荒山岛,以后就寄往罗彻斯特。

现将8月号《今日》寄给你,其中讲到艾威林的通告信,而且讲得并不是没有根据。⁶¹⁹这个年青人由于对世事即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也由于他迷醉诗意般的幻想,给自己找来了麻烦。但是,我已使他振作起来,杜西关照其余的事。这个年青人很有才能,有用处,而且非常正直,但是象少女一样易动感情,总是要干出一些蠢事来。话又说回来,我还记得我当年也是这样一个笨蛋。

在巴黎,我们的人现正在有力地反对沙文主义者和亲俄派,否则《正义报》就不敢抨击对卡特柯夫的崇拜。⁶²⁰这一点正是现在很重要,因为俾斯麦竭尽全力要在老威廉断气以前把法国人拖入战争。

我的身体见好,愿你也一样。

你的 弗·恩格斯

356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8月9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劳拉:

我们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星期了⁶¹¹,一切都满意,只是天气很

热。今年的夏天真是一个反常的夏天，《自然界》杂志的那些学问家们说它是“五十年一遇的反气旋”。我带来了一点不吃力的工作，准备在下雨天做，但是，天总是不下雨，它就只好在我的抽屉里睡大觉了。肖利迈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星期，弗里茨·博伊斯特住了两星期，前天他又回苏黎世教课去了。他和彭普斯互相调情，毫不避讳，派尔希却比谁都为此而感到骄傲。啊，这些丈夫们哪！

不知是谁把我那篇序言译了出来，登在《社会主义者报》上，译得好极了，我的著作的法文译文从来没有这样好。⁶²¹其中有一两处使我觉得这篇东西——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德文译的。

我们的人对亲俄主义和卡特柯夫狂热所采取的坚决反对立场，显然已经产生良好的影响。我看出《正义报》正在转变过来，克鲁泡特金已扭住了罗什弗尔。盖得在《行动报》上发表的文章使人看出，他对俄国的了解比我料想的还要多。⁶²⁰

除此之外，法国象其他国家一样，政治也受到炎热天气的影响。什么都搞不成，甚至连决斗也搞不起来。既然布朗热对费里和洛尔对卡桑尼亚克这样两场第一流的决斗都搞不起来⁶²²，只要天气不变，那就万事皆休。巴黎的确在沉睡。

我希望那个波兰眼科名医^①是保尔所领教过的最后一个回春妙手，并且终于能手到病除。以前他写信谈到动手术的事，那时我以为是切开泪管，因为这是最普通的外眼小手术。但多数常流眼泪的老年人都有这种泪管收缩的毛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自己至少有一只眼也患有这种病，不过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伦敦医好，不想急于去找那个神奇的波兰人动手术，我先等着保尔医治的最后

① 加列佐夫斯基。——编者注

结果。只有对科学的医学普遍怀疑，才会使你那样迷信个别的医生。

巴克斯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他每天对我进行采访，象时钟那样准，象美国记者那样追根究底。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和他安静地谈论许多事情。当他那些准备好的问题(象这里大多数人一样，提这些问题是为了免得自己去进行研究)提完了，他那些突然闪现的关于革命后第二天如何如何的独特见解等等也说完了的时候，他便开始讲有道理的话了，比你根据最初谈话所预料的要有道理得多。这时你便发现毕竟他的眼界是开阔的，在这里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者中间，这是很少见的。可是说到对周围世界的不熟悉，说到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象隐士那样无知和陌生，那末在这方面，英国的书呆子还要远远地超过德国的书呆子。

保尔的那篇关于公用事业的文章⁶²³很好。这篇文章在德国也很有用，因为菲勒克分子之流现在很想利用“国有化”来欺骗人，正如布鲁斯之流利用“公用事业”来欺骗人一样。

星期日晚间，在十点钟以后，查理·罗舍突然来到。在这个夏季最热的一天，他骑三轮车从伦敦来，到海华德荒阜(约四十哩)时，便累坏了，只好换乘火车。第二天他就泻肚子，整个垮了。过了一天，他还没有怎么好就接到电报，说他的妻子患病，要他马上回去。其后的电报告诉我们她流产了。

尼姆初到这里的时候得了轻微的肌风湿病，象可怜的莉希^①以前说的那样，全身疼痛，但她现在已经好了，很快乐。彭普斯和她的两个孩子也很好。派尔希一星期大部分时间得呆在伦敦。我很

① 莉迪娅·白恩士。——编者注

懒，而且听之任之，在这样的环境中只好如此。全队人马都来吃晚饭了，孩子们要我给他们折纸船，什么也写不成了，就此匆匆搁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大家都向你问好。

35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7年8月13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倍倍尔：

明天或后天你将出狱⁴⁹⁰，我希望实现自从你住进萨克森国王的官房以来一直放在我身上的一个计划。我想由我出钱请你到伦敦作一次短途旅行，使你从受难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是，你得让我满意，要完全接受我的建议，特别是路费要由我负担，因为，如果你为此受到哪怕是最微小的损失，那我也是于心不安的。我认为这样的休息对于你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你毕竟需要再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自由的空气。从狭小的茨威考监狱出来，立即就转入德国这座大监狱，那实在太难受了。而你的健康现在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利益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此请你允许我用我认为是最适当的方式来交纳我的党费。

我在这里还要呆两个星期，也就是说本月27日回到伦敦。⁶¹¹

我估计,你大概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来料理好各种事情,而我也不能早些回伦敦,因为我的房子正在彻底修缮,所有东西都乱七八糟。如果你能早一些来,在我们这里,在海滨再住上几天,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尽可能快些来吧。你可从符利辛根乘夜船到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从这个车站有火车开往伊斯特勃恩,火车到这里走两个到两个半小时。考茨基星期一将由文特诺尔返回伦敦(地址:伦敦西北区海格特路索美塞特夫人路35号),他将乐于在伦敦陪伴你。李卜克内西去年也曾来过我们这里,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总之,我急切地等着你的答复。如果你答复说同意但不立刻动身的话,我就给你汇一笔钱去作为定金,把你拴得更牢一些。

其余一切,我们最好面谈。发生了许多事情,谁也不能比你更好地向我说清这些事。总的说来,在你被监禁期间,世界发展的趋势,我是满意的。到处都在前进。

现在该搁笔了。这里邮班截止时间是中午一点一刻,如果我错过这班,信就要到星期一早上才从伦敦发出。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信寄给你的妻子,请代我向她和你的女儿^①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

如果你到伦敦要找考茨基,下面是他的详细地址:

肯提希镇路,肯提希镇车站附近,海格特路索美塞特夫人路35号。写信时用不着这样写。

^① 尤莉娅·倍倍尔和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

358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7年8月17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街4号

亲爱的考茨基：

随信附去的稿子，我以感激的心情看过了，退还迟了，请原谅。⁶²⁴ 我有兴趣读一读《莫尔》^①的校样，尽管我还看不出这对你会有什么益处。

我们将于下星期六(8月27日)回来。⁶¹¹ 大概到那时我的住宅才能重新适宜居住。

如果你路过瑞琴特公园路，麻烦你给那里带去三四个大(长的)信封，写上我**这里**的地址。我在那里留了几个，看样子都用完了。我说的是那种一次可以给我转来三四封信的信封。

一般说来，我们在这里不烦闷。今天晚上我们等着赛·穆尔来。昨夜终于来了一场雷雨，现在又晴朗了。

我们大家都向你们问好。艾威林夫妇正在埃文河岸斯特腊特弗德沉醉于莎士比亚的遗迹遗物。

你的 弗·恩·

①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编者注

359

致布鲁诺·舍恩兰克

纽伦堡

1887年8月29日于伊斯特勃恩

尊敬的舍恩兰克先生：

您的信考茨基转给了我，读后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有兴趣地读了《新时代》上刊载的您关于制镜业的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摘录，说实在的，我并不反对您给我的荣誉——把这本书题献给我。⁶²⁵但是，首先，题献的做法一般说来已不兴时，其次，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敬意表示，总是使马克思和我感到有些为难。特别是现在，我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太过了。谁有幸在四十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

您称我为记述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我也不能同意。您在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沃邦、亚·斯密和其他许多人那里，可以找到记述经济学。专门关于无产者状况的记述，在我之前就有法国人和英国人做过了。我只不过幸运地处于现代大工业的中心，第一个看出那里的相互联系——至少是最表面的相互联系。

总之，如果您放弃自己的打算，而且**仅仅是**根据上述的理由，那我**本人**会更高兴。但是，如果我这样还说服不了您，那我也不想

给您下任何命令。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6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7年8月30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倍倍尔：

你这样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①，使我万分高兴。10月初我在伦敦等你，遗憾的只是你不能现在就来，在这里新鲜的海洋空气中住一个星期。我的房子现在还乱七八糟，因而我不得不把行期再推迟一星期，我们要到9月2日星期五回去⁶¹¹。

其余一切，留待面谈。由于你要去汉堡，我就再说几句。我同韦德通信谈过那里想出的一个计划，但是很遗憾，我未能同意他企望的事情，因为，根据韦德告诉我的情况，我至少可以断定，这个计划是由于完全不了解这里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民事案件诉讼程序而制定出来的。⁶²⁶因此我想请你到汉堡时让韦德再把整个计划向你仔细地谈谈，以便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认真地商讨一下，因为如果此事可行，为了事业的利益，也为了韦德，我将乐于尽力而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毫无办法，我希望使你确信，此事确实是办不到的，而且此事对我也是十分重要的。

^① 见本卷第672—673页。——编者注

好吧,三四个星期后等待你到来的消息,请代我向你的妻子和女儿^①问好,并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361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7年9月3日]星期六[于伦敦]

昨晚归来。⁶¹¹很遗憾,明天还不能请你们吃午饭,但是欢迎你们五点钟左右到我们这里来。

你的 弗·恩·

362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7年9月3日于伦敦

从圣彼得堡的丹尼尔逊那里得到了关于格·洛帕廷逝世的消息。关于此事,您是否得到了证实?但愿这是误传。⁶²⁷如果这个消息不幸属实,请告诉我,我马上写一篇悼文寄给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您的 弗·恩·

^① 尤莉娅·倍倍尔和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

363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9月1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8月28日的来信收到了。

小册子^①这么畅销，我很高兴。我收到的那些，将交给刚从乡下回来的艾威林，让他一部分散发给各社会主义报刊，一部分在东头作关于美国运动的讲演⁵⁷⁷时在会场上散发。我还想通过他设法找个代销处来推销这本小册子，结果如何，我会告诉您。

我在给您的信中谈到过的关于特吕布纳的情况^②，比我的推测更确实了。昨天奥地利议员贝恩赖特尔博士对我说，他请特吕布纳(他同特吕布纳经常打交道)给他弄一本我们的书^③。特吕布纳说它没有此书，贝恩赖特尔博士最好还是**通过一家美国代销处去订购，它把代销处的地址给了贝恩赖特尔；贝恩赖特尔就是通过这个途径订购了书。**由此可见，特吕布纳不仅抵制这本书，而且实际上阻挠这本书的传播。

至于寄给考茨基的那些本，他很难不那样办。⁶²⁸拉弗耳和您都没有告诉他怎么办。连我本人都不知道，书是否寄给了这里的

①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6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报界，都寄给了哪些报社。我们一无所知，如果这本书没有到英国报界的手里，没有被他们注意，那末这完全是大洋彼岸你们那里的人的过错。要是有人通知过我是怎样处理的，或者告诉我此事由我办理，那我就会办了。书在这里肯定找得到销路，但是只要放在特吕布纳手里，就找不到销路；假如我受托在这里找个代销处的话，那我无疑是能找到的。当然，那您就得寄一定数量的书来存在这里。

乔治宣布与社会主义者断绝关系⁶²⁹，我认为是一件不召自来的好事，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下述不可避免的错误：把乔治放在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理解的运动的领导地位。乔治作为整个工人运动的旗手，是自欺欺人的；乔治作为乔治派的领袖，很快就会成为历史遗物，成为象美国数以千计的其他宗派那样的一个宗派的首领。

您的论慈善事业的小册子，我还没有收到。

您译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我乐于看看，并与法文原文对照一下，我的法文本大概是仅存的孤本了。序言，以后再说。《哲学的贫困》的第七个说明收进去非常合适。至于地租那一节，我认为不一定合适，因为那里引了很多蒲鲁东的观点，并且我怀疑塔克尔先生弄的那些东西是否值得注意。⁶³⁰

执行委员会对我的脚注的答复是可怜的和毫无意义的，要反驳它，那简直是多余。⁶³¹我来不及在代表大会⁶³²以前反驳，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对执行委员会采取了公开反对的立场却始终事实。大西洋两岸之间再来一场论战，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至于《社会主义者报》和《人民报》抵制我，我只是考虑到那本书和小册子才感到遗憾，否则我完全是无所谓；对于诸如此类的伎俩，我常常报之以静待和不予理睬。

关于你们被开除的消息,我当时在《人民报》上就看到了⁶¹⁸,这是意料之中的。希望您的小册子还能赶得上代表大会;要是小册子在一个月以前出版,让各支部在派出代表之前收到,那就好了。我倒是很想看看代表大会怎么开,但对它并不抱多大希望。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幸好美国的运动今天已经这样蓬勃有力地开展起来,无论是乔治,无论是鲍德利,也无论是德国的阴谋家,都破坏不了它,阻止不了它。只是运动将会有种种意料不到的形式。真正的运动总是不象那些在运动的酝酿中起过作用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36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彻斯特

1887年9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9月1日的来信收到了。希望你的腿逐渐痊愈。主要的是静养和忍耐。

今年夏天,世界各地来访的客人太多,使我很不得安宁,这将继续到10月中旬,因为过两个星期我等倍倍尔来。马克思关于乔治的那封信¹⁵,只有等我着手整理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说等我收到订购的新书柜,有了空地方的时候,才能再把它找出来。那时你会马上收到一份译文。不必着急,让乔治陷得更深吧。他宣布与社会主义者断绝关系⁶²⁹,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去年11

月把他推为旗手⁵³²,是个不可避免的错误,为此必须付出代价。只有通过适合各该国家和特定情况的道路(这大部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发生真正的震荡,其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在这中间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失策,每一次都得受到惩罚。这就使人担心,把一个宗派创立者推为旗手,会使运动多年受到这个宗派的愚蠢行为的拖累。而乔治撇开运动的创始人,建立自己特殊的正统的乔治宗派,宣布自己的肤浅见解为整个运动的限界,这就挽救了运动,毁灭了自己。

当然,运动本身还会经历不少令人不快的阶段,对那些住在国内而不得不忍受过这些阶段的人们尤其不快。但是我坚信,现在在那里形势在向前发展,也许比我们这里发展得更快,尽管美国人暂时几乎还只从实践中学习,而不太从理论中学习。

纽约执行委员会对我的脚注的答复是可怜的。⁶³¹我对他们的代表大会⁶³²也不抱特别的希望。东部的人们——那些支部——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重心向西部转移的可能性还是很小。

这里的工联代表大会再次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证明在老的工联内部开始了革命。它们**不顾**首领们,主要是不顾布罗德赫斯特和其他工人议员,作出了关于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的决定。⁶³³有一个讲坛社会主义者,奥地利帝国议会议员^①,最近这次来这里时,对于1883年以来发生的变化感到十分震惊。

法国方面,自从拉法格去泽稷做数周之行以后,就没有从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① 贝恩赖特尔。——编者注

关于德国的情况,我在这里跟倍倍尔谈过以后,马上就写信告诉你。

整个政界都在准备老威廉的死亡。他一死,俄国人在东方就会嚣张起来,而俾斯麦将鼓励他们这样做,以便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是,我并不认为事态会达到发生战争的地步。战争的结局是那么难以预料,双方政府间彼此背弃的意图是那么明显,这次战争又定会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劳民伤财(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士兵对垒),这些都是那么肯定无疑,所以,大家都摆出要打的架式,可是谁也没有胆量动手。不过在这场赌博中,战争可能**不依**各国政府的意愿爆发起来,危险就在这里。

考茨基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著作^①,已销售了五千本。

祝你健康,邮班就要截止,吃饭的时间也到了。

你的 弗·恩·

365

致胡果·科赫⁶³⁴

伦 敦

[草稿]

[1887年9月22日左右于伦敦]

尊敬的科赫先生:

最近几个月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去答复匿名的谰言,因此我为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只答复那些散播者肯为之负责的谣言。所以,

^① 卡·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编者注

在答复您的问题之前,我不得不请您告诉我:

(1)我向谁讲过这种话,

(2)这是谁告诉您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

366

致约翰奈斯·魏斯

伦 敦

[草稿]

[1887年10月10日左右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我仔细考虑以后得出结论:我无力按照您的要求,借钱给您以完成您的学业。我无须特别表白您也能想象,多年来从各个方面——还不仅从德国和英国——向我请求帮助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多数的情况是,我出于个人的或党的考虑都是绝对不能拒绝的。结果给我造成了那么多经常性的定期义务,承担这些,特别是现在,使我处于困难的境地。现在情况是这样:如果我再要把您要求的这样一笔钱借出两三年,我便肯定不能履行我已经承担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您的请求,很遗憾,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您重复说,十分抱歉,我无力满足您的愿望。

希望您能通过别的途径得到您所需要的钱。

尊敬您和忠实于您的

367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得知你已收到支票无误，我很高兴，因为这种东西如果出了差错，那会令人很不愉快，所以我急欲得到消息。

希望现在你已经重新安顿下来，而且不会受到周围所发生的那些宝贝丑事的很多搅扰。这个卡法雷尔案件⁶³⁵看样子是鲁维埃和费里那一伙人揭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个大错误。这件事很象1846—1847年日拉丹揭出的第一批丑事，揭出那些丑事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狡猾的艾米尔^①的预料。⁶³⁶既已开了头，无疑还会有大批丑事揭露出来。暗地里干的丑事很多，单把这一件端出来，就会使参与这一类丑事的许多小喽罗害怕；他们急于要保全自己，一定会迫使司法当局出面，不管怎样勉强，也得来处理那些吓坏了的同谋者要告发的人们。仅仅这一个事件对于那群统治者也是不祥之兆；要是牵连到威尔逊，老格雷维怎么办呢？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注定要用1848年推翻资产阶级君主国的那种被人轻视的革命把自己消灭，那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讽刺。

普兰河畔腊昂事件⁶³⁷简单说来就是这么回事：在俾斯麦帝国内，军人这样对待平民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就是训练他们这样

① 日拉丹的名字。——译者注

干的,而且奖励这样干;如果是对工人这样干的,怯懦的资产阶级报刊便加以称赞,如果是对资产者这样干的,那些报刊便予以宽容。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士兵懂得:他们在边境上的行动应当是不同的,对待法国人、俄国人或奥地利人要多加尊重。那个喝醉了的畜生考夫曼不是被宣告无罪,就是——如果为了顾全面子而在名义上被判处监禁的话——受到神仙般的待遇,以后还要得到提升。

《社会主义者报》的新版面比旧版面好多了。⁶³⁸保尔是不能什么都做的,自从他不再肩负全部重担,他自己的文章写得更严谨了。杰维尔每周写一篇稿子,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在新闻工作方面本来是缺少实践的,他写的文章已经不很生硬了。

倍倍尔下星期就要到我这里来⁶³⁹,辛格尔也可能来。他们的代表大会似乎很成功,党的右翼受到了沉重打击⁶⁴⁰;盖泽尔和菲勒克由于怯懦而没有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上签名,结果被宣布不能再担任党内负责职务。巴克斯也在那里,他已把他的男孩子带到苏黎世去,由伯恩施坦多少照顾一下,并到博伊斯特的学校上学。

这里的一切进展得很慢,但还是在进展着。工联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很好的标志。⁶³³托利党人在这里让警察对露天集会百般刁难,他们这样干是帮了我们的忙——不论在这里或在爱尔兰,他们都是些十足的蠢驴!除非他们打算在下次议会一开会就声明:他们试用强制手段已经失败,现在只好实行地方自治,这样来使格莱斯顿的计划受阻,提出一个由他们自己炮制的不彻底的地方自治法案,除非他们打算这样做,否则他们就是蠢驴。但我想索耳斯贝里既没有这样的头脑,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与此同时,秦平在他主办的《常理》(不如叫《非常无理》)杂志上公开攻击了海德门⁶⁴¹,而费边社分子——一伙浅学薄识之徒,他们自命不凡,互相标榜,把自己高高摆在象马克思那样无知的人之上——正企图把“运动”抓到自己手里。在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并把所有这些男女小丑(贝赞特夫人也在内)一扫无遗以前,这倒是令人惬意的消遣。

爱你的 弗·恩·

尼姆向你问好,她正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收拾地毯。我还没有收到桑南夏恩的账单。我已提醒他到期了。

36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 彻 斯 特

1887年10月29日[于伦敦]

今天给你寄去载有传记⁶²⁴的奥地利历书(《奥地利工人历书》),此外还有《公益》。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到了这里,这也是为了筹备明年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⁶⁴²。倍倍尔对圣加伦的代表大会以及德国的情况都非常满意。

这里失业者自发地进行宣传,这证明**两个派别**^①是多么严重地脱离群众。正如你看出的那样,《公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① 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编者注

369

致保尔·拉法格⁶⁴³

巴 黎

[片断]

[1887年10月底]

……为了挫败它，他说：共和国永远在危急中，只要每个工人手里没有一支勒贝尔式步枪和五十发子弹，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这正是克列孟梭不敢承认的，更谈不上提出来，而这也正是你们应该不断地当面向他呼喊的。只要士兵有枪而工人没有枪，那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但是，克列孟梭是资产者，而作为一个资产者，他接近费里甚于接近社会主义者。如果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大概会是一个真正的激进派³⁴²。现在，因为他的理想——不存在劳工问题的共和制美国——已不复存在，他必定十分尴尬。由此就造成了您所说的他那种处境，由此我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把成立一个费里—克列孟梭政府看作是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37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又完全回到1847年了！相似之处实在是惊人，只要把

“戴斯特”改为威尔逊，把艾米尔·德·日拉丹改为阿·爱·波尔特利就行了；虽然格雷维不完全等于路易-菲力浦，但他是路易-菲力浦和基佐很好地糅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兼有前者的贪财心和后者的道貌岸然。⁶⁴⁴今天早晨我一口气看完了保尔盛情寄来的报纸，觉得自己年轻了四十岁。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比资产阶级君主国更无耻得多罢了。从来没有人闯进日拉丹的书房，也没有人打破他的脑袋，把警察局和检察机关搜去的文件全部没收的事情在1847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所有这些手法都是毫无用处的，既已开了头，就一定会继续下去。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出戏的“序幕”，这出戏很可能象以前的任何一出戏一样，给法国历史固有的戏剧天才增添光彩。

最重要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这一末日开端并不是孤立的。在俄国，看来也是末日临近。一再许诺要对保加利亚采取有力的、成功的政策，而结果总是一再遭受挫折和道义上的失败，这大概又使各种反对派分子联合了起来，所以看样子那里不久可能出现危机。还有我们的弗里茨^①，现在已肯定是患了喉癌。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老威廉的继承人将是个愚蠢而傲慢的年青人^②，一个近卫军尉官式的人物，他现在崇拜俾斯麦，但不久必定会和俾斯麦闹翻，因为他要发号施令。这家伙不久便会走极端，破坏目前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前者完全牺牲后者，甚至在军事上他也几乎肯定会和有经验的老将军们闹翻。那时，一定会出现危机。因此，各地的危机时刻都在临近，我只希望各地人民在本国都有够多的事情可做，因而无法投入战争。

① 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② 普鲁士亲王威廉。——编者注

漂亮的利木赞,又名夏尔内,真是一个能迷住法国军官的特种美人。但至少得是将军,她才去勾引,而将军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到了这种年龄,有些人的口味就开始变得捉摸不定了。这确实是法国军队非常奇特的新式的胜利和征服——征服了一个来自卡尔斯卢厄的驼背、跛脚、令人作呕的丑老婆子!她毕竟还是精力充足,把提博丹弄得神魂颠倒。

你所告诉我的关于集体中那些人的事情也很说明问题。⁶⁴⁵在第二帝国时代,巴黎变成了一个奢侈城市,这不能不也腐蚀工人阶级。但是任何一次严肃的运动,都可以消除很大一部分这种腐蚀。群众在思想上所受的影响恐怕会长久些。

明天我们这里也会有点争斗。经过一番犹豫和摇摆,警察最后决定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任何集会;各激进俱乐部对此的回答是定于明天下午就在那里举行大规模集会。⁶⁴⁶杜西和爱德华自然一定得去。我预料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不过马修斯和他的托利党政府中的同事们很可能会动一次武力,特别是因为自由党的日报已经站在警察一边,而且现在不象多德街事件³⁵²发生时那样大选在望。如果这样,便可能发生混战,并逮捕几个人。因此,你最好注意明天的晚报。

现在必须搁笔,已经五点多了,再耽误时间,你便不能在明晨收到这封信了。那末就再见吧。尼姆时常被厨房炊具割破手指。派尔希为了他的扣眼机到德勒斯顿和柏林去了一趟,喝了不知多少窖藏啤酒。彭普斯和孩子们都好。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371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雾很大，写不成几个字。

您没看见《派尔-麦尔新闻》星期一^①晚刊上登载的杜西的信⁶⁴⁷吗？您应该在星期二晚上收到这份报纸。她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好容易才来到我们这里：大衣被撕扯成了碎片，帽子被棍棒打破了，弄皱了；警察逮捕了她，但是又由督察员下令释放了——几乎没有人被捕。爱德华平安无事，因为包括他在内的一伙人一开始就从战场上溜掉了。

事情将在法庭上解决，那时我们会看到，陪审员们是否赞成马修斯的那个出名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任何人未经王国允许而在特拉法加广场散步，都是犯法。自由党人，从格莱斯顿到拉布谢尔和布莱德洛，都吁请人民不要管这个问题，因为它将由法庭来审理。但是工人对警察的残暴行为非常气愤，本星期日可能发生新的冲突。那时将会再次遭到失败，除非发生预料不到的情况。因为特拉法加广场的位置对政府最有利：它容易防护，从东面只有经过狭窄的小巷才能进入广场，它离工人区很远，地处一个商业区的中心，离兵营很近，而旁边就是圣詹姆斯公园，军队可以在这里

^① 11月14日。——编者注

集结待命。只要庸人(资产者也好,工人也好)主张在法制范围内行动,那就可以预料,下一次示威将非常软弱无力,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优秀的人们为了挽救现在已经退却的胆小鬼的荣誉而去牺牲自己,令人感到惋惜。

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闻?如果你们那里由费里来代替格雷维的话,那就是:换下去的只不过是个窝藏者岳父,换上来的将不仅是个骗子手女婿,而且是个双料的骗子手女婿。⁶³⁵ 威尔逊一生盗窃的东西还远远赶不上费里从侵占突尼斯中所盗窃的数目。我觉得,如果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可能维持稍微长一些时间,那就是同法国历史的戏剧天才相违太甚了。这不会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阴谋诡计的顶点,并会导致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宁愿费里上台,即宁愿骗子公司的老板而不是小伙计上台。如果那个不过是纵容营私舞弊的格雷维被公开营私舞弊的并以此自夸的费里赶下台,那就太好了!而费里当总统,这就等于号召革命,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朝人民的脸上啐一口说:**我藐视你们!**

至于说到和平,现在只有疯子才会去破坏它。王储^①患有癌症,这足以抑制俾斯麦的一切好战意向;中部地区强国同英国的同盟兵力强大,足以不费力地击退法俄的任何进攻;另一方面,对修有新的工事的法国和对辽阔而贫穷的俄国发动进攻战,看来会是凶多吉少的。沙皇同政府更迭频繁的共和国之间不可能结成真正的同盟,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在俄国,甚至斯拉夫主义者也开始反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斯拉夫主义者的一个领袖拉曼斯基公开宣称,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的障碍,不在维也纳或者柏林,而在政治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制度,是政治制度妨碍着俄国人在才智方面同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从而应分地起到领导斯拉夫民族的作用。不过,彼得堡也好,巴黎也好,都有轻举妄动的可能。俾斯麦不久前刚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对沙皇^①进行了公开侮辱⁶⁴⁸,且看沙皇会在柏林采取什么行动。

至于说到你们国家的军队,已经服役两年或三年的士兵们,还没有被用来反对过人民,因此很难说他们的表现会是怎样的。但这已不再是帝国时期的大兵了。需要了解一下各团队的组成情况,这些士兵是从哪些地区征召来的,他们中间巴黎人多不多。

顺便问一下,《社会主义者报》又完蛋了吗?我收到的最后一号是10月29日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

请留心一下《十九世纪报》,如载有文献和新的事实材料,请寄给我。

372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一个钱也没有,需要卖出有价证券,这我在两三天之内才能做到。钱一拿到,我马上就把支票给您寄去。目前倒是有桑南夏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恩送来的《资本论》英文版的结账单,不过为数很少——只有**39 英镑 12 先令**。我从这笔钱中拿出 20 英镑,补偿我为翻译垫付和付给译者的 80 英镑的一部分。剩下的 19 英镑 12 先令,我分成相等的五份,三份给继承人,两份给译者(这是得到劳拉和杜西同意的),即:

 劳格的子女	3 英镑 18 先令 4 便士
 劳拉	3 英镑 18 先令 4 便士
 杜西	3 英镑 18 先令 4 便士
	11 英镑 15 先令
 赛姆 ^① 3/5	4 英镑 14 先令 2 便士
 爱德华 2/5	3 英镑 2 先令 10 便士
	7 英镑 17 先令
	19 英镑 12 先令

附去给劳拉的支票。

桑南夏恩说,印了 1 000 册,其中 480 册现存书店,78 册送给了我们和报界。

224 册在英国售出,得款 336 英镑; 10%——33 英镑 12 先令

200 册在美国售出,得款 120 英镑; 5%——6 英镑

39 英镑 12 先令

18 册——十三分之一——不收费

442

558

1 000

^① 穆尔。——编者注

我要把这个结账单有关美国的5%部分和合同对照一下，不过我想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显然此人售出的要多得多，但是瞒着我们，好使今年有盈无亏。

在《正义报》上，卡米尔·佩尔坦对您称之为精神堕落标志的那种巴黎人的轻忽态度引以为荣。我的20英镑很快就在急需支付的用项上花光了，目前我的确身无分文。不然今天就把支票寄给您了。

您的 弗·恩·

373

致康拉德·施米特

科尼斯堡

1887年11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最尊敬的博士先生：

又听到您的消息，知道您从伦敦的烟雾和巴黎的浮华的空气中平安地回到“纯粹理性”的气氛中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的书箱寄到家后发生的怪事⁶⁴⁹，我在报上看到了，而且我好象又回到了那些逝去的岁月，那时我本人在柏林，有时给《哈通报》写稿，当时除了“臣民的浅见”⁶⁵⁰外，一切都被查禁。你大概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关于海涅的信，我不能给您做出任何明确的说明。⁶⁵¹ 1848年以前，拉萨尔根本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只是由于哈茨费尔特诉讼案⁶⁵²才出了名。在这个诉讼案中，双方为了打赢官司，什么样的

手段都使用了,他们不管时间和方式拉拢一切看来对他们有用的人。另一方面,由于联邦议会连海涅的未来的著作都加以查禁,海涅不得不采取一切广告手段来保证自己的作品的销售,本来他的作品是自会销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对他可能是很有用处的;另一方面,拉萨尔以自己的精力、果敢和老练赢得了海涅的敬佩,而这些特点,在当时的以及现在的大多数年青的德国人中,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

因此,很可能拉萨尔曾企图为了伯爵夫人利用海涅,所谈的那封信大概是涉及与诉讼案有关的一件事,最可能是首饰匣的事。1846年初,迈恩多夫是否在巴黎,我不确切知道,不过根据我所记得的诉讼案的经过,她似乎是在那里。从1846年首饰匣案件的报道或1848年拉萨尔案件的报道中(《科伦日报》是最好的资料)可以得知这一点。如果迈恩多夫当时在巴黎,那末此信所谈的大概是盗窃首饰匣一事。我从来没同海涅谈过拉萨尔,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我当时都还不认识拉萨尔。

魏斯从你们那里到我这儿来过,他已去伯尔尼完成他的学业。

两星期前我们这里也发生了冲突,当时艾威林夫人同警察进行了徒手搏斗,但是她自己没有受到特别的伤害。^①的确,我们托利党政府的愚蠢近似普特卡默的愚蠢。要是老迪斯累里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话,他会给这些孩子们一顿耳光的。

您向我许下一篇文章,谨向您预致谢意。

不久前赫克纳到我这里来过,同他交谈会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很明白道理的先生,而且要比他的著作⁶⁵³激进得多。他似乎很想

^① 见本卷第690页。——编者注

使我相信，实际上连布伦坦诺在私下里也不象他在自己著作中假装的那样温顺。好嘛，如果德国大学里的先生们有勇气亮出自己的观点，那我们又会至少达到1837和1840年的水平。不过，那时他们是否找得到听众，当然是个问题。

总的来说，这里一切照旧，没有什么可谈的。

希望再一次得到您的信息，如果我在这里能给您做点什么事情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374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7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衷心感谢您和李卜克内西对我昨天度过的生日的祝贺。昨天各种事情都凑在一起了。就在当天晚上，艾威林改编的一个法国剧本公开试演，杜西和艾威林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而且象剧本一样大受好评，一个有名气的女演员接受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的成功现在看来是十拿九稳的。然后大伙都来到我这里，琳蘅烤了柏林的甜饼和小甜面包，考茨基夫人做了维也纳的烤饼，过了午夜，是艾威林的生日，我们就合在一起庆祝了。

派尔希在莱比锡无疑是要去看望您的，但是他去德勒斯顿和

柏林办事情的时间很短,必须尽快赶回来,因为他的扣眼机要在这里的展览会上展出,而展览会只开到上星期六。他是夜里到莱比锡的,因为误了火车,不得不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一清早就马上乘车去德勒斯顿了。不然的话,他一定会登门拜访您。

至于说到沙克女士,据我所知,她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说过所有德国我党议员都是卖身求荣的,而且两次**指名道姓地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列入其中**。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再同她有任何来往,即使她为此采取一些办法也不行,何况根本没有这回事。倍倍尔有机会在这里看到了她的新的表演,看来毫无好感。李卜克内西在圣加伦⁶⁴⁰也有过这种机会,我真不理解她竟有脸到那里去。她在那里对他讲了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下述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她在这里是以一种在我看来证明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的口气谈论他的。这个人无论如何也要表现一下自己,如果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后,李卜克内西还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在这方面给她帮忙,或者按照您所说的温和看法去行事,那末这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因为妒忌他的人(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大有人在)会怀疑这里有别的动机。您和李卜克内西当然应当更清楚怎样对待她,我则为摆脱开了她而感到高兴。

同当局的冲突没有使杜西受到特别的伤害,但是她的大衣和帽子遭了殃,彻底报销了。^①其实,她不是防御的一方,而是进攻的一方。现在风潮差不多平息了,特拉法加广场上还可能闹点小事,不过闹闹就是了。但是,政府还会记住这件事;要是老迪斯累里知道他的后辈这么愚蠢,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揪住他们的耳朵狠狠

^① 见本卷第690页。——编者注

揍一顿的。

我又觉得身体很不错了，琳蕙也健康。她和罗舍夫妇以及考茨基夫妇和艾威林夫妇向您和您的丈夫衷心问好。

致真诚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37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彻斯特

[1887年11月于伦敦]

老朋友：

提及的那封信已收到并销毁了。我也认为，幽居罗彻斯特不是你所喜欢的。住在这样偏僻的小地方，连对无能的冒险分子和投机商人糟蹋运动表示愤慨都没有可能。不过，也许你对此会习惯的。商务终究不比教懒惰的勉强学的学生学音乐更乏味。账房的写写算算，你会习惯的；这种事我不得已干了将近三十年，把它摆脱掉了，我当然是高兴的。请**坦率地**写信告诉我近况如何。

你的 老弗·恩·

376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1887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正如我在最近一张明信片上告诉您的，《今日》和大部分伦敦通俗社会主义书刊出版者威廉·里夫斯愿意经销那本书^①。他12月1日来信说：

“兹就今天(星期三)我们关于销售恩格斯《状况》一书的商谈通知如下：我们愿意承担此事，请您或美国出版者给我们寄来若干册**装订过的**(三先令一册)，以后则请寄**没有装订过的**。只是印刷和粘贴扉页需附加一点费用，约需十先令。”

随后12月2日又来信说：

“对于您提出的关于结算期限的问题，答复如下：每半年结算一次，结算后一个月付款。我们认为，在没有签订另外的合同期间，我们同**您**结算。”

我提出这后一附带条件，是因为否则里夫斯会回避结算问题，推说不知道付款给谁——是拉弗耳先生还是我——而拖延付款。在以后的交易中可以签订另外的合同。关于这些交易，他12月1日的信上说：

“同类性质的其他书籍的价格可以大致按同样的回扣定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零售价格。例如，六先令的书出售时取的回扣比五先令的书要小一些。”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此人想用这个办法给自己留下讨价还价的后路,所以今后要及时告诉我,以便在您把他的名字作为伦敦代销人印入扉页以前,我能够同他把回扣问题谈定。这一类人都是一个样的。

上述条件当然适用于那些付清寄费寄给他而他不出任何费用的书籍。他说,寄费是微乎其微的。对**货物**和**货包**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我知道,给私人寄送包裹是不便宜的。考茨基收到给他寄送来的那些书,花了十个多先令,利物浦的代销人(惠特利)给我寄来一个有一千本小册子^①的包裹,让我另外付出了两先令六便士,尽管我不该担负**任何寄费**。

我们将把书寄给社会主义报刊(《正义报》除外,它已经从美国收到一册,并写了正好两行关于此书的简讯⁶⁵⁴),还寄给《雅典神殿》、《协会》和《派尔-麦尔新闻》以及《每周快讯》和《雷诺》。《公益》(我给莫利斯寄去了一册)已开始连载此书的摘录⁶⁵⁵;其中的第一篇,我今天已给您寄去。总之,前景是很好的。只是我们要在圣诞节以后才把书寄给报纸杂志,否则就会白寄。

至于小册子,正象我写信告诉您的,里夫斯拿得太多了,当然他将首先卖他自己的货。我要转给艾威林一千册,让他去处理,可能在集会上售出,或者如果里夫斯需要的话就转给他。但我担心,大部分最后将不得不在集会上免费散发。

您翻译的《自由贸易》⁶⁵⁶,我一有可能马上就看。我也要写一篇序言,不过我相信,写出来无论如何不会象**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不可能预先回答美国保护关税派可能提出的论据。这类书刊我不熟悉,又没有时间去研究。我的论证十之八九打不中要害,而且不

①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管我们说什么,他们总会找到遁词,并说出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东西。要和他们直接论战,就得住在美国。我一向知道,一本好书总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产生影响,不管当时廉价文人们会说些什么。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77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和您一样,昨天早上我也高呼:胜利了!显然,如果没有巴黎人民,右派就不会投票赞成一个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①,他们会和那些经纪人机会主义派联合起来选费里。⁶⁵⁷那就会出现一场斗争,而且可能失败。

戏完全按规律发展。1878年,人民和军队战胜了单独的保皇派³⁷¹;1887年,他们战胜了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¹⁵⁵。未来的胜利必定是对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³⁴²的胜利。

克列孟梭放弃弗雷西讷而支持卡诺,看来到底大大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这是他一头栽进费里的圈套后所能做到的区区小事。但这毕竟起了些作用。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希望的也只能是在巴黎工人的胁迫下取得这样一个合法的解决。同大革命的

^① 索西埃。——编者注

大部分时日一样，这是上升时期。

士兵的态度怎样？我指的是**常备兵**。这些和平取得的胜利，能够非常有效地使士兵认识到，人民群众是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的。再有一两个这样的时日，士兵必定拒绝作战。

萨迪·卡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后，总统的职位有名无实了。总统变成了根据议院的旨意任命或撤换部长的傀儡。

但是，我希望，对那些丑事的追查不要中断。我认为，事到如今，也欲罢不能了。资产者会叫嚷，够了，宽宏大量吧，既往不咎吧。可是我们希望追缉窃贼将成为激进派借以上台的唯一手段。

祝好。

弗·恩·

社会民主联盟昨天必定去了特拉法加广场，而《每日新闻》只字未谈这件事，不用说海德门没有遭到任何危险。⁶⁵⁸

37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您最好把那本《弗·恩格斯1871—1875年短文集》⁶⁵⁹编成下面这样：

（1）评论福格特的文章⁶⁶⁰，1871年5月10日第38号；

- (2)《流亡者文献》;
- (3)特卡乔夫的信^①;
- (4)《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 (5)《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新莱茵报》上的那篇文章^②不要收入,因为第一、它在现时需要补充说明(为了俄国朋友),第二、我打算以后把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出版一本集子。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以后谈一谈。

附上《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第三章的段落按应该的顺序编了号。请把**这一印张**寄给我检查一下,以便我能确信全部无误。其余的印张可以就地校对。

如果您能够再给我弄到一套或两套《新莱茵报评论》(全套的),我乐意出钱买。我只有第3、5、6期,希望还能得到第1、2、4期。

《极端爱国主义者》^③,您很快就能收到,我正在写引言。《暴力论》,我也尽力准备好。⁵³⁷

至于其他事情,(1)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上述;(2)《新莱茵报评论》上根本没有不需要引言和不耗费时间的文章;(3)《普鲁士军事问题》,我卖给了迈斯纳,不能同他争吵,而且那里讲的话,现在要不加说明就会常常被完全误解。

新年后我要着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为此得爱惜自己的眼

①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第四篇。——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③ 西·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编者注

睛。因此，目前除了已经承担的工作，我决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很感遗憾，但毫无办法。一俟这部稿子付印，在进行校对的时候，我可以找出时间为您效劳，只要我的眼睛又恢复正常的话。但是请您注意，我还是一天只能写几个小时，而且只能在白昼的光线下，可是白昼的光线在这里往往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此外还有大量的通信往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379

致卡尔·考茨基

伦 敦

1887年1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我要到布莱顿去，争取明天晚上回来。但是由于其间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们如果不是在明天而是在星期四^①晚上到我们这里来，那也许更可靠些。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12月22日。——编者注

380

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得到了你们的新住址，尼姆比谁都高兴，她一直提心吊胆——倒不是怕你们收不到布丁，而是对一同寄去的蛋糕中她给孩子们^①的那一个放心不下。因为无法迅速无误地通知你们，又因为她知道保尔一天就能吃下两个蛋糕，她真是非常担心。她希望此信能在那个蛋糕被侵犯以前到达，并希望你费心把蛋糕交给应得的人。

附去二十五英镑支票一张。多出的五英镑是送给你的小小的圣诞节礼物，它一定会很快得其所用。

肖莱马在这里，他随时都可能进来，我必须在他进来之前写完这封信。

星期二^②我曾到布莱顿去看望住在那里的龚佩尔特。他外表上一般还不错，但精神上仍然十分不振——完全失去了自信和生气。因此，他可怜的年轻妻子也很痛苦。到了春天，也许我们可以使他振作一些。

《派尔-麦尔新闻》变得乏味极了。这家报纸不是长期使人厌烦，就是突然耸人听闻，满纸恐怖。斯特德是个过时的人物——

①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12月20日。——编者注

个应该生活在1648年的狂热的清教徒,现在是完全过时了。但是在一点上他还有用,还不错——他痛恨体面和中产阶级的伪善,虽然他自己身上这些东西很多。

后天,我将寄给你几份美国的幽默报刊,现在先得给这里的人看看。那得意忘形的暴发户——他们看到自己穿上晚礼服,真是高兴得发狂了!尤其是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庸俗的气味。这几乎要使人对英国的“上流社会”产生偏爱。

爱你的 弗·恩格斯

肖利迈昨晚很“大胆”,输给尼姆五便士。

381

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7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回信拖到今天,是因为等考茨基把奥伯温德老兄的确切详情告诉我。⁶⁶¹情况我大致知道,但我还想得到证实。

1873年以后,奥伯温德在维也纳的运动中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是个老拉萨尔分子,曾任周报《人民意志报》的编辑。那时候,奥地利议会的议员是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而自由党人则鼓吹由选区直接选举。自由党人通过《新维也纳日报》的一个舍普斯先生收买了奥伯温德,因此奥伯温德就更卖劲地支持他们。他以

自由党人的要求是走向普选制的第一步为理由，号召工人支持自由党人。肖伊对此表示反对。奥伯温德在维也纳占了多数，迫使肖伊和他的朋友们分裂出去。肖伊等人在外地却拥有多数，他们在维也纳新城创办了《平等报》，并在报上从各方面抨击奥伯温德，谴责他的上述行为和其他行为。奥伯温德以诽谤罪控告肖伊，但是，陪审法庭说肖伊提出了证据，宣布他无罪。此外，在这场官司中还证实了奥伯温德将为创办日报募集到的一万弗罗伦（二万五千法郎）在他的周报上挪用掉，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实。总而言之，这场官司使奥伯温德在维也纳站不住脚了，自由党人也不想再收买他了。他便到汉堡去了，同勃廖艾尔领导的拉萨尔派支部发生了联系，这个支部是那些垂死的拉萨尔主义残余的宗派之一。这是些不折不扣的小资产者；这个宗派十多年以前已不存在了。于是，奥伯温德便去了巴黎。大约一年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①，号召德国工人赞成和支持俾斯麦的政策，以换得俾斯麦恩赐给他们一些社会改革。

您瞧，此人可以说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观点的拉萨尔分子：（1）他相信普选制万能，因此他支持过奥地利自由党人；（2）拉萨尔要求工人在王室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站在王室一边，因此，奥伯温德就是俾斯麦的拥护者。既然拉萨尔主义在德国正在消失，为什么这个老拉萨尔分子不能象接受过奥地利自由党人的钱一样去接受俾斯麦的钱呢？不过，只要他一拿了俾斯麦的钱，他就会发觉他是在跟一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打交道，他掉进了虎口。

我们的人在瑞士的发现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瑞士当局

^① 亨·奥伯温德《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编者注

会竭力把普鲁士搞臭，而日内瓦事件——虚无主义者的阴谋——会闹得满城风雨。普鲁士警察真是太愚蠢了！那个豪普特，当场被几个勇敢的工人抓住，他们搜查了他的家（他竟让人家搜查！），搜出他和克吕格尔的来往信件。这个豪普特真是个蠢货，竟招认自己当了七年暗探！居然用这个人来干这种差使！既然如此，您对他们给农涅和奥伯温德钱还有什么可惊奇的！不过，海涅经常说：普鲁士的暗探最危险，因为总不给他们钱，他们又总盼望拿到钱，这就迫使他们要又肯干又狡猾。要是普鲁士给他们钱，他们就毫无用处了。

昨天给劳拉寄去《精灵》和《法官》，希望她已收到。

您所庇护的斯特德在目前很有用，这谁都不否认。但是，这个人毕竟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纪里的人，他在俄国问题上维护他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反对的东西。您也保护救世军吧，因为没有它，英国在大街上游行和辩论的权利就会比目前不稳固得多。

尼姆、肖利迈、彭普斯和孩子们都到剧院去看《船夫汉斯》了，这是一出美国戏剧，上场的有许多小孩和一条大狗。

劳拉油漆的地板遇上我们这里的天气很难晾干。

祝新年诸事顺利。

祝好。

弗·恩·

我给梅萨寄一张明信片去，寄到巴克大街36号，这还是他的地址吗？

《社会主义者报》真的不再出刊了吗？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1883年3月31日彼·拉甫罗夫告诉恩格斯说,给恩格斯寄去一张一百二十四法郎五十生丁的汇票,这是彼·克兰茨(彼·拉·拉甫罗夫的化名)收到的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用的款子。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道了俄国大学生献花圈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页)。——第3页。
- 2 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 3 1883年2月24日格·亚·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沙俄流放地逃出来,3月14日到巴黎,9月又从巴黎转往伦敦。——第4页。
- 4 在巴黎郊区阿尔让台,住有1883年1月去世的马克思大女儿燕妮的一家:她的丈夫沙尔·龙格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儿子:让、埃德加尔、马赛尔和女儿燕妮)。——第4页。
- 5 1883年4月底,保·拉法格、茹·盖得和让·多尔莫瓦因1882年秋在外地(蒙吕松等地)发表演讲而被送交木兰市陪审法庭审判,罪名是搞阴谋活动和煽动内战。法庭判处每人六个月监禁和罚款。从1883年5月21日起,盖得和拉法格被监禁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第5、30、32、45、50、52、65、67、69、70、126页。
- 6 恩格斯把1882年3月成立的尼德兰社会民主联盟叫做荷兰工人党;纽

文胡斯是这个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第6页。

- 7 指1883年3月29日—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展开党的革命派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之后积极活动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对统治阶级采取妥协政策，号召党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揭露俾斯麦的社会蛊惑宣传。——第8、15、23页。
- 8 这封信是对《十九世纪》杂志出版人詹·托·诺尔兹1883年4月7日的信的答复，诺尔兹在信中请求恩格斯给他寄一份英文的马克思《资本论》简述，以供杂志发表这一题目的文章之用。——第8页。
- 9 恩格斯这封信是为了回答范-派顿1883年4月2日的信而写的。范-派顿说，不久前举行纪念马克思的游行时，约翰·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声称，似乎莫斯特个人同马克思交往密切，曾在德国协助过《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似乎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恩格斯曾把自己的信用德文发表在1883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5—386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摘引了上述范-派顿的信中的一段话。——第9页。
- 10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成员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0页。
- 11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的是他的两封关于马克思逝世的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54页和第461页）。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在马克思逝世后采取了非原

则立场：该报通篇大肆吹捧无政府主义者领袖约翰·莫斯特的讲演，特别是吹捧他根据自己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所作的同一题目的讲演，他自称这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说明。——第 12 页。

- 12 诺尔兹在 1883 年 4 月 18 日对恩格斯 4 月 17 日的信（见本卷第 8—9 页）写了回信。诺尔兹在回信中说，他打算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恩格斯写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73—325 页）的英译文，并署恩格斯本人的名字。——第 13 页。

- 13 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 章，发表于 1883 年 5 月 3 日和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和第 21 号，题为《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80—388 页）。这篇文章是对可能派领袖之一保·布鲁斯的演说的答复，布鲁斯在 1883 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14 日《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第 234 号和第 237 号上发表了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 章。

可能派 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 1882 年造成法国工人党（见注 115）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宣布奉行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这种改良主义原则，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 年，大多数可能派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 14、154、348、471、588 页。

- 14 1883 年 3 月 20 日《纽约人民报》第 68 号报道说，3 月 19 日在纽约工人举行的马克思追悼会结束后，给恩格斯发去了如下一份电报：“在库伯学院集会的纽约无产阶级尊敬地悼念自己的永垂不朽的卡尔·马克思并向自己的弟兄们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 15 页。

- 15 左尔格在 1883 年 3 月 19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由于亨利·乔治在美国的宣传危害了工人运动，那就应当公布马克思 1881 年 6 月 20 日给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190—194 页）；这封信对 1880 年在纽约出版的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进行了评论。——第15、125、657、680页。

- 16 在得知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将出版后，左尔格在1883年3月19日写信说，他可以建议奥·魏德迈把这一著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件事后来没有实现。——第16页。
- 17 指爱·伯恩斯坦从哥本哈根返回瑞士一事。他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哥本哈根的。——第16页。
- 18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回答了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洛里亚的诬蔑性文章《卡尔·马克思》，该文载于在罗马出版的《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1883年第2辑第38卷第7册第509—542页(《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ser. 2, vol. 38, fas. 7, Roma, 1883, p. 509—542)。恩格斯的这封信用德文发表于1883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7—388页)。

对洛里亚的诬蔑性的和通篇混乱的文章的批判，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第17页。

- 19 恩格斯指的是洛里亚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引用的阿·拉马丁的话。拉马丁的这句话是在他所著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第1卷第7篇第5章中针对蒲鲁东讲的。——第18页。
- 20 讲坛社会主义者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 2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19页。
- 22 倍倍尔在1883年3月17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党给马克思修建纪念碑的问题。——第20页。
- 23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 24 在1872年3月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提出起诉的莱比锡叛国审判案的材料中，还列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被收入《莱比锡叛国审判案。关于1872年3月11—26日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图谋叛国提出起诉期间莱比锡陪审法庭会议的详细报告》1872年莱比锡版第97—119页（《Leipziger Hochverrathsprozess. Ausführli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Schwurgerichts zu Leipzig in dem Prozeß gegen Liebknecht, Bebel und Hepner wegen Vorbereitung zum Hochverrath vom 11—26. März 1872》. Leipzig, 1872, S. 97—119）。——第21页。
- 25 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

634、643、649、652、660、661 页。

- 26** 指同维干德签订的合同，维干德于 1845 年出版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作者校对过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 1892 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第 22、269、271、274、283 页。
- 27** 白拉克在 1879 年 6 月 6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钦佩倍倍尔，他是我们中间唯一能掌握议会活动策略这门艺术的人。”——第 23 页。
- 28** 1881 年选举时，倍倍尔没有被选进帝国国会。在 1883 年 4 月因进步党（见注 62）议员赞德曼死去而举行的补选中，汉堡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倍倍尔为候选人。1883 年 5 月 2 日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在反社会党人法条件下，在德国进行鼓动工作，特别是议会活动收效较小，因此他请求汉堡选民不要提他为候选人。但他的信到得太迟了；6 月 29 日倍倍尔获得 11 715 票，被选进帝国国会。——第 23 页。
- 29** 倍倍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盖泽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里廷豪森等人叫做 *动摇不定的人*。——第 24 页。
- 3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过早地同拉萨尔派合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1—35 页和第 3—10 页），提出了这种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工党（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领导人之一是威·哈赛尔曼）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向 1875 年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代表大会上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875 年 6 月哈赛尔曼参加了根据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属于党的“柏林全德联合印刷所”的管理委员会。——第 24 页。
- 31** 指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遣于 1881 年 2—5 月

- 访问美国。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为党募集选举基金。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为党募集了大笔款子,但是他们的宣传本身却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无论对德国工人运动还是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第 25、88 页。
- 32** 1883 年 4 月下半月—5 月初,帝国国会对工人疾病保险法案和修改工艺规章法案进行二读讨论。这两个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工人立法”的一部分。在三读讨论之后,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于 1883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对这两个法案分别投了反对票。——第 25 页。
- 33** 由于在德国若干地方实行所谓小戒严(见注 46),威·布洛斯于 1880 年底被驱逐出汉堡。在 1881 年 2 月 4 日他从来梅给恩格斯的信中,反映出了取消主义情绪和在已经发动进攻的反动势力面前完全惊慌失措的情绪。——第 26 页。
- 34** 倍倍尔在 1883 年 5 月 2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德国各经济部门呈现出危机临近的征兆。——第 26 页。
- 35** 马克思从俄国资料中所做的那些主要是与《资本论》第三卷有关的摘录,曾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11 卷、第 12 卷和第 13 卷。——第 31、97、285 页。
- 36** 指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 1857—1858 年手稿,曾于 1939—1941 年用德文在莫斯科出版,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Rohentwurf)»), (2) 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 1861—1863 年手稿,其中大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第一种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资本论》第四卷稿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31 页。
- 37** 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和恩格斯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573—628 页和第 641—692 页),这些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1847 年期间在布鲁塞尔写的。——第 33、40 页。
- 38** 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除新闻报道以外,还出

版了代表大会资料的单行本：《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Protokoll über den Kongres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Kopenhagen. Abgehalten vom 29. März bis 2. April 1883》. Hottingen-Zürich, 1883）。——第35页。

- 39 恩格斯在1882年6月21日写信告诉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同右翼分子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29—331页）。——第35页。
- 40 恩格斯指的是题为《评卡尔·马克思》（《Zur Beurteilung von Karl Marx》）的文章，署名 H.V.T.，发表于1883年5月2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235号；该文作者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形象。——第36页。
- 41 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的这一页草稿属于《宣言》第二章的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3页）。——第36页。
- 42 这封信里指的是维尔特的两首诗——《帮工之歌》和《莱茵葡萄种植者》。前一首诗随恩格斯写的维尔特传略一起发表于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9页），后一首诗发表于1883年7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第36页。
- 43 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被民意党人暗杀后，在俄国人们曾期待实行自由主义改革，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4月29日颁布的宣言中声称，他决意巩固并保卫专制制度。
- 在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时，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曾希望他实行他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所答应的制宪改革，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第36页。
- 44 恩格斯指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统治集团实行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1881—1883年确立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1876年法英两国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和干涉埃及内政，直至1882年埃及实质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为止；1882年挑起同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冲突并炮击其海岸；

1882年在越南北部(东京)发动殖民战争,后扩大为对华战争并于1884年6月导致确立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第37、62页。

- 45 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见注30)中。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第37页。
- 46 “小戒严”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第28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在联邦会议同意之下)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38、89页。
- 47 劳·拉法格在1883年6月20日的信中说,1882年8—9月她在斐维(瑞士)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马克思对她谈了以后的工作计划,尤其是答应把撰写国际的历史所需要的一切文件和文稿交给她,还要她着手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第42页。
- 48 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时,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些数学著作。——第42、47页。
- 49 恩格斯在他发表于1883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一文中说,马克思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恩格斯为他的遗著处理人。——第43页。
- 50 法国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于1883年6月因参加1883年3月巴黎失业者示威游行而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十年最严格的警察监督。1886年1月被特赦。——第45、433页。
- 51 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时,看来指的是1869年日内瓦出版的《宣言》俄文第一版和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俄文第二版。——第46页。

- 52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19—843页）。——第46页。
- 53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1881年寄给他的一部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1881年8月18日和188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详细地谈到手稿中所研究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1—23页和第108—109页）。——第47页。
- 54 这封信里提到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Le Capital de Karl Marx. 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这一著作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写了，恩格斯答应给杰维尔校阅这一著作并作必要修改，但是杰维尔借口出版者急于出书而对恩格斯的大部分意见未加考虑。该书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对该书的评论，见本卷第83—84页。——第48页。
- 55 恩格斯从1883年8月17日至9月14日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滨）休养。——第48、49、51、53、54、64页。
- 56 恩格斯在这一段和下一段里所讲的，是回答李卜克内西1883年8月10日信中提出的询问。李卜克内西在他发表于1883年《新时代》杂志第10期上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文中使用了这些材料。恩格斯写的悼念燕妮·马克思和燕妮·龙格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9—321页和第370—371页）。——第51页。
- 57 马尔提涅蒂在1883年6月25日的信中，感谢恩格斯对他所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意大利译文的赞许。马尔提涅蒂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他对于自己不能从德文原著进行翻译表示遗憾，同时请求恩格斯给他介绍便于学德文的书。他还请恩格斯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恩格斯可能推荐给他阅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作者的著作。马尔提涅蒂在7月30日的明信片中说，他给恩格斯寄去几册当时在贝内万托已经出版的他所译的恩格斯上述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第52页。

- 58 1883年8—9月约·菲·贝克尔患重病。——第53页。
- 59 指约·菲·贝克尔参加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第53页。
- 60 由于恩格斯在出版马克思的遗著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爱·伯恩斯坦建议他邀请艾·卡勒尔-莱茵塔尔当秘书。——第54页。
- 61 关于共和政体的问题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3年6月28日第27号上的文章《路易丝·米歇尔的辩护词片断》(«Aus Louise Michel's Vertheidigung»)和1883年7月5日第28号上的文章《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 纪念巴士底狱攻占一周年》(«Republik oder Monarchie? Zum Jahrestag des Bastillesturmes»)中提出的。——第55页。
- 62 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它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了右翼,这个右翼向俾斯麦投降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178)。与民族自由党人不同,进步党人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还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3月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第56、152、160、568、606、608页。
- 63 1883年7月20日《科伦日报》第199号。——第56页。
- 64 指1883年6月帝国国会补选。——第58页。
- 65 恩格斯指的是俾斯麦1874年同匈牙利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莫·约凯谈话时说的话。——第58页。
- 66 1883年1月德国和塞尔维亚签订了贸易条约和建立领事关系的条约。
1883年7月12日德国和西班牙签订了贸易和通航条约。
1883年8月进行了关于罗马尼亚参加奥匈、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谈判以缔结使罗马尼亚牢牢地屈从于三国同盟的罗马尼亚与奥匈

防御同盟而告结束。——第 58 页。

- 67 民主联盟是 1881 年 6 月 8 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 年 8 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229)。

民主联盟宣言于 1883 年出版单行本,题为《社会主义简述——民主联盟社会和政治宣言》(«Socialism made plain, be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anifesto of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第 58、116、124、130、135、179、265 页。

- 68 1881 年海德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 for All»)。照作者的意思,这本小册子是用来说明刚刚在他领导下建立的民主联盟的纲领的。海德门在这本小册子的两章里,讲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章节,在许多地方歪曲了这些章节,并且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到这一著作本身。马克思在 1881 年 7 月 2 日给海德门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194—196 页),强烈反对海德门用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来论证民主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并且同他断绝了任何关系。——第 59、125 页。

- 69 卡·考茨基在 1883 年 9 月 14 日的信中,寄给恩格斯一份看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人物出的小报。考茨基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份小报清楚地表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到处把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口号提到首位;为了阻止这一倾向进一步扩大,考茨基建议现在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加以反对,并请恩格斯亲自来做这件事。——第 60 页。

- 70 指昆士兰(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当局 1883 年 4 月企图兼并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1884 年 11 月英国政府宣布对新几内亚东南地区及其附近岛屿实行临时保护。——第 62 页。

- 71 这次例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于 1883 年 9 月 10—15 日在诺定昂举行。——第 62 页。

- 72 维·阿德勒是卡·考茨基让他来见恩格斯的。打算做工厂视察员的阿德勒为了熟悉视察员工作曾于 1883 年周游过德国、瑞士和英国。——

- 第 63 页。
- 73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47—101 页)。——第 64 页。
- 74 格·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沙俄流放地逃到国外几个月后,会见了恩格斯。1883 年 9 月 23 日洛帕廷再次拜访了恩格斯。1883 年 9 月 20 日洛帕廷把他同恩格斯谈话的内容,写信告诉了玛·尼·奥沙尼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539—541 页)。——第 65 页。
- 75 由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是在莱比锡出版商维干德的印刷所排印的。——第 65 页。
- 76 保·拉法格当时在写《美国的小麦》(«Le Blé en Amérique»)一文。——第 69 页。
- 77 1883 年 10 月 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4 号上发表了爱·伯恩施坦的一篇题为《劳动权》(«Das Recht auf Arbeit»)的文章,该文是对不久前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小报的答复(见注 69 和本卷第 60—61 页)。——第 69 页。
- 78 指的是 1883 年 10 月 29 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 1883 年 9 月底—10 月初举行的可能派(见注 13)代表大会的决定召开的。可能派把这次代表会议看作是建立新国际的第一步。代表会议的组织者竭力要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而不邀请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只有英国工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代表会议成员批准了它的具有自由改良主义性质的决议。1883 年的这次代表会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其实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第 70、105 页。
- 79 这封信是对维·查苏利奇在 1883 年 10 月—11 月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的回信。查苏利奇询问,俄国出版者是否向恩格斯建议过在彼得堡出版《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如果答复是否定的,查苏利奇请恩格斯同意由俄国流亡者——“劳动解放社”成员来出版,让他们能够尽快开始

翻译。同时，维·查苏利奇还给恩格斯寄去了一份《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以及日内瓦刚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俄译本。她告诉恩格斯，由她译的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俄译本正在印刷中。这个译本于1884年在日内瓦出版，书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第71页。

- 80 格·亚·洛帕廷1870年在伦敦时开始用俄文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这一工作由于洛帕廷回俄国营救正在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中断。洛帕廷从第二章（即后来各版本的第二篇）开始翻译，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原文的将近三分之二，剩下的翻译工作是由尼·弗·丹尼尔逊完成的。——第71页。
- 81 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斯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 82 恩格斯指的是1882年出版的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二册于1883年秋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前一译本上注明：“根据1880年德文版翻译”。——第73、97页。
- 83 保·拉法格1883年夏在圣珀拉惹监狱时，为把最初发表在1880年《平等报》上的《懒惰权。驳1848年的劳动权》（«Le droit à la paresse. Réfutation du droit au travail de 1848»）一文印成小册子进行了准备工作。小册子于同年在巴黎出版。这篇文章还于1883年12月至1884年1月用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为《懒惰权》（«Das Recht auf Faulheit»）。——第74、95页。
- 84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做抱怨派。——第74、137、152、157页。

- 85 恩格斯引用的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1883 年 9 月 25 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该声明是“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声明中谈到：“‘平分土地社’的前成员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就是说要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第 74 页。
- 86 贝克尔在 1883 年 11 月 23 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提醒劳拉·拉法格：她曾当着马克思的面并在马克思的同意下，答应把贝克尔在 1848—1849 年期间为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而寄给马克思的信件还给贝克尔。后来贝克尔还请恩格斯再找一找他当时寄给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材料。——第 75、107、165、219、325 页。
- 87 1849 年恩格斯和贝克尔参加过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约翰·菲利浦·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和第 21 卷第 365—371 页）。——第 75 页。
- 88 保·拉法格在 1883 年 12 月 19 日《人民呼声报》第 53 号上发表一篇短文《奥当奈尔的杀人行为》（«L'Assassinat d' O' Donnell»），批评了由乔·希普顿编辑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对爱尔兰秘密团体成员奥当奈尔 1883 年 7 月杀死凯里的审判案所持的立场。凯里于 1882 年作为爱尔兰秘密团体成员参与了暗杀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和副大臣伯克的事件，后来却充当叛徒和主要证人来出卖同案人。凯里的可耻行为受到英国广大阶层的谴责，奥当奈尔的行为受到赞扬。《劳动旗帜报》同所有进步报刊的舆论不同，它强烈指责奥当奈尔杀死凯里的行为。——第 78 页。
- 89 1883 年 12 月 2 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纽约人民报》的星期日版，发表了该报编辑威·路·罗森堡用冯·德尔·马尔克这个笔名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断言，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个人的联盟。伯恩施坦在 1883 年 12 月 2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2 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国家》（«Der Sozialismus und der Staat»）一文对

冯·德尔·马尔克作了答复。该文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主张不是从废除国家开始,而是从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开始。

1884年1月3日,罗森堡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者让了步,便把无政府状态、无国家状态和无政权状态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国家消亡后无政权状态就将到来。——第79、94页。

- 90 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1871年9月20日给鲁·迈耶尔的信,该信发表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dbertus-Jagetzow.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d. I, Berlin, S. 111)。——第79页。
- 91 指恩格斯在1885年斯图加特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德文第一版上所加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6页)。——第80页。
- 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362页。——第81页。
- 93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曾载于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附录中。下面恩格斯指的是1883年《宣言》德文版,他为此版写了专门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页);这一版本没有附录。——第81页。
- 94 1883年12月24日(俄历12日)俄国报刊发表了一则报道,说1883年12月10日(俄历11月28日)沙皇狩猎时,马匹狂奔起来,把亚历山大三世乘坐的雪橇弄翻了。——第82页。
- 95 1883年12月16日秘密警察监督苏德伊金中校在彼得堡斯·普·戴加耶夫(雅布朗斯基)的住宅里被刺杀。这一恐怖行动是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该委员会以处死相威胁,迫使被揭露的奸细戴加耶夫组织刺杀他的顶头上司苏德伊金。

1884年1月11日《旗帜报》第18561号报道了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推测,说凶手是受在巴黎的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领导的。——第82、87页。

- 96 1883年12月沙皇政府向卡尔·考茨基的父亲约翰·考茨基在布拉格的画室定制了一批装饰画,这些装饰画是描绘1883年5月举行的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的各种场面的,准备用来在俄国各城市向公众炫示。——第83页。
- 97 考茨基在1883年12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德国出版刚刚在巴黎出版的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见注54)。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劝告,放弃了他原来的打算——单纯出版杰维尔著作的译本,而根据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一些信(见本卷第110页)里的指示,单独写了一部著作。考茨基的著作于1887年出版,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考茨基的通俗阐述和注解》1887年斯图加特版(«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 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von Karl Kautsky». Stuttgart, 1887)。——第84、86、110页。
- 98 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即秘密版是在斯图加特狄茨印刷所印刷的,但在1883年出版时用的是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的书局的名义,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und Zukunft»)。——第84、144页。
- 99 1883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不是象往常一样在星期四出版,而是在星期一,即1月1日出版;第2号在该周的星期四,即1月4日出版。因此到12月20日就出版到第52号,而12月27日报纸一般都不出版。——第85页。
- 100 保·拉法格在1884年1月7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法国许多工业部门都经受不住外国的竞争,特别是德国的竞争。——第86页。
- 101 倍倍尔在1883年11月1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成功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合法的鼓动工作,这就使整个德国警察当局束手无策。——第89页。

- 102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人物所进行的争取实行“劳动权”的宣传。——第 89 页。
- 103 1882 年和 1884 年，亨利·乔治曾到英国去宣传由资产阶级国家来实行土地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手段。——第 90 页。
- 104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 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 91、93、105、117、121 页。
- 105 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于 1885 年在伦敦出版，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第 91 页。
- 106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97 页）；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90—491 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 94 页。
- 107 这封信是恩格斯以他自己和爱琳娜·马克思的名义写的。路·克齐维茨基在 1884 年 1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允许他用波兰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该卷由波兰革命青年代表斯·克鲁辛斯基、卡·普拉文斯基、米·布谢金斯基、约·谢马什柯和路·克齐维茨基翻译，路·克齐维茨基校订了全部译文。1884 年出版了第一分册，1886 年出版第二分册，1889 年出版第三分册。全书于 1890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95 页。
- 108 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使用了这份手稿，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第 97、264 页。
- 109 指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而于 1865 年 1 月 24 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页）。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整个加到当时劳拉·拉法格准备出版的

- 《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序言里去。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收了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的代序。——第99、111、223页。
- 110 1884年1月14日《纽约人民报》第12号上发表了一篇以《两个榜样》（«Ein paar Muster»）为题的文章，劝告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德国的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以爱尔兰革命者和俄国革命者为榜样，因为照文章作者的话说，他们注意团结并能与人和睦相处。
- 1884年2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发表的一篇以《宽容，但不是无所谓》（«Toleranz, aber keine Indifferenz»）为题的文章批判了这些论点。——第100页。
- 1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2—474页。——第101页。
- 112 恩格斯指的是在奥地利发生的事件。1884年1月在维也纳有两名警察密探——布勒赫和赫卢贝克被杀。这一凶杀事件是政府唆使的，政府却把罪责加在无政府主义者头上，利用这次事件在维也纳及其郊区实行戒严，并打着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幌子通过反社会党人法。——第101页。
- 113 拉甫罗夫在1884年1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将《资本论》第二卷按照恩格斯定稿付印的进度分册出版。拉甫罗夫在同一封信中讲到俄国公众对这一卷的即将出版甚为关切时写道，格·洛帕廷因办理党务到巴黎去了几天，他打算在彼得堡出版该卷的俄文版，所以希望恩格斯把收到的德文版校样随时陆续转寄给丹尼尔逊。——第102页。
- 114 拉甫罗夫在1884年1月30日写信建议恩格斯把马克思的那些现已成为珍本的旧著加以再版。他还写道，有人建议他在《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上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的译文，这部著作曾于1850年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标题是《从1848到1849年》。拉甫罗夫请恩格斯把关于这篇文章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他。——第102、281页。
- 115 由于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即将在鲁贝举行（1884年3月29日—4月7日），茹·盖得、保·拉法格、西·德雷尔和让·多尔莫瓦于1月底前

往法国北部地区。1月27日拉法格同盖得和德雷尔一起在圣昆廷的大会上作了发言，28日在圣比埃尔-雷-加来的大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因为他们在利尔等候去加来的火车等了三个半小时。尽管如此，大会还是开得很成功。

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在1879年马赛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定了工人党的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第103、473、474、601页。

- 116** 恩格斯指的是安·贝赞特的文章，该文发表在由查·布莱德洛和安·贝赞特出版的1884年《国民改革者》周刊(《The National Reformer》)第5期上。——第104页。
- 117** 蓝皮书(*Blue Books*)是公布出来的英国议会资料和外交部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其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曾使用过蓝皮书。——第105、141页。
- 118** 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05、130、227、284、635页。
- 119** 国际小组是巴黎第五区的一个工人团体，同可能派(见注13)的巴黎中心关系密切。小组的书记是可能派的领导人之一阿·勒克莱尔。德

国和俄国的工人流亡者都同该小组保持联系。——第 105 页。

- 120 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 1896 年才在巴黎出版。——第 106、110、114、121、126、136 页。
- 121 恩格斯写的这封信是对农涅 1884 年 2 月 7 日的信的答复。来自汉诺威的亨利希·农涅住在巴黎,教外国语,1884 年 9 月查明,他是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服务的。他告诉恩格斯说,他打算组织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国际联系。农涅请恩格斯给他寄一些有关其他各国发生的事件的统计简讯和报道。——第 106 页。
- 122 贝克尔在 1884 年 2 月 5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认为在德国应当更广泛地开展鼓动工作,那里的群众没有受过集体一致行动的训练。贝克尔认为,必须在德国进行争取普选权的广泛鼓动工作。贝克尔写道,这是使城乡群众行动起来和揭露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好手段。——第 107 页。
- 123 恩格斯曾问拉甫罗夫《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在俄国能否发表(见本卷第 102 页),拉甫罗夫在 1884 年 2 月 9 日回信说,俄国革命者决定无论如何要出版这个译本,如果出版后被没收,则在国外出版。
《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第一版于 1885 年在彼得堡出版,译者是丹尼尔逊,并由他写了序言。——第 109 页。
- 124 恩格斯没有为《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专门写序言,劳·拉法格把恩格斯给 1885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这部著作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用作该版的序言。——第 110、114、136 页。
- 125 指鲁·迈耶尔的书《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 年柏林版第 1 卷(R. Meyer. «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Bd. I, Berlin, 1874)。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提到了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10 页)。——第 111 页。
- 126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4 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

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 127** 所谓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第112页。
- 128** 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札记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积累的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两个月时间内（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203页）。恩格斯关于泰罗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意见，见他为1891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46—259页）。——第113页。
- 129**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7—67页）。——第115页。
- 130**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约·达比希尔1884年2月17日的信的答复。达比希尔告诉恩格斯说，他早就试图重建国际，如今他终于为此目的在曼彻斯特组成了一个由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组成的委员会。达比希尔请恩格斯给他提醒一下国际会员的名字，以便和他们恢复通信联系，并且还答应给恩格斯寄一份为筹建的组织拟定的原则和宗旨。——第116页。
- 131** 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见注115）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下面提到的李比希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

第 267—268 页。——第 117、126、146、156 页。

132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农涅的信没有找到。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 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868 年 9 月 21—25 日在伯尔尼举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同盟,并于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秘密同盟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是米·巴枯宁于 1868 年 10 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 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各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分裂活动反对国际,力图把总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 118 页。

133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 1871 年 3 月 21 日由巴黎第十七区的区长助理贝·马隆和该区区长及另外两个区长助理签署的声明。在这个文件中指出:由于区长及其助理被强行解除职权,“自即日起,巴黎第十七区区政府的一切法令暂停实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页)。——第118页。

- 134** 1884年4月,俄国从德国得到三亿马克的借款。——第120、160、364页。
- 135** 维·查苏利奇在1884年3月2日的信中,代表在瑞士的俄国流亡革命家请求恩格斯允许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一书出版俄文版。此外,她还请求将恩格斯当时打算为准备付印的该书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见注81)寄去,而且还希望恩格斯看一看俄文版的校样,并提出意见。《哲学的贫困》俄文版于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第121页。
- 136** 对马克思的这种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dbertus-Jagetzow.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d. I, Berlin, S. 134)和《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 Bd. 35, Tübingen, 1879, S. 219)。——第121、202、204页。
- 137** 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和“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第122页。
- 138** 左尔格在1884年2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乔·斯蒂贝林准备发表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著作。——第125页。
- 139** 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 140** 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

注 67) 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 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 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 126、130、134、137、142 页。

141 在 1884 年 2 月 21 日的信中(见本卷第 117 页), 恩格斯请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校阅他翻译的马克思的《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页)一文的法译文。在 1884 年 3 月 11 日和 15 日的这封信里, 恩格斯研究了对译文的修改意见。这篇文章曾作为附录收入当时劳·拉法格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法文第二版(见注 120)。——第 127 页。

142 1884 年 3 月 16 日在伦敦举行了工人游行, 以庆祝巴黎公社纪念日; 在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举行了集会。——第 129 页。

143 恩格斯指的是 1884 年 3 月 8 日《正义报》第 8 号上刊登的一篇以《今日》(«To-Day»)为标题的短评。这篇短评是对 1884 年《今日》杂志第 3 期的评论。短评作者认为, 该杂志不应刊登爱·艾威林的文章《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以及爱琳娜·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博士和 1863 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演说》。后面这篇文章揭露了所谓马克思从格莱斯顿演说中伪造引文的谰言。——第 130 页。

144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两篇文章: 1884 年 3 月 13 日第 11 号上作为社论刊登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Zum Gedenktage der Märzämpfe»)和 1884 年 3 月 20 日第 12 号上以《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为题的社论。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 1865 年, 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 因此, 德国人民党又称为南德意志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 提出一般民主口号, 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

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 131、306、534 页。

- 145 在 1884 年《今日》杂志第 4 期上发表了迈·达维特的《爱尔兰社会问题》(M. Davitt, «The Irish Social Problem»)和保·拉法格的《法国的农民所有制》(P. Lafargue, «Peasant Proprietary in France»)两篇文章。

1884 年 3 月 29 日《正义报》第 11 号发出预告说，《今日》杂志 4 月号将要刊登保·拉法格的文章《法国的农民所有制》，并指出保·拉法格是法国农民问题方面的最大的权威。——第 134 页。

- 146 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里引用了马克思对理·瓦格纳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8 页)。——第 136 页。

- 147 1884 年 4 月，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亨·威·法比安在《自由思想者》(«Freidenker»)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文章。

1880 年 10 月 11 日法比安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打算从 1881 年 1 月 1 日起在美国的一个城市里出版的一个杂志撰稿，该杂志的纲领是他和威·路·罗森堡共同拟定的。

关于√—1问题，法比安曾于 1880 年 11 月 6 日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133—134 页)。——第 136、321 页。

- 148 1884 年 3 月 22 日，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接见向他祝寿的联邦会议、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的代表团时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帝国国会否决了(在一读时)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法案。皇帝明确表示，他将把反对这个法令看做是反对他本人。——第 137、160 页。

- 1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581 页。——第 137 页。

- 150 此处手稿缺损，指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 1 版第 49—50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页)。——第 138 页。

- 15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166页。下面提到的页码,见同卷第61—83、167—257、347—553页。——第140页。
- 152 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 15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2页。——第144页。
- 154 看来库格曼寄给恩格斯的是莱布尼茨的通信集。该通信集起初发表于1881年和1884年的汉诺威《下萨克森历史协会会刊》(«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Niedersachsen»),以后又从该杂志中抽出来出版了两个单行本:(1)《莱布尼茨和冯·伯恩施托尔夫大臣1705—1716年的通信以及其他有关莱布尼茨的信件和文件》1882年汉诺威版(«Leibnizens Briefwechsel mit dem Minister von Bernstorff und andere Leibniz betreffende Briefe und Aktenstücke aus den Jahren 1705—1716». Hannover, 1882),(2)《莱布尼茨和奥尔良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夏绿蒂1715和1716年的通信》1884年汉诺威版(«Briefwechsel zwischen Leibniz und der Herzogin Elisabeth Charlotte v. Orleans in den Jahren 1715 und 1716». Hannover, 1884)。——第145页。
- 155 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 156 根据保·拉法格1884年5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来判断,是指在他那儿找到的恩格斯写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第146页。
- 1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73—87页。——第147页。

- 158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1—59页）写于1876年2月。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之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国被查禁。——第148页。
- 159 聪明人是暗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例如布鲁诺·盖泽尔（他也是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以及卡尔·弗罗梅、威廉·布洛斯、路易·菲勒克等人。——第148、166、174、181页。
- 160 李希特尔是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的首领，他反对有利于容克的烧酒垄断。——第149页。
- 161 由于社会民主党报纸《南德意志邮报》第57号刊登了一篇以《劳动权》（«Recht auf Arbeit»）为题的社论，该报于1884年5月被查封。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11条，该报被指控为企图颠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第149页。
- 162 卡·考茨基在1884年4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德国发表，他认为当时是个有利时机，因为帝国国会正在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的问题，而在选举前夕各党派都得考虑选民的意見。——第149页。
- 163 指寄给恩格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见注104）的材料：（1）洛贝尔图斯《给莱比锡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1863年莱比锡版（Rodbertus, «Offener Brief an das Comité des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zu Leipzig». Leipzig, 1863）；（2）刊登马克思《论蒲鲁东》（见注109）一文的1865年2月1、3、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18号。——第150页。
- 164 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的诽谤。洛贝尔图斯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剽窃了他的著作《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见注136和200）。——第150页。
- 165 指参加出版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遗著的那批人。遗著中包括他的著

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Das Kapital. Vierter soz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 Berlin, 1884),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扎克,序言是由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写的。——第150页。

166 由于瑞士—德国边境的警戒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很难运进德国,伯恩施坦便到比利时去组织通过比利时—德国边境转运报纸的工作。——第151页。

167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168 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上层官僚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152、160、208页。

169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

由党(见注 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 152、162、417 页。

- 170** 1884年5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23)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在此后不久,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用在英国实行的一种办法,即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送进习艺所或监狱来解释这个口号,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在德国也利用失业者去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修路、砸碎石、砍柴等等,发给他们相应的工资或食物。

根据 1601 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英国济贫法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不能维持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

英国 1834 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监狱苦役制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的目的是强迫贫民接受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第 152、163 页。

- 171** 法伦斯泰尔——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 153 页。

- 172** 国家工厂 是 1848 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

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遭到镇压后，国家工厂被解散。——第 153 页。

- 173 在 1884 年 5 月 20 日左右，一些德国报纸就威·李卜克内西于 1884 年 5 月中去巴黎一事，登了种种说法不一的报道，说什么正在巴黎筹备召开几个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第 157 页。
- 174 恩格斯从 1884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4 日在哈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做客。——第 157、165 页。
- 175 伯恩施坦在 1884 年 5 月 29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和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章节。——第 157、166 页。
- 176 指 1875 年 5 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见注 30)。——第 158 页。
- 177 恩格斯指的是普鲁士警官威廉·施梯伯(他是 1852 年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的策划者)所使用的一套警察挑衅、间谍活动、伪造证据和捏造罪名的办法。——第 160 页。
- 178 指民族自由党。该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1866 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 1866 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 160、208、456、467 页。
- 179 1884 年 5 月 9 日在二读中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23)有效

- 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威胁说，如法案遭到否决，就立即解散帝国国会。
——第 160 页。
- 180** 1884 年 2 月底在法国北部安森（德南区）煤矿爆发了约有两千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持续到 4 月中，结果企业主放弃对工人实行新的更苛刻的劳动条件。——第 162 页。
- 181** 指“禁止使用爆炸物”的法案。1884 年 5 月 13 日在讨论这个法案时，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宣称，他们不参加法案的讨论，也不参加表决。1884 年 5 月 15 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这项法令规定，制造、使用、贮藏和从国外运入爆炸物，都要受警察当局的监督。违犯这项法令时要判以长期监禁甚至死刑。——第 163 页。
- 182** 波克罕的自传是在他死后以《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Achtundvierzigers»）为题发表在 1890 年《新时代》杂志第 3、5、6、7 期上。——第 165 页。
- 183** 1884 年 5 月 30 日伦敦发生了好几起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爆炸事件。在爆炸苏格兰广场（伦敦警察局大厦）时，炸药暗中放在大厦一角的公共厕所里。——第 167、277 页。
- 184** 无政府主义的报纸《爆破》于 1884 年 4 月在卡鲁日（日内瓦附近）开始出版，曾是巴枯宁分子的卡洛·特尔察吉是该报的支持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73 年就已经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65—515 页）这本小册子中证实特尔察吉是警察局的人。——第 167 页。
- 185** 指由于 1884 年 1 月在维也纳及其郊区实行戒严（见注 112）而从那里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第 167 页。
- 186** 1884 年 6 月 23 日，考茨基给恩格斯寄去了他论述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请恩格斯校阅。这篇文章以《洛贝尔图斯的〈资本〉》（«Das «Kapital» von Rodbertus»）为题发表在 1884 年《新时代》杂志第 8 期和第 9 期上。——第 169 页。

- 187 这个问题在恩格斯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一文中作了分析。——第170页。
- 188 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第一次发表。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一次出版，马克思没有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4页）。——第171、173页。
- 189 这封信是对叶·帕普利茨1884年6月26日的信的答复。帕普利茨写信告诉恩格斯，为了在俄国社会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莫斯科着手出版一种石印刊物《社会主义知识》，在这个刊物上将发表一些西欧作者的著作的译文和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文章。帕普利茨说她正在翻译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她请恩格斯提供一些他和马克思的不太为人知道的、可供翻译的文章，帕普利茨还打听哪里可以搞到“给英国工人的最后宣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171页。
- 190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五年，在日内瓦出版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俄译本：1882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83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年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6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85年在彼得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第172页。
- 191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维尔特诗集的单行本。它取自1843年巴门出版的《艺术和诗歌年鉴》（《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 Barmen, 1843）和1847年出版的《格奥尔格·维尔特原诗集录》（《Album. Originalpoesien von Georg Weerth》, 1847）。——第174页。

- 192 伯恩施坦在 1884 年 6 月 26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格奥尔格·阿德勒请求《社会民主党人报》档案室将有关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材料寄给他临时用一下。看来，这些材料（或其中一部分）当时是在恩格斯那里。——第 174 页。
- 193 看来是指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地点由斯图加特迁往汉堡的方案，这一方案没有实现。——第 176、204 页。
- 194 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 1884 年《新时代》杂志第 7 期上的一篇麦·席佩耳对亨·迈·海德门《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一书的书评。海德门的这本书是 1883 年在伦敦出版的。——第 176 页。
- 1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页。——第 176 页。
- 196 关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问题，考茨基在和出版者狄茨长时间商谈无结果以后，于 1884 年 7 月 16 日告诉恩格斯说，该书可以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五千册，其中一千册将交给出版商沙贝利茨在德国发行。——第 177 页。
- 197 《新时代》杂志尽管有一些暂时困难，但仍继续出版。直到 1923 年该杂志才停办。——第 177 页。
- 198 在 1884 年《新世界》杂志（布·盖泽尔是该杂志的编辑）第 20、21、22 期上刊登了卡·杜普勒耳的《梦游症》（《Der Somnambulismus》）一文。——第 178、181 页。
- 199 1884 年 7 月 1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一篇短评，评论霍乱病在贫民中蔓延一事。在一条附注中，就 Bacillus 一词的写法，跟“《人民报》和德国其他报纸的博学之士”进行了笔战。这场笔战也指向布鲁诺·盖泽尔，因为他在《新世界》上使用了同样的写法。——第 179 页。
- 200 指洛贝尔图斯 1875 年 3 月 14 日给约·泽勒尔的信，这封信在洛贝尔图斯死后发表在《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 年杜宾根版第 35 卷第 219

- 页。恩格斯在为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以及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驳斥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诽谤性的指责。——第180页。
- 201** 伯恩施坦在1884年7月16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在今年秋天将要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选举运动中，倍倍尔在他作为候选人的那些选区里当选希望甚小，李卜克内西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比他好。——第180页。
- 202** 恩格斯指的是布·盖泽尔在他发表于1884年《新世界》杂志第14期和第15期上的《地球的内部结构》（«Das Innere der Erde»）一文中对无神论的攻击。——第181页。
- 203** 由于预料霍乱将在巴黎流行，恩格斯和保·拉法格商量劝说劳拉·拉法格到英国住一段时间，恩格斯的这封信也和此事有关。——第182页。
- 204** 《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在发表保·拉法格《美国的小麦》一文时加了一条按语，其中表示了这样的惋惜：“保·拉法格没有把他出色的研究才干和卓越的文风用之于政治经济学”。——第184页。
- 205** 1884年8月5日左右，恩格斯去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在那里住到9月1日。——第191、193、205、206页。
- 206** 指在伦敦举行的民主联盟（见注67）第四次年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将民主联盟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决议。——第192页。
- 207** 这封信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
-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他对保·拉法格写的一篇稿子的意见。这篇稿子是拉法格对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勒卢阿-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Le Collectivisme. Examen critique du nouveau socialisme»）一书的书评。该书的一部分内容是反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首先是反驳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拉法格的文章以《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

- 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La théorie de la plus-value de Karl Marx et la critique de M. Paul Leroy-Beaulieu»)为题发表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9期上。——第194页。
- 208 所谓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此处是指下述形式:商品—货币—商品;所谓第二种形式是:货币—商品—货币。——第195页。
- 20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8—656页。——第197页。
- 2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17—219页。——第197页。
- 2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52—357页。——第198页。
- 212 《经济学家杂志》主编莫利纳里向拉法格保证说,如果博利约要反驳,将让拉法格进行答辩,在此以后辩论就将结束。后来莫·布洛克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一个反批评》(«Le Capital de Karl Marx, à propos d'une anticritique»)的反驳文章,发表于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0期;拉法格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1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对它的批评》(«Le Capital de Karl Marx et la critique de M. Block»)一文作了答辩。——第198页。
- 213 福尔马尔在1884年8月6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询问,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切尔伯格女士应该进哪个高等学校。——第199页。
- 214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派的代表玛丽亚·杨科夫斯卡娅-门德尔森(斯·列奥诺维奇)1884年8月12日的信的答复。她请求恩格斯允许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波兰文发表。——第201页。
- 2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第202、226、228、238页。
- 216 考茨基在1884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在下一期的《新时代》上刊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出版预告,以使

德国难于查禁此书。——第 203 页。

217 卡尔·考茨基在 1884 年 6 月 26 日的信中曾提请恩格斯注意下面一件事：格奥尔格·阿德勒在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Rodbertus, der Begründer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一书中认为，恩格斯断定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剽窃了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11 页脚注）是错误的。——第 205 页。

218 1884 年 9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6 号发表了一篇以《荒唐的胡说》（«Höheres Blech»）为题的社论，反驳同年 8 月维也纳《德意志周报》（«Deutsche Wochenschrift»）刊登的奥地利政论家海·巴尔的一篇吹捧洛贝尔图斯的文章。

1884 年 4 月，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亨·威·法比安在《自由思想者》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文章。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法比安就在《纽约人民报》上再次发表此文。因为第二次是发表在社会主义报纸上，于是爱·伯恩施坦就在 1884 年 9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6 号上发表《异教徒追踪者》（«Ein Ketzerriecher»）一文对他作了答复。

1884 年 9 月 1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7 号发表了一篇显然是阿伯拉罕·龚贝尔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怎样对待交易所税？》（«Wie stellen wir uns zur Börsensteuer?»）。这篇文章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俾斯麦的交易所法案。《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对此进行反驳时指出，交易所税仅仅有利于大地主的党。——第 207 页。

219 1884 年 8 月 30 日《科伦日报》第 241 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施魏因富特教授论刚果》（«Professor Schweinfurth über den Congo»）的文章，讲的是 1876 年在布鲁塞尔建立的考察与开化非洲国际协会（1883 年改名为“国际刚果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是由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二世建立的，他吸收了探险家亨·摩·斯坦利参加协会的工作。协会的目的是侵占和掠夺刚果河流域地区。从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比利时移民在刚果所干的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和科学活动，而是在那里采买奴隶，提倡使用奴隶劳动，包买象牙、棕榈油和其他各种土产。——

- 第 208 页。
- 220** 从 1884 年起,俾斯麦政府走上殖民征服道路。1884 年 4 月,不来梅大商人弗·阿·爱·吕德里茨在西南非的“产业”被置于“德国保护”之下。1884 年 7 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达夫·纳赫蒂加尔奉帝国政府之命宣布,对主要是汉堡的阿道夫·佛尔曼商行在那里建立了业务的多哥和喀麦隆“实行保护”。这样德国就在非洲霸占了第一块殖民地,并在以后对非洲人的恐怖征战中夺得了德属西南非殖民地。——第 208、215 页。
- 221**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K. Kautsky und Rodbertus»)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回答》(«Eine Replik»)的答辩文章,发表在 1884 年《新时代》第 11 期上。——第 209、228 页。
- 2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24—338 页。——第 210 页。
- 22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11 页。——第 210 页。
- 22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页。——第 210 页。
- 22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781—832 页。——第 211 页。
- 226** 1884 年 9 月 15—17 日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三国皇帝以及他们的外交大臣在斯克尔尼维策举行了会谈。结果是俄国和德国签订了如下的条约:在一方遭到进攻时,另一方保持友好的中立。——第 214 页。
- 227**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 1874 年 1 月 10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结果在欧洲所造成的影响。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六名该党提出的候选人当选(其中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得到的票数远远超过了 1871 年的选举。——第 214 页。
- 228** 1884 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小农场主和部分农业工人也得到了选举权;1885 年

11—12月,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第一次选举。——第215、292、345页。

229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30 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231 考茨基在1884年10月11日的信中感谢恩格斯对他的文章寄去的意见(见本卷第209—211页),并告诉恩格斯他打算读一下洛贝尔图斯论述信贷需要的那本书。——第221页。

232 1884年10月18日的巴黎《人民呼声报》第356号上发表了一则题为《处决奸细》(«Exécution d'un agent provocateur»)的简讯。据该简讯报道,侨居巴黎的汉诺威人亨利希·农涅,由于被揭露是普鲁士的奸细和警探而被开除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223页。

233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这个问题对蒙森

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140—144 页）。——第 224 页。

234 在 1884 年 10 月 28 日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以及随后于 11 月初举行的重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得 24 个席位（上届选举得 13 个席位），549 990 票（比 1881 年多 238 029 票）。

倍倍尔于 1884 年 10 月 29 日打电报把 28 日的选举结果告诉恩格斯。——第 227、233、238 页。

235 选举的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党团第一次获得了提出法案的权利，因为按照帝国国会议事规程，享有这种权利的党团，至少须由十五名议员组成。——第 227、234 页。

236 倍倍尔在汉堡第一选区被选入帝国国会（得 12 282 票），在其他三个选区落选。这三个选区是：德勒斯顿（基本选举得 8 620 票，重选得 11 106 票）、莱比锡（得 9 676 票）、科伦（得 4 151 票）。——第 228 页。

237 这里好象暗指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23）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仍在 1884 年 10 月 28 日选举（见注 234）中取得了成功。同 1878 年 7 月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相比，社会民主党增加了将近 113 000 票。——第 229 页。

238 威·李卜克内西在奥芬巴赫的基本选举中得 6 950 票，在重选中以 10 505 票当选。——第 229 页。

239 俾斯麦的社会改革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统治阶级破坏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个手段。俾斯麦由于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初几年中未能用恐怖手段把社会民主党消灭，于是又在 1881 年底除恐怖手段外又采取收买手段，即鞭子加糖果，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达到目的。他指望借助于 1881 年 11 月 17 日在一篇皇帝谕告里宣布的社会政治改革（关于伤亡、疾病、年老、残废的社会保险法），在工人阶级中间孤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党，阻挠反对军国主义、争取民主的广泛的人民运动。俾斯麦通过所宣布的这些社会措施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企图未能得逞。——第 230 页。

240 帕·马尔提涅蒂在这封信里请求恩格斯允许他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一书译成意大利文，并请恩格斯校阅译文。该译本于1885年出版。——第232页。

241 恩格斯指的是1884年11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上的社论《我们的平衡表》(«Unsere Bilanz»)。——第233页。

2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89—592页。——第235页。

243 由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占了奥地利所属西里西亚。在这场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和巴伐利亚结成同盟与奥地利作战。在战争进程中，他两次(1742年和1745年)背叛了自己的盟国，同奥地利签订了单独和约。

1756—1763年，普鲁士是七年战争的参加国之一。

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了巴塞尔和约。这样，普鲁士就背叛了自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的盟国。——第239页。

244 恩格斯指的是，在奥普战争中站在奥地利方面的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根据1866年9月20日的法律被兼并和划归普鲁士。——第239页。

245 指1848年11月普鲁士政变。这次政变以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开始，以1848年12月5日解散议会和颁布所谓钦定宪法告终。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个别条文。——第240页。

246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242页。

247 指保·拉法格当时因勒卢阿-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出版而进行的论战(见注207和212，以及本卷第194—199页)。——第242页。

- 248** 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报道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表示与德国工人团结一致,于1884年11月15日举行了盛大集会。该报还援引了发表于1884年11月9日《里昂社会主义者》第9号的一篇文章的摘录,该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见注234)中所获得的胜利表示祝贺。——第243页。
- 249** 在帝国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达姆斯塔德选区候选人菲·弥勒发表声明,反驳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敌对声明。弥勒宣称,他是共和制的拥护者,他曾坚决捍卫巴黎公社。这个声明转载于1884年11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 茹·盖得在1884年11月18日《人民呼声报》第387号题为《新的胜利》(«Nouvelle Victoire»)的社论中,引用了弥勒的声明。
- 恩格斯所说的汉诺威纲领,是指在汉诺威发表的竞选宣言。宣言中说,德国反动势力的增长,是由于民族自由党的怯懦以及他们对俾斯麦的卑躬屈膝。宣言发表在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第243、250页。
- 250** 鉴于预定在1884年11月15日在列杜特(法国)举行加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的集会,伯恩施坦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请他不要尖锐地抨击拉萨尔。——第243页。
- 251** 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卡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de Karl Marx»)。恩格斯给保·拉法格寄去了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以备拉法格在需要继续论战时使用。——第244页。
- 2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0章。——第244页。
- 253** 《贝奥伍耳夫》是叙述传奇英雄贝奥伍耳夫事迹的史诗,是现存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这一史诗大概产生于八世纪。它是以前六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第245页。
- 254** 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者约·林·马洪在1884年11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求恩格斯接见他以便交谈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第246页。

- 255 考茨基在 1884 年 12 月 2 日的信中间恩格斯,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如何刊印更好,是出单行本,还是作为附录收进当时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正在排印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见注 230)。——第 249 页。
- 256 恩格斯指的是《科伦日报》1884 年 11 月 4 日第 307 号社论《重选》(«Die Stichwahlen»), 1884 年 11 月 6 日第 309 号社论《科伦的帝国国会重选》(«Die Reichstags-Stichwahl in Köln»), 以及 1884 年 11 月 8 日第 311 号社论《再论科伦的重选》(«Noch einmal die Kölner Stichwahl»)。这些文章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公开抛弃革命原则。——第 249 页。
- 257 1884 年 5 月 10 日盖泽尔在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23)有效期的法案时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打算通过暴力消灭现存的国家关系和社会关系;盖泽尔把 1884 年 5 月 9 日俾斯麦在帝国国会承认劳动权的声明(见注 170)说成是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的反映。
这篇发言摘要载于 1884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二读和三读》(«Die Debatte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 im Deutschen Reichstag. 2. und 3. Lesung»)。
——第 249 页。
- 258 指法国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和约支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 252 页。
- 259 指 1848—1849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第 252 页。
- 260 《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四十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第 253 页。
- 261 这封信的片断保·拉法格在《上街》(«Descendre dans la rue»)一文中引用过,该文发表于 1884 年 12 月 21 日《里昂社会主义者》第 15 期。

——第 254 页。

- 262** 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这段摘录是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关于轮船公司津贴》(«Zur Dampfersubvention»)一文中引用过的,发表在 1885 年 1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这篇文章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在轮船公司津贴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发表了看法。
——第 258 页。

- 263** 1884 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遇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 1885 年 3 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政府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 258、259、265、273、289、321、415 页。

- 264** 指 1879 年麦·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的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行径,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第 260 页。

- 265** 帕·马尔提涅蒂在 1884 年 11 月 18 日的信中问恩格斯,可否将他的两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提涅蒂当时正在翻译这

部著作)和《德国农民战争》合成一本书出版。——第 263 页。

266 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 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 页。

267 在这封信中提到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229)的领导同可能派(见注 13)接近一事。

在1884年12月27日《正义报》第50号上,在《法国和国际代表大会》(«Fr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的标题下,刊登了阿·斯密斯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斯密斯要求曾经提出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建议的社会民主联盟承认可能派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组织,并且不同法国工人党(见注 115)保持关系。——第 267 页。

268 指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了在美国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翻译的该书英译稿。——第 268、277 页。

269 指古·格罗斯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1885年莱比锡版(G. Gross, «Karl Marx». Leipzig, 1885)。考茨基当时在写该书的书评,书评发表于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第 270 页。

270 考茨基在1885年1月9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接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菲勒克的建议,要他临时地或固定地转到菲勒克办的一家报纸去工作。——第 270 页。

271 欧·杜林在他1879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 一书的第三版中，企图反驳恩格斯对他的一些批评意见。——第 271 页。
- 272** 施留特尔准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一些著作编入《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中出版，所以请求恩格斯给他寄一套这个杂志去。——第 271 页。
- 27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9—20 页。——第 271 页。
- 274**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对弗·梅林所以采取否定态度，是因为梅林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在民族自由党（见注 178）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而在此以前他给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撰稿。但在八十年代中，他便同反动报刊断绝了关系，转向了柏林民主主义报纸《人民报》，而于 1891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直到临死一直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因此，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在九十年代，恩格斯对梅林的政论工作和科学工作不止一次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第 273 页。
- 275** 这封信是由保·拉法格转给盖得的，盖得根据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作为 1885 年 1 月 31 日《人民呼声报》第 461 号社论发表。本卷发表的片断，由盖得全部加在这篇文章里，并且指明这封信是从伦敦“我们伟大社会战斗中的一员宿将”那里收到的。信的全文没有找到。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所提到的问题，他在《帝俄高级炸药顾问》一文中也作了阐述，该文刊登在 1885 年 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21—223 页）。——第 276 页。
- 276** 指俄国和普鲁士之间于 1885 年 1 月 13 日（俄历 1 日）互换的照会。照会规定互相引渡被控犯有反对缔约国任何一方君主或其家属以及制造或贮藏炸药等罪行或行为的人。——第 276 页。
- 277** 指恩格斯为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写的序言和他把这本书献给英国工人的献词《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78—280 页和第 273—277 页）。序言和献词没有收入这部著作的美国版。——第 277 页。
- 278** 为了加快《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的出版，德文版校样印出一批，恩格斯

- 就给丹尼尔逊寄一批去翻译。——第 280、287、299、314、319、328、338 页。
- 279** 指格·洛帕廷于 1884 年 10 月 6 日在彼得堡被捕。洛帕廷被侦讯到 1887 年 5 月,于 1887 年 6 月 4 日在“二十一人案件”中被判处死刑,以后又改为在什吕谢尔堡要塞服无期徒刑。——第 281、376、559 页。
- 280** 在这封信里恩格斯答复了拉甫罗夫关于格罗斯小册子(见注 269)中有关马克思的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恩格斯还答复了是否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885 年德文版里作过什么补充和修改的问题。——第 281 页。
- 2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10—25 页。恩格斯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05—220 页)也是用来批判洛贝尔图斯的。——第 282 页。
- 282** 关于传闻在德国查禁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问题(见本卷第 272 页),施留特尔答复恩格斯说,据他打听到的情况是,并没有正式查禁,但是发生过在莱比锡大量没收这本书的事情。虽然后来把书全部退还了,但是书商还是拒绝接受这本书。从那时起,该书就直接从苏黎世发送,不过需要预订。——第 284 页。
- 283** 指马克思在 1861—1863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里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4 卷第 4 页)。这部手稿的一部分,也是整理得最细致的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285、299 页。
- 284** 住在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法伦霍耳茨,在恩格斯提到的那封信里企图反驳登在 1885 年 1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 号上的关于社会民主联盟分裂的原因的报道,这篇报道的内容完全反映了恩格斯在 1884 年 12 月 29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所谈的意见(见本卷第 255—258 页)。法伦霍耳茨歪曲这些原因并维护海德门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艾威林对法伦霍耳茨的答复载于 1885 年 3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第 286 页。
- 285** 指孟索-累明煤矿区的一批工人因被指控在矿井和城里组织一系列爆

- 炸而于 1884 年 11 月被捕的案件。成为这次逮捕直接原因的 11 月 7 日的爆炸,是地方警官泰韦楠手下的警探、奸细布雷南干的。在被捕者当中有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和这些爆炸毫无关系。社会主义报纸《人民呼声报》在好几篇文章里揭露了布雷南的阴谋活动。对这一案件的审讯于 5 月底进行,被告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第 287 页。
- 286** 理·施特格曼在 1885 年 3 月 21 日请求恩格斯告诉他,哪里可以弄到评述马克思的材料。他准备出版一本评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打算在这一著作的绪论部分中使用这些材料。由于有关马克思传记的资料出版得很少,施特格曼请恩格斯把他自己对马克思的为人的见解告诉他。——第 287 页。
- 287** 看来是指阿·谢夫莱以“一个国民经济学家”的笔名于 1875 年在哥达发表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精髓》(«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谢夫莱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他“本人需要多年的功夫,才能吃透”《资本论》第一卷的含义。——第 288 页。
- 288** 以温和共和派首领茹·费里为首的法国政府,由于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冒险遭到失败而于 1885 年 3 月 30 日辞职。——第 288、291 页。
- 289** 1884 年选举(见注 234)后,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有以奥艾尔、布洛斯、盖泽尔、佛罗梅等人为首的占多数的机会主义派和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革命派。——第 289 页。
- 290** 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不满《社会民主党人报》批评其对待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 263)的态度,企图对党的机关报是否有权批评党团的活动提出异议。党团就此发表的声明载于 1885 年 4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上。但是,社会民主党大部分地方组织坚决支持该报编辑部。党团的多数派被迫让了步,在 4 月 23 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共同发表的声明中,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要求(见注 303)。——第 289、291、297、314、325、326、341、351、609 页。
- 291** 根据从 1879 年起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或“甘

- 必大派”，因该派第一个首领是甘必大而得名)的创议，1885年6月在法国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以代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参加众议院)。根据这个到1889年一直有效的制度，把小选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与该省应有议席(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相符的候选人总数进行投票。在第一次选举中，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在第二次选举中，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能当选。——第291、341、344、348、354、516、540页。
- 292** 恩格斯指的是从1880年起执政的格莱斯顿自由党内阁(并见注327)。——第292页。
- 293** 指发表在1885年1月8、15、29日和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5和7号上的文章和编辑部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批评了党团多数派对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263)问题的态度。文章大部分是威·李卜克内西写的。——第292、308页。
- 294** 指1885年3—4月由俄英双方在阿富汗西北边疆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争斗而引起的冲突。——第296页。
- 295** 保·拉法格在1885年3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想知道恩格斯对他的关于法律术语来源的假设是否正确的意见。——第297页。
- 296** 丹尼尔逊在这封信里给恩格斯提供了一些关于俄国工人的工作日长度和工资水平以及关于农民无产阶级化的材料。丹尼尔逊还提出要给恩格斯寄去俄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尼·伊·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Н. И. Зибер, «Давид Рикардо и Карл Маркс в 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伊·伊·杨茹尔《莫斯科省的工厂生活》(И. И. Янжул, «Фабричный быт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和普·阿·彼斯科夫《莫斯科市纤维类物质加工厂卫生调查》(П. А. Песков, «Санита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абрик по обработке волокнистых веществ в г. Москве»)。
- 第298页。
- 297** 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第301页。

- 298 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村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第301页。
- 299 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第302页。
- 300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的说法。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14卷第62页(G. W. F. Hegel. Werke. Bd. XIV, Berlin, 1833, S. 62)。——第302、375页。
- 301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施特格曼第二次请求的答复。施特格曼请恩格斯写一篇评述马克思个人的短文,作为他正在准备出版的评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的绪论(见注286)。施特格曼说他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必须对各国资产阶级著作家歪曲马克思形象的企图给以回击。——第305页。
- 302 关于党团与编辑部的冲突,见注290。交给报纸的党团决议初稿内有这样的话:党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内容负有完全的责任。在伯恩斯坦对此提出疑问之后,为了调解冲突而由党团派往苏黎世的李卜克内西对决议作了一些修改,以后这一决议就发表在1885年4月2日该报上。——第308页。
- 303 指载于1885年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上的声明,声明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和该报编辑部名义指出:任何想限制党内批评的做法,都是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必须全力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战斗力。声明在关于党团和编辑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带有妥协性:声明一方面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全党的而不仅仅是党团的机关报,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团是党的代表机关,有权对编辑部的工作实行监督。——第308页。
- 304 俾斯麦在1879年为了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在八十年代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在1885年和1887年又增补了重新提高的农产品进口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增长,但是却使广大群众的经

- 济状况大大恶化。这就不仅引起了无产阶级，而且还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第 309 页。
- 305** 施留特尔在 1885 年 5 月 13 日的信中说，他准备为工人出版一本诗集，请求恩格斯帮他选一些革命诗歌。施留特尔还向恩格斯打听，在德国 1848 年革命时期，在英国宪章派那里，以及在十五至十六世纪农民起义时期有没有什么流传很广的诗歌。诗集以《前进！供劳动人民阅读的诗集》（«Vorwärts! Eine Sammlung von Gedichten für das arbeitende Volk»）为题于 1886 年在苏黎世出版。在这封信里施留特尔还告诉恩格斯，他打算把马克思的一些短篇著作和文章，包括国际的一些文献合在一起专门出一个集子。——第 310 页。
- 306** 指马·路德的赞美诗。亨·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二册）中称这首诗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第 310 页。
- 307** 指马·弗·开姆尼茨 1844 年写的一首歌，歌词开头是“大海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首歌在争取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从丹麦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期特别流行。——第 311 页。
- 308** 指恩格斯阐述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31—134、137—152、158—176 页）。——第 312 页。
- 309** 指《战斗报》总编辑普·利沙加勒和给予该报经费帮助的出版商佩里内之间的冲突。冲突是由于报纸接受原歌唱家卡普尔的一万法郎而引起的，佩里内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并把报纸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他没能办到。——第 313 页。
- 310**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88—90 页）。——第 313 页。
- 311** 在下面提到的文章里爱·格里莫引用了卡·肖莱马下述的话：“如果有一天化学家们能够用人工方法得到蛋白质，那末这种蛋白质将是活的原生质状的”。接着还有：“生命之谜只有借助蛋白的合成才能得到解答”。——第 313 页。

- 312 指格里莫的文章《胶体和凝结》(«Les substances colloïdales et la coagulation»), 发表于1885年《科学评论》(«Revue scientifique»)第35卷第493—500页。引文在第500页上。——第314页。
- 313 海克尔在他1876年在柏林出版的《原生体之交替发生,或有生命微粒之波状发生》(«Die Perigenesis der Plastidule oder die Wellenzueugung der Lebenstheilchen», Berlin, 1876)一书中便用了“普拉松”这一用语。——第314页。
- 314 指《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和第六篇。——第314页。
- 315 1885年5月21日保·拉法格被监禁于巴黎圣珀拉惹监狱。起初拉法格被关在刑事犯牢房,后来被转送到政治犯监狱。拉法格被关的原因是他没有按照1883年4月木兰市陪审法庭的判决交纳一百法郎的罚款。1883年4月他曾和茹·盖得、让·多尔莫瓦一起因为他们所做的公开讲演而被法庭审讯(见注5)。——第317、322、325、328、338、340页。
- 316 保·拉法格打算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由意大利文转译为法文。这个打算没有实现。——第318页。
- 317 1885年5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战士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人打着红旗向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公社社员墙前进。警察当局以禁止在巴黎打着红旗游行为借口,向示威游行的人发动袭击。于是就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死伤了一些人。
看来恩格斯认为1885年6月1日在巴黎举行维·雨果的葬礼时,警察当局还会企图组织类似的挑衅事件。——第318、323页。
- 318 在1869—1873年期间,马克思和尼·弗·丹尼尔逊经常通信。丹尼尔逊把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书籍和杂志上的文章,其中包括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经常不断地寄给马克思。丹尼尔逊在1885年5月6日(俄历4月24日)的信中问恩格斯,关于俄国经济问题方面的材料是否收入了《资本论》第三卷。——第319页。
- 319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

马克思从丹尼尔逊寄给他的论述俄国土地问题的俄文书籍中所作的大部分摘录，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11 卷、第 12 卷和第 13 卷。——第 319 页。

- 320**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借用了普鲁士反动分子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 年 8 月 31 日会议上讲的一句话：«Das historische Recht keinen Datum nicht hat.»（“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这句话连用了两个否定词，犯了德语语法上的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16 页）。——第 321 页。
- 321** 恩格斯指的是发表在 1885 年 2 月 14 日美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第 7 号上的乔·斯蒂贝林的文章《改良或革命》（«Reform oder Revolution»），以及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28 日该报第 13 号上的阿·杜埃的文章《驳斯蒂贝林博士的文章》（«Eine Entgegnung auf Dr. Stiebeling's Artikel»）。——第 321 页。
- 322** 指哥特历史学家约尔丹（约尔南德）的著作《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De origine actibusque Germanorum»），这是现在没有保存下来的卡西奥多尔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ia Gothica»）的简述，约尔丹给这部历史补充了一些日耳曼民族的口头传说和故事以及其他史料。在研究哥特人迁移时期的历史以及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建国的历史方面，约尔丹的著作是一部珍贵的、某些部分甚至是唯一真实的史料。——第 321 页。
- 323** 弗里德里希-卡尔是普鲁士亲王，曾任骑兵总监，死于 1885 年 6 月 15 日。——第 324、326、328 页。
- 324** 恩格斯指的是根据 1884 年选举改革（见注 228）即将在英国举行的选举。——第 325、328、342、346、348、368 页。
- 325** 显然是指保·拉法格为维·雨果逝世写的悼文，这篇悼文没有署名，刊登在 1885 年《新时代》杂志第 8 期的“政治评论”栏内。——第 327 页。
- 326** 劳·拉法格在 1885 年 6 月 11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汉堡社会民主党人给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选举基金捐献了一千法郎。然而汉堡的党组

织——在该组织的领导人中有机会主义者弗罗梅和狄茨——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的冲突（见注 290）中则站在党团一边。——第 328 页。

- 327** 恩格斯指的是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内阁由于议会多数（保守党人和爱尔兰人）拒绝政府提出的提高酒类税提案而于 1885 年 6 月宣布辞职一事。格莱斯顿倒台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殖民政策的失败（在划分中亚细亚势力范围时向俄国让步；苏丹起义者使英国军队蒙受沉重的失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拒绝让爱尔兰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享有自治权。——第 328 页。
- 328** 辉格党和激进派 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 328、354、372、395、397、417 页。
- 329**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施留特尔 1885 年 5 月 21 日的信的答复。施留特尔打算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单篇著作、短篇论文集和第一国际的文件等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分册出版，为此他写信征求恩格斯的意见。——第 329 页。
- 330** 恩格斯指的是 1849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在科伦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的审判和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在第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有总编辑卡·马克思、编辑弗·恩格斯和报纸的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在第二个案件中的被告有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这两次审判最后都宣判被告无罪。两次审判记录均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第一次的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14 日，第二次的发表于 2 月 19、25、27 和 28 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记录于 1885 年 10 月在苏黎世出版了单行本，标题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被控号召武装反抗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并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32—239 页）。——第 329 页。
- 331** 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六月起义的文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 文版第5卷第129—135、137—176页)一事没有实现。——第330、337、361页。
- 332**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声明,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多数派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他们想把这条路线强加给全党的企图(见注290)。由于1885年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发表了这篇声明,于是机会主义者的首领之一弗罗梅在1885年5月7日的资产阶级报纸《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上发表了一封激烈攻击这篇声明的信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5年5月14日第20号报纸上转载了弗罗梅的这封信并在1885年5月21日第21号报纸上刊登了倍倍尔的题为《也来“抗议”》(«Auch «ein Protest»»)的答复文章,给弗罗梅以坚决的反击。——第332页。
- 333** 指威·沃尔弗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组文章的单行本,总标题是《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这组文章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2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281号。单行本于1886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了导言。导言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早在1876年写的沃尔弗的传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在收入导言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导言的第二部分是恩格斯专门为这个单行本写的文章《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7—289页)。——第337、352、356、361、373页。
- 334** 施留特尔在1885年6月24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迈斯纳(《资本论》由他的出版社出版)表示可以有条件地让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社发行一批《资本论》第二卷,施留特尔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利的。——第337页。
- 335** 1885年6月6日《正义报》第73号报道说,出版商威·里夫斯打算出版由约翰·布罗德豪斯(海德门的笔名)译成英文的杰维尔的书(见注54)。恩格斯认为,如果这个意图得以实现,就会妨碍《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出版,当时恩格斯正在校订这一卷的英译文。杰维尔的书后

- 来没有出英文版。——第 338 页。
- 336** 德国女社会党人盖·吉约姆-沙克准备写一篇关于限制妇女劳动的文章,为此写信问恩格斯,马克思和他是否确实参加了拟订包含着同工同酬要求的法国工人党纲领(见注 115)的工作。——第 339 页。
- 337** 恩格斯指的是《正义报》关于即将出版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一书英文版的报道(见注 335)。当时恩格斯正在就《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出版问题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进行商谈。商谈几经中断和恢复,但没有达成协议,最后该书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第 340 页。
- 338** 指刊登在 1885 年 7 月《爱丁堡评论》杂志第 331 期上的一篇对 1884—1885 年议会辩论的简评,标题为《分水岭》(«Parting of the Waters»)。这篇简评尖锐地批评了自由党激进派的政策并设想了解同保守党人和解的办法。简评的作者号召老派自由党人同党内激进派分裂,把这叫作“分水岭”。——第 342 页。
- 339** 鉴于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发生冲突,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18)建议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 1885 年 7 月 10 日给该协会的信中表示反对这个建议。他断言,意见分歧,特别是法兰克福组织和弗罗梅之间的意见分歧(见注 332),在他的调解下即将顺利解决,他还强调这些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分歧。——第 343 页。
- 340** 李卜克内西在 1885 年 7 月 14 日社会民主党的奥芬巴赫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一批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封信(见注 332)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个讲话引起了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不满,于是李卜克内西在 8 月 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2 号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的批评仅仅是针对该信的语气,并说他高度评价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常法的斗争。——第 343 页。
- 341**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 1880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Der Einfluß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Wien, 1880),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过该书

- 的马尔萨斯错误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44—146页）；恩格斯这里指的还有考茨基的一组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为总标题，发表于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1883年第6年卷（«Kosmos», Jg. VI, Stuttgart, 1882—1883），恩格斯在好几封信里批评了这些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32—433、447—450页和本卷第61页）。——第343页。
- 342** 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 343** 恩格斯指的是自由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见注328）以及自由党的一派——辉格党——准备和保守党靠拢。1886年，反对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这一派脱离了自由党，组成了自己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在许多问题上自由党人合并派都支持保守党。——第345、418、657页。
- 344** 1885年10月4日举行了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是在普遍不满1879年起就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内外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在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然而，由于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众议院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二百零二名保皇派。——第346、358、392、458页。
- 345** 恩格斯没有专门为《资本论》第二卷的俄译本写序言。他为第二卷德文

- 第一版写的序言的俄译文，经删节后发表在俄文版上，序言的后半部分，即批判洛贝尔图斯的部分被略去了。——第 346 页。
- 346** 保·拉法格打算前往波尔多去看望他的母亲。——第 347 页。
- 347** 由于恩格斯担心在英国准备出版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见注 335），劳·拉法格在 1885 年 8 月 7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据该书的法国出版商奥里奥尔说，他可能不容许翻译此书，不让出这个版本。——第 347 页。
- 348** 恩格斯从 1885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4 日在泽稷岛休养。——第 349 页。
- 349** 在这封根据丹尼尔逊的建议所写的信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0 页），恩格斯通知《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可以在该杂志上刊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这是马克思为答复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судом г. Ю. Жуковского»）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26—131 页）；恩格斯同时将该信寄去。但是，《北方通报》没有刊登马克思的这封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封信的是日内瓦出版的 1886 年《民意导报》第 5 期。——第 350、374 页。
- 350** 恩格斯指在 1885 年 8—9 月发生的德国与西班牙的冲突，这是由于德国企图占领西班牙提出过领土要求的加罗林群岛而引起的。德国政府派了一艘炮舰到这个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去，并在那儿升起了德国国旗。这样就在两国关系中造成了紧张局势。作为仲裁人的罗马教皇支持西班牙的要求。——第 352 页。
- 351** 1885 年 9 月 20 日在巴黎举行巴黎公社委员安·阿尔诺的葬礼时，警察借口禁止打着红旗游行，企图从棺木上扯下献给死者的红绸带，并袭击参加葬礼的人们。——第 354 页。
- 352** 1885 年 7—9 月期间，伦敦警察多次逮捕在东头集会上讲演的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对在 9 月 6 日被捕的社会民主联盟的积极活动家约·威廉斯判处一个月的监禁。为此，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争取劳动解放同盟和伦敦激进工人俱乐部（见注 534）于 9 月 20 日在多德街

地区组织了联合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数千人。企图抓讲演人的警察遇到了抵抗，有几个人被捕，但在第二天就被释放了。9月27日，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会上通过了抗议警察行动的决议。在此以后没有再发生干涉社会主义讲演人的行动。——第354、689页。

353 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85年8月底—11月初《社会主义者报》第1—11号上。看来恩格斯是在该报发行了头几号以后，看到了译文。——第354、361、369页。

354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85年8月8日机会主义者菲勒克在慕尼黑一次工人集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菲勒克表示确信，如果皇帝知道工人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好，他就会为工人们做比现在多得多的事情。对此，慕尼黑社会民主党人在1885年8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发表了一个抗议书。菲勒克在1885年8月30日慕尼黑杂志《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第30期上用一篇冗长的声明对此作了答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5年9月3日该报第36号上尖锐地驳斥了这一声明。——第356页。

355 1885年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的社论里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有关法国选举问题的意见。——第357页。

356 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关于“保加利亚危机”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恩格斯的文章《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以及恩格斯1886年10月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545—554页）。——第357、392、444、512页。

- 357 指 1885 年 9 月 28—30 日在开姆尼斯萨克森地方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批活动家的审判。受审判的有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他们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其宗旨在于以非法手段阻挠实施当局的法律和命令。控告的理由是，这些人参加了 1883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见注 7）。被告们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法庭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政府向帝国法庭上诉，帝国法庭将此案转交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重新审理（见注 490）。——第 358 页。
- 358 第一次选举结果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失望。保·拉法格在 1885 年 10 月 7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被击败了，我们曾预料到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败得如此之惨……可能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联合派之间的争论和厮杀，无疑大大促使那些袖手旁观和没有觉悟的群众离开我们而投入激进派的怀抱。”由于拉法格有这种情绪，恩格斯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在法国形成的局面的实质。这封信的片断当时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62—263 页）。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 359 页。
- 359 在再版的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里，除了信中提到的几篇著作外，恩格斯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26—734 页）和马克思为这个小册子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24—627 页）。——第 360 页。
- 360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拥护者草拟的 1850 年 12 月 1 日科伦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详细地评述了 1850 年 9 月 15 日伦敦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同盟发生分裂的情形。公告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该集团坚持宗派主义的和立即发动革命的冒险主义策略，公告宣布将他们这一伙人开除出同盟，但是没有揭露分裂的真正原因。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朗的。——第 360 页。
- 361 拉甫罗夫在 1885 年 10 月 19 日的信中请恩格斯为他打算写的关于宪

- 章运动的著作提示些可以利用的材料。——第 363 页。
- 362** 这封信是对布勒斯劳社会民主党人扎·费尔伯建议的答复。费尔伯建议恩格斯给柏林的《人民报》写一篇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文章，以阻挠俄国公债在德国的认购。——第 364 页。
- 363** 库罗帕特金在他的下述著作中描述了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的活动：《洛佛查、普列佛那和舍依诺沃（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史片断）》1881 年圣彼得堡版（《Ловча, Плевна и Шейново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 1877—1878 гг.)》, СПб, 1881) 和《1877—1878 年俄土战争中斯柯别列夫将军部队的活动。洛佛查和普列佛那》1885 年圣彼得堡版（《Действия отрядов генерала Скобелева в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ую войну 1877—78 годов. Ловча и Плевна》, СПб, 1885）。——第 366 页。
- 364** 指李卜克内西给费尔伯的信，李卜克内西写这封信是因为费尔伯曾建议在帝国国会三读预算时的演说中说明俄国的财政状况。在这封信里李卜克内西解释了他没有发表演说的原因。——第 366 页。
- 365** 在 1885 年 9 月 15 日举行的萨克森议会选举中，莱比锡农村选区提出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败于保守党（见注 168）和民族自由党（见注 178）的联合候选人。——第 366 页。
- 366** 萨克森议会选举是根据选举资格进行的：只有年满二十五岁，缴纳不少于三马克直接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年满三十岁，缴纳不少于三十马克直接税并至少有三年萨克森公民权的人才享有被选举权。——第 366 页。
- 367** 指德国民间诗歌集《小孩的魔角》（《Des Knaben Wunderhorn》）中的一首诗《娱乐》。该诗歌集是由阿·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于 1805—1808 年整理和出版的。——第 368 页。
- 368**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卡贝在北美由支持他的几百个法国工人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尝试。移民区由 1848 年起存在到 1856 年，由于内部纷争而瓦解，余留部分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第 369 页。

- 369**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9—30页和第281—308页)改写成为一部独立的通俗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著作曾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第3、4、5期,并在同年以同一标题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第369页。
- 370** 已成为俗语的路·班贝尔格尔的这句话,是1876年他在帝国国会一次会议上谈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的态度时说的。——第369页。
- 371** 指1877年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企图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没有成功。麦克马洪不仅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得到相当部分军官和士兵群众的支持。1877年10月举行的选举,使共和派获得胜利。麦克马洪被迫同意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阁。他在1879年1月宣布辞职。——第370、458、701页。
- 372** 看来是指《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下述地方:“……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5页)。——第371页。
- 373** 指英国剧作家威·戈·威尔斯的剧本《奥丽维娅》,这是根据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奥·哥德斯密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改编的。——第372页。
- 374** 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维涅在1885年8月8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校阅他翻译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译稿。——第372、386页。
- 375** 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

——第 372、389、392、395、417 页。

376 指拉法格在 1885 年 10 月法国众议院大选（见注 344）中获得的票数。
——第 372 页。

377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一、以后是“工人兄弟会”组织者斯·波尔恩在 1848—1850 年期间的活动；那里还指出，波尔恩的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55—256 页）。在提到的阿德勒那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在向协助该书写作的人们表示谢意时，没有提到波尔恩的名字。——第 373 页。

378 丹尼尔逊在 1885 年 8 月 25 日的信中，附去了马克思写给他的信件的一些摘录，马克思的这些信件的日期是：1872 年 12 月 12 日、1878 年 11 月 15 日和 28 日、1879 年 4 月 10 日、1880 年 9 月 12 日、1881 年 2 月 19 日和 12 月 13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547—549 页；第 34 卷第 332—334、335—336、344—350、438—440 页；第 35 卷第 147—152、237—238 页）。

丹尼尔逊认为这些摘录对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为第二卷写序言可能有用处，因为在这些摘录中，评述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金融和农业——危机，还包括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文的一些建议。在 1879 年 4 月 10 日的信中，马克思还解释了他还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因。——第 376 页。

379 指马克思在 1879 年 4 月 10 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的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344—350 页）。——第 376 页。

380 这封信是对保·拉法格 1885 年 11 月 13 日的信的复信。拉法格在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一些关于恩格斯参加 1849 年德国西南部起义的详细信息。拉法格准备使用这些资料，因为他正在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的一组传记编写恩格斯传，这组传记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1885 年 11 月 21 日在该报第 13 号上发表的恩格斯传第二部分就是根据这封信写的，作者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542—

- 544 页)。同时在报上还刊登了艺术家克拉律斯画的一幅恩格斯像，拉法格随同上述信件一起寄了一张这幅画像给恩格斯。——第 377 页。
- 381** 国会例会于 1885 年 11 月 19 日开幕。——第 380 页。
- 38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会议员格·舒马赫在 1885 年 8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为主张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给轮船公司国家津贴（见注 263）的人辩解，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一般是赞成使各国人民彼此接近的，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从别的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津贴，德国造船厂的一万名工人没有工作做。舒马赫还说，德国轮船公司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些竞争者从本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见本卷第 259—262 页。恩格斯给舒马赫的信没有找到。——第 380 页。
- 383** 威·李卜克内西从 1885 年 9 月 29 日起在莱比锡被监禁四个星期。——第 380 页。
- 384** 指的是在所谓的“保加利亚危机”（见注 356）过程中发生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的第一次战斗（1885 年 11 月 16 日）。由于保加利亚领土扩大，在奥匈帝国影响下的塞尔维亚为要求取得领土补偿而向保加利亚宣战。然而，只过了两个星期，保加利亚军队就击溃了塞尔维亚人。和约确认了两国之间原来的边界。——第 381 页。
- 385** 这封信是对卡·考茨基的母亲敏·考茨基 1885 年 10 月 15 日的信的复信。敏·考茨基是 1885 年夏天在伦敦时同恩格斯认识的。——第 382 页。
- 386** 指除了拉维涅的译稿外，还有爱·福尔坦翻译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译稿。福尔坦的译稿经过恩格斯的校订于 1891 年出版。——第 386、602 页。
- 387** 福尔坦因为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在 1881 年曾几次写信给马克思。——第 386 页。
- 388** 李卜克内西在 1885 年 11 月 26 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搜集一些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材料，因为他要就德国向俄国提供借款问题在帝

国国会发表演说（在二读中讨论帝国预算时）。李卜克内西在 1886 年 2 月 8 日帝国国会的演说中用了恩格斯的指示（见注 444）。——第 387、393、406 页。

389 1883 年 11 月 13—14 日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拜会了俾斯麦。这次会见就改善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达成了协议。俄国在 1884 年 4 月获得了三亿马克的借款就是这个协议的结果之一。——第 388 页。

390 恩格斯在这里是暗指邮电部门领导人亨·斯蒂凡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下述声明：“德意志帝国的通信秘密就象教堂圣坛上的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李卜克内西的发言是 1885 年 11 月 24 日在帝国国会作的。——第 389 页。

391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于在世界市场上来自美国和德国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在坚持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派别，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原则）的英国资产阶级当中，出现了放弃这些原则而依靠国家用保护关税的办法使英国的工业和贸易摆脱外国竞争的倾向。——第 389 页。

392 由于自由党人最初曾支持英国政教分离的要求（这一要求是由激进分子以及爱尔兰天主教徒提出来的），保守党人就在 1885 年秋季的英国竞选运动中提出了“教会在危急中”的口号。保守党人的宣传在很多选民中得到呼应，因此，自由党人以后在事实上就不再支持这一要求。——第 389 页。

393 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和指示，准备对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阿德勒的《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一书写篇书评，该书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作了歪曲的叙述。书评发表在 1886 年 2 月《新时代》杂志第 2 期上。——第 390 页。

- 394** 阿德勒写道,马克思在担任《新莱茵报》编辑的时候,经常遭到侮辱和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考茨基在他写的书评中,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嘲笑了这种说法,指出“实际上 1848 年科伦《新莱茵报》的敌人们只要不受到打扰就满意了,所有的人包括军人在内对编辑部都怀有一种极大的敬意,认为它是一座武装得很好的堡垒,要攻占它并不是容易的”。考茨基还举了一件恩格斯告诉他的事情作为证明:一次,两个全副武装的军士来到马克思的住所,因为据说是马克思侮辱了军士的称号,他们要进行报复。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那两个军士看见以后,很快就溜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521—522 页)。——第 390 页。
- 395** 阿德勒在这本书中硬说莫·赫斯参加过 1849 年 5 月德国南部的起义并为此而被判过死刑。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在书评中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第 390 页。
- 396** 指 1885 年下半年在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的附有恩格斯的序言的下列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第 391 页。
- 397** 在 1876 年《新世界》杂志第 17、18、19、20、23、24、26、28、29 期上刊登了贝克尔的题为《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的回忆录。——第 391、530、533 页。
- 398** 1884—1885 年期间恩格斯校订过以下译文:《哲学的贫困》德译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意大利译文和丹麦译文,《雾月十八日》和《共产党宣言》法译文,等等。——第 392 页。
- 399** 在 1885 年 11 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

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 400 指1881年11月在柏林进行第二次选举时，极端反动的党派——保守党（见注168）和“基督教社会工人联盟”（反犹太主义者）——的首领阿·瓦格纳和阿·施特克尔企图同社会民主党人订立反对进步党（见注62）候选人的选举协定。这些首领建议，在社会民主党承认俾斯麦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并协助推行这些旨在防止革命的“改良”的条件下，在柏林的第四和第六选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党痛斥了这些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第395页。
- 401 社会民主联盟财务委员汉·瓦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者和大选》（《The Socialists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的声明，企图为“几个不明智的伦敦社会主义者”的行动辩解，说什么他们是想“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用以反对敌人自己”。——第395页。
- 402 恩格斯的这封信的材料成了1885年12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6号的编辑部短评的主要内容。——第396页。
- 403 社会经济共和协会是在1885年11月7日根据可能派（见注13）首领马隆的倡议建立的。协会的宗旨是研究社会问题和提出迫切的改革方案。——第396页。

- 404 1885年12月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5号就英国下院选举结果所发表的社论，引用了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竞选声明，而对联盟的其余候选人是用一种同情的笔调来评述的。——第396页。
- 405 指的是1885年10月3日《正义报》第90号的编辑部短评。短评指责艾威林背信弃义，说他在9月27日集会（见注352）上发表演讲是违背了据说在各社会主义组织间达成的只能由预先确定的演讲人演讲的协议。以后这个指责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然而海德门继续坚持，这就引起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些成员的不满。关于这件事情的材料刊登在1885年11月《公益》杂志第10期上。——第398、422页。
- 406 施留特尔在1885年11月16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国际总委员会前书记埃卡留斯的地址，因为他打算在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再版埃卡留斯的著作《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Eines Arbeiters Widerlegung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Lehren John Stuart Mill's»）。施留特尔打算让埃卡留斯为再版此书修改自己的著作。按照恩格斯的建议，该书未作任何修改于1888年再版。——第399页。
- 407 恩格斯指的是普鲁士对荷兰进行的武装干涉，目的是镇压荷兰政府的反对党“爱国者”的起义，该党利用荷兰在对英战争中的失败（1784年）夺取了政权并驱逐了总督威廉五世。普鲁士军队于1787年侵入荷兰，没有遭到特别的抵抗就恢复了威廉五世的政权。——第400页。
- 408 指发表在1885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号上的马克思传略，大概是保·拉法格写的。——第401、402页。
- 409 据施留特尔在1885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洛·布赫尔在他的小册子《议会制度的现状》（«Der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中说某个被帕麦斯顿收买的新闻记者受后者的指使写了一本小册子《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施留特尔问恩格斯，布赫尔在这里是不是暗指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第402页。

- 410 保·拉法格在12月2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寄一份1885年12月12日《正义报》第100号，那上面载有海德门和社会民主联盟其他领导人签署的声明。这个声明企图推翻因海德门从保守党人那里拿了竞选运动的经费(见本卷第394—396页)而对他所作的指责。——第404页。
- 411 1885年12月21日保·拉法格告诉恩格斯，巴黎最古老的桥——新桥(它已经成了表示结实的一个俗语)由于塞纳河的泛滥而部分地受到损坏。——第404页。
- 412 1886年1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永垂不朽!》(«In memoriam!»)的悼文来悼念波克罕。——第405、407页。
- 413 指1885年下半年由于所谓的“保加利亚危机”(见注356)而使巴尔干的局势日益紧张。——第406、408页。
- 414 指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年度报告。从1869年开始，美国许多州在工人组织的压力下都成立了劳动统计局。——第409、424页。
- 415 在这封信里，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介绍了波克罕的简历，以供写悼文之用(见本卷第405—406页)。恩格斯于1888年在为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极端爱国主义者》写的引言里，更详细地讲述了他的传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6—399页)。——第410页。
- 416 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 417 这里谈的是开凿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的运河的计划。运河的两端是基尔湾和易北河口，因而这条运河后来叫做基尔运河。开凿这条运河的法案是俾斯麦在1885年12月向帝国国会提出的，帝国国会在1886年1月9日、2月20日和25日讨论了这个法案。
关于恩格斯对这个法案的态度，见本卷第415页。——第410页。

418 1884—1885年在《新时代》上刊登了克瓦尔克的几篇文章。恩格斯坚决抗议让他为该杂志撰稿(见本卷第177—178、278页)。——第412页。

419 考茨基是在1884年《新时代》第8期和第9期上发表文章批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而开始同施拉姆论战的。这场论战的起因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见注20)企图把洛贝尔图斯说成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以和马克思对立。考茨基的文章是经恩格斯看过的(见本卷第209—211页)。施拉姆在1884年《新时代》第11期上写了《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来为洛贝尔图斯辩护。在同一期上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回答》。1886年《新时代》第5期刊登了施拉姆的又一篇文章《答考茨基先生》(«Antwort an Herrn Kautsky»),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结束语》(«Das Schlußwort»)。论战就到此为止。

在恩格斯提到的《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Rodbertus, Marx, Lassalle»)一书(1885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曾提到过该书将出版)里,施拉姆再次企图贬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意义,并吹捧拉萨尔。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伯恩施坦在题为《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Ein moralischer Kritiker und seine kritische Moral»)的一组文章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批判。这组文章载于1886年1月21日和28日、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6、7号。——第414、419页。

420 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企图不让讨论这一质询,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下,在1886年1月15—16日进行了讨论。——第417页。

421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的请求的答复。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

- 1884 年建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第 419 页。
- 4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292—308 页和第 19 卷第 228—247 页。——第 420 页。
- 423** 马克思关于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的一些批注，是 1877 年写在该卷手稿页边上的。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资本论》，但没有出成。这部手稿当时是由马克思寄给左尔格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273 页和第 280 页）。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一卷英译文后，在 1885 年 8 月 3 日的信中说要把这部手稿寄给恩格斯，1886 年初恩格斯收到了这部手稿。——第 420、467 页。
- 424** 1885 年 10 月《今日》杂志开始登载亨·迈·海德门翻译而以约翰·布罗德豪斯为笔名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66—276 页）一文中，批评了载于《今日》杂志第 4 卷第 22 期上的该译文的开头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译文继续在该杂志上发表到 1889 年 5 月，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第 421、446、451、468 页。
- 425** 恩格斯指的是狄慈根在美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和《纽约人民报》上撰稿的事。这两家报纸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 443）的机关报，当时拉萨尔分子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左尔格不止一次地告诉恩格斯说，狄慈根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都遭到篡改和歪曲。——第 422、470 页。
- 426**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答复了纽文胡斯在把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成荷兰文时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收

- 入了恩格斯的文章《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作为附录。——第425页。
- 427** 按照“朗得尔”(«*rundale*»)制度,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所侵占的土地的爱尔兰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那一地段交纳租金,但后来却把这些地段的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大块,并且每个人在每个大块中都得到自己的一份。恩格斯对这一制度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51—152页。——第426页。
- 428** 恩格斯在这里是答复拉甫罗夫的请求。拉甫罗夫在1886年1月2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哪部著作介绍过“英国主要名人”的外表、习惯等等。——第427页。
- 429** 恩格斯提到的丹尼尔逊的信,现在只找到1885年12月31日(俄历19日)的一封。丹尼尔逊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札记大概是在其他几封信里。——第428页。
- 430** 指丹尼尔逊为1886年1月底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第428页。
- 431** 绿背党是美国西部各州的一个政党,成立于1876年,它主要是把农场主联合了起来。绿背党反对停止使用内战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所谓“绿背纸币”是一种背面为绿色的纸币)。这种纸币所以要停止使用,是由于贬值。绿背党人错误地认为,保留大量纸币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1884年以后,绿背党瓦解。——第429页。
- 432** 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

- 462 页。
- 433** 指对宪章运动的厄·琼斯和其他领导人的判罪。他们在 1848 年 6 月初因准备在伦敦举行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被逮捕，他们都被指控煽动叛乱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在被捕的人当中没有哈尼。——第 433 页。
- 434** 倍倍尔在 1886 年 2 月 12 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伦敦事件（见注 432）的详细情况，因为德国的反动报刊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必须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 23）的根据。——第 435 页。
- 435** 指 1886 年 1 月 26 日索耳斯贝里的保守党内阁倒台和 2 月初格莱斯顿组成自由党人政府。——第 436 页。
- 436** “公平的贸易”（《*Fair Trade*》）是八十年代英国的保护关税运动的口号。这一运动的组织者是保守党的某些集团，他们在 1881 年成立了一个“公平贸易同盟”。工联主义运动的少数活动家——彼特斯、凯利、凯尼、雷蒙等人参加了这个同盟，他们在 1882 年被开除出工联代表大会。1886 年 2 月 8 日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失业者集会之一就是这些人组织的。——第 436 页。
- 437** 看来是指 1886 年 2 月 6 日社会民主联盟领导集团在帕特西广场组织的失业者集会。白恩士是这次集会的主要讲演人。——第 436 页。
- 438** 1886 年 1 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 6 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 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 页。
- 439** 波旁宫 是法国众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是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后路易·勃朗主持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所在地。——第 441 页。
- 440** 此语源出古罗马诗人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7 卷。亚赫隆是希腊北部的河流，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地狱的河流，死人的灵魂在这条河上渡过。“把亚赫隆发动起来”意思是说把下层群众发动起来。——第 441 页。

- 441** 1886年3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的编辑部短评用了这封信。——第441页。
- 442** 1886年2月21日预定在水塔街召开以商业部长洛克鲁瓦为名誉主席的商人会议，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可以把失业者吸收到哪些公共工程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为了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对众议院工人议员的举动进行谴责。可是到会的巴黎工人为数甚多，以致会议组织者们不敢宣布开会。于是到会的人就选举社会主义者议员巴利担任主席。官方发言人的沙文主义演说遭到了与会者的坚决反击。盖得在他的演说中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兴办公共工程不得吸收私人承包商参加并按照与工团（工会）达成协议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等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这些要求，并且表示完全支持议会中工人议员的行动。——第442、445页。
- 443**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了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委托，为该书在美国出版事宜进行商谈。福斯特还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出版该书的建议。1886年2月8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但是，商谈被拖延了下来，后来该书根本未经执行委员会参与就出版了。——第443、469、521、564、611、639页。
- 444** 1886年2月8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三读讨论帝国预算时发表了演说。他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和寄给他的材料，分析了俄罗斯帝国的财政状况，强调指出，俾斯麦向俄国提供财政支持是为了帮助沙皇政府克服经济困难和不让这些困难发展成为国内的政治危机。——第444页。

- 445 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的相应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页。——第447页。
- 446 恩格斯1885年12月21日写信给马尔提涅蒂时，在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帕斯夸勒写成了鲍洛，因此延迟了收信时间。——第448页。
- 447 指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人民历书》丛刊。其中载有恩格斯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马尔提涅蒂当时把这篇文章译成了意大利文，准备收入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由于马尔提涅蒂手里的那本丛刊中有两页粘在一起，使他未能把这两页全部译出来，因此在1886年2月2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在校订他寄去的稿子时把缺少的部分恢复过来。——第448、525页。
- 448 施留特尔在1886年3月1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狄茨从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收到一千册该社出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这些书加上了一张新的扉页，作为第二版在德国出售。——第449、504页。
- 449 施留特尔打算把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历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出版一个单行本，因此他问恩格斯，这些报告曾在何时何处刊印过。——第449页。
- 450 1886年3月10日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说，他打算把宪章运动的活动家之一约·斯提芬斯的演说出版单行本。这篇演说刊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格·维尔特的《斯泰里布雷芝的传教士约瑟夫·雷纳·斯提芬斯和1839年的英国工人运动》（《Joseph Rayner Stephens, Prediger zu Stalejbridge, und die Beweg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 im Jahre 1839》）一文中。施留特尔请恩格斯校阅他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引言。但是后来他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而是把他的经过恩格斯校阅的稿子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了，没有标明作者，书名是《英国的宪章运动》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Chartistenbewegung in England》, Hottingen-Zürich, 1887）。——第449、483、497、504、562页。

451 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示威游行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示威游行，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示威游行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

施留特尔向恩格斯询问路·布伦坦诺的说法是否可信。布伦坦诺断言：宪章是在 1838 年制订的，4 月 10 日示威游行以后查明请愿书上的大部分签名是假的。——第 450 页。

452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 1886 年 3 月 13 日《正义报》第 113 号上的阿·斯密斯-赫丁利的文章《投票箱旁的法国社会主义者》（«French socialists at the ballot box»）。这篇文章把可能派（见注 13）说成是“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而对众议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党团（见本卷第 438—439 页）却只字不提。——第 452 页。

453 1886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举行了两千人的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的大会。保·拉法格、茹·盖得等人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恩格斯给大会的参加者们发去了贺信。贺信发表在 1886 年 3 月 27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1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99—300 页）。——第 453 页。

454 由于 1886 年 3 月 29 日将是李卜克内西的六十寿辰，一些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奥艾尔、倍倍尔和辛格尔等）建议筹建基金，来帮助他及其家庭。倍倍尔在 3 月 9 日的信中给恩格斯附去了请求为这一基金捐款的呼吁书。——第 454 页。

455 1886 年 2 月 18—19 日和 3 月 4—5 日，帝国国会讨论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23）和关于烧酒专卖的问题。在 2 月 18 日的会议上辛格尔揭露，警探伊林格化名马洛夫钻进了一个柏林工人联合会，他挑动工人采取恐怖行动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关于烧酒专卖问题的辩论中，欧·李希特尔（3 月 4 日）证明说，专卖只有利于容克，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代表格·舒马赫虽然

也发言反对实行烧酒专卖(3月5日),但却支持关于“公益机构”(铁路等)国有化的措施。——第454页。

- 456**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1886年3月8日在柏林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李卜克内西在这次演说中驳斥了政府当局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具有“教育意义”的说法,同时还揭露了有人妄想把实行国家烧酒专卖描绘成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措施。

下面提到的考茨基关于1886年2月8日伦敦事件的报道,载于1886年2月21日维也纳报纸《德意志周报》第8号,标题是《伦敦的工潮》(«Arbeiterunruhen in London»)。——第455页。

- 457**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众议院对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提出的质询的讨论。3月15日,议院以379票对100票通过了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由左派提出的决议。——第456页。

- 458** 1886年3月17日保·拉法格给恩格斯写信说,可能派(见注13)的一个首领贝·马隆正竭力建立一个议会小组,除革命的(“太红的”)社会主义者外,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加入。——第459页。

- 459** 在1884年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拉法格的下列文章:第7期和第8期上的《美国的小麦。生产和贸易》;第9期上的《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第11期上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对它的批评》。1885年9月《哲学评论》杂志第20期上发表了拉法格的文章《善良与正义观念起源之探讨》(«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dée du bien et du juste»)。——第459页。

- 460** 指茹·亚当在每期《新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Lettres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第459页。

- 461** 指1886年3月18日在伦敦为庆祝巴黎公社纪念日而举行的大会。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社会主义同盟的代表爱·马克思-艾威林、弗·基茨等人,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汤·曼、哈·奎尔奇等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代表弗·列斯纳,以及包括彼·克鲁泡特金在内的某些

无政府主义者。——第 460 页。

- 462** 1886 年 3 月 30 日—4 月 2 日，帝国国会第二次讨论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见注 455）。3 月 31 日倍倍尔在发言时宣称，如果政府能够阻止群众无产阶级化，那它就不需要用反社会党人法去消灭社会民主党，既然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任何反社会党人法也帮不了它的忙。此外，倍倍尔还几次发言驳斥了俾斯麦和一些反动议员的荒谬指控。李卜克内西在 4 月 2 日的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俾斯麦指控倍倍尔鼓吹恐怖的发言，并把俾斯麦制度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制度作了比较。

1886 年 4 月 2 日，反社会党人法以 169 票对 137 票的多数通过被延长两年。——第 461、465 页。

- 463**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一首讽刺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这首歌就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 1844 年 6 月 26 日对国王行刺未遂一事，讥笑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教士的讽刺性民歌。这首民歌讥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 462 页。

- 464**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见注 167）。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 462、544 页。

- 465** 1886 年 3 月 31 日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问题时，俾斯麦在发言中宣称，虽然他还不能断言马克思“训练杀人犯”，但是 1866 年 5 月 7 日企图谋杀他的斐迪南·布林德则是马克思的学生。在恩格斯的坚决主张下，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此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这一谎言痛加驳斥。声明刊登在 1886 年 4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 16 号上，并转载于 1886 年 4 月 24 日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报》第 35 号。

恩格斯接着提到的是进步党首领之一亨奈耳 1886 年 3 月 31 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第 463、465 页。

466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众议院中社会主义党团的成立（见本卷第 438—441 页和第 452—453 页）。——第 465 页。

467 指 1886 年 4 月 17 日维耳夫朗舍刑事法庭对社会主义者厄·罗什和阿·杜克-凯西所作的判决。他们是《不妥协派报》和《人民呼声报》驻德卡兹维耳的特派记者，在那里以号召进行暴力活动和有组织地停止工作等罪名而被捕。罗什和杜克-凯西各被判处十五个月监禁。——第 466、471 页。

468 指 1886 年 5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的众议院补选。社会主义党派（可能派除外）提出的候选人是罗什，激进派提出的候选人是果利埃。罗什获得了 10 万多张选票，果利埃获得了 146 000 张选票。在 1885 年 10 月 4 日举行的上届选举中，在巴黎有 35 500 多选民投票赞成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 1886 年 10 月 31 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补选中，社会主义者候选人杜克-凯西获得了 901 张选票，可能派候选人法伊埃获得了 988 张选票。——第 466、471、473、475、499 页。

469 《公益》杂志从 1886 年 5 月起由月刊改为周刊。艾威林趁此机会退出了该杂志的编辑部，因为在杂志内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日益加强。1886 年 5 月 1 日该杂志第 16 期发表了艾威林因时间不够而辞去责任编辑（他是责任编辑之一）职务的声明。艾威林给《公益》杂志撰稿的工作还继续了一个时期。——第 466、473、475 页。

470 1886 年 4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报道了工厂主联合会主席卡累在 4 月 2 日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问题（见注 462）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声称，社会民主党人竭力主张“共妻制”，并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了一段经过歪曲的话作为证明。李卜克内西在同一次会上就给卡累以激烈的反击，并确凿地证明，卡累所引用的那段

话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反动的“注释者”舒斯泰尔牧师的。——第 467 页。

- 471** 恩格斯指的是在纽约出版的《先驱者。1886 年人民历书画刊》，上面载有一篇关于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阿·杜埃的文章《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的生活片断》（«Aus dem Leben eines alten Sozialdemokraten»）。——第 468 页。
- 472** 指左尔格收到并转寄给恩格斯的一个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对《资本论》第二卷文体的批评意见。——第 468 页。
- 473**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这句话是不合语法的。大概指的是民族自由党的活动家爱·拉斯克尔就俾斯麦放弃“文化斗争”（见注 464）政策所说的一句话。——第 469 页。
- 474** 恩格斯指的是 1886 年春在美国各大工业区展开的约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的要求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的顶点是 1886 年 5 月 1 日的总罢工和群众示威，参加人数在三十五万以上。结果，几乎有二十万工人达到了缩短工作日的目的。——第 470、481 页。
- 475** 1886 年春，美国无产阶级开展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见注 474）。5 月的头几天，在芝加哥，罢工的人数达六万五千人。5 月 3 日，麦考密克农业机器制造厂的罢工工人组织了六千人的集会，其他一些企业的工人也参加了。大会进行中，工人和有警察作后盾的工贼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射击，结果一些人被打死，很多人受伤。第二天，在草市广场举行了抗议集会，警察进行干涉。当时有人扔了一个炸弹（事后查明，原来是一个奸细扔的），炸死了七个警察和四个工人，警察便向与会者开火，几个人被打死，二百多人受了伤。当局利用这一人为事端打击工人运动，大规模地进行逮捕，八名工人领袖受到法庭审讯。审判从 1886 年 6 月 21 日至 10 月 9 日在芝加哥陪审法庭进行，七名被法庭判处死刑，一名被判处十五年苦役，两名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一名在狱中自杀。尽管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中为保卫被判罪的人而开展了广泛的运动，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还是拒绝重审这一案件，并于 1887 年 11 月 11 日将四名被判罪的人——帕森斯、施皮斯、

恩格尔和费舍处以绞刑。——第 475、478、595、600 页。

- 476**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汉堡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的建设的回答。该社准备出版一套以著名学者有关社会问题之言论为内容的题为《政治经济学丛书》的小册子,并请恩格斯来编辑这套丛书。——第 476 页。
- 477** 这封信以及恩格斯寄去的材料是 1886 年 5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2 号社论的主要内容。——第 477 页。
- 478**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爱尔兰武器法案 (Arms Bill of Ireland) 的辩论,是在 1886 年 5 月 20 日下院二读时进行的。法案的目的是要延长 1881 年法令所规定的关于禁止在爱尔兰个别地区出售、运进和携带武器的期限。爱尔兰事务大臣约翰·摩里在发言论证这项法案时,特别谈到了这项法案对于北爱尔兰(奥尔斯脱)的特殊意义,那里在新教居民(英国人)中公开鼓动组织武装反抗,反对爱尔兰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实行自治。伦·邱吉尔在发言中援引了奥尔梭普和罗伯特·皮尔的话,证明这种反抗是合理的,他们在 1833 年曾说过,当不列颠帝国的完整受到威胁时,进行内战从道义上来讲是允许的。格莱斯顿在答辩中指责邱吉尔支持人们反对政府的措施。下院以 353 票对 89 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一法案。——第 478 页。
- 479** 巴黎众议院补选(见注 468)的前夕,在 1886 年 5 月 1 日《正义报》第 120 号上登载了阿·斯密斯-赫丁利的一篇短评《社会主义者与巴黎的选举》(«The Socialists and the Paris elections»)。这篇短评为可能派(见注 13)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可能派拒绝支持工人党(见注 115)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团体一起提出的候选人罗什,而是单独提出了一名候选人——矿工苏布里埃。因此,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发表于 1886 年 5 月 15 日《公益》杂志第 18 期上的一篇短评中宣布,该杂志最近将刊登拉法格的一篇关于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 438)和巴黎选举的文章。拉法格的文章载于 1886 年 6 月 12 日《公益》杂志第 22 期,标题是《德卡兹维耳罢工》(«The Dekazeville Strike»);文章中说明,可能派的立场实际上促进了资产阶级候选人的胜利。——第 480 页。
- 480** 在 1886 年 6 月 13 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同盟代表会议上,处在无政府主

- 义者影响下的“直接行动”派和议会斗争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了。——第 480 页。
- 481** 恩格斯谈到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 438）的失败时，显然是根据了不准确的消息。可能他所根据的是 1886 年 5 月 15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8 号上关于罢工即将结束的报道。实际上，罢工到 6 月中才结束。——第 480 页。
- 482** 恩格斯大约从 1886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7 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 483、484 页。
- 483** 英国的下院选举在 1886 年 7 月间进行。在选举中自由党人遭到失败，得 191 个席位，而保守党人得 316 个席位，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 343）得 78 个席位。——第 483 页。
- 484** 贝克尔在 1886 年 6 月 22 日的信中建议恩格斯秋天在巴黎与他见面，因为那时他打算到巴黎去探望他的大女儿一家。——第 485 页。
- 485** 指化名文章“基督教伦理”国民经济学的空论》（《Die Kathederweisheit der «christlich-ethischen» Nationalökonomie》）。该文是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柯恩 1885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体系》（《System der Nationalökonomie》，Stuttgart, 1885）一书的。文章发表在 1886 年《德意志言论》杂志第 7、8、9 期上，作者是苏黎世的经济学家尤利乌斯·普拉特。——第 487 页。
- 486** 英国自由党政治活动家查理·迪耳克，曾在格莱斯顿内阁中任外交副大臣，后来任地方自治事务大臣。他同议员克罗弗德的离婚案有牵连，因此于 1886 年 7 月被迫辞去议员的职务，并声明退出政治活动。在这一案件中受连累的还有上尉亨·福斯特。——第 487 页。
- 487** 指美国《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记者麦肯尼斯对恩格斯的访问记（见本卷第 472 页）。访问记没有找到。——第 489、490、521 页。
- 488** 恩格斯从 1886 年 8 月 7 日至 9 月 4 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 490、501、507、517 页。

- 489** 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 490** 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 491** 1886年8月3日考茨基告诉恩格斯说,维·阿德勒准备在维也纳出版一份社会主义周刊,并想把它交由党来支配。——第491页。
- 492** 大概指的是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译稿以及施留特尔关于宪章运动史的著作(见注450)。
上面是恩格斯对考茨基的请求的答复。考茨基想请恩格斯审阅他在这期间准备付印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稿子(见注97)。恩格斯在9月上半月读了他的稿子,提了许多意见,作者在出版该书时考虑了这些意见。——第491页。
- 493** 艾威林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于1892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世时没有翻译出来。——第494页。
- 494** 1886年8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的编辑部短评使用了恩格斯这封信中的材料。——第496页。
- 495**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

- 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499、522、558、564、566、576、635页。
- 496** 在准备众议院选举时，提出罗什作为候选人的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成立了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以后，塞纳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于1886年5月9日宣布，委员会的参加者决定保持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联合，并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拉法格代表工人党的巴黎组织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第500页。
- 497** 狄茨在这封信中向考茨基建议，在狄茨被监禁期间（见注490）把他在斯图加特编辑《新时代》的工作（考茨基只是从伦敦对杂志实行一般的领导）交给威·布洛斯。考茨基把这封信转寄给恩格斯，征求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请恩格斯答应担任该杂志1887年计划中的经常撰稿人。——第501页。
- 498** 恩格斯指的是下述事件：1886年7月25日，在阿姆斯特丹，警察企图驱散参加传统的民众游园的人，理由是他们进行了被禁止的游戏——所谓“揪鳗鱼”。警察的行动遭到了民众的坚决反抗，冲突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有几十个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了伤。政府的一些机关报和资产阶级报刊利用这些自发的行动挑起一场反社会主义政党的运动，于是大规模的迫害开始了，某些社会主义者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第502页。
- 499** 指斯旺·桑南夏恩出版公司寄给恩格斯的包裹，包裹寄到了伦敦，考茨基又将包裹转寄给在伊斯特勃恩的恩格斯。——第503页。
- 500**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总委员会的报告，施留特尔打算把这些报告印成单行本出版（见注449）。——第504页。
- 501** 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8月开始的维埃尔宗的“法国农业机械协会”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业的危机而解雇了一部分工人。工人们建议在保留企业中的全部工人的条件下暂时缩短工作

- 周,但是行政当局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于是罢工便开始了。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第 507、516、540 页。
- 502** 在 1886 年 8 月 21 日《纽约人民报》第 200 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需要与耻辱》(«Ein Bedürfniss und eine Schmach»)的短评。短评对《资本论》第一卷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表示不解,并指出《今日》杂志刊载的译文(见注 424)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因为它只发表了一小部分。短评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是一种耻辱,并建议找个富裕的社会民主党人提供资金来出版《资本论》的英文版。——第 510 页。
- 503** 汉堡的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在这封信中指责恩格斯,说他拒绝了该社要他编辑《政治经济学丛书》的建议(见本卷第 476 页和注 476),并且截取这一建议,而和考茨基一起让狄茨出版社编这类丛书。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9 期上刊登的狄茨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品》的广告,是引起这一指责的原因。——第 510 页。
- 504** 显然是指 1886 年夏天俾斯麦同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和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俾斯麦为了防止法俄接近局面的形成和阻挠沙皇政府实现提高生铁和煤的进口税的意图,因而答应在外交上支持沙皇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第 515、519、524 页。
- 505** 恩格斯指的是盖得、拉法格、絮西尼和路易丝·米歇尔审判案。他们由于 1886 年 6 月 3 日在水塔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而被指控为教唆抢劫和杀人。1886 年 8 月 12 日开庭审讯,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拒绝出庭,出庭的只有路·米歇尔。他们四个人被分别判处四至六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由于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不服法庭的判决,于是定于 1886 年 9 月 24 日对这一案件进行重审。在七票赞成、三票反对和两票弃权的情况下,所有被告被宣判无罪。——第 518、525 页。
- 506**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 1886 年 6 月初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上连载四次的狄慈根的一篇文章。——第 521 页。
- 507** 左尔格在 1886 年 8 月 11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布罗克吞城(马萨诸塞州)的美国教士布鲁克斯请求爱·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

美国旅行期间访问他。布鲁克斯答应使他们能够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听众发表演说。——第 522 页。

508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下面一段话：“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13 页）——第 528 页。

509 保·拉法格在 1886 年 9 月 3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的案件被宣判无罪（见注 505）表示了看法，认为这是资产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熟到能够接受我们的一部分理论”的表现。——第 528 页。

510 1857 年贝克尔侨居巴黎时曾在那里研究实用化学，特别是进行了提取雷酸金的实验。在一次实验中发生了爆炸，结果使他的视力受到了损害。——第 530 页。

511 指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是在 1886 年秋天与沙皇俄国政府的谍报机关相勾结的军事密谋集团推翻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王位以后发生的。政变后立即成立的亲俄政府只存在了几天就被亲奥地利的摄政政府所代替。想恢复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王位的企图由于遭到俄国的公开反对没有成功。沙皇政府为了恢复自己的影响，并为选择俄国的候选人来占有保加利亚王位打下基础，曾派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到索非亚去，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原因之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同年 11 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56—364 页和本卷第 545—553 页）。——第 535、550、636 页。

512 根据某些报纸的报道，保加利亚自由党首领德·察柯夫的追随者传说，沙皇政府与土耳其缔结了下述协定：它保证土耳其皇帝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并削减土耳其尚未偿还的军事债务，以换取在达达尼尔海峡修建工事的权利。——第 537 页。

513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缔结的条约。条约规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两国要互相帮助。特别是土耳其根据俄国的要求承担了禁止外国船只驶入黑海的义务。——第 537 页。

514 指 1882 年 7 月 11 日英国军舰炮击 亚历山大里亚，这是英国奴役埃及的一次决定性行动。在这一行动过程中，英国依靠埃及国内的反动分子，镇压了埃及人民反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人在夺得亚历山大里亚以后又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以后又占领了开罗。埃及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已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七十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向 苏丹 渗透，遇到了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反抗。由于在 1881 年爆发了民族解放起义，几乎在全部领土上都清除了英国军队。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苏丹人的反抗在 1899 年被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第 537 页。

515 1886 年 10 月 3 日，在维也纳有消息说什么警察当局揭露了一件“无政府主义阴谋案”，阴谋分子图谋在各市区放火、丢炸弹，以扰乱人心；还说什么警察当局发现了许多阴谋分子携带有炸药、炸弹、匕首等。结果，有十七个人遭到逮捕。——第 539 页。

516 1886 年 10 月 11—17 日在里昂举行了 法国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的有七百多个工人组织的代表。虽然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是一些工联主义的或可能派（见注 13）的组织，但是代表大会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见注 115）的影响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承认，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不能通过合作社、工人分沾利润以及资产阶级提出的类似的措施来达到，而只能通过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途径，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途径来达到。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必须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建立“工团全国联合会”的斗争的决议。

拉法格在 1886 年 10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代表大会的结果时说，“在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对于把法国工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说，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第 540 页。

- 517 由于维埃尔宗事件(见注 501)和议院中的工人议员就宪兵驱散罢工者的游行和逮捕游行者的问题提出质询,内务部长让·萨里安被迫于 1886 年 10 月 18 日呈请辞职。由于这时正好财政部长萨·卡诺也发表了辞职声明,于是出现了发生内阁危机的可能。后来,这两个部长在总统茹·格雷维和总理沙·弗雷西劝说下撤回了辞呈。——第 540 页。
- 518 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称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声明。从 1886 年 11 月 5 日起,该报纸开始以《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标题出版。
- 这一决定是鉴于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了 1886 年 8 月 4 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的判决(见注 490)而通过的。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是加入了“秘密会社”,根据之一就是他们与副标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第 541 页。
- 519 恩格斯指的是 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11 期,那里刊登了奥·倍倍尔的一篇文章《德国、俄国和东方问题》(«Deutschland, Rußland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 倍倍尔在 1886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认为,俾斯麦竭力与沙皇俄国接近的原因之一是害怕欧洲战争会引起社会动荡。——第 542 页。
- 520 1886 年 5 月 20 日民族自由党人贝格尔在普鲁士众议院的发言中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指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自由党内阁,只要有一个温和保守党政府就行了。倍倍尔在 10 月 12 日向恩格斯提起这一发言时写道,如果自由党人上台执政,那末自由党人对现存制度的任何“反对行为”就将结束。——第 543 页。
- 521 这封信稍微作了些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后,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 1886 年 11 月 6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63 号上,标题是《欧洲政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56—364 页)。——第 545 页。
- 522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俄国政府被迫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 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545页。

523 1794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1795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后来，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的决定成立了波兰王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所分去的土地归入波兰王国。——第545页。

524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埃及的财政监督；埃及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扩张的斗争。1882年，英国挑起了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军事行动，占领了埃及，实际上把埃及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见注514）。——第547页。

525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开始于1885年11月2日（见注356）。在战争头一个月，保加利亚军队就使塞尔维亚军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并进入塞尔维亚境内。在奥匈帝国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军队停止继续向前推进，并于1886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在承认统一的保加利亚边界的基础上缔结了和约。——第548页。

526 1886年5月25日（俄历13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尼·亚·阿列克谢也夫在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信：基督的十字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阿列克谢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第548页。

527 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安·门格尔在1886年出版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一书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许多诬蔑性诽谤，企图证明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

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1886年10月30日，劳·拉法格把这本书的出现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驳门格尔，可能被门格尔利用来进行自我吹嘘，所以他认为最好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者以该杂志编辑卡·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来驳斥门格尔。恩格斯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于是文章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该文发表在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没有署名，标题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45—568页）。——第554、560、602页。

- 528** 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五、六篇。——第555页。
- 529**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一个叫埃·特·的人的答复。这个人曾写信给《公益》杂志编辑部，询问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否有英译本，以及是否任何一个愿意翻译的人都可以翻译这本书。——第556页。
- 530**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三版所写的序言（已收入英译本），以及他自己为英译本所写的序言。——第557页。
- 531** 大概指的是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的信，当时他们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正在美国旅行（见注489）。——第557、558页。
- 532** 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11月2日举行的纽约市长选举。统一工人党提出的候选人是亨利·乔治，他得到6811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1%。
统一工人党是1886年秋纽约市政选举准备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而建立的。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其他许多城市都以纽约为榜样建立了这样的政党。——第558、566、579、681页。
- 533** 1886年10月下半月，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宣称，它打算在11月9日，即在传统的“市长日”那天（在这一天伦敦通常都举行庆祝仪式），组织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当局禁止在举行仪式的地区进行任何示威游行，并在那里调集了大批警察。由于企图冲破禁令而举行集会未成，于是联盟的领导决定于11月21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集会有

几千人参加,没有出什么事,从而使联盟在伦敦劳动者中间的威信有所提高。——第 559、568 页。

- 534**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 560、563、589、620 页。
- 535** 恩格斯指的是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的进攻,其直接导火线是波拿巴雇佣的密探福格特 1859 年 12 月出版的反对马克思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战友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一书中揭穿了他的诽谤。——第 560 页。
- 536** 施留特尔在 1886 年 11 月 4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同约·菲·贝克尔之间关于为他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提供物质条件的事已顺利谈妥(见本卷第 529—531 页)。由于贝克尔于 1886 年 12 月逝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 562 页。
- 537** 恩格斯在这里答复了施留特尔的下述建议:把《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阐述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三章加以修改后,以《暴力论》为书名出单行本。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决定在这三章之外再增加一个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 1848 年至 1888 年的德国历史,并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原理。小册子的书名预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是恩格斯后来在 1887 年底和 1888 年最初几个月里写的,但是没有写完。恩格斯这篇未完成的著作以及某些计划和片断只是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61—533 页)。——第 563、703 页。
- 538** 指刊登在 1874—1875 年《人民国家报》上的《流亡者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69—623 页)这一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篇文章还曾于 1875 年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这组

文章中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没有专门的标题。

施留特尔关于出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小册子的计划，当时没有实现。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被收入了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在出版这个文集时，恩格斯还专门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了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4—510页)。——第563页。

- 539** 1886年11月底，莱比锡陪审法庭以“叛乱”罪判处社会民主党员、工人卡·舒曼四年监禁，还判处其他许多人不同期限的监禁。他们被控告的理由是，1886年9月21日根据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舒曼被驱逐出莱比锡时，该城工人为他送行。——第569页。
- 540** 施留特尔在1886年12月4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谈了自己的计划，即把恩格斯的小册子《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合在一起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册再版。施留特尔还建议为该书写一篇出版者的序言。——第569页。
- 541**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在1886年12月10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为她翻译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一篇序言。她为此提出的理由是，恩格斯在1886年2月为他这本书的美国版所写的跋已经过时，所以请他写篇新的序言，着重批判一下亨·乔治的学说。在这封信里，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还问恩格斯，他是否同意在该书书名中把“1844年”这几个字删掉。——第574页。
- 542** 恩格斯指的是《共产党宣言》中下面这段话：“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2页)——第576页。
- 543** 在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结束了在美国的旅行(见注489)之后，为他们的旅行提供经费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控告艾威林报了假账。这种控告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响应，并被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于是艾威林同执行委员会之间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延续了几个月，恩格斯曾参加了这场冲突的解决。——第578页。

- 544 1886年6月，海牙法庭宣判了斐·多·纽文胡斯一年监禁和五十盾罚款，罪名是他在报刊上褻渎国王和辱骂官长。1887年1月初，荷兰最高法院批准了这一判决。控告的借口是纽文胡斯在《人人权利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第579页。
- 545 1886年11月，美国举行了各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当时在许多大城市中建立的工人组织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某些州（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地）内当选。——第579页。
- 546 在这封信中，马尔提涅蒂告诉恩格斯说，他由于信仰社会主义受到迫害，而且他作为皇家公证处官员有被解职的危险，他请恩格斯帮助他在意大利境外找个工。——第580、581、641页。
- 547 指1887年初俄国和德国之间形成的某些接近。德国竭力同俄国接近，是由于法国复仇情绪增长；俄国竭力同德国接近，是由于“保加利亚危机”（见注356和511）以后同奥匈帝国的关系尖锐化。俾斯麦1887年1月11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充满了必须与俄国友好和敌视法国的思想。后来德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征召预备兵，在报刊上掀起的挑衅性宣传），使人担心有可能同法国发生军事冲突（1887年1月的“军事警报”）。但是，德国的行动没有得到俄国方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放弃了实现自己计划的念头，因此，战争的直接威胁便消除了。——第586、602页。
- 548 1887年1月伦敦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德国打算要求巴黎对在法德边境上集结法国军队一事进行解释。德国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断然驳斥了这一报道。——第586页。
- 549 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从美国回来（见注489）后，向伦敦工人作了多次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公开讲演和报告。——第587、589页。
- 550 1887年2月1日劳·拉法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人民呼声报》的出版者卡洛琳·塞维林同该报的编辑盖得、杰维尔、阿·古累等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编辑们坚决反对塞维林对因撬门盗窃被判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杜瓦尔进行辩护的公开言论，还反对把一个叫比安弗尼的人的一篇反

德文章作为该报社论发表。他们还要求以布朗热思潮闻名的记者若·拉布里埃尔离开报社。由于这次冲突，编辑部的几乎所有主要撰稿人都离开了《人民呼声报》而另行创办《人民之路报》，《人民之路报》创刊号于1887年2月2日出版，报纸总共办了几个星期，最后一号是在3月17日出的。——第588、600、622页。

- 551**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从1881年10月1日至1884年3月8日出版的《公民报》。盖得参加了该报的创办工作。后来该报同利沙加勒编辑出版的《战斗报》合并，法国工人党（见注115）对它失去了影响。——第589页。
- 552**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控告（见注543）。从写这封信起，恩格斯同美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进行了广泛的通信，以帮助艾威林证明这种控告是荒谬的和诽谤性的。——第592、599、626、628页。
- 553** 指1887年1月12日《纽约人民报》第10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 und die Sozialisten»）。对艾威林的控告是首先在这篇文章中公开提出的。——第595、599页。
- 554** 指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1887年1月7日散发给该党各地方组织的对艾威林进行诽谤性控告（见注543）的通告信，在该信上署名的有威·路·罗森堡、海·瓦尔特等人。——第601、615页。
- 555** 1887年1月14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经过四天讨论之后，以186票对154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建立一支编制441 000人期限三年的部队，而政府要求编制468 000人，期限七年，于是帝国国会即被解散，并决定在2月21日举行重新选举（见注558）。——第603页。
- 556** 指国际兄弟联谊会。联谊会由许多流亡的社会主义者组织发起，于1887年2月19日在巴黎举行，参加的人有德国、斯堪的那维亚、波兰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联谊节的目的是要对欧洲的军备竞赛和备战活动表示抗议。恩格斯应联谊会组织者之一、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奥·蔡特金的请求，给联谊会组织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3—395页）。——第603页。

- 557 指《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第 604 页。
- 558 社会民主党人在 1887 年 2 月 21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得 774 000 票,比 1884 年选举中多得了 225 000 票。但是,由于不民主的选举法,重选之后,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总共只有 11 人。
1887 年 2 月 24 日《人民之路报》曾在《德国革命。占领柏林》(«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 Prise de Berlin») 的总标题下刊登了一篇题为《胜利》(«Victoire») 的编辑部文章,评论 2 月 21 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 605、608、614、618 页。
- 559 指艾威林 1887 年 2 月 26 日的铅印信。该信是散发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各支部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信中详细地回答了 1887 年 1 月 7 日该党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对艾威林提出的诽谤性的控告(见注 554)。——第 606、608、610、615 页。
- 560 《人民之路报》从 1887 年 2 月 8 日起刊登莫泊桑的小说《漂亮的朋友》。——第 607 页。
- 561 左尔格曾经建议恩格斯委托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个版本没有出,《宣言》的第二个英文版是由赛·穆尔翻译的,经恩格斯校订后于 1888 年在伦敦出版。——第 610 页。
- 562 左尔格在 1887 年 2 月 20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在美国的销售情况不好,并建议寄几册书给美国各大杂志编辑部,供它们写书评使用。——第 611 页。
- 563 1887 年 3 月 5 日文学批评杂志《雅典神殿》第 3097 期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书评,评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第 611、613 页。
- 564 恩格斯指的是在他的《美国工人运动》这篇文章中谈到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下面一段话:“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89 页)——第 611 页。
- 565 1887 年 3 月 5 日《正义报》第 164 号以《美国来信。——大罢工》

- («Letter from America. —The great strike») 为题刊登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罗森堡的一封信,他说,由于“劳动骑士团”(见注 495)领导的过错,新泽西码头工人的罢工明显地失败了,他还强调说,党不应当支持这个组织。——第 611、616 页。
- 566** 中央劳动联合会是工会的联合组织。八十年代在美国的许多大工业城市中都有这种组织,第一个这种组织于 1882 年在纽约成立。这种组织有许多参加了 1886 年 12 月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第 612 页。
- 567** 在 1886—1887 年,社会民主联盟在伦敦的失业者中进行了广泛的鼓动工作。1887 年初这种鼓动的形式之一就是所谓的“教会游行”(Church parades),即试图利用教会的讲坛来号召失业者。1887 年 2 月 27 日,在圣保罗教堂前曾组织过这种游行。在讲道时,参加游行的人喊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祈祷结束后,社会民主联盟在街头组织了三个集会,约·白恩士、乔·贝特曼、约·菲尔丁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但是,这种鼓动形式没有产生显著效果,因而后来没有采用。——第 612 页。
- 568** 艾威林对 1887 年 1 月 12 日《纽约人民报》第 10 号上一篇文章(见注 553)的答复,于 1887 年 3 月 2 日刊登在该报第 52 号上,该报同时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谈艾威林事件》(«Affaire Aveling noch einmal»)的编辑部文章。这里所提到的艾威林对这第二篇编辑部文章的答复,发表于 1887 年 3 月 30 日该报第 76 号上。——第 615、622 页。
- 569** 看来伦敦的《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转载了《纽约先驱报》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找到),同时也刊登了艾威林对这篇文章的答复。——第 617 页。
- 570** 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给法国工人党中央联合会为巴黎公社十六周年纪念日而组织的集会的。在 1887 年 3 月 18 日举行的集会上宣读了这封信。——第 617 页。
- 571** 看来是指 1887 年 3 月 20 日伦敦自由主义报纸《每周快讯》刊登的对威

- 廉一世已死的传说的辟谣。——第 620 页。
- 572** 1887 年 3 月 13 日(俄历 1 日),在彼得堡以亚·伊·乌里杨诺夫为首的一批民意党人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警察逮捕了十三个人,并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其中五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多年徒刑。恩格斯提到的那篇以沙皇政府名义发表的官方声明硬说,“某些外国报纸”夸大了俄国立宪派的作用,而“俄国最有影响的那些阶级并不认为……实行立宪制的时候已经到了”。声明中还提到俄国政府“详细地研究了俾斯麦公爵在德国所顺利实行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还虚伪地说什么沙皇对于“为了保证他个人安全必须采取代价高昂的预防措施”感到遗憾。——第 620 页。
- 573** 指保加利亚王亚历山大·巴滕贝克 1886 年 8 月 30 日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在巴滕贝克被赶下王位(见注 511)的几天以后,企图重登王位时发出的。电报充满了一片忠诚,答应全力支持沙皇为“使保加利亚摆脱严重的危机”所作的“崇高努力”。电报结尾说:“既然我的王冠受之于俄国,我愿将它交还于它的宗主之手。”——第 620 页。
- 574** 指 1887 年 3 月 13 日(俄历 1 日)谋刺亚历山大三世的事件(见注 572)和流传甚广的关于在加特契纳又在准备谋刺的传闻。——第 622、624 页。
- 575** 俄国是在 1874 年 1 月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1877 年 1 月 9 日,还在俄土战争时期,恩格斯就已断定“普遍义务兵役制使俄国军队遭到破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4 卷第 223 页)。——第 623、627 页。
- 576** 根据恩格斯的要求,左尔格质问《纽约人民报》编辑亚·约纳斯为什么不刊登艾威林 1887 年 3 月 16 日的信(见注 568)。——第 623 页。
- 577** 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从美国回来(见注 489)以后,开始在伦敦工人中间进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除了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以外,他们还在激进俱乐部(见注 534)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便

- 为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打下基础。——第 625、629、634、637、644、678 页。
- 578** 在 1887 年春天美国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将近六十个城市提出了工人组织的候选人，结果在二十个城市中当选，在其他一些城市，特别是在辛辛那提(俄亥俄州)和芝加哥，则仅以几百票之差落选。——第 625 页。
- 579** 1887 年 4 月上半月，英国下院讨论了爱尔兰治安法案 (Crimes Bill) 的草案。法案规定在爱尔兰实行简化诉讼程序，以对付声势日益增大的农民运动。行政机关有权宣布各种团体非法，对被控以密谋、非法集会、对抗当局等罪名者的判决，可以在没有陪审员参加的情况下由法官作出。1887 年 4 月 11 日在海德公园召开了好几个群众集会抗议这一草案，集会的参加者达十万至十五万人。在各个组织分别举行的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有：自由党的格莱斯顿等，社会民主联盟的贝特曼、威廉斯、白恩士等，社会主义同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等，以及其他组织的演说者。
- 1887 年 4 月 12 日《每日电讯》以《爱尔兰治安法案，海德公园的大示威，游行和演说》(«Irish Crimes Bill, Great Demonstration on Hyde Park, Processions and Speeches») 为题报道了集会的情况。报道中说，爱·马克思-艾威林的演说很引人注目，受到热烈欢迎。——第 625、626、656 页。
- 580** 拉法格这时正为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再次进行洽谈，但当时这一版没有出成，到 1896 年才出版。——第 625、626 页。
- 581** 看来指的是艾威林夫妇关于他们美国之行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于 1887 年 3 月、4 月、5 月刊登在斯·桑南夏恩出版社出版的《时代》杂志上。——第 626、668 页。
- 582** 指 1887 年 5 月 8 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拉法格在第五区“植物园”地段(在巴黎，植物园是和动物园连在一起的)被推为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中拉法格得 568 票，同其他候选人相比占第三位。在 1887 年 5 月 15 日举行的重选中，拉法格得 685 票，占第二位。——第 627、

630、643 页。

- 583** 在盖得、杰维尔以及法国工人党的其他一些活动家退出《人民呼声报》编辑部,而他们所创办的《人民之路报》也停刊(见注 550)以后,这个党的周报《社会主义者报》也停刊了(最后一号是在 1887 年 3 月 26 日出的)。《社会主义者报》到 1887 年 6 月 11 日才复刊。——第 627、631、643 页。
- 584** 1887 年 4 月 11 日欧洲报刊上登出一些报道说,又发现有人准备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视察近卫骑兵团时谋刺他。这一消息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见注 572 和 574)。——第 627 页。
- 585** 恩格斯为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写的序言《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83—392 页),事先没有征求恩格斯的同意就被译成了德文,刊登在 1887 年 4 月 10 日《纽约人民报》星期日版上。这个译文不准确,并有歪曲原文的地方。——第 628、638、640、645 页。
- 586** 社会主义同盟(见注 266)代表会议于 1887 年 5 月 29 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二十四个支部的代表。在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中称:“代表会议批准同盟迄今奉行的不参加议会活动的政策,并认为没有重要理由加以改变。”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取得了胜利,从而很快就导致了同盟的瓦解。——第 629、632、634、637、644、646、648、651、659 页。
- 587** 劳·拉法格在 1887 年 4 月 24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她在给《欧洲通讯员》(«European Correspondent») (美国记者西·斯坦顿是该杂志的所有者之一)撰稿,并说这个工作根本不能按时拿到报酬。——第 631 页。
- 588**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封控告艾威林的通告信。恩格斯是在 1887 年 4 月底从左尔格那里得到这封通告信的。关于艾威林的声明,见注 559 和 568。——第 631、634 页。
- 589** 恩格斯指的是所谓“施奈贝累事件”,这是俾斯麦政府挑起的法德之间的一场冲突。1887 年 4 月 20 日,德国方面以谈判事务为理由邀请摩塞尔河岸庞尼的法国边境官员施奈贝累警官到德国境内而在那里把他

- 逮捕起来，罪名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德国统治集团在报刊上加紧展开反法宣传，而法国复仇主义者也利用既成局势进行反德宣传。于是产生了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是，俄国政府和奥匈帝国政府都不支持俾斯麦。德国不得不退却，4月30日施奈贝累被释放，事件也就这样结束了。——第632、637页。
- 590** 左尔格在1887年4月20日的信里回答恩格斯1887年3月10日信中的意见(见本卷第611—612页)时写道，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者们由于自己错误的策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断送了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拥护者们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第633页。
- 591** 指1888年出版的赛·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恩格斯谈的各种译稿是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译稿和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丹麦文译稿。——第633页。
- 592** 1887年4月30日《正义报》第172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昂贵的使徒》(«A Costly Apostle»)的短文。文章讲的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诽谤艾威林的几封通告信(见注554和588)的内容。艾威林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对此作了回答。该信刊登在1887年5月14日《正义报》第174号上。——第634、638、643、660页。
- 593** 恩格斯指的是1887年4月23日《平等》第18号上德·巴普的文章《沙勒罗瓦代表大会》(«Der Kongreß von Charleroi»)。——第635页。
- 594** 1887年5月，一个美国展览会在伦敦开幕，其中展出了野牛毕尔的西部荒原生活。——第635页。
- 595** 恩格斯在这一段里发表的意见为1887年5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0号的“社会政治评论”栏所采用。——第636页。
- 596** 恩格斯指的是以下事实：1887年3月31日在布加勒斯特，保加利亚侨民行刺到那里与俄国大使谈判的保加利亚鲁舒克城的地方行政长官曼托夫。曼托夫受了重伤。同年4月24日夜在索非亚，卫戍司令波波夫少校的家里发生爆炸，这次爆炸是由亲俄的自由党策划的。——第

636 页。

- 597**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建议恩格斯把他的《美国工人运动》一文分别用德文和英文出版单行本，该文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序言。为此，恩格斯亲自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单行本于1887年7月在美国出版。——第638、640、645、646、647、651页。
- 598** 左尔格在1887年4月26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纽约人民报》的编辑约纳斯没有出席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讨论“艾威林事件”（见注543）问题的会议。左尔格指出，执行委员会就这一事件发表的第二封通告信（见注588）给它自己以致命的打击。——第640页。
- 599** 1887年5月21日《正义报》第175号刊登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对艾威林再次致该报编辑部的信的内容简述如下：“信的要点是，美国监察委员会给他洗去了一切罪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弗·阿·左尔格先生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他就此事写了信）都愿担保艾威林博士在美国旅行期间在开支问题上的行为是端正的。”——第643页。
- 600** 艾威林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封通告信（见注588）的回答曾印成了小册子，里面收有：艾威林1887年5月27日详细回答对他提出的控告的声明，爱·马克思-艾威林5月24日证明她丈夫论据正确并补充了某些细节的声明，李卜克内西5月16日为艾威林进行辩护的声明。——第643、649、651页。
- 601** 经过1887年5月15日的重选，有六名可能派（见注13）被选进了巴黎市参议会，其中有保·布鲁斯。——第643页。
- 602** 1887年5月17日法国众议院在讨论1888年预算草案时，议院的预算委员会反对以勒·果布累为首的激进派（见注342）政府提出的草案，大多数议员支持委员会，因此政府被迫辞职。政府危机持续了十三天。1887年5月30日，成立了基本上由右派人物组成的莫·鲁维埃内阁。——第644页。
- 603** 即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1831年，一直存在到今天，每年举行年会一次。——第654页。

- 604** 在1887年5月21日和28日、6月11日和25日、7月16日和23日《公益》杂志第71、72、74、76、79和80期上，社会主义者厄·贝·巴克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就“社会主义能否造福英国人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是以文章的形式进行的，辩论双方在该杂志上各发表了三篇文章。巴克斯捍卫社会主义，布莱德洛反对社会主义。——第656页。
- 605** 1887年11月8日美国有十二个州举行了立法议会的选举。亨·乔治被统一工人党(见注532)推为纽约州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得六万票，未当选。——第657页。
- 606** 指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联盟是1887年4月30日在矿工大罢工期间成立于诺森伯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工人组织。联盟的发起人都是工人，有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约·林·马洪、托·宾宁、亚·卡·唐纳德等。1887年6月14日，马洪把这个组织的纲领文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意见。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69—570页)寄给了马洪，但这些意见未能被采用，因为几个月之后联盟就不存在了。——第658页。
- 607** 这封信和上一封信都是对马洪1887年6月14日的信的答复。马洪在14日的信中把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见注606)的纲领寄给了恩格斯，同时还谈了他在英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计划。马洪把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工联内部进行揭露和排斥这些领导人的工作。同时他提出要把英国现有的小的社会主义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办法是：由各社会主义派别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制定出一个广泛的纲领，作为联合的基础提交给这些组织的代表大会。为了对此做好准备，马洪打算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鼓动工作，并想筹措基金，以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他请求恩格斯给予资助。
- 马洪由于想写一篇关于鲁德运动的短文，请求恩格斯告诉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第658页。
- 608** 恩格斯在他的《美国工人运动》一文(见注597)出版单行本时，加了一个

简短的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3页),其中提到了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论美国工人运动的那些文章(见注581)。恩格斯借此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对待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大肆诽谤艾威林一事(见注543)的态度。信里讲的那句话在注文中是这样写的:“我之所以更乐意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还因为这使我有可能会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毫无顾忌地散布的对艾威林的可恶的诽谤。”——第660页。

- 609 左尔格在1887年6月16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1887年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14卷第477页刊登了纽约的斯克里布纳和韦尔福德出版社即将以两卷本出版赛·穆尔和爱·艾威林合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预告。——第660页。
- 610 布朗热将军在辞去陆军部长职务以后,继续煽动复仇主义运动,他把各种政治党派(从激进派到保皇派)的沙文主义分子都纠集在自己周围。1887年7月8日,布朗热赴任驻克勒蒙菲朗的第十三军团司令,他的追随者们在巴黎的里昂车站举行了沙文主义的示威。——第662页。
- 611 恩格斯从1887年7月23日至9月2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663、664、667、669、672、674、676、677页。
- 612 指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从美国(纽约的和外地的)报刊上剪下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书评。她曾把这些书评寄给恩格斯。——第663页。
- 613 马洪在1887年7月21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认为不能再同艾威林合作了,不能再信任艾威林了。艾威林和马洪曾与社会主义同盟的其他一些活动家一起反对过同盟领导上所推行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见注586)。——第664页。
- 614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亨·曼德尔在1887年5月14日《平等》第2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铁的工资规律对吗?》(«Ist das eiserne Lohngesetz richtig?»)的文章。列·弗兰克尔写了《对“铁的”工资规律的

批判》(«Zur Kritik des «ehernen» Lohngesetzes»)一文回答他,该文发表于1887年7月2、9、16日《平等》第28、29、30号。

考茨基在1887年7月30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寄一个签名来,因为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在刊登考茨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一文时要在恩格斯的照片下面印上他的签名。——第665页。

- 615** 银行假日 (*bank holiday*) ——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额外假日,一年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665页。
- 616** 指约·玛·贝恩赖特尔《英国的工人联合会及其权利。论现代社会运动史》1886年杜宾根版第1卷(«Die englischen Arbeiterverbände und ihr Rech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Gegenwart», Bd. I, Tübingen, 1886)。看来作者打算在该书第二卷里写英国的工联,但没有出版。——第666页。
- 617** 左尔格在1887年7月27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纽约人民报》的一个编辑尤·格龙齐希请求左尔格给他提供恩格斯的传记资料,因为他打算写一篇关于恩格斯的文章,登在该报出版的历书《先驱者》上。——第667页。
- 618**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及其丈夫威士涅威茨基医生,由于他们在艾威林事件(见注543)中所采取的立场而在1887年7月16日被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支部开除。——第668、680页。
- 619** 指1887年8月《今日》第45期的编辑部短评,其中叙述了艾威林就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他的控告(见注543)所写的几封通告信的内容。短评对艾威林的语气是友好的。——第669页。
- 620** 米·尼·卡特柯夫是俄国的反动政论家,主张沙皇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此人死于1887年8月1日。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就他的死刊登了大批文章,吹捧他是“法国的朋友”。对此,社会主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揭露卡特柯夫的真面目,说他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专制制度的狂热拥护者。例如盖得发表在1887年8月4日《行动报》上

的《共和派和哥萨克》(«Républicains et cosaques»)一文指出,卡特柯夫对沙皇政府镇压波兰爱国者负有责任,并强调说,革命的法兰西应同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应同官方俄国站在一起。——第 669、670 页。

621 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序言《美国工人运动》的法文译文,发表于 1887 年 7 月 9、16、23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88、89、90 号。——第 670 页。

622 1887 年 7 月 24 日前法国总理费里在厄比纳尔城讲话时称布朗热为“咖啡馆将军”。于是布朗热要求与费里决斗,但决斗没有举行,因为他们的监场人未能谈妥决斗的条件。

1887 年 7 月 22 日以布朗热分子弗·洛尔为编辑的《法兰西报》(«La France»)刊登了一篇文章证明,在“施奈贝累事件”(见注 589)时法国一批保皇派将军曾建议布朗热举行政变。波拿巴派的首领之一保·卡桑尼亚克在 7 月 24 日《政权报》(«L'Autorité»)上对此回答时称这一消息是谎言。于是,洛尔要求同他决斗。这次决斗也没有举行。——第 670 页。

623 恩格斯指的是 1887 年 8 月 6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92 号刊登的保·拉法格的《公用事业》(«Les Services publics»)一文。——第 671 页。

624 看来是指考茨基为 1888 年《奥地利工人历书》写的恩格斯传记。——第 674、686 页。

625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布·舍恩兰克在 1887 年 8 月 20 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表示,要把自己准备付印的《富尔特的的水银制镜业和该行业的工人》(«Die Fürther Quecksilber-Spiegelbelegen und ihre Arbeiter»)一书题献给恩格斯。1887 年《新时代》第 4、5、6 期曾摘登了该书的片断。全书于 1888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 675 页。

626 与恩格斯有通信联系的汉堡《公民报》编辑约·韦德,请求恩格斯帮助雪茄烟工人工会将该工会积攒的钱存入英格兰银行,以防被当局没收。韦德建议恩格斯或者用自己的名义存这笔钱,或者帮忙找一个能代办

- 此事的中间人。——第 676 页。
- 627** 格·洛帕廷逝世的消息原来是讹传。——第 677 页。
- 628**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在 1887 年 8 月 28 日的信中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出版商拉弗耳将该书给考茨基寄去很多本,而考茨基没有把书寄给伦敦各报刊供评论用,她对此表示遗憾。——第 678 页。
- 629** 指 1887 年 8 月中举行的纽约州统一工人党(见注 532)代表会议关于把社会主义者开除出党的决议。——第 679、680 页。
- 630** 马克思 1848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44—459 页)于 1888 年 9 月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版,译者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恩格斯特地为这一版写了序言。起初这篇序言由作者译成德文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发表在 1888 年 7 月《新时代》杂志第 7 期上。在小册子里还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的《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53—158 页)作为附录(稍有删节)。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还建议把这一章的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80—191 页)也作为附录收进去,理由是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塔克尔,当时正在准备出版蒲鲁东全集,同时为此大做广告。但恩格斯认为不需要把这一节收进去。——第 679 页。
- 631** 针对恩格斯在其《美国工人运动》一文单行本上加的脚注(见注 608),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在 1887 年 8 月 27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5 号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以惊讶的口气说什么“象恩格斯这样有地位的同志”竟然对“一大批人”提出“没有根据的指责”,还硬说什么党的各支部没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反对执行委员会。——第 679、681 页。
- 632** 看来指的是 1887 年 9 月 17—20 日在布法罗举行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 443)代表大会。——第 679、681 页。
- 633** 1887 年 9 月 5—12 日在斯温西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

立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党派的工人组织的决议，并在专门召集的大会上拟定了应起选举委员会作用的全国工人协会的纲领。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实行地产国有化，关于在工联会员中间就争取八小时工作日采用何种斗争手段问题进行全体投票等项决议。——第681、685页。

634 这封信是对社会主义报纸《伦敦工人报》（《Londoner Arbeiter-Zeitung》）编辑部秘书胡·科赫1887年9月21日的信的回答。科赫向恩格斯询问，所传恩格斯曾说过否定该报的话是否属实。——第682页。

635 1887年10月6日，法国副总参谋长卡法雷尔将军被停职，次日，以出售荣誉军团勋章之罪被逮捕。在侦讯中查明，共和国总统茹尔·格雷维的女婿、议会议员丹·威尔逊是卡法雷尔的主要同谋者之一。卡法雷尔被革除官职，剥夺勋章，开除军籍。格雷维被迫辞职。——第684、691页。

636 恩格斯指1846—1847年法国资产阶级记者、《新闻报》（《La Presse》）编辑艾·德·日拉丹对七月王朝和基佐内阁的一批人物提出的轰动一时的指控，日拉丹指控他们营私舞弊。他的揭发促进了国内政治危机的成熟，这次危机导致了1848年革命。此事详见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9—206页）。——第684页。

637 1887年9月24日，在距法德边界很近的普兰河畔腊昂（在韦克散库尔区）打猎的一批法国人遭到德国士兵考夫曼从德国境内的射击。这些法国人中有一人被打伤，一人被打死。考夫曼称，他把这些人当成了盗猎者。德国政府对发生的事件正式表示遗憾，并承担对遇难者家属的赔偿费。——第684页。

638 1887年6月11日，《社会主义者报》复刊。该报是在1887年3月26日停刊的。复刊后版面扩大了许多。——第685页。

639 倍倍尔于1887年10月下半月在伦敦恩格斯家里作客。——第685页。

640 指 1887 年 10 月 2—6 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七十九人。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帝国国会党团的工作报告，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中的表现和活动，党对有关政府社会措施的税收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党在过去和未来选举中的政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党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指出：在议会活动中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批评政府和宣传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俾斯麦的社会措施同真正关怀劳动者的需求毫无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能相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 1888 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大多数代表支持党的领导中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了。——第 685、697 页。

641 恩格斯指的是 1887 年 9 月 15 日《常理》杂志第 5 期刊登的亨·秦平的《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in England》）一文。——第 686 页。

642 在圣加伦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见注 640）通过了于 1888 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以研究国际劳工保护法问题。几乎与此同时，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见注 633）。1888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了由工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参加了 1889 年 7 月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集和组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是由法国工人党出面发起的，它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第 686 页。

643 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这里发表的片断是 1920 年 11 月 29 日《巴黎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Paris》）第 948 号上刊登的。——第 687 页。

644 指卡法雷尔—威尔逊案件（见注 635）。这一案件使恩格斯想起了 1846—1847 年法国记者日拉丹掀起的揭发运动（见注 636）。记者阿·爱·波尔塔利是《十九世纪报》的出版者，该报狠狠地打击了威尔逊，并公布了

- 一些使威尔逊丢脸的材料。在审判进行期间，波尔塔利手里的一份题为《过去鲁维埃内阁成员的财务案件》的卷宗被人偷走，波尔塔利本人遭到了袭击。——第 688 页。
- 645 劳·拉法格在 1887 年 11 月初的信中，曾把巴黎集体(即法国工人党的巴黎组织)中某些成员道德堕落的情况告诉恩格斯。——第 689 页。
- 646 由于失业者举行集会次数增多，伦敦警察局长查·沃伦于 1887 年 11 月 8 日宣布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为了还击这个禁令，激进俱乐部(见注 534)联盟约定 188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在这个广场上集会。广场被警察和士兵包围，几乎所有前往参加集会的队伍都被冲散。集会参加者和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不少人被捕。——第 689 页。
- 647 这封信没有找到。关于 1887 年 11 月 13 日伦敦发生的事件，见注 646。——第 690 页。
- 648 1887 年 11 月 10 日德意志帝国银行奉俾斯麦之命宣布，今后停止接受俄国有价证券作抵押。——第 692 页。
- 649 施米特在 1887 年 11 月 22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在科尼斯堡的亲属由于收到他出国旅行期间从巴黎寄回的一箱书籍而遭到了搜查。因为在书籍中间发现了几份《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的传播(订阅也一样)在德国是被禁止的，所以警察企图对施米特追究刑事责任，但他设法避开了。——第 694 页。
- 650 “臣民的浅见”一语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罗霍夫讲的，此语在德国为人所熟知。——第 694 页。
- 651 恩·埃耳斯特尔准备重新出版海涅全集。他委托施米特转请恩格斯说明海涅 1846 年 2 月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的几件事，因为他要把该信收入这一版。——第 694 页。
- 652 1846 年至 1854 年，拉萨尔作为律师办理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1848 年 2 月，他因被指控教唆偷盗一个装有文件的首饰匣供他办理此案时使用而被捕。拉萨尔一直被监禁到 1848 年 8 月，由陪审

法庭宣判无罪。——第 694 页。

- 653** 恩格斯指的是亨·赫克纳的《上亚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及其工人。根据实际材料写成》(«Die oberelsässische Baumwollindustrie und ihre Arbeiter. Auf Grund der Thatsachen dargestellt»)一书。该书于 1887 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第一版。——第 695 页。
- 654** 1887 年 5 月 28 日《正义报》第 176 号刊登了如下一条简讯：“本报收到了 1845 年出版、现今已成珍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译本。此译本是由拉弗耳出版社印刷出版的。”——第 700 页。
- 655** 1887 年 12 月 3 日《公益》第 99 期刊登了巴克的《工人阶级状况(一)》(«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一文。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前几章的简述，文中附有这几章的摘录。文章没有继续发表。——第 700 页。
- 656** 恩格斯指的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英译文(见注 630)。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在 1887 年 10 月 24 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为马克思这篇演说的美国版写篇序言，并希望这篇序言对美国保护关税派的言论给以分析批判。——第 700 页。
- 657** 1887 年 12 月 1 日法国总统格雷维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见注 635)以后，被提为总统候选人的有温和共和派萨·卡诺、费里、弗雷西讷等人，极右派提出的是索西埃。费里的候选资格引起了左派组织和巴黎工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举行了几次集会和示威反对他当选。第一次投票以后，费里和弗雷西讷撤销了自己的候选资格以利于卡诺，结果卡诺当选。——第 701 页。
- 658** 1887 年 12 月 4 日，伦敦举行了几个由社会民主联盟(见注 229)组织的失业者集会。虽然有大批警察到场，但开会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第 702 页。
- 659** 这个文集当时没有出版。1894 年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出版社出版了

一本恩格斯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这封信中所提到的文章几乎都收入了这一文集。

施留特尔还建议恩格斯把《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某些文章和他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的某些部分也收入打算出版的文集。——第 702 页。

660 指恩格斯发表在 1871 年 5 月 10 日《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上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22—330 页）。——第 702 页。

661 恩格斯回答拉法格 1887 年 12 月 25 日信中提出的关于原第一国际活动家而现在被揭发是普鲁士警探的亨·奥伯温德的询问。这是瑞士社会主义者揭发的，因为他们查明一个德国侨民克·豪普特是俾斯麦的暗探，随后又查出一些暗探，其中就有奥伯温德。——第 706 页。

人名索引*

A

- 阿卜杜-哈密德二世 (Abdul Hamid II 1842—1918) ——土耳其苏丹 (1876—1909)。——第 548 页。
- 阿德勒, 格奥尔格 (Adler, Georg 1863—1908)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写有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著作。——第 205、371、373、390 页。
- 阿德勒, 维克多 (Adler, Victor 1852—1918)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889—1895 年曾与恩格斯通信;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 63 页。
- 阿恩, 约翰·弗兰茨 (Ahn, Johann Franz 1796—1865) ——德国教育家, 编过数种欧洲语言的教学材料。——第 52 页。
- 阿尔宁, 路德维希·阿希姆 (Arnim, Ludwig Achim 1781—1831) ——德国诗人, 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 310 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52 页。
-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 446—385) ——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政治喜剧。——第 385 页。
- 阿列克谢也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893) ——莫斯科市长 (1886—1893)。——第 548 页。
- 阿梅耳, 路易·厄内斯特 (Hamel, Louis Ernest 1826—1898) ——法国历史学家和民主派政论家, 写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方面的著作。——第 427 页。
- 阿韦奈耳, 若尔日 (Avenel, Georges 1828—1876) ——法国历史学家和民主派政论家, 写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方面的著作。——第 426、636 页。
- 埃尔曼 (Hermann) ——法国社会主义者。——第 453 页。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 职业是裁缝; 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 国际各次代表大

* 本卷中凡与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第 399、497—498、590 页。
- 埃斯库罗斯 (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第 385 页。
- 爱德——见伯恩施坦，爱德华。
- 爱德华——见艾威林，爱德华。
- *艾伦，萨拉 (Allen, Sarah)——伦敦的女房主。——第 175 页。
- 艾森加尔滕，奥斯卡尔 (Eisengarten, Oskar)——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排字工人，侨居伦敦，1884—1885 年是弗·恩格斯的秘书。——第 166—167、174、184、191、206、300 页。
- 艾威林，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1884 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 7、82、85、103、126、130、134、139—141、155、168、175、178、183、186、192、206、219、223、224、231、242、257、264、265、267、268、282、286、295、296、322、327、348、350、354、372、385、394、397、398、404、407、413、419、422、423、427、430、433、434、443、451、464、466、473、475、478、479、487、490、494、501、507、516、518、522、527、531、536、538、556—558、560、570、575、578—580、583、587、589、591—601、606—608、610、615—617、620—622、624—626、628、629、631、632、634—635、637、638、643、644、649—654、656、659—661、663—665、668、669、674、678、689、690、693、696、698、700 页。
- 艾威林，托马斯·威廉·巴克斯特 (Aveling, Thomas William Baxter 死于 1884 年)——英国教士，公理会的著名活动家；爱德华·艾威林的父亲。——第 649 页。
- 艾威林夫人——见马克思，爱琳娜。
- 安德尔富伦 (Anderfuhren)——八十年代伯尔尼的法科大学生。——第 221 页。
- 奥艾尔，伊格纳茨 (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第 176、180、471 页。
- 奥伯温德，亨利希 (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新闻工作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分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人民呼声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在 1873—1874 年提出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纲领；七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八十年代末被揭露为普鲁士警察局的暗探。——第 706—708 页。
-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comte de Paris 1838—1894)——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孙子，法国王位僭望者，称菲利浦七世。——第 552 页。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358、551、552 页。
- 奥尔梭普子爵，约翰·查理·斯宾塞 (Althorp, John Charles Spencer 1782—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议会议员,1830—1834年任财政大臣。——第478页。

奥古斯特——见倍倍尔,奥古斯特。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450页。

奥里奥尔,昂利(Oriol, Henri)——巴黎莫·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的职员,八十年代初为出版社所有者,印行了社会主义的书籍。——第114、347页。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636页。

巴尔,海尔曼(Bahr, Hermann 1863—1934)——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批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第207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77、348页。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的作者,还写有许多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205、222、224页。

巴克,亨利(Barker, Henry)——英国社会主义者,1888年以前是社会主义同盟的书记。——第700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 Ernest Belfort 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之一;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的积极活

动家;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1883年起同弗·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创始人(1911)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主义沙文主义者。——第82、115、125、134、135、139—141、168、179、186、192、224、242、255、257、265、268、296、434—435、460、466、472、475—476、501、520、536、587、648、656、665、671、685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10、118、312、459页。

巴利,艾米尔·约瑟夫(Basly, Émile-Joseph 1854—1928)——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矿工,德卡兹维尔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1886),多次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00年起为朗斯市市长。——第438、442、445、452、453、457—459、470、631页。

巴斯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200页。

巴滕贝克,亚历山大(Battenberg, Alexander 1857—1893)——黑森亲王的儿子,1879—1886年为保加利亚王,称亚历山大一世,实行亲奥地利的政策。——第357、546—548、550、620、636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第671页。

白恩士,约翰(Burns, John 1858—1943)

-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九十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议会议员(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政府中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贸易大臣(1914)。——第395、397、644页。
-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1877—1879)；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但不够彻底。——第23、402页。
-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侨居瑞士、英国、荷兰，1853年起侨居法国，巴黎的银行家；1866年回德国，加入民族自由党，1871年起为国会议员。——第455页。
- 邦纳罗蒂，菲力浦(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战友。——第244、245、636页。
- 保尔——见拉法格，保尔。
- 保罗，基根(Paul, Kegan 1828—1902)——英国出版商。——第33、35、44、141、156、340、433、451、464、479、480页。
- 鲍德利，特伦斯·文森特(Powderly, Terence Vincent 1849—1924)——七十至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职业是机械工；1879—1893年是“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1896年归附共和党。——第566、575、635、668、680页。
- 鲍尔，约翰奈斯(Paul, Johannes)——德国汉堡的一个棉花商人。——第641、642、657、658页。
- 贝恩堡公爵——见亚历山大-卡尔。
- 贝恩赖特尔，约瑟夫·玛丽亚(Baernreither, Joseph Maria 1845—1925)——奥地利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和政论家，波希米亚议会和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第666、678、681页。
- 贝格尔，路易·康斯坦茨(Berger, Louis Konstanz 1829—1891)——德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人，后为立场介于进步党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一个议会党团的首领；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第543页。
- 贝克尔，伯恩哈特(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4—1865)，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4年后脱离工人运动。——第130页。
- 贝克尔，伊丽莎白(Becker, Elisabeth 死于1884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妻子。——第107页。
-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

- 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的编辑(1877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7—29、53、75—76、107—109、164—165、218—220、288—290、324—326、391—392、407—408、485—486、506、507、521、526、529—531、533—534、536—537、562页。
- 贝克曼,约翰(Beckmann, John 1739—1811)——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写有农业、经济、工艺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著作。——第653页。
- 贝林,爱德华·查理(Baring, Edward Charles 1828—1897)——英国银行家。——第586页。
- 贝伦斯(Behrens)——工程师,俾斯麦在瓦尔岑造纸厂的合伙人。——第216、218页。
- 贝赞特,安娜(Besant, Annie 1847—1933)——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活动家,她曾一度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八十年代是费边社社员和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联运动。——第103、653、654、686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15、19—21、23—27、35、52、57—61、74、84、88—92、108、125、144、158—164、166、176、177、180、181、203、211、213—218、220、226—228、230、237—241、243、249—254、259—263、265、266、273—275、289—293、307、310、331—332、335—336、342—345、358、366—371、380—382、389、410、413—419、422、435—439、452、454—458、461—466、471、475、497—501、512—517、529—532、534、536、541—544、606、609、613—615、654、672—673、676—677、680、682、685、686、697页。
- 倍倍尔,弗丽达(Bebel, Frieda 1869—1948)——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女儿。——第673、677页。
- *倍倍尔,尤莉娅(Bebel, Julie 1843—1910)——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妻子。——第613—615、673、677页。
- 毕克列尔,约翰(Bückler, Johann 1780左右—1803)——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的魁首,绰号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侠盗”,抱打不平的斗士,穷人的保护者的形象久享盛名。——第214页。
- 俾斯麦,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25、37、38、58、75、91、101、120、123、136、

- 137、143、149—153、160、163、205、208、215、216、218、226、227、230、233、243、254、256、288—289、302、357、364、365、370、375、388、393、400、406、444、456、463、465、469、491、496、498、512、513、515、516、519、520、524、542—545、549—551、553、560、567、586、597、600、602、603、606、608、629、632、637、646、669、682、684、688、691、692、707 页。
- 宾宁, 托马斯(Binning, Thoma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排字工人, 社会主义同盟盟员, 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1887)的组织者之一。——第 648 页。
- 波波夫(Попов)——保加利亚军官, 少校, 1887 年是索非亚卫戍司令。——第 636 页。
- 波尔恩, 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 (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373 页。
- 波尔塔利, 阿尔伯·爱德华 (Portalis, Albert-Édouard 1841—1918) ——法国政论家, 1886 年起为《十九世纪报》的所有者; 1886—1888 年支持布朗热派。——第 688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 五十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 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165、220、290、405、407、410、502、505、703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发行人, 在报纸上一贯实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 348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第 77、368、381、440、457、500、537 页。
- 勃廖艾尔 (Bräuer) ——德国裁缝, 拉萨尔分子, 全德工人联合会活动家; 七十年代中被开除出联合会, 领导一个反对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纯粹拉萨尔派”的小团体。——第 707 页。
- 勃鲁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 1848 年 10 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 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 311 页。
- 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 安吉拉·乔治娜 (Burdett-Coutts, Angela Georgina, Baroness 1814—1906) ——英国贵族, 著名的慈善家。——第 427 页。
- 伯迪克尔, 托尼奥 (安东)·威廉·劳伦茨·卡尔·玛丽亚 (Bödiker, Tonio (Anton) Wilhelm Laurenz Karl Maria 1843—1907) ——德国政府官员, 1881 年起为帝国内务部的官员, 掌

管工业和保险业的立法事务,并在帝国国会中在这些事务上代表政府;1884—1897年是帝国保险业部门的领导人。——第37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7—8、13—14、16—17、21、25、28、34—41、53—56、69—70、72—74、78—82、85、93—95、99—101、111、114、117、119—121、129—131、135、137—139、146—148、151—154、157—159、166—168、170、173—175、177、180—182、187—188、191—192、203—208、211、212、217、220—222、224—226、231—235、243、245、255—258、269、272、284、292、307—310、326、331、332、335、345—346、351、357—360、373、394—396、413、414、419、434、441—442、477—479、483、494、496—497、500、503、505、530—537、563、635—638、645—646、685、686页。

伯恩施坦,卡洛琳(Bernstein, Caroline 1855—1884)——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妹妹。——第255页。

伯恩施坦,雷吉娜(Bernstein, Regina) (第一个丈夫姓沙特奈尔 Schattner)——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妻子。——第532页。

伯恩施坦,雅科布(Bernstein, Jakob 死于1884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父亲,火车司机。——第255页。

伯罗斯,赫伯特(Burrows, Herbert 1845—1922)——英国官员,资产阶级激进派,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联

盟创始人之一;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联运动。——第211、257、265、397页。

伯特,托马斯(Burt, Thomas 1837—1922)——英国工联主义者,矿工,诺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议会议员(1874—1918),奉行自由党政策。——第659页。

博尔德·弗雷德里克(Borde, Frédéric)——法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39页。

博尔多洛,朱利叶斯(Bordollo, Julius)——美国出版商和书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第611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662、665、670、685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评论》和其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第675页。

布恩格,尼古拉·赫利斯提安诺维奇(Бунге, 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1823—1895)——俄国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81—1886年是财政大臣。——第388页。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吏,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402页。

布莱德洛,查理(Bradlaugh, Charles

-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103—104、126、434、649、650、656、690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417页。
-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柏林一家大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经纪人。——第120、123、406页。
- 布兰德,休伯特(Bland, Hubert 1856—1914)——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费边社创始人之一,1911年前为该社财务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394、395、397、422页。
-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第552、637、662、663、670页。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第170页。
- 布雷南,克劳德(Brenin, Claude 生于1851年)——法国矿工,奸细,是1884年孟索-累明阴谋爆炸的组织者之一。——第287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396页。
- 布鲁克斯(Brooks)——美国教士,同情社会主义。——第522页。
- 布鲁斯,保尔(Brousse, Paul 1844—191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者;1879年加入法国工人党,后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74、117、135、243、313、452、453、589、590、643、671页。
-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路易)(Blenker, Ludwig (Louis) 1812—1863)——退伍的德国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11页。
- 布伦坦诺,克雷门斯(Brentano, Clemens 1778—1842)——德国诗人,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310页。
-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 Ludwig Joseph (Luj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第450、696页。
- 布罗德豪斯,约翰(Broadhouse, John)——见海德门,亨利·迈尔斯。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工,后为工会官僚;工联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5—1890),自由党议会议员,内政副大臣(1886)。——第62、681页。

布罗歇,古斯塔夫(Brocher, Gustave 1850—约1924)——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无神论的积极宣传者;教员,原系法国人;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住在俄国,曾参加民粹派活动;1874—1893年住在伦敦,在此期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曾一度追随无政府主义者;1893年起住在瑞士,同情十月革命。——第14页。

布洛克,莫里斯(Block, Maurice 1816—1901)——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242、243页。

布洛斯,威廉(Blos, Wilhelm 1849—192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72—1874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1877—1878和1881—1887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属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第24、26、36、37、163、187—188、321、501—502页。

布洛维茨,昂利·若尔日·斯蒂凡·阿道夫·奥佩尔(Blowitz, Henri-Georges-Stephan-Adolphe-Opper de 1825—1903)——法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原系奥地利人;1871年起为《时报》驻巴黎记者。——第459—460页。

布日尔,阿尔弗勒德(Bougeart, Alfred

1815—1882)——法国左派政论家,写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著作。——第427页。

布瓦埃,安都昂(昂提德)(Boyer, Antoine (Antide) 1850—1918)——法国社会主义者,陶器匠,多次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第438、442、445页。

C

蔡特金,奥西普(Цеткин, Осип 1852—1889)——俄国革命者,187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驱逐出俄国;以后是德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克拉拉·蔡特金的丈夫。——第603页。

察柯夫,德拉甘(Цанков, Драган 1828—1911)——保加利亚政治活动家,自由党首领之一,后来是进步自由党首领之一;在1880年和1883—1884年是政府首脑,亲俄派。——第537页。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239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劳动解放社”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71、73、102、121—123、221、285、300—305、428、460—461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171页。

D

*达比希尔, 约翰 (Darbyshire, John)
——第一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 以后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直接交往。——第 116 页。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 112、244、245 页。

达维特, 迈克尔 (Davitt, Michael 1846—1906) ——爱尔兰革命民主主义者,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 土地同盟的组织者(1879)和领袖之一, 爱尔兰自治(地方自治)的拥护者; 议会议员(1895—1899); 曾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第 134、396、626—627 页。

达武, 路易·尼古拉 (Davout, Louis-Nicolas 1770—1823) ——法国元帅, 拿破仑第一的密友之一,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360 页。

戴斯特, 让·巴蒂斯特 (Teste, Jean-Baptiste 1780—1852) ——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历任七月王朝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 688 页。

丹尼尔斯, 罗兰 (Daniels, Roland 1819—1855) ——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做了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尝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78 页。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

—1918) (笔名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он) ——俄国经济学著作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 96、104、109、141—142、280—281、287、298—299、314、319、346—347、350、374—377、428—430、555—556、603—604、630、677 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52、385 页。

德·巴普, 塞扎尔 (De Paeppe, César 1842—1890) ——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印刷工人, 后为医生, 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 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 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 635 页。

德赖斯代尔, 查理·罗伯特 (Drysdale, Charles Robert) ——英国医生,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拥护者。——第 211—212 页。

德雷尔, 西蒙 (Dereure, Simon 1838—1900)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布朗基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成员, 曾参加《马赛曲报》编辑部;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美国,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1882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

- 154 页。
- 德留蒙, 爱德华·阿道夫 (Drumont, Édouard-Adolphe 1844—1917) ——法国反动政论家, 写有许多反犹太人主义的书籍和文章。——第 554 页。
- 德穆特, 海伦 (琳薜, 尼姆) (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 马克思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第 30、31、33、44、49、50、63、65、67、69、83、85、88、103、104、114、115、117、118、126、129、131、133、135、139、143、147、156、157、182—184、190、193、241、242、244、268、286、287、294、296、298、314、317、318、329、342、349、355、372、377、385、405、407、427、451、466、467、487、488、492、503、506—508、518、527、541、561、570—572、587、589、590、613、619、621、632、644、645、653、654、661、663、671、686、689、696、698、705、706、708 页。
- 登哈尔特, 弗里茨——见扎克斯, 埃曼努尔。
- 狄茨, 约翰·亨利希·威廉 (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 ——德国出版者; 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 1881 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20、22、23、29、39、63、84、111、112、176、177、217、220、222、223、225、226、229、249、269、271、373、374、449、490—492、501、504、511 页。
-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ph 1828—188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自学成功的哲学家, 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 职业是制革工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323、422、470、521、522、621 页。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 ——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 (公元前 338 年) 被驱逐出雅典。——第 218 页。
- 迪耳克, 查理·温特沃思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共和主义者, 自由党激进派的首领之一, 议会议员; 曾任外交副大臣 (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1882—1885)。——第 289、487 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 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545、695、697 页。
- 笛福, 丹尼尔 (Defoe, Daniel 1660 左右—1731) ——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家, 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第 210 页。
- 杜埃, 卡尔·丹尼尔·阿道夫 (Douai, Karl Daniel Adolph 1819—1888)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后为社会主义者; 原系法国人;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侨居美国, 参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许多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 为《纽约人民报》编辑之一 (1878—1888); 曾为《前进报》撰稿。——第 14、321、322、468、599 页。
- 杜邦, 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 乐器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1862 年起住在伦

- 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国际各次代表大会(除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外)和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70年起为在曼彻斯特的国际各支部的组织者,1872—1873年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38页。
- 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171页。
- 杜克-凯西,阿尔伯(Duc-Quercy, Albert 生于1856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工人党创始人(1879)之一,积极参加1885、1886和1892年的大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人道报》编辑部秘书,战争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71页。
-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讲师。——第271、312、313、563页。
- 杜西(Tussy)——见马克思,爱琳娜。
- 多尔哥鲁卡娅,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Долгорукая, Екатер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846—1922)——1880年起为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非皇族妻子,称尤里也夫斯卡娅女公爵。——第624页。
- 多尔莫瓦,让(Dormoy, Jean 1851—1898)——法国五金工人,社会主义者,1883年曾与盖得、拉法格一起被监禁;八十至九十年代在蒙吕松市政管理局任职。——第126页。

E

- 厄尔文,亨利(Irving, Henry 1838—1905)——著名的英国导演和演员;莎士比亚许多悲剧中的角色的扮演者。——第372页。
- 恩格斯,爱利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247页。
-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236、237、246、247、573页。
-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58—1907)——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格斯的儿子,1889年起为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572—574页。
-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生于1885年)——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格斯的儿子。——第574页。
- 恩格斯,恩玛(Engels, Emma 生于1834年)——恩格斯的弟弟海耳曼·恩格斯的妻子。——第237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237、247页。
- 恩格斯,海德维希(Engels, Hedwig 1830—1904)(夫姓博林 Boelling)——恩格斯的妹妹。——第237页。

*恩格斯, 海尔曼 (Engels, Hermann 1822—1905) ——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236—237、246 页。

恩格斯, 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Engels, Hermann Friedrich Theodor 1858—1910 以后) ——恩格斯的侄子, 海尔曼的儿子, 工厂主,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236、237、573、574 页。

恩格斯, 鲁道夫 (Engels, Rudolf 1831—1903) ——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237 页。

恩格斯, 鲁道夫·摩里茨 (Engels, Rudolf Moritz 1858—1893) ——恩格斯的侄子, 鲁道夫的儿子, 职员, 1889 年起为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574 页。

*恩格斯, 夏绿蒂 (Engels, Charlotte 1833—1912) ——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妻子。——第 246—248、572—574 页。

恩格斯, 约翰娜·克拉拉 (Engels, Johanna Klara 生于 1862 年) ——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格斯的妻子。——第 574 页。

F

法比安, 亨利希·威廉 (Fabian, Heinrich Wilhelm)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侨居美国。——第 136、207、320 页。

法拉第, 迈克尔 (Faraday, Michael 1791—1867) ——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电磁场学说的奠基人。——第 427 页。

法伦霍耳茨, 卡尔 (Varenholz, Karl 1858—1930) ——英国社会主义者, 原系德国人, 1884—1885 年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 285 页。

*范·派顿, 菲利浦 (Van Patten, Philipp) ——美国资产者, 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876 年起是美国工人党全国书记, 1879 年起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 1883 年当了国家官员。——第 9—11、15 页。

菲尔丁, 约翰 (Fielding, John) ——英国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 395、397 页。

菲勒克, 路易 (Viereck, Louis 1851—1921)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非婚生子, 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党的右翼领袖之一; 1884—1887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 1896 年侨居美国, 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 25、88、203、235、270、278、351、356、471、478、516、608、671、685 页。

菲利浦七世——见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巴黎伯爵。

*菲兹吉拉德, 查理 (Fitzgerald, Charles L.) ——英国新闻工作者, 八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884—1885 年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副书记和《正义报》的编辑之一。——第 92、255—257、265 页。

*费尔伯, 扎洛 (Faerber, Salo)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布勒斯劳经商。——第 364—366、444 页。

费里, 茹尔·弗朗斯瓦·卡米尔 (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 ——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 国防政府成员, 巴黎市长 (1870—1871); 疯狂镇压革命运动; 内阁总理 (1880—

- 1881 和 1883—1885); 积极奉行殖民主义政策。——第 120、288、291、670、684、687、691、701 页。
- 佛尔曼, 阿道夫 (Woermann, Adolf 1847—1911) ——德国大商人, 积极参与在非洲的殖民扩张活动, 民族自由党人, 帝国国会议员。——第 216 页。
-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 (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79—1880); 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199—201、461 页。
- 福尔坦, 爱德华 (Fortin, Édouard) ——法国社会主义者, 政论家, 法国工人党党员。——第 68、338、362、372、386、590、601、619 页。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 中揭露了他。——第 306、560、702 页。
- 福克 (Fock) ——德国莱比锡一出版商。——第 212 页。
- 福斯特, 亨利 (Forster, Henry) ——英国军官, 1885—1886 年曾卷入一次造成英国大臣查·温·迪耳克辞职的离婚案。——第 487 页。
- 福斯特, 雷切尔 (Foster, Rachel) ——美国女社会活动家, 争取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书记。——第 423、443、469、494、633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德国诗人, 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 后为革命诗人,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36、56、500 页。
- 弗莱施曼, 阿道夫 (Fleischmann, Adolf) ——德国大商人, 商业顾问。——第 70 页。
- 弗莱塔格, 奥托 (Freitag, Otto) ——德国律师, 社会民主党人, 萨克森邦议会议员。——第 112、136、269、271、274、542 页。
- 弗兰克尔, 列奥 (Frankel, Leo 1844—1896) ——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首饰匠; 巴黎公社委员, 曾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会;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83、270、666 页。
- 弗雷西讷, 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 (Freycinet, Charles-Louis de Saules de 1828—1923)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历任部长, 内阁总理 (1879—1880、1882、1886、1890—1892); 1892 年由于巴拿马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453、701 页。

弗里茨舍,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 ——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 职业是烟草工人;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拉萨尔分子, 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会议员(1868—1878)。——第25、88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 ——普鲁士将军, 1870年起为元帅, 八十年代为骑兵总监。——第324、326、328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 ——普鲁士王储, 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称弗里德里希三世。——第37、161、162、289、463、688、691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161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36页。

弗罗梅, 卡尔·弗兰茨·埃贡(Frohme, Karl Franz Egon 1850—1933)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政论家, 七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 1881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129、130、137、321、332、342、343、454、608页。

弗吕格耳, 约翰·哥特弗利德(Flügel, Johann Gottfried 1788—1855) ——德国词典编纂家, 编过几本英德词典。——第403页。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

—1837)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44、153、200页。

G

甘必大, 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 ——法国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 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 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第441页。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32、53、101、273页。

格巴尔(Guebhard) ——法国医生, 《人民呼声报》的所有者, 卡洛琳·塞维林的丈夫。——第588页。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内阁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第120、245、288、302、328、389、478、529、537、547、685、690页。

格朗隆德, 劳伦斯(Gronlund, Laurence 1846—1899) ——美国社会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 政论家, 原系丹麦人; 1888年起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207—208、320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保尔·阿道夫·玛丽·普罗斯比尔(Granier de Cassagnac, Paul-Adolphe-Marie-Prosper 1843—1904)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八十年代是布朗热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670页。

- 格雷, 约翰 (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 “劳动货币”论的创
始人之一。——第 225 页。
- 格雷维, 茹尔 (Grévy, Jules 1807—1891)
——法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 共和国总统 (1879—1887)。
——第 45、328、684、688、691 页。
- 格里伦贝格尔, 卡尔 (Grillenberger,
Karl 1848—1897) ——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 工人, 后为政论家; 1881 年起为
帝国国会议员; 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机会主义派。——第 249 页。
- 格里莫, 路易·爱德华 (Grimaux, Louis-
Édouard 1835—1900) ——法国化学
家。——第 313—314 页。
- 格龙齐希, 尤利乌斯 (Grunzig, Julius
生于 1855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柏林大学生;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
被逐出柏林; 八十年代侨居美国, 《纽约
人民报》撰稿人。——第 667 页。
- 格罗斯, 古斯塔夫 (Groß, Gustav 1856—
1935) ——奥地利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 270、
282、555 页。
-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集耳, 马蒂约 Basile, Mathieu)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 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七十年
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后为法国
工人党创始人 (1879) 之一和马克思主义
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 好些年是法国
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 曾同机
会主义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30、33、45、
67、70、81、103、126、154、243、438、442、
471、540、588、670 页。
- 盖泽尔, 布鲁诺 (Geiser, Bruno 1846—
189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政论家,
《新世界》杂志编辑, 1881—1887 年为帝
国国会议员, 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
的右翼; 八十年代末作为机会主义者被
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 24、36、89、
136、152、163、178、179、187、203、207、
220、234、235、249、321、332、471、516、
608、685 页。
- 龚贝尔, 阿伯拉罕 (Gumbel, Abraham)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初侨居法国, 1883 年在巴黎任银
行职员。——第 207 页。
- 龚佩尔特, 爱德华 (Gumpert, Eduard 死
于 1893 年)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68、705 页。
- 古累, 阿尔伯 (Goullé, Albert) ——法国
社会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人民呼声
报》的撰稿人之一。——第 619、620 页。
- 果利埃, 阿尔弗勒德·尼古拉 (Gaulier,
Alfred Nicolas 生于 1829 年) ——法
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激进派, 1886
年为众议院议员。——第 466、475 页。

H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
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
1881) ——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
——第 694 页。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 ——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 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
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
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 他是反动
的农奴主。——第 194 页。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 Julian 1817—1897) ——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革命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一系列宪章派报刊的编辑,1862年至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第一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295、314、317、318、363、364、433、450、497、504、509、572页。
-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1844年) ——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71—1875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5年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党。——第24页。
-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分子,《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1—1875年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在1875年的合并大会上被选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876年至1878年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前进报》;帝国国会议员(1874—1887)。——第24页。
-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 ——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1881)和领袖,该联盟于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被开除出党。——第59、82、94、115、124—125、129、130、135、140、141、168、179、192、208、223、255—258、265、268、285、286、340、348、368、372、394—398、404、405、411、421、422、432、433、435—437、451、452、455—456、460、462、468、472、475、520、554、560、564、569、587、590、629、634、638、643、644、660—661、686、702页。
-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 ——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第314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33、36、51、86、182、244、623、694、695、708页。
- 海因策耳,斯蒂凡(Heinzel, Stefan 1841—189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裁缝,因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党的秘密代表大会(1883)而在夫赖堡审判中被判监禁(1886);出狱后继续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第490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第51、125、214页。
- 豪格(Haug)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226页。
- 豪普特,克利斯提安(Haupt, Christian) ——铸工,1880年起为德国在日内瓦的警探,1887年被揭露。——第708页。
-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 ——英国工联改良派首领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

- 1875), 议会议员(1885—1895)。——第 9、644、659 页。
- 赫夫林, 欧根 (Höfling, Eugen) ——德国不出名诗人, 大学生之歌《昔日的大学生荣誉》的作者。——第 36 页。
- 赫克纳, 亨利希 (Herkner, Heinrich 1863—1932)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代表之一。——第 695 页。
- 赫普纳,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后侨居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14、47、621 页。
-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 174、390、505 页。
- 赫斯, 西比拉 (Heß, Sybille 1820—1903) (父姓佩什 Pesch) ——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 244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38、138、202、205、302、375、384、466 页。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侨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311 页。
- 亨奈耳, 阿尔伯特 (Hänel, Albert 1833—1918)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首领之一,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463 页。
- 胡登, 乌尔利希·冯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 ——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 德国骑士等级思想家之一, 1522—1523 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第 188 页。
- 惠特利 (Wheatley) ——英国书商。——第 700 页。
-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 ——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73、412、513 页。

J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104、688 页。
- 吉尔斯,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 (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 ——俄国外交家, 驻德黑兰(1863 年起)、伯尔尼(1869 年起)、斯德哥尔摩(1872 年起)公使; 外交副大臣(1875—1882); 外交大臣(1882—1895)。——第 338、491、496、520、549、550 页。
- 吉芬, 罗伯特 (Giffen, Robert 1837—191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 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统计协会通报》发行人（1876—1891），贸易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第5页。
- 吉霍米罗夫，列甫·亚历山大罗维奇（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论家，著名的“民意党”党员；八十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保皇派。——第285页。
- *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Guillaume-Schack, Gertrud 1845—1903）——沙克伯爵夫人的女儿，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女工运动活动家。——第339—340、484—485、503、506、507、637、648—650、652—656、661、697页。
- 济姆洛克，卡尔（Simrock, Karl 1802—1876）——德国诗人和语文学家，曾整理过德国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民间叙事诗。——第245页。
- 加列佐夫斯基，克萨维尔（Galezowski, Xavier 生于1833年）——波兰眼科医生，在巴黎居住和工作。——第670页。
-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维奇（Гартман,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1879年参加“民意党”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1881年又迁美国。——第14、276页。
-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Deyville, Gabriel 1854—1940）——法国社会党人，法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二十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第48—50、54、57、64、66、67、69、83、84、86、98、102—103、106、110、122、124、126、146、156、199、338、340、347、411—413、434、445、471、494、540、

620、656、685页。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128、368页。
- 卡本特尔，爱德华（Carpenter, Edward 1844—1929）——英国诗人和政论家；八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第255、258页。
- 卡德龙·德·拉·巴卡，彼得罗（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53页。
- 卡耳诺基，古斯达夫（Kálnoky, Gustav 1832—1898）——奥匈帝国国家活动家，驻彼得堡大使（1880—1881），帝国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1881—1895）。——第550页。
- 卡法雷尔，路易·沙尔（Caffarel, Louis-Charles 1829—1907）——法国将军，1887年任副总参谋长，同年由于参与买卖勋章被免职。——第684页。
- 卡勒尔-莱茵塔尔，艾米尔（Kaler-Reinthal, Emil 1850—1897）——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八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猖狂反对社会民主党。——第54页。
- 卡累，弗里茨（Kalle, Fritz 生于1837年）——德国企业主，民族自由党人，1884—1890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467页。
- 卡梅利纳，泽菲兰（Camélinat, Zéphirin 1840—1932）——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职业是青铜

- 匠，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大赦后回到法国，1885年起是众议院议员；1920年起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第438、439、442、445、452、453、456、457、459、470页。
- 卡诺，玛丽·弗朗斯瓦·萨迪 (Carnot, Marie-François-Sadi 1837—1894)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1894)。——第701、702页。
-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 (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2—1872) ——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第77页。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保尔·阿道夫·玛丽·普罗斯比尔。
-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 ——俄国反动政论家，《莫斯科新闻》编辑(1850—1855、1863—1887)。——第669、670页。
- 卡西奥多尔(马格努斯·奥略里·卡西奥多尔)(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约公元490—575) ——东哥特人王国的著名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原系罗马贵族，《哥特人的历史》的作者。——第321页。
- 开姆尼茨，马特乌斯·弗里德里希 (Chemnitz, Matthäus Friedrich 1815—1870) ——德国法学家，新闻工作者，写有歌曲《大海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311页。
- 凯夫，路易斯·威廉 (Cave, Lewis William 1832—1897) ——英国法学家，1881年起为最高法院法官。——第462页。
- 页。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 ——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拉扎尔·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第268、277—280、402、409、421、423—424、433、442—444、446、447、469、481—482、492—495、506、507、574—577、583—585、591—597、599、601、610、617、623、624、628—629、633—635、638—640、646—647、649、651、660、661、663、668、678—680、699—701页。
- 凯泽尔，麦克斯 (Kayser, Max 1853—188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帝国国会议员(1878—1884)，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第24页。
- 坎伯尔，乔治 (Campbell, George 1824—1892) ——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后为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第194页。
- 坎伯兰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 (Cumberland, Ernst August, Herzog von 1845—1923) ——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五世的儿子，汉诺威王位(1878年起)和不伦瑞克王位(1884年起)的僭望者，由于俾斯麦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其僭望。——第240页。
-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125、134页。
-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1854—

- 193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19、29、60—63、69、74、76、79、80、83—86、88、89、93、95、98、106、110—113、119—120、132、135—137、143—145、147—151、157、159、166—171、175—181、188、190—192、201—203、205、208—212、217—218、220—224、226、228—232、235、248—249、255、270、283、286、292、294、296、307、310、326、327、332、335、343、348—353、357、363、371、373、385、388—390、394、407、412—414、427、432、436、445、449、452、455、477、483—485、487—488、490—492、501—503、505—509、511、517、536、554、560、565、571、596、599、601、602、616、621、635、645、646、652—655、661、664—667、673—675、677、678、682、698、700、704、706 页。
-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 Louise 1860—1950) (父姓施特腊塞尔 Strasser, 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 Freyberger)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1890 年起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女工报》编辑部成员, 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第 283、286、294、348—350、352、353、385、407、413、427、484、488、491、492、503、506、507、509、565、571、638、652—654、656、661、696、698 页。
- *考茨基,敏娜(Kautsky, Minna 1837—1912) ——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题材的小说;卡尔·考茨基的母亲。——第 348、349、382—386 页。
- 考耳巴尔斯,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Каульбарс,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42—1905) ——俄国将军, 1886 年是沙皇政府驻保加利亚军事专员。——第 537、550 页。
- 柯恩,古斯达夫(Cohn, Gustav 1840—1919)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1875 年起在苏黎世当教授, 后在哥丁根当教授。——第 487 页。
-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 ——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387 页。
- *科赫,胡果(Koch, Hugo)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伦敦,《伦敦工人报》编辑部秘书。——第 682—683 页。
- 科克,保尔·德(Kock, Paul de 1794 左右—1871) ——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 181 页。
- 克拉夫廉(Clavelin) ——《1789 年革命和法国实行宪法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之一。——第 104 页。
-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 (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Степняк)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1878 年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怖行动,事后流亡国外;1884 年起住在英国。——第 276、472 页。
- 克拉律斯(Clarus) ——法国艺术家,曾为《社会主义者报》撰稿。——第 379 页。
- 克兰茨——见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

- 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60),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第348、644、659页。
-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第106—107、162、245、289、291、324、341、344、348、359、439、441、445—446、457、471、474、516、568、644、687、701页。
- 克鲁泡特金,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公爵,俄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876—1917年侨居国外。——第460、626、670页。
- 克罗茨,阿那卡西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雅各宾派左翼接近。——第426页。
- 克罗弗德,艾米莉(Crawford, Emily 1831—1915)——英国女新闻工作者,巴黎好几家英国报纸的记者。——第444、637页。
- 克罗伊策,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Creuzer, Georg Friedrich 1771—1858)——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神话、艺术和文学方面的著作。——第607页。
- *克洛弗,路德维希(Klopfer, Ludwig)——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瑞士。——第27、29页。
- 克吕格尔,阿道夫·海尔曼(Krüger, Adolf Hermann 生于1836年左右)——德国警察官员(1866—1890),八十年代是德国政治警察局的头子之一。——第708页。
- *克齐维茨基,路德维克·约阿希姆·弗兰蒂舍克(Krzywicki, Ludwik Joachim Franciszek 1859—1941)——波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为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译本的译者之一和校订者。——第95、97页。
- *克瓦尔克,麦克斯(Quarck, Max 1860—1930)(笔名弗赖瓦尔德·图林格尔Freiwald Thüringer)——德国法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70、72、73、150、178、278、411、412、434、445页。
- 克伟索,弗朗斯瓦·玛丽(Kerverseau, Francois Marie 死于1825年)——《1789年革命和法国实行宪法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之一。——第104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45—146页。
- 库罗帕特金,阿列克塞·尼古拉也维奇(Куропатк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8—1925)——俄国将军,俄土战争(1877—1878)参加者,陆军部长(1898

—1904), 日俄战争(1904—1905)时为总司令。——第366页。

库诺,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1871—1872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一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会后侨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 后来参加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第14、544页。

奎尔奇, 哈利 (Quelch, Harry 1858—1913)——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之一, 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进行过斗争, 支持第二国际各党的左派; 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135页。

L

拉比斯基埃尔, 让 (Labusquière, Jean 生于1852年)——法国新闻记者, 第一国际会员, 八十至九十年代为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第588页。

拉伯克, 约翰 (Lubbock, John 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闻名, 民族志学家和考古学家; 金融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第113页。

拉布里埃尔, 若尔日 (Labruyère, Georges)——法国新闻工作者, 《人民呼声报》撰稿人, 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子, 《帽徽报》创办人(1888)。——第404、588、619页。

拉布谢尔, 亨利 (Labouchère, Henry

1831—191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原系法国人; 六十年代末起为《每日新闻》的所有者之一。——第690页。

拉法格 (Lafargue 生于1803年)——保尔·拉法格的母亲。——第4页。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国际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1879)之一;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 1891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4—6、23、30、32—34、42、45、50、52、65—67、69、70、74、77、78、86—88、94、103—106、114、115、117、118、126—129、133—135、142—143、146—147、151、156、182—185、189、190、193—199、206、241—245、254—255、276—277、287、296—298、313—318、322、325、327、328、337、340、342、347、359、361、372、377—379、396—398、403—405、412、434、438、440—441、453、458—460、466、467、471、473—474、480、486、494、506、518、519、521、525、526、528、540、541、545—554、557、561、572、573、578—580、582、585—589、591、598、600—603、607、619、625—627、630、632、643、644、653、656、661、662、670、671、681、685、687、688、690—694、701—702、705—708页。

*拉法格, 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 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第4—6、30—34、41—45、49—50、53、64—69、73、75—78、85—88、103—107、113—118、121、129、

- 133—135, 139—142, 147, 155—157, 182—185, 189—190, 193—194, 199, 206, 219, 223, 224, 228, 241—245, 256, 267—268, 270, 284—287, 294—298, 315—318, 325, 327—329, 337—338, 340—342, 347—349, 353—355, 361—362, 369, 371—372, 379, 398, 403—405, 411—413, 432—435, 450—453, 463—467, 479—480, 486, 506—508, 517—521, 525—529, 538—541, 554, 557—561, 570—573, 578—580, 587—591, 600—603, 605—607, 612—613, 619—621, 627, 630—632, 643—644, 651—654, 662—663, 669—672, 684—689, 693, 705—706, 708 页。
- 拉弗耳, 约翰·伍·(Lovell, John W.)
——1887年出版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出版者。——第 646, 678, 699 页。
-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 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1870年起侨居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参加者; 《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4, 74, 87, 96—97, 101—104, 109—110, 117, 120, 281—282, 285, 294, 295, 327, 363—364, 427—428, 559, 563, 601, 677 页。
- 拉科夫, 亨利希(Rackow, Heinrich)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79年起侨居伦敦, 烟店老板;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129 页。
- 拉马丁, 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 18 页。
- 拉曼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Ламан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33—1914)——俄国斯拉夫学家, 贵族资产阶级的斯拉夫学的最大代表, 彼得堡大学教授; 坚持泛斯拉夫主义的立场。——第 691 页。
- 拉萨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38, 190, 204, 208, 243, 261, 329, 368, 396, 398, 416, 666, 694, 695, 707 页。
- 拉斯克尔, 爱德华(Lasker, Eduard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469 页。
- *拉维涅, 保尔(Lavigne, Paul)——法国社会主义者。——第 372, 386—387, 602 页。
- 莱布尼茨, 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145 页。
- 莱特(Wright)——英国女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 242 页。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 批评家和哲学家, 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468 页。
- 兰克, 阿尔图尔(Ranc, Arthur 1831—190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八十至九十

- 年代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报刊上起了显著作用；曾任众议院议员，后为参议员。——第441页。
- 劳里(Lowrey)——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的合伙人。——第510、627页。
- 勒克莱尔,昂利·阿尔弗勒德·阿尔伯·阿德马尔(Leclère, Henri-Alfred-Albert Adhémar 1853—1917)——法国印刷工人,七十至八十年代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可能派,为好几家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报纸撰稿;1886年起为驻柬埔寨的殖民当局官员,东方语文学家。——第105、157页。
- 勒克西斯,威廉(Lexis, Wilhelm 1837—191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449、504、556页。
- 勒卢阿-博利约,比埃尔·保尔(Leroy-Beaulieu, Pierre-Paul 1843—1916)——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185、189、190、193、194、196—199、243页。
- 勒鲁,比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51—1852年侨居英国。——第368、584页。
- 雷德福(Radford)——英国法学家,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43页。
-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第363页。
- 雷提,亚历山大(Reties, Alexander)——法国纽扣工人,可能派。——第154页。
- 雷维翁,安都昂(Révillon, Antoine 1832—1898)——法国政治活动家,著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左派激进派,1881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317页。
- 雷亚歇——见惹尔维-雷亚歇,加斯顿·玛丽·西杜安·泰奥尼尔。
- 雷伊,约翰(Rae, John 1845—1915)——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八十年代曾为《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亚当·斯密生平》一书的作者。——第426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117页。
- 李卜克内西,盖尔特鲁黛(Liebknecht, Gertrud)——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儿。——第616页。
-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Liebknecht, Natalie 1835—1909)——1868年起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526—527、565、566、569—571、655、696—698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15、17、20—25、

- 27, 29, 35, 38, 39, 41, 51—52, 59, 60, 62, 88, 91, 92, 108, 112, 125, 135—137, 156—157, 159, 180, 181, 229, 258—260, 263, 265, 274, 278—279, 297, 308, 309, 315, 328, 332, 341, 343, 366, 380, 387—390, 393—394, 405—407, 410—412, 414, 415, 418, 419, 422, 444—446, 454, 455, 461, 465, 466, 471, 474—476, 490, 499, 506—510, 515, 516, 518, 519, 522, 526, 527, 530, 531, 533, 541, 542, 544, 558, 565, 566, 569—571, 593, 606, 609, 614, 616, 621—622, 634, 640, 643, 654, 655, 660, 661, 673, 696—698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 91, 138, 176, 180, 196, 200, 210, 226, 244 页。
- 李希特尔, 欧根 (Richter, Eugen 1838—1906) ——德国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 (1884 年 3 月起为德国自由思想党) 的领袖, 帝国国会议员。——第 149, 289, 455 页。
- 里别尔特, 尤利乌斯 (Lippert, Julius 1839—1909) ——奥地利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 民族志学和文化史中资产阶级进化论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第 224 页。
- 里夫斯, 威廉·多布森 (Reeves, William Dobson 1827 左右—1907) ——英国出版商和书商。——第 43, 338, 348, 372, 699, 700 页。
-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曾为《新莱茵报》撰稿, 第一国际会员, 1884 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1877—1878 年和 1881—1884 年为国会议员。——第 24, 226 页。
- 利奥十三 (Leo XIII 1810—1903) ——罗马教皇 (1878—1903)。——第 603, 608 页。
- 利鲍, 亚历山大·费里克斯·约瑟夫 (Ribot, Alexandre-Félix-Joseph 1842—1923) ——法国国家活动家, 右翼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首领之一, 职业是律师; 众议院议员, 反对布朗热主义; 外交部长 (1890—1893), 内阁总理 (1893, 18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许多部的部长。——第 358 页。
- 利木赞, 阿黛拉伊德·爱利莎 (Limouzin, Adelaide Elise 生于 1846 年) ——女冒险家, 由于参与买卖法国勋章 (1887) 而被监禁 (1888)。——第 689 页。
-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 (Lissagaray, Prosper-Olivier 1838—1901)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体“新雅各宾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一书作者。——第 313, 404, 588 页。
- 莉莉——见罗舍, 莉莲。
- 列奥波特 (Leopold 1790—1852) ——巴登大公 (1830—1852)。——第 378 页。
- 列奥波特二世 (Leopold II 1835—1909) ——比利时国王 (1865—1909)。——第 208 页。
- *列奥诺维奇, 斯·——见杨科夫斯卡娅, 玛丽亚。
- 列曼——见威廉一世。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51、399、449、489、636、654页。
- 琳蕻——见德穆特，海伦。
- 龙格，埃德加尔(Longuet, Edgar 1879—1950)——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医生，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党党员；1938年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期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第66、103、115、116、139、268、693、705页。
- 龙格，昂利(哈利)(Longuet, Henri (Harry) 1878—1883)——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20页。
- 龙格，马赛尔(Longuet, Marcel 1881—1949)——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66、103、115、116、139、268、693、705页。
- 龙格，让·罗朗·弗雷德里克(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琼尼 Johnny)——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5、66、103、115、116、139、268、362、404、405、413、693、705页。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闻工作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4—5、116、439、441、444、452、453、474—475、587、619、693页。
-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51、244页。
-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1882—1952)——马克思的外孙女，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女儿。——第66、103、115、116、139、268、693、705页。
- 鲁维埃，莫里斯(Rouvier, Maurice 1842—1911)——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和内阁总理；1892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辞职并一度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684页。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144页。
- 路斯达洛，埃利塞(Loustalot, 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第104、134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 688 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348、382 页。
- 罗伯累, 古斯塔夫 (Robelet, Gustave)——法国社会主义者, 职员, 1887 年 7 月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提出的候选人。——第 105 页。
- 罗森堡, 威廉·路德维希 (Rosenberg, Wilhelm Ludwig 生于 1850 年)(笔名冯·德尔·马尔克 von der Mark)——美国社会主义者, 新闻记者, 原系德国人; 八十年代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 党内拉萨尔派首领; 1889 年同拉萨尔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第 79、94、99、136、591、594、595、599、611 页。
- 罗舍, 艾米莉 (Roshier, Emily)——恩格斯夫人的亲属。——第 50 页。
- 罗舍, 查理 (Roshier, Charles)——派尔希·罗舍的兄弟。——第 297、298、671 页。
- 罗舍, 莉莲 (Roshier, Lilian 生于 1882 年)——玛丽·艾伦·罗舍的女儿。——第 190、286、349、466、503、590 页。
- 罗舍, 玛丽·艾伦 (Roshier, Mary Ellen 约生于 1860 年)(父姓白恩士 Burns)(彭普斯 Pumps)——恩格斯的内侄女。——第 5、34、49、50、63、65、78、103、148、155、183、185、189、193、231、267、281、286、317、329、342、349、372、385、405、407、413、451、466、484、492、503、507、508、587、590、601、620、632、653、654、670、671、689、698、708 页。
- 罗舍, 派尔希·怀特 (Roshier, Percy White)——英国商人, 1881 年起为玛丽·艾伦·白恩士的丈夫。——第 5、49、65、77、78、85、155、185、189、193、286、295、327、329、342、385、407、413、451、484、492、503、507、508、571、654、670、671、689、696—698 页。
- 罗什, 厄内斯特 (Roche, Ernest 生于 1850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雕刻工, 后为新闻工作者; 担任《不妥协派报》编辑时, 曾参加安森罢工 (1885) 和德卡兹维耳罢工 (1886) 的组织工作; 1889 年起为众议院议员, 八十年代末追随布朗热分子, 后加入“独立社会党”。——第 466、471、472、499、500 页。
- 罗什弗尔, 昂利 (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员,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后逃往英国;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曾出版《不妥协派报》; 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 1889 年因参加布朗热运动被判徒刑; 为了逃避徒刑, 1895 年前一直住在伦敦。——第 463、670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234 页。
- 罗伊希林, 约翰 (Reuchlin, Johann 1455—1522)——德国学者, 语言学家和法学家, 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第 187 页。
- 罗祖斯——见施韦希尔, 罗伯特。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六十至七十年代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79、110、111、121、137、138、150、151、167、169、170、176—177、179、180、190—191、202、204、209—212、221、222、225、226、228、237、270、282、322、326、346、412、554页。

洛尔, 弗朗西斯 (Laur, Francis 生于1844年)——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共和派,后来是布朗热分子,1885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670页。

洛克鲁瓦, 爱德华·埃蒂耶纳·安都昂·西蒙 (Lockroy, Édouard-Étienne-Antoine Simon 1838—1913)——法国国家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历任内阁职务;在1885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在塞纳省获得了最多的选票。——第606页。

*洛里亚, 阿基尔 (Loria, 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贗造者。——第17—19、244页。

洛帕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65、66、71、102、109、142、281、347、376、429、559、677页。

吕德里茨, 弗兰茨·阿道夫·爱德华 (Lüderitz, Franz Adolf Eduard 1834—1886)——德国大商人,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活动的首倡者之一。——第216页。

M

马布利, 加布里埃尔 (Mably, Gabriel 1709—1785)——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104页。

马尔波罗——见邱吉尔,乔治·查理·斯宾塞。

马尔克, 冯·德尔——见罗森堡,威廉·路德维希。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63、104页。

*马尔提涅蒂, 帕斯夸勒 (Martignetti, Pasquale 1844—1920)——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第40—41、52—53、232、263、293、315—316、318、323、401、402、448、524—525、580—583、586—587、641—643、657—658页。

*马洪, 约翰·林肯 (Mahon, John Lincoln 1864左右—1930)——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1884年为社会主义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12月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1885年为同盟书记,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同盟组织者之一(1887)。——第246、648、658—659、664—665页。

马克思, 爱琳娜 (Marx, Eleanor 1855—1898) (杜西 Tussy)——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八十至九十年代是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3、4、6、7、15、33、34、42—44、57、63、65、66、68、

- 69、73、75、76、78、82—85、91、93、95—97、100、101、103、104、121、126、131、136、141、183、190、192、211、219、231、242、256、264、267、270、282、286、295、296、322、325、327、348、350、351、354、396、403、404、407、410、413、419、422—423、427、430、452、463—465、473、487、490、499、507、516、518、525、527、529、531、538、541、558、559、561、570、571、575、578—580、583、587、589、592—594、597—601、610、613、616、620—622、624—626、629、631、634、635、637、644、652、654、656、659、661、663、668、669、674、689、690、693、695—698 页。
- 马克思, 亨利希 (Marx, Heinrich 1782—1838) —— 马克思的父亲; 律师, 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 31 页。
- 马克思, 劳拉 —— 见拉法格, 劳拉。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 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20、36、42、51、165 页。
- 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Paul 1743—1793) —— 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 427 页。
-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ît 1841—1893) —— 法国社会主义者, 第一国际会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 后迁居瑞士,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 70、74、81、105、118、396、459 页。
- 马鲁克, 维克多 (Marouck, Victor) —— 法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八十年代初参加可能派。——第 588 页。
- 马修斯, 亨利 (Matthews, Henry 1826—1913) —— 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人; 1886—1892 年为内务大臣。——第 689、690 页。
- 迈恩多夫男爵夫人 (Meyendorf, Baronin von) —— 在四十年代曾卷入哈茨费尔特离婚案, 是艾德蒙·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朋友。——第 695 页。
-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 —— 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 20、22、27、43、66、84、86、98、100、106、110、132、134、206、337、347、356、411、428、445、525、527、703 页。
- 迈耶尔, 鲁道夫·海耳曼 (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 ——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保守党人, 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第 59、87、111、150、270、404、518、539 页。
- 迈耶尔, 玛蒂尔达 (Meyer, Mathilde) —— 鲁道夫·迈耶尔的妻子。——第 539 页。
- 麦格林, 爱德华 (Mc-Glynn, Edward 1837—1900) —— 美国天主教神父, 1886—1887 年是亨利·乔治的拥护者和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 为此被开除教籍; 后来和乔治断绝关系, 并在 1888—1889 年期间单独领导该党。——第 662、668 页。
- 麦克马洪, 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 ——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镇压巴黎公社

- 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458页。
- 麦克唐纳，亚历山大(Macdonald, Alexander 1821—1881)——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全国煤矿工人联合会书记，1874年起为议会议员，奉行自由党的政策。——第659页。
- 麦肯尼斯(McEnnis, J. T.)——圣路易斯城(美国)的《密苏里共和党人报》通讯员。——第472、489、521页。
- 曼茨，卡尔(Manz, Karl 1856—191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装订工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流亡维也纳，后又流亡苏黎世。——第181—182、221页。
- 曼德尔，亨利希(Mandl, Heinrich)——奥地利商人，八十年代是社会民主党人，曾为《新时代》杂志撰稿。——第665、666页。
- 曼克，保尔(Mink, Paule 1840—1901) (真名梅卡斯卡，保琳娜·阿黛尔 Mekarska, Pauline Adèle)——法国女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第106页。
-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194、426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第227页。
- 梅奥尔(Mayall)——伦敦的一个摄影师。——第16、21页。
-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法学史家。——第194页。
-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第273、275、344页。
-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赛(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631、708页。
- 梅伊，埃利(May, Élie)——法国可能派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布朗热分子。——第396页。
- 门德尔森(Mendelssohn)——柏林一家银行的行长。——第364、388页。
- 门格尔，安东(Menger, Anton 1841—1906)——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维

- 也纳大学教授。——第554、560、602页。
-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224页。
- 弥勒 (Müller)——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侨居美国。——第617页。
- 弥勒, 菲力浦·亨利希 (Müller, Philipp Heinrich)——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因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党的秘密代表大会 (1883) 而在夫赖堡审判中被判刑 (1886)。——第243、490页。
- 米德, 爱德华 (Mead, Edward)——英国工人诗人, 他的诗曾在宪章派的《北极星报》上发表。——第101页。
- 米尔巴赫, 奥托 (Mirbach, Otto)——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378页。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之一。——第123页。
-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 (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曾着手解释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创建史中的作用。——第426、427页。
- 米歇尔, 路易丝 (Michel, Louise 1830—1905)——著名的法国女革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活动家, 职业是教师; 第二帝国时期靠拢布朗基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 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参加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运动, 曾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1883—1886年因参加失业者示威游行被监禁; 1890年流亡英国, 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曾与彼·阿·克鲁泡特金共事。——第45、433页。
-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 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112、113、127、132、135—136、143、144、224页。
- 摩里, 约翰 (Morley, John 1838—1923)——英国政论家, 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1867—1882年为《双周评论》主编; 爱尔兰事务大臣 (1886和1892—1895)。——第478页。
- 莫泊桑, 昂利·勒奈·阿尔伯·吉·德 (Maupassant, Henri-René-Albert-Guy de 1850—1893)——杰出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588、607页。
- 莫利纳里, 古斯塔夫 (Molinari, Gustav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第243页。
- 莫利斯, 威廉 (Morris, William 1834—1896)——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 八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884—1889年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之下。——第115、132、168、179、231—232、242、255—258、265、268、404、455、460、466、472、475—476、500、520、629、632、644、648、651、700页。

莫尼(Money, J. W. B.)——《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一书的作者。——第112、194页。

莫斯特, 约翰(Most, Johann 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 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 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1882年侨居美国, 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第10、11、15、16、48、100、125、214页。

莫特勒, 尤利乌斯(“红色邮政局长”)(Motteler, Julius 1838—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74—1879年为帝国国会议员,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流亡苏黎世, 后来侨居伦敦; 从事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刊运往德国的工作。——第84、530页。

莫赞(Mozin 1771左右—1840)——法国教士, 语法家,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侨居德国, 编纂了一些法语词典和德语词典。——第93、403页。

莫泽斯——见赫斯, 莫泽斯。

穆尔, 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 第一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9、17、30、33—35、43、44、50、64、87、105、134、136、140、141、156、264、267、282、314、317、430、451、464、484、538、560、610、653、674、693页。

N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480、528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法国皇帝(1852—1870)。——第55、253、359、546、547、551页。

纳尔逊, 霍雷修(Nelson, Horatio 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第436页。

*纳斯特勒和梅勒(Nestler und Melle)——汉堡的一家德国出版公司。——第476—477、510—512页。

男爵——见考茨基, 卡尔。

尼基廷娜, 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Никитина, 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1842—1884)(父姓让德尔 Жандр)——俄国女政论家; 六十年代末住在意大利, 后来在法国, 曾为许多法国期刊撰稿; 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第5页。

尼姆——见德穆特, 海伦。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第6—7、400、425—427、579—580页。

*农涅, 亨利希(Nonne, Heinrich)——侨居巴黎的德国大学生; 1884年被揭露是普鲁士警探。——第105—107、118—119、223、708页。

*诺尔兹, 詹姆斯·托马斯(Knowles, James 1831—1908)——英国文学家和建筑师, 《十九世纪》杂志创办人和编辑(1877年起)。——第8—9、13页。

诺盖特(Norgate)——伦敦书商。——第403、446页。

诺维柯娃,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 (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840—1925) ——俄国女政论家, 长时期住在英国, 七十年代在格莱斯顿内阁时期实际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理人。——第 276 页。

O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0、450、500 页。

P

帕凯, 茹斯特 (Paquet, Just) ——关于路易十一即位时旧法国境内省和公社的制度 and 地方自治体问题一书的作者。——第 244、245 页。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02 页。

帕涅尔, 查理·斯图亚特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1846—1891)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1875 年起为议会议员, 1877 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袖, 曾协助建立土地同盟 (1879)。——第 389、390、395、397 页。

* 帕普利茨, 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 (Паприц, Евгения Эдуардовна 1854—1919) (丈夫姓利尼尧夫 Линёв) ——俄国女歌唱家, 民歌的收集、传播

和研究者, 曾参加莫斯科秘密的“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 (1882—1884) 的工作, 该协会曾出版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的俄文译本; 1884 年流亡国外, 1896 年回到俄国;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利尼尧夫的妻子。——第 171—172 页。

派尔希——见罗舍, 派尔希·怀特。

派克, 萨拉 (Parker, Sarah) ——恩格斯家里的女佣。——第 488 页。

佩尔坦, 沙尔·卡米尔 (Pelletan, Charles-Camille 1846—1915)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1880 年起为《正义报》主编, 接近激进党左翼。——第 694 页。

佩脱拉克, 弗兰契斯科 (Petrarca, Francesco 1304—1374) ——文艺复兴时代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第 52 页。

佩希埃, 阿道夫 (Peschier, Adolphe 1805—1878) (沙尔·雅克 Charles Jaques) ——杜宾根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 原系瑞士人; 法德词典编者之一。——第 93、403 页。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 675 页。

彭普斯——见罗舍, 玛丽·艾伦。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 ——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第一国际;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1880 年 9—11 月出版《公社报》。——第 588

- 页。
- 皮鲍迪, 乔治 (Peabody, George 1795—1869) ——美国大金融家, 资产阶级慈善家, 1837年起为伦敦一家银行的行长。——第 427 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 (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 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402、478 页。
- * 皮斯, 爱德华 (Pease, Edward R. 1857—1955) ——英国社会主义者, 费边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费边社的书记, 曾参加创建工党。——第 419—420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 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第 111、115、128、170、225、368、381、440、457、500、679 页。
- 普芬德 (Pfänder) ——卡尔·普芬德的妻子。——第 476 页。
-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Carl 1818—1876)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画家, 1845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和 1870—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97 页。
- 普拉特, 尤利乌斯 (Platter, Julius 1844—1923) ——瑞士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 487 页。
- 普莱斯 (Price) ——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的合作者。——第 627 页。
- 普郎托, 弗朗斯瓦·爱德华 (Planteau, François-Édouard 生于 1838 年) ——法国政治活动家, 激进党人, 1885年起是众议院议员, 1887—1889 年为社会主义者, 1889 年起是布朗热主义者。——第 438、442 页。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七十年代是民粹派;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 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领。——第 73、285、300—302 页。
- 普特卡默, 罗伯特·维克多 (Puttkamer, Robert Victor 1828—1900) ——普鲁士反动国家活动家, 内务大臣 (1881—1888),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 149、502、695 页。
- 普特南, 乔治·黑文 (Putnam, George Haven 1844—1930) ——美国出版商, 1872年起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所有者; 资产阶级自由派。——第 279 页。
-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 ——伟大的俄国诗人。——第 53 页。

Q

戚昂, 伊里亚·法捷耶维奇 (Цион, Илья Фаддеевич 1842—1912) ——俄国生理学家, 反动政论家, 彼得堡大学和外科医学院教授; 1875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放弃了教授的职位前往巴

- 黎；1875—1891年是俄国财政部驻巴黎的代表。——第557、586页。
- 齐茨，弗兰茨 (Zitz, Franz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311页。
- *乔因斯，詹姆斯·利 (Joynes, James Leigh 1853—1893)——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翻译，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今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正义报》和《公益》杂志的撰稿人；曾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成英文。——第82、115、140、141、186、223、255页。
- 乔治，亨利 (George, Henry 1839—1897)——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传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的思想；企图领导美国工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第15、45、82、90—91、125、255、558、566、575—577、629、657、662、668、679—681页。
- 切尔伯格，尤莉娅 (Kjellberg, Julia)——格奥尔格·福尔马尔的女友，后来是他的妻子。——第200—201页。
- 切里奥利 (Cerioli)——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第221页。
-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 (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普鲁士官员，1832—1841年是施托尔科夫(普鲁士)市长，民主主义者；因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第462页。
- 秦平，亨利·海德 (Champion, Henry Hyde 1859—1928)——英国社会主义者，出版者和政论家；1887年前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伦敦工联工人选举协会领导人之一，《工人选民》报的编辑兼出版者；曾一度同保守党人有暗中联系；九十年代流亡澳大利亚，在那里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第192、255—257、265、395、397、432、587、644、686页。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33页。
- 邱吉尔，伦道夫·亨利·斯宾塞 (Churchill, Randolph Henry Spencer 1849—1895)——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派领袖之一，印度事务大臣(1885—1886)、财政大臣(1886)；殖民扩张的拥护者，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主张采取一套社会蛊惑的办法。——第258、478页。
- 邱吉尔，乔治·查理·斯宾塞，第八代马尔波罗公爵 (Churchill, George Charles Spencer, Eighth duke of Marlborough 1844—1892)——英国贵族，伦道夫·邱吉尔的哥哥。——第478页。

R

- 让德尔——见尼基廷娜，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
- 惹尔维-雷亚歇，加斯顿·玛丽·西杜安·泰奥尼尔 (Gerville-Réache, Gaston-Marie-Sidoine-Théonile 生于1854年)——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代表安的列斯群岛的众议院议员。——第195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 684、688 页。

茹柯夫斯基, 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 ——俄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国家银行行长, 他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 123 页。

若夫兰, 茹尔·弗朗斯瓦·亚历山大 (Joffrin, Jules-François-Alexandre 1846—1890) ——法国社会主义者, 机械工人, 巴黎机械工人工团的组织者之一;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1871—1881); 法国工人党党员, 该党机会主义派 (可能派) 的首领之一, 1882 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第 146、154 页。

S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 ——著名的俄国讽刺作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第 604 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53、385 页。

塞维林, 卡洛琳·雷米 (Séverine, Caroline-Rémy 1855—1929) (丈夫姓格巴尔 Guebhard) ——法国新闻工作者, 八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886—1888 年主持《人民呼声报》; 八十年代末是布朗热分子; 1918 年起为社会

党党员, 1920 年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第 404、588、590 页。

赛姆——见穆尔, 赛米尔。

桑南夏恩, 威廉·斯旺 (Sonnenschein, William Swan 1855—1917 以后) ——英国出版商, 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 (1887) 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第 478、479、489、503、510、520、525、554、557、560—561、587、598、603、611、626、627、660、686、692—693 页。

沙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177、272、284、373 页。

沙克——见吉约姆-沙克, 盖尔特鲁黛。

沙特奈尔——见伯恩施坦, 雷吉娜。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668、674 页。

*舍恩兰克, 布鲁诺 (Schoenlank, Bruno 1859—1901)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记者和政论家。——第 675—676 页。

舍夫雷蒙, 弗朗斯瓦 (Chèvremont, François) ——《让·保尔·马拉》一书的作者。——第 427 页。

舍普斯, 摩里茨 (Szepe, Moriz 1834—1902) ——奥地利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自由派, 1867 年起是《新维也纳日报》的出版者和编辑。——第 706 页。

舍维奇, 谢尔盖 (Schewitsch, Sergej [Шевич, Сергей]) ——美国社会主义者, 原系俄国人; 七十至八十年代参加《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1886 年起为《先驱》报编辑。——第 14、48、99、100、

- 600, 617 页。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0 页。
-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之一; 曾抨击马克思主义, 八十年代脱党。——第 209—211、221、228、413、414、419、441、646 页。
- *施留特尔, 海尔曼 (Schlüter, Hermann 死于 191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领导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创始人之一; 1889 年侨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写有许多英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 185—186、212、213、268—269、271—272、283—284、310—313、329—331、336—337、350—352、355—357、360—361、373—374、399、401—402、446、449—450、479、482—483、497、502、504—505、562—564、569—570、618、702—704 页。
- *施米特, 康拉德 (Schmidt, Conrad 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在其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后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敌人; 他所写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思想根源之一。——第 662、694—696 页。
- 施奈贝尔格, 弗兰茨·尤利乌斯 (Schneeberger, Franz Julius 1827—1892)——奥地利作家和剧作家, 《德意志意大利通讯》的出版者和编辑。——第 533 页。
- 施奈贝累, 吉约姆 (Schnaebelé, Guillaume 1831—1900)——法国警官, 1887 年 4 月在法德边界被德国当局逮捕, 罪名是进行间谍活动, 不久即被释放。——第 632、637 页。
- *施特格曼, 理查 (Stegemann, Richard)——德国经济学家。——第 287—288、305—306 页。
- 施特克尔, 阿道夫 (Stoecker, Adolf 1835—1909)——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家, 接近保守党极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 (1878) 和首领,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吹者; 1881 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第 395 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 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第 330、357、371、373 页。
- 施韦希尔, 罗伯特 (Schweichel, Robert 1821—1907)——德国作家, 文学批评家和新闻记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末积极加工人运动; 为社会主义报刊特别是为《新时代》杂志撰稿 (用笔名罗祖斯 Rosus)。——第 178 页。
-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 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 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 505 页。

- 施因德汉斯——见毕克列尔, 约翰。
- 舒贝特, 尤利乌斯 (Schuberth, Julius)
——德国出版商, 1850年在汉堡出版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第281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Schulze-De-
l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
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 (1859);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他企图用
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
斗争。——第416页。
- 舒马赫, 格奥尔格 (Schumacher, Georg
生于184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制革工人, 后为商人; 1884年起
为帝国国会议员, 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机会主义派, 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1898年帝国国会
选举时转向自由党人, 因而被开除出社
会民主党。——第226、380、455页。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1848年4月和9
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
国;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
领袖之一; 曾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
方面; 曾鼓吹素食主义。——第311、410
页。
- 斯蒂贝林, 乔治 (Stiebeling, George)
——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
家, 原系德国人, 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中
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
开除出国际,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
员; 写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
125、321页。
- 斯蒂凡, 亨利希 (Stephan, Heinrich 1831
—1897)——德国国家活动家, 德意志
帝国邮电部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
第364页。
- 斯捷普尼亚克——见克拉夫钦斯基, 谢尔
盖·米哈伊洛维奇。
- 斯凯奇利, 约翰 (Sketchley, John 生于
1822年)——英国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
工人运动活动家, 政论家, 社会民主
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第257
页。
- 斯科里布纳 (Scribner)——美国出版商。
——第660页。
- 斯克列比茨基, 亚历山大·伊里奇
(Скреби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27—1915)——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
家。——第365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104、
180、200、675页。
- 斯密斯, 阿道夫 (斯密斯·赫丁利) (Smith,
Adolphe (Smith Headingley))——
英国社会党人, 新闻工作者; 八十年代
起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 接近法国可能
派, 曾发表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
污蔑性文章。——第267页。
- 斯坦顿, 西奥多 (Stanton, Theodore
1851—1925)——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
论家; 八十年代初起是好几家美国报馆
驻欧洲的代表; 1886—1887年在巴黎出
版《欧洲通讯》通报。——第631页。
- 斯坦利, 亨利·摩尔顿 (Stanley, Henry
Morton 1841—1904) (真名约翰·罗
兰兹 John Rowlands)——非洲的考
察者和殖民者之一, 1879—1884年为
比利时对刚果殖民占领的组织者; 1887

- 1889年为英国对赤道非洲殖民远征的领导者；议会议员（1895—1900）。——第208页。
- 斯特德，威廉·托马斯(Stead, William Thomas 1849—1912)——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1883—1889年为《派尔-麦尔新闻》编辑，九十年代为《评论的评论》杂志编辑。——第705—706、708页。
- 斯提芬斯，约瑟夫·雷纳(Stephens, Joseph Reiner 1805—1879)——英国教士，1837—1839年曾积极参加郎卡郡的宪章运动。——第449页。
- 苏德伊金，格奥尔格·波尔菲里耶维奇(Судейкин, Георгий Порфирьевич 死于1883年)——俄国宪兵军官，彼得堡秘密警察的监督，冒险家和奸细；被民意党人处死。——第82页。
- 索耳斯贝里侯爵，罗伯特·阿瑟·塔尔伯特·盖斯康-塞西耳(Salisbury,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Marquis of 1830—1903)——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外交大臣(1878—1880)，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第685页。
- 索斯诺夫斯基，卡季米尔(Sosnowski, Kasimir 1857—1930)——波兰社会主义者，七十年代末是华沙一些工人小组的组织者之一；1881年起侨居巴黎，是《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译本的译者之一；后来脱离革命运动。——第97页。
- 索西埃，费里克斯·古斯达夫(Saussier, Félix-Gustave 1828—1905)——法国将军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曾多次参加对北非的殖民远征；1884—1898年为巴黎的卫戍司令。——第701页。

T

- 塔克尔(Tucker)——伦敦出版商。——第402页。
- 塔克尔，本杰明·里基森(Tucker, Benjamin Ricketson 1854—1939)——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曾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无政府主义刊物。——第679页。
- 泰罗，爱德华·伯纳特(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著名的英国民族志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志学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第113页。
- 泰韦楠(Thévenin 死于1885年)——法国警官，是1884年孟索-累明阴谋爆炸的组织者之一。——第287页。
- 唐金(Donkin)——英国医生，1881—1883年曾给马克思及其一家治病。——第295页。
- 唐纳德，亚历山大·卡利(Donald, Alexander Karley 死于1915年左右)——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同盟盟员；九十年代中期脱离工人运动。——第648页。
- 特尔察吉，卡洛(Terzaghi, Carlo 约生于1845年)——意大利律师，都灵《无产阶级解放》工人协会书记，1872年成为警探。——第167页。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563、703页。
- 特里，艾伦·艾丽斯(Terry, Ellen Alice 1847—1928)——英国女话剧演员，莎士比亚剧作的角色的著名扮演者。——第372页。

特吕布纳 (Trübner) —— 伦敦的一家德国书局。——第 646、678、679 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128、426、458 页。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近于了解物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用。——第 244、245 页。

提博丹,让(Thibaudin, Jean 1822—1905)——法国将军,1883 年是陆军部长;因参与买卖勋章(1887)而被免职(1888)。——第 689 页。

图林格尔,弗赖瓦尔德——见克瓦尔克,麦克斯。

W

瓦茨,约翰·汉特(Watts, John Hunter 死于 1924 年)——英国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首领之一,后为英国社会党党员。——第 395 页。

瓦尔特(Walther)——德国医生,同倍倍尔家相识。——第 344 页。

瓦尔特,海尔曼(Walther, Hermann)——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八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594、595 页。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 150 页。

瓦格纳,理查(Wagner, Richard 1813—1883)——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136、188、307 页。

瓦特兰(Watrin 死于 1886 年)——法国工程师,德卡兹维耳矿矿长,在 1886 年德卡兹维耳罢工期间被工人打死。——第 438 页。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Marie-Édouard 1840—1915)——法国社会党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84 年起是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法国社会党创始人之一(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146、154、369、516 页。

瓦扬,玛丽·安娜·塞西勒·昂布鲁瓦济娜(Vaillant, Marie-Anne-Cécile-Ambrosine)——爱德华·瓦扬的母亲。——第 347 页。

万-科尔,亨利克(Van Kol, Henrik 1851—1925)——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九十年代末起是改良主义者,在第二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敌视十月革命。——第 507、530、533 页。

万哈根·冯·恩赛,拉希尔(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1771—1833)——作家卡尔·奥古斯特·万哈根·冯·恩赛的妻子;以在柏林开设文艺沙龙而著名。——第 383 页。

威尔斯,威廉·戈尔曼(Wills, William Gorman 1828—1891)——英国剧作家。——第 372 页。

- 威尔逊, 丹尼尔 (Wilson, Daniel 1840—1919)——法国政治活动家, 187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共和国总统茹·格雷维的女婿, 曾参与多次金融舞弊; 1887—1888年因被控出卖勋章受到司法追究。——第 684、688、691 页。
- 威克斯蒂德, 菲利浦·亨利 (Wicksteed, Philipp Henry 生于 1844 年)——英国教士和经济学家, 追随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派的一个叫做“工人教会”的组织。——第 208、211 页。
- 威利斯 (Willis)——伦敦一房主。——第 129、133 页。
- 威廉, 普鲁士亲王 (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 1859—1941)——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 后来是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称威廉二世 (1888—1918)。——第 688 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 (1858—1861),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37、89、137、143、152、160、161、288、289、324、329、345、346、348、352、356、357、411、496、498、502、512—514、520、524、537、542、543、553、603、620、669、682、688 页。
- 威廉斯 (Williams)——伦敦书商。——第 403、446 页。
- 威廉斯, 约翰·爱德华 (Williams, John Edward 1854—1917)——英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第 395—397 页。
- 威士涅威茨基, 拉扎尔 (Wischnewetzky, Lazar)——医生, 原系波兰人, 1886 年流亡美国,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丈夫。——第 469、506、507、584、585、617、623、638、660、668 页。
-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见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弗洛伦斯。
- 韦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枢密顾问,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第 360 页。
- 韦德,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约翰奈斯 (Wedde, Friedrich Christoph Johannes 1843—1890)——德国新闻记者和作家, 社会民主党人, 《公民报》编辑 (1881—1887)。——第 641、642、657、676 页。
- 韦尔德尔, 伯恩哈特·弗兰茨·威廉 (Werder, Bernhard Franz Wilhelm 1823—1907)——普鲁士将军和外交家, 驻彼得堡沙皇宫廷的军事全权代表 (1869—1886), 柏林总督 (1886—1888), 驻彼得堡大使 (1892—1895)。——第 496 页。
- 韦格曼 (Wegmann)——德国糖果工人, 第一国际活动家阿·韦格曼的亲属。——第 318 页。
- 韦纳 (Wehner, J. G.)——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的财务员, 恩格斯的熟人。——第 220 页。
-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 (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a 1840—1901)——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 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妻子。——第 290 页。
- 维尔穆特 (Wermuth)——德国警察官员, 汉诺威警察厅长,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证人; 同施梯伯一起编造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第 330、357、371、373 页。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6、174、175、449、504—505 页。

维干德 (Wigand) ——莱比锡的一家图书出版社, 创办人为奥托·维干德; 出版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 22、111、112、136、268、269、271、273、283、284 页。

维科, 卓万尼·巴蒂斯特 (V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 ——意大利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 297 页。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辞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 1850 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 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379 页。

味吉尔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441 页。

魏德迈, 奥托 (Weydemeyer, Otto)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约瑟夫·魏德迈的儿子。——第 16 页。

魏勒尔, 亚当 (Weiler, Adam) ——德国细木工, 侨居伦敦, 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 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 62 页。

*魏斯, 约翰奈斯 (Weiß, Johannes) ——德国医科大学生, 康拉德·施米特的朋友; 后来侨居南美。——第 683、695 页。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曾批评法国的税收政策。——第 675 页。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 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37、352、356 页。

沃拉贝耳, 阿希尔·德 (Vaulabelle, Achille de 1799—1879) ——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1849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卡芬雅克内阁的教育部长。——第 77 页。

X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 (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第 556 页。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Carl 1841—190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 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 224、273 页。

希普顿, 乔治 (Shipton, George) ——英

- 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彩画匠工联书记，1871—1896年为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第78页。
- 西莫诺 (Simoneau) ——1884年5月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激进派提出的候选人。——第154页。
- 席勒，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385页。
- 席佩耳，麦克斯 (Schippel, Max 1859—1928) ——德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在其活动初期拥护洛贝尔图斯，1886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后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激烈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76、178页。
- 肖伯纳，乔治 (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 ——卓越的英国剧作家和政论家，1884年起为费边社社员。——第223、257页。
- 肖莱马，卡尔 (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 (肖利迈 Jollymeier) ——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6、33、36、49、50、52、60、66、68、78、81—83、85、87、100、136、141、144、174、181—183、185、189、226、248、265、267、313、341、342、345、347、353、403—405、407、411、466、467、484、485、487、506、508、518、521、526、538、573、626、627、653、654、662、663、665、670、705、706、708页。
- 肖莱马，路德维希 (Schorlemmer, Ludwig) ——卡尔·肖莱马的兄弟。——第174、226页。
- 肖利迈——见肖莱马，卡尔。
- 肖伊，安得列阿斯 (Scheu, Andreas 1844—1927) ——奥地利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平等报》的编辑 (1870—1874)；第一国际会员，1874年侨居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和积极活动家之一。——第256、571、587、654、707页。
- 谢德林——见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第194、288页。
- 辛格尔，保尔 (Singer, Paul 1844—1911)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87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152、235、250、259、260、262、308、454、461、570、606、610、613、646、650、654、685页。

Y

- 亚当，让·维克多·文桑 (Adam, Jean-Victor-Vincent 1801—1867) ——法国画家和石印工人。——第86页。
- 亚当，茹利埃特 (Adam, Juliette 1836—1936) (父姓郎贝 Lamber) ——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新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1879—1886)。——第459页。
- 亚格曼，克利斯提安·约瑟夫 (Jagemann, Christian Joseph 1735—1804) ——德国语文学家，写有一些意大利文学史方面的著作，意德词典的编者。——第

- 93 页。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 俄国皇帝 (1855—1881)。—— 第 550、624 页。
-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 —— 俄国皇帝 (1881—1894)。—— 第 36、45、58、82、122、277、302、496、512、519、524、537、542、546、548—552、586、620、624、627、692 页。
- 亚历山大-卡尔 (Alexander Karl 1805—1863) —— 德国安哈耳特-贝恩堡公爵 (1834—1863)，患有精神病。—— 第 216 页。
- 扬松，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 (Ян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3) —— 俄国进步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长 (1881 年起)；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和统计学史方面的著作。—— 第 365 页。
- * 杨科夫斯卡娅，玛丽亚 (Jankowska, Maria 1850—1909) (化名列奥诺维奇，斯蒂凡 Leonowicz, Stefan) —— 波兰社会党人，政论家，第一国际会员；八十至九十年代流亡国外，巴黎 (1889)、布鲁塞尔 (1891) 和苏黎世 (1893)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曾参加创建波兰社会党 (1892)；1889 年与波兰社会党人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结婚。—— 第 201 页。
- 伊顿 (Eaton) —— 美国社会主义者，1886—1887 年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 591 页。
- 伊利，理查·西奥多 (Ely, Richard Theodore 1854—1943) —— 美国经济学家，教授，写了许多著作。—— 第 320 页。
-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33—1603) —— 英国女王 (1558—1603)。—— 第 163 页。
- 伊林格，斐迪南 (Ihring, Ferdinand) —— 德国政治警察局工作人员；1884 年起化名马洛夫在柏林一个工人协会中进行奸细活动；1886 年 2 月被揭发。—— 第 454 页。
- 伊斯莱布 (Isleib) —— 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商业合伙人斐迪南·伊斯莱布的女儿。—— 第 88 页。
- 尤里也夫斯基，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 (Юрьевский, 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 1872 年) —— 公爵，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和叶·米·多尔哥鲁卡娅女公爵的长子。—— 第 624 页。
- 尤塔，路易莎 (Juta, Louise 1821—1893) —— 马克思的妹妹，约翰·卡尔·尤塔的妻子。—— 第 78 页。
- 尤塔，约翰·卡尔 (Juta, Johan Carel 生于 1824 年) —— 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开普敦 (南非) 的书商。—— 第 78 页。
- 雨盖，克洛维斯 (Hugues, Clovis 1851—1907) —— 法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马赛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被监禁；1881 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 第 438、442、445 页。
- 雨果，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 318、323、327 页。
- 约尔丹 (Jordanes 约生于 500 年) —— 哥特历史学家，《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一书的作者。—— 第 321 页。
- 约尔南德 —— 见约尔丹。
- 约纳斯，亚历山大 (Jonas, Alexander 死于 1912 年) —— 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原系德国人；1878 年起为《纽

约人民报》主编。——第 615、617、623、628、640、645 页。

Z

扎博尔, 阿道夫 (Sabor, Adolf 1841—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教师, 1884—1890 年是国会议员。——第 243 页。

扎克斯, 埃曼努尔·汉斯 (Sax, Emanuel Hans 1857—1896) ——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诗人, 曾以弗里茨·登哈尔特的化名为《新时代》杂志撰稿, 维也纳高等农业学校教授。——第 62、86 页。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1836—1914)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后来是自由党人合并派, 1873—1875 年任北明翰市市长, 以后在很多年里是英国内阁成员, 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英帝国主义思想家。——第 289、389、395、397、435、436 页。

左尔格, 阿道夫 (Sorge, Adolph 1855 左右—1907)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儿子, 职业是机械工程师。——第 47、127、266、323、420、423、431、522—523 页。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 ——国际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侨居美国, 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 (1872—1874),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 (1876) 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1、12、14—17、21、45—48、99、124—127、207、264—266、320—323、420—423、431、467—473、489、510、521—524、565—569、578、592、598—600、607—612、615—617、621—625、628—629、633—635、638—641、647—651、655—657、660—662、667—669、680—682、686、698 页。

左尔格, 卡塔琳娜 (Sorge, Katharina)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妻子。——第 124、489 页。

左拉, 艾米尔 (Zola, Émile 1840—1902) ——杰出的法国作家。——第 662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尔诺德——敏娜·考茨基的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中的主人公。——第 384 页。

阿利曼——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

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字。安赫腊曼纽同体现众善之源的阿胡腊玛士达(希腊名字叫奥尔穆兹德)有着永世不可调和的仇恨。——第 14 页。

爱莎——敏娜·考茨基的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中的女主人公。——第 384

页。

奥丁——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最高的神。——第 188 页。

奥尔穆兹德——体现世上众善之源的古波斯神阿胡腊玛士达的希腊名字。——第 14 页。

B

布龙希耳德(布林希耳德)——古日耳曼和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冰岛国女王,后为勃艮第人国王贡特尔的妻子。——第 242 页。

D

德罗斯特-菲舍林——德国民间讽刺歌曲中的人物。——第 462 页。

F

福耳克尔——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之一,骑士和音乐家。——第 529 页。

弗莱雅——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古斯堪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老艾达》中的人物,为自己的兄弟弗莱尔神的妻子。——第 188 页。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 635 页。

L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强盗,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 214 页。

鲁滨逊·克罗索——笛福的小说《鲁滨逊

飘流记》中的主人公。——第 210、211 页。

M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第 38 页。

梅里格尔——古希腊神话中亚尼雅士(传说中的卡利登城国王)和阿耳泰娅的儿子,杀死了自己的舅舅们。——第 205 页。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第 324、329 页。

P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第 220 页。

Q

齐奥——见提尔。

S

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第 181 页。

T

唐·罗德里戈——半传说的西哥特人(八世纪)的国王。——第 313 页。

提尔——一些日耳曼部落里崇奉的战神。——第 188 页。

W

瓦西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第 623 页。

X

西古德——古日耳曼和古斯塔的那维亚叙事诗中的主人公之一。——第242页。
星期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第211页。

Y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168、179、277、328、625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

—Die moralisi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rende Moral. Beitrag zu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Gegen Carl Heinzen.

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94号。——第51页。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

载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第339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1. ——第81、311—312页。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172页。

—[第三章片断]

载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日内瓦俄文版附录。——第81页。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Herr Vogt. London, 1860. ——第306页。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第123页。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
- Lohnarbeit und Kapital.
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第172、173页。
- Lohnarbeit und Kapital. Breslau, 1880. ——第73、173页。
- Hottingen-Zürich, 1884. ——第171、173、331、443页。
- Wage-Labour and Capital. London, 1886. ——第493页。
- Capitale e salario. Prima traduzione italiana di P. Martignetti. Milano, 1893. ——第401、402、421、443、448、491、524、569、642页。
- Наемный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издания 1880 г. с двумя приложениями. Женева, 1883. ——第73、97、172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 ——第212、225、226、679页。
- 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 gehalten am 9. Januar 1849 in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zu Brüssel.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附录(二)。——第212、225、233、249、282页。
- Free Trade.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 Brussels, Belgium, Jan. 9, 1848.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With Preface by Frederick Engels. Boston, 1888. ——第679、700页。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 Address.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311、312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
- 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第512、519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Neuer Abdruck. Leipzig, 1875. ——第330、331、360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

- nisten-Prozeß zu Köln. Neu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Dokumenten. Hottingen-Zürich, 1885. —第312、329、336、356、357、360、431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页)。
- Nachwort.
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莱比锡第2版。——第330页。
- *《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3—157页)。
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第39、312、330、361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102、271、527—528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55页。
-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Zweite Ausgabe. Hamburg, 1869. ——第100页。
-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Dritte Auflage. Hamburg, 1885. ——第317页。
- Le dix-huit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Lille, 1891. ——第68、338、362、372、421、562、569、590、601—602、619页。
-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192页)。——第113、132页。
-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第142页。
- Ueber P. J. Proudhon.
载于1865年2月1、3、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18号。——第99、111、114、117、121、127—129、150、151、223、225页。
-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99、117、121、223、225、233、282页。
- Карл Маркс о Прудоне.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6年日内瓦版。——第121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y. London, 1855.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第402页。
-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3—169页)。
- Mr. George Howell's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杂志第10卷第5期。——第9页。
- *数学手稿，一部分载于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第42、47

- 页。
-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
-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584页。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 1848 bis 1850.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3和5—6期。——第102、271、281、330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11、114、121、126、136、142、625、679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70、72、73、94、106、110、121、138、176、207、210、625页。
-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Deutsch von E. Bernstein und K. Kautsky. Mit Vorwort und Noten von Friedrich Engels. Stuttgart, 1885. ——第72、73、80、99、121、126、136、138、142、143、145、147、150、166、167、191、202、205、207、211、217、222、223、225、233、270、282页。
- Нищ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Ответ на «Философию нищеты» г. Прудона.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и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Фридриха Энгельса и двумя приложениями. Женева, 1886. ——第121、126、172、460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两卷本)。——第31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第31、210页。
- [第二章片断]。
-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附录(一)。——第225、233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4、203、286、306、604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9、27、61、117、122、126、200、211、242—243、285、288、299、325、412、495、610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 ——第8、46、121、138、140、168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Hamburg, 1872. ——第

- 45, 46, 66, 137, 140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Dritte vermehrte Auflage. Hamburg, 1883. ——第 15, 22, 32, 34, 35, 42, 45—48, 51, 52, 54, 57, 64, 65, 68, 71, 78, 84, 91, 97, 124, 137, 138, 141, 167, 197, 198, 380, 412, 464, 467, 468, 480, 489, 525, 538, 667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Vier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Hamburg, 1890. ——第 468 页。
-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 ——第 9, 32, 35, 45, 46, 67, 69, 83, 84, 103, 199, 340, 341, 369, 412, 451, 467, 468 页。
- Capital. Translated by J. Broadhouse. 载于《今日》杂志第 4—5 卷, 1885 年 10 月—1886 年 2 月第 22—26 期。——第 372, 421, 446, 451, 468 页。
-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Vol. I—II. London, 1887. ——第 31, 33, 35, 44, 50, 54, 57, 64, 92, 105, 134, 136, 140—141, 143, 145, 156, 166, 207, 214, 218, 264, 282, 314, 316, 331, 338, 341, 376, 402, 420—421, 428—430, 433, 443, 446—448, 451, 454, 463—465, 472, 477—480, 483, 485, 489—491, 493, 494, 497, 501, 504, 510, 518, 520, 521, 523—525, 538, 541, 555, 557, 560—562, 566, 578, 580, 587, 598, 603, 604, 611—613, 615, 619, 693 页。
- Kapitał. Krytyka ekonomii politycznej. Tom I. Lipsk, 1884—1889. ——第 95, 97 页。
-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ом первый. Книга I.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2. ——第 9, 71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85. ——第 3, 5—8, 15, 18, 20, 21, 28, 31, 35, 42, 46—48, 57, 63, 64, 71, 96, 97, 101, 102, 109—111, 114, 127, 132, 134, 136, 143, 145—146, 150, 156, 164—168, 170, 174, 202, 206, 214, 218, 222, 235, 264, 269, 280, 282, 284, 285, 287, 288, 292, 299, 306, 314, 317, 319, 322, 325, 328, 336, 337, 338, 344, 347, 356, 375, 525, 555 页。
-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ом второй. Книга II. Процесс обращения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 1885. ——第 71, 109, 314, 328, 338, 346, 428, 461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生产总过程》。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ritter Band, Theile I—II.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amburg, 1894. —第3, 5—8, 15, 18, 20, 21, 28, 31, 35, 42, 46—48, 57, 63, 64, 71, 96, 97, 101, 102, 109—111, 114, 127, 132, 134, 165, 174, 194, 242, 264, 269, 282, 284, 285, 288, 293, 298, 299, 306, 310, 314, 316, 319, 322, 325, 328, 330, 336, 338, 344, 375, 376, 386, 391, 402, 421, 428, 430, 434, 443, 463, 520, 523, 555, 556, 569, 604, 703, 704 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111, 114, 132, 134, 165, 204, 244, 264, 285, 299 页。
-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43—152页)。
- Offizieller Bericht des Londoner Generalraths, verlesen in öffentlicher Sitzung des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Braunschweig, 1872. —第312页。
- 弗·恩格斯**
-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13—431页)。
- Preface.
载于卡·马克思《自由贸易。1848年1月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演说》(由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8年波士顿版。——第679, 700页。
- 《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6—402页)。
- Einleitung.
载于西·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502, 505, 562, 569, 703页。
-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第143, 145, 154, 235, 263, 264, 269, 356, 391, 402, 446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271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Dritter Abdruck. Leipzig, 1875. —第399, 402页。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 2, 3期。——第271页。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1—59页)。
- Preuß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载于1876年2月25, 27日和3月1

- 日《人民国家报》第 23—25 号。——第 148、149 页。
-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545—568 页）。
- Juristen-Sozialismus.
载于 1887 年 2 月《新时代》第 5 年卷第 2 期。——第 560、602 页。
-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1—351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I. Philosophie. Leipzig, 1877. ——第 139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II.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 ——第 139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 ——第 138、145、150、172、173、313、320 页。
-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Zweite Auflage. Zürich, 1886. ——第 136、139、143、145、154、235、269、271、272、283、312、337、350—352、355、356、373、374、399—401、420、444、563、569、703 页。
- 《弗·恩格斯对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569—570 页）。——第 658 页。
- 《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54 页）。
- An die Redaktion der N. Y. Volkszeitung.
载于 1886 年 7 月 8 日《纽约人民报》第 162 号。——第 472 页。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1—261 页）。
-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载于 1885 年 11 月 12、19、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6—48 号。——第 357、360 页。
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12、329、336、356、357、360、373 页。
-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77—289 页）。
- Zur Geschichte der preußischen Bauern.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37、356、361、373 页。
-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99—300 页）。
- Lettre d'Engels.
载于 1886 年 3 月 27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1 号。——第 453 页。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7—203 页）。
-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Zürich, 1884. —第132、135、143—144、147—149、155、156、164—166、176、177、185—186、191、201、203、205、206、212—214、218、221、224、232、272、284、318、373、449、493—495页。
-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Zweite Auflage. Stuttgart, 1886. —第374、449、504页。
- 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dello Stato. Versione riveduta dell'autore, di Pasquale Martignetti. Benevento, 1885. —第232、263、293、300、315、316、318、323、448页。
- Familjens, Privatejendom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øerget af Gerson Trier. København, 1888. —第285、300、316、421页。
- Początki cywilizacji. Na zasadzie i jako uzupełnienie badań Lewisa H. Morgana. Paryż, Lipsk, 1885. —第201、221页。
-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
- Karl Marx.
载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人民历书》。——第401、402、448、525页。
-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
- Zum Tode von Karl Marx.
载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
——第3、13、19页。
-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2—239页)。
- Vorwort.
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第329、336、356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73—325页)。
- Das Kapital von K. Marx. I. Band. I. Buch.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第8、13页。
- 《〈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58—166页)。
- Die «Kölnische Zeitung» über die Junirevolution.
载于1848年7月1日《新莱茵报》第31号。——第312、330、361页。
-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9—623页)。
- Flüchtlings-Literatur.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45号。——第563、703页。
- 《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 版第5卷第137—141页)。
—Der 23. Juni.
载于1848年6月28日《新莱茵报》第28号。——第312、330、361页。
《6月23日事件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31—134页)。
—Détails über den 23. Juni.
载于1848年6月26日《新莱茵报》第26号的特别附刊。——第312、330、361页。
《6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2—146页)。
—Der 24. Juni.
载于1848年6月28日《新莱茵报》第28号。——第312、330、361页。
《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7—152页)。
—Der 25. Juni.
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第312、330、361页。
《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67—176页)。
—Die Junirevolution.
载于1848年7月1日和2日《新莱茵报》第31号和32号。——第312、330、361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
—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 ——第563、569、703页。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
—Zur Wohnungsfrage.
载于1872年6月26日和29日, 7月3日, 12月25日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104号; 1873年1月4日和8日, 2月8、12、19、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16号。——第55页。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Leipzig, 1872—1873. ——第502、505页。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von 1872. Zwei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7. ——第502、505、562、569页。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2—382页)。
—Vorwort.
载于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502、505页。
《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
—Der deutsche Bauer. Was war er? Was ist er? Was könnte er sein? [Hottingen-Zürich, 1883]. ——第74页。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
—Marx und Rodbertus.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第220、238、270页。
—Vorwort.
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 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80、110、

- 121、138、150、167、202、217、220、222、223、225、226、228、229、233 页。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83—392 页）。
- Preface.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 年纽约版。——第 574、575、577、583、584、591、611、624、628、638、640、645 页。
-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载于 1887 年 4 月 10 日《纽约人民报》。——第 628、638、640、645 页。
载于 1887 年 6 月 10 日和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和 25 号。——第 645、647 页。
-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ew York, 1887. ——第 638、640、645—647、651、660 页。
- The Labour movement in America. London, New York, 1887. ——第 678、700 页。
-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Amérique.
载于 1887 年 7 月 9、16、23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88—90 号。——第 670 页。
-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22—342 页）。
- Der 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
载于 1849 年 2 月 15 日和 16 日《新莱茵报》第 222 号和 223 号。——第 312、703 页。
- 《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56—364 页）。
- Situation politique de l'Europe.
载于 1886 年 11 月 6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63 号。——第 598 页。
- Starea politica socială.
载于 1886 年 12 月 1 日《社会评论》第 2 期。——第 598、602 页。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1—87 页）。
- 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 ——第 703 页。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01—247 页）。
-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Zürich, 1882. ——第 16、40、41、65、145、177、312 页。
-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3. ——第 13、16、40—41、65、126 页。
-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Drit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Hottingen-Zürich, 1883. ——第 65、73、126、186、420、446 页。
-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aris, 1880. ——第 40、126、369 页。
-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 Translated by Edward Aveling.
London, 1892. — 第126、206、223、
421、443、494、556 页。
- 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 Benevento, 1883.
——第 40、41、53、126 页。
- Soc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ève, 1882. — 第 126 页。
- 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enskab. København, 1885.
——第 421 页。
- De ontwikkeling van het socialisme van utopie tot wetenschap. Gravenhage, 1886. — 第 425 页。
- Развитие науч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еревод со 2-го немецкого издания 1883 г. Женева, 1884. — 第 71、123、126 页。
- 《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7—39 页)。
- Herr Tidmann. Altdänisches Volkslied.
载于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第 310 页。
- 《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1—106 页)。
- Wilhelm Wolff.
载于 1876 年 7 月 1、8、22、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7、14、21、28 日, 11 月 4 日和 25 日《新世界》杂志第 27、28、30、31、40、41、42、43、44、45、47 期。——第 337、352 页。
- Wilhelm Wolff.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56 页。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21—540 页)。
-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 1874. — 第 569、703 页。
- 《燕妮·龙格(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70—371 页)。
- Jenny Longuet, geb. Marx.
载于 1883 年 1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 号。——第 51 页。
- 《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19—321 页)。
- Jenny Marx, geb. v. Westphalen.
载于 1881 年 1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0 号。——第 51 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69—587 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 第 22、101、136、268—269、277—278、283、444、447、469 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Zweite durchgesehene Auflage. Stuttgart, 1892. — 第 111、269、271、273、279、402 页。
-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New York, 1887. — 第 279、280、409、421、423、424、433、442、443、446、

- 447、469、481、493、494、577、624、633、639、640、646、647、678—679、699—700 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92—298 页）。
- Appendix.
- 载于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 年纽约版。——第 278、280、402、424、442、447、481、482、502、574、577 页。
- 《再论〈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22—330 页）。
- Abermals «Herr Vogt».
-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第 702 页。
-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641—692 页）。——第 33、40、41、55 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6—625 页）。
-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
- 载于 1844 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 1 册和第 2 册。——第 172 页。
- 《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0 页）。——第 350、374 页。
-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3—37 页）。
- Editor's preface.
- 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由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译自德文第三版）1887 年伦敦版。——第 554、557、565 页。
-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

—Vorwort.

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1885 年汉堡版。——第 202、226、228、238、282、314、317、319、322、346、356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11—640 页）。
-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第 33、40、41、55 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第 5、94、279、312、325、361、372、576、610、633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第 10、36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 载于《莱比锡叛国审判案》1872 年莱比锡版。——第 20—21 页。
-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Dritte autorisirte deutsche Ausgabe. Mit Vorworten der Verfasser. Hottingen-Zürich, 1883.——第 73、81、323、331 页。

-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is, 1848. —第 633 页。
-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载于 1885 年 8 月 29 日, 9 月 5、19、26 日, 10 月 3、10、17、24、31 日和 11 月 7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2、4—11 号。——第 354、361、362、369、371 页。
-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Published in February 1848). 载于 1850 年 11 月 9、16、23、30 日《红色共和党人》第 21—24 期。——第 633 页。
-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s. New York, 1883. ——第 46 页。
-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1883. ——第 46 页。
-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London, 1888. ——第 610、633 页。
- Det kommunistiske Partis Manifest. London, 1848. ——第 633 页。
- Kommunistisch Manifest. London, 1848. ——第 633 页。
-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Kjøbenhavn, 1885. ——第 421 页。
-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69]. ——第 46 页。
-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издания 1872.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авторов. Женева, 1882. ——第 46、73、81、97 页。
-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4—105 页)。
- Vorwort.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 1872 年莱比锡版。——第 81、371 页。
- 《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54—268 页)。
- Revue.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第 271 页。
- 《国际述评(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43—346 页)。
- Revue.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第 271 页。
- 《国际述评(三)。从 5 月到 10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92—540 页)。
- Revue. Mai bis Oktober.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第 271 页。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65—515 页)。
-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Hambourg, 1873. ——第 167 页。
- 《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268

- 页)。
-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第 115 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36—253 页)。——第 271 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00—342 页)。——第 271 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
-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330、357 页。
- 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57、360 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59—366 页)。
-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330、357 页。
- 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57、360 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德勒, 格·《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着重讲述对运动有影响的理论)》1885 年布勒斯劳版 (*Adler, G.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ie einwirkenden Theorieen. Breslau, 1885.*)。——第 371、373、390 页。
- 阿德勒, 格·《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社会经济纲要》1884 年莱比锡版 (*Adler, G. Rodbertus, der Begründer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Eine sozial-ökonomische Studie. Leipzig, 1884.*)。——第 205 页。
- 阿梅耳, 厄·《国民公会代表圣茹斯特的历史》1859 年巴黎版 (*Hamel, E. Histoire de Saint-Just, député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Paris, 1859.*)。——第 427 页。
- 阿韦奈耳, 若·《阿那卡西斯·克罗茨, 人类的演说家》1865 年巴黎版第 1—2 卷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 (*Avenel, G. Anacharsis Cloots, l'orateur du genre humain. Tomes I—II. Paris, 1865*). ——第426、636页。
- 阿韦奈耳, 若·《革命星期一(1871—1874)》1875年巴黎版(*Avenel, G. Lunds révolutionnaires 1871—1874. Paris, 1875*). ——第426、636页。
- 埃卡留斯, 约·格·《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1869年柏林版(*Eccarius, J. G. Eines Arbeiters Widerlegung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Lehren John Stuart Mill's. Berlin, 1869*). ——第399页。
- 埃卡留斯, 约·格·《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1888年霍廷根—苏黎世版(*Idem. Hottingen-Zürich, 1888*). ——第399页。
- 艾威林, 爱·(*Aveling, E.*) [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封通告信], 1887年5月27日。——第640、643、649、651、655、669页。
- 艾威林, 爱·(*Aveling, E.*) 文章, 注明: 1885年3月3日于伦敦。载于188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第286页。
- 艾威林, 爱·(*Aveling, E.*) 1887年2月26日 [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各支部的通告信]。——第606—608、610、615、617、669页。
- 艾威林, 爱·《一点说明》(*Aveling, E. An explanation*), 载于1886年5月1日《公益》杂志第2卷第16号。——第466、473页。
- 艾威林, 爱·《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Aveling, E. An die Redaktion der «N. Y. Volkszeitung»*), 载于1887年3月2日《纽约人民报》第52号。——第615页。
- 艾威林, 爱·《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Aveling, E.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载于1887年3月30日《纽约人民报》第76号。——第615、622页。
- 奥伯温德, 亨·《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论现代社会政治斗争史》1887年柏林版(*Oberwinder, H. Sozialismus und Sozialpolit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schen Kämpfe unserer Zeit. Berlin, 1887*). ——第707页。

B

- 巴霍芬, 约·雅·《关于古代的书信。上古亲属关系概念之研究》1880年斯特拉斯堡版 [第1卷] (*Bachofen, J. J. Antiquarische Briefe vornemlich zur Kenntniss der ältesten Verwandtschaftsbegriffe. [Band I]. Strassburg, 1880*). ——第205页。
- 巴克, 亨·安·《工人阶级状况(一)》(*Barber, H. A.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es. I*), 载于1887年12月3日《公益》杂志第3卷第99号。——第700页。
- 巴克斯, 厄·贝·《大学哲学史读本》1886年伦敦版 (*Bax, E. B. A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London, 1886*). ——第460页。
- 巴克斯, 厄·贝·《社会主义能否造福英国人民?》(*Bax, E. B. Will socialism*

- benefit the English people?), 载于 1887 年 5 月 21 日和 6 月 11 日《公益》杂志第 3 卷第 71 期和 74 期。——第 656 页。
- 巴利, 艾·约·(*Basly, E. J.*) 1886 年 2 月 11 日在众议院的演说, 载于《众议院年鉴》, 第四届, 议会辩论, 1886 年例会, 第 1 卷, 1886 年 2 月 11 日的会议。1886 年巴黎版。——第 438、440、442 页。
- 邦纳罗蒂《巴贝夫争取平等的密谋之始末》1836 年伦敦版 (*Buonarroti. History of Babeuf's conspiracy for equality. London, 1836.*)。——第 244、636 页。
- 贝恩赖特尔, 约·玛·《英国的工人联合会及其权利。论现代社会运动史》1886 年杜宾根版第 1 卷 (*Baernreither, J. M. Die englischen Arbeiterverbände und ihr Rech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Gegenwart. Band I. Tübingen, 1886.*)。——第 666 页。
- 贝格尔, 路·康·(*Berger, L. K.*) 1886 年 5 月 20 日在普鲁士议会的发言, 载于 1886 年 5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2 号。——第 543 页。
- 贝克尔, 约·菲·《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Becker, J. Ph. 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 载于 1876 年 4 月 22 日和 29 日, 5 月 6 日和 13 日, 6 月 3、10、24 日, 7 月 8 日和 15 日《新世界》杂志第 17、18、19、20、23、24、26、28、29 期。——第 391、530、533 页。
- 贝克曼, 约·《发明、发现和起源的历史》1846 年伦敦第 4 版第 1—2 卷 (*Beckmann, J. A History of inventions, discoveries, and origins. Fourth edition. Volumes I—II. London, 1846.*)。——第 653 页。
- 贝赞特, 安·(*Besant, A.*) “黎明”栏内的一篇对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攻击的文章, 载于 1884 年 2 月 3 日《国民改革者》周刊第 43 卷第 5 期。——第 103 页。
- 倍倍尔, 奥·《德国、俄国和东方问题》(*Bebel, A. Deutschland, Rußland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载于 1886 年 11 月《新时代》杂志第 4 年卷第 11 期。——第 542 页。
- 倍倍尔, 奥·《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83 年苏黎世版 (*Bebel, A. 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und Zukunft. Zürich, 1883.*)。——第 84、89、91、144、177、220 页。
- 倍倍尔, 奥·《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85 年] 伦敦版 (*Bebel, A. 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1885].*)。——第 91 页。
- 倍倍尔, 奥·《也来“抗议”》(*Bebel, A. Auch ein «Protest»*), 载于 1885 年 5 月 2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1 号。——第 352 页。
- 倍倍尔, 奥·(*Bebel, A.*) 1884 年 5 月 12 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 载于 1884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二读和三读》。——第 249 页。
- 波克罕, 西·《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 经赖因霍尔德·吕埃格修改 (*Borkheim, S.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Achtundvierzigers. Bearbeitet von Reinhold Rüegg.*)。载于 1890 年《新时代》杂志第 8 年卷第 3、5、6、7 期。——第 165 页。

- 波克罕, 西·《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71年莱比锡版(*Borkheim, S.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Leipzig, 1871)。——第505页。
- 波克罕, 西·《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附有弗里·恩格斯的引言》1888年霍廷根—苏黎世版(*Idem.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r.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8*)。——第502、505、703页。
- [伯恩斯坦, 爱·]《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Bernstein, E.*] Ein moralischer Kritiker und seine kritische Moral), 载于1886年1月21日和28日, 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第441页。
- 《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Ein moralischer Kritiker und seine kritische Moral)第一篇, 载于1886年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第419页。
- [伯恩斯坦, 爱·]《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Bernstein, E.*] Zum Gedenktage der Märzämpfe),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第131页。
- [伯恩斯坦, 爱·]《劳动权》([*Bernstein, E.*] Das Recht auf Arbeit), 载于1883年10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 署名: 利奥(Leo)。——第69页。
- [伯恩斯坦, 爱·]《社会主义和国家》([*Bernstein, E.*] Der Sozialismus und der Staat), 载于1883年12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 署名: 利奥(Leo)。——第79页。
- [伯恩斯坦, 爱·]《异教徒追踪者》([*Bernstein, E.*] Ein Ketzerriecher), 载于1884年9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 署名: 利奥(Leo)。——第207页。
- 勃朗, 路·《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Blanc, L. 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第1版共五卷, 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第537页。
- 布赫尔, 洛·《议会制度的现状》1855年柏林版(*Bucher, L. Der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 Berlin, 1855*)。——第402页。
- 布莱德洛, 查·《社会主义能否造福英国人民?》(*Bradlaugh, C. Will socialism benefit the English people?*), 载于1887年5月28日《公益》杂志第3卷第72期。——第656页。
- 布洛克, 莫·《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一个反批评》(*Block, M.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à propos d'une anticritique*), 载于1884年10月15日《经济学家杂志》第28卷第10期。——第242、243页。
- 布洛斯, 威·《诗歌中的诸神》(*Blos, W. Die Götter in der Dichtung*), 载于1884年《新世界》杂志第9卷第10期。——第187—188页。
- 布伦坦诺, 路·《英国宪章运动》(*Brentano, L. Die englische Chartistenbewegung*), 载于1874年5—6月《普鲁士年鉴》杂志第33卷第5—6册。——第450页。
- 布日尔, 阿·《马拉, 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Bougeart, A. Marat, l'ami du peuple. Tomes I—II*).

Paris, 1865)。——第 427 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第 1 版 1859 年在伦敦出版。——第 244 页。

丹尼尔逊, 尼·弗·《〈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序言》(*Даниельсон, Н. Ф.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II тома «Капитала»*)，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 2 卷《资本的流通过程》1885 年圣彼得堡版。——第 428 页。

德·巴普, 塞·《沙勒罗瓦代表大会》(*De Paeppe, C. Der Kongreß von Charleroi*)，载于 1887 年 4 月 23 日《平等》第 18 期。——第 635 页。

德赖斯代尔, 查·罗·《国家的治贫措施》(*Drysdale, C. R. The State remedy for poverty*)，载于 1884 年 9 月 9 日《今日》杂志第 2 卷第 9 期。——第 211 页。

德留蒙, 爱·《犹太人的法国。现代史简论》[1886 年]巴黎版第 1—2 卷 (*Drumont, E. La France Juive. Essai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Tomes I—II. Paris, [1886]*)。——第 554 页。

杜埃, 阿·《驳斯蒂贝林博士的文章》(*Douai, A. Eine Entgegnung auf Dr. Stiebeling's Artikel*)，载于 1885 年 3 月 28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3 号。——第 321—322 页。

杜林, 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

史》1879 年莱比锡第 3 版 (部分修订) (*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Dritte,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age. Leipzig, 1879*)。——第 271 页。

杜普勒耳, 卡·《梦游症》(*Du Prel, K. Der Somnambulismus*)，载于 1884 年《新世界》杂志第 9 卷第 20—22 号。——第 178、181 页。

F

法伦霍耳茨, 卡·(*Varenholz, C.*)登在“通讯”栏内的一篇文章, 注明: 2 月 2 日于伦敦。载于 1885 年 2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9 号。——第 285—286 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新莱茵报〉告别词》(*Freiligrath, F. Abschiedswort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第 301 号。——第 56 页。

弗莱施曼, 阿·《佐内堡的玩具家庭工业及其交易情况。对国民经济学讲坛社会主义江湖文人的防范》1883 年柏林版 (*Fleischmann, A. Die Sonneberger Spielwaren-Hausindustrie und ihr Handel. Zur Abwehr gegen die fahrenden Schüler des Katheder-Sozialismus in der National-Oekonomie. Berlin, 1883*)。——第 70 页。

弗[兰克尔], 列·《对“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F[rankel], L. Zur Kritik des «ehernen» Lohngesetzes*)，载于 1887 年 7 月 2、9、16 日《平等》第 28—30 号。——第 666 页。

弗吕格耳, 约·哥·《英德和德英大词典。收录所有常用词》(*Flügel, J. G.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German and German and English languages,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general use. Vollständiges englisch-deutsches und deutsch-englisches Wörterbuch)。第1版共两册,1830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03、411页。

弗罗梅,卡·《所有制关系的发展》,1883年博肯海姆版(*Frohme, K. Die Entwicklung der Eigentums-Verhältnisse. Bockenheim, 1883.*)。——第137页。

弗罗梅,卡·(*Frohme, K.*) [1885年5月7日给《法兰克福报》编辑部的信],载于1885年5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0号“通讯”栏。——第332页。

G

盖得,茹·《共和派和哥萨克》(*Guesde, J. Républicains et cosaques*),载于1887年8月4日《行动报》。——第670页。

盖得,茹·《新的胜利》(*Guesde, J. Nouvelle victoire*),载于1884年11月18日《人民呼声报》第387号。——第243页。

盖泽尔,布·《地球的内部结构》(*Geiser, B. Das Innere der Erde*),载于1884年《新世界》杂志第9卷第14—15期。——第181、187页。

盖泽尔,布·(*Geiser, B.*) 1884年5月10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题为《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二读和三读》。——第249页。

格朗隆德,劳·《合作国家简介:现代社会

主义解说》1884年波士顿版(*Gronlund, L.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in its outlines: an exposition of modern socialism. Boston, 1884.*)。

——第207、320页。

格里莫,爱·《胶体和凝结》(*Grimaux, E. Les substances colloïdales et la coagulation*),载于1885年4月18日《科学评论》杂志第35卷。——第314页。

格罗斯,古·《卡尔·马克思》1885年莱比锡版(*Gross, G. Karl Marx. Leipzig, 1885.*)。——第270、281—282页。

H

海德门,亨·迈·《不幸的纪念日。致〈正义报〉编辑》(*Hyndman, H. M. A Sad anniversary. To the Editor of «Justice»*),载于1884年3月8日《正义报》第1卷第8号。——第130页。

海德门,亨·迈·《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1883年伦敦版(*Hyndman, H. M.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London, 1883.*)。——第179页。

海克尔,恩·《原生体之交替发生,或有生命微粒之波状发生。关于基本发展过程之机械说明的实验》1876年柏林版(*Haeckel, E. Die Perigenesis der Plastidule oder die Wellenzugung der Lebenstheilchen. Ein Versuch zur mechanischen Erklärung der elementaren Entwicklungs-Vorgänge. Berlin, 1876.*)。——第314页。

豪威耳,乔·《国际协会史》(*Howell, G.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载于1878年7月《十九

世纪》杂志第4卷第17期。——第9页。

赫丁利,阿·斯[密斯]《投票箱旁的法国社会主义者》(*Headingley, A. S [mith]. French socialists at the ballot box*), 载于1886年3月13日《正义报》第3卷第113号。——第452页。

赫克纳,亨·《上亚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及其工人。根据实际材料写成》1887年斯特拉斯堡版(*Herkner, H. Die oberelsässische Baumwollindustrie und ihre Arbeiter. Auf Grund der Thatsachen dargestellt. Strassburg, 1887*)。——第695页。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见《黑格尔全集》第14卷,1833年柏林版(*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Werke, Bd. 2. In: Werke, Bd. XIV. Berlin, 1833*)。——第302、375页。

J

基佐《从罗马帝国的灭亡至1789年的法兰西文明史。近代史教程》(*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en 1789. Cours d'histoire moderne*)。第1版共五卷,1829—1832年在巴黎出版。——第104页。

杰维尔,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巴黎版(*Dewille, G.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3]*)。——第48—50、54、57、64、66、67、69、83、84、86、98、

102、103、106、110、122、124、199、338、340、341、347—348、411—413、445、494页。

杰维尔,加·《资本的演变。社会经济学教程》[1884年]巴黎版(*Dewille, G. L'Évolution du capital. Cours d'économie sociale. Paris, [1884]*)。——第126、146、156、494页。

K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被控号召武装反抗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9日)》。附弗里·恩格斯序。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nen. Prozeß gegen den Ausschuß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wegen Aufrufs zum bewaffneten Widerstand. (9. Februar 1849). Mit einem Vorwort von Fr.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5*)。——第329、338、355页。

卡梅利纳,泽·(*Camélinat, S.*) 1886年3月11日在众议院的发言,载于《众议院年鉴》,第四届,议会辩论,1886年例会,第1卷,1886年3月11日的会议,1886年巴黎版。——第452页。

卡西奥多尔《哥特人的历史》(*Cassiodorus. Historia Gothica*)。——第321页。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慈善事业的理论准备之必要》[1887年纽约版](*Kelley-Wischnewetzky, F. The Need of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Philanthropic Work. [New York, 1887]*)。——第679、680页。

考茨基,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utsky, K. Friedrich Engels*), 载

- 于1888年在布隆出版的年鉴《奥地利工人历书》。——第667、674、686页。
- 考茨基,卡·《回答》(*Kautsky, K. Eine Replik*),载于1884年11月《新时代》杂志第2年卷第11期。——第209—211、414页。
- 考茨基,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Kautsky, K. 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载于1882年12月—1883年2月《宇宙》杂志第6年卷第12卷。——第61、343页。
- 考茨基,卡·《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斯图加特版(*Kautsky, K. 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 Stuttgart, 1887*)。——第491、517、682页。
- 考茨基,卡·《伦敦的工潮》(*Kautsky, K. Arbeiterunruhen in London*),载于1886年2月21日《德意志周报》第8号。——第455页。
- 考茨基,卡·《洛贝尔图斯的〈资本〉》(*Kautsky, K. Das «Kapital» von Rodbertus*),载于1884年8月和9月《新时代》杂志第2年卷第8期和第9期。——第169—170、177、209、414页。
- 考茨基,卡·《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Kautsky, K. 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Wien, 1880*)。——第212、343页。
- 考茨基,卡·《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Kautsky, K. Die Entstehung der biblischen Urgeschichte*),载于1883年6月《宇宙》杂志第7年卷第13卷。——第61页。
- 考[茨基,卡·] (*K[autsky, K.]*) 书评:
- 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着重讲述对运动有影响的理论)》1885年布勒斯劳版(*Adler, G.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ie einwirkenden Theorien. Breslau, 1885*)。载于1886年2月《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2期。——第371、390页。
- 考茨基,卡·《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autsky, K. 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 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 Stuttgart, 1888*)。——第674页。
- 考茨基,卡·《移民和殖民活动》(*Kautsky, K. Auswanderung und Kolonisation*),载于1883年8月和9月《新时代》杂志第1年卷第8期和第9期。——第61页。
- 科尔布,格·弗·《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较统计手册》1875年莱比锡第7版(*Kolb, G. F. Handbuch der vergleichenden Statistik der Völkerzustands- und Staatenkunde. 7. Aufl., Leipzig, 1875*)。——第387—388页。
- 克罗伊策,弗·《古代民族特别是希腊人的符号和神话。讲演和文稿》(*Creuzer, F. Symbolik und Mythologie der alten Völker, besonders der Griechen. In Vorträgen und Entwürfen*)。第1版共四卷,1810—1812年在莱比锡和达姆斯塔德出版。——第607页。
- [克瓦尔克,麦·]《作为国民经济学家的

- 商业顾问阿道夫·弗莱施曼和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1883年莱比锡版 ([*Quarck, M.*] *Kommerzienrat Adolf Fleischmann als Nationalökonom und die thüringer Hausindustrie.* Leipzig, 1883)。该书以弗赖瓦尔德·图林格 (Freiwald Thüringer) 的笔名发表。——第70, 73页。
- [克伟索, 弗·玛·和克拉夫廉] 《1789年革命和法国实行宪法的历史。两个自由之友著》 ([*Kerverseau, F. M. et Clavelin, G.*]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789, et de l'établissement d'une constitution en France. Par deux Amis de la Liberté.* 第1版共二十卷, 1790—1803年在巴黎出版。——第104页。
- 库罗帕特金 《1877—78年俄土战争中斯柯别列夫将军部队的活动。洛佛查和普列佛那》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册 (*Куропаткин. Действия отрядов генерала Скобелева в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ую войну 1877—78 годов. Ловча и Плевна. Части 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85)。——第366页。
- 库罗帕特金, 阿·《洛佛查、普列佛那和舍依诺沃 (1877—1878年俄土战争史片断)》1881年圣彼得堡版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Ловча, Плевна и Шейново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 1877—1878 гг.).* С.-Петербург, 1881)。——第366页。
- L**
- 拉法格, 保·《奥当奈尔的杀人行为》 (*Lafargue, P. L'Assassinat d'O'Donnell*), 载于1883年12月19日《人民呼声报》第53号。——第78页。
- 拉法格, 保·《德卡兹维耳罢工》 (*Lafargue, P. The Dekazeville strike*), 载于1886年6月12日《公益》杂志第2卷第22号。——第480页。
- 拉法格, 保·《东京战争和社会主义》 (*Lafargue, P. The Tonkin war and socialism*), 载于1885年5月《公益》杂志第1卷第4期。——第296页。
- 拉法格, 保·《法国的农民所有制》 (*Lafargue, P. Peasant Proprietary in France*), 载于1884年4月《今日》杂志第1卷第4期。——第134页。
- [拉法格, 保·] 《法国的危机。东京的战争》 ([*Lafargue, P.*] *Die Krisis in Frankreich. Der Krieg in Tongking*), 载于1885年5月《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5号。——第296页。
- 拉法格, 保·《公用事业》 (*Lafargue, P. Les Services publics*), 载于1887年8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92号。——第671页。
- 拉法格, 保·《卡·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社会经济学教程》 [1884年] 巴黎版 (*Lafargue, P. Le Matérialisme économique de K. Marx. Cours d'économie sociale.* Paris, [1884])。——第117, 126, 146, 156, 494页。
- [拉法格, 保·] 《卡尔·马克思》 ([*Lafargue, P.*] *Karl Marx*), 载于1885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号。——第401, 402页。
- 拉法格, 保·《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 (*Lafargue, P. La Théorie de la plusvalue de Karl Marx et la*

- critique de M. Paul Leroy-Beaulieu), 载于 1884 年 9 月 15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7 卷第 9 期。——第 185、189、190、194—199、459 页。
- 拉法格, 保·《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对它的批评》(*Lafargue, P.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et la critique de M. Block*), 载于 1884 年 11 月 15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8 卷第 11 期。——第 198、242、243、459 页。
- 拉法格, 保·《懒惰权。驳劳动权》(*Lafargue, P. Das Recht auf Faulheit. Widerlegung des Rechtes auf Arbeit*), 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1883 年 12 月 13 日和 20 日第 51 号和 52 号; 1884 年 1 月 3、10、17、24、31 日第 1—5 号。——第 74、94 页。
- 拉法格, 保·《懒惰权。驳 1848 年的劳动权》1883 年[巴黎]版 (*Lafargue, P. Le Droit à la paresse. Réfutation du Droit au Travail de 1848. [Paris] 1883*)。——第 74 页。
- 拉法格, 保·《美国的小麦。生产和贸易》(*Lafargue, P. Le Blé en Amérique. Production et commerce*), 载于 1884 年 7 月 15 日和 8 月 15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7 卷第 7 期和第 8 期。——第 77、184、189、459 页。
- 拉法格, 保·《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Lafargue, P. Le Matriarcat. Étude sur 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 载于 1886 年 3 月 1 日《新评论》杂志第 39 卷。——第 459 页。
- 拉法格, 保·《善良与正义观念起源之探讨》(*Lafargue, P.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dée du bien et du juste*), 载于 1885 年 9 月《法兰西国内外哲学评论》第 20 卷。——第 459 页。
- 拉法格, 保·《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Lafargue, P. Socialism and darwinism*), 载于 1883 年 12 月《进步》杂志第 2 卷。——第 77 页。
- [拉法格, 保·] ([*Lafargue, P.*]) 为维·雨果逝世写的悼文, 载于 1885 年 8 月《新时代》杂志第 3 年卷第 8 号“政治通信”栏。——第 327 页。
- 拉法格, 劳·和马克思-艾威林, 爱· (*Lafargue, L., Marx-Aveling, E.*)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 载于 1886 年 4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 1886 年 4 月 24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35 号。——第 463、465 页。
- 拉马丁, 阿·《一八四八年革命史》(*Lamartine, A.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第 1 版于 1849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18 页。
-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第 1 版于 1864 年在柏林出版。——第 204 页。
- 《莱布尼茨和奥尔良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夏绿蒂 1715 和 1716 年的通信》1884 年汉诺威版 (*Briefwechsel zwischen Leibniz und der Herzogin Elisabeth Charlotte v. Orleans in den Jahren 1715 und 1716. Hannover, 1884*)。——第 145 页。
- 《莱布尼茨和冯·伯恩施托尔夫大臣 1705—1716 年的通信以及其他有关莱布尼茨的信件和文件》1882 年汉诺威版 (*Leibnizens Briefwechsel mit dem*

- Minister von Bernstorff und andere Leibniz betreffende Briefe und Aktenstücke aus den Jahren 1705—1716. Hannover, 1882)。——第145页。
- 勒克西斯, 威·《马克思的资本理论》(*Lexis, W. Die Marx'sche Kapitaltheorie*), 载于1885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新辑第11卷。——第449、504、556页。
- 勒卢阿-博利约, 保·《集体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1884年巴黎版(*Leroy-Beaulieu, P. Le Collectivisme. Examen critique du nouveau socialisme. Paris, 1884*)。——第185、189、190、193、194—199页。
- 雷德格雷夫, 亚·《工厂和工场法, 1878年》1879年伦敦第2版(*Redgrave, A. The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 1878.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79*)。——第363页。
- 雷伊, 约·《苏格兰农村公社》(*Rae, J. The Scotch village community*), 载于1885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38卷第227期。——第426页。
- 李比希, 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Theil I. 7. Auflage. Braunschweig, 1862*)。——第117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85年7月14日在欧芬巴赫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发言。载于1885年7月18日《柏林人民报》第165号附刊。——第343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85年11月24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5年至1886年第六届第二次例会》第1卷, 1885年11月24日第四次会议。1886年柏林版。——第389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86年2月8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5年至1886年第六届第二次例会》第2卷, 1886年2月8日第四十一次会议。1886年柏林版。——第444页。
- 里别尔特, 尤·《家庭史》1884年斯图加特版(*Lippert, J. Di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Stuttgart, 1884*)。——第224页。
- 《两个政治审判案。二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新莱茵报〉第一次审判案。2.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1849年科伦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I. Der erste Preßprozeß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I. Prozeß des Kreis-Ausschusses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Köln, 1849*)。——第329页。
- 罗森堡, 威·路·《美国来信。——大罢工》(*Rosenberg, W. L. Letter from America. —The great strike*), 载于1887年3月5日《正义报》第4卷第164号。——第611页。
- 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1—3封》1850—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Briefe 1—3. Berlin, 1850—1851*)。——第121页。
- 洛贝尔图斯《给莱比锡德国工人协会

- 委员会的公开信》1863年莱比锡版 (*Rodbertus. Offener Brief an das Comité des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zu Leipzig. Leipzig, 1863*)。——第111、137、150页。
- 洛贝尔图斯,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 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 (*Rodbertus,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204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标准的工作日》1871年柏林版 (*Rodbertus-Jagetzow. Der Normal-Arbeitstag. Berlin, 1871*)。——第151、179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论现今大地产信贷需要的原因和补救办法》1869年耶拿版 (*Rodbertus-Jagetzow. Zur Erklä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noth des Grundbesitzes. Jena, 1869*)。——第221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卷 (*Rodbertus-Jagetzow. 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and I. Berlin, [1882]*)。——第79、121、150、202、204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Rodbertus-Jagetzow*) 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 载于1879年《一般政治学杂志》第35卷。——第121、150、179—180、202、204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卡·《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 由泰·科扎克出版并作序。1884年柏林版 (*Rodbertus-Jagetzow, C. Das Kapital. Vierter soc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Th. Kozak. Berlin, 1884*)。——第150、209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卡·《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 (*Rodbertus-Jagetzow, J. K. Zur Erkenntniß uns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Neubrandenburg und Friedland, 1842*)。——第170、177、179、190、191、212、222页。
- 洛里亚, 阿·《卡尔·马克思》(*Loria, A. Karl Marx*), 载于1883年4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第2辑第38卷第7册。——第17—18页。
- 洛里亚, 阿·《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年博洛尼亚版 (*Loria, A. La Teoria del valore n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Bologna, 1882*)。——第17页。

M

- 马布利《全集》(*Mably. Oeuvres complètes*)。第1版共十三卷, 1789—1790年在伦敦出版。——第104页。
-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论》, 由比埃尔·普雷沃和吉约姆·普雷沃根据英文第5版译成法文。1836年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3版第1—4卷 (*Malthus, Th. R. 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tion. Traduit de l'anglais sur la 5-ème édition par Pierre et*

- Guillaume Prévost. 3-ème édition française. Tomes I—IV. Paris et Genève, 1836)。——第104页。
- 迈耶尔, 鲁·《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年柏林版第1卷(Meyer, R. 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Band I. Berlin, 1874)。——第111页。
- 曼德尔, 亨·《铁的工资规律对吗?》(Mandl, H. Ist das eiserne Lohngesetz richtig?), 载于1887年5月14日《平等》第21号。——第665页。
- 毛勒, 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9—1871)。——第426页。
- 毛勒, 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2—1863)。——第426页。
- 毛勒, 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第426页。
- 毛勒, 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第426页。
- 毛勒, 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 G. L.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第426页。
- 门格尔, 安·《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Menger, A.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Stuttgart, 1886)。——第554、560、602页。
- 蒙森, 泰·《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第2版第1卷(Mommsen, Th. Römische Forschungen. 2. Aufl., Bd. I. Berlin, 1864)。——第224页。
- 弥勒, 菲·(Müller, Ph.) [声明], 载于1884年11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社会政治评论”栏。——第243、250页。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судом г. Ю. Жуковского), 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第123页。
- 米涅, 弗·奥·《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182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Mignet, F. A.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 Tomes I—II. Bruxelles, 1828)。——第426页。
- 摩尔根, 路·亨·《古代社会, 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纽约版(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or Re-

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New York, 1877)。——第 112、127、132 页。

摩尔根, 路·亨·《古代社会, 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 年伦敦版 (Idem. London, 1877)。——第 112、132、136、144 页。

莫尼, J. W. B. 《爪哇, 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为目前英属印度问题提供一个实际解决的办法》, 共两卷, 1861 年伦敦版 (*Money, J. W. B. Java; or, how to manage a colony. Showing a practical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s now affecting British India.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61*)。——第 112、194 页。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3 年开姆尼斯版] (*Most, J.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hemnitz, 1873]*)。——第 11 页。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 年]开姆尼斯修订第 2 版 (Idem.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Chemnitz, [1876])。——第 11 页。

莫赞—佩希埃《法语德语大词典》(*Mozin—Peschier. Dictionnaire complet des langues française et allemande. Vollständig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Sprache*)。第 4 版共五卷, 1863 年在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出版。——第 93、403、411 页。

N

[纽文胡斯, 斐·多·]《卡尔·马克思》([*Nieuwenhuis, F. D.*] Karl Marx), 载于 1883 年 3 月 24 日《人人权利报》第 4 号。——第 6 页。

纽文胡斯, 斐·多·《我国在文件上和实际上是如何管理的》1885 年海牙版 (*Nieuwenhuis, F. D. Hoe ons land geregeerd wordt of papier en in de werkelijkheid. Gravenhage, 1885*)。——第 425 页。

诺维柯娃, 奥·《英国的俄罗斯化》(*Novikova, O. The Russification of England*), 载于 1885 年 1 月 15 日《派尔—麦尔新闻》第 6192 号。——第 276 页。

P

帕凯, 茹·《路易十一即位时旧法国境内省和公社的制度和地方自治体》1860 年巴黎版 (*Paquet, J. Des Institutions provinciales et communales et des corporations des pays de l'ancienne France à l'avènement de Louis XI. Paris, 1860*)。——第 244 页。

[普拉特, 尤·]《“基督教伦理”国民经济的空论》([*Platter, J.*] Die Kathederweisheit der «christlich-eth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 1886 年 7 月《德意志言论》杂志第 6 年卷第 7 期。——第 487 页。

普列汉诺夫, 格·《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 年日内瓦版 (*Плеханов, Г.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Женева, 1884*)。——第 285、300—302 页。

普列汉诺夫, 格·瓦·《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 年日内瓦版 (*Плеханов,*

Г. В. 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Женева, 1883)。——第73页。

Q

乔治, 亨·《进步和贫困: 对工业萧条以及贫困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的原因的探讨。补救的办法》1880年纽约版 (George, H.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New York, 1880)。——第15、46页。

秦平, 亨·海·《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Champion, H. H.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载于1887年9月15日《常理》杂志第1卷第5号。——第686页。

S

舍恩兰克, 布·《富尔特的水银制镜业和该行业的工人。经济和历史的研究》(Schönlanck, B. Die Fürther Quecksilber-Spiegelbelegen und ihre Arbeiter. Wirthschaft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载于1887年4—6月《新时代》杂志第5年卷第4—6期。——第675页。

舍恩兰克, 布·《富尔特的水银制镜业和该行业的工人。经济和历史的研究》1888年斯图加特版 (Idem. Stuttgart, 1888)。——第675页。

舍夫雷蒙, 弗·《让·保尔·马拉》1880年巴黎版第1—2卷 (Chèvremont, F. Jean-Paul Marat. Tomes I—II. Paris, 1880)。——第427页。

施 [拉姆], 卡·奥·《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S[chramm], C. A. K. Kautsky und Rodbertus), 载于1884年11月《新时代》杂志第2年卷第11期。——第209—211、221、228、414页。

施拉姆, 卡·奥·《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社会学研究》[1885年] 慕尼黑黑版 (Schramm, K. A. Rodbertus, Marx, Lassall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München, [1885])。——第414、419、441页。

[施留特尔, 海·]《英国的宪章运动》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Schlüter, H.] Die Chartistenbewegung in England. Hottingen-Zürich, 1887)。——第449、483、491、497、504、562、569页。

斯蒂贝林, 乔·《改良或革命》(Stiebeling, G. C. Reform oder Revolution), 载于1885年2月1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7号。——第321页。

斯克列比茨基, 亚·《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农民解放史的材料》1862—1868年波恩版第1—4卷 (Скребицкий, А.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ело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крестьян. Тома 1—4. Бонн, 1862—1868)。——第365页。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 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5卷 (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uction nouvelle,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ermain Garnier. Tomes I—V. Paris, 1802)。——第104页。

斯密斯, 阿·《法国和国际代表大会。致〈正义报〉编辑部》(Smith, A. Fr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editor of «Justice»), 载于1884年12月27日《正义报》第1卷第50号。——第267页。

T

梯也尔, 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 A.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第128页。

梯也尔, 阿·《法国革命史。附1355年革命或国王约翰统治下的三级会议的历史》(Thiers, A.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ccompagnée d'un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355, ou des États-généraux sous le roi Jean)。第1版共十卷, 1823—1827年在巴黎出版。——第426页。

梯叶里, 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1853年巴黎第2版第1—2卷(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état.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53)。——第244页。

W

瓦茨, 约·汉·(Watts, J. H.)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的声明:《社会主义者和大选》(The Socialists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 载于1885年12月初《派尔-麦尔新闻》。——第395页。

威克斯蒂德, 菲·亨·《对〈资本论〉的批判》(Wicksteed, Ph. H. Das Kapital: a Criticism), 载于1884年10月《今日》杂志第2卷第10号。——第208、211页。

威廉斯, 约·爱·《社会主义者候选人》(Williams, J. E. The Socialist candidates), 载于1885年12月5日《回声报》第5285号。——第394—397页。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1854年柏林版, A. W. 海因印刷所印行, 第1—2册(Wermuth und 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eile I—II. Berlin, Druck von A. W. Hayn, 1853—1854)。——第330、357、371、373页。

维[尔特], 格·《斯泰里布雷芝的传教士约瑟夫·雷纳·斯提芬斯和1839年的英国工人运动》(W[erth], G. Joseph Rayner Stephens, Prediger zu Stalejbridge, und die Beweg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 im Jahre 1839),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第449、504页。

沃尔弗, 威·《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Hottingen-Zürich, 1886)。——第337、356、361页。

X

席佩耳, 麦·(Schippel, M.)书评: 海德门, 亨·迈·《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1883年伦敦版(Hyndman, H. M.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London, 1883)。载于1884年7月《新时代》杂志第2年卷第7期。——第176页。

[谢夫莱, 阿·]《社会主义精髓》, 署名“一个国民经济学家”, 《德国报刊》杂志抽印本, 1875年哥达版([Schäffle, A.] 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 Von einem Volkswirth. Separatabdruck aus den «Deutschen Blättern». Gotha, 1875)。——第 288 页。

Y

亚格曼, 克·约·《意德和德意两用词典》1790—1791 年魏森费耳斯和莱比锡版第 1—2 卷 (*Jagemann, Ch. J. Dizionario italiano-tedesco e tedesco-italiano. Tomi I—II. Weissenfels e Lipsia, 1790—1791*)。——第 93 页。

杨松, 尤·埃·《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1878—1880 年圣彼得堡版第 1—2 卷 (*Янсон, Ю. Э.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о-*

ма 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8—1880)。——第 365 页。

伊利, 理·西·《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1883 年纽约版 (*Ely, R. T. 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1883*)。——第 320 页。

《愚昧人书信集》(*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第 187 页。

约尔丹《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Jordan. De origine actibusque Germanorum*)。——第 321 页。

Z

扎克斯, 埃·《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1882 年耶拿版第 1 册 (*Sax, E. Die Hausindustrie in Thüringen Theil I. Jena, 1882*)。——第 86—87 页。

文 件

D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载于《1875 年 5 月 22 日至 27 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 年莱比锡版。——第 158 页。

《德意志帝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1871 年通过。——第 632 页。

《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和帝国俄罗斯地理协会组织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粮食产量考察团报告》1870 年圣彼得堡版第 2 卷

第 1、2、3 编 (Труды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наряженно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и Вольны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ам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хлеб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Том II. Выпуски 1, 2, 3.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0)。——第 110 页。

G

《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1883 年日内瓦版 (*Об издании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Женева, 1883*)。——第 74 页。

J

《军事统计汇编》第4编：俄国。1871年圣彼得堡版（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IV. Росс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1）。——第365页。

M

《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77—1885年莫斯科版第1—9卷（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Тома I—IX. Москва, 1877—1885）。全书共十卷，于1892年出齐。——第365页。

S

《社会主义简述——民主联盟社会和政治宣言》1883年6月[伦敦版]（Socialism made plain, be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anifesto of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London], June, 1883）。——第58页。

《声明》（Erklärung）。署名：奥艾尔、倍倍尔、布洛斯等。载于1886年10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第541—542页。

《声明》（Erklärung）。署名：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载于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第291、297、308页。

T

《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1885年莫斯科版第1卷（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Тве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Том I. Москва, 1885）。全书共

十三卷，于1897年出齐。——第365页。

《托利党人的金钱!》（Tory gold!）。[社会民主联盟领导机关的声明]。署名：亨·海·秦平、亨·迈·海德门等。载于1885年12月12日《正义报》第2卷第100号。——第404页。

Y

《1881年4月29日的宣言》（Манифест от 29 апреля 1881 года），载于《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第3部第1卷第118条，1885年圣彼得堡版（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Том I, № 118.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第36页。

《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Protokoll über den Kongreß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Kopenhagen. Abgehalten vom 29. März bis 2. April 1883. Hottingen-Zürich, 1883）。——第8、23、35页。

《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纲领》（The North of England Socialist Federation）。——第658页。

Z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第360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A

《爱丁堡评论, 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 伦敦和爱丁堡出版, 1885年7月第331期。《分水岭。1884—85年议会辩论》(The Parting of the waters. Parliamentary, Debates, 1884—85)。——第342页。

B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 1883年5月24日第235号。《评卡尔·马克思》(Zur Beurteilung von Karl Marx)。署名: H. V. T. ——第36页。

G

《公益》(*The Commonweal*), 伦敦出版
—1885年11月第1卷第10期。《言论自由与警察》(Free speech and the police)。——第422页。
—1887年6月4日第3卷第73期。
“社会主义同盟”(The Socialist League) 栏内的一篇短评。——第648页。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耶拿出版, 1887年新辑第14卷第477页。

纽约斯克里布纳和韦尔福德出版社即将以两卷本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的预告。——第660页。

J

《今日》(*To-Day*), 伦敦出版, 1887年8月第8卷第45期。“编者述评”(Editorial Notes) 栏内的一篇短评。——第669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48年8月6—17、19、22、24—25、27日第219—230、232、234、236—237、239号。《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对斐·拉萨尔进行的刑事诉讼》(Die Kriminal-Procudur gegen F. Lassalle, verhandelt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第695页。
—1883年7月20日第199号第2版。
《科伦地方消息》(Kölner Local-Nachrichten)。——第56页。
—1884年8月30日第241号第1版。
《施魏因富特教授论刚果》(Professor Schweinfurth über den Kongo)。——第208页。
—1884年11月4日第307号第2版。
《重选》(Die Stichwahlen)。——第249页。
—1884年11月6日第309号第2版。

《科伦的帝国国会重选》(Die Reichstags-Stichwahl in Köln)。

——第 249 页。

—1884 年 11 月 8 日第 311 号第 2 版。

《再论科伦的重选》(Noch einmal die Kölner Stichwahl)。——第 249 页。

—1885 年 10 月 5—8 日第 276—279

号。关于保加利亚危机的通讯。——第 357 页。

M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 伦敦出版, 1887 年 4 月 12 日。《爱尔兰治安法案, 海德公园的大示威, 游行和演说》(Irish crimes bill, great demonstration on Hyde Park, processions and speeches)。——第 626 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1885 年 9 月 21 日第 12307 号。《东头社会主义者集会》(The Socialist meetings at the East End)。——第 354 页。

—1886 年 5 月 21 日第 12515 号。《昨夜的议会会议》(Last night in parliament)。——第 478 页。

—1887 年 3 月 21 日。《虚无主义者的阴谋》(The Nihilist Conspiracy)。——第 620 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 伦敦出版, 1887 年 3 月 20 日。《今日话题》(Topics of the day)。——第 620 页。

N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

tung》)

—1883 年 3 月 20 日第 68 号。“书信与电报”(Zuschriften und Depeschen) 栏内的一封电报。——第 15 页。

—1884 年 1 月 14 日第 12 号。《两个榜样》(Ein paar Muster)。——第 100 页。

—1886 年 8 月 21 日第 200 号。《需要与耻辱》(Ein Bedürfniss und eine Schmach)。——第 510 页。

—1887 年 1 月 12 日第 10 号。《艾威林和社会主义者》(Aveling und die Sozialisten)。——第 595、599 页。

—1887 年 3 月 2 日第 52 号。《再谈艾威林事件》(Affaire Aveling noch einmal)。——第 615、622 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 伦敦出版

—1884 年 1 月 11 日第 18561 号。——第 87、96 页。

—1886 年 7 月 30 日第 19359 号。《俄国和保加利亚》(Russia and Bulgaria)。——第 496 页。

R

《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 巴黎出版, 1884 年 10 月 18 日第 356 号。《处决奸细》(Exécution d'un agent provocateur)。——第 223 页。

《人民之路报》(《La Voie du peuple》), 巴黎出版, 1887 年 2 月 24 日。《德国革命。占领柏林》(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 Prise de Berlin)。——第 605 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 苏黎世出版

—1884年3月20日第12号。《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第131页。

—1884年9月3日第36号。《荒唐的胡说》(Höheres Blech)。——第207页。

—1884年9月11日第37号。《我们怎样对待交易所税?》(Wie stellen wir uns zur Börsensteuer?)。——第207页。

—1884年11月6日第45号。《我们的平衡表》(Unsere Bilanz)。——第233页。

—1884年11月21日第47号。“社会政治评论”(Sozialpolitische Rundschau)栏内的一篇通讯:《法国》(Frankreich)。——第243页。

—1884年11月21日第4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的一篇通讯:《苏黎世。1884年11月20日》(Zürich, 20. November 1884)。——第243页。

—1884年11月21日第4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的一篇宣言。——第243、250页。

—1885年4月23日第17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联合声明](没有署名)。——第308页。

—1885年8月20日第34号。“通讯”(Korrespondenzen)栏内的一篇文章:《慕尼黑。8月12日》(Mün-

chen, 12. August)。——第356页。

—1885年12月10日第50号。卡·奥·施拉姆的《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一书即将出版的消息。——第414页。

—1886年1月15日第3号。《永垂不朽!》(In memoriam!)。——第405、407页。

—1886年4月15日第16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的一篇通讯。——第467页。

—1887年5月27日第22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消息。——第646页。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 巴黎出版, 1885年12月5日第15号。《在英国》(En Angleterre)。——第396页。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 纽约出版

—1886年2月13日第7号第8版。《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Exekutiv-Komitee)。——第443页。

—1887年8月27日第35号第4版。《声明》(Erklärung)。——第679、681页。

X

《先驱者。1886年人民历书画刊》(《Pionier. Illustrierter Volks-Kalender für 1886》), 纽约出版。《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的生活片断》(Aus dem Leben eines alten Sozialdemokraten)。——第468页。

Y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 伦敦出版, 1887年3月5日第3097期。书评: 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第1版第1卷。——第611、613页。

Z

《正义报》(*Justice*), 伦敦出版
—1884年3月8日第1卷第8号。《今日》(*To-Day*)。——第130页。
—1884年3月29日第1卷第11号。
《法国的农民所有制》(*Peasant proprietary in France*)。——第134页。
—1885年6月6日第2卷第73号第5

版。“杂谈”(Tell Tale Straws)栏内的一篇短评。——第338页。
—1885年10月3日第2卷第90号第1版。“杂谈”栏内的一篇短评。——第422页。
—1887年4月30日第4卷第172号。
《昂贵的使徒》(*A Costly Apostle*)。——第634、638、643、660页。
—1887年5月21日第4卷第175号。
“杂谈”栏内的一篇短评。——第643页。
—1887年5月28日第4卷第176号。
“杂谈”栏内刊登的关于在美国出版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英文版的消息。——第646、700页。

文学著作

A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第310页。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诗歌《娱乐》。——第368页。
《艾达》。——第242、244页。

B

《贝奥伍耳夫》。——第244—245页。
《不列颠的儿女, 虽然你们现在当马牛》。——第311页。

D

《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第462页。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210—211页。

F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500页。

G

歌德《浮士德》。——第53页。
歌德《哈桑-阿加的贵夫人的哭泣》。——第101页。
歌德《诗歌和真理》。——第273页。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32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182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51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623页。

海涅《西里西亚织工》。——第244页。
 赫夫林《昔日大学生的荣誉》。——第36页。
 《黑克尔之歌》。——第311页。

J

《旧英国的剧作家》。——第104页。

K

开姆尼茨《大海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311页。
 考茨基, 敏·《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第348、384、385页。
 考茨基, 敏·《旧人和新人》。——第384、385页。
 科克《拜月者》。——第181页。

L

路德《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第310页。

M

《马赛曲》。——第311页。
 米德《蒸汽王》。——第101页。
 莫泊桑《漂亮的朋友》。——第588、607页。

莫利斯 老《艾达》诗歌选译。——第242页。

N

《尼贝龙根之歌》。——第529页。

Q

《切希市长之歌》。——第462页。

S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童话23篇》。——第604页。

W

威尔斯《奥丽维亚》。——第372页。
 维尔特《帮工之歌》。——第36页。
 维尔特《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第174—175页。
 维尔特《莱茵葡萄种植者》。——第36页。
 维尔特诗集。——第174页。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七卷。——第441页。

X

席勒《阴谋与爱情》。——第385页。

期 刊 索 引

A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s*》)——英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杂志,1802年至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第342页。

《奥地利工人历书》(《*Österreichischer Arbeiter-Kalender*》)——社会主义年鉴,1874年至1930年在维也纳新城、维也纳和布隆出版。——第667、686页。

B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年7月至1794年2月在巴黎出版;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第104、134页。

《爆破》(《*L'Explosion*》)——无政府主义派报纸,1884年4月起在日内瓦附近的卡鲁日出版。——第167页。

《北方通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1891年年中以前属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来转到颓废派手中;八十年代末该杂志曾刊载保·拉法格和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350、374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始人和编辑是非·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1843年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363、450页。

《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年至1940年在波士顿出版的月刊。——第611页。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Vorwärts*》)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第137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85年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所有人是福斯,所以

又有《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之称。——第 36 页。

《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法国的一家报纸,1880—194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昂·罗什弗尔(1880—1910);八十年代是激进共和派报纸。——第 463、466、474 页。

C

《常理》(«Common Sense»)——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87年5月至1888年3月在伦敦出版。——第 686 页。

D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 51 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见《伦敦报》。

《德意志日报》(«Deutsches Tageblatt»)——德国保守派的报纸,1881年至1891年在柏林出版。——第 130 页。

《德意志言论》(«Deutsche Worte»)——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1年至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1881年至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为月刊。——第 487 页。

F

《法官》(«The Judge»)——美国的一种幽默周刊,1881年至1938年9月和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在纽约出版;该杂志反映共和党的观点。——第 706、

708 页。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 224、326、624 页。

《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大创办,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426 页。

《法兰西国内外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法国的一家杂志,1876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459 页。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反动日报,1854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131 页。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工人保卫》(«La Défense des travailleurs»)——法国的社会主义周刊,1883年12月2日至1885年在兰斯出版。——第 126 页。

《公民报》(«Bürger-Zeitung»)——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1年至1887年在汉堡出版;编辑是约·韦德。——第 454、455、641、666 页。

《公民报》(«Le Citoyen»)——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1年至1884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参加编辑部的有茹·盖得、保·拉法格、艾·马萨尔、贝·马隆、阿·塞孔迪涅等人。——第 105、589 页。

《公益》(«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

机关报；1885—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257、296、320、372、422、434、444、462、466、468、472—473、475、480、489、523、536、578、607、635、648、651、656、657、686、700页。

《共和党人》(《*The Republican*》)——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杂志；1880年至1886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以后改名为《激进报》(《*The Radical*》)。——第7页。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杂志，1863年起在耶拿出版，通常每年出两次，由布·希尔德布兰德创办；1872年至1890年由约·康拉德编辑出版；1891年至1897年则由威·勒克西斯编辑出版。——第556页。

H

《哈通报》(《*Hartungsche Zeitung*》)——见《科尼斯堡哈通报》。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孔西得朗。——第153页。

《回声报》(《*The Echo*》)——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1868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394、395、397页。

J

《激进报》(《*Le Radical*》)——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1881年至1928年在巴黎出版。——第620页。

《今日》(《*To-Day*》)——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

敦出版；1884年7月至1886年的编辑是亨·迈·海德门。——第82、85、92、94、100、116、124、125、130、134、168、178、179、186、192、208、211、221、223、255、257、265、267、320、349、421、422、431、446、451、468、489、523、578、607、635、651、669、699页。

《金融市场评论。商业和金融周报》(《*The Money Market Review. A Weekly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Journal*》)——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周报；1860年至1921年在伦敦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89页。

《进步》(《*Progress*》)——英国的一种科学、政治和文学问题月刊，1883年至1887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团体。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第7、77、82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388、393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第184、459页。

《精灵》(《*Puck*》)——美国的一种幽默周刊，1877年至1918年在纽约出版。——第706、708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

称在科伦出版；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喉舌，十九世纪末叶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208、230、249、275、357、418、695页。

《科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50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尼斯堡出版；该报创刊于1752年，1850年以前叫做《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ssische Staats-Kriegs- und Friedens-Zeitung*》)。——第694页。

L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激进派政论家海·皮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一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二卷于1846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参加该刊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年鉴发表过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第504页。

《劳动旗帜报》(《*The Labour Standard*》)——英国的一家周报，工联的机关报，1881年至1885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希普顿；1881年5月至8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8页。

《劳动者》(《*Le Travailleur*》)——法国的社会主义周刊，在圣比埃尔-雷-加来出版，茹·盖得、保·拉法格和加·杰维尔参加了该周刊的工作。——第100、103、126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周报，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

创办；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700页。

《里昂社会主义者》(《*Lyon-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周刊，1884年9月至1885年在里昂出版。——第243页。

《历书》——见《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
《鲁贝日报》(《*Journal de Roubaix*》)——法国共和派日报，反映纺织工厂主的利益；1856年起在鲁贝出版。——第142页。

《伦敦报》(《*London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70年至1914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30页。

M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626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62、70、245、354、444、477、496、503、586、620、637、702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620、637、700页。

《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Missouri Republican*》)——美国民主党的日报；1822年至1888年用这个名称在圣路易斯出

版；1888年改名为《圣路易斯共和国报》（《St. Louis Republic》），并用这一名称出版到1919年。——第472、490页。
《民主报》（《Demokratische Blätter》）——德国的周刊，进步党的机关报；1884年至1886年在柏林出版。——第275页。

N

《南德意志邮报。供全体人民阅读的独立民主派机关报》（《Süddeutsche Post. Unabhängiges demokratisches Organ für jedermann aus dem Volk》）——德国的民主主义报纸，1869年至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第149页。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年至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第12、14、15、99、156、178、266、422、431、468、470、472、487、490、492、527、544、567—568、595、599、600、615、622、628、638、640、679、680页。

《纽约人民报周刊》（《Wochenblatt der N. Y. Volkszeitung》）——《纽约人民报》的每周附刊。——第125、266、431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578、594、599、617页。

《农村报》（《Feuille Villageoise》）——法国周刊，1790年至1795年在巴黎出版。——第134页。

P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伦敦的一家日报，1865年至1920年出版；该报具有保守的倾向。——第276、395、690、700、705页。

《平等。社会民主党人周报》（《Gleichheit. Sozial-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86年12月至1889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608、635、651页。

《平等报》（《Gleichheit》）——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报纸，1870年至1877年在维也纳新城出版，开始是双周刊，后来是周刊；从1874年起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第707页。

《平等报》（《L'Égalité》）——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原定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是在1886年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八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245页。

Q

《旗帜》（《The Standard》）——亨利·乔治在纽约出版的周刊。——第629页。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70、87、96、146、444、462、496、513、634页。

《前进报》（《Vorwärts》）——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起在莱比锡出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该报编辑部。1877—1878年期间，《前进报》刊载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273页。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的一家报纸,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1页。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44、351页。

《人民报》(«Volkszeitung»)——见《纽约人民报》。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273、563页。

《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1年2—5月在巴黎断续出版,以后从1883年10月一直出到1889年2月。——第78、243、287、439、441、442、462、463、465、466、474、480、539、545、588、590、600、619、620、622、643页。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年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

克。——第401、402、448、525页。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奥地利的一家工人周报,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706页。

《人民之路报》(«La Voie du Peuple»)——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7年2月2日至8日、2月18日至3月17日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的成员有加·杰维尔、茹·盖得和阿·杜克-凯西等人。——第589、600、605、607、619页。

《人民之声》(«Voice of the Peoples»)——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周刊,从1883年初在纽约用英文出版。——第11页。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报纸,1881年在布隆创刊。——第492页。

《人人权利报》(«Recht voor Allen»)——荷兰的社会主义报纸,由斐·多·纽文胡斯于1879年创办,在海牙出版。——第6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报纸,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1867年由约·巴·施韦泽任该报编辑。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第99、111、114、121、151、223、225、310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

- 尔, 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 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3、7、13、15、19、20、28、40、51、53、55、61、74、80、85、86、89、93、94、99、100、105、113、157、158、159、174、181、191、211、226、233、235、243、245、259、265、285、286、289、291、292、297、307、308、314、332、357、358、360、374、405、407、414、467、478、483、492、505、541、590、609、624、645、646、677页。
-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 1845—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 主编是莫·赫斯; 共出版了十二期。——第174页。
- 《社会评论》(《*Revista Socială*》)——罗马尼亚的一种杂志, 1884年至1887年由社会主义者若·纳杰日杰在雅西编辑出版。——第598、602页。
-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一家周报,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1885年至189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第320、321、322、328、443、468、472、490、492、521、567、616、679页。
-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 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 1890年9月以前断续出版; 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 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 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 八十
- 至九十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396、401、402、452、465、492、523、589、598、602、622、656、661、670、685、692、708页。
-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西班牙周报,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 从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492、631页。
- 《社会主义知识》(《*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знание*》)——1884年“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在莫斯科出版的杂志, 总共只出了一期。——第171页。
-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自由派的月刊; 1877年至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900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从1951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名称出版。——第9页。
- 《十九世纪报》(《*Le XIX^e Siècle*》)——法国共和派的日报, 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92页。
- 《时代》(《*Time*》)——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 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627、634、660、668页。
-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 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 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 该杂志用此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426页。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 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70页。

《统计学家》(《The Statist》)——英国保守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 187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88页。

X

《先驱报》(《Herald》)——见《纽约先驱报》。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Pionier. Illustrierter Volks-Kalender》)——美国的一种年鉴, 由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用德文出版; 1883—1904年在纽约发行。——第468页。

《协会。文学、教育、科学和艺术月评》(《Academy. A Monthly Record of Literature, Learning, Science and Art》)——英国的一种杂志, 1869年至1902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以后用不同名称出版到1922年。——第700页。

《新莱茵报》——见《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 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27、39、56、101、312、329、330、337、361、379、703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 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 杂志在伦敦编辑, 在汉堡印刷, 1850年3月出第1期, 总共出过6期。——第102、271、281、330、703页。

《新评论》(《La Nouvelle Revue》)——法

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杂志, 由茹利埃特·亚当创办, 187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59、557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 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 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 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 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 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 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杂志采取中派立场, 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7、29、62、113、132、144、147、149、157、166、176、177、204、270、296、332、412、477、487、542、560、602、675页。

《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Die Neue Welt. Illustriert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das Volk》)——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 1876年至1883年在莱比锡出版, 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1919年; 1876年至1880年威·李卜克内西任该杂志编辑; 在七十年代, 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7、174、178、187、188、337、352、391、530、533页。

《新维也纳日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s Wiener Tagblatt. Demokratisches Organ》)——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1867年至1945年在维也纳出版。——第706页。

Y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 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611、613、700页。
- 《言语》(«Слово»)——俄国自由派的文学和科学通俗月刊; 1878年至1881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第123页。
- 《夜晚报》(«Le Soir»)——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 1867年起在巴黎出版。——第58页。
- 《硬币论者。银行家、商业家和投资人金融商业周报》(«Bullionist. A Weekly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Journal for Bankers, Merchants and Investors»)——英国的商业金融周报, 1866年至1899年在伦敦用这个名称出版; 1899年改为《硬币论者日报》(«Daily Bullionist»), 1900年并入《金融家》(«Financier»)杂志, 合并后杂志改称《金融家和硬币论者》(«Financier and Bullionist»)。——第388、393页。

Z

- 《战斗报》(«La Bataille»)——法国左翼激进派的日报, 由普·利沙加勒在巴黎编辑出版, 从1882年起(断续地)出过两辑。——第313页。
- 《正义报》(«Justice»)——英国的一家周报, 从1884年1月起在伦敦出版, 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 1884—1925年用这个名称发行。——第92、94、115、116、124、130、134、154、178、179、221、255、257、265、267、338、349、404、422、452、462、480、500、611、634、638、643、646、700页。
- 《正义报》(«La Justice»)——法国的一家日报, 激进派的机关报, 1880年至1930

- 年在巴黎出版; 1880—1896年是激进派左翼的机关报; 1880年7月11日大赦之后, 沙尔·龙格成了该报编辑。——第474、475、587、619、669、670、694页。
- 《政治和社会行动报》(«L'Ac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 1886年至1892年在巴黎出版; 茹·盖得曾为该报撰稿。——第670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789年创刊于巴黎; 七十至八十年代该报具有保守的倾向。——第358、585页。
-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s»)——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 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83、492、670页。
- 《自由》(«Freiheit»)——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 约·莫斯特1879年在伦敦创办;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所发表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后来, 该报在比利时(1882)和美国(1882—1910)出版。——第11页。
-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志, 1820年至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 后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参加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到1846年), 亚·伊·赫尔岑等人曾为它撰稿; 1868年该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接办; 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 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第123页。